景印摛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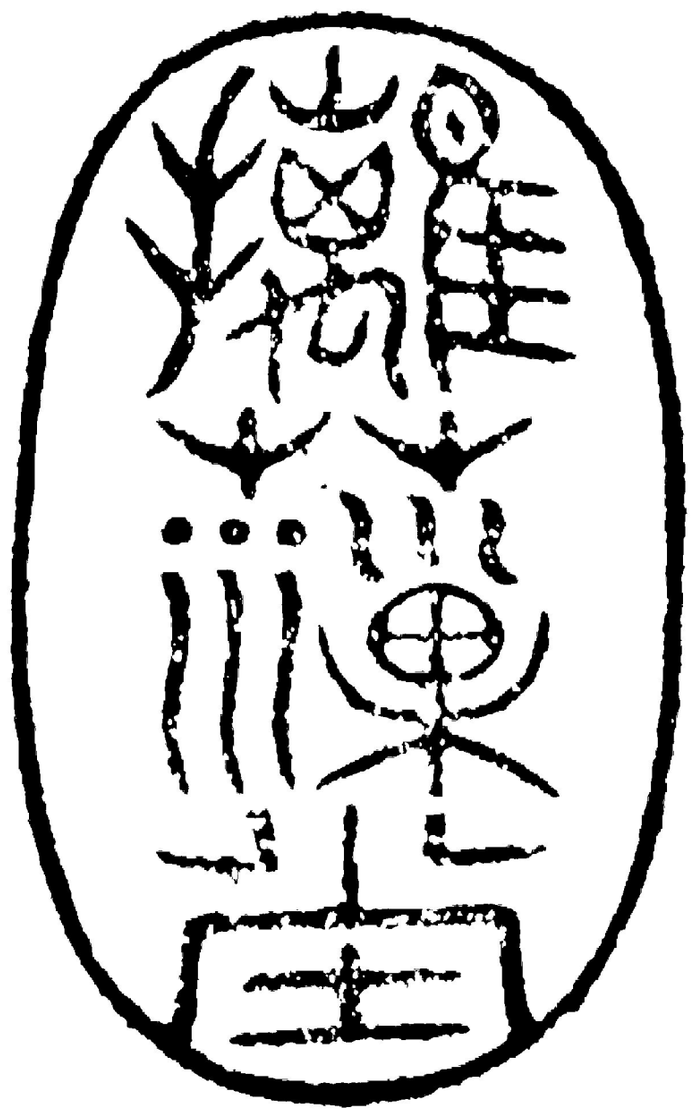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四〇册

別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景迂生集二十卷　宋晁說之撰	卷一至卷二十	三八七—
後山集二十四卷　宋陳師道撰	卷一至卷二十四	三八七—四一七
竹友集十卷　宋謝邁撰	卷一至卷十	三八七—六五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提要

景迂生集

提要

臣等謹案景迂生集二十卷宋晁説之撰説之字以道開封人少慕司馬光為人故自號景迂年未三十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官至徽猷閣待制元符中因上書居邪等説之博極羣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靖康中遭兵燬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亡復編為十二卷又續廣為二十卷前三卷為奏議四卷至九卷皆詩十卷為易玄星紀譜十一卷易規十一篇為堯典中氣中星洪範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中庸傳及讀史數篇十三卷儒言十四卷襍著十五卷書十六卷記十七卷序十八卷後記十九二十卷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証經史多極精當星紀譜乃取司

馬光玄歷鄒雍玄圖而合譜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虛之流儒言則力攻荊舒之學黨禁以後所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此本當即陳氏所見而訛誤頗甚洪範小傳及十七卷序文內間有佚簡又有別本題曰嵩山集所錄詩文與此本並同卷帙亦合蓋一書而兩名耳乾

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卷一

宋 晁説之 撰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晁説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大民心説豫一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懽呼相慶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閹宦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

葬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
葬自嶺南聽子孫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
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
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
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説陰
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
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
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
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
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
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
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
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
臣之愚賤輒敢罄芹曰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

明詔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則幸甚
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内聰明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辯智而虚已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畧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學俱博且善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

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敵國而近敝於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元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甚于漢文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不能盡貫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未與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而不輕於作為不誘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為自欲暴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於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為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絶域刑及反脣利悉秋毫天下騷然不勝其弊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綈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之此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

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諛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濶騖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為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也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祇適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

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辭臣下數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覩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于今日乎尊賢貴士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李淑為三朝訓

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録上之仁宗嘉納焉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弊為王珪等言朕于是愧見文彦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為之歎息或欲更館北使之食餼者神宗言故知日不變餼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載惟祖宗舊章有若貴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

已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詔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貴禮義尚廉耻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未聞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為幸可不惜

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歐路無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陳因以曉於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也彼紹聖之

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修舉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于天下何所歉而非謗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益甚非人情也如司馬光之進退唯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聞于邇英閣如文彦博之耆舊唯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之獻言唯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于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狥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于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狃于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頹墮乃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謨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究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傅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禄食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于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以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說謂前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書率然委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

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不敢為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于斯也其為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如神宗謂呂惠卿矯躁輕誣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呂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歎仰神宗之明聖共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書之乎其與大臣為地而諱而不書乎臣願陛下獨運不惑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太宗惠國初承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録不足以盡創業之大美詔張洎等重修太祖實録與今之好

問者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間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辯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呂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烈罪遷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謂歸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其忌

則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忍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賦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于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于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胥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胥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禦之費耳目聲色之蠹宦官女子無貴之賞而務富國者未也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晝

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恥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為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覇天下也諸葛亮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禦之費耳目聲色之蠹宦官女子無貴之賞而務富國者未也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晝

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而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進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慢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禦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於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之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司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

幣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弊失時不語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薦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肚子荼毒萬狀頗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振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馭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沉者難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于凶年寧若寡取于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魏宗元擘劃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物貨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鬻關伯徵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絕意于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

奈何神宗後因王安禮之言盡蠲市易累年之息萬萬計一日之中出囹圄脫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撓之不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乞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不必固守其跡斟酌于時不必曲狥于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唯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勞置使者以為德不待開府庫以為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饑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實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為大害也益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于鄰疃遠舉于聚落為力甚易其請常平錢于縣司則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設法雖嚴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請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厲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城市而以耒耜鋤茭為職而納之于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

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于連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偽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矣彼又無稅戶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戶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為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急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侔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為盜賊猶不耻況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勞勞然患患不得既得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耻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它術唯刑之為術也益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寬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之敏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何以姑求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縣司散常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質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於此可謂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為盜賊猶不耻況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勞勞然患患不得既得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產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益

之利取于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為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瘺其可忽諸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于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污媚之輩得以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益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以邀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以濟之逮夫一日臨莅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歸之于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

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風從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陛下速詔有司悉歸利于民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鄙予庶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苟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司俾出利于一孔賦用取具於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也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益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

謂良醫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無患惡在其為智耶夫去差役之弊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為之則未知其說也是二者事體雖大節雖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民之鬬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於官官為擇民之次有

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鎛鎡錤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長以主張之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率顧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嫻書筭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因吏人

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于昔時雇募游手之強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少常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漁獵府庫為吏人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于簿書為耆長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

不雜以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于鄉管為弓手者視鄉黨隣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于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

其役無時幸其奸賍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則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夫以貲豪於鄉里者方且趋趙頡頡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之躬為僕役之事陰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貲自强者田宅擬公卿僕隷如官府縱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識禮度之所設靚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遠于上不聞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受其敗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墳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一事横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視其長吏如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無限小民日以困匱若其視田産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

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遠之今也禄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反若差役之法行使民雖不設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貲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箱箧而不知大體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體唯奉三尺律以繩四海之人臣願陛下不恤俗吏之言自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禁實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保甲教閱亦可罷去蓋三路之民力役視它路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畝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襏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厭菽豆之飽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之講武乎今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劓刖悉倣古乎教閱之書祖宗之所著令則今

可舉而行之也臣敢以為獻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為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踈矣臣竊聞太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以為百代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偲吏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於太祖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日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季布謂噲面諛可斬魏飛塵之警何勞措意於其間耶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為逃責飾非之辭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嗚呼利害之相軋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險轍也耶孰謂利不百不變業耶孰謂帝王之道出于萬全耶孰謂王道易易天下可運于掌耶如成湯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游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讋不竦則法之所施

延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斜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從斜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又豈不審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於季布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勣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之用兵也非大勝即大敗唯陛下幸察何謂不用兵臣聞平亂禍

創業之君不可不勤于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于斯之時萬邦咸乂四方屈服罔有內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議也不幸而啓邊釁競來內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不來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是力皆無勞于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為之言明皇沈盡社

席自銷其前志祿山乘昏一舉而覆兩京當是之時天下之兵爭先甲冑不謂不衆其將則郭子儀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城則張巡許遠顏杲卿不謂不忠而成皐不為之固潼關不為之險河北不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為唐患而餘風被于齊魯梁蔡皆效尤而為邦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將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靈威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以順逆即位之四年崔嘏來歸我邢州王釗來歸我洺州安玉來歸我磁州郭誼殺劉稹而澤潞平天下方鎮一日聳然易慮奔走朝貢回鶻于是乎破膽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為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勢順而力易者實本于高祖太宗德澤之舊而朝廷之素尊也德

裕每諭河北三鎮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緊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興而用李德裕高祖太宗之威靈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于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為用兵之說者何自而發哉臣知其人也益大臣持祿固位之術莫若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賞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寵功若不成則上方以邊事責之他人不敢繼其後身死于廟堂可也姚

崇勸明皇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不瀆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罷至于李林甫導明皇封蕃將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為資乃為國生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小人之尤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徇堂之好廟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于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前日將官魏釗死焉初無一人聲之者至釗之妻泣訴釗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為何等語也一將官之亡尚不以聞則卒伍之沒者可勝歎哉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當時豈卒然無說哉姑待其歸順撫柔之可也且邊場之地適彼適此亦其常事何必深讐而血戰以疆之耶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十亭鄣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于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且四裔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于中國何所輕重哉如匈奴常圍漢高祖于平城其後數為漢患而至哀帝時乃上書願朝吐蕃以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宣宗時自以三州七關歸有司議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時耶彼幽薊之役在晉開運時追今且二百年矣數十年之前猶聞彼左衽之民嘫蹙思漢邊人多能道其語可傷也迨今寇寇寂寂無所聞焉者其久而忘異鄉之悲其聞中國賦斂之重征戰之苦而不知慕耶遼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語及仁宗必重歎息為仁宗作忌則祖宗之德懷于四裔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綏之何事于兵乎關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饑饉相仍米斗千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于

前子關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萬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復見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介胄之苦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得自致于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羣弟子盡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閔子之閒閒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之侃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侃而惡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為方圓之大小則不必授而大小之樸斲又豈一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皆足以為漢之儒宗顯忠于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為一説辭意必為一體曰古人謂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外皆僻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于詩賦如宋祁楊真范鎮各擅體制至于海外猶誦之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于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説者乃中程上第苟為參差出入于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為禄學無

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室人聰明溺于傅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闘茸器識卑下聞見卑陋不復可得前日瓌奇卓絶之士矣仍之援釋老誕謾之説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説以為理又使斯士浮偽慆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皆謂科場之壞如此風俗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

于祭紂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業于所謂新經義者元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為陛下申其本夫詩書皆本于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燼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魚魯亥豕至于今日滋為殘舛今之說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為義說因益囫舛不可一二指也而

書之失為甚蓋今尚書又出于唐明皇時學士衛包之所定者矣新經義之說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訖老不可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說進于爺展之前無乃為聖聰之惑而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上字說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紛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別從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書也蓋前日三經行而出之于經皆棄大旨而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語而爭以字不愈弊乎字說之列學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

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者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學官矣今乃棄之恐非所以尊經術也昔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出漢儒之所倫次者或謂六國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倫次者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斂財多貨黷祀煩民冗碎可施於文而不可措於事者也猶以王制之所存得列於學官而春秋法百王之制反可黜乎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勸講復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于傅巖版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說之于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之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常談哉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從諫之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則無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須復患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無為之謂尚何所事于多聞哉蓋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廝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于傅巖版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說之于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之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常談哉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從諫之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則無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須復患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無為之謂尚何所事于多聞哉蓋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廝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於祖宗之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與

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盡介像置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蹇諤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蹶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于順旨枯槁于逆違者是也是時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無諫爭小臣方且救過遠罪之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必言說者乃下令曰言說某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謀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則失之弱弱則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知有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人以言為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懼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消去之也臣願陛下驗諸事體大而宜必有言者猶不聞言則閭閻之愁苦朝廷將何自而聞之乎臣願陛下詢諸廷之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廷諍稱者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諒直不反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交于妃嬪者乎其無締構于閹宦者乎其無奸險快使讎以害忠良者乎其無懷二以沮天下之大謀者乎今日之忠言聞與不聞宜無足怪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于天下開讜正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于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爭之臣振忠義之氣除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奈何臣竊以謂科目之設

能極天下之材誘天下之忠表著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科也蓋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薦之重天下之人責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獻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數得聞其過大臣不懼其不稱職則耻其不能言更相勵翼匹夫匹婦得因之以申其情實一舉而衆利隨之也故朝廷得人此塗最盛仁宗時富弼張方平相繼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為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蓋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蜀漢為墟矣蓋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漢之乏人可知也使蜀漢世世得人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明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姑如琬輩則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況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宗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宗亦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惠愛民物而宣宗亦節儉惠愛民物當時竊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宗之時無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則國之多士可不貴乎抑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叅知政事四三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内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西京河南鄭許陳蔡襄節之類節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朝廷鎮萬邦威四夷長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寧也大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相過關有司供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耻言人過唯患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以當時兩制不滿五十人為陋不知今日視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耶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

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耶意者大臣持祿固位欲死于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謂已不敢分權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沒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聲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

中曰可以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者上下無異論不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閽門祇候舉有邊功之人州學教授使等及第高科者為文章能斷獄斂財者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進野無遺賢頌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于是數目之外又有一大奘是所以為衆奘之源者曰專用一相臣敢為陛下言之益國家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雖皆為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遠甚不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叅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不可容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因之而進非一門也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叅

其勢專而不分善則居之而至于上元下忽惡則無自而暴人主之聰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其奘豈不大而為衆奘之源乎夫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其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為之言不知荀卿所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數之一乎如其不世守之業資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則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

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失何必士之多乎臣竊以謂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邉功所賞之不慎法官資格之不次内降所命之不已閹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換文之不實紛然蠹我名器非謂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見侍從之闕員詔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為陛下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宜補缺員以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陛下誠得之也然

久未聞用之耶慎不輕授歟人之不足授歟則臣願陛下博于求賢而優用之無累于四者之弊復賢良之科盛儒館之選詢祖宗用人者幾塗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内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為痛惜者也如漢明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内外悚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崛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尚名飾情干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于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于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

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又無足惜者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寛大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

甘露之玩不為瑞冒義攘詬之輩聖德頌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有所患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規規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殺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於名高惟恐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唯陛下赦其萬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為變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實緩縈去之也臣之所陳或有取于萬一而皆輿人已誦之言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于閹宦小人而不欲見規于忠良輔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已而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於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傾之地玩言于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真宗澶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片馬隻輪之不反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誠諳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于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唯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逢而忘其身之

斧扆已決之議如鷄第二鳴雖不足以起衆亦未為不知時也萬一無取不足以為涓埃之助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後之能言者為陛下言之亦未為晚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之語是非皆稱善後乃卒得貫誼豈曰無補之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待死之至臣說之昧死再拜面貼黃云奏為應詔實封言事別貼黃云臣愚所陳皆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聖願治輒敢干冒上進以奉明

2752439

詔之萬一別貼黃云臣狂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聖君臨不諱之朝盡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賜睿覽留中不付外

景迂生集卷一

謹案第三頁前二行其三曰辨國疑原本脫疑字據本篇下文增

第七頁後八行嘗詔李淑為三朝訓鑒圖原本李訛學據宋史藝文志及王應麟玉海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章惇之得罪黜湖州原本惇訛博據宋史章惇傳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宣公十有五年書初稅畝原本五訛九年下衍冬字據春秋改刪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應高格以邀重賞原本脫邀字據文義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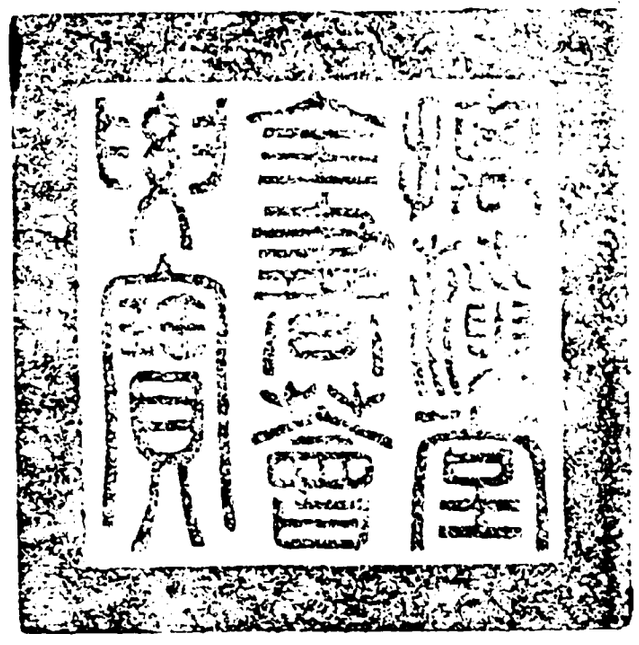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後八行不戁不竦原本竦作悚據詩經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江夏王道宗原本宗訛恭據唐書宗室傳及薛萬徹傳改

第三十七頁後二行如其所上字說者原本脫上字據王海增

第四十七頁前五行後魏文帝崛然擅中國之統

原本崛訛屈據文義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濂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九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靖康元年應詔封事

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此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千戈風塵阻絶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金人熱大長驅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来未之或有天子坐廣内朝四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為輕重威至廣也乃於金人新起興師動衆一旦直抵京師者逡巡

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逖視樵牧思謀妄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迺咸平景德之際極天下文章之譽曾祖宗憲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来海内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徵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詔有封事衆有司第臣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卑窴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論諫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詔諫大奸濟以凶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

未幾乃自中國弃之為新邊者河閒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而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弃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永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

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無河北而河北能為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堅之秦拓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言三鎮之重於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弃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雄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河北比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恒藏禍心蓄凶謀前有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禄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強鄰勃然新起者譬之治水得幽冀則會長河得三關則趨大海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閒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

一鏃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弃之於一旦為臣者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高陽關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入澶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譬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智愚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傳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中渡橋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於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上內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具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闕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入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必勝而全為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惟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

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令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於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

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巍巍乎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於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敵人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諭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耶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僕覇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頒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閼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其國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

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
貫甲冑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
契丹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
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
日甘心而失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逐非朝廷
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
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
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
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鋭師固
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
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
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賊盜久
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
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
千百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
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

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閒已
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幸纔盡於童貫天下之
勢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
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
復言之大凡帝王慎一嘔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
鎮於一嘔一笑孰輕重哉謂此一戰為有功則隋唐因
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
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后敬塘
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
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絶遐陬疆場不易接
未嘗一日與我鋒鏑相交也亦未嘗一日與我幣玉
以通好也果孰怯而孰勇哉臣聞渤海者高麗之別族
也女真者渤海之別部也高麗臣事契丹而金人因高
麗以結好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偕來而昔
厲而不與之通金人遂亦自遠於我國逮熙寧初國家

復與高麗通而金人方狃於契丹不得興也奈何一旦啓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燎原之勢不能自已遂欲侵陵於我國哉在祖宗時嘗來攻我白沙寨路罷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市馬之使在京師遂留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為釋二國之憤遂詒還金人之使不知今日兵力之暴强勇健長驅直入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者曰奈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武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一方警懼陛下增修盛德嚴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顧惟陳力小臣必待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興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於程芭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帥師程芭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尤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温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

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仁宗而云爾也按而論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日慎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彦博韓琦富弼其

在内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一國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乎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過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倘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

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于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綢繆二篇者今輒隨事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說之昧死再拜

綢繆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其說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容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為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之於山東也哉至于牧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陸為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天下也況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几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下分裂六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其與國三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燕趙魏三者皆在河北而趙為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重與楚則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搏噬諸侯一擅天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年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遂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銘金人以視得意矣二世之立盜賊相隨而起陳勝雖首兵于楚而張耳陳餘立歇于趙天下之心始爭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者為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絶甬道大破之於是乎楚兵冠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其決矣是河北為秦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勝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申於楚雖先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耳帥師伐代獲夏說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耳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諸侯圍羽垓下而滅之漢於是一祖三宗極其盛矣不幸中間盜於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天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邯鄲使者而屬為北道主人者不

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谷之突騎精兵良為已来乃取邯鄲殺王良敗銅馬于鄗在鹿城敗青犢于犬射在武德敗謝躬於鄴由是鄧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内遂即位於鄗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營黎陽以畜河北精銳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未嘗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河北為表絡之室矣曹操雖自視英雄而切齒不與俱生者唯絡也絡死譚軍黎陽與尚爭冀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為操之奉操得黎陽取邯鄲取鄴牧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漢矣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晉因魏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内閑成都王穎外潰穎軍次於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於安陽穎以石超來戰王師敗績於蕩陰惠帝裹瘡流血僅以屠於河北穎初利羣胡以為一勒汲桑輩皆為穎而飛揚於河北天下之荼毒豕塗鬼車人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後卒貽天下之荼毒豕塗鬼車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之是河北為晉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竊有移周室之謀而忌尉遲迥在相州據趙魏之土未敢發也及以韋孝寬取迥殺之資相州之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忘滅陳之師遊溺不返楊玄感李密肇亂於黎陽王須拔歷山飛輩潰於燕趙以戡楊州之禍曾不得一抔土以自覆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為隋又如此也唐興楊玄感輩驅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既殺劉黑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聲色喪其神志相牛僧孺而將安祿山掊河北之禍虎牢失其固潼關失其險兩京七廟一旦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不復歸於朝廷蓋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病者勢雖危而湯液亦易為功也唯是僕固懷恩養寇自資留賊遺君父以祿山之黨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嵩輩分帥河北天下謂之四寇者其病猶殽蝶人雖亡而厲氣不已也其後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

建興王李希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益堅悖亂之志其後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雖有李光顏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風雨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光顏無孫彼狼子豹孫豈且健也百餘年間朝廷固無一矢渡河而河北三鎮按重兵視本朝煙塵之警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卒以佐朱溫亡唐焉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為城社其餘要節旄者竊援河北以自張大不與河北地締構者不足以取重於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日為之罷役或興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来撓王師朝廷於是聲河北之異禮而示諱執政謂為當然而恬不怪議者惜焉馬燧孰可以破田悦而逸之蓋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欲伐澤潞而先姑息魏鎮則河北為唐又如此其甚也故曰凡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庸不然乎又如桓溫劉牢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為力有將有兵驅海島而来勢若壞山柰何溫敗於石門牢之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容暐而立拒於燕慕容垂而亡拓跋之魏取慕容寶而立分於高歡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梁而立契丹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晉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殷納契丹於定州張彦澤以契丹犯京師而亡劉氏之漢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於鄴而亡也所謂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曺氏之魏強於劉氏之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者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為天下之勢重輕如此君天下者慎之哉共惟我藝祖亦自北征不戰而受天丕命

朔問下

或問河北重於天下如此宜夫本朝待河北之尊其命帥遣使凡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民者所以厚天下之本也奈何近日事勢舛牾大河為患頻歲而未知導之之方曰河北有大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曰一曰外患將起二曰根本方蹶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以君子為可欺而殘之況以中國之尊交于契丹而謂可以久而敬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九十有八年矣可謂久矣古未有也宗廟社稷之威靈於是乎在然今遼主為人仁柔諱言兵不喜刑殺慕仁宗之德而學之每言及仁宗必以手加額為仁宗忌日齋不忘嘗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其用心蓋可知也遼主今年八十有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宗元竊發之禍約束其孫燕王者甚至唯恐其不類已也燕王少時亦風嘗為其故遼主謀曰大遼雖與中國通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撓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忘戰者中國常惴惴不自得於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為之奉矣今彼二十年間必遣泛使有要於朝廷者六符之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扈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熙寧問蕭禧復以河東地界來請竟得衰延千里又往時泛使請朝廷無納元昊之和而朝廷卒與元昊和近日蕭禧請朝廷罷兵無西討朝

廷乃為之罷兵其動如所欲日復加深至於閒者斫柳敗塩刺義勇二字近日燒榷場一事牙蘖不制謂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宜彼有動如所欲利也比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於市井細民或指一曰是姓名某者嘗客於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盖不可不信彼既往来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族帳中出入凡我地里之險易曲折人情之好惡休戚舉無不知若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奉書安撫使無名卿如歐陽

公使彼知慕而不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允則何承矩折衝談笑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刑之耻兵雖分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數至寡有司以闕額錢為之利府庫倉廩俱空而有坐倉之糴及時闕月秩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歎置官專糴而高價與細民爭利度民為僧而以度牒射利市井蕭條屋廬閑閒道途闢而民多饑饉流離死填溝壑又皆彼坦然身所見聞者其熟知中國虛實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蹶國之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實古趙魏之俗也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强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在唐一陷於四寇其畔援不義卒與回鶻吐蕃俱唯以禮義感之則其自力亦復勁正不可奪唯恐其過厚所謂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畆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者唯河北為然也今國家禮義之所感深且久矣其民乃輕於轉徙若甘心溝

壑者何也不幸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閒三年否則五年斯民何力以勝此災耶嗚呼天歟抑亦人之自致乎前年兩河俱灾流民處處而居如北京十餘萬人通利軍亦不下三四萬人今年邊陲之人復罹災繹繹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北之根本果何寄耶盖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為不可强況或誘之使前哉前日河北流民多得新田于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今日灾歉之民其心動揺每遇

[illegible]之者百十為[illegible]河
[illegible]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非[illegible]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也謂有
吾民十世之[illegible]百年之業武於山河也今歲歲蹙之去
北而南舍畎畆而就溝壑則雖有天險孰為之守耶言
之及此可為寒心萬一烽塵之起吾民如盛且强則荷
戈彎弓而戰者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於是乎為險而
河漳滹沱於是乎為阻矣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

號令而奮者顧何所不克哉今日之事勢如此柰何彼
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其患何不見於
異時而特出於今日乎盖有以致之然者矣漢鮑宣言
當彼之時民有七亡七死以今日事勢論之亦有七亡
七死甚於宣所陳者吾民安得不舍此而逝乎請試言
之常平錢散之上户雖多初非所乏散之下户二千或
一千無補於歲費名為二分之息而又有頭子之息聯
甲之息鈔旁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其息竟為幾分

責之於夏則請以冬為期及冬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
者以累富强者以累弱一人以累一甲一甲以累十數
平人辭訟鬬爭桎梏鞭撻多常時者數倍賣田易牛撤
屋鬻子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户無役第四等户役所不
及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强以下補上上户易於輸錢
而樂於自恣於是快其蠶食無厭之心而侯田侯宅且
自若下户易於效力而艱於輸錢平歲猶勉强而足不
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卒不得效必責之以平歲之錢

而募遊手之民由是民皆樂去南畆而事遊手遊手恣
於下兼并恣於上二亡也異時義勇取其義而不繩之
以文安於鄉疃而不徙之州縣今保甲諷誦教法殆如
兒戲使之捨中國之法度而學羌戎之跳梁既已蕩動
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如一中縣歲教保甲
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飯食一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亡
萬五千緡人費三千則凡亡九千緡如集之州則其費
又倍之絲毫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

也河北之鹽異於他處非解州之地可巡禦非江淮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白醶是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亘野皆鹽鹵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祖宗因其俗而順其欲稅之而不榷河北之民以為祖宗甚盛德也仁宗時王宣徽神宗時韋譚相議榷之不可及譚相當國卒申前日之謀而榷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為刑戮之隸行商失業居民失食掩恨咨嗟四亡也仁宗時或欲以河渡之利歸有司議者謂河渡本以利民不可反以病民而止今有司卒以河渡為利又燕利乎坊場使河渡少於異時而坊場多於異時坊場之多是有司利於買名課利錢之入也方且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謂盡善矣不知此及投骨鬬狗之術角勝負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為甚椎剥侵奪之風非一日故也方實封投狀時不預歲入之實於已如何唯恐買名錢之不多於其儕輩及其得之或破產不足以為約而奸猾抵詐上下相蒙紛然並出唯使不逞嘯集之有地盜賊易於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既多泛溢之苦幸而一歲之稼不敗於波濤則起夫以完堤防如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惠也若必責之為役則其費又數倍六亡也牧野之在河北尚矣今一切委之使編户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容而民秣椎之外又有視効之勞不敢出入之弊自漢已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然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凡民利入之源有司專之而日鑱其資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游手不土著之吏役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多使民出蹈機阱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不戢則生盜賊田野桴鼓不少休息四死也天災流行上恩雖厚而錢穀吏艱于蠲放閭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為請寧就流移之大費不肯捐租稅之不帶凡民與其伏田疇而俟所責於鄉縣孰若他

州卒於溝壑之歸五死也上之恩澤既不下惠而下之
疾苦又不得上聞諱害而言利欲詢謀而不得議成法
縣令不以户口多少為殿最而以斂財足否為賢愚當
其水旱方至之時視民沒溺不敢發倉廩必待報於使
者當其穀賤可糴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廩以收糴而必
待報於使者使者之命來而無所及矣州縣得治民不
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九下之効甚於上之
所好今民見朝廷使者州縣長官一切以財利為事靡

然爭相封殖饕餮無紀不知禮義至於父子訟財夫婦
異貨所謂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
庶人盜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
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亦可以信矣彼嘉祐中愿實之
老今皆逝矣後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間庶耻事七死
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
蹶然則柰何請厚本以弭外患於未然闕

景迂生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 卷三

景迂生集卷三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負薪對

負薪有廊廟之憂固善矣其如廊廟之恥何曰廊廟顧
豈無憂哉特與負薪異耳且天下之患莫大於同樂而
異憂作負薪對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人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堠
不明遂排突河北營結河東直抵京師城下金人非漢
老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老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
彼時烽火照甘泉宮望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為使
我直有城下之師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天其或者警懼
漢文帝者猶淺與負薪憂其九失而有三策皇帝初下
親征之詔遠邇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
舊章也今皇上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
四月胡義軍節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釁自恃其兵

馬之勇可稱其山河之壯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至于聖躬負石馬上使太行不得以為險即日城破筠投火以死蓋是舉也樞臣廷祚為太祖獻策曰宜出師擊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稍緩之則使賊熾矣控竊左廂都校馬全義亦于澤州城下進言曰緩之適足以資其奸便全義中矢拔去流血以先士卒筠不得不與火俱滅之速也是歲九月揚州李重進自謂周室之勳舊繼以叛聞太祖親征復如李筠與火灰燼筠則北結劉旻重進亦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則奈何嗟夫金人之勢逼于前日而鑾輿之出異于他日者陛下無謀臣如廷祚拱而將無如全義者乎如其有能咸陛下之初志者天地為之威怒風雲為之震擊跋者起而喑者呼寧論女子童稚奮袂之勇哉或曰如陛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時以百騎却遼衆將高模翰之兵數萬于瓦橋關之北開寶初太祖命田欽祚以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遼六萬于時軍中有三千打六萬之謠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為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背京師城而陣當見人人如田將軍也關北百騎則待陛下之臨戎復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龍幸大名契丹不及望天戈而大敗遁去越五年御龍轡幸澶淵契丹纔及望天戈不及戰自敗而請和是我不速于和而既利則能久者也于是上相畢士安開其謀次相寇準堅其行殿前高瓊效控馬渡河之力皆賴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若其問罪河東則太祖太宗皆一出征陛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圖功以威克愛者政典也政典者軍政之典也治國之常道則威與愛均也方有事時漢景內誅晁錯則天子之威令不申而晉室亡六胡之亂已肇也唐肅宗之威令不

申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不能平幽薊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張仲武為將而足以討澤路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及契丹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栗思用命而劉旻在太原亦為之破膽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四方僭叛相顧失色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實為我有宋之驅除也國家不幸有敗國徼亂之人為萬世羞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曰貫曰藺曰攸輩方金人在城下時宜梟以視之又醢以賜之因有詔勑曰此醢非他物也為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慮國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誠焉無怠彼金人當此之時忽聞是言亦將不寒而慄豈能弗之懼哉捨此而不為其失之二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唐高宗時薛仁貴為蘇定方討賀魯而言之遂克成功今國家于金人曾不遣一介之使問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滅契丹之國自建隆以來臣事我有宋復一日舉糾合之衆頓于堅城之下果何名哉設如我與國也王帛初陳車傳未息相與之新當如是乎無乃疆埸相侵乎請責之疆埸之臣否則將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今日果何名也耶執事者既不責金人之無名又不名其所以為此者重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禁垂車深入則敗猖狂不制則亡貪人金帛則滅有所恃而驕則衆相殘淹時而兵老則下必圖其主帥金人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殲焉國矣可不念乎金人之君不知何人恐非漢祖之英雄唐宗之材武可與為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惟能與我閭閻貫為謀而貪墨無恥如中行說借以資其身取富貴耳恐亦不可比祿東贊之辭婚可以動唐太宗尚結贊之狂謀幾能擒渾瑊如俾郭藥師就一粗曉邊情部隊將議之不過一二言而折服之矣刑餘而又責之貫實在部隊將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則視其將不知其

衆則視其國不知貧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為則視其所好金人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君可知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地鄰高麗偪近契丹介于奚霫室韋靼達之間令巫乞師奪馬而南則其衆可知也器械必資銅鐵竹箭膠漆之上品舉非彼之所産宜其窳頓不剛惟中國之器是求則其貧富可知也金人之嗜好大約出則攻城略地入則練士角射則其所為可知也凡百韜鈐之道未能悉也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鴟才其黨自歎曰乖僻至是安得不敗金人似景皆暴起而難自固也苟明乎此則何憚而不為明其失之三也金人欲結好須割地以河為界執事者不盡河以與之姑與高陽府中山府太原府暨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自以為有謀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寸土不在王會圖哉高陽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一日談話而弃之耶太宗相繼親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艱難則久于河北真宗自謂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顧弗重耶又恐如墮甑而弃之耶執事何不重諭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在我太祖朝嘗奪我白沙渤海之使為女真以釋怨於是歸之其在太宗時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柵遣使借師亦和好甚矣不謂欲盡取中國之地于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人其何厭敢肆索黃金重幣不知其幾何但聞國家府庫空竭下捐于公卿大夫士家細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逮宮幃供奉之器則苟有仁心者不忍言也方唐吐蕃縱橫凌轢時入京城刼掠黃金則必有之亦不聞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鹽州夏州者則嘗求金矣是吐蕃施于鹽州夏州者金人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也國家于經費之外未嘗敢以一毫賞無功也且國家初未嘗相聚斂之臣亦無事于庫府之富也安得有金以滿谿壑之欲哉在我國家之

初女真歲以市馬于中國而資富其後女真結好契丹則中國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真之馬也女真之名馬遂亦絶種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耶以故不逞而南唯以無馬為恨塗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地遠不得吾市易之利金乃無名之求耶人情皆貪而多詐唯女真之俗強勢大高麗猶憚之雍熙間嘗為吾使者訴之也以黃金弃之溪壑此其失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誅知宰相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質固何有哉命之為宰相則當待之以宰相也彼亦號有君臣則宜

盟中國諸侯之盟固在所誅況以中國盟城下乎又況以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魯與戎盟也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春秋責齊晉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而不已至于質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在漢唐時但曹公因韓浩私呂布不顧夏侯敦之被質著令有持質者皆并擊弗顧由是劫質者遂絶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國也中國不得其所以為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人一日得吾瀛定并門重鎮未必能為其強其得吾金幣無慮數十萬未必能為其富唯有一事大可懼者又特遺之以謀臣也遂將此一方得以強者為強富者為富可不懼乎國家以契丹歸朝官悉遣官于此一方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蓋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遠

者十數年近者三四且當預官聯臨局務亦有喜讀書通吏事者其便弓馬多膂力喜戰鬬則又其性習然也且其中國之事體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強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里而近而遠而險而易皆得以為彼國之謀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初頗喜自陳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為王民亦頗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亦頗有惜中國不用賢多遺才為司馬公而歎息者今一旦阻其慕王風之心投之于燕南趙北之境則以其苦心為彼蘗謀其害二也且彼與金人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戰鬬時兵及相殘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之心其害三也彼攜老幼慟哭駕車彎弓露及而行籍籍道路間言曰投彼死爾孰若死在此以故所過之處閉戶避之既宿而去則居者相賀如其為彼用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人揚兵于城下時此輩亦有請質妻孥願與之格鬬者廟堂之謀曾不知出此而

若待我國家廟堂之議成復疆理幽薊之舊土使彼復有仕于彼乎且諸葛亮于南蠻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借此萬餘人皆無所知解直以增彼馳突之數固亦不可彼初立實難得生齒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輩方飢寒于京師時從宰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安知復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風終為唐室之害哉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詔書復存之于中國其失之七也金人揚兵于城下時大臣不知畫謀不知一日縱

敵百世為害戰士不肯盡力留此以累君父圍人養虎自貽害不勝責也傳曰無仗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可不信乎設不能有鐘鼓舉而殲之尚可震而逼之什而圍之使鳥不得渡馬不得嘶此輩不忿而相搏以死則無食而餓死矣奈何既不得攻之又不圍縱其遊騎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殘一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溝也王畿蕩滅將盡遂及輔郡諸縣鎮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適膳落不暇寒心然非金人殘之也實官軍殘之也方其入一邑時未聞官軍一人襲而來救咸謂彼出不意而我適不為之備也以故知閫貴前日臧底河之敗士卒死者十萬不減永平之酷朝廷莫得而聞也貫盛庶河經畧使劉法出師為西賊掩而殺之如攜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賀西師之捷也近而劉延慶于雄州壯殭尸百餘里而弃金帛軍實于亂尸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稱為梟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貫悉殺之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慶而貫尋封王矣法制之兵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家徵兵于方鎮而未至也前輿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敗不能從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韓信之伐齊先有酈食其與齊和矣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深入北庭而和矣薛仁貴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偽則不若悉坑之之威也是春秋之法也何獨古人以原闕今則失無乃天下之士惡言孔子春秋之弊乎雖然徵兵于方鎮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漢陳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選壯士于邯鄲蓋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肅宗有吐蕃党項京師之危詔諸道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闕者吐蕃党項雖為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輔國兇閹之不靖復為天下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者吾家之吐蕃党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閹豎之凶燄出元振輔國上

既未枭而醢之尤為天下之所忌也然實兵制驅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則兵驕而州郡輕蓋將重則兵不驕惟州郡輕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之勢也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軍以某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郡都監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謹則其兵無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開寶之兵三十七萬是謂必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保泰之兵慶歷之兵一百二十五萬是謂有事之後應變之兵皆以根柢京師而枝幹四方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損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變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存合數州之兵以為一將將重而州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營幕而窘于月食時衣其號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繫則在將而不在守臣以都監而領剩員廂軍之外不知將司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秦越將官待守臣如寇讎

仰其州之錢糧以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為將兵累日之事也將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國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遠都監之材武不知視將官果如何唯閹孺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將官而都監孤寒以考第平進者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為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變更祖宗之舊制也祖宗知漢唐都雍與洛以山河為險人可更而有也今都汴陽

無山河之險而唯以人為固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或
分糧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輕重之唯我以之為用
是本朝以兵設險險于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之
大臣銷去祖宗傳城之兵營曰坐縻太倉無用也曰闕
額之金因得以為利也閑地可以利室廬也大臣而淺
且陋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約自以併營
為功聞于一時矣使我翊衛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者
矣今之貴臣强宗則為別館園囿與夫道宮釋宇者皆

昔之營地也後生但誇今日遊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
之雄哉倘如祖宗之舊制城外之兵營棊布相望而聲
欬之音日夜徹乎數百里之間使四夷來朝貢者遠而
望之于鬱葱佳氣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則彼
金人雖欲屯兵于城下而無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為
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濬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
神皐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觀之祖宗京師之兵制優

于唐之時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遠而不若我之近也唐
之府衛勤于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
繫國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
大臣以守魏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
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于鎮冀鎮冀重于幽燕魏
博鎮冀合而制幽燕者也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東

唯太原一鎮其旨微矣今不得已于晉于潞或擇建一
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此重鎮之策也于河北
河東慎擇守臣文武並用待之則厚委之則專于轉運
使提點刑獄之外無繁破旁午之使者以躁踐之搏噬
之則金人雖得吾州縣而無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
哉大要如太祖時郭進于邢州李漢超于關南何繼筠
于鎮定賀惟忠于易州李謙溥于隰州姚內斌于慶州
董遵誨于通遠王昇于原州不減唐李抱真于澤潞馬
燧于太原雖曰崎嶇于劇賊之中而威震于華戎之上
吾民既安矣何恤乎他人夫然後于民給復者五年未
之猶三年明詔曰山澤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也鹽食

之貨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種糧則吾給之爾無牛耕則吾畀之爾無農器則吾鑄之于是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矣唐宣宗何德以有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顧于既歸之後猶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内治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唐太宗為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必出而以外國攻外國則王者之師不戰也國家之制遷賊命于博囉齊其制元昊亦命乎囘勒斯賚是世効忠順以振朝廷者一旦滅之為郡縣今熙河是也自是諸國怨中國多矣德之不以為恩也疆埸之上無日無烽火之警今因金人攻擊之後丕然大變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本朝曹利用之類以告室韋奚霫靺鞨諸蕃鳴金人之罪而四攻之金人何地以圖存哉若高麗則金人素所毗連者我之厚高麗者如何其為我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人雖圖存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人立晉不與齊人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

不為此外交之策也唐代宗有郭子儀為將吐蕃内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為將而吐蕃内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廟堂之上可遠緩帶乎借如三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之師已無補而明年之師或尚可補也皮膚之疾愈而却醫可也心腹之疾猶存而醫未易却也

達言

君子終老而困窮不見于事業猶見于言言者君子之

事業也天下無道君子既不得位又不得言天下有道君子雖不得位猶得于言言者有道之世也作達言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臯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無典策久矣孰詰也蓋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為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于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奸宄何也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寇賊奸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亡之微折猶豫而果決存百世于一朝者皆自吾內以

餉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沛公于座上者項伯舞劒以身衛沛公也曹公袁紹相厄官渡無異兩虎爭豚吼果誰勇怯而曹公卒走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郃輩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苻堅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將視晉君若浮苴孤鶩然乃絶肥水未半而潰于謝石五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之禍心其尚書

朱序降晉而為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僕景狐兎犬狼之衆何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太平之久乃一旦入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之景而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踐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于內而僕固懷恩于外為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減袁曹而唐室之危甚于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為梁

也唐宰相崔綰郎陰為梁之佐命也嗚呼外禍由於奸宄實同機並杼而敏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旂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旂甲馬也至于金穀貨幣不知為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人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為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為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憃以金人之兵甲旌旂久無辨于華戎也幾何而不

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人于京師城下有得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寃之閹方平既以大河之橋延金人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人益可懼乎京師百姓于是上念社稷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大呼于道取閹孺數十人于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見已夫其或者必以閹貫待司寇棄街之誅未使戕于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乎或者不敢沒興論而私懷羣閹之悲則假之于市人指詬宰相以高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于重地遠近流聞與歡憤張皇為言何其不知類也東魏征西將軍張皇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秩羽林千餘人乃殺皇父子甚慘于是德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産結客得司馬子如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也魏羽林千人實雜以羌渾之衆報其一身之事爾今京師巨萬齊民世世荷皇家亭毒鞠育之恩相與念金人無名一日揚兵于嚴城之下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源實在羣閹則取殘之以我之公憤諭彼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類久以胡后臨朝淫亂元乂劉騰輩寵任驕恣流毒國中魏室將亡歡先有心則因變事而作耳國家累聖洽光四海澄清陛下尊養青宮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日皇天以此金人警懼增德豈齊魏之妖可並世而言耶乃若宰相為都人指詬毀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于重地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呼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羞也唯當自治于上而一切無怒于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鎛為言而言高歡以詬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並列也其為宮嬪為財賂為閹宦為兵革為盜賊小人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者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官爵不私財賂不翫兵革盜賊不起四方賓服者皆

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唯小人盛于廷則兵禍盛于邊在廷無一小人則在邊無一兵禍錙銖低昂不欺也小人方盛而溢軒冕則兵禍亦盛而蹂疆場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兵禍亦大盛而害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兵禍退不勞干戈鼓鼙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兵禍與國家相終始小人未盡退而兵禍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

重地

有國家者重地而不得已于征伐作重地

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苫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苫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胎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苫之君孰與天下之若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女真拗兵京師城下孰攻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不戰者焚而其戰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場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及此孰不寒心論

失中國之形勢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中控制四方者也乃委此地于他人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因石晉而早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為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于中原則必有吞并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

紹之興亡者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荆州之所隸也嗚呼荆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于得關中而急于得荆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墾為劉璋之物而亦未必為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于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于此一州矣曹操于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于地也惟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荆州也又可不大懼乎其後曹操回軍濡須恐江濱郡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内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屋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于是乎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

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適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已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要敬建言于前賈誼重陳于後實因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為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湊也因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為都又平坦顯著于洛陽

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翟陽商都景亳我介于二者之間也其引湖海舳艫于枕席之上而走山嶽駢駃于俎豆之間役四海萬國琛幣于郊坻之逼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鍵也今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瀛莫雄霸恩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扞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于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保河北之重鎮而弃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必行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

今日陛下赫然明詔俾三鎮無弃其守如故且命四擊金人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于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之敵人皆有此七者之危也願詔急擊之無怠且今日金人之速去與契丹澶淵之逝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敵為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親征則武矣

繳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逆耳以謀犯顏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言迂于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于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臣至愚且老嘗應元符詔上書坐邪籍罪廢者二十餘年今茲幸遇陛下即位復應詔上書蒙明恩擢自冗散所命之官皆極士林言語之

選未幾自取罪斥流離寒饑辛苦道路如聞金人揚兵口言和而力攻戰動輒得意而太平之仁人則益恐怖不支矣志士于是日益可憤而實不以為懼也臣因自計曰與其死俘亡之中寧若死忠讜之言輒有出狩議一篇緝寫以聞唯陛下聰明赦其死而憐其意以來天下能言之士不勝幸甚

出狩議

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居其所而隨衆星以流焉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實止民以為邦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為我畿則四海將為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厥王失是道也民不懷德而城壞矣烏覩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君死社稷者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捍一城者為希世偉烈無他焉不學禮之過也聞之國君死社稷矣而太王去邠詩人不刺焉何也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之衰世也紀侯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賤焉何也曰紀侯去其國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治君盛世則紀侯者玉帛朝貢之不暇寧論其國去不去耶春秋于紀侯信不賤矣而于周王則有譏焉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天王無出出則自絶于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一國所任不同所責異也漢文帝時老上單于自將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宮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冑思親征焉其後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而在細柳則黃輿屈而不得驅矣未聞其輕出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夫竇嬰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張羽之力戰韓安國之持重韓積當之功寇諸侯而趙涉劇孟郅都尉輩為之謀畫七國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惟帝之斷足以誅御史大夫晁錯其勢足以

使太常袁盎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奉詔以梁委吳亦未聞其輕出狩也唐明皇有始無卒昏淫不道固非文景之比而國家之盛不減文景時也一旦安祿山以范陽平盧河東之師率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衆反范陽取河北陷東京克桃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廟不顧九族不諭百官身與宮宦數十人揭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與征徒並饑寒越明日軍士不肯行則斬宰相縊妃子僅行中道散亡者衆賴劒南驃騎至以甘言強之而前不敢言騎驃之波也受辱于饋食之田父訴誠于獻酒之微臣悲歌酸鼻而不悔唐室自是傾矣其後肅宗幸岐代宗幸陜德宗幸奉天皆修明皇故事也未有僖昭之出則春秋之不貶也昔祿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不從賊者皆倚東平太守嗣吳王祗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于靈武以固天下之基業則名窺無術之利專以登叛人為謀未納侯景十有四州之地自謂坐獲非常之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納景之賂其子正德通景之謀長江不足以為險而朱雀航石頭城與浮山等也景逼帝坐白及交前而景徒能焚宮室辱妃主殺百官曾不自保其首領也梁室不碎于侯景之手者武帝坐朝如故而未嘗議及奔亡苻堅之秦軍聲國勢據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銳氣以攻衰微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舟師擁幽冀之陸騎軍實萬里齊聲並進晉謝石之師不足以當十二之一而石琰幼度伊輩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蚝慕容暐垂姚萇輩熊虎百戰之將而融陣逼肥水從幼度之誘一動而奔潰不可制止融擒而堅僅以身遁姑得道洛陽而入長安曾不安靜而復出五將山姚萇執之幽于新平別室而縊死靳傳國寶以陳義問尹緯以憐才于是垂與子寶中道叛而燕復以興乞伏父子繼以隴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萇以萬年叛慕容冲起兵于帳下慕容暐變發于會中

誠可懼矣向使堅收散卒不去長安任權翼苻融之忠謀督張蚝石越毛當苻飛龍之力戰豈遽有五將之辱新平之禍使秦遂亡乎執事者鑒漢文景不出而隆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宣昭出而亡則一反覆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知矣又有往古實迹可按而為執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而激石虎于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于趙趙兵將逼所都之棘城兢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輿根諫曰王一舉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玄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係于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厚將士不宜自弱也其謀臣封奕曰虎凶惡已甚鬼神共嫉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異勢戎馬雖強無能為也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竢之耳燕乃以劉佩之力戰大敗趙師終為大國視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當知者也所謂黎罕幹離不者非石虎之儔也其凶淫不道則過之我不可一舉足以自弱而成賊計惟堅守以成百倍之勢而視其明神誅殛可也況我祖宗基業之固宗廟社稷之靈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于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暐出師小勝屢敗于晉大司馬溫之師矣溫乘勝至枋頭暐懼馬與太傅評謀奔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果大敗溫于襄邑而得晉之壽春焉此則危甚矣無足為執事者陳之也今之謀臣必不為慕容評而戰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之也是二者蓋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鄲信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邳彤曰若明公無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光武不復西而卒因二郡以一天下也

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二郡之衆而固守河北執事者謂今累聖重光之基業可不恤京師之衆散亡而固守天下乎嗟乎銑去棘城瞗奔龍城則燕雖興而復亡也光武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也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晉元帝之亡也保江東而興王業胡為而不可曰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者又豈藉江山之非驅黃屋以東巡也其所以即帝位者固哉中原名德之士王導周顗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相與慷慨垂涕而立宗廟于荆棘之中耳是時東晉之地南抵壽春北極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帝居洛陽之舊都收中原之遺英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哉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遥奉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于劉石間幾興而敗且使琨不死則滅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北而洛陽長安皆晉之歸也祖逖志在中原琨之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負而至將士樂為致死力胡寇不敢窺兵石勒遣吏護其母墓黃

河以南復為晉有略地千里復戶萬計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尤衰矣大司馬温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足以入長安況在元帝初興乎其初則未有定分爭先破竹之勢也其後則強箭之末飲羽之勢也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温裕二人者不生于元帝之時使之効忠佐王者也執事者當念琅琊王渡江失計如此況以天子之尊為江東之舉乎豈不惜哉昔人所謂目前可驗天下共知之事區區所陳往事是也其在本朝則章聖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于寇準之決策不復徘徊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也是則不待説之之言而執事宿知之矣謹議

錄出狩議呈中丞狀

右説之放逐道塗饑寒曳杖不能忘王室而作也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為念不以老者之言為昏悖

下同田叟巷童之謠頌一為省覽幸甚

靖康初上殿劄子

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貽燕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儻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家之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同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方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

業太宗之善守真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取進止

二

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風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使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奸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取進止

三

臣竊以國家受命市不改肆遠近宴然文明之化一日而洽于四海其號令即先王之詩書也其制度即先王

之禮樂也所謂人文化成天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禹偁楊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軾經術則胡旦王軫李建中高弁孫復石介史學則趙師民孫之翰王洙劉敞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賈昌朝歷數則孫思恭劉羲叟蔚然名家矣古之作者未易加諸後之來者亦難以繼或者乃有士久弊俗學之歎身作新之誘之以勢而劫之以利其勞亦至矣無乃國家之文明聲教乎臣愚願陛下深有察于此也取進止

論神廟配享劄子

臣竊以為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為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為單見淺聞道也當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未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寧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為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為朕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稱琦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

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言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當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言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頴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書成賜帶及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未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寧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為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為朕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

咎公著嘗爭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寮神宗皇帝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蓋于是時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于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上德音者也經筵蔡卞愈為恍惚蕩漾之說上意殊不在逮趙彦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樸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彦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數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彦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郤之令別撰令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論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寧河歲費之實于王安石安石喻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享大臣當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享孔子晚見薄于神宗無乃為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邇聞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耶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累躬自掃除之不使後日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為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詔諫求保全也先

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審覆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劄子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斥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命官察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皇太子天資萬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餘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毀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為世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黼扆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

舉邵伯溫自代狀

右臣伏覩其官邵伯溫其父洛陽康節先生雍國史有傳伯溫束髮謹父庭之訓皓首推王度之恭況乃早客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法若使晚與中興之偉績必復士夫之廉隅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謝罷中書舍人表

伏奉誥命罷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依前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者進退甚遽而難知行藏有素而易曉

託大明于日月保至德于乾坤欲訴言辭橫流涕泗伏念臣受才極拙適用孔艱但知平進于終身豈敢妄求于他徑方元豐之唱第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逮元祐以效官郡公薦以文章之科目未嘗露才以投刺而乃應詔以上書有司第于奸邪之中仕路困于饑寒之久豈期春雷之震發悉俾敗轂以懷生人謂當然自期亦爾果蒙甄錄薦辱寵靈世紅藥以代言仍青宮之端尹難逃譏于巧匠漫自竭于拙工昧辭頭當緻而例行失職守負慚而引退不敢以故事為請恐相軋而摧輈況當衰暮以思閑甘屈心而抑志干冒黼扆辜負睿知未報德于丘山欲圖安乎螻蟻雖嗟無補于辭按頗却盡瘁于儲坊負罪噬臍初無嫌于纖芥銜恩沒齒終有賴乎涵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宅堯仁克勤禹儉振淹起廢而施惠兼收並用以求賢盡消朋黨之私大復風俗之厚而臣首為詰戒自取棄捐不忍終絕于餘生尚許復叨乎微祿察其易退于一語憐其戀闕于九懷過

夏首而西浮凝望長安之日夢上帝而北面永懷至治之朝

辭免嶽祠待制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除臣如前日伏念寓直之班國朝之華選進讀之職儒者之至榮而臣仕宦數奇經術素淺壯年不能自致白首亦復可憐但貪日月之新輝不省桑榆之暮景敢忽輿論負此聖恩伏望睿慈察臣區區寢罷成命庶得廉恥之士少裨清明之光

景迂生集卷三

謹案卷三第十八頁前七行博囉齊舊作蕃羅支今改　前八行置勒斯賚舊作唃厮羅今改

謹案卷二第八頁後一行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原本祖訛宗據宋史太祖本紀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唐武德初原本脫武字據唐書突厥傳增

第十八頁前四行遂即位於鄗原本鄗訛鎬據後漢書光武帝紀及郡國志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原本脫此字據文義增

第十九頁前三行而忌尉遲迴在相州原本相訛湘據隋書高祖帝紀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分於高歡而亡原本歡訛驩據魏書及北齊書改

卷三第五頁後四行如安中輩原本闕安字據宋史郭藥師傳補

第七頁前二行執事何不重諭之曰原本何不訛不可據文義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唐代宗有郭子儀為將原本代訛太據唐書吐蕃傳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歡先有心原本歡訛驩據魏書及北齊書改

第二十四頁後三行邾黑肱原本肱訛躬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經文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原本濫訛鹽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經文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廣陵諸郡原本廣訛度據後漢書郡國志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定保深祁原本脫定字據宋史地理志增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瀛莫雄霸原本脫瀛字據宋史地理志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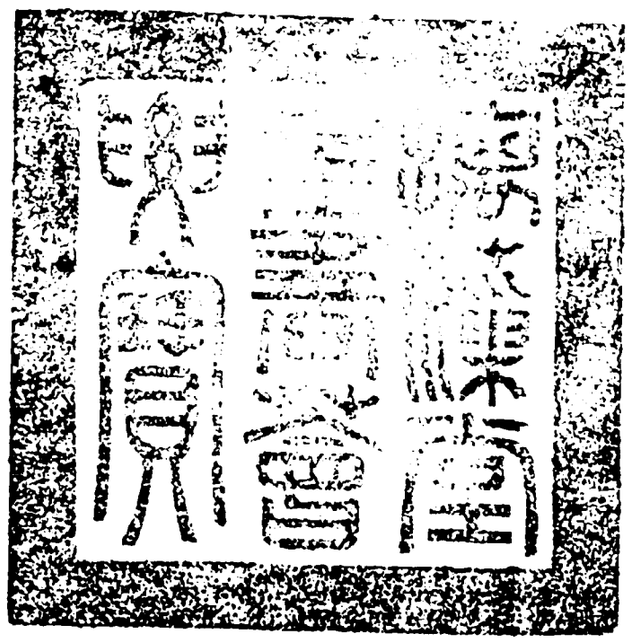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永靜保定原本定訛寧據宋史地理志改

第二十八頁後七行若不保河北之重鎮而棄之原本脫河字據上下文增

第三十三頁前二行其子正德通景之謀原本正訛王據梁書武帝本紀及臨賀王正德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一行任權翼苻融之忠謀原本融訛越據晉書載記改

第四十七頁前七行不省桑榆之暮景原本景訛境據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濂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景迂生集卷四　宋　晁以道　撰

古詩

對月偶成 元祐丁卯年二十四為究州法掾考試歷城與劉跂斯立李深資道唱和凡二十六首內六首見律詩卷

我屋天之東月從海西来不解傳消息起舞興悠哉千里玉繩斷萬頃金波開為我清皮骨憐我兀塵埃座有玉山人映照共徘徊談笑喜復喜詎必蝦頭杯

還資道斯立詩卷

秋風吹一葉送我過東山山高日出遲露重衣裳單爰到濟南郡端士菖與蘭扁舟八月水唱酬清且閑憐非郭李容便了取詩看 便了乃斯立童名 復興菖蘭語令人有愧顏未見羊豹書安敢道一斑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

和斯立見還詩卷

神仙劉子夏不愧許遠遊今日秋風客襟度更為優如何琅玕紙亦作李相投釋之還在手愛涎隨不收霜渚

正可恨鳧鵠遠嘯傳金篦識清揚玉塵見風流新知雖
云喜果作新故不相期不用名散盡人間憂

和資道讀王績傳

飛廉有飃馬卒歲得肥遊先生用自況散髮汾水頭時
時到醉鄉萬彙如蝸牛板築杜康廟酹饗酒家流此意
誰能解空令兒女羞為問關夫子若何為獻酬

和資道讀賀知章傳

少陵愛賀公爽氣不可致寧向水底眠不作塵中士謫
僊見長安狂言隨意至換酒解金龜安知天王賜二子
孫能與我同契

馬上睡

前驛得驚馬據鞍可大隱青山隨我行夢寐亦清省此
樂世所無蝶化猶未甚須信忘機者在在得安穩

宿會真宮靈休廳

我雖養佛胎未必有仙骨如何羽衣人而亦容我宿岳
若宗社徂徠隱敵國沈沈兩山間真會駕白鶴仙子
嘯清風玉女佩金籙擾擾人間人悠悠欲五欲

送斯立入京

我見劉頴川昏困不暇寐忽遇便娟兒白日思寢被此
頭各未白相逢當有地詎惜草草別但嗟言負意是時
菊正花迸散青鉛淚搖策如騎電到國何容易菜衣媚
家府芳尊延國士相知問阿儂為言只爾耳

贈別逢萊簿林希孟子醇

吾友陳無已文會班生廬是時與林侯有若同隊魚相
見元無約相別詎有謨那知數歲後聚首如當初春言
二三子今來安穩無意氣充眉宇比昔姣且都乃見松
與栢不似柳與蒲憐我守枯禪談笑使甘腴何姬又為
別淚下青霜俱男兒志四海不辱黃金軀試看習主簿
窮悴能著書

擬古與韓某叙別

燕雀常相隨鴻鵠中路迷豈無岳與海不如瓜與葛食梅令人酸食氷令人寒一聞布帛語結髮得儔侶黄蘗染素絲苦浸為別離別離近不遠後會猶未期

資道俾予賦試劍山詩馬上承命作

青山羣若好此山何清特如見孫登輩高聳不可及山神亦喜我輕風鳴馬勒馬上欲高哦才窘開口澀城墉半夜深樓闕中天闢六曲屏風張五兩布帆屹蓮柄生旱陸松角自空植偏將布斥堠中軍羅矛戟道冠不著簪女鬟未勞櫛碧衣翼而趨青童拱以立風雨若可揺日月去無迹出此摹寫語敢謂得百一亦欲縱筆書南山詩見嫉

和資道故山驛早行

欲識混沌初請君觀曉山浩蕩有而無雲烟往復還流水意更新四顧復聯攀日馭慎莫出我要當蕭閑

和資道山路見菊襍言

桃李不如菊露下花開意自足菊亦謝桃李妖葩艷萼

能入俗把菊比君君更新愛菊肯教陶令獨君今漸作富貴家平頭奴子紅腰束人誰敢號髯參軍見者面柔辭氣曲唯有禪翁向晚秋東籬細步想風流

遊靈巖山寺

昔愛屏作山今愛山作屏還曲不可數兩目徒熒熒須臾背負巘恍惝面對陘屯聚陣脚馬羅列仙女軿秀色非有無闕氣自芳馨翠麓下靡靡危峯上亭亭借問深幾何飛鳥中暫停衆異者明孔白晝觀辰星霜令殊未酷黄蘗間青青連岫鎌寶符重壁藏修靈世俗那得見見形不識形言念朗法師於此老禪扃應化今何到空餘虎上經我如夢中遊夢夢入杳冥爾来塵滓醉不覺一朝醒下山如夢斷獨疑在茅廳朝雲到人世飄飄細雨零

和資道巖巖亭二首

我来遊此亭豈無高陽里形神既生生吉祥斯止止我

無古人愁古人無我喜頗恨桑苧翁不來嘗此水

昔年蜀武侯泣下蕩陰里何如無事人一亭欣所止悠然太山岑相對真可喜不須樽中物且酌巖下水

奉高道中作

雲埋樹林遠雨添山色重我馬自知行秋風更相送悠悠鄒魯間此意將誰共明朝是別離想此如殘夢

望山作

望山山在背不覺首屢回策馬欲倒行道路良艱哉白雲尚相寄為帶山色來昨日登臨處今日誰徘徊安得玉女水為我洗塵埃不解伴松老寧忍被鷗猜日與物為溝此眼向誰開

晚日

晚日勸我行我欲留晚日長途行不近僕馬有倦色人生為客多誰解老一室果有桃源人應遭渠笑叱

贈江子和兄弟

聞道去年大雨雪今年園林看花遲梅已寂寞桃淺深

膠序閑門那得知故人南來將二季屋裡衣香生春姿黃蜂紫蝶自顛倒從容却話初別時二季未幾能許大我曹諱老寧非癡酥酪醍醐俱可口何但療我渴與饑本朝亦有江金紫誰道陳留人物衰江淹為金紫光祿大夫今舍人亦贈此官

有客從伯父大夫問說之者伯父報之曰吾姪家中焚香讀楚辭耳因得詩一首拜呈

蘭菊不易糅孔鸞難與儀春事漫嬋媛焚香讀楚辭北斗仰欲援南征俯自悲胡為不痛飲未肯歔其醨君之門九重舉世莫余知世父誤見賞中情自有奇更願媒芙蓉遠舉忝白螭

清縣義清今其地也巖勢天巧如觀音大士所居潭抱石而曲泉懸級掛空若衝牙珩璜垂而有聲遂名洞曰青溪巖曰補陁潭曰玉玦泉曰珠珮說之寄題四絶句

不到青溪路人間千過春青溪人不老應憐郭景純

右青溪洞

補陁風月在處處得真居一六同妙湛三千皆宴如

右補陁巖

大夫既授玦捐之湘江中彼波到此潭寂寂睡蛟龍

右玉玦潭

佳人諒誠素鳴佩若可取王孫忘情事不學鄭交甫

右珠珮泉

客有傳黄戎州三絶句者因次韻

朝歎烏皮几暮歎木樨床勞我情不堪念君罪不凉

驢技已過日戎衣方駭心文章端自誤痛悔空在今

名大不忍殺罪大不可赦荔子紅滿山身落鄉人社

喜魯直還用前韻再作

梵志問故鄰水蘭坐舊床去恨已斷絶歸意更凄凉

鷓鴣不入饌松栢有常心歸來應未老但道古猶今

君有非常罪幸此非常赦投身黑水西重入白蓮社

又再作

多情楊畔兒芙蓉生繞床舊屋君未歸蒲池已凄凉

世人不我與自契黄龍心竟復何遠近一瞬萬古今

負罪臣宗元移書數問赦僅如鴈往來羨君還里社

君莫惡行四月十四日禱雨紫山回聞韓相公拜

寂寂山城已過春黄鸝紫椹意相親天公奈何不肯雨

小麥含秀安得吐聞得天公大仁聖風伯何能回雨

令恐是風伯老兒兇長途未許騁羣龍前年流旱有

餘胔誰言今朝尚憂此内降白麻出上閣新相為霖君

莫惡

縣樓對山作

山色日夕改我樂豈獨今相羊非一意開簟枕瑶琴楞

伽懶焚香離騷幸可吟吏隱兩已適虎鳳都不任詩酒
客亦惡樓下那足尋可憐謝玄暉惆悵論此心

趨府馬上悠然思陳無已三兄成詩寄之

瓦釜毀未棄黃鐘幸且存於焉正律呂誰為到崑崙相
思出苦淚東漢太丘孫聞之在徐州無衣臥柴門亦賦
乞食詩饑瘡故拙言靖節非此夫如似校靜喧頗頷不
悲傷自知美蘭蓀龍伸能蚑屈土不蝕璵璠魴鱮書懶
寄天公牋可論名不泯常笥欲報天地恩明光出須史

一破萬古昏蒼生訖康濟坐覺君子尊淨盡城上烏變
化北溟鯤豈但喜因冠故亦慰蒙魂我既美予志為子
盡嬋媛吾曾寧餓死未肯傍桑墦孔明與荀賈豈不共
中原崎嶇入巴蜀雅志正本根柳子一失此羅池為鬼
寃問訊寄此辭飽腹何時捫

欲自郡鄆趨府復從中山行覺風異常馬上作

山行豈不惡清音興自長風從巇嶪來不比人間涼浮
涼誇湛露屈子自慘傷披襟青蘋末玉也媚君王驩見

西王母笑酌白玉漿當令第幾人此樂可共當車馬邯
鄲道側身一相望為謝南亭女世方一作萬里賤鉛黃

秋来庭下襍花盛開對之感懷作

春花擢翠榦秋花披芳叢叢花都且閒天質不為窮寧
謝兒女賞本自能凄風掎之奉君子令德晚更崇

秋来

秋来頗自適撫此清收時不暇絶交論聊吟招隱詩山
阿新橡栗朝廷舊舉斝早晚罷給散恩偕雨露垂

十月十三日自郡歸山中寄周秀實昆仲

陰靈識陽月怪樹知窮谷路轉山迎迎人崢嶸失南北回
首人間士總總令何役嗟予此行李志尚亦云獨世事
無滓塗温涼俱所欲耿介是小人大匠宛繩墨伯仁莫
妄評阿奴不碌碌

忽蒙秀實内黃尉寄書期許稠至有經世之

語輒代書為謝此君主張隨州

歲晏慕羣侶魚鳥各知息故人音書来憐我此時憶忠

言開靡靡豈但問寢食我自山耕願久矣君已得中道
忽獻書明時思自立一官雖漫興頗知民苦疾豺狼不
當路雨露發天秩植杖聽班詔去暴看甲乙問閭心欲
速廊廟慮非棘恨不死渚淵嘆嗟起安石固云小人鄙
未易君子識悠悠定誰堪世事兒女劇君才雄且銳欲
振排雲翮但恨張公子蹀蹀難與適功名良可圖燕然
銘謾勒

趙德麟書來言黃九聞移命後徑遊峨嵋慨然
一作感懷有作

蹇產久無賴相羊忽有期野馬脫羈日逐客腸環時鄉
國眼中見申肘猶云遲夫子獨不爾西復到峩眉初非
身世謀無淚竹枝辭豈是軒冕人要路莫相疑歸來舊
墓閣風霜嘗路岐曰予有末契斯焉定何之興懷白衆
士復自話別離萬行端難渝短軸賞新詩魯直久許以短軸寫生平

得意詩見贈

無已初除正字以詩寄之

平生阮步兵口不道臧否每笑謝著作自是雌黃口閉
門秋草多金風搖白晝忽傳黃紙書校藝羣公後執鴈
有楚越佩劍無左右漫盡渾沌眉遽識齊宿瘤彭城陳
夫子笑我顏何厚為語陳夫子人生無不有

寄陳叔易

春色今似我已老不足愛花隨浮雲空只有蜂蝶在問
春歸處無踵跡腸斷江南與江北青春不似青山常有
情處處相逢好顏色山中故人頭亦白何敢勞渠坐相
憶顧得春風一夜萬丈高乘之歸去舊巖谷

答趙德麟見招之作

王孫囚冠安穩無骨清肉健今更癡學似東山何所癖
才如北海莫言踈幾年漢上狂歌散今日山前幽夢餘
消息遠来知有意碧巖却要子来居

和十二弟見降羌過洛

百代興亡吐谷渾聖主神謨不世恩解縛再生有孫子
無勞倚笑上東門

君莫惡行 五月十四日聞右相出作

今年蠶母連萬箔屋邊桑葉渾不著彷徨何計救戢戢出棄陌頭空涕泣前日初眠不敢語今日賤之如糞土不容身老吐一縷回首室中殊樂苦何敢怨天不我與亦太無情彼蠶母芙蓉錦帳醉新粧那知有恨如許長相公日戀北門樂迎候馬前君莫惡

夜行自戲六五言

觸熱褦襶幾許我生何艱哉九天星斗初轉汲井意徘徊不解鳴珂帝所踉蹡沒塵埃為問晚嫁盧姬一笑為誰開

題邵武軍泰寧縣葉恪循道清風樓

葉公賢父子清風何奕奕愛彼清風好危樓高百尺来從玉宇遠照衣光可擲桂葉尚飄飄蕙草不襲襲平生路豁開脫然凌羽翼對飲伴明月故人念疇昔詠歌何穆如援琴更幽寂慈烏遶難老霅溪非其匹華陽三層上松韻亦蕭瑟

始到無極作

徂歲若飛羽去矣不可招諒積寒暑多我髮覺翛翛是身一枯木引憂自焚燒河山再遊宦鄉國夢魂勞友朋不敢思得意在本朝弟妹天一方披衣泣中宵介拙取如此罪悔肯相饒眷言此邦人不與我逍遥五日無羊俎十日無魚庖賴我蔬菜慣妻兒嗔呶呶亦有寢食地肘申瓦歎摇政自不容膝如彼風後巢當此仲夏時何以謝炎歊前聞嚴君平氣和生涼飈但恐此語欺古道久可嘲平生鄙潘岳懷縣復鬱陶靖節真吾師一去何超超終期不自隨賦詩畔牢騷

送杜通直乞罷無極而歸 祁公之族孫

青堂帳下白題歌王師城外横天戈白首國母契丹女泣問王師来謂何將軍突騎擅府庫羌兒逃死獨峯駝軍中即日拜太守兜鍪未脫羣冠峨杜侯别乘不顧行自言壯志今消磨顧豈不知金幣饒家有清風誓不頗歸来南北信所之無極陋壤留則難却卷前志隨征雁

回首三吳風景和憐君骨法可學道此生肯與樹婆娑
嗟予投幘亦不晚君好訪我嵩山阿

趙君年十六作雨詩極奇驗可畏說之輙次韻
和之

天地綿綿寄一水上有浮羽下累塊時時出溢不自持
或濛或霆初有底人間妄見得雨名穴居那解知其際
既久天地如卵𢊁漏下涌上潛相繼日雞月蟾喜瀦汚
力斂光明慳不費茲復何時霖未休萬年高木同茅刈

朽屋敧危嗟莫支好逐苴浮連一穗何處紅藥媚芳妍
但見土花爭點翠被濕出門意憀慓刺舟庭下却車騎
茫然誰與散此愁文定諸孫森葆翳青青稚齒口鼻哽
滂沱苦語天工棄趙生十四識嵇康諒知前言非我戲

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觜畫水求
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三首

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鼉汝欲
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萬夫政待汝漪漣天上
有河鵲以填可增汝漫髡其顛虛名覈何嘗休譏汝在
梁

右淘河

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喙不解禿倦魚
薄淺幸有得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飢腸倚暮烟慚
愧信天緣

右漫畫

信天緣何為者非遠亦非賢終朝開味不敢仰待魚落

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黠誰肯効命于爾前皇天日
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强求索豈不鑒漫畫

右信天緣

比日風雨甚異山下人云此六月龍會時也中
項有會龍洞予嘗遊焉賦詩記其事今感之
有作寄趙德麟

西峯掩日東峯明倏忽起滅令人驚九野雨足龍上征
六月正乃會瑲珩雷電斷絕風來輕鼓倡鼙和終簫笙

虹電舒旆雲揺旌萬龍夭矯宿崢嶸天門大開仙子迎
不比它邦時雨行中天有洞遺珠纓我昔酌泉探幽清
尚疑不然今信誠安得問訊叅騎騵脫去禁令朝玉京
相羊容與俯四瀛下呼我友何營營寒饑暑渴亦已更
胡不同我此長生

和澗上丈人石淙作依元韻

岷江將入海金山中斥攫近樵得鴈蕩平地風落落儜
兒一稱絶如夔理舜樂那知嵩石淙視彼削則削兩處

闕懷俊一日得磅礴水從嵩陰来到此幾谿壑勢盡劃
縱横天地自開鑿腹背涵叢峯星斗俱漠漠波揺下嶔
崟雲度上岝崿為山無蘼趾突兀便可樂北首揖三頂
鴈行共遼寞睥睨萬培塿飄然風中籜莫言聚石耳乍
如五陰剥試觀烟霞生如蓮敷青蕿非山亦非石水亦
非激躍癡龍有路寢醉蜃不收閣因得為人戲平何處
顔色怍或疑上帝宫盆山映叢薄盲風吹下將塵世蹔
斟酌又疑涿野戰行陣龍虎作過怒禁不散結此空黝
堊寧論八陣圖水来俄而却惜哉遊者稀元老情不惡

偶得雙頭蓮花戲作

君不見昭儀飛燕姉妹在漢宫同妍共麗媚赤鳳赤
鳳一日與俱逝長空又不見大舅小舅兄弟專晋亦何
有兄招千里兵弟殞一杯酒嗟爾芙蓉芬芳姿出水無
染稱瓌奇亭亭各映清漣漪高下淺深何不宜嘗遊鏡
湖五月時目極萬疊青羅衣一花獨出擅朝暉譬如神
情散朗王夫人不争鉛黄桃李春又如君子立朝廷朋

而不倚自修正何乃反常為異失故態比之人事那足
愛只恐横塘知我有恨處故教絶艶相並語莫言才氣
世無雙並蒂何如此堪取不然戲我坎壈此世每不偶
逢人好强開笑口

正月六日七日書所見

扶光歳首當何辰薦視變異紛無垠既驚馬日不為馬
况復人日不成人咸疑白晝縣月魄譁言日月相鬬格
如負如空天風愁似食不食自毒螫空裏黄埃下百重

日心黑氣交四磔不知何地歲陽烏人間百鳥競號呼
可憐海氣使如此杏梁瑞彩想中都

送許同年赴江寧知録

風稜索索許子伯軺車督郵聲赫赫裔孫德似官亦同
獨乘瑞霧開羽翮金陵城裡春色多疑是六朝舊金碧
只宜細看後庭花慎莫垂淚江家宅吳醪那解醉離腸
嗟余自是思歸客荷葉開時楊梅熟江南江北遥相憶

送檀守赴闕

昔時江南士人輕吳會正如長安洛陽論賓主自從九
州花開一日来欣欣不復聞此語明州太守江南英信
美之鄉是吾土莫言只飲甬水便無情黃鵠排赤霄垂
翅一再舉御廚賜食紫駝峯情多猶憶馬夾柱依然夢
斷四明山花信風裡憐梅雨京師有花信風潮平驩喜浪婆兒
莫錯舉櫂新城江上去公乞廬州

顧彌邵以其尊内翰所有歐陽公集遺姪季漵
賦詩篇末見及輒次韻作

甫東為客久心期日自眯秋風滄海潮尚餘桂江泪形影悵已老頗識前人意栁子與沈侯超邁萬人外終日常戚戚不知果何是我亦負罪臣視彼才藻愧栁子厚詩云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泪何時到甫東先是沈休文有詩云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感興

越山無黃葉客子自悲秋朝來風雨惡白浪翻山頭歸鴈不敢度何事此淹留少時笑古人耻為關外侯老識古人意首山復首丘

秋曉

居恨日不過復此秋云暮一歲餘幾何挽之安得住老矣且勉學高談非所與貧賤苟不慚勢力則不懼凉颸幸已多寧煩賦不遇

題琦公讀光堂

山川固高深不掩珠玉光道人覺物者明明豈自藏奈何一世中瞑醉不我臧收斂萬古志風雨一茅堂問之默不語詩成蘭蕙香山中多卉木有待而芬芳自憐年少時徹令畫公行雲空流水遠天外有鸞鳳白髮此種種紅塵誰莊莊嵩少今卜築因之歸興長諸人頗有因緣

風

一雨一月強天地同翳如大風半夜起上下痛掃除彼蒼不自壓人力端奈渠不然何特異搖蕩此寰區癡兒怖拒起無衣凍不蘇尚恐山岳仆寧暇小物謀人生所托微造化仁有餘明朝木杪靜宴宴看天衢

夜雨

夜雨聽沉寂頗似嵩少時但怪越江上非此嚴冬宜重崗迷積霰故山今付誰潮頭斯更健魚尾適自嬉獨如客子何耿耿問心期

寒江

寒江不可望怖爾舡中客波濤已無時風雨又幾日人多冒險難我獨幸沉寂蛟鼉得意豪鴻鴈歸期急吾孫解蠻語政可一戲劇

夜大風

夜半江頭清客耳髣髴鐘聲風裡雨收風冷獨嚴威
鼉號龍戰江流徙政是夫差破越時鼙鼓百萬當者靡
白頭嵩客柰此何他年慣聽山之阿唯披天地之中央
岫埳谷麓寧厭多吾土信美小人哉何不處處作好懷

和胡少汲遊山

峭直漢大夫伊余忝末胄出不遇良媒生本值惡宿高
曾耀圖牒舉戾辱堂構十餘付羣兒萬恨閣孤咮恥爭
市井日推願農田壽感慨觸目新忠憤平生舊欲論國
中摳誰識爪下輳偶為江湖遊喜見園林茂但恨老子
迂難復處士秀懷我故時人識彼往歲綬故人多寒落
高義或邂逅有美中庸故願息金蘭臭家住瀟岳雲賦
此小山狊纔顯便官多暫處得僧鸞大篇既錦舒小童
亦玉鏤本期古人知豈急今朝售又如五色丹必待九
轉就不近戀洛陽何遠憚句漏神智此既澄世網不待
透明珠雀能銜黃金鳥解漱遺骨一國珍兜鬢百草鬬
果誰真美惡亦曷定先後食栢莫分甘種漆要自守無
思粱肉肥忽厭藜藿瘦德義難沃懷情欲為穿溜小人
窘咫尺君子狹宇宙清音可相羊畏途肯宿留原憲不
知貧季氏徒誇富既皆白髮侵宜各素心究內不識織
紝外嗜飽飣餖一言可酬酢八月非醇酎苟過年少場
或落春花圃武思揮日功文欲淩雲奏懶出櫪馬嘶惜
笑閨女侑巧意難幸得枯脛或遭叩君如恥攘臂我此
甘縮袖歸見魯衛士未覺風宣陋每增輸心偽矧非見
面驟猿笑識巖穴鷄鳴知旦晝吾語雖不媚厥意或可
後

謝周同年通叟詩卷

周郎既老曲不顧自作吳音歌白苧二三名勝能知音
傖翁得之嗟已暮玩之在手不載讀愈見佳處心愈妬
君乎瘡休無復鳴我宜如許他宜慮鄉曲豫章皆才奇
直上千尺已摧去

還琦公詩卷

孤山教體外賦詩湯休上後来數參寥接手得宗匠東遊四明山懷人增惻愴何言遇老琦二公論輩行但欠主盟人汲古自清唱明年已七十句法何蕩漾茲山近蓬萊展卷到絶曠島子敢廣酬我正恨難傍四明人稱村夫為島子

次韻和法琦

野寺木魚午不響老僧乞米樵松根志幽思苦作詩戲處身不忌如窪罇大軸視我正其欲尚恨近體意虛辱報以五字陶謝家要看素絲難純束江頭梅雨滅槐火我正思公慙飯顆復哦苦談来惱予歎息有能無不可枉是畫公出前溪猥効薦州失故棲薦州風流今不見公乎老矣誰提攜

書事

越天梅雨短長思嵩陽客子問歸期幽夢遠近徒猶曳細字老眼厭紛披身將隱矣又何為且舒縈滯為容時故自平平欲語誰

連日酷暑異常擾悶而作

寒暑平分東南之徼何多暍哉遠望炎州近觀火井相與朝爐而夕灰名曰氷紈霜練服之一縷如十襲而信衣冠之不能敢疑夏祖之居會稽短髮文身自蔽以草莱浪婆兒身世世共道常年不如是誰復憐北客此日真憔悴深山乳虎想騰倚清風不來空嘯死安得人如葛稚川脫身直下坐井底柰何滄海濁沸日不敢浴金波自爛玉兔搗四方上下濁氛滿何許層氷映彫玉苦熱何不可濁氛端惱我

大熱戲作

仕板三十年罪籍乃十歲妻兒歎朝夕欲免饑寒累爾来官南陬長夏苦炎熾自疑吾其魚釜蠆方盡沸金石方流爍況此病而悴却顧妻兒笑聊取一嬉戲饑腸雖自鳴寒凍非吾事

謝仲長通判朝議兄惠顧渚茶

天子不嘗陽羨茶二百年餘吾儂咨嗟可是吾儂咨嗟

休濤江春色遠含羞趙卿老矣刺史丰緘題寄我甬水
頭不敢西爭去貴嗜最宜東來同羈愁人生趣尚有窮
達草木還亦如人不誰家棄婦泪未乾忍對孤鴻暮影
寒趙卿蝦菜且良食莫教歸夢到長安

初秋思舊山

秋江未澄瀾秋聲已先到頗謝涼風吹客愁何須落葉
驚人老古来此興定何如自愁不愁自傾倒直爾相羊
好遠遊何不命駕歸嵩丘君乎不上三十六峯頂只恐
君家未是秋

送范八西上

江頭楓樹秋東吳王孫愁誰復憐杜客夢不到中州
去獨我不自聊心事豈如期來歲同歸毋子今
未二十志氣長者流勤讀未勤問有待再見不

秋日江上作

秋色千里来潮波八月壯起帆增江勢勁風滋頡頏海
道當如何燕羽去雲上人生自窘束有情宜騁望兩眼
幸未盲莫謾讀易象

題明發所畫訪戴圖渠自有詩

扁舟雪夜興千載風流存詩畫能幽絶不似諸王孫興
多却易盡一世復何待倦父莫罵予猶且不見戴

嵐露雨

越山八月時颺空嵐露雨却疑梅再黃奈何燕已去平
生始知名要来愁羈旅前愁豈不多紛紛新代故誰為
司愁者特於予不負寄言宦遊子行李莫忽遽

寓興

秋風来偏戰萬葉倏奔亡客子江海間是時多慨慷何
事新来燕矯翼過吾鄉吾鄉多霜雪豈不坂路長思覽
萬物表試登千仞岡徜徉未終樂急景歎扶光

古人

古人愁已極令我不用愁去日已忽忽来日諒悠悠便
能如此志終恐慙白頭經月不讀書閉目得自求不如
懸車好更復外言不

風雨縱横至

風雨縱横至此非淵明廬勉哉風雨操人品有賢愚彼方適雲旗我切畏泥塗凄凄向深夜何處識斗樞

乘小艇戲作

知章騎馬似乘舡我今乘舩似騎馬舳鳴艫噴索莫馭左磬右控手不把稍稍風恬可騁望忽忽波駛難遊冶既信河流怒頰豪不疑瞿唐不可下婆兒未用傖兒怪赤馬能戰馳馬敗傖兒自哂亦以屢愧爾會稽夏仲御

赤馬是晉舡名
馳馬是吳舡名

憶江南贈通叟年兄

北客而南征蹇産非所志問津人尚絶後来狂避世流離竄斥者其數非一二風流稱南朝文物始佳麗要途在荆揚僻左處吳會吳會興國来乃以丹漆貴若其大才豪終是江南最君家住江南豫章生次第非但吾言逼正爾百憂似易見巖下電難識斗間氣結綬三十年膽策未一試譬如瑚與璉詎落日中市飄然渡浙江式

慰此憔悴我屋梁園久近卜嵩峯邃海蟲難下筯粟漿有賤嗜不讀非聖書忍更增厖贅又不求甚解未肯爭破碎排悶亦吟哦清潦誰滋味自從住南籍一語不敢謂豈惟要絶言自憎生此喙因君發吾狂明當保嚴誓

桃

江南桃李齊江北桃根低各自擅風流人情千載迷桃花竟誰比風雨日凄凄

園中戲作白紵

人間春色不須臾芳草姤華不縈紆楊花不分上空虚宓妃一去百代無不如雲外萬樂俱南斗鼓瑟北斗竽與酬酢者非君徒

題冲弟詩卷

阿冲五字来江山千里餘能爾麗金碧定是勤詩書文章與神明動作本自俱古人既云已令公有規模五世以文稱故家誰復如

昨日之日

昨日之日夢可追今日之日愁能遲日之受謝亦何有
但莫令吾忠信虧家山北斗深海湄
膾鯨斮蛟既不得蝦蟲腥鹹安用之難將短髮留長恨
山中好在雞黍期有舡載書復歸去高誼解釋幽林思

贈然公畀方

西方名為蘭東山人可與不用量三江聊以壓四虎

偶見陳誠之一詩不勝欽歎輒紀贈求其巨篇

深愧蕪累

四明唐中業處士有陳深書既殫萬象詩想瑶華音惜
哉不並傳裔孫自苦吟豈易識此孫海底珊瑚沉邂逅
我見之昔恨阻冲襟念我理歸棹旅夢斷遥岑願乞十
九首降盡河外心

贈冲照

會稽城畔不見海會稽城裏海有聲此海之聲三尺桐
渺如渤澥含太清惜哉舜寮三十歲月出愁空不肯明
邂逅彼孫曰冲照燕坐之餘秋色橫摇手照乎休可已
悲風河水客心驚我少學此今白髮念昔知音塚草生
亦復何人能子知空問世身不得輕庭鶴待此朝入饌
子食有禁寧無情

缺門遇王三兄師文

生民本爵旅何以娛令朝風雨淆灑道離別秋冬交忽
復有好懷故人道旁招如狂語錯亂疑夢情飄飄君髮
何盡白我志則全消憂患君恐可圖書與尚豪玷珪宜
委土良驥乃繫轡但願不再辱敢慕無久勞馬蹄分異

縣朔吹結同袍三年以為期嵩少理居巢

河中府古興寄劉壯輿

肘腋患難禦垣墻傾莫制兹哉論戰國破秦必在魏初
疑此語漫勇到識真是河山既設險信食以自治秦雖
百虎狼得進不得退衰王昧遠圖蘇秦嗜近利惜哉計
畫踈為此山河愧我懷誰與語劉子長論議方為十二
史吾言不可廢毗聽長思君夢魂先朔吹

遣愁

白盡汀蘋老黄凋岸草秋西風正蕭瑟何處不堪愁

至河中首訪鬼拔河圖有畫人云因陸學士移其壁壁毀寸盡令人感慨終日有作

坎坎分明拔河戲盛在此處唐尚爾畫手何人展子虔妙不戲人惟戲鬼更無獰厲可嚴怖既曰依人人是擬家家賈勇負勝餘見之心寧不知耻最是隋宮窈窕春汗粧蓬髮羞相比故宜落筆在蒲州門外河来三萬里隣幾舍人有榻本詩翁賦詩名更起咏詩想盡二十年

客舍此邦心自喜攬真永絶偽物欺顧影豈盡形儀美嗟予斷絶百事心癡處留情獨在此魑魅魍魎好奔迸文彩風流終棄圯出門訪之無處所惜哉史君陸子履但欲便坐易瞻玩不知壁古難移徙豈無剥落一寸餘我願寶之若瓊蘂不然當學補亡詩收拾粉本細綱紀或謂前年九鼎成時無襍糅清如水雖有高室誰瞰之亦莫揶揄毛手指帖辟不祥宜遁外綵門抛梭方靡靡

初至鄜州感事

罪斥云一紀常亦守官箴置身江海畔放言麋鹿岑大吏不訶譴小吏自堪任蝦菜日異饌著書敵南金豈無二三子善叩響不沈更逢四高士果恂立然語妙何愔愔俯攬塵土影仰攄氷玉心苦辛雖在昔菑穫實於今歸榜不忍速故廬尚可尋金閨朝轇轕荃壁夢蕭森領濶貽爾誚新貴使我瘖飢寒一丈室去年京師大雪奔走九秋砧今秋數往来鄭蔡遂為西行長坂馬難健敗絮虱易侵池西别故舊税駕雕山陰白翟無曩迹赫連有脱鐔幸哉廊廟術勇不

誇衆擒誓表前日来父子恩更深戰士老腐粟癯儒適懦襟羊肥卧沙種酒美西凉斟農武自先烈五律勒窺臨予專察視保甲今年初教五陣禮樂被遠俗三歎斥淫淫予按外邑新樂勉旃不再辱聊爾容華簪斂迹有餘愧難聞絃誦音予以名在邪籍不得干與學士尚喜屋山阿雙泉如鳴琴遠叫桑苧翁品茶疑未諶洞中有僊者得度人駸駸長生非敢望却粒實所欽腸空不貯愁慮絶發奇祲何勞東皋計即日返幽林難忘平昔興一為梁甫吟

趨延安過野豬嶺

墜峭十月寒一步不得整如何騎鯨客来度野猪嶺遥
語謝康樂爾輩易清省

題楊如晦二畫

蜀道圖

山鈎樹白何年歲流瀑可聽下無地行人愁絶却無愁
始信宜歌蜀道易

邊鸞雉

驗雉丹青人姓邊無花無石自翩然已能倚壁音聲絶
何用蹲飛欲上天

萱草

山中萱草三尺長山中高人萬事忘欲借忘憂汝輩力
世間兒女徒顛狂汝亦忘憂非世憂臨風恐汝亦分將
願爾忘憂忘終始莫教老大空悲涼

寄伯言示張

庚郎幾尺大腰圍江北江南有好詩今日王孫渾得似
仍知漁父醉醒詩為我高歌掩明鏡上方凉簟鬼神悲
我曹早有江湖興風雨輕鷗細細隨君朝明光我圖洛
愁腸只有酒為期海外騎鯨消息斷無窮飛絮解相思
孤舟本要載西子欲付此聲知有誰安西將軍元好事
紙障題来什襲之

宿洛川嘉槐驛其槐真可愛因思李承之待制

嘗為此縣令有所建退省堂存焉

昔為扁舟客益覺此生浮逮今郵亭役重腿仍百憂嗟
予何所可歸去無田疇慚愧庭下槐百年霜霰秋上苑
誰移根兔目自山丘曾見李長官矯矯增風流欲登退
省堂秀句吟白頭天上問風月還似當年不 李白有詩云天上不知明月好人間今夕是中秋予每諷誦之

三川誦杜老觀水漲詩

平生少陵詩佳處豈盡識何敢窺意韻尚且昧形迹身

到三川来聲聲迷咫尺連天穹谷句忘飢三歎息高高
方若懸下下仍如績扶上而削下乃在吾行役突然念
此老鎔寫不可極意中無遺境象外有餘力後来羣偷
兒蠹魚恣口食安知九鼎珍宜爾終身瘠此行敢告勞
顧影若有得不見水漲時兩眼猶歷歷古人論是非不
公曰與則扶上
衰則
削下

三川言十數年前嘗有一短帽騎驢之士半醉
徘徊原上久之曰三川非昔時比矣恍惚失

其人所在有收杜老醉遊圖者物色之知為
杜之再来也予獨鄙之作詩二首

君不見少陵有客字子美三賦獻罷胡塵起招魂收淚
謁行在寧論家室三川裡雲寒日淡劍閣深翠華望斷
塵埃底狼虎食人大道傍回首妻孥須怖此亦嘗寄書
問訊之鯉魚何在滄溟徙晚年雖卜浣花居心折秦雲
恨有餘茯苓不御丹砂就仙去還来縱目初乾坤宿醉
參橫醒且策東家舊蹇驢隣里一人安可得亦無墳冢
可蓁蕪人間偪仄何偪仄却自騎鯨追李白

景迂生集卷四

謹案第一頁前八行映照共徘徊原本照訛然據文義改

第二頁前三行和資道讀王績傳原本績訛續據唐書隱逸傳改

第二頁後六行據鞍可大隱原本大訛天據漢書東方朔傳改

第三頁前七行菜衣媚家府原本菜訛菜據初學記所引孝子傳改

第四頁前八行偏將布斥堠原本脱布字據文義增

第八頁前三行遂名洞曰青溪原本青訛清據文選郭璞游仙詩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世事兼漳淦原本淦訛溘據太平御覽所引水經注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萬年高木同茅刈原本年訛牛今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朽屋欹危嗟莫支原本欹危訛歌危據倚光據文義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和資道讀王績傳原本績訛續據唐書隱逸傳改

第二頁後六行據鞍可大隱原本大訛天據漢書東方朔傳改

第三頁前七行菜衣媚家府原本菜訛菜據初學記所引孝子傳改

第四頁前八行偏將布斥堠原本脱布字據文義增

第八頁前三行遂名洞曰青溪原本青訛清據文選郭璞游仙詩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世事兼漳淦原本淦訛溘據太平御覽所引水經注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萬年高木同茅刈原本年訛牛今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朽屋欹危嗟莫支原本欹危訛歌危據倚光據文義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待魚落味急下咽原本待訛持據本題改

第十八頁前七行金山中斥攫原本攫訛擭據詩韻腳改又近樵得鴈蕩原本蕩訛盪據一統志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結此空黙塒原本塒訛噩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政是夫差破越時原本越訛吳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二行誰識爪下轂原本爪訛不據周禮考工記鄭注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自作吳音歌白苧原本音訛昔苧訛亭據晉書樂志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遠望炎州原本炎訛談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天子不嘗陽羨茶原本羨訛

羹今改

第三十六頁後七行鄜州張路鈐原本鄜訛鹿據宋史地理志改

第三十九頁前二行肯顧帑真下三川按帑真二字疑有誤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二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五

宋 晁以道 撰

古詩

感事

十年三冬時櫃火簾小室讀書似少疲坐睡塵兩膝飛雪封我窻號風過我壁時有可語人對之亦默默當時不知樂興言在今夕今夕何為者荒山事行役僕馭同飢寒惝恍若有失旅舍既凄凉臺牒更狼籍始信柳柳州幸此南夷謫歸去亦何難清時惟所適

平昔於王褒贈同處士八絶中喜誦其龍尾禪室一首今連日行荒山中頗增幽居之興以其句為一首寄楊中立謝顯道劉壯輿陳居易同趣歸期有好事者亦不予鄙

井汲纔通徑

山頭百尺井有徑看如失唯有參横時山人起自汲

蓬蒿自杜門

藜杖坐來久前年曾到門聞道蓬蒿滿秋風著舊根

人還虛室靜

何許人到來得約尋歸徑吾廬月不落象外獨常靜

烏宿暮林喧

烏宿暮林喧未晚烏歸宿倦飛憎世樊綸巾久接狎訢語不嫌喧

貧賤

貧賤不可惡白首不敢辭聖人為我戒敢不周旋之山王亦何事五君詎見遺奈彼後世論呵評相瑕疵雖有解嘲人正自漫爾為寄言官達子努力向金閨

送知府張路鈐還關

琱戈未肯下靈州白馬將軍今白頭將軍父子重儒術坐有綠衣人則休六字謠頌固流落卧使雕山添岸崿看山飲水無一事日俸歲飢欣自若匹馬飄飄朝九天晚交送別亦潛然煩君去路望嵩少猿鶴相思端可憐

今朝旅恨到何處軒窓直對桃花渡上風吹雨道人芒履誰來去

涼州女

涼州女紫塞春輕黃濃黛君莫謳漢宮曾此選才人鹿角魚鱗有山有水無此珍我強寬愁愁亦怒嗔逢著澄江今朝旅恨到何處軒窓直對桃花渡上風吹雨道人芒履誰來去

涼州女紫塞春輕黃濃黛君莫謳漢宮曾此選才人鹿角魚鱗有山有水無此珍我強寬愁愁亦怒嗔逢著澄江

江悔不詠功曹豈自誇詩聖

楊班湫神恩加廣應公以其詩祭之

平生笑殺詛楚文今朝鄙畤祭湫神嗟爾湫神何為者上公衮冕皇恩新日出輝輝收霰雪彷彿拜命若可親湫神傳云是楊班墳墓突兀自姚秦當時功閥今不著崔蕭之史討無因將軍得名宜勇哉里俗所頌疑未真黃峰往媒康氏女親迎波間不敢嘔至今七夕後二日康家送女紛紅巾神視可已胡不已清明之德先諸身湫初來徙雷霆夜鬼借百車載淵淵宜囚厲鬼縛惡虎螟螣何足煩怒嗔邦人不困亦不飢山可夜入耕陽春初無稂稻勞灌溉黃麻黑黍易與仁敢言此水淺於醪

思四明所居與姚江渡相對

公之先德太尉常云坐上有著綠書生便釋然忘懷太尉名守約

霧雹雨起雲輪囷千人一日酌不竭神物所遇誰敢塵
豈但簫鼓十州遠祭秩已入中瀆倫異時香火故允會
品極勢重力益振位浮於人神所殛神忝厥職亦愧人
我勞直拜不私禱上佐邦國下斯民敢學韓子炭谷湫
謝慳侮怪徒踆踆

寄琦公 任小溪

窮塞歲暮懷琦公實眞侶恨此長城風不送小溪雨夢
斷七十強心留五字苦斯世何寂寥無人稱支許

寄光公

湖上石楠花木屋待久老僧來默默默徐言徑歲不出門
偶向今朝移苦竹有琴掛壁積塵埃強之使彈響山谷
至今兩耳猶泠泠迴風日夜相思曲

洛川驛中夢與一故人作詩十餘韻既覺惟記
其兩句南山絡絛華四顧吃所哀因識之

西征豈不樂夢中詩誰哉南山絡絛華四顧吃所哀山
川今可夢小謝恨能裁無令辜此夕羸馬空徘徊

君子有所恨

君子有所恨擊指血不躁相望已千古欲語安得到荆
卿無劒術商君棄伯道二子苟不然功烈迴穹昊嗟哉
淺丈夫不自極懷抱

洗山

公事豈不猥吾性自有適驩言春風初洗山出怪石何
幸此土壤頑驁壓空碧嶄巖有天姿奔鍾不待力橫如
劒出泥縱若月退蝕乃知凶讒輩暫為忠良賊后德頗

清明萬類各有職吾非茲世人因之聊語無垢法第一多謝讀易者洗心如玉壁

二月初山上作

與春相別云一歲遼鶴有恨不足加意韻寂寥莫我適
起逐春風山徑斜春風自與時窈窕豈為來開桃李花
不然春來已幾日何處桃李不枯槎乃知桃李善早識
遠交深託待紛葩政如世間嫵媚子巡墻倚戶漸齒牙
公卿初豈以爾故膏金佩玉牢聲華區區更憐蜂蝶輩

草根花底為生涯此理前人未見之我今獨得頻咨嗟
生無京國名園分況此邊城萬里沙

夜雨

夜雨豈不好欠竹與芭蕉可想春意足不聞聲蕭蕭清
夢江之南雲霓正逍遥舊遊二三子為我吹笙簫覺來
耳餘清明日是何朝

久留帳下日夕思歸輒作長言一首告別經略

安撫侍郎

亂山急雨佐吾愁春去已遠人淹留誰能一飲一車酒
縱談醉膽輕涼州元戎高韻撫鸞翔舊有沙堤幾步長
眼底不堪論往事且誇羯鼓似邠娘唐稱羯鼓邠娘應憐蕭客
羞澁餘思歸欲自駕柴車月邊風冷不得住氏骨從來
有曼都頃曼都既仙去月邊多風客思人間

聽唱秦少游溪路雨添花詞感舊作

秦郎不知我我豈知秦郎相逢每戲劇此狷而彼狂坐
有今輔弼正色屢低昂逮今白髮垂悔昔少年場一聞
溪路雨淚與雨爭行黃鸝千百在斯人今則亡如其並
老去娛樂豈遽央況復有諸生遺頌滿汝陽予與少游蔡州教授
交代瘴霧殺君時龍門曾慟傷今雖苟生活蒼蠅侍我傍
誰家有歌喉此曲宜斷腸攄我一名夕恨與世同慨慷

書事學謝康樂

南北夐綿絡同名圄與鄞歲月老羈旅何事勤所勤情
勝古人契身以邪正分清音幸先後曠懷得朝暵山腰
轉嘉樹風袖落閑雲盤磴去未迷飛泉高下聞龍栢肯

予構上苑侍吾君章聖後苑雜花詩十首中有龍栢遺花論繢綈丹丘
荐絪縕中抱既兀兀外驚徒紛紛映窓有翰墨滿架亦
典墳攄虹宮棟宇流汗程爺斤少時嘉詭俗老境思迫
羣不復夢江湖詩成心自欣

書觸目

山以石得名土為山之賊如何此云山土石相充斥土
上而石下無良濟有德土實最下底位高忝厥職或云
三千年此土化為石頑陰不堅陽如寄蹔客迹因知造

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苦辛小人多羽翼念從開關來久矣莫變革吾其奈此何唧唧復唧唧

題鄜州牡丹

牡丹憎我真惡客不解飲酒不吟詩欣持一尊勸花飲那知不醉但淋漓爾花既醉應似我耿耿一世幾傷悲綠珠樓下香猶在西子舟中意尚遲三尺晏嬰頻欲殺爾何夭矯尋常為沅湘草木共憔悴幽蘭何足九畹奇昔人妙語不爾發顧我安得有好辭晚來亦解意自足秀色直可飡特肥

寄陳留江子我丁酉

江家直在嚴家瀨亦有商聲歌半夜不煩兜魚遠吐墨誰識天馬早流赭嗟予久已烏角巾愧爾當年白蓮社唯在灩山見老禪枉嘆門人才盡下

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

雨來夜早晚夢斷驚所向鼓鼙聲後先龍蛇勢下上奈此老屋何詩書果何當幸矣托皇州高枕得無恙瑞物

日紛紜豈我獨飄蕩興言及山楹羸思輒以張踈泉到吟久與金石稱我老言亦衰同鳴不相應

數蒙楊澤民秀才惠佳篇謝以長句

嘉陵江聲不到耳嘉州清音得之子豪英磅礴狎鷗鷺金錢棄擲等泥滓青樓不使白髮生萬恨都歸一杯裏三蘇死後三川愁君輩人才誰所喜

以李約交遊晚歲重為韻作五絕句別韓二十七

紅塵歲月晚白社煙霞交相思得相見作底不逍遥

幾歲不出門一朝事遠遊長安初豈遠孤客難淹留
蔔菊露不遲蕪葭霜豈晚我生寧免愁別離無近遠
敝廬無良辰荒田多荒歲貧賤重離別君乎休富貴
少貴別離輕老賤別離重後日君亦老我髮亦種種

京居秋歎

京居少蟋蟀失我田園秋何用外物感不勝中心愁少
多王霸略老窘衣食謀神舉既絶分蠻徼亦願遊鵲飛
徒繞樹坎止信乘流顧惟爾青簡能令人白頭當年魏
公子今日無遺丘出門何所從垂淚且復收

送周秀實知新昌

尊公文律自璞奇雖持使節未相宜子敝青袍哦五字
州家不喜縣家嗤十年主簿今遷陟縣衙簿尉來趨揖
越絶山川舒嘯時莫歎鑑湖今幾尺鑑湖幾尺吾其那
聞道新昌佛仍大昔賢墨妙誰識之一日清風千章破
人間月色過中秋天際風光稱遠游陽關本是西州曲
驚舞蘭橈不解愁新昌西明寺碑宋宣獻公書

謝高四十子昂詩卷

我有瀟湘淚還供閭閈愁故人過我窓燈下謂言客子
宜悲秋往體格律作相視久矣揉練幾百過不然何以
解能云是中不放客愁破文字能自達何處有富貴莫
愛離騷亡國音學乎大雅則知未

送邵大兄知果州

先生之子征聘目自當黌舍稱先生即今白頭青眼絶
空持短節長安城漢宮雨露一朝到劍閣山川五馬行

既成詩書鄒魯俗難忘家世伊洛情襄橙鄧橘饒渠勝
魏紫姚黃如我盟約束南充謝家女飛空倦矣復齊氓
鴈遠難羣聲不斷

送顧彌邵朝奉知錢塘

羸病不得俱徂征長亭無酒酌君別獨將此恨西南傾
錢塘宰是會稽客一身見盡元與白元白風流且置之
是家尊翁勇金石早受申公國士知誰任東坡邦人責
之子敢嗟官不達惟慙家世無踵迹大才小試亦丹青

衆前獨却自朝夕童稚欣欣新有謡湖山藹藹舊相識定知不用酒遣閑流行舉要百代歷温公有資治通鑑舉要歷未出彌邵欲刊於錢塘

謝程致道監丞以秋夜直舍二詩相視并簡蘇在廷少監

秋風雖云高不到建章宮巨麗發妙思翰墨爭豪雄移子范舟興入此潘廬中誰成到誰手璽面絲髮翁豈不憐此老氣苶志亦窮聊以壯觀之行潦落長虹低頭謾代北攘臂走遼東自娛蓬蒿興敢傍珪璧叢憂時難暫已有感如霜鐘慎莫視蘇子是更得家風

謝邵三十五郎博詩卷

我嘗為歷學上元要極遠上元有遠邇踈密出早晚顧惟爾大父皇極究其本唐堯上百代日月來衮衮因之知百索孰可妄憎噂子前視我詩與子論詩壺子詩既煥爛我言得安穩為子極源流無難如建瓴風雅闢大田騷些助鋤墾曹劉鮑謝輩風雨得蘼蕤閑居既識陶詠懷宜知阮不有鮑與謝白也胡婉娩苟無阮與陶蘇州曷息偃上下曹劉來少陵自益損豈易少陵學浪走徒多踠況復爾來人不竈而市飯大兒誇蘇豪小兒爭黄謇詎知韓柳先學大忘赫烜餘事五七言朝鸞叅暮鷗又如萬仞姿松巖絶蘭畹念彼形似徒澁舌舌枯菌何人分詩文兩隊有魴鱒子早知此病我語出復返何以謝子勤王道不可緩凜凜易春秋南面儼龍衮禮書朝萬邦寶輅粲朱幰顔曾侍珪璋荀孟陳干盾老謾憐驥櫪壯當勇虎圈明朝役高興蜀道横碧巘我實愛子才語長情繾綣

庚子冬至祭鼎閣差充太祝致齋於内西廊待漏院以近法物庫有火禁甚嚴不勝晝夜寒苦輙成長言

至日為客昔人歎況乃客次在齋宮所寓有火禁氷食霜寢多凄風豐屋高懸日不到未信一陽生是中嘗聞鼎以大祭祀未聞祭鼎陳笙鏞茲焉祭鼎戒羣吏古也

拜竈勞皇躬森森鼎閣祚厥西矗矗明堂配自東天子萬歲調元象歲歲年年為祝工閣名圓象徽調

高藤州六觀堂

曾子三省予未能夫君六觀何自入天台教我三觀妙君又三之彌有得露下聚散俱已空電出有無仍不實一世假夢暫踟躕萬緣托幻聊戲劇澄淵泡起不離中端形影見無差忒茲惟一心之所發邈乎此心近不識更須叅之艮為山隨其觀處離非日與君相遇紫陌邊

不謂我言無不急君方度嶺駕朱轓我言之外何所識

詠老

脚踏浮雲身已老訪道修行恨不早曾見商周全盛時不及唐虞古風好

同表甥趙康游种范李園

百態范氏石千尋种氏木灌以村李水禽鳥識故國使我從今去魂夢游不足

蓬萊仙

我是蓬萊山上客蹔到人間管春色謝家池館縱吟魂卓氏酒爐迷醉魄人間春色將奈何瀲瀲灩灩濃如波歸來說與秦王女麻姑偷去唱為歌

十二弟寄所和邵子文病中感懷之作復次韻

寄子文

先生窮著書寧比近術赦天故使之貧赤手唯書籍或者窺殘篇律呂起韶夏微意有子傳光燭不隣借大臣薦曰才留守勸征駕講席出正塗肯以眇跛訝生平畎

畆心願被草木化卧龍終佐漢捫虱聊倚華二君獨何居耿耿心中夜不悟伊呂間安容管葛亞璞玉詎連城祇堪雙則價何事揶揄鬼疾病尋釁罅井臼每苦煩藥食則不暇不藥得中醫藥默符覆斝哦詩便無恙乞酒宴茅舍彌荷天地恩性命永其貰飢鷹待中輩死矣一飽乍顧我與君侯更愧東山謝

迎赦一首

燈頭異花垂永夜占云明日當有赦咄哉無煩汝報我

三年郊恩遍天下知人所知豈神聖偷歡送喜真便佞
犧卦筮疇汝詎知氷凍火炎予不問瞳曨日出迎赦來
沸渭頌聲何休哉陛下萬歲御九垓王母獻壽滄海杯
更看正仗單于陪

伸謝經略安撫待制送酒之什

真茶竊所貪薄酒亦云嗜況此兩乘壺盲哉出廳事歌
美秦州半樽罍更幾倍秦州半古曲名元戎眷非一於焉則有
二癰老欲扶持牢愁使碎破風雪客歲殫無殄故園淚
我實不能飲自有愁常醉顧彼昔之人何必陶阮類槌
劒劇孟俠文武衛公貴李文饒宜飲不飲者我言尚何費
顧分玉帳春遠以金壺致舊都新奏功如花方高會唐人
詩云漁陽宴舊都美人花不如今鄙意謂公不獻貴勝而及衰賤耳想同韓楊二公一笑

陰山女歌

劉原甫侍讀嘉祐中使遼聞陰山下有女子漢服彈琵琶傳意甚異作陰山女歌說之感而復作

陰山女漢服初裁淚如雨自看顏色宜漢裝琵琶豈復
傳胡譜赤車使者傳琵琶翩然雌鳳隨鳳去豈不憐此
女兒心父母生身遠有祖平生父母九原恨得幸一朝
收拾取使者高義重咨嗟衣裳盥會其敢許漢裝漢曲
陰山墳七十年來愁暮雲即今山川還漢家衆下女兒
聞不聞誰將一樽內庫酒招此芳魂亦何有崔盧舊族
自豪英顧此女兒慙色否巍巍之功惟陛下萬歲百男
固宗社赫赫雷電暫出車陶陶韶濩詠歸馬墨莊侍讀

如尚在應有好辭獻壽觴

月下作

今夜隴頭月往歲沃州山短髮添盡白遐觀彌多閑遥
憐大定僧注彩衲眸間塵冠何可久曳杖吾當還胡不
忘言休自歲茲厚顏

恨契詩

坎壈愚無計慟哭老無淚居處近何適隱遁遠何暨爰
來嘗恨始恨金石契何朝鎔而泥亦暮汋以滓有美

者伊人平昔嘗自謂此身敢自輕實與劉向類孰如同姓憂斧扆況忠對與我盛蘇門何人忍棄背顧彼蒼蠅姿須臾來附驥附驥只須臾没身有臭嗜國中起四顧誰門復擅勢前日既居貧今日宜入市市主誠何知多賤而少貴懦劣既先奔强梁亦晚至俄然欣解榻倏爾投神技烈烈參貔貅堂堂得英衛雲朔土即復單于頸當繫如或騎猪歸鐵甲之羞愧功成麒麟閣丹青更何視莫能為爾言擊指血迸潰況我本小人西京仍已亟所得果幾何作詩深自勵

記夢

山上多曲木澗底有勁草乃知窮達性多隨勢所到此語自夢中景物殊浩浩頗逢平生人歎息年非少獨不偶貴勝昔見非吾好語類紫芝歌敢不勉蹈道孰能憔悴予著之視同袍

謀歸寄陽翟李九呂十四兄

著身到雍隙故人在陽翟白髮何冉冉清夢徒歷歷有

美李將軍詩是萬人敵家封異姓王身去一千石呂侯幾世來蟬冕必踵跡如何此孫賢早飢而晏食門前頹水流屋上嵩山色天以延二老世人何用識祇應爾日來為我長歎息我嘗從之遊何此難投幘籬下菊黃時鴈背俯可即嶽寺講時鐘婆娑且連屐

聞圓機累日病酒戲作存問之

善人有怒而無嗔美酒何曾病著人夫君自是愁鬼愁鬼一勺百氣振夫君何以致愁鬼十年一官冷於水況今復似未第時酩酊長編痛料理君言不覺身無聊西家醪勝東家醪是中有米亦可飽枉費東坡歌小槽

圓機正看劉道原長編疑事

屈原石板上見圓機題因和之

門掩自閑閑樽空寧薄薄妙語知杜美剛腸識雷惡饒花人豈負多竹地不薄最道長官難只愁里胥惡

次韻邵子文書夢

先生有道無寸田長歌擊壤醉伊川今成玄冢高嵩巒

嗣子詩禮老益端少從父友學其難一詩百讀口角涎父友寸步簡策邊聲名九州四海寬時有狂瀾滙怒湍百媸安肯一著妍獨樂園中往復還蝶蝴沼上青草煙書成硯六氣桓桓蒼生屬望十九年聖時未肯誤儒冠倏見佩玉朝珊珊汴洛迎送路接連急急政如渴赴泉跛者釋杖瘠肥膻兵偃不用盧重鐶貨利去若風中幡抉蔀一發天下言白髮舊德殿中間經行求士趨傳飡先生之子難欝盤綠衣春色行度關羣賢並進讓後先

山摧棟折何茫然人間此夢白日前況乃桃簟夜穩眠仙山塵絶遠囂煎雲樓烟閣白鶴閑若嚬若笑玉女顔我欲並之無因緣傍意若謂堪憫憐是間有汝世之賢此公不死神常全王喬偓佺不及肩汝曹蟻輩徒攻堅欲子見之駭衆仙子色不平羞青山我為子往問彼天誰敢少弄天公權蘧蘧夢斷目鰥鰥但覺毛骨輕且便賦詩不怕衆險艱

月

真月夜夜滿妄見有盈虧譬如匣中鏡一成豈合離腥蟇與狡兎謬及丹桂枝我今盡掃蕩庶識真月為

送曹資深受代還京兼簡劉養正頤

韓王孫子何楚楚不用根源論魏武讀書射獵固有如劇談大笑能爾汝為君相遇在東州與我中分萬斛愁我歸未得君歸去風流應復屬曹劉

和二十二弟不相遇之作

秋雲欲遘雨惱此山河涼柴門試一出矯目歎林光孔

鸞勢自遠鴻鴈意亦長先後日雲間俗眼安得常

秋吟

友生吾所畏言貌凛秋威崔子稻畦晚楊公玉田飢階除昨夜霜鐘鳴尚依稀吾友豈憔悴西山空崔巍崔德符監稻田務楊中立提舉明道宮

說之方憂韓公表大夫疾遽致仕乃蒙傳視送陳州王樞密襄作詩十首意典辭麗忻喜輙次韻和呈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為韻

布種無多寡收穫幾豐凶老農知歲異遠賈務日同孰
是勉無德莫非矜有功君何謝事早兩世有四公
念公多疾病使我頻驚愕可恃膽氣大何憂膝理薄九
丹詎凌空八石卿扶弱無煩問安否眄眄亦自若
潁川美鳳凰淮陽盛股肱皇恩既布濩清瀛亦作興自
知同涇渭孰覺異鷦鵬巍巍君子堂而我得先登
人間陳五鼎天上應三台顧我幽居人卒歲事田萊首
種既已薄時雨又復乖身事尚如此與世宜不諧

衮冕有人妖鐘鼓成國蟲可憐淩霜幹不作濟川具三
易朝吾車六詩暮吾輔豈亦不自娛菊徑而蘭畹
末宦從遠役沈疴得此心朝言麴神降何用官鬼臨幽
興落醴浦清夢繞崧岑使我既慙昔奈何復愧今
迷行常坎壈守道自熙怡伐蛟不恃刃刺虎寧用機華
屋非所尚茅檐豈不宜未覺覆盂安詎知累卵危

君如寶玉百火不一爍又復如衢樽醉不謝所酌
渡江慎且無登樓戒亦莫有如鶴乘軒便類燕巢幕此

君少我十歲憐我空老大期君到雲霄遺我餘謦欬忽
先辭漢祿孰從仰周賚顧惟神所勞何論心乎愛
能老彼形骸孰疲此精神繄其抱病客只是苦吟身少
出便十首高興感五辰嗟予强屬和汲思如井輪

南門

今上元年九月初正南門鏁灞關樞城上日出三丈餘
城下戰戰人嗟吁最憐縱橫荷菜夫欲殺青旛成蔫菸
驢駝去嗑膝聚不驅羣鷄狐鳶鳴相呼邈然不數羊與

猪客子四散別門趨逐臣過焉問何如知者不告色不
舒或言上皇帝有符北門不開留翠輿金人忽屯城北
隅方今明目達聰俱司馬郎宮上奏無未幾金人來
坦塗城南鐵騎柴去矣車焚蕩幾輔陵別都衣冠南下
滿江湖白頭辭臣思獻書洪範災異信豈誣

送蘇季升出守明州

四明白髮船司空喘息使君如不容自爾怕道四明守
問今何人休嘯儂丹陽丞相蘇公子氣和體正如家公

坐令山水生清思雲南雲北揮毫中江瑶海扇不入筋
肯以腥醎水驛供百家之産歸一器詔下掃除勤耕農
皇威海外讋蛟蜃麗人大船安得通元年新政見此守
丞相蘇公真有後過家上冢問阿兄四海澄清眼明否

送陜西運使陸郎中

二十年來關内客眼明太華高太白今日前驅使者旌
雞舌香餘新日月春初胡騎逼王城公在城頭佐天策
將兹膽略撫西戎蕭關遠邇無堅敵便使秦人不告飢

軺車與爾同休戚惟應拂拭舊題名幾人身在空相憶
為我寄謝錢都統鬓間不許霜雪積

今年暑氣甚劇六月二十八日初伏之末風雨
甚横既而便晴有感作不記作處

庚暑既云初甲運將後浹正當相大行如持溽土闕炎
熾及雲霄煩燠況僕妾皇天不勝毒一日思自愜箕畢
靡遑舍巢穴徒更讋雨脚壓嶙峋風威振巇嶫滂沲驅
鬼神廷除覔舟楫扶揺百年木斬馘一瞬捷豈容壺蟻
蠹諒搜芥龍厭我屋茅何支彼田禾已躐簡編恨枯槁
縱横恣潸浥泉酌便無情湯餅誰為饁亟欲撝絺綌從
此正經蹀矯首凌鶴翔奮身脫鳶跕寧知不亹亹俄覺
復煜煜强陰難節制衰陽易威脅蘊隆增幾倍沸鬱起
重疊蝗陣蹔侜張穀根自安貼蜩狂噪百尺鳩慚勞兩
頰我亦悶賦詩欲語而膽怯

柳集亡食蝦蟇詩因有作不記作處

我讀柳侯詩不見蝦蟇篇所亡諒非一撫卷為慨然不

應流落人吟咏亦不前問爾胷中奇何以能棄捐湯湯
柳之水漁無魴與鱣背脊得蝦蟇樽俎萬春鮮莫言形
貌惡素蛾與嬋娟柳侯比豢豹賴以韓詩傳如聞大呂
方乃無黄鐘圓問之州鳩氏政令恐不宣我嘗求元唱
其深在九淵侯詩蝦蟇美人人垂饞涎蝦蟇竊自懼子
孫恐不延奈此文字何偷攘付蜿蜒蜿蜒與蝦蟇腥介
每相憐遂令連璧孤不知今幾年念我少年日未識侯
詩妍曉見海上老口誦盡殘編因之得揚榷今古共周

旋此老可補亡已矣淚潺湲

舟子語

晁子被放逐四方何所止隨衆到淮口脫身亂兵裏長淮歲暮風舟楫不得艤因之狂雨來青山白浪底風雨與波浪三者酷鬬靡北客怖未嘗波神得自喜舟子言勿怖此身衝去聲風爾前風衝後風縱神雜横鬼吼怒夜潮落倏忽熱風起衝風如小人熱風若君子明日復衝風又非前之比舟子言可賀此風郡當死盛大不死者

從何覩神理京貫黼攸輩萬貨他乎委官知其然歟幾年干天紀神降與人言化酒初桃李上真怒中涓實錫敵人祉破我諸州鎮列陣風從指漢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風伯不祐我豈獨在茲水舟子語可書聊以視知已

十二月十六日立春

今年立春常年殊要乘生氣克闕蘇鐵騎一成再渡河春色慘淡羣悲呼相公廟略記諸天亞輔割地甘丘墟天窮地蹙否極泰王城門開陽光舒天子當陽朝萬國須擊土牛同賜酺青青原野無横斂四民安樂祖宗初

旅次大風

臘尾春頭難作客借書數帖一作且將書帖共徘徊洛陽東風遠尋我水波參折馮陵來可憐難問洛陽道念我邑墓有餘哀闕山艮岳不可見望望都門何日開勤王之師未肯發怒飈激起無摧頹黄河浪高大岯山甲兵十萬

不得回吳艢楚柂日千里大府有粟寧待催朝廷號令必偃物我得歸到孝王臺近遣郎官數輩催綱皆散去

曹仁熙高水壁

夫子在川上悠然嘆所逝見逝不見水身與水不二天維及地軸去矣不可制日月徒勞勞出入丈赤地英言此身微久圍待經濟或指波濤觀始在蹄涔内徒人不及門有口安足議劣得蒙莊周動與呂梁會肇公識前波不共後波靡龎公橋柱流奔湍是証事熟誇觀濤

者八月吳儂戲瞪目不敢瞬睫軟蛟鼉噬多謝曺仁熙筆端落妙意欲採麗社珠於此觀粲翠

張平叔家絲糕

君家絲糕何處縫三月晴天蕩漾時繭頭越水一作女繰不得却煩素手與晨炊客子千頭萬緒苦方寸五纶誰得知

次韻謝人惠詩

東郊久不開春風宜斷絕梅信豈得芳何處香芬烈徒令湖海士借論古人傑柰我貧病何蕭寺多積雪終天不出門圖史欣羅列欲上皇帝書廟堂誰稷高遊魚清且自一作直飛鷺遠更潔顧彼四輪車槩侮難結轍一朝叩旅舍問我来何說再拜謝之子我正如子拙

謁嶽廟

吳楚江淮接海濤百龍有職驅黿鼉空中覺桷森然是天上雲霓不得高穆穆冕旒衆帝制紛紛牲幣自神舉不知嶽帝從何帝要自天曺各有曺南極祝融閒劒戟

東方太皞却旌旄若容義仲纂義叔亦許帝舜因帝堯牛斗吾鄉如失位奎婁魯野豈專朝人間職分已顛倒願正天紀尊嵲嵲

淮南王

淮南王解燒金胡為黃葉落故林神仙鳥氣覆千里草木姿媚鐘磬音誇誕之語莫可恃儻然安得我登臨即今巨盜處處起天子不貪淮南琛

贈陸遠大夫

顧陸筆墨森威儀身後猶為道子師欲觀道子觀顧陸孫定自有天資或言苦與龍眠者不須世德誇義兒肯為俗人落吾筆玉虛天公實我知倘非從容接笑語安得生氣今如茲湖光萬丈明珠滿對此佳客申愁眉

又題陸大夫畫逸少遠遊道林會稽內史勤筆墨遠遊中坐無一物何事支公愛神駿團揭舉齒映頂足拄杖圓笠如意負蓬髮著巾俱肅肅相向忘言在何許望斷高山空翠麓

再題王許支圖

海嶽登臨許遠遊上乘雲氣下扁舟可憐畢竟不聞道
妙翰神騅却得留右軍憤世猶懷古何事一朝得支許
馬足不動羣奴癡感深絶俗俱無語

積善堂

我家得姓自衛史文王之昭鍾厥美西京御史府大夫
父慈子忠不惜死至今墓上無曲棘潁川歲時虔廟祀
中原喪亂厭風塵南渡不及渡遼水晚惟道武攬英雄
遼東之冦同興起世封潁川刺濟州子孫嬋媛冠劍偉
唐有賢良如漢初名動集賢為學士是時海内書家闕
未議張與李三相張平泉李忠實文華入本朝三祖百孫
同一體中祖潁川襲遠封東祖西祖復於濟自從決策
罷兵來文莊公會韓范等五帥罷西師遂參大政平進不厭百寮底即今門
戶益衰微攬古懷今情曷已上思北播無垠闕宿莽
心存春霍靡漳州有母行百齡踈封鈿服明光裡夫
人眼力尚針鏤拜恩不易從稚齒初惟夫人有子賢曰

此布漫敢不稗何勞夢帝血面諭直以微誠動旒扆華
堂白髮喜更新即看青袍子高第壽觴千場日未央滕
下曾元扶且倚中春有孫不能鳴東春孫文刋煒煒

送懶散先生東歸

先生身幹若浮查舌響霜鐘激水車平生樂逐胡一作鴻
雁起倏遊吳會忽忘京華公卿到門問窮達未易可置吾
齒牙令我何事亦青衫棹頭棄擲如泥沙數術因之為
道術淨居與世不交加一醉十日醒五日雙環粧罷覓

新花邊塵滿眼獨不怕此非淨居之勝耶

題兩馬圖

前馬去駸駸年少意有餘後馬追馳驟喘殺肥鬌奴

二十二弟自常州寄惠剪刀及筆來因作長句

弟書毗陵来有同股分刀之緑管白毫之筆刀是寶
公錫上之所懸筆亦江淹夢中之所得江南刀筆有如
此不比豐沛吏蕭曹而興鋒鏑顧惟二物大有恨不蒙
獨孤府君一言之飾使君惠山延陸羽文章不落翰墨

迹闕思西南一振策破賊露布徵兵檄小楷帖黄奏北闕
念弟未歸空歎息

錢德載以臨江朱玠筆見贈以詩謝之德載與
李先之亦相善

清江長官空書来朱玠妙筆空悠哉恐是怕上萬言書
惡嫌並命憎不才說之與先之同除著作

實紀二十韻

雙廟之前扁舟艤大原失守邊塵起鐵馬渡河京城閉

堤上奔亡如磨螘不是清河早腹兵千艫萬舳去何已
百家相逢不相識同聲嘆言有如此閹貫梟顱一日間
地下未應有餒鬼董卓臍燈照傕汜禄山腸流盛安史
此二句謂貫雖梟而用范訥輩京不及刑家自全黼弗顯誅恩尚委楊
炎終報元載讎微之實同宗閔耻此二句謂京黼輩黨與猶衆政刑
既棄四裔盛中國偏安招訕毀尊名重器古有之公
卿何人是知理嗟予老病豈樂生實抱忠謀難須死亦
嘗奏對明光殿寒饑徒步荆棘裡面風背日若有待前
有戎車後妻子戎車不斷頓都城元戎一言左右以遥
有人家投宿無骨内夜飯無鈍齒不嗟五日不頮面但
憐一夜燈花喜庶幾明發脫盜手復見皇威振遐邇廟
堂再見謝太傅奕棋未罷風塵弭前夜客投佛寺晚全
家凍泣木魚底我今朝夕幸已多聞見紛紛聊實紀

靈壁石有未上供者狼藉兩岸

鳳凰山石與石殊勑使督首傾舳艫擎空不數碧菡萏
媚日寧顧女珊瑚但識天囿簫韶底豈期汴岸沙礫餘

煬帝錦帆幾来往曾不得汝恨何如

枕上聞蛩忽久不鳴

促織復促織爾實借我職語我以詩書覺我以道德胡
然久不鳴似知不如默默而如見容實惟已失則不見
容而疑豈不云大惑智或神於蓍夢有不待卜秋風日
已高太白光如植予豈默默時殺身狥吾國

連日與性之王君談遽来告别因作

許州秀才周若蒙星官占罷淚無從歐陽公死不過夏

天上文星已告凶常秩王回暨姚闢排斥先儒不少容四弟曰向竊笑之問學文章衆所同識此二事王氏孫酸棗先生稱祖翁先生易老淨肇樂晚奏象繫明光中清淨之化淡百年寡欲愛民自祖宗 先生為太祖講易至九五之說上喜甚既而言治國莫若愛民養身無如寡欲上嘉納之 潛仁畜德流必遠譬如喬嶽有此物砚北伴白髮叔父曰乞汝可憂百如結矧此一作汝 秋江好渡多茶風物者戲劇論巧拙拜吾叔父賜理亂聞一轍再拜叔父意兒學安得輟賢世珍視不屑百拜叔父意兒學安得輟

舟中倦甚

檣聲出入如謳發畫長夜短睡蛇絕紅窻蹋蹐天地隘出向船頭望寒月寒不照孤征人自與紅鑪得意親何日有田吾意得躬耕壠首待陽春

曉霽

沉疴春夜客風雨送愁來曉雲收風雨一瞬靜九垓東望一大人盜賊何有哉上使四門闢豈但桃李開下使小人退即日大輅回昭昭負帝德汲汲挾天才白頭見太平酒醒豁所懷

說之有庭珪真墨一為儀真賊所焚伏蒙二十二叔特以真墨見惠因喜出意表輒賦詩申謝

黃瓜忌三摘吾臂醫九折有如老商胡何言問折閱兒藏庭珪墨賊大出烈烈是時干戈起髑髏積不血寧復有此物砚北伴白髮叔父曰乞汝可憂百如結矧此微物者戲劇論巧拙拜吾叔父賜理亂聞一轍再拜叔父賢世珍視不屑百拜叔父意兒學安得輟

謝蘊文水仙花

飄零塵俗容再見水仙花清芬二十載饒殺蘭杜家

王性之自揚州迂路相訪於海陵荷其意厚非平日比贈詩以別

九死性命存乃到海陵倉海陵何所有麋鹿畫成行多倉多麋鹿今也恨難忘爰從本朝來人物上國光容我迹其間性之因翱翔性之篤忠信又復能文章一世所趣附在眼獨不忘困於州縣吏敛翼弗許張蹉跎誰

識之心膽空堂堂我不自揆者薦之三府傍相公意似順衆口極雌黃我斥不得容為子增慨慷子行羣賊中妻孥道路長掛帆揚州灣聞我病在床不尋枉渚來或謂子不剛活我以簡策飽我非稊粱告別閩嶺去波浪春風狂既欲殺風母又欲射天狼四海俱已震何處一身藏揮淚與之子闢眼哀不傷祿山傾社稷朱泚侮君王於今無此孽但可正皇綱文章出號令忠信被農桑之子抱此器用之斯民康吞酸宜勉强無煩憶粟漿

陳情

春風到未久今日始得行蛙聲曲池滿柳色深巷明負痾老客子徜徉難為情豈不懷故隱盜賊間徂征近得望行在氛祲夜崢嶸諒恃賢者出一偃天下兵四夷堡障靜三農田野耕雞豚飽故老廉恥責後生我雖素飡者自謂能頌聲此情誰與同有公仍有卿

次韻和馬子虛學士感事見贈

與君中山時心樂得樂土未始厭耳聞寧或刺眼覩風雨喜分散樂事亡難補看君青雲編翅垂不得舉榮滯正相半田園餘幾許前年白馬亂不保使君詛去此從竟陵謫竟陵人何慕妻兒思北歸耕桑失寒暑邂逅恠我存魂招來奚數强欲布露之愧君健能賦

流寓海陵半年忽得周元仲分寧書欣慰與常

日不同輒有作代書

海陵士子江東客我到海陵無主人滄波知君到何處直待書來消息真與君相去歲月久世事茫茫誰出手桑田欲變仙人去鶴駕雲軒安得取愁腸出淚付滄波

江上秋風柰我何何處雲山君待我更煩先寄綵雲歌

秋感

鄰雞鳴已過吾雞一何懶要穩土人眠高視清秋晏惜哉清秋時留客久異縣莫謂茲荒眺隊于今誇畿甸黃屋在揚州江山被恩眷肥羜翻吳羹宮粧驚楚練雖云鐵帛兩京鎖宮殿明發迎歸路茲夕淚如霰孤旅愁思絶

一身幾憂患

秋適

今日秋光遠吾意亦以閑致此清羸身葭菼薏苡間一別嵩陽縣二紀不得還九處逢新秋幽夢著舊山木落淮南日水流向柴關

閑極

閑極忘羇旅秋色為我深牛卧樹外影鷄鳴堂中心自言身已隱一作逸人道尚官箴明趨傍海郡適我梁甫吟

謝季左司筆墨

韓揚州蕭劍州相忘終日夢悠悠何如微季掾三府國譽鄉評坐以收不忘筆墨高人興為道明珠無暗投

且遽告行求題其父所作夢記之後

前身嵩陽老道士今日京東蔡秀才杜門藏書萬餘卷不知何身得之哉

雪中懷水雲館

六出花頭萬疊波水雲館前不肯過玉鸞素面如相語人間清興今如何

無客

嗟予少好客今老客棄予忽忽飄流來不知歲又除良愧彼黃鵠千里無修塗江東賊强臣王敦輩淮南盜竊餘楊行密輩鍾阜被朔雪蹔與我何娛明當雲夢去此去又何如

將為枝江之行

北斗垂九尺東京路幾千大江復幾深臘尾難放船豈無彫胡飯疾病相後先波濤日夜起闕桃相與眠春風明日來為我添華顛沅湘盛春風蘭茝為人妍沅湘無故人耕釣異雲烟沅湘有故人避地與我前彼美媚學子共講中庸篇

呈華藏密印

華藏有主人百界轉纖埃主人順喚客低頭不敢來

景迂生集卷五

景迂生集卷六

宋　晁以道　撰

近體詩

秋陰

極目秋陰好遥空見故鄉可堪高葉病無賴晚花香枕
靜泉聲細簾疎風影長肯教容易雨吟興動何郎

和斯立夜校試卷呈同舍十二韻

校藝來從魯聞韶昔在齊幸容詭倚樹驩會食甘黎禮
數延文士雄豪動武奎嚴凝池上雪燦爛谷中霓喜見
雙頭錦爭求獨角犀化金思點竄畫酒願分罷氣壯如
觀海言危擬去梯且思竭馬力焉敢效牛蹊蕭統聞香
臭劉郎善品題鉛黄方宴集風雨惜分攜永遣愁城破
休教眉宇低尸鄉吾自樂歸去逐羣鷄

再和資道

佳山陪四絶名士出三齊芬馥生蘭蓀荒蕪去蒺藜光
華深北斗氣象到西奎靜思如含露揮毫若吐霓美求
鮮鯉鱠珍訪辟塵犀出衆青錢士騶經白玉篦高張射
鵰手穩步上天梯吾友由斯道狂生不識蹊淮南書有
作謂斯立商隱賦無題謂資道慷慨簪頻擊吟哦手屢攜寒
廳簾帝淺深夜笑言低慎莫嘲雕虎從來學木鷄

再和

何事謝玄暉臨巒且悵齊想非逢錦綉應秖見蒿藜今
日三千牘昭天十六奎煌煌鳴佩璐燦燦動旌霓服衆
稱擒虎超羣許拔犀品輕龍尾硯時樣鳳頭篦棄若文
公席危如墨子梯只宜馳大路爭可訪幽蹊我亦慙強
韻君能出巨題笑言容委曲良宴幸招攜黄菊開應滿
清霜厭莫低誰人傾魯酒更復嗽韓雞

和斯立重賦

是非真未定楚客莫咻齊侈美珍怠鼈麛疏鄙飯黎評
文歸藻鑒得寶應參奎蕭洒裛塵雨清明避日霓露華
鳴老鶴月鬼射靈犀儒雅元簪筆風流且帶篦辛勤無
黑突騰躍有丹梯自顧迷轅駕焉能識路蹊從容關谷

集酧唱漢江題好是頻徵策相看便解攜塵埃隨日起
窮悴使人低桀犬驚堯犬家鷄笑野雞

和資道登岱頂回

藹藹天孫作曉嵐為嫌俗骨遣教還仙兒墮處真堪惜
只在含眸一笑間

近作小池頗野意日晚臨流吟栁渾獨不見慨
然有作

無波枉陼若堪凭白露青蘋更可陵過盡秋風獨不見
此時腸斷栁吳興

十月初七日入郡塗中作

棄臣悠悠朱墨筆彫年忽忽道塗衣博崔趙李久寂寞
乙馬甲班誰是非

覽冀亭榴花

長夏清江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春工力
顏色何如桃杏深

寄侍講呂原明七丈

悠悠客子京華遠只把清秋淚濯纓黃葉風前身亦老
白雲影外世還輕書來舊德知無恙夢斷疎鐘恨有情
昔日諸生今不在丈人因為話平生 說之昔教符離諸生丈人曾寄寓彼

讀韓退之詩有作

萬樹殘英委泥滓栁花成絮獨高飛自憐纖質無人賞
宛轉還從洛浦歸

贈吳僧

驅馳疲朔馬邂逅見吳僧便覺秋容淨彌憐客恨澄青
山尋舊賞白社語新燈他日扁舟去儂家一笑能

狂風

十日狂風不偶然未教桃李鬬嬋娟關西將士曾如此
直入齊宮斬小憐

次韻答澗上丈人見寄

丈人一別今何闊菊雨蘭風自歲年茅屋歸來思叙舊
繩床老去不談禪世無孔子徒為爾今媿孫登重惘然
幸有陽城山水在更留佳處待夤緣

和陳叔易見寄

終日焚香卻伴暑只此於君媿典刑莫怪懃懃問元朗
此心要自渴滄溟

次韻澗上丈人見寄

有懷南澗老月冷夢魂賒烟閉金丹竈雲迷玉斧家高
雲嗟縹緲醉墨喜傾斜明日秋風起愁看菊蘂花

再和班字三首

丈人在何許箕外賴中間明映波心月清餘雨面山短
衣非舊寘陋巷是今顏不解湟州去平超十八班梁武帝分

百官十八班

公來前有約更望少微間爛醉新醅酒能忘舊隱山瓊
瑤雖並質塵土會彫顏永夜陶陶語令人愧尹班尹敏班彪

廣絶交論云尹班陶陶於永夜

高躅人難解當求古哲間韓康多在市陶令懶游山念
我可憎面無兄得解顏公乎來早晚荆坐要須班

次韻久雨甲子日喜晴之作

愁霖開霽忽今朝摩撫為魚鱗甲消竈下黽蛙歸枉陼
簷邊雲霧起叢霄已驚病眼能明朗更喜新詩慰寂寥
莫把陰晴論甲子請從根本問黎苗

聞叔易隱居被召二首　七一

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
六六峰前只一家

雨霽聞溪流作

山前霖雨霽流水興何長曲澗通蘭若餘音到草堂龍
鱗應已備魚尾得令狂奏凱入關陣尋仙泛海航月添
波蕩漾風共影瀰茫不作羈臣淚明朝涸復常

峻極上院

山下青青春已歸百花山上正芳菲人間顏色易零落
百萬千年雲錦衣

節孝處士徐先生積字仲車

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外物似浮雲房中除卻琴棋後
更有門前鶴一羣

政和元年正月一日

元年元日日甲子徒自漢歷來有三總把皇恩調玉燭
今朝獨更覺春酣一日東漢元魏皆是正月

癸未歲余與開封解安行同知定州外縣赴二日甲子與今凡三

帥上元之集今辛卯明州燈夕公會上見邸報解以大夫知嘉州感舊作寄

伊昔中山勝事賒初當三五便開花君能選色沉醉倒
我自傷心深感嗟聚散十年逢節序窮通百態各天涯
使君綺席誰同樂莫遣燈花照鬢華予與解同歲

早春

日日江頭騁望頻東風去歲舊相親庾郎欲作披香賦
未有花開未是春

聞四明人不喜鞦韆因作

思歸未得恨深年時節清明最可憐越女腰支勝趙女
平生不敢賽鞦韆

愁

雲暗花寒春在否烟波漠漠不禁愁此愁肯逐楊花散
常與幽人種白頭

無柰愁來欲解攜春光何事亦如迷只應自有人行樂
枉是多情王會稽

寒食書事

冷官不易逢寒食海角風霜剩作寒杏粥榆羹渾不見
蓬池春色夢中看

戲作

終日一杯終日醉看潮初見看潮回自疑前世陶貞白
乘興閑遊鄧縣來

昏昏

昏昏非所志忽忽是何時客恨潮聲起春愁柳色知何
煩連日雨要劇故鄉思自顧囊中術黃金未可為

有感

日日蒼黃出畏塗自憐何事得虛除天教豺虎露齒爪
好是哥奴不讀書

南渡

西渡幾回送客春風今日思家我亦歸期可數休言此是天涯

予今春多入城戲作村裏來絶句村裏來是蛺蝶名滕王所畫者

蝴蝶催花一夜開卻愁春盡重徘徊我身亦使滕王恨日日隨渠村裏來

依韻和蔡天啟任四明絶句三首時暫來四明便還丹陽頗不樂此後篇為四明解嘲

行盡三江失所誇便教信美豈吾家卻回揚子江頭去看種瓜洲子母瓜

真隱閑從鄧縣來三山仙藥眼中開此身自有華陽洞肯學東陽歎老槐

未識涼風寶殿西寧驚海角有遺黎玉箏無日嘗瑤柱金馬何人賞木犀二物明州之妙

見諸公唱和暮春詩軸次韻作九首唱首是鄧掾子平

何處留春意歌殘燭半紅柳斜雙舞破花落獨書空欲作經年別先驚昨夜風烏衣多勝槩此際恨難窮

那識春將暮山頭躑躅紅潮生芳草遠鳥滅夕陽空烏賊家家飯槽船面面風三吳窮海地客恨極難窮

歎惜芳菲盡香腮越女紅簾垂啼鳥散鏡掩舞鸞空梅短嬌含雨蓴絲懶倚風高歌君輩在老子奈途窮

留春留不得怯去舞衣紅那惜河陽暮唯驚洛浦空丹成人奔月金就鶴乘風此恨何能已虛郎百計窮

五字留春句如開蜀錦紅幽香知不滅宿恨望來空婉孌能揮日綢繆擬割風江淹方思苦慎莫道才窮

春殘留幾日越女笑蠻紅江盡愁何盡牀空夢不空鶯多知近海蝶少為饒風底事吟詩健吟詩正待窮

芳草搖輕碧薔薇著小紅肯嫌桃葉薄王家事只恨柳枝空夢斷三千里愁生五兩風四時顧家好作底却言窮

上苑羣芳外娑羅二月紅妖饒秦女妬淡蕩越江空敢夢鵷鸞侶徒披草木風傳家緗帙在百巧愧千窮

令公頭皓白執拂妓殷紅綺席千觴醉芳塵一夕空顛狂援北斗飄蕩怨東風得意傷春甚癰儒況路窮

秋日有感因誦王元之送文元公詩云追思元白在江東不似鬼丞今獨步之句戲作

三吳山水喜秋風白蟹青蝦甬水東獨步鬼丞孫子到誰憐憔悴衆人中

引俾宣事惠詩六首過有褒稱且及其叔子文之舊輒次韻為詩

白髮蕭條到海濱秋風邂逅故園人三千紅錦巧為帳百萬黃金肯買隣漢節陸離驚遠俗商歌窈窕會相親男兒躍馬橫戈志收入詩壇更絶塵

一世淒涼友朋恨九原涕泪歲時深逢君苦自傳家法顧我寧堪話此心却喜鷄鳴藏麗句遥看鳳閣散層陰幾多故舊問衰悴説似羸師不足擒

九日戲作

無高可登無節序無菊與泛無酒樽歸計知時凌海岳

司業體作

枕上作

年華又已暮客恨更難裁寒鴈背潮去鐘聲隨雨來離騷今我讀時命昔人哀但喜歸期近寧論白髮催

有感

天邊鴻鴈會高飛白髮婆娑敢庶幾哭子泪乾心尚折還山計就事仍非交遊幾處聞捐玦當道何人自採薇海角再逢殘歲雨懶將梅葉洗征衣

書懷二絶句

老境才來便輒留龍門勝韻去悠悠此懷京洛愁無限更對滄江烟雨愁

古木江亭懶不開書空自笑興悠哉蒼苔一徑淺深遍知道無人向此來

疊後

病眼終朝更懶開難論心曲每悠哉從教苔徑無人到日日潮聲自上來

年年至日常為客

年年至日常為客只此淒涼似古人忍傍寒江望京國難將旅雁與心親天涯誰解觀雲物弟輩遥憐面玉宸自料明年猶俗駕南京不到到西秦一作東秦

無那

無那客愁飜作樂尋常閉目斬時開沉沉月向波心出渺渺人從天際來莫道一山無積雪誰家千樹落寒梅洛陽故舊吾憐汝愁絶終朝泥酒杯

次韻和周大書事絶句

終日寒齋咏小招故人軒檻俯谿橋可憐不得宣城郡白日消來恨未消

無題

身世何如薦福碑浮沉聊學弄潮兒清風一日令心盡黄卷三冬詄手披夢寐無煩征錦段笑談誰敢犯湯池周侯鳳德寧減少所謂春陽或減之

鄧掾知言再和暮春詩見視過形推奬有意論

詩報作三首

駘蕩殘春恨霞餘散綺紅遊絲能四塞落葉劇三空思苦欲留夜愁多卻喜風叅軍真俊逸好是念文窮

君侯哦苦淡雅不愛深紅冷眼看春盡愁腸欲海空近尋山谷體遠到建安風只恐妨高步令君似我窮

江左多才士君詩醉玉紅幾篇愁客恨九畹任春空便欲傾家釀誰知出谷風劉楊名一代可惜義山窮西崑體方

盛時梨園伶人作一窮士云是李商隱襍褭甚云近日為人偷盡

答恂閣梨乞漿

白頭破褐恂閣梨硬白高談豈易知卻喜乞漿如北客
從教薄相笑無奇

謝鐵掾

論思獻納方自代海舶鮹人豈識渠長嘯清風含雪語
憐儂不解讀新書

江暮

何能浣客愁長夏暮江頭嵐遠疑無象潮平似不流須
史雲送雨蕩颺鳥隨舟明年北歸去談話未應休

江上獨坐

少時曾識京華樂老得江山懷抱開風月不談辜此夕
恨隨潮去與潮回

偶書

京華可望無高樓聞道故人多白頭此身卻似城東柳
惜別傷離不自愁

秋

長年何事不悲秋今日天涯愁復愁故國老槐空寂寂
半天歸鴈自悠悠故知庾信多清泪何事陶潛亦白頭
前日家人帶楸葉求身強健更何求

西風

秋風幾日過秋關且訪畸孤海上山為報故山都是舊
可憐留滯不知還

因誦張司業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之句擬

其體作

寂寞江邊舍敲斜架上書焚香一童子尋竹衆雞雛更
甚昔人懶寧論今世疎但慚為吏在不得跨鯨魚

自詠

棱籬蕉落貯秋陰睡足蕭然學越吟懶似嵇康初不鍛
閑於陶令更無琴兒童亦習南朝事風月應憐北客心
五世圖書幸相逐鬢毛未許雪霜侵 陸龜蒙憶嵩山詩云如今卻習南朝事自煞蓴羹美學取魚

江亭晚望

秋色日駸駸江亭敞宿陰殘霞沉浦口新月出波心客恨此時薄歸懷晚歲深鄰僧數來往未肯愧南金

興盡

興盡未歸增寂寞卻嗟初興到江城春愁不逐楊花散秋恨還同桂影生孤學敢期人晤語危檣何事日崢嶸弟兄遊宦俱還舍朝馬驂驔禁漏清十弟通直三弟朝奉俱還昭德

偶作

病目書淫歌江干絶往來不才寧嫁樹有意尚移人王府書名久南山種豆閑只應終夜氣不共鬢毛斑

又

聞道花都發狂風故作讎春心先自薄客恨更難收不免饑寒甚永同埋殯休何須問詹尹雅意在丹丘

有感

吏隱兩非空百感塗窮浪跡亦何哉波濤遠引日華去風雨常將月色來孤學有誰同慷慨獨愁無地重徘徊謾談景德祥符際幾許辭源賦八哀

戲呈通叟年兄索其近詩

歸期若可數何事此時情春色雨中盡客愁天際生騷煩爾傳月旦莫余評早韭周妻厭因因不肯鳴

落花學義山

春來脉脉去輪囷滿地飛英委玉塵荀令香殘端有意石家錦碎更堪珍日成霄漢星前石腸斷驪駒掌上人我久飄零本憔悴為君今日恨車輪

花開未幾忽已落書戲作

天涯花信誤心期狼藉殘紅只往時怪底小憐渾不睡夜深惆悵夢周師

通叟年兄視以柳侯廟詩三首輒亦有作所謂增來章之美也

平昔柳侯廟拾君詩興餘帝閽誰掌制天步此貞符敢恨初沈佩惟慙再索車羅池聊自賦況復已榛蕪何處乘駒去空庭荔子垂韓詞方走莫柳廟久徂饑既恨謀身誤仍嗟報國隳羅池便如此不復問愚池

當世容讒賊他年柰我何文闕興舊學子厚文集因
價重東坡公之詩前無賞者自東坡始之木槲開能幾子規啼謾多羅
池碑字滅猶解徹庭莎子厚詩云遠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

贈柳三解

莫道垂楊綰別離與春離別自依依若教兼有征人恨
只恐鴉兒不肯歸
海角那知有宮柳故園春思尚依依可憐風韻去人遠
一日花開天際飛
桃李那知楊柳恨故時風雨不依依自從彭澤無人後
青眼雖開心事非

悠悠

悠悠知作吏泯泯送年華勉強對殘客慇懃惜落花真
行慙不聖潮汐恨空賒卻怕梁園去家人問海涯

題明皇打毬圖

閭闔千門萬戶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去韓休死
無復明朝諫疏來

從教

從教病著探葵減未放愁攻白髮添欲看落花時入戶
風高盡日不垂簾

何事

何事千憂自惘然且看節物異鄉邊鶯來昨日猶多吃
柳到今朝第幾眠上巳清明徒頡頏一日流觴蹴踘豈
周旋故知白髮因渠得忍更貪愁憶往年

還諸唱和雪詩次韻作二首

萧散人間阮始平輕盈雲外董雙成飛英識比休爭麗
連璧驪言與共明黃竹異時徒思苦幽蘭同調得心傾
何須灞岸騷驢夜更學幽人老婢聲

胷中磈礧若為平今日相如雪賦成廣野喜逢三得白
高山真逼四邊明瑤音顧我何能和玉色煩君幾見傾
形穢由來慚獨目自憐猶識佩環聲

咋舌

咋舌何堪妄一鳴三年如夢寄江城春江細雨添清思

漸近歸期更有情

暮江

南朝勝韻此間無醉本蘭亭強學書人物本朝還可恨誰傳燕老暮江圖疑燕公必嘗黜此景

自和因思國史燕穆之傳稱其知明州革輕悍鬬爭之俗及今海潮圖作

燕公未肯祖虛無悍俗歸仁舉國書莫道邦人都背德壁間猶有海潮圖

欲談

欲談無應莫吾容悔不居身可否中盡日小齋何所樂芭蕉宜雨竹宜風

王順之得子寄二絶次韻報之

賓客能談少傅兒海中仙果得生遲自今一落人間後即見新枝壓舊枝

茂弘不用長年悲淮水東流本與期一日名駒驚俗眼奔雲老驥敢言衰

水仙

水仙踰月駐芳馨人物誰堪眼共青白傳有詩皆入律腥鹹聲裏亦須聽事具白詩

春初

春初未有象幽興一何深細雨能輸酒輕風不隔琴無煩問北信且強學南音白髮寧欺客愁來處處侵

風雪

風雪三冬北江潮二月時惟今阿那事不得作春詩

病目經旬作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慵詩成願作瞎太祝位極恥為盲老公不用千憂徒畫足何妨一笑謾書空頗不如喜見人志好在春來六六峰

病目作近體詩五首

何事蘭成酷愛愁借愁為樂總宜休天涯二月無新歷京國三年誤舊遊忽接家書迷遠近欲為客難卻沉浮道人猶喜頻相遇話盡丹丘更虎丘

江頭未省逢春事風雨朝朝夜夜深皎潔一生餘白髮

辛勤百計只丹心不疑鄭默世能怨敢恨虞翻論所侵
明日逢人添俛首會催歸興到山林

即事

沈沈何處有春柔目極無垠風雨秋底事須登七尺劒
自言愚似醉休道醉如愚不恥小盤食寧慙拙筆書九
要當自掖千金裘圖書空滿愧黃絹桃李縱開嘲白頭
原慷往泪萬里夢同途政恐能知我何妨更罵予

感舊寄上芸叟侍郎

事與願違宜泯泯願違作事更悠悠
於越茫茫羈旅久函秦落落笑談中曲江烟月新春夢
愁極猶知吾道尊尚煩幾許北堂萱善人在疾鄉評減
寒食人家故國風此際一罇曾邂逅他時相見更從容
老物可憎天意存謾使楚囚臨澧浦難教漢使識河源
丈人筆力知強健何事書來不吐虹
著書昔日年猶少老意今朝欲絕言

惜春

待得鶯來花已落斷難料理謾咿嚘便如前哲亦非敵
八斗才當萬斛愁

春色

春色真無賴羈人自慨慷鶯能嘲客語花解笑人忙腰
极休含睇欄干枉斷腸明當元已日何處有流觴

贈道光

老僧講罷結茅廬憶昔鳴琴著意餘一曲風前三百遍
十年不作作如初

即事

自言愚似醉休道醉如愚不恥小盤食寧慙拙筆書九
原慷往泪萬里夢同途政恐能知我何妨更罵予

感舊寄上芸叟侍郎

於越茫茫羈旅久函秦落落笑談中曲江烟月新春夢
寒食人家故國風此際一罇曾邂逅他時相見更從容
丈人筆力知強健何事書來不吐虹

寄韓君表

別離何用愁天涯塵世由來百感賒白雪恨難逢柳絮
東風悔不識梅花詩書異户余何有將相同時君莫誇
聞道近還思卜築好來嵩少共烟霞

感舊

林梢接手百花浮昔與王孫倚小樓風物無情常自若
男兒何處不堪愁蘭成只憶江南老丞相難忘洛下游
今日天涯送春淚不堪更為種瓜侯

偶見張天眎奉議書策後題跋感舊作絶句

軒軒衆藝張天眎翰墨悲凉二絶餘今日無人知姓字
史官他日若為書

春盡

春盡天涯恨最長啼鶯不識紫游韁空驚緑葉成尖髮
何處殘英伴落妝

又

何曾有夢到瑤池但見狂風落海陂簾外飄英紛不識
誰人尚復憶辛夷

恨同

恨同枉陼頻潮汐情與游絲鬬短長垂釣蠻童緣底泣
難將心事問何郎 何遜詩云蠻童垂釣泣

二十六弟寄和江子我竹夫人詩一首愛其巧

思戲作二首

莫愁嫵媚主人盧纖質交竿巧得模緑粉敢爭紅粉麗
魚軒休比鶴軒疎女英謾對湘君泣子政徒青天禄書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夫竹夾膝陸龜蒙

夾膝得名何不韻秋來臥病竟何如 夾膝詩云最宜秋
一室偏與病相當

又

寥寥故國謾支盧 支盧二水在孤竹國 內子可憐殊不模擬比封
君寧有實欲為節婦亦何疎且休深妬斫桃樹枉是多
愁織錦書貧士一妻常不飽更煩譏謫幾人如 阮宣武歎美桃

花妻便大妬斫去其樹出妬記

復次韻寄子我四首

紫門僅付一寒盧不內不妻深有模每與質當同繾綣
好來箕箒共蕭疎謝娘莫道能聯句鄭婢無煩亦讀書
前日婞娟今不見頭槌眼臼卻能如 醜婦賦曰兩眼閒如臼又曰頭如斫米槌
何須晚嫁獨傷盧雲母無媒自納模虹斷美人情不競
兩回神女分還疎敢同孫壽巧為態頗稱江淹懶著書
歎息火籠俱麗質當年風韻本何如 范靖婦竹火籠詩昔凌雲

當年配馬莫謝盧今日化龍還寢模塵尾雖長君不妬
搔頭謾短我能疎夜寒青女難攜手海濶麻姑肯寄書
五色筆歸空婉娩幽篁殘夢自常如

次韻和韓君表懷歸見寄

汾陽勲業重彤廬涼霍同封不世模貧士豈知燕玉暖
幽眠莫共膩香疎從容恥與石為弟寤寐欣逢仙降書
若是雙流參六貴錦圍繡被又焉如

謝景修惠洞庭春色

洞庭春色何年賦越國王孫幾種愁今日忽親鸚鵡杓
當家餘韻落芳洲

贈童子蚍蜉

拂拭方山帽安排一幅巾春秋書滿架整整莫因循

答童

何敢愛筋力無勞戒勵重但當知諱字聞說是邪中

題畫扇

秦秦何處樂獨自託孤枝玉粒知無分清風也自戲

寄昭德兄弟

莫言無合亦何傷旅雁畢飛怯稻粱南畝荒蕪嵩少遠

通客烟霞豈不容笑語若同遊下澤雞豚亦共臥高春
莫誇有力先歸去恐愧朝蟬與暮虹

卻來檝口祭勾芒

又

甬東羈旅情何託江北蒼茫恨不收盡夜櫓聲來枕上
猶疑身在木蘭舟

哭程伯威

程子音書歲月賒年泉下始咨嗟孤忠曾奏三千牘
絶藝寧論十四家白髮父號無淚絶青緗兒恨有塵遮
人生到此成何事第二碑成亦謾誇

觀明道先生桃花菊詩作

歎息天工暫醉時重陽物色艷陽姿便生春思兼秋緒
當日董生宜一窺

疊前

董生今日窺園圃幾許傷心涕垂金令不行呈木怪
無端灾異樂哀為

題大年閣路逢僧圖

關深羈思滿風斷綠陰單一遇空門侶那知行路難

次韻任伯再領宗學長句

幾重墨守豈難攻歎息儒珍亦一作林木易窮輳輻八紘騷
悶遠淒涼一代賦幽通喜君再戴長安日顧我頻驚沙
朔一作漠風莫恨官曹太清冷宮花時醉上林中

又和西掟

西州五帥議多攻決策皆聞利不窮今日一乘能必取
異時重譯要皆通明光喜霽甲兵雨沙磧恩搖草木風
自顧腐儒何所補騎猪難在虎狼中

園林葉落丹丘遠坂路霜寒白髮侵不是關西將家子
也無詩思著嶔崟

頃客解梁有詩云中條山下讀周易定是前身
關子明是時頻與張芸叟侍郎通書亦嘗寄此
詩呈視今再過此郡遇芸叟之客王六東起
感懷而作

坂路十年塵埃身不知何事往來頻敢言上國非吾土

自許中條是故人志在韋編徒寡與人亡陸海謾多珍
龍門有客暫相值頗話當年亦苦辛

過荆軻塚四絶句

表裏山河季布州我家兄弟憶同遊芸香寂寞空青冢二兄學士嘗守此郡絳帳飄零欲白頭十二弟為此郡教授羈旅即今無好語登臨自古有高樓頗聞酬唱西巖在闕里諸孫添我愁兄弟在此郡時孔毅甫提點刑獄多唱和

河中戲作絶句

人物英雄異姓王山河生氣尚光鋩可憐只解誇佳麗
花落春空更斷腸

塗中

十年未就歸山計一日飛為保障翁無柰征衣中散風
可堪行道庶人風悠悠秦晉山河在漠漠金張家墓空
回首江湖二三子路長寒夢亦忽忽

塗中寄高仲紹

飄零誰惜別不賦送行詩獨有悲秋客難忘上壠時素
心慚錦段清淚濕瓊枝塞馬寒來健夫君莫我思

過荆軻塚四絶句

過華踰河勢北傾何人來此葬荆卿千金七首知安在
易水寒來尚有情
太子當年計不疎虎狼有劒斷頭顱逡巡不血荆軻手
自要輗軏費鮑魚
刺客傳中軻絶倫後來厄怯寂無人秦人更甚燕人恨
不瘞燕臺留瘞秦

貫日白虹可柰何書生容易笑荆軻美新黨伾臨遺冢
慚愧絶無狐兔過揚子雲柳子厚皆雷同罪軻非太史公意

將至鄜州

平生心迹笑元龍今日城邊比蔡邕豈是白頭著書地
聊當涕泣自從容

初至鄜州見月

此是鄜州月人間應更無欲垂一作無窮清夜淚桂影莫扶
疎

延安江漢堂上懷范五丈龍圖堂是五丈所建

煌煌斗柄垂南北浩浩斯人江漢堂橫吹三川星月遠
雅歌九姓暮天長頗聞病後精神好最是秋來飯食強
誰識得名因伯氏飛鴻送盡更茫茫堂名本是七兄無各於慶州所命

自延還鄜懷京師親舊

羈旅無歸不自任重重白髮巧相尋扁舟前歲江湖客
匹馬今朝關塞心攬古豈無王霸畧窮途只有短長吟
故人憔悴多如此誰解多情送好音

行縣途中讀柳子厚詩

征衣窮塞暮冬時讀盡龍城太守詩若使生平詩盡在
濯纓無淚為君垂

直羅縣三絶句

縈回頡頏亂山阿目眩心搖到直羅待得羅川平直處
晚來苟令恨如何

人生不合出都城百坂千坡異縣情勃勃當年聖人道
如今狐兔不勝行縣有聖人道乃赫連勃勃勃勃每事必以聖稱也

羌管戎歌亦鬬新長官家勢洛陽人相逢且覓山花好
莫話銅駝金谷春史令君謨洛人

送春

雨裏花開過愁中燕到遲一春都寂寞不作送春詩

葉善養寺簿嘗為鄜州從事有詩送予至鄜作

寄

夫君舊遊地京洛我盤桓旅夢朱絃斷荒山白髮寒文
高驚小阮其猶子內翰符寶達晚在長安得慰相思處瓊瑤落

手看

席上有唱歐公送劉原甫辭者次日又有唱東
坡三過平山堂辭者令聯續唱之感懷作絶句

龍門不見鬢垂絲莫唱平山楊柳辭縱使前聲君忍聽
後聲惱殺木腸兒

山城聞笙簫思靈芝宮事作

笙簫婉孌落人間目極靈芝去不還猶喜遺音吾獨識
且教明月住空山

復入鄜城南門

南走京洛道羸驂到卻回只應如幕燕自有社相催

過漢武望仙宮在鄜時之西三絶句

海外求仙事渺茫卻煩鶴駕訪劉郎修門自有偷桃客好試低眉問帝鄉

山下時時聞鳳簫山中處處得蟠桃劉郎仙去何難事不用飛樓百尺高

黄金無限不須成欲塞河流要負薪誰識望仙宮裏事只因蕩漾阿嬌身

用仙宮舖壁上諸人作

香霧漫空玉作塵五龍雙鳳細扶輪君王不得須臾語只有輪臺哀痛身

塗中依韻和高主簿完翁見贈長句 高乃使君之客早休官

孤宿孤江嗟婉娩窮冬殘夜認瑽璣秉槎邂逅關心切舒錦綢繆到眼稀豈有梧桐留鳳食端愁霰雪犯狐衣

秦樓老去可應住好聽吳儂緩緩歸

再和梁帝詩云人生行樂耳何處不連留

人生行樂留連耳何用千鍾貯寶璣主簿休官如習早使君下榻似陳蕃已看燕闕王如意更問雕梁金縷衣

使君家歌喉甚妙莫道寒垣風景惡開花何處侍郎歸

又和

客子吟哦聊遣悶敢將魚目報珠璣寒來何事流水急愁裏更堪人住稀使我難忘麋鹿性多君已棄芰荷衣

山齋永夜宜清話莫只山公倒載歸

謹案卷五第三頁前八行今朝廊時祭湫神原本時訛時據宋史地理志改

第九頁前五行棄運披綠淨按此句疑有誤

第十一頁前七行即今白頭青眼絕原本眼訛根今改

第十六頁前五行伸謝經略安撫待制送酒之什原本脫酒字今增

第十九頁後二行枉費東坡歌小槽刊本槽訛糟據李賀詩改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司馬郎官上奏無原本馬下行門字今刪

卷六第二頁前三行謂斯立原本立訛工據前詩題改

第五頁後六行高躅人難解原本躅訛觸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芳草搖輕碧原本草訛華今改

第十七頁後八行幾許辭源賦八哀原本八訛入據杜甫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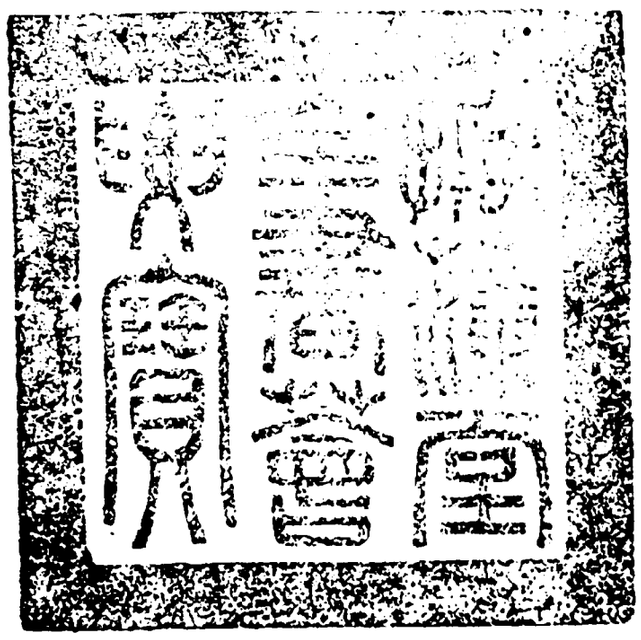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七行為君今日恨車輪原本車輪訛輪中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明當元已日原本已訛幾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蠻童垂釣泣原本脫童字今增

第三十四頁前一行相逢且覓山花好原本花好二字倒今改

第三十五頁前三行在廊時之西原本時訛寺據宋史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七 宋 晁以道 撰

近體詩

三川

想渠涕泪問京華 窈窕山隈隩宜著狂歌老杜家辛苦寄書消息斷

疎墮

疎墮何堪行役勞窮陰急景晚風高京華前歲此時雪

獨卧先廬亦寂寥

疲行

歲暮疲行役荒郊絶見聞林寒無鳥宿山燥不歸雲得失為生計浮沉預世紛好懷思轉語終待潁陽君

再至直羅

百疊荒山人迹絶饑腸寒色自徘徊多情只有謝康樂美酒樂歌寧再來 康樂詩云絃歌發慇懃登臺美酒樂歌寧肯再來

拾康樂之意再作

異時遊子不須還舍瑟含情醉醒間今日煩君臺上望急揮苦淚濕千山

約結

約結無奇恨闕開偷閑藜杖亦悠哉曉風不讓青山遠暮靄難禁明月來關外關中渾浪漫雲南雲北舊徘徊雲南雲北在四明山自怜不注愍征賦一世征衣愧不才司空圖詩云今日甘為客當年注愍征

寄隰州李九使君

隰州太守詩來好何事新詩不寄來歲暮異鄉思里社山寒宿雪擁罇罍數莖白髮何堪照一寸丹心未肯灰唯有早歸箕潁計暮酧朝唱不論才

次韻和隰州李九使君見寄絶句

邂逅宮花春寂寂相思塞草暮離離休信李廣未封印喜得清香賦小詩

我屋

窈窕吾山好欄干我屋宜胡然名未著不得謝公詩

累夜讀武經總要慨然思陳叔易寄予嵩陽讀水經之句因用其韻作寄叔易此公相與唱和最多於此詩則每誦之

蝶笑蜂鬚飛有聲梅嫌柳眼衆人青今朝消息君知否荒塞寒燈讀武經

風送黄河水底聲三川半死誤丹青何人告與君消息枉是磨鉛勘水經

蓬萊學士有家聲易退難忘舊殺青萬闕饒君相似處此生不讀膳夫經

歲暮思劉壯輿近在京師因壯輿言温公勸劉丈合魏宋等志有意合正史之志而離析李延壽之紀傳顧老罷不能聊見于篇末

迢迢使我旅懷悲促促思君歲暮時江上梅花今在落鄜州月魄屢圓虧著書有底心過苦行路無端山更危誰解合離南北史吾曹白髮恐難期

四明歲晚水仙花盛開今在鄜州輙思之此花

清香異常婦人戴之可留之日為多

前年海角今天涯有恨無愁閑嘆嗟枉是涼州女端正一生不識水仙花

途中遇雪二絶句

征裘不是謝莊衣何事輕英故故飛應是多情要新句敢酬瓊藻觸寒威 謝莊詩云疊雪翻瓊藻

慘淡修途問若何璇題瓊藻未須多使君此夕應難醉紅玉看人子夜歌

途中對雪

殘歲初霙慰所思征衣坂路固無奇漫知謝女能聯句安得顏兒與賦詩 顏延之與羣從賦詩測年十三竣年十五

嵩嶽夢中宜寂寂雕山眼底尚遲遲明年花發應如許坐看遊蜂憶此時

鄧聖求作端明時嘗贈予詩云妙論出六合微言思落日言破九流其言雖過矣要是前輩中有相知者逮今將三十年奔走鄜州諸邑察視保甲

感舊作長句

白頭關塞走匆匆曾玷山公啟事中妙論微言思落日荒山窮谷夢悲風八哀欲賦嗟無語三徑宜歸恨未容卻擬掃除西域去預羞麟閣畫邊功

村館寒夜忽忽不樂學古樂府當句對

將此愁來同彼恨肯饒庾信讓江淹雪翻愁緒風牽怨月戀山空人倚簾昨夜夢垂今日淚一機素勝十端縑無煩言話誰能聽小叔狂來阿母嚴

寄恂公

南屏不可見歲晚得恂公辯笑潮難久閒嫌雲住空誰家紉落月獨起汲寒鍾八十歲除夜寧知塞漠風

寄杲公

杲公消息太茫然六尺堂堂只眼前斗極新春年八十烟霄故國路三千每慚鑒薄朝多語待學情亡夜不眠此世難期再相見試容抒思序真筌 杲公有金剛經解予欲為之序

聞胡少汲再入省

南宮妙極天下選雞舌喜君重得香既自能詩似前輩何為不作水曹郎

聞喝馬惻然感歎且恨其辭鄙惡特甚作此詩

從賀方回求數解

一世危腸賦愍征江城夢斷到邊城晚風不送採蓮曲落日唯聞喝馬聲長似竹枝愁遠客重于隴水惱無情爰求樂録十三觧賀老當今最得名

予告客不能飲酒嘗使賓主俱勞客言有二事

便可痛飲謂對花對佳人予病眼難看花從照律師授四分律遠婦人作絶句謝客

眼病身持四分律流芳巧笑兩如何從教酩酊非吾事免得醒來恨更多

談易寄壯輿

拂拭塵埃藝靡它象中繫外得婆娑何人為我易弟子淚落一朝飜九河

三川直羅之間作

饒鬚羌鼻似羌渾人在山頭羊在門欲把流霞來飲汝未甘便喚作曾孫

排悶

鄜畤來為吏多愁尚喜論山川分漢郡人物客羌村老杜詩有羌村宮廢人仙在天清貳負昏山海經貳負之梏在此莫言無妙麗土稚動金門

贈雷僧

蓬頭氷齒獨徘徊五百年前人姓雷東晉雷處士為問羅川

何處好笑言京洛總看來

東奔西走肯徘徊言語相殘聽鼻雷未料此生終作底可知不為學詩來

留官莫去且徘徊官有白茶十二雷便覺羅川風景好為渠明日更重來子點四明茶云直羅有此茶否荅云官人來則直羅有十二雷是四明茶名

鄜州人語間有似河朔人處予獨知其然盖此本魏之上郡魏人以歸秦之三年秦遂稱王

而不樂為秦民之故其音猶魏也作絶句

魏郡歸秦秦遂王音猶故魏恨難忘誰知我本魏郡士

比汝獨思田子方

木末

木末僕危不可呼水濱詩客昔何如若非此老曾行處

淚漲三川恨有餘

承議郎王東起挽辭二首

三十年來夢王郎歌愴情桂亭看躍馬蒿里望銘旌廢

丞相孫女也妻母養在君家丞相之子亡近立一孫方數歲丞相有書萬卷君悉主之

相存亡託孤兒内外并休論書數萬色色負平生君之妻呂

洛下書生譽秦川公子豪飄零諸老恨骯髒此生勞病

臥分丹劑魂遊問室皐當時蠻紙在絮酒共蕭騷君受之四

明所作粉紙未及寄問乃以為奠

題弟子問

人物昭陵一代傾墨莊夫子著書成我生既晚復何恨

解叩青霜鐘大鳴

憶四明上元

翡翠隨潮月琉璃共佛燈沉香聞遠遠珠樹間層層

憶京師上元

艷艷燈欺月英英人勝燈紅綿開四照金鳳起千層去年

皇城北面樓殿初成羅列珠玉燈以紅綿代絳紗

鄜州上元

酷愛鄜州月真分紫府燈鄜有望仙宮月収烟蕩漾燈炮石

稜層

次韵十二弟所寄

莫問西臨統萬城書籤月色落南榮遠天鴈初去聲驚幽

夢近體詩來慰老情籌筆陣寒徒許國題鞭句險政傷

生敢尋五世蓬萊路異姓王孫尚避名思忠使君乃高韓王諸孫也亦有就閑之意

題新泉

舍北洗山如有待舍南泉發本無期羈愁盡落清音裏

不用騫公讀楚辭

東溪歸作

忽忽尋春恨已遲山城渾未有花枝東風馬上哦新句
却似盧巖候嶺時

從高守乞石筍

竹萌何處在石筍眼中青乞取分幽徑難忘玉筍廷

書劉仲更春秋災異後

志苦言危凜雪霜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
羞死當年顧野王

山頭對花

欲脫羈愁暫媾春花先木末傲難親無才與作山居賦
遮莫山花處處新

老欲留春不用忙却愁花發送春光山頭紅綻難為媾
年少才高憶謝莊

枕上

人間百感未能休欲語無情謾九州樓上角聲山上月
共人割據一端愁

三日

只將三日為元已準擬流觴不誤期懇愧魏人風味好
無窮花蝶謾相思

十二弟寄詩一編來用其山字韵作

季詩來灞上秀色謁雕山獨笑寒暄外相逢翰墨間花
飛能擁路月入不開關巧解供新句吾才愧晉慳

三月十一日大閱作三絶句

儒服未曾看樂戰鐵衣且自戲清時春風莫道晚無力
解直天王百尺旗

風旗且好岡頭看汗馬休論塞外期前日將軍劉越石
功名不及一篇詩

縣官未肯斬西戎誰信鄜州第一功馬似雲頹青壁上
人如猿放曉林中

梨花

春到梨花意更長好將素質殿紅芳若為寄與江南客
枉是楊梅憶庾郎

暮春

春光好攪去如驚樂事能追不得行禊事已觴王內史
披香只賦庾蘭成敢嫌塞柳渾無意尚喜山花自有名
嵩少未歸無著處此身曾亦是諸生

春晚感懷

春來誰挽去難援中有悲騷萬古痕飛絮無家凌紫極
落英不聘恨黃昏半塗未肯擊鳴缶百感何因招此魂
海內一經連海外欲搜怪物且重繙

總管劉觀察相餞于高巖經句楊朝奉出所和詩即席再賦

花開為客向金城待得無花羸馬行柳蔭高巖開祖帳
月搖洛水話離情將軍精悍千山聳賓客風流一笛橫
更愧新昌孫子在詩成白眼得清明

席上別諸公

西城別袂望東城勇發征車却怯行朋去肯聲前金
關恨胡盧歌裏玉關情鶯啼有意因風斷山影無垠為

月橫人世分攜吾可那千鍾不醉在天明

塗中寄城中諸公

孤飛弱羽真難可作底徘徊去住間柳影生風歸曲渚
雷聲送雨過前山庾郎有待復何待白傅求閑而得閑
回首玳筵醒醉伴曾將幽憤唱陽關

自咸陽回道中作

未駕羸驂返故鄉且尋掘筆傍書窻莫謝流汗野猪嶺
絕勝傷心朱雀航

多謝芳樽與獻酬只將萬斛醉吾愁春花來作人間夢
夢到鵜啼不得留

延州紅勝洛州花打剥工夫阿那家我亦勞心添病骨
悔將黃卷負年華

從經畧安撫侍郎叔乞松醪

春來玉帳閑無事自料穿松壓酒糟即恐金罇未相稱
山房乞取伴離騷

牡丹

牡丹千葉千枝並不似荒涼在塞垣宜聖殿前知幾許
感時腸斷侍臣孫祥符中宜聖殿燕千葉牡丹有十數枝宰臣戴馬文元公時為承旨特預賜

靜夜

此身飄蕩久靜夜得幽情月色隨窻盡泉聲到枕輕老
夫方讀易稚子莫談兵似說歸期近嵩陽學自耕

浮甘亭上

浮甘亭上拂征衣欲起羈愁却自非鶯去青陰猶轉響
月來碧障有餘輝三英何處同行樂百醜無堪獨息機
好濯纓塵惜蘋藻從教塵土半天飛

謝魏宰惠芍藥

敢期芍藥邊城見本是人間第一流我有無窮羈旅恨
為花今日到揚州

在邊

在邊有底適予懷舒慘無時亦異哉醉到月前如失去
愁從騷裏却招來素心偶向三花盡孤憤難教貳負催

好覓羌村殘夜燭待將何語與徘徊嵩山三花見李白詩而此花近不復有在者乃于廊畤中山見之

次韵和完翁謝墨二絶句

池水澄輝散曉烟定無墨色使君傳幾螺付與能詩客
免得書空重惘然

寸寸燒松計已迂更憐百步扇垂珠幾年費盡坐曹手
千卷書生又却無

聞角

邊城百感謾興嗟將底令人警歲華多謝何郎有新句
誰聞夜夜小梅花

迎客道中

忽忽中夜轡候館若為容山轉時藏月河分不割風憑
誰能食夢總自解書空省內吾難倚詩書更使慵何進兄弟倚省內以富貴

九日

日日無堪只歎嗟誰教九日事豪華寂寥難落方山帽

爛熳先開野菊花聞道鵁鶄趨鎬燕忍將鴻雁聽遼笳
古來感慨今朝甚苦雨淒風助我賒是日秋燕

贈鄜州田玘

前世能歌田順郎今身追悔太昌昌戲泥巧盡羣兒態
休憶小姑初倚牀

次韻任伯塗中見寄

命駕關東千里餘拂衣前去未勤渠自憐病客料秦虎
共學騷人憶郢閭賦就句奇輕惡道潘尼有惡道賦詩成意遠
欲閑居此生辛苦君能識不向他人道看書

白頭青簡負三餘得喪窮通不問渠但恐風霜侵爾稼
敢期盜賊避吾閭秋蟬冬蝶空離恨渭水秦山政索居
何日合離南北史倩君成就一家書古人名壻曰借倩近乃妄以為笑倩

感事詩寄韓侍郎

去年過却京城裏今日無煩嘆白頭且喜歸來收客夢
何妨無酒破春愁細教科樹鳥聲樂遠使疏泉山影浮
晚得花開逢歲閏可容結侶到丹丘

贈韓侍郎

僕射陂頭鷺宿秋使君行色曉雲浮幾章乞得閑歸去
平日將何事絆留久幸沃心舒讜議暫堪俯首貶忠謀
黃金帶念多人有烏角巾憐不自休談笑弟兄從此樂
杯盤賓客莫言愁慙予本是山中士可復魂勞隴上舟

偶題丁酉

一室蕭然懶傍書角巾孤嘯問何如夕陽能使山遠近
秋色巧隨人慘舒苔漬碧花行不到香殘篆字睡應餘

自憐得計歸云晚前日人間謾畏塗

和季弟秋日即事戊戌

五世衣冠盛本朝寧論妻織與兒樵顧予始就山居樂
未放詩書便沈寥

寄謝任伯察院

終日小園何所為忘言不讀國風詩閑來却覺呻吟好
老去仍知疾病宜月在鄜州能到此人遊梁苑誤行期
徒憐宋玉無秋思既識清高又可悲

初至京作

七年去國今還歸僅有身存心事微下客但能循故事
高門誰許着褒衣難將白髮語年少忍使紅塵負釣磯
不解征驂却歸去策雖非是亦非非

以扇求馮元禮覲畫山水

高人能畫山中趣涼吹曉從天際來移盡此情紈扇上
人間何處有塵埃

趣景升太尉畫孫登像

契濶王孫魂夢勞京華一日重遊遨圖書不惜黃金費
歌舞何妨簫珮高月到南樓臥吹笛花殘曲几醉揮毫
如何愛著須臾懶不使蕪門對楚騷

留題景升北窻

南樓吹笛何人怨北窻垂楊永日閑何用緑楊高百尺
詩情筆趣總相關

夏祭日感事

盛典千年出寶圖佩環方澤影榮紆中天月護黃琮色
出海雲騰赤帝符已慣龜黿呈上瑞前賀赤黿之祥不驚風雨
解前驅前一夕大風雨侍臣自有揚雄賦擊壤何妨此鄙夫

謝曾迪功松皮冠

松皮冠贈松山客慚愧紅塵赤日中好向浮雲傍歸路
定應賸聽入琴風

次韵和張次應龍圖松皮冠子

儒冠何事貴松皮一歲寒來特自奇髮盡玄霜相稱得
歌酔白雪即非宜

代馮元禮次韵辞張次應畫山水扇

女鸞寶扇謾稱工闕識嵐漪縹杳蹤何事晚來慵落筆
為嗔不説妙高峰

代馮元禮次韵送畫山水扇與張次應

五日十日豈為工萬壑千巖自絶蹤在握已能霄漢上
更須羣玉占前峰

次韵和大理吳子偉寺丞久留滞絶句

之子婆娑幾許年衆人遷後獨稀遷即今便上青雲上

已愧開爐白日仙

再和

官共狐裘三十年紛紛南北笑鶯遷未施雲外射鵰手
且作山中騎虎仙

京居五更聞鐘

慣聽山頭五夜鐘忽驚孤枕景陽風明朝樂事知何限
定自無人拜德公

七月五日立秋

故廬歸客不勝愁可是人間晚立秋収潦水清如可待
無窮蛭螾看沉浮

病臥聞韓公表雨中出謁

緑陰飛雨作秋容衰病呻吟高枕中何事公孫健騎馬
黄金帶客好相從

韓二十七詩來云已束歸鞍逐去鴻令人欣喜

愧嘆輒次韵和

此身重滯愧征鴻況對庭前郢樹風暫至京師便歸去
敢期今日有黄公 黄叔度暫至京師而還

即事謝公表二絶句

碧嵩青嶺肯相從萬事茅堂醉夢中出到人前羞欲死
歸輪不必問何從

留君談笑且從容白髮紅塵阿那中踉蹌行藏莫相笑
枯魚垂淚恨無從

即事謝子之二絶句

何妨少日不能容詎玷山公啟事中庭下秋風収不得
欲彫瓊樹未聽從

悦已曾增巧笑容舞鸞歸歌鑑花中人間遇樂便作樂
何用行軍問所從

送韓七十赴澶淵舊任所為士掾

不樂予何堪非關未策勲秋燈逢積雨客涙送離羣身
事千年鶴心期萬里雲煩君經廢廟嗚咽當家文 澶淵舊廟碑是高祖文元公奉勅撰

選部中作

白髮來遊宦山公不我聞邪猶在中等予二十一年時邪中等近恩除落而部中尚要聲載政不占微分近制以分數為選法多者至七八百分予乃無一分孤淚滄溟感微言上帝勲何妨貧且賤嵩嶺有高雲

明仲約七月晦集屬抱病先以此見意猶并以申謝

秋日在長安多悲對極歡栗疎肥木落芡觜瘠池寒居室清鐏健羂人白石殫慚君過繾綣扶病强盤桓

送邢子强還洛

行樂洛陽為第一暫勞使節特還家橋頭鋪遍中秋月樓上吹殘九日花誰聽高談擒虎豹且容濁酒傲烟霞從君一笑知無分短髮長途倍歎嗟

送李先之歸南

夫子聲名大婁凉三十年晚交彌好易風志自覃玄泰華氷霜潔江湖鴻雁邊別期不相假吾道信茫然

再送先之

君家父子真國器棄逐那知上苑春嵐障城中猶自樂浦珍市稟本來貧曽憐濁俗排閭闔暫屈清江縱羽鱗我老相逢便相別劇談易象亦何因縣一見從予談易

三送先之

相逢無酒恨如酣九易三玄俱不談秋雨迢迢催客別別情雨色已江南

京居秋感五絶句

快雨薄寒一夕間胡為百役自閒關秋懷更讀甘陵賦始信人人庾子山

雨助風聲燕欲歸誰教我尚著征衣自憐未讀愍征賦霜雪鬢間猶庶幾

隨牒求官秋緒多自甘老罷樂婆娑枕邊風雨五更夢聲在長衢朝馬過

江上高人未肯來京華秋鬢獨徘徊饒渠看取潮頭月莫戀林香待放梅招揚中立

河滑依棹得風期泰樹湘雲枉夢思也好歸來君富貴

未容言語我傷悲 招徐思川

即事

幾歲田園得隱淪忍將秋淚濕紅塵一麾不得廬山去何用他州寄此身

歸到

歸到故廬同逆旅人生本自怕牢愁雨聲豈有京華態羈思仍多澧浦秋久禁令人類疾病新聞向汝重咿嗄顧無道義論輕重何處王公門可遊

乞酒

積雨深秋與恨飜悠悠何力勝朝昏久同下里饒詩句乍學高人傍酒樽徑醉便知容傲世狂吟更覺解招魂頗憐陶令徒全美只肯丁寧乞食言

辟穀

辟穀終無術求田早自慵病能添旅思雨善起秋容本色官猶阻非時好欵從封侯如可覓要自愧長公

依韵和邵太子文兄八月總童朝歸長句

東皇受籙增嘉運曉坐明堂夜拜章玉燭千年承瑞露金龍萬國鎮青霜風來紫極簫聲靜人在丹臺珮影涼與子飄零逢盛旦獨無藻思頌瑤光

八月十五戲作

稱意中秋月滿樓只嫌歌扇遏雲浮不如風雨連天起要得伊人也解愁

聞三十六丈乞西京留臺輒成長句時先之七兄已拜北京留臺

伏蒙三十六丈大夫寵視長句輒次韵和千仞愁城託寸陰可堪疾病更頻侵烟霞舊友能相遇鷗鷺前盟不待尋羹飯東西慚白髮功勲遠遜負丹心

兩家曾祖康定中同在廟堂堅成西鄙罷兵之議

明朝重九無高處約訪高人支道林

實約于九日訪僧

德麟留詩相別輙次韵賀送

安穩王孫一葉舟朅來京國淡無求任生白髮曾料虎分絶紅塵自狎鷗桓笛不堪留往恨膺門誰復憶同遊重陽無酒仍分袂雨作黄花淚未休

德麟夜相過用前韵作

王孫未放木蘭舟憶別親知與訪求輭語斗牛迷後雁傷心波浪笑浮鷗燈前有喜新佳句泉下無慚舊俊遊頴尾可居隣可卜白蘋紅蓼共君休

九日宴李德充中大家次韓三十六丈韵作

重陽風雨每凄凄物色今年得所期賜第好賢多驥子三山酌酒過鵝兒德充用三山罇極奇妙紅樓尚想吹簫夕碧樹今誇出日枝李氏園池甲于京師今屬宮苑所我與韓公殊輩行門闌感舊淚俱垂

九日陪韓三十六丈大夫集李德充家再蒙賦詩相似謹次韵扳和

丈人邂逅共悲凄九日芳樽敢有期感慨既能追壯士懽欣復自學羣兒菊增紫蘂侵黄蘂萸憤南枝勝北枝北州之茱萸極衰蕭史高樓幸登眺但慚清唱手空垂

李德充再賦九日期字韵詩輙亦復作

多才公子莫凄凄九日不謝風雨期清酒玉腴浮杯底黄花金蕋粲鈴兒菊之尤者有金鈴萬鈴百年歌吹驂鸞地萬里旌幢鳴鳳枝李家一門節鉞相望前後楊劉是賔客聲名孰敢與爭垂楊文公劉中山歐陽文忠劉侍讀

重蒙三十六丈大夫德充中大賦九日詩期字

韵詩輙復以致謝遂及閣筆之域

平陽樓上重陽日周覽悲歡孰與期盛德不應無隱者大豪寧復有屠兒未舒鸑鷟青天翼難識珊瑚碧海枝莫擬吹花多繼筆羸兵易衂槖仍垂

即事呈德麟

學得浮雲往復還里中不出孰追攀九秋自與物情樂一日須教我輩閑敢料都城有詩句故應魂夢在山間今朝車上瓶無分更可憐哉我阻艱

次韵和德麟過希道作

笠澤人閑書已叢分甘寂寞與誰同故人相遇白頭日
往事獨悲黃葉風去國貴游驚瀟岸希道初外補浮家公子
樂湘中德麟不厭遠官此情繾綣思朝夕百仞寒巖飲水虹

思歸

忽有故園夢秋冬恨不勝菊難月掩映海耐雪馮陵客
鬬南唐墨僧禪後夜燈如何不歸去京國覺騰騰

感事

人物今朝何寂寞我思前輩太崢嶸仙才難測趙周翰
俗眼聊窺石曼卿趙公詩多仙家語
鸞鳳騰輝何處在珪璋振德是人斯怪來高論空無驗
可是歧公作宰司王荊公在嘉祐間言人才雖乏不曾教王禹玉作宰相至熙寧中公乃薦王代作相焉

早於城北迎御馬

天街未見曈曨日御馬來朝馭駿宮不許暫時超倒暴
欲將何事驗真龍

十月七日夜夢中作兩長句覺而忘之別成長
句視李民師

冬來羈旅更迢迢撫枕燈殘百感饒饑鼠翻空疑有鬼
驚烏誤曉尚中宵詩成與夢俱零落鉏出低眉亦寂寥
無分京華居老境江湖高隱幸相招嵩陽王巩冠遇一書生聲眉出劍舞空中

慙愧

神邑凡才日抗塵早年聞道晚因循腦能充溢無華髮
心得休閑不老身種種已慙為客子悠悠更愧作官人
吾言可復終歸去何處桃源可問津

偶見夏英公與文莊公書云秋序始涼師門尚遠又一書云念其出自師門賜一善地輒成前輩終身知學植今人得意諱師門如新幾帖英公字可但無家禮數尊

絕句

天寧節後二日集英賜燕輒成長句

誕彌陽月揩陽春萬壽杯餘燕豆申殿角垂虹天意喜
今集英殿新修增高二丈壁緹交鳳日華新殿上及兩廊緻壁皆新繡龍鳳極華麗星
迴畢雨金沙淨累日雨至天寧節後遂晴書癸狄封王醜陳契丹國使獻其國中所寶玉器三十餘件何事昇平樓寂寞要將艮嶽共璘珣

寄李輔之

嫁樹栽花待上元一燈明焰照山樊香爐峰下烟霞客此夜皇州亦掩門

布裘菜飯久忘言糲食粗衣過上元怪底狂風迷四野榮光自滿濯龍門

庚子至前二日韓德全李師民相繼而至聊書一時之事

先後客無約寒窻注夕陽縱談香柏子孤興飲松黃不道仇池遠唯迎至日長於焉豈易得回首即他鄉

對雪

念昔幽居久幽懷歲殘茅亭因雪過沙渚與鷗寒暫

喜涼塵息將愁秦樹單六花如結子孤客鬢邊看

次韻江子我見戲長句

江家宅在多文史兄弟論文詆我遺長逝不來荒馬鬣後生亦老倦車帷契成自賣寧無恨詩到相嘲雅見知山水尚憐天付與暮年漂泊尚仇池

對雪懷淮安郡王郊居

六出花開郊野興王居不數沈休文洞房窈窕玉簫遠綺席徘徊瓊榼釂大藥定應須火候佳人可復悞行雲

王有侍姬在宮中自憐收拾征衣客白眼寒空送雁羣

對親舊

歲暮征裘返故園愀然去國亦難論獨尋碧草日三徑誰在紅蓮夜五門近歲上元燈山有五門久分雲霄能割席乍驚縠縷有離尊即看短髮邊城去風雨仇池役夢魂

出京感事

晚歲長途俱寂寞傷今懷古總飄零韓彭豈是無三窟管葛元非守一經白髮任渠從此出朱紘于世許誰聽

猶憐去國恨能釋已見燈龍出北溟

出見京華之盛而作

飄零羇客尚魂驚乍見王居白玉城三市盡迷一作新南北嚮八騶爭禁一作耀短長行花移陸海春常在樓接神山月不傾安得白頭居此樂關河垂淚復孤征

過洛陽贈親舊

古來無奈洛陽城興屬今朝誰與親河岳新秋初過雁園林曉月遠行人波聲有喜咸通汴雲影相隨直到秦

白笋紫薑勤故舊公孫出仕獨堪嗔

過陝州贈蘓儀掾仲滋

老去情懷誰與謀壞壁無蛩更愁秋収覽雨聲來枕上飛揚馬鬣在岡頭欒城孫子何來此華國文章肯漫休邂逅關山論家世更期信息在西州

又

河擁秋聲客恨新誰能出語共輪囷信知五采生丹穴不許文章屬外人

題長安趙氏園

長安池館欝峥嶸此地偏多客子情秋晚寒藤侵石瘦夜深熟果落池驚後生解識南山趣先德元高戎夏聲感事暫來添白髮南山曾見漢公卿

鹿鳴席上送諸先輩詩

周室賓興綺席陳漢家勸駕禮還申鶯遷同谷烟霞喜鯉化瓊林雨露新日御駸駸須六轡席上六人奎文煁煁自三秦先應沉醉換春色病守狂吟已覺春

即事戲作五言

何處寂寥好山城太守家輕觜平木竹筍大裹白朱砂君與旱蓮比實非火候賒一官還此是百務莫淫哇何處寂寥好山城太守官龍鍾五品服豹變一還丹舊恐三杯竭新添兩角寒只應歸去是無責有餘驩

謹次知府經畧待制韵

制勝奇兵不下堂鉛刀何當齒干將肯誇舞暖嬌回雪只念琴寒乞履霜此日秦郊黃髮老當年漢殿綠衣郎

徘徊四十年來事險阻艱難間備嘗

郡齋戲句

烏髭四皓應無術沉醉三閭豈有方將此衰殘療戒棄郡人應笑使君狂

一夫肆力能排闥萬旅無謀謾仰關成敗是非今有底忍將鞭撲作威顏

雪中獵戶來呈虎月下田夫走獻麏諱道山成應不得關東誰肯有書題

卧升白米能供酒瞑目紅裙難聽歌為謝閒州王內翰莫言官職也蹉跎

蕭條吏散如堪適瀟洒詩成亦可娛王謝異時同惠我只慚筆力不能俱

雜號將軍人所薄東宮贊善自曾嘲如何今日余為守黃獨白床誇大庖

朝困十催何敢飽暮虞百罰更生寒雞山小石鳳山柳移植庭前少自寬

笑

笑樂真情豈可無樂而不笑是何拘日中無事逢棋局春後有花兼酒壺輕俠兒前撫手掌滑稽傳後撫髭鬚江南陸后還安否乞與節枝使自扶

次韵郭帥和楊使者張茶馬溪莊詩

溪莊吟興浩如神不似逢時富貴身雲外黃羊眠竹影月中赤鯉戲河濱揚雄奇字情宜密張令清談分自親顧我婆娑徒悵望柴車霜雪未堪巾

才氣雄豪夙會神暫勞旌旆遠勞身使華燦爛高秦嶺筆陣縱橫落渭濱音出瓊瑤疲諷誦韜輕虎豹貴和親何妨戲作蜂腰句要看時宜折上巾

奉楊公近蒙荅四六狀極為精麗博物張公適聖神經營佐國不謀身一枪採擷朝林下八駿遨遊暮海濱詩就秦川寧獨樂政成周道要相親敗軍汗顏誰哀念敢謂勤渠問解巾

景迂生集卷七

景迂生集卷八

宋 晁以道 撰

近體詩

喜雨一首呈司録諸公及諸先輩

二年七日古人嘆一雨三時此際心辛苦榮宗誅大厲歡欣畢宿散羣陰無煩鐘鼓禽魚樂便覺來牟波浪深敢恨泥功山下路且增秀色遍瑶岑

和蒲君刑曹佳什

獨步當年賢士關青衫初試闕好憐歸去龍鍾者五世題名在道山

志士何曾恥抱關忠臣本自不言閒策勲他日陣間陣莫忘今朝山上山

刑曹再賦二絶句彌佳不得不報

不肯將身入八關判司雖屈勝如閑漢庭富貴人何限畢竟文章屬小山

上帝白雲居九關列仙亭館號蕭閑念君未作驂鸞侶愁殺江南庾子山

南充大兄嘗夢見予作詩見寄次韵和呈

仙山能夢我書帙正思君一德誰榮滯羣兒謾戚欣過秦何必論喻蜀却須文未落豐碑笔唯貪辨惑勤子文兄俾說之撰康節碑近蒙寄易學辨惑來

復用前韵即事奉寄

南充有狂女何以號仙君不食諠愚嗜忘言聳世欣我常饑亦健公更默能文鶴駕如相召應須即日勤

絶句謝小邵寄柑脯

曲直驅文詩隱秀山頭仙馭勢争飛須一作便知柑脯勝麟脯更使荷衣笑錦衣

感事

功名富貴總愁予南北東西盡畏途悔不讀書徒語爾老來悔讀少年書

書何貢士居

吟興隨花發高簾對雨疎人家南郭外雲出北窻虚笋

巖何時歌詩書幾世居我來懷舊隱便擬返柴車

乞宮觀報罷作

明時不可干多慮自多艱頗謝散班格徒憐本色官高
門寄倚伏下客強悲懽鄭駟應相念秦川歲律殫顧況詩云
遷客本來無倚伏子謂不然故今云爾

宮觀請不遂揀兵戍朔

擬駕柴車返故園却料甲士倚和門桐孫竹祖俱相吠
欲把秦音長子孫

感事

短髮猶思沐修途頗夢歸不慙為吏拙但恨讀書非隴
上健兒戍漁陽突騎圍誰能圖戰陣枉是著朝衣

訪郭圓機機宜不遇圓機名執中

久雨宜新霽秋光更可憐尚嫌鴻雁近肯使鹿麑前興
矚唯高隱名談盡昔賢那知忙事在曳杖行荒田

秋思堙欝忽蒙圓機示除祟賦欣然開豁為惠大矣率草謝之

秋霜先著白髯翁始信讀書未有功幽恨不隨流水去
壯懷每共暮雲空敢嗟落葉留無術但惜危巢覆孰從
賴有高才能作賦筆端除祟是英雄

謝圓機除祟賦

祟鬼當年曾蹔解柳子厚作解祟賦賦成今日永嘉祥無煩鑄鼎圖羣象可笑時儺逐畢方蕩滌辭源能澎濞誅鋤筆陣更光鎩此身強健餘何事枉是靈均嘆國殤

荔枝送郭圓機戲作二絶

禍根妃子嘗珍嗜今日何須有荔枝玉樹後庭那結實也能亡國更堪悲

荔枝一騎紅塵後便有漁陽萬騎來郭令諸孫今得味却同羯鼓逞詩才

趙妹自咸陽寄華州石縫山芋來作絶句二首

華州石縫無端芋同谷齋中有恨翁卯酒調來家法在蹔時不哭此途窮文元公有語云卯飲酒調山薯糕

秦中驢喜迎吾祖知道官家不用兵今日魯孫何所負

華山芋蹟自多情文莊公康定中使閿中會諸將議邊事爾後遂納昊賊降表
昨日小詩同致上讀張元善中散文詩愛其讀書輕富貴之句作絶句一首本次五卷謝酒之什
風流自古稱張緒詩句孰如孟景陽今日讀書輕富貴當家好處得兼將張文昭德麟曲也説之拜于兒童時計經畧待制必亦識之
依韻謝圓機送梅絶句
丹萼瑤英閬苑開人間何處有瓊臺妬嫌弄玉秦王女諱説南山説楚梅梅最先見于南山之詩
揚州梅發莫依依曾得何郎一首詩謾有渡江來小庾始從今日得佳辭庾開府不見有南山梅詩
再和圓機梅絶句
一年春色已平開始見芳香傍硯臺慙愧梁園飛雪裏幾番玉掌醉新梅
思王三匝恨無依枉費西園清夜詩不得梅花發幽興甘輸北闕有英辭設客酒十二行得此四詩老純乃爾
申前意和圓機絶句梅花
莫道梅花取次開馨香須待百層臺今洛中名園猶競于梅臺貴自上接
負雪披霜不得依梅寒恨不出幽詩身梁根治荒江介其香
不同碧玉小家女寶策皇妃元姓梅

情調猶輸第一辭
霜女月娥愁不開蓂君西母宴瑤臺總將芳意傳英彩
下降人間得有梅
織女機寒自失依雲霞扎扎似吟詩女兒謝席雪無句
父子庾家梅有辭令兒孫輩同和公詩
天馬錦輕誰得開月兒羅薄掛香臺屈平宋玉渾無語
後輩何人敢詠梅
東皇太乙下無依桂酒椒漿細奠詩却問人間梅幾種
此地宜多白玉梅
東郭先生誰與依雪中意氣后夔詩香添皎潔成梅詠
好視江邊黃絹辭
未須白眼便嫌開早晚高低雪作臺春盡子山每感嘆
義山未臘已驚梅
雲母屏風只暫依金鄉公主嫁遲詩寧論鮑照梅花恨
不及從來不惜辭今日天慶節兩處朝拜又孝惠忌行香疲且手寒草增愧也然不犯從前梅事如前村之類亦可一笑也

圓機再以梅絕句為謝復作二絕

恨冷花難也自開何須獻納在雲臺幾多得意人潛恨
江令傷心幽澗梅江總詠幽澗梅云石上藉根冷雪裏作花難自問還自落何處有人看
此日梅花剩足依明年歸只詠公詩不堪霸水悠悠別
韓公詩云梅花霸水別待寄越嶺重覓辭吟到越梅嶺則可獲麟矣一笑一笑
亡友陳無已有立春詩云朱門誰送青絲菜下里難酧白雪歌頗為都下詩人所稱今日立春誦之而作
地下修文幾歲郎尚憐有子已爭行青絲盤到特揮淚
紅錦詩餘合斷腸安得見子今議論果誰識子古文章
從茲花發知多少試訪彭門舊講堂

招圓機嘆槐葉冷淘

庭前枯樹庾郎老馬首垂花太祝愁槐葉冷淘來急嘆
君家醪甕却須休

招圓機喫椵葉冷淘有狐泉之句輒復為謝

野狐泉畔昔人集朱亥墓南今日豪慙愧曽椵誰細摘

蹔拋湯餅屬吾曹 今京師人走朱仙鎮喫冷淘全是唐事也

和圓機題草蟲

怒劒無煩起逐蠅從教小物此馮陵禮加蛙臂何時用

書到蠶頭幾日能半是苔邊徒有感全收等處肯生憎

如椽大筆么麽落憤懣今人終拂膺

再和

須臾變物止樊蠅宛轉迷人下馬陵何處周公勤小物

幾時孔子又多能堇茶自採還堪喜菅蒯誰從便可憎

一到馬堂榮采目絶勝長道困鉤膺

謝圓機靈山芍葯

靈山芍葯誰銷得我是靈山授記人貪蝶惭蜂莫來到

更須作供老夫身

圓機遊泰州有詩相寄輒次韻作

風雨關心一夢難欲于何地見征鸞街頭應念貶三等

隴坻須憐持兩端休聽鼓鼙叅將暮已驚船槩誤儒冠

瑶音有底能相寄不作龍鍾俗吏看

因借書作呈圓機

似隱還如吏山亭何所宜遥心回雁陣倦意結蕉旗使

檄征錢急鄉書問卜遲近郊有高士慎莫道三癡 借常還

約圓機來喫社飯以雨不果

積雨晦滄溟歸期燕不靈何能陪社飯應為厭侯鯖

寄富季申

故人風雪知何處旅夢時時得舊遊温麥周禾不我飽

秦雲隴水使君愁劉琨數刻驩安在何遜一筵笑則休

賦就思玄塵易絶詩成述祖泪難收曽窺漢簡和戎策

尚憶津梁禮佛裘大軸丹青猶凜冽小官孫子太卑陬

故園多謝凌霄木直到丹霄上上頭

圓機寵示覽先人元祐末廷試初考倡和詩編

長句不勝感佩降嘆如紳字韵直似劉夢得

何幸得之輒復作增來詩之美

紛紛既晚宜無恨尚憶當年獻策人小子何能初躍馬
大臣不肯舊垂紳叔孫處處偏知毀景監人人總作因
格律攄情如夢得難禁孤淚濕新春

說之復兼二公而作圓機既同邪籍之契顯夫
又與僕元豐五年登科事相類時曾子固坐
失考罰銅三十觔後為先人語之甚詳

波臣好蕩箕風急浮世誰為自必人顧我高飛摧短翮
念君濶步躑長紳一枝青桂憎兄好 族弟將之與圓機同年 三府丹

書重友因近接話言遥夢寐共將白髮傲芳春

說之既和圓機紳字長句復作寄孫顯夫是初
考之最高等也

魚龍起伏初無度下品曾為第一人鴻藻自甘戎幕掾
青雲誰委玉階紳命微夫子徒哀劇 嚴子夫 天遠靈均枉
問因觸事思君成苦調遥憐爛醉剩陽春

圓機再賦紳字韵詩深得淒切之格降嘆之餘
叙事為謝

軺車邂逅便相親同是山公啟事人短髮何堪臨石鏡
長懷漫自落泉紳談窮漢士三千牘問盡胡僧十二因
茅屋亂山誰復識當年曾醉上林春

七月一日作

去秋今復號新秋要使新愁入舊愁四海元龍霖雨望
一生仲舉國家謀因冠不脱凋蓬鬢旅殯何堪敗弱舟
誰與此懷同涕泗南山朝露暮烟浮 昨日聞陳堂中卒

因楊刑曹往荆南代書寄二唐高士恕意

二唐今日操真娓二龔多不道荆州遠其如梁苑何魂
收蒼壁夢泪斷緑珠歌顧我非夫甚嵩山空辟蘿

和圓機佳作

官憎詩過好人亦忌才多君子自如此伊人其柔何單
裘千日醉短髮百年歌謾納新愁淚終慙帶女蘿

圓機用墨淡甚輒以上色三九為好

淡墨書名二十年從軍未許勒燕然只宜淡墨為君累
故遣陳玄去草玄

至日早雪時郊祀畢壬寅

客中至日有懷忘欣喜遥瞻上帝鄉雪覆紫壇天意得
風生絳節頌聲長舊遊鵷鷺渾如夢寂對山河忽若狂
罪籍半除猶望赦漁陽遺種被恩光
冬來無雪待佳辰至日飛霙喜更新風偃南郊雲獻瑞
龍騰北陸日潛春璧門仗下千官佩瑶席歌前萬國珍
負鼒增臣符竹冷屬車目斷不飛塵

東城外作呈圓機

默默專城歲月馳忽來郊外得心期龍蛇起伏知何處
天地圓方在此時更喜風光似江介可憐飽飫便凡疲
即從此路東歸去他日何能得夢思

謝圓機梅子

雲隨杜渚月依嵐末宦低頭幾不堪顧我傖翁宜塞北
因君梅子憶江南君乎學問二劉比南北該通酸自甘

讀沈下賢集絶句二呈圓機

晚來李杜擅文章無柰情何憶沈郎未掩西施朝薤泪
可堪弄玉暮魂香下賢託興于此二者意為好人不得存活于世上也

荷葉拳拳恨未舒伊人歸興問何如空看蠅鼻燈花喜
不得平安一紙書

聞八弟朝議二十一弟朝奉二十弟迪功與安
郎倉部謝郎比部諸人集于葆真宮戲作絶
句

葆真宮是何年有游子相將便得真聞道流霞醒不醉
只應人世恨還新

歲暮絶句四首

衛霍功名無素譽韓彭富貴晚堪悲梅花引角邊城到
況復人間歲暮時

下惠一時行已志首陽萬古振人倫終南不得西山號
歲暮白頭空斷魂

沉沉欲雪岫雲平月尾年頭此有情童稚歡欣學秦語
遲遲來日去何疾六十五見此日除明發永修能有幾

太平田舍讀殘書

聞鄒德九志完侍郎之子自常來州圩埠得良田數十頃遂可活輒作絕句

乃公不識賈公閭之子饑寒夜讀書前年避賊逐江鷺

今歲埠田鞭海魚

謝圓機送梅

何事新梅度玉溪應憐泯默與詩題少年曾賦宋開府

老大無如羯鼓迷

圓機寵以長句賀禱雪龍池輒次韻述謝

神州鐘鼓決年豐燈焰紅綿照景龍況有玉葱榮廣內

不勞金甲老遐封同雲出洞如人意孤宦臨岐敏病容

何事儒先詩思苦欲拋萬卷作三農

再賀圓機喜雪之作

十遇荒饑一遇豐人間不見壁間龍既慳雨澤空倉厄

仍廣車輿小子封俗吏教條徒自愧漉池雲物幸相容

怪來不與秦湫詛應許多藏漢大農秦名池曰湫皆投以詛楚文今此池獨不與也

又再和在郭公前

人人講德自元豐何處荀家有八龍白羽不施寧洗甲

赤雲常見預乾封無煩禾黍如茨稼自足鵷鸞琢玉容

稽首寶香通列畢傾心御羅走良農香用御前之寶遂得名曰寶香閣中羅額特多以御筆羅曰御羅

對雪再用豐字呈圓機

何人醉酒在新豐暮雪瓊飛驟玉龍雲借威稜如直指

風排傾倚似斜封空空不及侏儒飽烈烈徒多憔悴容

久負梁園能賦客且遵漢詔善勑農

再用豐字韵對雪呈圓機

樂只康州得屢豐鼓簫欣喜有池龍魚遊米穴多爭出

泥在函關廣費封鎮玉無時非北渚磨圭在處是南容

胡然最愛田疇事即日歸休學老農

朱郎元章以予不得宮觀與諸姪有唱和見攬之欣喜五更枕上賦四首

天上何曾有謫仙一來下土便頑然偶遭愁鬼棲遲厄
永結羈人寂寞緣不得閑身從靜志徒思樂食與安眠
兒曹詩句來存問盡賀朱蒙為殘編
璈音在昔是文仙近世仙才殊不然每見傳言多俗態
定知所事亦塵緣況為末吏惟貪佞何處高人得醉眠
此際朱郎真有道樂吾羣從綴殘編
狂醉何為號八仙三郎宮裏亦頡然呼山絳節方無數
犯闕紅旗自有緣便醉攜家船上去已輸傍舍甕頭眠
箕南潁北逍遥客好笑仇池戀簡編
莫笑吹笙便得仙絶勝祭竈事茫然白頭吏役徒多犯
黃帽閑居政寡緣仰愧高松能五鬣俯慙垂柳解三眠
詩成自贈仍堪寄聞道衰蒲尚可編

過萬丈潭觀山呈圓機

棄捐蹤跡盡悠悠山水之恩亦太優成熟此生無再辱
發揚何事敢他求乘閑今日聯高足就隱明年獨遠遊
潭面可量才萬丈總于春恨作浮漚

社日偶集恨去歲社與圓機有約阻雨
歸閏于春得社遲酒應過熟老農嬉故巢候燕賓朋集
驟雨前年唱和詩要使歌喉扶嫵媚肯教鼠目鬬狐疑
雲南劒北休驚怕今日寬仁不戮師

才上人處見圓機五字輒用其韵作

振錫千峰下觀空萬象前水深猱臂直雪後虎蹄圓工
部淚徒感贊公燈不眠當年郭有道今日更談禪

山行微雨對花覺春少游山路雨添花之語為

佳因有感于斯人
今日山行花畔語故人佳句雨添花癡來首禿成纍鬼
夢裏懷船稱史家輕薄揚州真可笑賢良漢殿更堪嗟
寧知用短難鳴者只得身存下澤車

書事酧新興元使君卻大兄卻與圓機有舊因

以奉呈

東來車騎豈君歸我欲懸車歸則時仙女丹砂能不老
大兄自南充來故及謝自然　腐儒青簡亦難衰老弟自謂寧垂洛水田園

計且及燕山餽餉期大兄書中所及最課直當中秘閣白頭相望更遲遲不但于河池縣相望云耳

又依韵一首

看去朱轓今已歸問余山郡幾多時盤絛綾樣知能盛果綾帶葉甘香定不衰果甘惜別荔枝紅髮鬟恨看山嶺碧參差自憐藉手有何物學把鋤頭不用嗤

圓機和卲大及予二詩可謂壓倒五更枕上誦嘆不已復作謝之足見來章之美能發人情思也

去歲巢乾燕子歸生涯辛苦問何時門前自覺酒徒散坐上何嘗筆力衰郡印故人能若若卲大自果移梁田廬晚友亦差差予請休致莫嫌相望函關外且是不為陶令嗤陶詩云永為心友嗤

借問高吟何所歸元和格律定同時折除官職知多少兼領才名孰盛衰奏疏不為黃閣計結廬且共白雲期君家博士歸依佛可笑夫君得計遲郭恕先詩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

新恩叙理官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

約圓機不至將出遊雞頭山作二絶句

君何忘我不交關為我勝君便不閑豹霧人須歸豹谷雞棲車且遊雞山

君知我亦有柴關我豈輸君獨自閑把筆何人鳳尾諾杖藜望我雞頭山

復作山字絶句呈圓機

羊頭山咲雞頭山我粲文章爾漫頑遊子白頭顏不少任人譏侮亢高顏

聞圓機遊山歸作

把酒相忘笑語違新詩應已勒巖扉何人龍尾道前出獨自鷄頭山裏歸李衛公出龍尾道時精神如何也

聞圓機遊山政為梵供復用前韵作

蹙縮饑腸與世違碐磳折屐到雲扉丹砂不逐飛仙去白疊甘從佞佛歸

請休致從閑書

折軸迷邦漫問津行藏不斷只因循那知老作遼城守
好去閑為負郭人細向舊圖逢景色偶因俛筆得精神
舉軍追恨成何事可笑將軍走解巾

試邁姪所寄冷金牋

不煩鐘鼓强聊蕭自有詩書共臀陶暖玉何年來比德
冷金即日得抽毫

夜聽雨

歧下無煩和協使秦雲送我入梁園殘燈半夜夢回雨
心事誰來慟哭論

致仕歸東里

板令懸車欠四年散關如砥去欣然鄭州門首人爭入
誰伴山翁老洧淵京師鄭門本鄭州門

致仕後寄白蓮公

僧衣換却朝衣盡知悔知非恐不任磬韵應憐持課罷
香銷當識坐禪深芭蕉庭下三身正蟋蟀牀頭百慮侵
憶我白蓮庵裏士幾年消息亦沉沉

然公發人自天台來不以烏藥見寄
石橋不得往烏藥不寄來空令圖畫裏指點說天台

致仕後聞夜雨

厚矣皇恩得謝休蕭然白髮更何求雨聲中夜生高興
不似官人身外愁

即事二首

晚靄沉山月隱林終朝好學仲長痞忍將老易供書畫
更與何人得斷金

夜聽雨

藥苗晚種已青青應念厄羸與養形肯為嵇生徒著論
便同玄晏剩翻經

哀韓君表無文編

少師名德振鵷鸞孫子何為短羽翰不使功名藏竹簡
宜留文字後人看六丁取去嗟韓第七子亡來恨建安
賴有上公曾塔葬多情無用淚汍瀾

山中酒熟

山醞今朝熟黃花老不香沉陰千萬里何處有重陽

雨中

雨中新種竹波上舊來鷗客子何時樂幽人未肯愁

悲秋

白楊夾道起秋聲要使征人恨不平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筆禿却談兵

寄温倅江十四

離別蹉跎歲月深故人帶未九環金狂兒易悅筐歌費志士徒勞涕泪侵金紫早年唯樂夢令公老去亦傷心永嘉康樂風流在別秉猶勝翦緑林

憶天台東掖然老

然公嗟契濶海岳阻招攜白法歸龍樹清談落虎溪著書非草具傳業謾私題歲暮弟楹容臨文處處迷

風琴

不植風琴二十年僧來為我置齋前欲教覇思殘春夢吟落浮雲共灑然

次朱少章韵

喜就三冬學仍開橘蘇壅星霜吳地容風雨鄭人鷄逸興逢蓬雷高懷絶石梯五言何富麗種玉不論畦

二十二弟獲金印

季也獲金印貂文秦不如情知非鬼篆恨不識天書池静龜游罷庭閑鵲鬬餘春風還舊物疎俊獨憐渠

和朱少章見寄

兼該夫子恥專門却笑何人嗜吼村悶已賦疑唯獨語韓公閔已賦有本作悶已常恨無以正之惱卿詩似得同論晏元憲謂惱卿詩似義山或云

抛書閑過日只慙無可謝嫣蒻洛陽女子劉董蘭字嫣蒻勸房豹云君齒方壯且又足紿幸病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隨房于是折節讀書與沈亞之南卓輩游

吳融近與少章論頗合　夜來雨足寬貧病秋到涼生破睡昏幾欲

贈弟送山醞

山醞今朝熟溪氛起正炎醉予難酩酊泣汝淚闌干

宋太夫人挽辭

漢室賢良逝萊妻節操長生涯兩卅角心事一縑緗膝下黄金帶齋中紫玉童人間足悲樂壠柏起清商

白髮餘欣喜清時忽嘆嗟棧危思杜宇淮漲夢僧伽鷲
驚能儀國驊騮善保家傳聞專郤粒歸去五雲車

悼亂

解組邊亭幾旬來且將白髮共徘徊去年亭下花何在
日夜邊塵不得開

題縣南莊壁

城下之師莫問天只將性命託忠賢効官三黜未為恨
閉戶七奔方可憐虎變不宜懷猶豫龍韜豈憚費迍邅
前村父老來相問本望今年是好年

上元前再題南莊壁

蒼皇徒步子孫隨倒邑空城失所之十日不通京國信
一燈誰憶上元時大河難阻金人過速道休論鐵馬期
弭難九州宜祭鼎慶雲翔鶴誤聲詩

我生

我生初世本堯年大厲羣哇不謂然方喜神光射天下
忽驚烽火到甘泉寺人衮服嚴廟宮女素衣遊市廛
一道德來千道會試開言路問羣賢

春晚

春晚何為尚絮袍強尋樂事慰無寥鍛聲不讓雨聲急
花影爭隨幡影高莫問餱糧難卒歲且便甲馬在今朝
書成泥首懶舁櫬定是蒼生不我遭

我昔題南莊壁

我昔禁門宜樂只田園遠近亦康哉花搖笠頂唱歌去
草塞瓶頭沽酒來白叟披衣論甲子青禽哺乳占莓苔
豈期一日邊塵起南北東西俱可哀

花石題南莊壁

花石倡優樂未央四維忽絕失皇綱龍疆便欲移中國
鶴駕知誰從上皇雲外安妃情已斷塵中山伯恨空長
豈無撥亂濟時策久棄高萊不得將

聞景龍不試燈

華燈不試管絃新八字歌聲滿市塵今日景龍門寂寞唯將明德照新春

送蒲君赴陝西漕屬

殽函為客樂巴蜀故鄉榮風雪擔書夢旌旗從使行黽兵烽燧息積粟隴坻平同谷曾談話知君筆陣橫

外甥三郎刪定和予冠字韵詩極可喜再用其韵作二首韋蘇州有外甥趙伉獻詩合雅音

趙甥詩與雅音合韋舅宜高進德冠我則古人良已遠汝家宗姓莫教難傳家自喜春秋在（懿簡公春秋二書特高）居職應憐翰墨殘門戶人身難相稱衣裳儀觀不須嘆（古有語云好門戶惡人身又別有語云衣裳好儀觀惡）

趙妹生兒身七尺倚天劍稱切雲冠長人自惜聲名達志士寧令扞格難墨翟商瞿猶有子崔心總厚司空城旦術何殘還將格律成吟詠作者應須為爾歎

寄城中親舊

蒼皇逐客投蘭若傍曉衾寒喜且驚隱隱似聞開靜版沉沉欲歇讀經聲好將遲暮此間過強欲論思何處行城裏有誰能念我勞渠努力致昇平

淮口作

王畿邊騎滿何地可逃生盡室半塗步有舟無水行長淮能見阻久雨自難晴雜立官稱在低頭媿國榮

洪澤守閘和二十二弟韵

小舟洪澤歎嗟餘欲說人間孰得如蝙蝠倒懸徒頡頏獼猴徐步謾趦趄歲窮雲際行求鴈日暮溪頭坐羨魚何處長風萬里浪龍盤鼉扞蜃樓居

和二十二弟龜山寺

江邊龜步亦平平淮上龜山聳五兵何但八公山草木解令王國列金城

龜山之操恨時危語樂徒勞魯太師今日龜山無可恨祥符年上御題詩

海岸石龜恨未平時時入海自馮陵此山磐礴清淮上

寶塔分功更就曽

過雁和二十二弟韵

我避邊塵淮海遠悠然問雁爾何來中原消息須聞取
南岳峰頭莫謾回

莊周口舌過平生擇雁何為貴不鳴默默高飛寧有樂
人間生死本來輕

窮途

窮途無達士今日信途窮處處兵如市行行馬似龍魂
迷公主館夢斷翠微宮欲向江東去風波更幾重

消息

兩月中原消息斷不應京國亦無聞廟堂如未棄黎庶
日日詔書清垢氛

初到高郵

避難蒼黃處處過扁舟不復怯風波禹功淮海施偏少
漢業東南得最多幾日兵強令厄解今年米賤奈予何
孫公鄉里仍堪住愁訪山齋空辟蘿

揚州三絶句

客散平山堂上後孰如子駿在揚州鮮于子駿守此州刊鮑參軍集傳鮑照舊辭賦
輸盡蕪城千古愁

風常歡喜月常愁愁有盈虧喜自由客到揚州已迷路
不須特地上迷樓

便風五兩更悠悠回望鄉閭烟霧浮若問無情唯頼水
不來隨我到揚州

病中謝張簿陽字韵詩

藥有一君元長厚病教五鬼逞狂陽公詩可但能除瘧
萬疴都如律令忙

新合柏子香因誦皮日休坐久重焚柏子香輒以其香贈張簿

日日詔書清垢氛病仍春困坐難久
柏子香清誰喜聞五言句法更清芬
遣向吟窻起暮雲

依韵和張姑夫主簿

即今時節總堪悲寒食仍多雨意垂幾處隴頭飄斷紙
孫公鄉里老高郵人

誰家碑額仆盤螭江湖魚糝聊為客兒女閙團難療饑
即見烟塵都掃盡張公詩思更温其

次韵張姑丈感舊

用舊為邦不務新舜琴何事有埃塵焚香祕殿期王母
躍馬荒郊訪異人爾保丘園為爾土吾憐賊盜本吾民
四愁不及一枝賦誰許張衡社稷臣

聞道江頭柳色新可憐不識洛陽塵景龍門外千鍾酒
葆籙宫前萬國人此日淒涼徒費淚即時興復愧遺民
浮家逃死知何處羣寇頻招未肯臣

奉紙百番於姑夫主簿并以謝四詩之寵

怯見詩千首慳持紙百番紙多詩剩到費殺啞兒言

和出郭

萬斛無多寧貯愁不如留著寸心憂怕聞天假漁陽騎
莫話春迷煬帝樓出去暫能欣緑野歸來還是夢滄洲
何人解賞鷓鴣賦豈但功夫在句頭

蒙用諸人韵賦詩見貽復用韵謝之

昔人何事愛吾廬燕雀鸞凰不並居鄉社鳴琴欣日永
宦遊退鶚恨風初迷樓賦罷夢何處雙扇詩成泪不疎
莫問今朝多白髮年時曾奏萬言書

一年幾相作新沙鼙鼓難開上苑花顧我何堪鳴玉佩
如君不得侍金華隱身思傍懸壺樹仙馭須求蒙頂茶
辜負麒麟功業志只教人喚作詩家

寓高郵禪房寺

氷霜歲暮時澤國更何為旅米經寒澁蘆門避亂宜小

人誇驥騎志士憶京師欲語殘僧笑君歸未可期

送二十二弟入浙

世亂還家未有期汝于何處望京師韋郎舊恨今新恨
細學南音寄我詩

災怪

幾歲廟堂生物怪一朝邊鄙幸天哉頗聞北斗光芒見
久不見斗近已出矣未見東京消息來志士此時憂國泪將軍他
日望鄉臺金人執吾大將及降偏裨世間如有嚴夫子時命應須更

可哀

春書

春色今朝見羈人有好懷暄風催酒熟細雨送花開魂夢迷梁苑文章愧楚才重湖烟艇去月下採珠迴

送鍾離秀才往越州 字中遠

客遊會稽去惜哉無鏡湖雲迷神禹廟鴉護季真居五字君詩費千秋我恨除寄來休草草涕泪憶皇都

依韵和鍾離秀才留別之作

不脫征裘已到春縱風橫雨又經旬期君獨步入京國與我相逢在水濱憤世何言詩濺淚愁心自醉酒生塵胡然乘興稽山去為問流觴曲水人

一舍

一舍終朝得自容強如平昔慰途窮爐心搜火分香燼硯首融氷護筆鋒愁極偶逢醪酿酒夢回猶待景陽鐘廟堂未肯驅邊騎四海九州思會同

寄中遠越州旅舍兼簡宋倅

自言無悶于茲久何事今朝嘆息頻同病願逢閑話客異鄉難得借書人獨尋剡縣溪山去厭見揚州花木新茶寄臥龍何日到貳車東來世相親

白鴈陂

白鴈陂前淮海思今朝淮海鴈相隨固知憐我飄零甚忘却青嵩碧潁時

孤鴈

風驅雲卷一身微慕侶高高急急飛未許高人能遠遁

梁王池館故同歸

即事

拋盡圖書避寇塵楞伽讀罷與誰親波濤遠嶼羈遊夢

風雨幽齋默坐身戔底不堪留酒客句頭何敢惱詩人

和詩送酒俱休問只恐一作共惜歸期誤此春

謹案卷七第五頁前四行郎擬掃除西域去原本擬訛宜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孤兒內外并原本并訛兼今改

第九頁後二行莫問西臨統萬城原本城訛成據晉書載記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九易三元俱不談原本易訛市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隨牒求官秋緒多原本牒訛蝶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韓彭豈是無三窟原本彭訛朋據史記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感事暫來添白髮原本事訛時今改

卷八第三頁後七行忽蒙圓機示除祟賦原本脫除字據下首詩題增

第四頁前五行柳子厚作解祟賦原本厚訛惠據柳宗元集改

第四頁前八行荔枝送郭圓機戲作二絕原本圓擬訛宜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孤兒內外并原本并訛兼今改

第九頁後二行莫問西臨統萬城原本城訛成據晉書載記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九易三元俱不談原本易訛市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隨牒求官秋緒多原本牒訛蝶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韓彭豈是無三窟原本彭訛朋據史記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感事暫來添白髮原本事訛時今改

卷八第三頁後七行忽蒙圓機示除祟賦原本脫除字據下首詩題增

第四頁前五行柳子厚作解祟賦原本厚訛惠據柳宗元集改

第四頁前八行荔枝送郭圓機戲作二絕原本圓擬訛宜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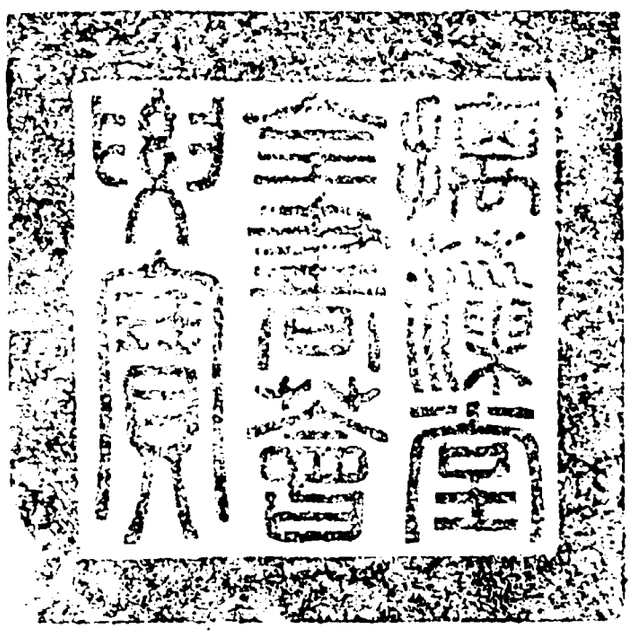
訛元據上下詩題改

第五頁後六行思王三匝恨無依原本三訛二今改按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出魏武帝短歌行此思王二字似誤

第十七頁後三行仰愧高松能五鬣原本松訛僧今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予請休致原本訛子請依致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八行孫公莘老高郵人原本莘訛華據宋史孫覺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六 集部

景迂生集卷九　　宋　晁以道　撰

近體詩

自賦親字韵

久息人間車馬塵香殘紅晻日相親嘗看海散千波月亦覩蓮開百葉身清世豈期逃俗客白頭不是插花人明朝若便西歸去嶽寺花遲留得春 因嶽寺二字良多感嘆

伏蒙二十二叔俯和親字韵詩不勝欽歎輙復

用韵上呈

樂難得似新篇樂親莫親如同祖親熟見典刑平世事恭聞詩禮少年身五言自發曹劉興七澤誰知魯衛人李白酒樓今在否不堪回首小園春

子强賦詩還張簿與予唱和詩卷復用韵謝之

同時先後避風塵異縣相看意更親不武可知難陷陣片文安得易容身楊花去喜添新恨燕子來驚問故人何處有詩能自勝賴 一作勞 君揖客賞陽春 喜却添新恨之句以俟後

之採詩者如何

高郵忽見叔易嵩山下所寄絶句次韵和之舊所作不次韵也

我憶故人頭更白故人夢我眼猶青重湖疊浪君知否政似當年灘水經

痛心

為問誰令有好懷園林春色不須來王孫草向荒城短驛使梅因戰陣回但道遼塵迷上苑不聞漢詔出中臺痛心一日復一日何日皇威遍九垓

感時

千里逋亡蒲柳身淚痕長短送殘春望惟書問平安到樂在兒童讀誦頻桑海恩深變未得龍蛇躁甚起何因即看廊廟申威令為問勤王有幾人

秋懷

草木衰殘意闌河離別情秋風已如此況復更論兵

秋書

秋為秉多暑天因禾未霜吁嗟湖湘盜宜亦畏皇綱

有客喜予為江東之役者輒効齊梁體

翡翠鉤寒陪曉月珊瑚枕淨揖高丘人間聚散何須問夢斷西陵更送秋

避地

久欲為僧避世喧況當寰海正飛翻五臺自有天台院處處流通玄妙門

雨中即事

寥寥茲夏晚秋韵已蕭然風雨疎籬外詩書曲几前道心勤自厲愁緒每相牽秦樹連烽火吳鞾落海壖不能先到縣豈待晚歸田丹劑誰能慎金爐試得烟去天真一百奏牘舊三千屬纍紛盈架誰令宿瘤研

感事

長鯨江海尚飜波欲濟無航可柰何物象蕭條秋序薄人生感慨腐儒多翠輿不見邊塵起旅雁能隨漢月過七日之誅今幾日猶煩樂職在中和

依韵和表秀才見贈之作　仲揚

志士相逢屬暮年淚如有盡恨無邊空城鬼火隨邊騎滿驛蓴絲倚楚天愁外誰知餐玉術醉來自詠釣竿篇夫君心事有如此何日騎鯨出九淵

再和

不知今歲是何年鐵馬成羣遶日邊雖有廟堂能格帝更求巖穴與談天廢興誰識詩千首消長難忘易二篇臥雪諸孫心事苦重湖頗愧泪羅淵

旅懷

春來歸計尚茫然往事知非莫一作不問天九牧勤王誰誤國千門受箭悔開邊立朝不得當言路在野無從自行田誰念龍鍾湖海畔苦遭風雨日留連

因客談湖中大珠作

既無武備擒戎略又乏文章聘國才覺社湖中有明月可憐不肯入君懷

高郵書事

飄然去國到他鄉晝晷難移夜漏長自恨旅懷多偪仄誰教春夢遠顛狂舒虹蕩月明珠過積雪迷雲小稻香雙絶茲焉甘作客只愁不得去勤王

三月五日南京梢工來報船經金人撤兵之後尚有書籍存者且以二詩為信忽覩高仲夷唱和詩不勝感歎輒用其韵識其事率同賦

桃花源上避秦人豈料漁舟見此一作客身宮殿層霄空玉帛簡編破牘委泥塵誰施骨肉死生惠只有皇天后土仁可保斯文猶未墜廟堂宜亦用儒臣

和高二偶作長句在館中時

流落歸來少故人婆娑白髮强容身雷霆能斷王敦首宇宙猶多庾亮塵以國與盟非一作誰所志在邊不戰豈其仁兼資文武唯高子誰識中原有虎臣

次韵飲酒

舒憀來遊地悲歡付與君深慙偏愛酒有客總能文退之云為此坐上客及予總能文

春晚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何如東里老

憨腹醉醺醺東里徵君楊朴詩云憨郎當地醉醺醺

淮海二絶

卜錢簇簇怯單單小婦揚州橋上看拜鬼求神春更恨不堪風雨作花寒

莫問揚州桃葉生渡江今日得風晴長沙子弟更相笑上到隋堤便住營

飲酒

與君厭苦洛陽塵望斷今朝那得親為問紅旗白馬客何如左蘆右螯人醉來無意誅讒鬼醒後傾身事鬱神辜負景鐘勲業志杜康廟裏作功臣見東皐子

有喜

世事獨知誰謂然衣冠直待見戎鉦是非在彼從三刖忠孝于身必兩全問饋緑衣還仆地感時諫疏欲干天羌戎猖獗須臾爾仁澤昭陵憶萬年

尚憂

建康庾令豈多愁未識皇恩覆九州初訝單于陵大漢重驚禾黍嘆宗周今朝不見安邊策前日空多定遠侯

謂宣撫司諸公

江海張公漂泊久即看讜議動前旒

謝乾明滋老送炒團

蓼花散畔輕盈意炒米團邊笑語親多謝稻畦磨衲老十方撮聚戲閑人

寄焦山成老高郵滋老

他鄉臥病白頭翁孤憤猶存涕泪中竹葉有陰唯待月蓮花自殞不須風明朝白帝行商令何日黃塵入漢宮

一死等閑無足惜道人第一莫談空

私願

邊塵未動朔雲浮行在多懽見小侯願保三冬資我樂更無一事使人愁

新志

前日徒嗟與世違從今絶世心事微彌陀印裏一身重梵網經中萬古非元亮胡然茲漫浪遺民有侶便因依欣來不負遂初賦寄愧於顏得所歸

病中思建茶不可得因作呈胡季和
新政勤勞儉素中建溪千焙一毫供人知廉恥苞苴減
運屬危原（闕）壑空慣以槍旗論勝負果勞甲冑歷危凶
不登王會篇中物便好從今永絶蹤

謝季和朝議牡丹

侍無童子懶焚香君送花來恨便忘盡日清芬與風競
熏爐謾使令君狂

靜

蕭然一室靜樂只復何如子晉吹笙罷孫登長嘯餘兒
童奔入學賓客遠回車願干戈息殘年老敝廬

因觀姚劉侍讀姚祕丞孫處士平山堂詩寄歐
陽公唱和作絶句

醉公認得揚州路堂上平山列酒罇後日公榮來酩酊
賦詩可但屬姚孫

予以四韵寄陸大夫三高圖自謂能省句矣後
作絶句增畫筆之妙

馬解馱經度碧空便令王許伴支公山童野僕立如石
忘却儂曾在會中（兼為支公說道經）

感嘆二首

險阻空千里都城整六師憂心常忽忽春日獨遲遲未
見忠良出休言昏（一作禍）亂為白頭難作客日日問歸期
龜筮總茫茫風塵慘大荒丹心能許國膂力愧勤王若
使官兵衛猶能干戚揚叩閽陳膽策折翅亦難將

感事

玉仙鴻福最先春今日枝頭慘壓塵千里無非逃難客
二年誰是看花人偶來水國充饑易況有儒冠請益頻
天地雖窮吾道在圖書焚盡更重新

又

青春住莫過伴我恨無窮家在邊塵裏客來兵刃中小
人真樂禍大吏競興戎暫適又魚市長慚斬將功

斬將

斬將斬誰將今多樊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邊僧（南唐）

邊鎬為帥無紀律晚年人稱為邊和尚　縛虎何堪責騎猪尚不勝將軍如自治溫嶠有先登

感嘆

消息沉沉當下國風塵漠漠望中都平生鉛槧邊塵裏不免從今讀誤書

偶見新花呈季和

寂寥誰抱病風雨尚征師幾許野花發無窮客淚垂

胡季和送江梅山茶來

山茶有色笑江梅無色江梅謝不才莫言無色無才思幾許才從色上來天際素娥能綽約人間紅袖恨徘徊誰將玉色酡顏醉絳雪朱絲解不開

晚日臨水得此句呈季和先為公家池上明日之遊也

客子思歸悔遠遊曾波新緑戀汀洲庾郎得暇為春賦定是春來未肯愁

高郵人物絶句二首

高郵崔監富詩書筆力雄豪與世疎不是魏公公道在定垂白髮老菰蒲　崔監伯易

高郵少年有王令豪氣雄才海內無當日談兵今可用只愁遺像是癯儒　王令逢原

次韵二十二弟謝胡以純餉米

十日饑腸吳越客空將苦淚濕寒烟喫虚兄弟嗟同病任死圖書愧滿船飲露求肥真漫與耕雲卒歲更堪憐胡家清德今猶爾顧我窮途一惘然

因鷄鳴不響厲而作

腸斷之鷄不解鳴要須煩汝報昇平故知二寇非劉石只是中原無祖生

別一上人

同遊不二境却有別離情為日添香火中原正用兵

夜聞鐘惜其不響

宋都為客喜還驚無數霜天歸雁横夜半鐘聲何太啞由來石實五無聲

冬至前一日至穀熟遇趙子和大夫

盜賊羌戎逐隊行幾家避難到荒城也知明日當長至
便望今年可太平京國笙歌無寂寞將軍旗鼓耐縱橫
鈍菴居士全非鈍先我驅車百感生

冬至日塗中

海角沙場過冬至未如今日最傷情孝王池畔憂邊騎
煬帝河邊嘆楚兵萬壽獻觴身不與百城和議淚空橫
明年高會知何處擊磬焚香畢此生

後十一月十一日夜宿柳子鎮

早歲無知到柳橋黃流澎湃客雄豪自從道路無形勢
今日睢陽益謾勞

有感

帝室中興運更賒如聞廟議尚堪嗟和親費盡三公力
兵革傷殘百姓家解使亞夫營細柳却教賈誼傳長沙
顧予豈是奔亡者獨抱寒枝愧暝鴉

遠戍

遠戍深入震中原為問何人守薊門功業論天初已繆
和親割地竟難存將軍不戰喜三北逐客何堪厭七奔
尚有微誠思獻策千行血淚叩天閽

人

予三十年前為宿州教授今塗次見諸生一二

滄海枯來失夜光泰山走去誤朝陽可憐憔悴蒼顏客
曾是呻吟黃卷郎

感事

王師真不戰天險易推殘盡室少徒步朝饑夜更寒邊
塵無匄服漢月照長安函悍仍無禮嗔予不守官

避地

避地半徒步身存亦幸哉有詩慙寡和無酒愧空杯重
鎮求須與親王去未回吾生本多樂今日但餘哀

在途憶故居

自喜白髯翁深居看歲窮雪迷石嶺上月在草堂中樵
客曉來市田家夜半舂豈期邊騎到無地得相容

旅舍朝雞

獨抱微誠人不知山公啟事定何施鳴鷄本候海潮信
不為金門上馬時

聞鐘五更起行

野寺鐘聲報曉寒征人方夢到長安茫然塗路知難易
兩避邊塵一歲殘

痛恨

丞相開邊靡有它中原要復識干戈百年身事今如此
萬里風塵可奈何隴上健兒嗟不見洛陽女子恨偏多
朝朝上食陵頭否腸斷東巡白馬河

書事

逋亡今五月百感若為情馬借從軍役舟疑破浪輕奏
書無路達故里有難耕戴笠蓑衣雨猶憐李少卿（有李少卿子未嘗為尚書郎）黃帽難供作客愁何事京師書信斷謾從澤
國稻粱謀和親莫恃河為界百騎東來破一州

冒雨而行

敗堤留沮洳苦雨劇泥塗婢子求芒屩童兒競地爐能
甘逐客分但恥潰兵俱何必滔天水茲為縱壑魚

問雪

此雪問誰偏最喜旌旗得意逞天驕黃河穩渡魚龍靜
白馬爭光劒甲豪我有玉鈐今震疊爾看瑤壁莫呼號

痛恨

何妨特勅近臣燕腸斷金樽費獨謠
兵戈直犯洛陽宮鵲鵲園林指點中碣石勒銘心不遂
裕陵蕭瑟獨悲風

夜來枕上得四絕句因視王性之謝其相訪也

末專為渠作

不待功成逐赤松腐儒畢竟若為功田園破碎邊塵裏
腸斷當年夜雨春

皇祚中興徹九坂不煩猶道宋王臺歸鴻特比常年少
應戀黃麾不忍來
三川皆震大災異汴水絶流上帝仁不使六龍遠巡幸
興王舊地福重新
井臼無供緝羽貧未知何地老容身更無一卷文書在
七録家藏許卜隣

拭目

拭目中興宜碌碌褊心觸事獨遲遲劉琨祖逖無由見
鄴下關中何所之萬里耕桑仁德在九天雨露廟堂滋
龍鍾只合歸田去猶解重吟采芑詩

自寬

無奈愁何强自寬細將心事樂江干新詩時向夢中得
明月多從枕上看吾道若存生有益君恩可報死何難
五陵祥瑞烟何在何日端門朝百官

贈儀真天寧衲老

若説真州水時人不道甘天寧老誰識板齒髮鬖鬖

贈筆處士屠希

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却屠秋兔毫自識有心三副健
可憐無副一心勞

贈筆處士曹忠

葦管子何愛輕圓稱白毫固知今獨妙舊數淅西曹

四年前時杭秀有曹用筆見稱于世

和宗節使臨渡江至金陵送蠟梅來

江北江南疊鼓催清香清淚各徘徊知君清德用無盡
棹欲移時留蠟梅

和許嵩老江上舟災

火德威嚴嗟掠虚祝融江面怒心餘千尋赤尾干堯歷
百仞紅鱗滅禹書丙穴烘天誰得及丁翁奔日更難如
文昌右轄知幾早無妄之灾不我居

長蘆寺聞焚累日乃歸

平生易象論孤虚富貴功名不願餘政府頻垂憂國淚
梵宫獨看竺乾書衆驚赤壁復焚角自擅三禪早晏如

回首焚軀并溺骨何為不早傍禪居 三禪無火災

再和

不肯喧喧奏子虛何心江上惜三餘陸渾火但無家計
宣榭災宜費國書每恨血鱗能雨若何堪脫角去焚如
知公輔弼關心處不比他人樂退居
頃歲官嘗傍紫虛嵩雲緜月笑談餘惟知猿鶴乞骸疏
不録熊羆諫獵書遊寺但知能自與焚舟不復問何如
巖廊德量誰能比大令山陰難並居

夜雨不少住枕上作

幾年飄泊敢何求甘作傖公對楚囚風轉榮光新輦道
雨無時節舊揚州陸公奏議同誰恨屈子離騷亦獨愁
歲暮長江瘴病客飄飄荆渚覓同游

莫道 仇池

莫道飄零天一涯安時自勝孰與嗟已春庭宇不留雪
逢閏園林無早花素履欵遊禪老室白頭慣見富人家
胡然齊趙賊蜂起自是司戎好盜誇

晝寢看壁上陳希夷像

昔人辛苦處難追慵懶多閑自有奇睡著不知春晝永
壁間圖像傚希夷

新年

何事重新作此年身無疾病意欣然春風莫但開桃李
吹落妖星静九天

感事

長江無月令氛祲日胚胎北關望不見東風呼不來后

皇本圖治上帝肯遺才為問縉紳士何容賦七哀

書事

先生不飲而常醉醉倒四海支狂流不煩高士傾佳釀
要使魚龍同我愁

千里舳艫星斗落列炬燒江猶未覺太平斥堠固不嚴
樽俎之謀在河朔
一江如鼠魚龍沸我欲逃生何所之今古興亡有同恨
乾陵火照奉天時

絮被

絮被蒙頭曉日高厭聞處處殺官曹古人言盡致禦術
今日興言盜是招易致寇至利禦寇

正月二十八日避難至海陵從先流寓兄弟之
招仍邂逅馮元禮故人

百困身猶在尪羸怯鏡看干戈朝食拙風雨夜眠難天
際旌頭遠淮南春首寒病夫藥裏外兄弟為謀安
脫身兵火欲何之不料茲焉過所期軒檻如僧榮橘柚
鄉關似夢識一作憶蒿藜弟兄朋友談平昔一作日盜賊羌
戎問幾時共約更明王道正或能一語到天墀

二月二日

柳花多情不肯新可憐失盡漢家春二年不識挑生菜
萬國誰知有殺身羣盜猶多南渡客征鴻難問北歸人
始知前日一樽酒上帝升平與爾親

杜詩

古人愁在吾愁裏庾信江淹可共論孰似少陵能嘆息

一身牢落識乾坤庾云人生至此天道寧論江金紫問賦大率如此工部則云牢落乾坤大
周流道術空

春光

春光能負我為客更添愁梅蕊一去作何晚鶯聲便欲
休新庖驚異味舊侶夢同遊道術知何用江山空白頭

謝縕文承議陽關圖

邂逅故人逃難去王孫氣象獨升平詩吟摩詰如無味
畫到陽關別有情

不眠

孤客危牀不得眠清燈古像共安禪鬼神未用來聽法
我有觀心絕世緣

寒甚

二月春風著意來氈裘北客尚低回只應是日無何遜
江上梅花未肯開

翻憂

歲暮窮途惱白頭況加一歲更荒州家禽聚處無居屋

野水分時便斷流何物不堪供涕淚誰人可與共咨謀
一生本謝詩書樂今日詩書飜百憂

自樂

避地悠悠處處居何妨涕泪作歡娛碾茶勢輭春心靜
搗藥香多病意除夢寐未嘗忘仗衛兒童猶不戀江湖
心期歸計嵩箕近只恐風塵尚畏途

又

自愁還自樂於道得吾真花以瓶為圃人將飽作春詩
書惟務舊老大豈知新明日還如此太平先此身

感事

我有清時畧白頭病在牀必須誅國賊先要射天狼割
據江山舊艱難日月長百花寒未發朱帝恨茫茫

人心端可見戎馬幾時休往哲真能恨來賢更用愁只
因當日泪常共大江流漢縣寥寥甚今為輔帝州

夢斷

夢斷咨嗟故國寒江湖風物共凋殘麻姑嫁時浪未息
織女支機石豈安不許忠臣施一語徒令志士起三嘆
不患盜賊不撲滅要使盜賊耕桑難

疾病

疾病非吾有吾身與世輕看琴得靜意說藥肯傷生不
道江湖遠惟多鷗鷺情況聞登俊傑即日是升平

感事

本是懸車却掃人猥貪雨露政惟新干戈難作墻東客
疾病猶存硯北身敢覓圖書灰燼裏誰分盜賊甲兵屯

紛紛四海人知否猶屬炎年第一春
流寓無家浪漫行全家處處話升平溪山色外京闕色
風雨聲中讀誦聲周粟本難供口腹漢庭未易議公卿
海涯更比天涯遠泛泛天波一葉輕

攬古

攬古茫茫涕泪頻誰教末路尚沉淪青山會有為塵日
紫陌曾無不死人王莽歷期餘數在董賢恩幸幾番新
只應不武空憔悴自有長歌薇蕨春

題六一東坡像

座右銘何有丹青得若人東坡禪客衲六一醉人巾先後文章伯安危社稷臣廟堂思頴日海嶠夢鈞辰 闕

歎魯神何當均雨露劒佩畫麒麟眉山凝間氣渤海識茲人一代執鞭士千秋折角巾高趨周室輔平處漢廷臣白首齊明易鴻鈞異撫辰參差非所嘆契濶自如神不念乞靈者翩然駕白麟 歐陽云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予老矣乃今見之豈不為幸哉

有恨

有恨將何遣軒車盡俊髦官非十女壻政鄙小兒曹歲暮客悰急途窮馬力勞故山真可戀築室更增高

無悶

無悶吾無欲浮沉誰使然命通公道日 唐崔塗詩云但逢公道日即是命通時 自是艷陽年 鮑照詩云茲辰自為美當避艷陽年鸞鳳能寥廓魴鱒由來食肉士久亦忘腥羶

因事

風雨連宵疾病增幽憂到此果何勝弟兄分散兩三處圖史尋求萬一能魯酒齊歌元不惡吳酸楚酪乍須稱東皇太乙仁恩大終使白頭見中興

海陵社日

信美非真美徒勞本自勞異鄉今日社寂寞食無糕無奈國風怨薺荼論苦甘王孫舊肥羜羹湯餅亦多慚

撫古

撫古論今百感生興亡異世實同情鬼神能告廣陵散才智無如大厦傾天御日躔歸故國江潮淮浦謾新城論都不及百世事誰為君王致太平

書恨

挂帆到何處明月古揚州有計隨愁盡一生為客休千戈臨暮境風雨困春柔為問荀文若能慚諸葛不

夜聞烏啼

不眠無恨自悽悽真聽人間烏夜啼明月未教塵鏡掩

華堂歌舞乍高低
義烏此夜一何啼明日驩欣事不迷定是軍回薊南北
寧論賊退關東西

置身

置身唯所安世累莫相干蓬鬢江湖適披衣天地寬尚
須煩束帶忍復更危冠居安歎匪易泪垂行路難

夜風雨聲甚惡

上元燈火邊塵裏寒食田園野草生文武隆來唯不寐
精神耗後更多情片雲忽作幾日雨衆木添號半夜聲
從此無煩問春色市無過客謾荒城

海陵寒食

忽逢羣盜到江津驚若奔魚跳此身烟焰幾為新節鬼
風塵敢憶故鄉人幾家有物烝嘗在到處無時哭泣頻
日日淒風兼苦雨要知寒食客愁真

式微

暮雲朝翼與心飛白首何堪客子衣潮去潮來無遠通

江南江北有從違廟堂慎用太平策畎畝先知禍亂機
一唱式微腸九斷微乎微乎我同歸

高二承宣與蘇二左司唱和春雨詩遠蒙見寄

依韵和之

太乙池中檻洞庭湖上蓬問誰今得樂宇宙釣絲中
公子與王孫何煩更問耕春心為花雨梅杏尚難平

海陵閑居

春色海邊雖到晚幽居亦且得徘徊風輕花影閑閑去
人靜棋聲揭揭來莫話艱難催白髮從教顛倒長青苔
明朝此興如能在夢到梁王舊吹臺

泰州人自徐神翁後多以奉道為事即今有周
高唐三先生皆足以動衆得名因作長句

沉沉方丈與蓬萊桃李聞從海上開愁外烟波徒縹緲
夢中鄉俗獨徘徊不同下俚暫時醉自約高真定命盃
可笑神仙今古異言今先分古先材

三月二日大風

數日寒暄不得常一朝風伯擅乾綱浪飄石去魚龍鬬
屋落飛來雞犬藏誰敢揚舲窺北渚便當弭節奉東皇
穆如聲振中興業萬國絃歌走未央

大風絶句二首

何事東風日日狂後庭花要鬬新妝中興物業在清淨
王謝清談未易忘

揚州桃葉能留客任是東風江上狂南北人情亦相似
六軍不肯過咸陽

遠歎

白髮飄零遠可嗟百年居屋在京華海涯更比天涯遠
星斗沉沉入海涯

奈我

奈我所安何無煩問所過潮聲雲外散花色醉中多京
國昨宵夢邊城幾日歌功名悞男子必使愧雲蘿

題公震小景

萬古興亡歸白鷺一時舒慘在青山與君都下太平日
豈料思君鼙鼓間

四顧

四顧荒荒孰我容百為深省亦何從江山風雨愁皆滿
天地波濤恨未窮寧使衰容添白髮難將世態入青嵩
飄然已作東遊計康樂酈經待厭終

懷舊

伊昔升平事中州見最先洛花凝曉月鞏樹靄寒烟相
業歸貂寵邊塵溺漢天幾多垂白叟涕泪日潛然

贈京師少年在海陵者

夷門子弟逞豪華不忿西京穀雨花走馬城東玉仙醉
著身海角敢咨嗟

海陵書事

今古悠悠嘉上同徒令客子恨無窮竹椽泥壓清虛節
葦爨香殊忠厚風騰倚百年麋鹿外波瀾一日鳳凰中
此本漢縣多麋鹿有鳳凰池亦稱漢遺跡可憐仙馭頻來往從此相傳第幾
翁此自徐二翁後好談仙即有三四先生甚異

愁

揚州枉矢何時弭涿野蚩尤尚未除底處愁城能著我
風為愁騎雨愁車

高二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輒次韵為謝

春風伴我到僧家嘆息無名供佛花劉子枕糟非枕酒
陸生論水不論茶少多何必求玄鶴腰十萬至揚州騎鶴一二唯
當較白沙自昔有揚一汴二之語今恐可與儀真誚也更恨老年難得睡因
君茗粥恨無涯

信美江山非我家興亡忍問後庭花明時不見來求女
揚州多美女自唐時取破浪馬蹄萬里正便沙煩君識取人才盡白首飄零謾
海涯

為客

為客淮南望上京祥烟不遠恨崢嶸居人避濕開門晚
宿鳥眠寒擇木驚波浪無時潮失信關河有盜夢非情
不知歸計何從得碧嶺青嵩畫未成

飄零海角悟平生豈料王孫肯遠行假日待君游化國
凄風要我到愁城詩書灰燼寧無夢翰墨馨香尚有情
聞道東京已迎蹕箕雲候月得秋耕

觀通翁執花曲作

萬國歸隨盡細侯阿慶只解愛揚州錦帆明日知何處
不得龍門洛水游

次韵師川郎中寄墨長句

人人垂首相公前獨子低眉古簡編江上新吟何慷慨
世間舊恨細窮研故知小子能封國亦信長人解說天
寄墨虞卿著書喜不教茶到恐妨眠

夜坐

氛濁暑伏嘆夜久神宇清魚躍遠池響螢飛深竹明揚
州妙歌舞駐蹕盛公卿植杖看牛斗今年當太平

日暮池上

客子難為夏池塘眼暫開蓮房隨月倚萍陣信風來自
喜親茶杓無煩問酒杯故人行在樂獻納有雲臺

秋嘆

為起秋風有所懷江頭秋色信多哉孔明何歲荊州去
樂毅即時燕國來今古悠悠共涕泗江山寂寂盡塵埃
麒麟閣上功名士聞道其中有不才

閑居

閑居豈無事一動百艱難水為齋僧惜花因供佛殘喜
聞多死士厭話小長安香火同緣客饑腸先咏歎

何意

何意此間居逋亡且謾如日高雞在樹風靜雁拋蘆雨
露傳新令兒童說故都秋光金甲上小醜犯王誅

立秋前六言

今日自須欣喜明朝池上秋風聽雨如聽古樂得書似
得良朋

感時

衣冠迷魯衛食飲嘆荆揚夜雨過鄉近秋風客夢長莫
言遊帝所要且狩河陽丞相如求士當求張子房

黃埃迷馬市白帝問魚梁松竹秋聲早江湖客夢長易
衣欺賊眼辟穀信仙方尚有叩閽志其如病在牀古之馬市
今馬行街也

三歲

羈離已三歲幾處幸容身有夢延秋雨無言問寇塵傷
今多難日憶我太平人雨露隨行在公卿幾番新

予筆多葦管近又得竹筆匣因作絶句

竹匣葦管可幽居前日曾藏萬卷書烽火不知南北渡
祝知微物莫愁予

欲為金陵之行而未果

舊有山川舊夕陽新秋新淚兩茫茫金陵王氣知何在
玉樹後庭聞已芳情到義山能發問義山詩云鍾山何處有龍盤事
經小杜亦多傷小杜有商女後庭花之句未須便作揚舲計即見元
戎淨八荒

秋感

又作此秋飄泊客茫茫誰是北歸人庭前雨過鵝羣浴
池上風來螢火新戰馬不肥淮甸草屬車思展洛陽塵
如聞戎馬渡河去候月箕雲待老身

海陵聞角

秋風入角蹙山城更覺淮南秋夜清慣聽邊威雷鼓裏
梅花爭發斗崢嶸

簡沙頭李山伯

坎離交養日需沙君向沙頭好泊家鷗鷺若來尋舊隱
為言直上有烟霞

行藏

行藏本自迷秋興更凄凄風急蛩饑響雨來鷄誤啼魚
溪青靄散蓮蕩白雲齊却惜安閑地逋亡志願違海陵有蓮

聞富季申遷校書郎

小富秋來慰所望青衫叙進校書郎相公勲業久彌著
孫子門闌漸有光莫話詩過已埋沒且非椀脫得分張
白蓮逋客獨惆悵淚盡西風歸政堂卷裏詩過一千首白頭來作校書郎

為王建云

次運和中遠以予真州江上遭巨寇脫身感事作

一世高梧丹葉翻男昏女嫁失前村但聞狼虎厭人月不見酒漿招鬼魂久分彼天難叩問未甘此道謾追原江心火襍魚龍血我脫身來君莫論

寄題鎮江寶墨堂

常潤特令賜吳楚從此錢氏政相宜江山閱世無今古金石何年有合離小諫縱歌文史外侍郎決策甲兵期只尋舊墨題新榜念爾邦人肯擾之

新愁

宿恨故難遣新愁豈易安囷空鼠號擲庭靜鳥喑寒月盛中秋色人虧上國歡灣頭十二衛泣涕乞回鑾今日殿班禁旅相繼至京乞回鑾至灣頭鱗次而泊以聽命

眠睡

病夫不睡情須怨老子難眠思却清況復斗橫催角引

梅花爛熳散秋聲

自適

避難三年百感生衆難溷濁自澄清閑窺鳥雀往來勢靜聽兒童讀誦聲但道孤生元廢棄莫言頻數論平生大河今歲如為用即有千官赴上京

故資政殿學士特贈光祿大夫曾公挽辭

選吏時無最論兵世有書風神相門舊膽氣將壇初地軸塵埃轉天航津漢虛忠規子孫在太史筆何如

又

馬援枕前嘆張飛帳下怨古人有餘淚今日不堪言營壘憑誰築璵璠忽自焚共嗟當宁恨寧復問乾坤

久客

客子能久慣將何號有生墨池能入用筆名紙被喜無聲新月生緱嶺淒風過渭城忽如無所嘆却似太忘情

幽齋

幽齋無客自焚香古像誰知靜放光秋色深來人寂寞

鴈聲斷處月荒涼病軀如似小捐可賦勢流傳大猱張
可咲韓公憂有分人言憂責屬巖廊

愁闌

淮南初客愁嘗起久客淮南愁亦闌秋夜無聞喜風雨
紫門自掩醉江山詩書不讀談常到香火如勞意更閒
北望歸期殊未可却思南渡滄浪間

鄭州古有夕陽樓自唐末兵火後遂廢況今圍
田殘破客中望揚州作絶句

日月爭流淚亦流幾年不見夕陽樓太平時節古來少
却上迷樓一望休

將出江絶句

修門縹緲夢悠悠歲暮長江斗柄浮奮翼鳴鷄急自和
白頭鼓枻為誰愁

司戶朱君邂逅真州獨為予幹舶艫之具甚勤
偶得絶句謝之

白眼波濤争反覆波心孤棹更誰看夫君念此客蓬鬢

不共青松共歲寒

再遇筆屠處士

江頭再遇筆屠生共聽去年江水聲三副多少予自窘
一毫去取子能輕

藥裹

藥裹白頭翁孜孜離亂中道從前日証愁與昔年空食
足思同飽時危恥自容願將經濟策上疏大明宮

月下渡金陵江

玉樹閒花媚綺窻龍蟠如植冕旒降只今江月交光夜

情似月明愁似江

飄流

飄流北客江之左自問行藏語亦難江上即今無盜賊
浪中何日不風寒曹潘鞏鼓於茲降王謝風流何處看
歸客不知朱雀好但誇明月洛南灣

歲暮六言

臘尾豈堪北去年頭又怯東奔萍梗往來覆載燕雀俯

仰乾坤

金陵二首

金陵形勢眼中見一弔興亡夢寐間侯景長驅走龍虎
王敦内叛壓江山中原有主申明命下國何人敢肆姦
白首自傷歸未得此身何處得清閑
上帝於人靡有常江流何處任興亡千戈揖遜一錫杖
社稷山川半面妝故自無人比叔子尚憐有意保襄陽
白頭難待太平策萬國明朝建治康

江南

一家天下莫分三天極明星萬象含此水北江歸海處
誰將此地號江南

歲暮聞武泰節使將歸金陵

歲暮江頭鳧雁身悠悠心事竟誰親久能收拾内朝僕
始作生疎外道人欲問江神借風色恐於河伯廢精神
王孫旌節歸來好莫使王孫恨更新

武泰節使歸金陵

戟影搖寒波影稀王孫心事與人違燈邊赤軸得居士
窻下清談見布衣執玉詔從天上去揮金船向歲前歸
氐羸不解少行樂臥待公來起採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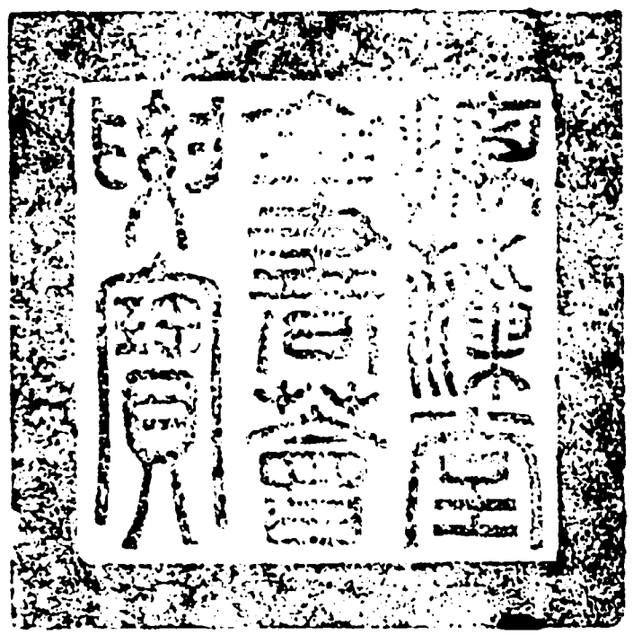
歲暮

客舍光陰白髮催高援北斗夢徘徊多愁須用枕雙疊
無悶何須酒一杯風去六朝迷遠樹雲來一日認新梅
即今盜賊須擒馘牧首不逃言壯哉

謹案第十七頁前二行屠希祖是屠牛坦原本坦訛垣據莊子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晝寢看壁上陳希夷像原本脫像字據本詩增

第三十頁前二行涿野蚩尤尚未除原本除訛浮今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七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

宋 晁以道 撰

別著

易玄星紀譜

康節先生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為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為九州九州轉而為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為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葢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剥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

而伸之為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為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氽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卦宮分度數次諸內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温公太玄歷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牽牛初冬至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　中危初大寒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　中婁四度春分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　中昂八度清明（今曰穀雨）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滿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　中井三十一度夏至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
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
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七十五度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北九十八度
井三十三鬼二柳八星七張十七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
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
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
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
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
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
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子凡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
章九會而復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分盡一統朔分盡

一元六甲盡
蹏當四十分十六秒
贏當二十分八秒
漢歷以八十一分為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法
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一二
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以二十四氣除
之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分少以三十
二乘分八乘少通分內子為五百五十二又除之得二
十三秒
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以三十二為秒
母
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
每贊得四十分十六秒
求氣所入贊法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
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算外命之得小寒所

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
如前法求之秒數少散分為三十二
求星置其宿度數倍之以首去之所餘算外即日所躔
宿之贊又倍次宿度數以益之去如前法
置玄首去中首減一而九之其半加一命之自牽牛則
所得之星也范叔明

昭文宋郎中譚旨

揚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覃思渾天而作太玄蓋玄生於

一而極於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故有二十七部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自下相重三位成列各以其數成方州部家之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盈之故謂之三表升降於六十四卦共成於八十一家由是廣其三材統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機有九州以統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家自家至州統之於伯是以三材備而萬物生乃以三材配屬於一家乃以三家配屬於一部乃以三部配屬於一州乃以三州配屬於一方乃以三方配屬於一歲莫不推之以宿度佐之以五行首以準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玄以明易運則通通則久久則極極則變變也者周而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玄道位分自北而運運則能覆生則能載覆載交泰兩儀象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玄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玄道之至大玄則易也易則玄也玄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之神其用自中孚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歷之紀綱九九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知天之氣五日一候七日一易進退有度出處有時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有度出處有時所以拱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其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之至也所謂太玄之作其知機乎若夫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晻晦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晻晦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變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乎相承彰往察來窮微盡變如谷從響無有幽遐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此乎

天度次舍氣候　卦爻首　晝贊夜贊

斗十二度 温公康節同

星紀丑吳

大雪兌上六 鶡鳥不鳴 復初九 復初九

未濟九二 蹇六二 頤六二 中孚九二

虎始交 復六二 復六二 未濟六二 蹇九三 頤六三

牛八度

冬至坎初六 蚯蚓結 復六四 復六四 未濟六五 蹇九五 頤六五

難 人陽上下 火七 蹇 初火水 二火火

初一日入斗十三度 范望 初一三百五十二日自冬至至此郭元亨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勤 人陰上中 木八 蹇 初木水 初一日入斗十七度 初一三百五十六日之夜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景迂生集 卷十

中孚六三

荔挺出 復六三 復六三 未濟九四 蹇六四 頤六四 中孚六四

養 人陽上上 金九 頤 初金水 二金火 初一日入斗二十二度 上九大雪氣終 三金木 四金金 初一三百六十一日 上九三百六十五日 五金土 六金水 之晝九之末天度猶有六十分二十四秒踦 七金火 八金木 當四十分一十六秒蘊 當二十分八秒 溫公 九金金 踦水閏 蘊火閏

中 天陽下下 水一 中孚 初水水 二水火 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 初二日 三水木 四水金 初二分日含牽牛 初度冬至氣應斗 五水土 六水水 指子黃鍾用事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女十二度

虛十度

玄枵子齊 小寒坎九二

鴈北鄉 臨初九 臨初九 屯六二 謙六二 睽九二 升九二

鵲始巢 臨九二 臨九二 屯六三

睽初九 升初六

周 天陰下中 火二 復 初火水 初一日入牛五度 初一五日之夜 次八日含發女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礥 天陽下上 木三 屯 初木水 二木火 初一日入女二度 初一十日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景迂生集 卷十

閑 天陰中下 金四 屯 初金水 初一日入女六度 次三冬至氣終 二金火 三金木 次四小寒氣起 初一十四日之夜 四金金 五金土 次四一十八分二十三秒日次玄枵小寒氣應斗建丑律中大呂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少 天陽中中 土五 謙 初土水 二土火 初一日入女十一度 初一十九日 次五日含虛 三土木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危十七度

大寒坎六三 雜卦乳

臨六四 臨六四

臨六四 臨六三

臨六三 臨六二

臨六二 臨六一

臨六一 臨初九

臨初九 臨上六

臨上六 臨上六

臨上六 臨九五

臨九五 臨九四

臨九四 臨九三

臨九三 臨九二

臨九二 臨九一

臨九一 臨初六

臨初六 臨初六

臨初六 臨六五

臨六五

壁九度

雨水坎九五

獺祭魚 泰六四

鴻鴈來 泰六五

益六四 漸六四 泰六四 小過六五 蒙六五 益九五 漸九五 泰六五 小過上六

銳 天陰中中 土五 漸

初一日入室十二度 次四立春氣終 次五雨水氣起斗指寅太簇用事 初一五十九日之夜 次五三十一分一十二秒驚蟄氣應

達 天陽中上 水六 泰

初一日入壁一度 初一六十四日 初一日舍東壁

初土水 二土火 三土木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奎十六度

降婁 戌尊 驚蟄坎上六

桃始華 大壯初九

蒙上九 益上九 漸上九 泰上六 需初九 隨初九 晉初六 解初六 大壯初九

草木萌動 泰上六

交 天陰上下 火七 泰

初一日入壁五度 初一六十八日之夜

夾 天陽上中 木八 需

初一日入奎一度 次七雨水氣終 次八驚蟄氣起 初一七十三日 初一日舍奎 次九八分十九秒日 次降婁雨水氣應 斗建卯律中夾鍾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婁十二度

春分震初九

鷹化為鳩 大壯九三

玄鳥至 大壯九四

需九二 隨六二 晉六二 解九二 大壯九二 需九三 隨六三 晉六三 解六三 大壯九三 需六四 隨九四 晉九四 解九四 大壯九四 需九五 隨九五 晉六五

倉庚鳴 大壯九二

侯 天陰上上 金九 需

初一日入奎五度 初一七十七日之夜

從 天陽下下 水一 隨

初一日入奎十度 初一八十二日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進 天陰下中 火二 晉

初一日入奎十四度 初一八十六日之夜 次六日舍婁

釋 天陽下上 木三 解

兼準震溫公 初一日入婁三度 次二驚蟄氣終 次三春分氣起斗指卯夾鍾用事 初一九十一日 次三二十六分一十秒 春分氣應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胃十四度

大梁 酒趙

清明震六二 桐始華

解六五　大壯六五

需上六　隨上六

晉上九　睽 準陰温公同天陽土五 中中 范準大壯解睽解 初一日入婁十二度 初二百日

解上六　大壯上六

豫初六　訟初六

蠱初六　革初九　夬初九

豫六二　訟九二

蠱九二　革六二

豫六三　訟上九

蠱上九　革上六

大壯上六 始電

次三日舍胃

豫初六　訟初六

革九四　夬九二　夬九二

豫六三

景定生集 卷十

初一日入胃四度 次五春分氣終　樂 天陰 中上 水六豫

次七三分一十七秒 次六清明氣起 初二百四日之庚 次日次大梁穀雨氣應 斗建辰律中姑洗　革初九

初一日入胃九度 初二百九日　爭 天陽 上下 火七訟

初一日入畢二度 初二百二十七日　斷 地陽 下中 火二夬

初一日入卯八度 初一穀雨氣起斗指辰始洗用事 初二百二十二日之庚

初二十一分八秒 清明氣應 次八日舍天畢　更 地陰 下下 水一革

初一日入胃四度 次五春分氣終　初水水

二水火三水木　二金火三金木

四水金五水土　四金金五金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六金水七金火

八水木九水金　八金木九金金

初火水二火火　初土水二土火

三火木四火金　三土木四土金

五火土六火水　五土土六土水

七火火八火木　七土火八土木

九火金　九土金

初一日入婁七度 初二百九十五日之庚

次四日舍大昴

初一日入婁十二度 初二百日

次三日舍胃

虹始見

夬九三

萍始生

夬九四

夬九四

景定生集 卷十

初一日入胃十二度 初二百一十三日　務 天陰 上中 木八蠱

之庚 次四日舍大昴　初木水

初一日入昴四度 初九清明氣終　事 天陽 上上 金九蠱

初一日入昴四度 初二百一十四日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十五

鴈鳴 桐其羽

夬九五

夬九五

豫上六

訟上九

蠱上九

革上六

初一日入畢八度 初一穀雨氣起斗指辰始洗用事 初二百二十二日之庚　豫六五

初一日入畢二度 初二百二十七日　斷 地陽 下中 火二夬

初一日入卯八度 初一穀雨氣起斗指辰始洗用事 初二百二十二日之庚

初二十一分八秒 清明氣應 次八日舍天畢　更 地陰 下下 水一革

初一日入卯八度 初一穀雨氣起斗指辰始洗用事 初二百二十二日之庚　初水水

二水火三水木

四水金五水土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初火水二火火

三火木四火金

五火土六火水

七火火八火木

九火金

實沈晉 立夏震九四 蜾蠃鳴 乾初九 蔵勝降于桑 夬上六

䷰教地陰下上 初木水 初一日入畢六度 初二百二十二日之夜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師初六 比初六 小畜初六 旅初六

䷇萃地陽中下 金四 旅 初一日入畢十一度 次三穀雨氣終 次四立夏氣起 初二百三十六日 次四三十八分三十秒日次實沈立夏氣應斗建巳作中仲呂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師九二 比六二 小畜九二 乾九三 旅九三 師六三 比六三

䷬萃地陽中上 水六 比 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初二百四十五日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困地陰中中 土五 師 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初二百四十日之夜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八土木九土金 初土水

䷅比六四 小畜六四 乾九四 旅六五 師六五 比九五 小畜九五 乾九五 旅上九

䷋親地陰上下 火七 比 初一日入畢六度 次六立夏氣終 次七小滿氣起斗指巳仲呂用事 初二百四十九日之夜 次八日食東井六分六秒小滿氣應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初一日入井二度 初二百五十四日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井三十二度

小滿震六五 苦菜秀 乾九四 乾九四 蘑草死 乾九五 乾九五

䷏豫地陽上中 木八 小畜 初一日入井二度 初二百五十四日 初木水二木火 三木木四木金 五木土六木水 七木火八木木 九木金

䷖觀地陰上上 金九 乾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二百五十八日之夜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睽地陰下下 水一 乾 初一日入井十一度 初二百六十三日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賁地陽上上 火七 比 初一日入井六度 次六立夏氣終 次七小滿氣起斗指巳仲呂用事 初二百四十九日之夜 次八日食東井六分六秒小滿氣應 初火水 二火火三火木 四火金五火土 六火水七火火 八火木九火金

䷜艮地陽下上 土五 師 初一日入井十五度 初二百四十日之夜 二土火三土木 四土金五土土 六土水七土火 八土木九土金 初土水

䷓賁地陰上上 金九 乾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二百五十八日之夜 初金水 二金火三金木 四金金五金土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初水水二水火 三水木四水金 五水土六水水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巽地陰下下 木一 乾 初一日入井十一度 初二百六十三日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四木金五木土 六木水七木火 八木木九木金 初金水二金火 三金木四金金 五金土六金水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乾上九 乾上九 大有初九 家人初九 井初六 咸初六 鼫晉 末杂 苦種震上六 蜥蜴生 姤初六 姤初六

鵙始鳴 姤九二

大有九二
家人六二
井九二
咸六二
姤九二
大有九三
家人九三
井九三
咸九三

盛 地陰下中 火二 大有
初一日入井十五度 初一小滿氣終 次二芒種氣起 初一一百六十七日之夜 次二三十三分二十九秒日次鶉首芒種氣應斗建午律中蕤賓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居 地陽下上 木三 家人
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初一一百七十二日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十八

反舌無聲 姤九三

大有九四
家人六四
井六四
咸九四

法 地陰中下 金四 井
初一日入井二十四度 初一一百七十六日之夜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夏至離初九 鹿角解 姤九四

大有六五
家人九五
井九五

應 地陽中中 土五 咸
[illegible]
初一日入井二十九度 次四芒種氣終 次五夏至氣起斗指午蕤賓用事 初一一百八十一日 次六二十一分四秒 夏至氣應
初土水 二土火
三土木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鬼四度

柳十五度

蜩始鳴 姤九五

咸九五
姤九五
大有上九
家人上九
井上六
咸上六

半夏生 姤上九

姤上九
鼎初九
豐初九

迎 地陰中上 水六 咸
初一日入井三十三度 初一一百八十五日之夜 次二日舍輿鬼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遇 地陽上下 火七 姤
初一日入柳一度 初一一百九十日 初一日舍柳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十九

鶉火 午周 小暑離六二

溫風至 遯初六

遯初六
鼎九二
豐六二
渙九二
履九二

蟋蟀居壁 遯六二

遯六二
鼎九三

竈 地陰上中 木八 鼎
初一日入柳五度 次七夏至氣終 次八小暑氣起 初一一百九十四日之夜 次九二十八分二十七秒日次鶉火小暑氣應斗建未律中林鍾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大 地陽上上 金九 豐
初一日入柳十度 初一一百十九日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星七度

大暑離九三 腐草化為螢 遯九四 遯九三 遯九二 遯初六

豐九三 豐九四 豐六五 豐上六

鼎六五 鼎九四 鼎上九 鼎上九

履九五 履九五 履九四 履九三 履六三 履上九

渙六三 渙六四 渙九五 渙上九

艮七 艮八 艮九 艮六

旅六五 旅上九 旅上六 旅上九

小畜八 小畜九 小畜六 小畜七

家人六四 家人上九 家人六五 家人上六

巽六 巽七 巽八 巽九

益初九 益六二 益六三 益六四

張十八度

廉地陰下下 水一 豐

初一日入柳十四度 初二百三日之夜 次四日舍星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文地陽下中 火二 渙

初一日入星四度 初二百八日 次九日舍張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禮地陰下上 木三 履

初一日入張一度 次二小暑氣終 次三大暑氣起 斗指未林鐘用事 初二百十二日之夜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逃地陽中下 金四 遯

初一日入張六度 初二百一十七日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翼十八度

鶉尾起巳 立秋離九四 涼風至 否初六 否初六 否初六 否初六

大雨時行 遯上九 遯上九 遯上九 遯上九

恒初六 恒九二 恒九三 恒九四

節初九 節九二 節六三 節六四

同人初九 同人六二 同人九三

損初九 損九二 損六三 損六四

唐地陰中中 土五 遯

初一日入張十度 初二百二十一日之夜

初土水 二土火 三土木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常地陽中上 水六 恒

初一日入張十五度 次五大暑氣終 次六立秋氣起 初二百二十六日 次七二十三分二十五秒立秋氣應日次鶉尾斗建申律中 氣則次九日舍翼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度地陰上下 火七 節

初一日入翼一度 初二百三十日之夜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永地陽上中 木八 同人

非詞人温公同二字陸氏上脫字闕作 初一日入翼六度 初二百三十五日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寒蟬鳴 否六三 否六三 否六三 否六三

白露降 否六二 否六二 否六二 否六二

温公曰吳曰常首爻恒卦次六起立秋初一當二百二十六日行張十五度餘皆首恒卦九四次庚首爻節卦初已行翼一度次永首次七當二八三十八日行翼九度於易特曰同人卦今從之

處暑離六五 鷹乃祭鳥 否九四

天地始肅 否九五

同人九四 損六四 否九四 恒六五 節九五 同人九五 損六五 否九五 恒上六

昆 地陰上上 金九 同人 初一日入翼十度 次九立秋氣終 初一二百三十九日之夜

減 人陽下下 水一 損 初一日入翼十五度 初一處暑氣起斗 指申夷則用事 初一二百四十四日 次二分處暑氣應 次九日舍軫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軫十七度

壽星 辰鄭

白露離上九 鴻鴈來 觀初六

禾乃登 否上九

節上六 同人上九 損上九 否上九 巽初六 萃初六 大畜初九 賁初九 觀初六

喻 人陰下中 火二 否 初一日入軫一度 初一二百四十八日之夜

守 人陽下上 木三 否 初一日入軫六度 初一二百五十三日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本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角十二度

玄鳥歸 觀六二

巽九二 萃六二 大畜九二 賁六二 觀六二 巽九三 萃六三 大畜九三 賁九三

翕 人陰中下 金四 巽 初一日入軫十度 次三處暑氣終 次四白露氣起 初一二百五十七日之夜 次五一十八分二十三秒 白露氣應日次壽星 斗建酉律中南呂

聚 人陽中中 土五 萃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初一二百六十二日 次七日舍角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初土水 二土火 三土木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秋分兌初九

羣鳥養羞 觀六三

雷乃收聲 觀六四

觀六三 巽六四 萃九四 大畜六四 賁六四 觀六四 巽九五 萃九五 大畜六五

積 人陰中上 水六 大畜 初一日入角二度 初一二百六十六日之夜

飾 人陽上下 火七 賁 兼準兌溫公 初一日入角七度 次六白露氣終 次七秋分氣起斗 指酉南呂用事 初一二百七十一日 次八三十六分一十四秒秋分氣應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亢九度

氐十四度大火卯宗寒露兌九二鴻鴈來賓剥初六剥初六

房五度霜降兌六三豺乃祭獸剥六四剥六四

心五度草木黃落剥六五剥六五

尾十八度

析木寅燕 立冬兌九四

蟄蟲咸俯 剝上九 剝上九 艮初六 既濟初九 噬嗑初九 大過初六

水始水 坤初六 坤初六 艮六二 既濟六二 噬嗑六二

割人陰上下火七剝 初一日入尾一度 初一三百一十一日之夜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止人陽上中木八艮 初一日入尾六度 次七霜降氣終 次八立冬氣起 初一三百一十六日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地始凍 坤六二 坤六二 艮九三 既濟九三 噬嗑六三 大過九三

雉入大水化為蜃 坤六三 坤六三 艮六四 既濟六四

堅人陰上上金九艮 初一日入尾十度 初一三百二十日之夜 初一八分一十九秒 日次析木立冬氣 應斗建亥律中應鍾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成人陽下下水一既濟 初一日入尾十五度 初一三百二十五日 次九日舍箕

初水水 二水火 三水木 四水金 五水土 六水水 七水火 八水木 九水金

箕十一度

小雪兌九五 虹藏不見 坤六四 坤六四 艮六五 既濟九五 噬嗑六五 大過九五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 坤六五 坤六五 艮上五

噬嗑九四 大過九四

闕人陰下中火二噬嗑 初一日入箕一度 初一三百二十九之夜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四火金 五火土 六火水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失人陽下上木三大過 初一日入箕六度 次二五冬氣終 次三小雪氣起斗 指亥應鍾用事 初一三百三十四日 次四二十六分一十秒 小雪氣應

初木水 二木火 三木木 四木金 五木土 六木水 七木火 八木木 九木金

斗二十六度

閉寒而成冬 坤上六 坤上六

既濟上六 噬嗑上九 大過上六

劇人陰中下金四大過 初一日入箕十度 初一三百三十八日之夜 次四日舍斗

初金水 二金火 三金木 四金金 五金土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馴人陽中中土五坤 初一日入斗四度 初一三百四十三日

初土水 二土火 三土木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温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為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温公又本諸太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畧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為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維夜思取歷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羲準小過而以準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京風至常已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令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益鴻鴈來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培戶則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辨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晬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以示為用事矣或者以羲準解尤非是吏準豫而以準大壯則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

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疆準乾而為冬至之終晬又再準乾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

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終不為陰狩為金而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為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耶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予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甬江官舍山晁說之序

附錄

溫公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雲之自序稱

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

知以謂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岐嶇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漠淖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無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敢固知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子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也玄弋也何害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其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予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為明也學者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一曰陰

玄晝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中☰☲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有六爻合為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參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爻辭而玄首四重而別為九贊故易卦六爻皆有辭玄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棊之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中初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凡一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十九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冬至之初也踦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更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成事成貞測者睽也

一首之義也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首象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言玄有文文辭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彖辭皆畫卦首之數也易有文言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告五者皆雜贊太玄繫辭之類也易有說卦玄有數數者論九贊所有序卦玄有衝衝者序八十一首數象說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誼禮也

集注揚子太玄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玄作解詁吳醫林太守陸績作

釋失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為之注泰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景迂生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卷十一　宋　晁以道　撰

別著

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縣咸池軒

三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奈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

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於此何衡陽反屢排之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說之初聞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彖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惟揚子雲準易而為三玄一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

應

欽定四庫全書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予不知其何以也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於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无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五三上之應也脫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彖何為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彖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耶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為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夫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為無應而九三公用亨於天子號為無應而九二鳴鶴和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顧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為有應而初九凶於捨龜六四吉於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為無應而初六升

大吉六四王用亨於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四號為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二號為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為無應而上九又亦玉鉉何耶睽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為得又復何邪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無應而明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遠究其失亦非弼倡之特弼專以斯為術耳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於易論世故貴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貴奇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密於郭璞而璞不以位為應矣況其不為璞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曰易以何為體遠公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響便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鄙於前人而乃區區於六位之應不尤末乎

位

繫辭謹於爻而畧於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无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无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焉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拇指之微不諱豕鬼之怪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

詎皆亥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為善則無過矣何必用柔中而補過邪學者不以四為中則六四永不能用柔中而補過邪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顛頤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為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為虛而仁為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哉

之上九曷玉鉉大吉無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於蹇而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於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各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困之九四號為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未大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為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為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為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

七比匕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貢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邪嗚呼聖人之告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頤弗明乎學者乃倡之喜於自昧而已

承乘

學者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

則又為承乘之說譬如狡兔三窟期必一安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承柔則吉陰承剛則凶紛紛者至於專君奪民分女冠婚患得患失區區封植烏覩觀會通於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於上而失於下坎皆得於下而失於上豈其然乎且易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象亦有所謂從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正以一爻為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歸妹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正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桓帝時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奭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究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然則承應之學自荀奭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於周公亦且賢於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凡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焉者又復何耶如以陽居陽

陰居陰為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為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耶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非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邪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為童蒙之吉頤

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耶蓋彖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為言又安得以爻卦為一體哉曾卦爻之不辨也悲夫

卦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為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卦是爻猶頸也卦猶贅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為之辭曰成卦則可為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正為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橈本末

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妄使卦爻氷炭者卒無異於曲行而旁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於象則亦盡於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

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嘵嘵于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患之乃為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嘵嘵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巧於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弼乃太恕詎弼宜哉盛為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吳坎同體嗚呼不得嵇殷與之談必也孫

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興於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詆弼宜哉盛為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吳坎同體嗚呼不得嵇殷與之談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於五不知孔子魯縫掖何乃為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曾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耶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耶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為之主耶升之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為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良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於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

也於乆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於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為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於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為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彖於恒言巽而動於益言動而巽於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耶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於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為一之于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之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於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於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雨施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秋亦已晚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營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為咸恒咸恒變而為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而為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為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為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居坤上而為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貴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文通變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耶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曾未之思乎猥盛誚弼以傳會之辨麗於浮義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効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關非誣也今之學者淆淆又皆弼之下走也

訓詁

古之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間何妥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剥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毫髮輕重密於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

之訓皆緩而簡惟易為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朋盍簪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古非稼穡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契今日穿窬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為其語多倒故也況夫易之作於中古乎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夫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後之人樂於穿窬必為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籀篆隸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授受之不同則具在別録

堯典中氣中星 堯甲辰元年甲辰歷

日中星鳥春分而日與斗中則曰日中春為陽中而春分又為春之中也方是之時陽進而中中以居晝陰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奎出卯入酉夜而奎亦出卯入酉斗建卯之中晝漏五十夜之漏亦五十是謂日中方陽用事也故稱日云以此正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於東而星見於南則曰星鳥東際乎南木以生火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春分之昏星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東也南方之中星是也彼井鬼柳則過中張翼軫則未中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觜參仲而井鬼季而柳星張乃為合度如得於星中則孟而昏觜參中仲而日永星火夏至而日近斗遠則曰日永日行極北斗行

極南也天去地下高而日行地中淺也陽與陰交而陽數多陰數少不勝乎陽也日行極北故日永而暑生於上斗行極南故夜短而濕生於下天去地下高故日永而形則益日行地中淺故夜短而氣在後陽數多故晝數多陰數少故夜數少日出乎寅而入乎酉也陰不勝乎陽故日出即見而無物以敵之陽方盛也故稱日永而已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遲季而日疾從可知也日行于南而星見於東則曰星火南際於東火生於

木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於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夏至之昏房二度中東正中天也所謂東正中天者東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南也東方之中星房是也彼角亢氏則過中心尾箕則未中若以謂中則孟而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也非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翼軫仲而角亢季而氐房心乃為合度如得於房

從可知也

宵中星虛秋分而斗與日中則曰宵中秋為陰中而秋分又居陰之中也方是之時陰進而中中以居晝陽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角出卯入酉夜而角亦出卯入酉斗建酉之中夜漏五十晝之漏亦五十是謂宵中方陰用事也故稱宵云於宵之中實知日之所在也得日之所在則知中星之度也故必舉宵從可知也夫既得於宵中則晦朔弦望朓朒舉可考矣與日相成也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宵疾季而宵遲孰謂不言月乎日行於西而星見於北則曰星虛西際乎北金以生水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秋分之昏虛九度中而北正中天也所謂北正中天者北方之中星見而正西也北方之中星虛是也釋天曰北陸虛也又曰玄枵

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星九十六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秋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尾箕仲而斗牛季而女虛危乃為合度如得於虛之中則孟而昏尾箕中仲而昏斗牛中季而昏女虛危中從可知也

日短星昴冬至而日遠斗近則曰日短日行極南斗行極北也天去地下淺而日行地中深也陰與陽易而陰數多陽數少陽不勝乎陰也日行極南故日短而寒生於上斗行極北故夜永而燥生於下天去地下淺故日短而形則損日行地中深故夜永而氣在先陽不勝乎陰故日雖出而未見有蔽之者也陰數多故夜數多陽數少故晝數少日出乎卯而入乎申也陽方易也故稱日短云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於北而星見於西則曰星昴北際乎西水生於金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昴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北也南方之中星昴是也故釋天曰西陸昴也又曰大梁昴也彼奎婁胃則過中畢觜參則未中若以謂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八十三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冬至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室壁仲而奎婁季而胃昴畢乃為合度如得於昴之中則孟而昏室壁中仲而昏奎婁中季而昏胃昴畢中從可知也歷代儒生執常夜昏見之中星乃以此中星為季冬為合朔然本之於冬至之日日在危則非也又以堯元年丙子亦非也傅仁均雖亦知此為合朔而專守昴日短云以此正仲之中氣使其歷法闊疎見非於王孝通至唐一行始考冬至在虛一度而得鳥火虛昴之正焉劉向謂春張昏而中

可以種穀夏大火昏而中可以黍菽冬昴昏而中可以
種麥冬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亦是類也

日法

寅賓出日經天者必始於測日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
日錯行陰陽更巡如不得於日則莫得於天也測日必
立之表立表必於地之中帝堯之時嵎夷實地之中也
何則冀州帝堯之所都當是之時天下之中也嵎夷又
冀州之中也測其出之景而導之謂之寅賓出日萬物
失其行矣非日失其行也人於是失日之行也儐如賓
主之儐徐邈之讀是也古文儐通作賓孔氏以賓為導
亦讀為儐近世乃為賓主之說非也此正以日為主非
可賓之且儐與餞之義正相乆會云得出日之正故一
日而進十五日而退十四日始進終退二十八日始退
終進莫不正也方是之時日出東中而入西中言出日
則其入於西中者可知也方其以陽用事也故稱其日

於是乎不昧夫陽之用事也夫有所出而莫為之儐則
失其行矣非日失其行也人於是失日之行也儐如賓
主之儐徐邈之讀是也古文儐通作賓孔氏以賓為導
亦讀為儐近世乃為賓主之說非也此正以日為主非
可賓之且儐與餞之義正相乆會云得出日之正故一
日而進十五日而退十四日始進終退二十八日始退
終進莫不正也方是之時日出東中而入西中言出日
則其入於西中者可知也方其以陽用事也故稱其日
出云以至夏而出於東北維入於西北維亦可知也羲
叔之職不言出日寓之於此焉

寅餞納日測其入之景而候之謂之寅餞納日萬物於
是乎不失夫陰之用事也夫既入而莫為之餞則失其
所歸矣非日失其所歸也人於是失日之歸也餞如賓
主之餞故也方是之時日入西中而出東中言納日則
其出於東中者可知也方以其陰用事也故言納云以
至冬而出於東南維入於西南維亦可知也和叔之

職不言納日寓之於此也夫既知日之所納則知月之
所出矣一日而朏十五日而朓以日為紀也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少間也或以為
羲和以成歲為事言日而未嘗言月非篤論也

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羲和既以
秩在四時矣日於是乎分月於是乎建時於是乎正歲
於是成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日章也以閏月建月
會也定四時正時統也成歲立歲元也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而有奇焉周於二十七日正於二十八日虛於二十九日盈於三十日朔於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而復始故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者周而復始之名也有六旬云者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六旬之數也故不曰六十日而曰有四日也四日亦得一旬之數也故不曰六十日而曰有六旬云而有六日者亦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六日而以氣盈朔虛則得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四分日之一亦得一日之數也故又稱曰有六日云所以然者陰陽之理死生之義消息之數於是乎在也常月以之成焉閏月以之生焉三歲失閏則差一月九歲失閏則差三月十七歲失閏則差六月是閏月者所以正常月也閏月正則常月正矣故特以閏月為言夫月既建則時自正矣定古文作正閏元誤作定期古文從日而小篆從月

洪範小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先武成以事天後洪範以極天道不稱周年而稱商祀就箕子以訪焉則武成所謂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於是乎在武王若曰箕子者吾商之舊三公也吾欲有問則訪焉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不與也帝之不與鯀者鯀失治道於天下也故聲其惡曰彝倫攸斁迹其不畀之實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嗣鯀之職而鯀之所不舉者一日興起也舊說廢父興子者誤也其意私且狹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者天人德之也　初一曰五行五行得其叙是謂彝倫攸叙土爰稼穡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具於土矣土何事之有則畀之也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者天人德之也　初一曰五行五行得其叙是謂彝倫攸叙土爰稼穡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具於土矣土何事之有其於稼穡則從人之欲而無不可也爰曰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潤下作鹹水鹹也炎上作苦火苦也曲直作酸木酸也從革作辛金辛也稼穡作甘土甘也　二五事一曰貌木也二曰言金也三曰視火也四曰聽水也五曰思土也　三八政一曰

食二曰貨三曰祀五行之具用也四曰司空水也五曰司徒土也六曰司寇金也七曰賓木也八曰師火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人君人臣所以作極之術如此也人君之極極於上帝庶民之極極於吾君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當次於五福之疇　六三德一曰正直土也二曰剛克火也金也三曰柔克水也木也平康正直因土用土也彊弗友剛克因水用火金也變友柔克因火金用水木也沉潛剛克因水用火也高明柔克因火用水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當次于五福之疇　七稽疑曰雨木也曰霽火也曰蒙金也曰驛水也曰克土也曰貞曰悔五行具也蒙今文作霧天氣下地不應也驛今文作圛升雲半有半無也克于龜象五行交相克與土之狀相類　八庶徵曰雨木也曰暘金也曰燠火也曰寒水也曰風土也曰肅時雨若木以類從也曰乂時暘若金以類從也曰晢時燠若火以類從也曰謀時寒若水以類從也曰聖時風若土以類從也咎徵曰狂恒雨若木自咎也曰僭恒暘若金自咎也曰豫恒燠若火自咎也曰急恒寒若水自咎也曰蒙恒風若土自咎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當次五紀之疇　九五福一曰壽

土也二曰富水也三曰康寧火也四曰攸好德木也五曰考終命金也惟五福曰亦備用如壽富而康寧康寧而壽富攸好德而考終命而壽富之類六極一曰凶短折土也金也二曰疾火也三曰憂火也四曰貧水也五曰惡木也六曰弱木也

說之二十年前為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之說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為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兵於睢陽五世圖書悉以灰燼寧知有吾之洪範傳今年戊申冬飄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嘗摽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欣然見之如覩再生之物也方抱病危弱於冬至前一日因作此小傳自安其私也而念學者之益良亦未易議也至其次序則多本諸泰山姜至之先生論五行

詩之序論一

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夫作詩之君子世莫得而氏之其所經見者則周公吉甫家父孟子也其人大聖且賢也其所作可與二三君子偶者雖末之亦善士也其感惟深其誠惟加其辭惟緩徘徊自致吾愛君之心焉先王之烈於是乎在也序詩者於所刺不諱時君之惡而暴其私無所不及雖閭閻委瑣之私亦不過是豈特善罵云乎耶亦自善訐而餘怒悉紓而罷矣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音聲以成詩乎吾君既治一國之人皆美之也吾何容心哉猶然以廉肉節奏詠之颺之是所以為先王先公之烈者也序詩者於所美直而且倨殆類考功所書縣令最狀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聲音以成詩乎軌為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乎如山有樞之序曰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車攻之序曰宣

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如此之類一序而足又何必詩之作耶由是觀之詩之所序非當時之所作明矣且逸詩之傳幸而託於金石得完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耶自澤陂之序絶其後繼而有作者屈原離騷亦未嘗有序而序之者王逸也秦漢之間古詩之傳興致深遠頗有國風遺韻而亦未嘗有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夫先民之言本諸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其言不患乎不明也譬諸喜樂而笙歌疾痛而呻吟古今一也又豈懼人之不可知則默以已乎殆夫晉魏文墨之士才力凡下陋不知學因習說詩之序而自為其詩序蓋可慚也已今之說者反因此以誣商周之君子何異以王莽論周公哉

詩之序論二

或曰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曰予不知子之以子夏為何如人也周之東遷諸侯未之有勤王者衛宣公不知從王伐鄭春秋罪之矣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其與衛人之怨王歟當斯之時桓王五聘於魯而諸侯未之有親王者序葛藟刺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則諸侯之親王者其已厚歟秦康公繇其先君穆公之業惟知日構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而終身戰不知已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周公之誅管蔡不得已也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何其安忍而善厄人哉又安在其為燕耶忽之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則今世昏姻論族者賢矣哉君子之與正而抑篡弒也尚矣鄭昭公正也當立者也山有扶蘇薆兮狡童之類序忽而刺之幽后亦未之有可刺者而序白華刺之晉武公陳厲公者内弒而盜立之君也石季龍苻堅之流也序無衣美武公序墓門姑責陳佗無良師傅失其類耶尊王而賤夷狄天下之通義也秦仲者石勒劉元海之流也秦襄公聰曜之流也序車轄美

秦仲序駟鐵小戎美襄公何也夫取非所有者盜也襄公取周地而有之果足訓哉周之王應天命也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也序庭燎因以箴宣王則雲漢之作妄也序沔水規宣王則韓奕之作妄也序鶴鳴誨宣王序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刺宣王則崧高烝民之作妄也序祈父刺宣王則江漢之作妄也小雅之貴為大雅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風雅頌各有體序騶虞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者風其為雅歟文王其為僭王歟序魚麗美萬物盛多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頌其為小雅歟子夏苟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正而抑篡弒尊王而賤夷狄明乎周之王業謹乎風雅頌之體則序詩者非子夏也善夫韓愈之議曰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且夫春秋之志深矣豈特定哀之間多微辭哉後世學士大夫聚十數師儒之說而傳道之尚多所不通夫子於洙泗之間口以授受而不敢公者言遜也何為夫子怯於春秋而子夏勇於序詩乎至於喪服傳稱子夏所作予何疑焉

詩之序論三

或曰鄭君於詩譜以序為子夏所作及於鄭志荅張逸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者謂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其意又以是為毛公所作然則是序毛公之所作歟曰此予疑不能明也在漢有齊詩韓詩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而傳者多卿相顯人所說與毛詩又不類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皷鐘為昭王夫婦與正而抑篡弒尊王而賤夷狄明乎周之王業謹乎風雅頌之體則序詩者非子夏也善夫韓愈之議曰詩異同不可悉舉貴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以黎莊公夫人

作式微陳媍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號為博極羣書而乃因三家之說為之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惟序同則說亦同而說之不同者序之不同可知也惜乎典籍堙滅之餘三家之說不著於今而今所畧見者韓詩之叙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今于文章猶不能與人同機杼而既名之曰四家詩則詩

各有叙也明矣且說韓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說毛詩者亦曰子夏叙也是何一人之手異同如此耶無乃各託所尊以求信於人乎然則毛詩之序毛公所作歟毛公無一言以及序而傳詩甚畧得非以其大旨已見於序歟予所以疑不能明者為其多駢蔓不純之語亦似非出於一手故也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其駢蔓無益多如此序樛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於逮下則何嫌於嫉妬之心耶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謂之傷已可也莊姜近無以制州吁而遠念舊惡於先君則孰謂先君之思耶其駢蔓自戾多如此春秋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序定之方中曰衛為狄所滅不亦過乎序木瓜則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又何其不及耶

其不純多如此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為注般之注曰般樂也或以為序失其傳又多如此騶虞之序曰仁如騶虞毛公傳曰騶虞義獸也下泉序思明王賢伯以郇伯之故也毛於郇伯曰郇侯也而不以為方伯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蓋非常之賜也毛公說彤弓以講德習射則禮之常者耳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公傳意畧不及所謂箴茗之華序曰因之以饑饉蓋因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而云爾毛公乃曰治日少而亂

日多不亦優乎然果非毛公作歟范畧謂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以傳於世魏鄭公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又加潤益之其言良有以夫

詩之序論四

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其先君無妻道于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者非也諸儒之論與序詩者異而謂序無一言非者非余所學也韋昭杜預亦間以詩序為言而預頗有與之異同者則士之好學不罔不殆者於詩之序宜有阜白云

謹案卷十一第四頁前三行鳧六五九二號為有應原本二訛四據易鳧卦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豫之九四所謂朋盍簪原本闕朋字據易經補

第十八頁後一行實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原本冬訛東今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晝而日在角出卯入酉原本入訛與據前後文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周而復始原本而訛為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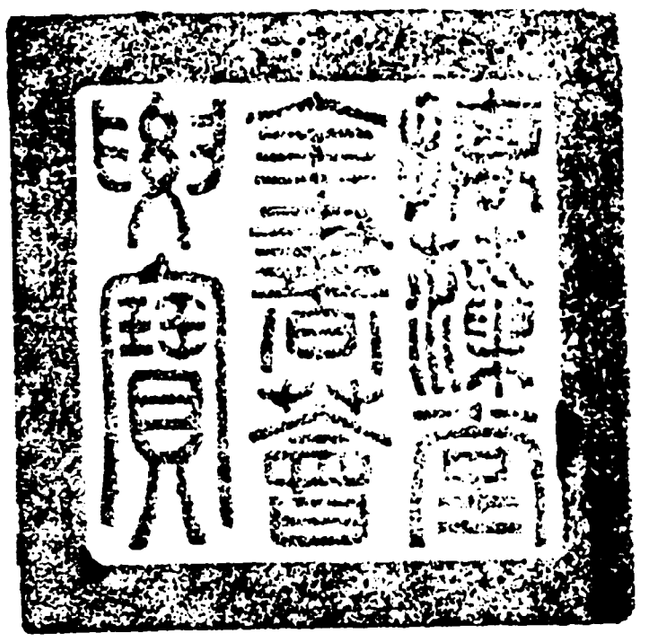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八曰師火也原本脫師火也三字今增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無偏無陂按此上當脫五紀皇極小傳今無可查補姑仍其舊

第二十六頁後五行二曰剛克火也原本克訛堯據經文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曰乂時暘若金以類從

也原本脱此十字據經文增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濂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九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二　宋　晁以道　撰

別著

中庸傳

天命之謂性者何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　率性之謂道者何性得所率則為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為小人曰誠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為中者也　修道之謂教者何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者何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何中也誠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何中也明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何肫肫如也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中之一物於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

之多或不中節焉亦不足為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何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梗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惡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何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何中之所以為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為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温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褻耶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器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假也耶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益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為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皇氏熊氏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為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

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抑而强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何强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為能强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强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强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何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為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侻也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侻也違也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為哼或為悖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何惟明之知惟誠之行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何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小亦中也人誰有憾於予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何忠恕之為中也均率是性而為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為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為人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

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已肫肫其中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為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者何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為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何中也誠明之徵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者何中也誠明之自治也於是察乎上下達於天地無不安也曾子曰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益援之為援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

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誠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何中為天下之大本於是乎在也夫既得于父母則室家宜之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者何中也明誠無不達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何天之用中也誠明之自治也於是察乎上因物而誠至焉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何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簡編之繆也無聞焉爾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者何周公之所為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者何武王周公之所以為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脫繆於此也嘗有見於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於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之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驞馳騁於仁義之中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者何鄭氏云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者何誠明始於身本於親著於人極於天也　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者何一于中也達道之五行於達德之三達德之三行於中之一也達道者修道之教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者何一於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一於中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者何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者何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者何誠也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　在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何道必資乎誠誠

必資乎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者何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何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何人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何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為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明而誠之教也猶修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

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麤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温公姚

子張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何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于外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者何溫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何物者已之物也已與物非有二也皆其誠之物也成已斯成物也惟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成已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何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為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為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者何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為中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者何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于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者何率性修道於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瞽學謂既竭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而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歟者何中也明之所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者何不明之患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者何思教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者何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為要也寡過則中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民弗從者何惟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者

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何中而徵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者何中而尊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者何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何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何修道之教於是乎在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何中之所以為中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何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者何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者何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温公曰憎惡苟

內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何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者何中也誠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何中也明誠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者何中也誠明也　嵩山晁說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貳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為何書也

朱識者二十二孔正義

黃識三十九胡先生講

墨識七十五景迂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巳丑直羅縣驛中自校畢其成在此月五日鄜州官舍山堂

又記

明道先生四　先儒二　近世二

王肅　胡先生七　温公四

劉侍讀　皇氏　熊氏

鄭氏三　陸淳　姚子張

二程先生　橫渠先生

三傳說

左氏於經而合者夐出二傳及百氏之上惜夫觀者未之悉觀也蓋其於經言約而意含其序事則文侈而辭麗侈固足以勝約而煥麗又易以掩夫含畜是使好文采者知有傳而不知有經幸而偶躰經之士則甘心於公穀之下不復省澄源於洪流也彼杜氏左傳則良勤矣至於屈經以申傳顧豈不知人將議已也不能忘言

於左氏無傳之經或傳初未嘗有所及之意乃參援二傳而强納之雖斥賈服之弊其幾何而不為賈服也耶且夫子當時所據舊史衆矣夏商之禮固能言之其在周室何有逮左氏之時舊史漸陵遲矣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又何誣哉

公羊高授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壽當漢景帝時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董仲舒實傳焉春秋公羊家於是乎大行於漢公卿大儒悉宗之雖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密矣不能無所遺誤舛迕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曰文何以無邾婁何休曰据讀曰邾婁說者曰公羊子口讀則邾婁黑弓是口讀與策書不同異也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無同異也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且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者子女子者子北宮子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此五子者既多異同於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諸子夏之初耶彼闕疑不決之故若有待於來者信高也何以不決於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間玉石錯出而精深昭遠之功少其釀謝億措之害不勝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謂精深昭遠者特絶乎後儒筆墨之迹意氣思索之所及苟不自乎子夏而誰歟今學者劣以耳目聞見而忽之又豈不重可惜乎嗚呼公羊家既失之舛雜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過矣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設何其紛紛耶其最為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無他焉圖緯讖記之所盡幻而甘易於巫鬼禨祥而不自寤也既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文宣成襄為升平之時昭定哀為太平之時休自謂本諸胡毋生條例而胡毋生果親事公羊壽者寧如是乎前乎休而賈逵服虔之徒亦如是乎嗚呼漢氏之末而學者之災也

穀梁晚出于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然

或失賊而不討也且或與之同惡焉重可惜哉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歟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蓋穀梁失之隨而甯或失之不隨嗚呼學之難也如此哉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奈何甯所論三傳之失殆斥其辭而云然予則專本諸經矣亡友六合崔伯直則曰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

讀魏書

北齊右僕射魏收魏書紀傳志百三十卷嘉祐中詔刊校南北七朝正史而宋齊梁陳書曾子固序目録上之魏書之成最晚子固已出館矣其為序目者曰臣攷臣獻臣祖禹蓋范醇甫所作云昔之為史卷尚何恨焉

讀北齊書

唐中書舍人李百藥北齊書紀傳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嘉祐詔刊定南北正史六成皆序目録上之此書獨無序目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夫事之難乎為辭者雖聖人猶難之孔子春秋有褒例特書者二百四十二年間繞一書而不再見顧豈以在昔一槩之律而待耳目之外非常之事哉北齊之為國黜君立君易於反掌已而攘其君位而尸之出於戲笑之間悖德逆理蓋自肇造邦家而來未有也其

政清於下亦已誣矣愔首勸禪代之事遠慚於荀彧方文襄被弒之時狼狽逃免近愧於陳元康彼高德政譖殺杜弼固不待貶而愔復譖德政戮焉其為人益可略而不足責者矣帝一日殺諸元七百餘人投漳水中長城三臺之役內外騷然其戕虐有不可勝道者謂之政清可乎且帝以刀畫愔腹賴崔季舒託俳優之言而得脫置愔棺中載以輜車幾下丁者數四其身慄慄將不自保矣尚何清彼政事乎此二事德林父子皆没而不書不知何耶雖温公亦以主昏政清之論為然則欲成北齊之良史者信乎難矣温公又因舊史之論以孝昭為有齊之令主何耶孝昭不恤其母之言廢君而弒之每以殿庭為刑戮之所不過能瑣屑細務爾益亦無足道者是書百藥貞觀初被詔纂成今題曰隋太子通事舍人李伯藥撰亦非是

讀周書

唐國子監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

十九篇則岑文本所作愍寧初王平甫序目録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惟故壤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弱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囚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羈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顯和之徒明見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羣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

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彦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亮之徒或介于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小固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概多殉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迥宇文胄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矣夫

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荼當武德之初首建議修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

讀宋書

梁吏部尚書沈約宋書紀志傳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約以文名齊梁間其自許不淺詩賦誠有足多者至於史則非其詩賦比也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強弱固不可毫髮強如其必嚴於信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為紛紛喜自誣耶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于二子蓋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約以其曾祖穆夫同孫恩之叛從祖田子殺王鎮惡成鬬中之亂禍父璞失身於元兇乃作自序一篇謂穆夫以其父警學道於杜子恭子恭死學於孫恩穆夫因為孫恩餘杭令王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送義真

南還因據關中叛田子與傅弘之矯高祖令誅之顏峻與璞交璞不酬其意峻譖璞與世祖坐晚迎世祖罹世難其巧自回隱矯誣如此尚欲人之信其是非去取乎

讀齊書

梁吏部尚書蕭子顯齊書紀志傳五十九卷校讎如宋書世之忠臣義士不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困窮憔悴或至於不得其死又復不幸史官庸弱無狀不能大書以申其志於後世彼姦殘險賊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富貴

壽考子孫如志且復幸夫史官庸弱無狀若為之隱諱然不使後世聞其過惡嗚呼君子之屈小人之申乃如此耶子顯書褚淵之子賁讓封於弟蓁曰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書裴昭明從祖弟顗曰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曾不本末發揮以申二子之志其真不幸耶賁字蔚先蓁字茂緒則賁之非賁也審矣今學官書以賁作賁使其志蕪沒不申矣而又使其名亦失其傳無乃重不幸歟然資治通鑑亦以賁作賁何邪

讀梁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梁書紀傳五十六卷承父察之遺業而作也校讐如宋書予嘗嘆自開闢有君臣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臣翌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齊褚淵始淵之弟炤恨淵不早死淵子賁辭不肯襲爵良有以也范雲沈約江淹任昉皆齊之貴顯近臣幸國家昏亂與高祖滅齊造梁其何情耶當時不知非後世亦無非之者無乃已自安於淵之故事耶察稱雲約叅預締構贊成帝業淹為先覺昉有舊恩果何謂耶四子皆謖然名一世才學去人遠甚又何苦而為此也耶方百寮署名送東昏首時王志獨憤歎不署名張充偃蹇不來會江蒨在江州拒高祖之師不受命顏見遠既覩高祖即位不食發憤以卒察曾不一言與之何耶徒稱充之典選廉平蒨以風格顯云又若王亮者予尤悲之高祖師至新林內外百寮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道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雖容之不罪而任昉樂謖輩必欲因事殺之范縝一言稱亮廢棄則執以為附下訕上惡直醜正徙縝廣州壓書責亮諂事江祏協附梅蟲兒遂執昏政天下橫潰不其太誣耶蓋亮既仕亂君之朝其迹亦易汙矣察罪亮自取廢棄非不幸後世無一人與亮者豈不重可太息哉思廉傳稱江祏多所進拔亮居選部每持異議深友祐復曰亮選用拘資次而已其言反覆不倫則亮之誣明矣察稱謝朏忠於宋在齊建

武永平時為疎蒋之流是也其謂高祖龍興朏角巾入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則悖也察稱袁昂臣志不移於獨夫喪德之時是也其謂昂抗疏高祖無虧忠節終為梁室台鼎則亦悖也朏既退昂既知所守矣乃無名以出既出而無補於時君子恥之不道也彼東昏之醜禍倡於王珍國而張稷和之張齊手加刃焉尚足以立傳與士君子齒耶非春秋滅陽貨而盜之旨也察稱珍國蹈仁義稷因權制變齊之政績有何異耶太清之亂有自來矣而察以張纘為亂階纘不過不能推誠于河東湘東藩輔之間耳朱异延寇敗國賀琛開城納景其罪一也察乃責异而貸琛何耶蕭介諫納侯景傳歧願不與高澄和羊侃謀據采石襲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陳昕出奇謀說范桃棒幾得景滅之柳仲禮弟敬禮毅然欲取景於會上亦敗於垂成察皆未嘗進之一舉足責人於函談屠裂之除也謝舉亦嘗諫納景矣思廉曾無一言以傳耶姚氏父子於史其大者既失如此復何他責哉南豐曾舍人謂思廉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成此書予以劉氏史通曾氏史鏡諸書考之思廉之作因諸察察因諸謝吳許亨輩江陵焚蕩許之書亡逸矣思廉何得而因之舍人前輩大儒必自有所見

讀陳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校讐如宋書與梁書俱卒其父察之業也察仕梁陳終於隋太子內舍人思廉於陳不為察傳可也既詳為之傳矣又累數十言於贊極士君子之美知之者知其出於父子之私非公天下之言也夫史也者天下之公也安容父子之情也哉思廉敢慝如此宜其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其於侯安都傳言衡陽獻王昌之將入也致書乃立敬禮傳而不立仲禮傳何耶如以仲禮臺城没後

於世祖其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是安都之殺昌也審矣而於世祖本紀衡陽獻王昌傳皆無異辭以見焉若昌自致不幸者可不謂之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即使思廉於本紀書曰天嘉元年三月甲子高祖之子衡陽王昌來歸自周甲子侯安都逆昌於漢甲子濟漢昌卒於昌傳直序其事曰侯安都於中流壞船以溺昌薨庶幾乎不失春秋之旨也

景迂生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卷十三　宋　晁以道　撰

儒言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黓執徐仲秋已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禮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耶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温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

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已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矣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苟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諛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也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比彼豈不戾哉蓋放之

所

或曰有所則斥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

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耶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之不治治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風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應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耶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讐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温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申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

諸

吉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吉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吉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吉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吉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説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

朱張

朱學士家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辨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憒眊以

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飜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叙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葢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虵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頒其興積不問欲否不槩與之以

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絶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矣斥其弊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童句之徒如僕役自童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腹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絶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禄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

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禄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骫骳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立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

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覩是耶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鳴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絶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函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柰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益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絶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詎止於通也耶雎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益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意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耶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慝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耶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輒以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為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益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君而敬它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不誣者耶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耶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蜀竹篇竹今乃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魃蜴蜴也卷伯貝錦貝也今以為魃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耶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

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益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羣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笁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耶

驥驁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耶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耶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耶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疎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
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
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
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
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至老不知
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
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
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令人之所急
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
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不一端哉

殘經

隆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

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
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慎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
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
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
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
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
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
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者所難明者在昔數
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
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耶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耶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耶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

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益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耶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書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曽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曽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乎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人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絶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耶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此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莽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難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易猶近似以晏之談論語則又何耶顏子屢空先儒皆

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之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耶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意之行於有司而所

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為說則自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焉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

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意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類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以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温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皐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耽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耶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顓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已又豈不愚彼哉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

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耶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孑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耶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慱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耶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耶無迺道寺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及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閽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與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斯為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告君陳也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景迂生集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四頁前五行國有道不變塞焉原本下仁字訛人

本塞訛色今改

第四頁前七行仁者仁此者也原本下仁字訛人

據禮記祭義改

第七頁後七行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原本疑訛

宜據文義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不制度原本闕制度二字今補

第十七頁後七行不信民弗從者何原本脫不信二字今增

第十八頁前五行中而徵也原本闕徵字據文義補

第二十頁後七行朱識者二十二云云按晁氏中庸傳徵引衆說參以已見本用朱黃墨三色分識但傳寫失真無從分析今存此三句聊見本

書之舊例云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九旨七等六輔原本旨訛音

輔訛鋪據公羊疏改

第二十八頁前一行崔彦穆原本彦訛真據周書

崔彦穆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墾書責亮諂事江祏原本祏

訛祐據梁書王亮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深友祏原本友訛反今改又

按梁書王亮傳每持異議句下有始亮未為吏

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為之延譽

益為帝所器重云云晁氏此篇節取思廉傳文

而删之未盡故衍此三字

第三十二頁前二行察稱袁昂原本昂訛昴據梁

書袁昂傳改

第三十二頁後四行羊侃謀據采石襲壽春原本

采石訛石頭又脱春字並據梁書羊侃傳增改

第三十三頁後八行衡陽獻王昌之將入也原本

將訛初據梁書侯安都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著明邪正之典刑即原本邪

訛齊今改

卷十三第三頁前一行諸子之陋也原本諸訛朱

今改

第五頁前六行如表影響應之相從焉原本脱應

字今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至十餘萬言原本十訛千脱萬

字又二行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本脱曰字

並據書疏及漢書藝文志註揚子法言注增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簡易較直如此原本易訛亦今

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幽隱而無説原本説訛統據荀

子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原本

加訛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四

宋 晁以道 撰

雜著

歷元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歷考靈曜春秋緯命歷序皆本於甲寅元漢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侍中施延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及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皆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或曰歷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黃帝顓頊虞夏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為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歷不同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歷家皆因之而起算云爾

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時夏乘殷斟酌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諸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窮以春秋緯命歷序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韋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僖公五年丙寅亦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為甲寅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見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論之大火卯也此得以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且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歷得己丑二分殷歷得庚寅一分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歷也緯所據者殷歷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

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則非也世紀三統歷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於外傳之論也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所載皆是也本紀

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顧氏孔穎達輩徒見伊訓之文曰成湯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謂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劉歆班固為非何其妄也蓋不知伊尹以成湯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汚隆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如夫子於易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謂其時之相繼也黄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君歟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歷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統歷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歷太甲元年癸亥一行歷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謂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謂三十六年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三十三年盤庚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雍已在位或以謂十二年仲丁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四年河亶甲在位或以謂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謂十年或以謂二年或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年祖丁在位或以謂十一年或以謂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謂二十一年或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年虞辛在位或以謂五年或以謂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謂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五年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謂二十二年或以謂十七年雍已在位或以謂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謂十二年仲丁在位或以謂十年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四年或以謂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謂三十年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十九年南庚在位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二十五年或以謂二十六年陽甲在位或以謂十年或以謂十一年盤庚在位或以謂二十八年或以謂二十七年小辛在位或以謂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十二年小乙在位或以謂二十五年或以謂二十六年武丁在位或以謂五十九年或以謂六十年祖庚在位或以謂七年或以謂二十四年祖甲在位或以謂三十三年或以謂三十四年廩辛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謂二年庚丁在位或以謂三十一年或以謂三十二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五年或以謂四年或以謂四年太丁在位或以謂三年或以謂四年帝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謂三十四年帝辛在位或以謂三十三年或以謂三十四年或以謂三十五年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謂三十八年或以謂三十九年或以謂四十年或以謂四十一年或以謂四十二年或以謂四十三年或以謂四十四年或以謂四十五年或以謂四十六年或以謂四十七年或以謂四十八年或以謂四十九年或以謂五十年或以謂五十一年或以謂五十二年或以謂五十三年或以謂五十四年或以謂五十五年或以謂五十六年或以謂五十七年或以謂五十八年或以謂五十九年或以謂六十年或以謂六十一年或以謂六十二年或以謂六十三年或以謂六十四年或以謂六十五年或以謂六十六年或以謂六十七年或以謂六十八年或以謂六十九年或以謂七十年或以謂七十一年或以謂七十二年或以謂七十三年或以謂七十四年或以謂七十五年或以謂七十六年或以謂七十七年或以謂七十八年或以謂七十九年或以謂八十年或以謂八十一年或以謂八十二年或以謂八十三年或以謂八十四年或以謂八十五年或以謂八十六年或以謂八十七年或以謂八十八年或以謂八十九年或以謂九十年或以謂九十一年或以謂九十二年或以謂九十三年或以謂九十四年或以謂九十五年或以謂九十六年或以謂九十七年或以謂九十八年或以謂九十九年或以謂一百年或以謂一百一年或以謂一百二年或以謂一百三年或以謂一百四年或以謂一百五年或以謂一百六年或以謂一百七年或以謂一百八年或以謂一百九年或以謂一百十年或以謂一百十一年或以謂一百十二年或以謂一百十三年或以謂一百十四年或以謂一百十五年或以謂一百十六年或以謂一百十七年或以謂一百十八年或以謂一百十九年或以謂一百二十年或以謂一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一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一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一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一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一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一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一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一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一百三十年或以謂一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一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一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一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一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一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一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一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一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一百四十年或以謂一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一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一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一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一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一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一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一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一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一百五十年或以謂一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一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一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一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一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一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一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一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一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一百六十年或以謂一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一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一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一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一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一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一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一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一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一百七十年或以謂一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一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一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一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一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一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一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一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一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一百八十年或以謂一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一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一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一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一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一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一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一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一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一百九十年或以謂一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一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一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一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一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一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一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一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一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二百年或以謂二百一年或以謂二百二年或以謂二百三年或以謂二百四年或以謂二百五年或以謂二百六年或以謂二百七年或以謂二百八年或以謂二百九年或以謂二百十年或以謂二百十一年或以謂二百十二年或以謂二百十三年或以謂二百十四年或以謂二百十五年或以謂二百十六年或以謂二百十七年或以謂二百十八年或以謂二百十九年或以謂二百二十年或以謂二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二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二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二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二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二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二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二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二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二百三十年或以謂二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二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二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二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二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二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二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二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二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二百四十年或以謂二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二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二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二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二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二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二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二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二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二百五十年或以謂二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二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二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二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二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二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二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二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二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二百六十年或以謂二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二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二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二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二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二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二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二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二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二百七十年或以謂二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二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二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二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二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二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二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二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二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二百八十年或以謂二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二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二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二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二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二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二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二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二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二百九十年或以謂二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二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二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二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二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二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二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二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二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三百年或以謂三百一年或以謂三百二年或以謂三百三年或以謂三百四年或以謂三百五年或以謂三百六年或以謂三百七年或以謂三百八年或以謂三百九年或以謂三百十年或以謂三百十一年或以謂三百十二年或以謂三百十三年或以謂三百十四年或以謂三百十五年或以謂三百十六年或以謂三百十七年或以謂三百十八年或以謂三百十九年或以謂三百二十年或以謂三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三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三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三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三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三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三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三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三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三百三十年或以謂三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三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三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三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三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三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三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三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三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三百四十年或以謂三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三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三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三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三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三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三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三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三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三百五十年或以謂三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三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三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三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三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三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三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三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三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三百六十年或以謂三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三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三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三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三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三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三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三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三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三百七十年或以謂三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三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三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三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三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三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三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三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三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三百八十年或以謂三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三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三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三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三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三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三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三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三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三百九十年或以謂三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三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三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三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三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三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三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三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三百九十九年或以謂四百年或以謂四百一年或以謂四百二年或以謂四百三年或以謂四百四年或以謂四百五年或以謂四百六年或以謂四百七年或以謂四百八年或以謂四百九年或以謂四百十年或以謂四百十一年或以謂四百十二年或以謂四百十三年或以謂四百十四年或以謂四百十五年或以謂四百十六年或以謂四百十七年或以謂四百十八年或以謂四百十九年或以謂四百二十年或以謂四百二十一年或以謂四百二十二年或以謂四百二十三年或以謂四百二十四年或以謂四百二十五年或以謂四百二十六年或以謂四百二十七年或以謂四百二十八年或以謂四百二十九年或以謂四百三十年或以謂四百三十一年或以謂四百三十二年或以謂四百三十三年或以謂四百三十四年或以謂四百三十五年或以謂四百三十六年或以謂四百三十七年或以謂四百三十八年或以謂四百三十九年或以謂四百四十年或以謂四百四十一年或以謂四百四十二年或以謂四百四十三年或以謂四百四十四年或以謂四百四十五年或以謂四百四十六年或以謂四百四十七年或以謂四百四十八年或以謂四百四十九年或以謂四百五十年或以謂四百五十一年或以謂四百五十二年或以謂四百五十三年或以謂四百五十四年或以謂四百五十五年或以謂四百五十六年或以謂四百五十七年或以謂四百五十八年或以謂四百五十九年或以謂四百六十年或以謂四百六十一年或以謂四百六十二年或以謂四百六十三年或以謂四百六十四年或以謂四百六十五年或以謂四百六十六年或以謂四百六十七年或以謂四百六十八年或以謂四百六十九年或以謂四百七十年或以謂四百七十一年或以謂四百七十二年或以謂四百七十三年或以謂四百七十四年或以謂四百七十五年或以謂四百七十六年或以謂四百七十七年或以謂四百七十八年或以謂四百七十九年或以謂四百八十年或以謂四百八十一年或以謂四百八十二年或以謂四百八十三年或以謂四百八十四年或以謂四百八十五年或以謂四百八十六年或以謂四百八十七年或以謂四百八十八年或以謂四百八十九年或以謂四百九十年或以謂四百九十一年或以謂四百九十二年或以謂四百九十三年或以謂四百九十四年或以謂四百九十五年或以謂四百九十六年或以謂四百九十七年或以謂四百九十八年或以謂四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五百年或以謂五百一年或以謂五百二年或以謂五百三年或以謂五百四年或以謂五百五年或以謂五百六年或以謂五百七年或以謂五百八年或以謂五百九年或以謂五百十年或以謂五百十一年或以謂五百十二年或以謂五百十三年或以謂五百十四年或以謂五百十五年或以謂五百十六年或以謂五百十七年或以謂五百十八年或以謂五百十九年或以謂五百二十年或以謂五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五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五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五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五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五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五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五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五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五百三十年或以謂五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五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五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五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五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五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五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五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五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五百四十年或以謂五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五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五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五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五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五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五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五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五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五百五十年或以謂五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五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五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五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五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五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五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五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五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五百六十年或以謂五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五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五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五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五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五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五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五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五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五百七十年或以謂五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五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五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五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五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五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五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五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五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五百八十年或以謂五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五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五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五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五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五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五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五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五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五百九十年或以謂五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五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五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五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五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五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五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五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五百九十九年或以謂六百年或以謂六百一年或以謂六百二年或以謂六百三年或以謂六百四年或以謂六百五年或以謂六百六年或以謂六百七年或以謂六百八年或以謂六百九年或以謂六百十年或以謂六百十一年或以謂六百十二年或以謂六百十三年或以謂六百十四年或以謂六百十五年或以謂六百十六年或以謂六百十七年或以謂六百十八年或以謂六百十九年或以謂六百二十年或以謂六百二十一年或以謂六百二十二年或以謂六百二十三年或以謂六百二十四年或以謂六百二十五年或以謂六百二十六年或以謂六百二十七年或以謂六百二十八年或以謂六百二十九年或以謂六百三十年或以謂六百三十一年或以謂六百三十二年或以謂六百三十三年或以謂六百三十四年或以謂六百三十五年或以謂六百三十六年或以謂六百三十七年或以謂六百三十八年或以謂六百三十九年或以謂六百四十年或以謂六百四十一年或以謂六百四十二年或以謂六百四十三年或以謂六百四十四年或以謂六百四十五年或以謂六百四十六年或以謂六百四十七年或以謂六百四十八年或以謂六百四十九年或以謂六百五十年或以謂六百五十一年或以謂六百五十二年或以謂六百五十三年或以謂六百五十四年或以謂六百五十五年或以謂六百五十六年或以謂六百五十七年或以謂六百五十八年或以謂六百五十九年或以謂六百六十年或以謂六百六十一年或以謂六百六十二年或以謂六百六十三年或以謂六百六十四年或以謂六百六十五年或以謂六百六十六年或以謂六百六十七年或以謂六百六十八年或以謂六百六十九年或以謂六百七十年或以謂六百七十一年或以謂六百七十二年或以謂六百七十三年或以謂六百七十四年或以謂六百七十五年或以謂六百七十六年或以謂六百七十七年或以謂六百七十八年或以謂六百七十九年或以謂六百八十年或以謂六百八十一年或以謂六百八十二年或以謂六百八十三年或以謂六百八十四年或以謂六百八十五年或以謂六百八十六年或以謂六百八十七年或以謂六百八十八年或以謂六百八十九年或以謂六百九十年或以謂六百九十一年或以謂六百九十二年或以謂六百九十三年或以謂六百九十四年或以謂六百九十五年或以謂六百九十六年或以謂六百九十七年或以謂六百九十八年或以謂六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七百年或以謂七百一年或以謂七百二年或以謂七百三年或以謂七百四年或以謂七百五年或以謂七百六年或以謂七百七年或以謂七百八年或以謂七百九年或以謂七百十年或以謂七百十一年或以謂七百十二年或以謂七百十三年或以謂七百十四年或以謂七百十五年或以謂七百十六年或以謂七百十七年或以謂七百十八年或以謂七百十九年或以謂七百二十年或以謂七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七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七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七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七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七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七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七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七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七百三十年或以謂七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七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七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七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七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七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七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七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七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七百四十年或以謂七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七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七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七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七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七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七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七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七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七百五十年或以謂七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七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七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七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七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七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七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七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七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七百六十年或以謂七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七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七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七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七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七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七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七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七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七百七十年或以謂七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七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七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七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七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七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七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七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七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七百八十年或以謂七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七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七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七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七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七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七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七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七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七百九十年或以謂七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七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七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七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七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七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七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七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七百九十九年或以謂八百年或以謂八百一年或以謂八百二年或以謂八百三年或以謂八百四年或以謂八百五年或以謂八百六年或以謂八百七年或以謂八百八年或以謂八百九年或以謂八百十年或以謂八百十一年或以謂八百十二年或以謂八百十三年或以謂八百十四年或以謂八百十五年或以謂八百十六年或以謂八百十七年或以謂八百十八年或以謂八百十九年或以謂八百二十年或以謂八百二十一年或以謂八百二十二年或以謂八百二十三年或以謂八百二十四年或以謂八百二十五年或以謂八百二十六年或以謂八百二十七年或以謂八百二十八年或以謂八百二十九年或以謂八百三十年或以謂八百三十一年或以謂八百三十二年或以謂八百三十三年或以謂八百三十四年或以謂八百三十五年或以謂八百三十六年或以謂八百三十七年或以謂八百三十八年或以謂八百三十九年或以謂八百四十年或以謂八百四十一年或以謂八百四十二年或以謂八百四十三年或以謂八百四十四年或以謂八百四十五年或以謂八百四十六年或以謂八百四十七年或以謂八百四十八年或以謂八百四十九年或以謂八百五十年或以謂八百五十一年或以謂八百五十二年或以謂八百五十三年或以謂八百五十四年或以謂八百五十五年或以謂八百五十六年或以謂八百五十七年或以謂八百五十八年或以謂八百五十九年或以謂八百六十年或以謂八百六十一年或以謂八百六十二年或以謂八百六十三年或以謂八百六十四年或以謂八百六十五年或以謂八百六十六年或以謂八百六十七年或以謂八百六十八年或以謂八百六十九年或以謂八百七十年或以謂八百七十一年或以謂八百七十二年或以謂八百七十三年或以謂八百七十四年或以謂八百七十五年或以謂八百七十六年或以謂八百七十七年或以謂八百七十八年或以謂八百七十九年或以謂八百八十年或以謂八百八十一年或以謂八百八十二年或以謂八百八十三年或以謂八百八十四年或以謂八百八十五年或以謂八百八十六年或以謂八百八十七年或以謂八百八十八年或以謂八百八十九年或以謂八百九十年或以謂八百九十一年或以謂八百九十二年或以謂八百九十三年或以謂八百九十四年或以謂八百九十五年或以謂八百九十六年或以謂八百九十七年或以謂八百九十八年或以謂八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九百年或以謂九百一年或以謂九百二年或以謂九百三年或以謂九百四年或以謂九百五年或以謂九百六年或以謂九百七年或以謂九百八年或以謂九百九年或以謂九百十年或以謂九百十一年或以謂九百十二年或以謂九百十三年或以謂九百十四年或以謂九百十五年或以謂九百十六年或以謂九百十七年或以謂九百十八年或以謂九百十九年或以謂九百二十年或以謂九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九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九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九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九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九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九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九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九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九百三十年或以謂九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九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九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九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九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九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九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九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九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九百四十年或以謂九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九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九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九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九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九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九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九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九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九百五十年或以謂九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九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九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九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九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九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九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九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九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九百六十年或以謂九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九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九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九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九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九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九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九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九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九百七十年或以謂九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九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九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九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九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九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九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九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九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九百八十年或以謂九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九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九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九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九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九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九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九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九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九百九十年或以謂九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九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九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九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九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九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九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九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九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一千年或以謂一千一年或以謂一千二年或以謂一千三年或以謂一千四年或以謂一千五年或以謂一千六年或以謂一千七年或以謂一千八年或以謂一千九年或以謂一千十年或以謂一千十一年或以謂一千十二年或以謂一千十三年或以謂一千十四年或以謂一千十五年或以謂一千十六年或以謂一千十七年或以謂一千十八年或以謂一千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二十年或以謂一千二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二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二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二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二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二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二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二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二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三十年或以謂一千三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三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三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三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三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三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三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三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三十九年或以謂一千四十年或以謂一千四十一年或以謂一千四十二年或以謂一千四十三年或以謂一千四十四年或以謂一千四十五年或以謂一千四十六年或以謂一千四十七年或以謂一千四十八年或以謂一千四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五十年或以謂一千五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五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五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五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五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五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五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五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五十九年或以謂一千六十年或以謂一千六十一年或以謂一千六十二年或以謂一千六十三年或以謂一千六十四年或以謂一千六十五年或以謂一千六十六年或以謂一千六十七年或以謂一千六十八年或以謂一千六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七十年或以謂一千七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七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七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七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七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七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七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七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七十九年或以謂一千八十年或以謂一千八十一年或以謂一千八十二年或以謂一千八十三年或以謂一千八十四年或以謂一千八十五年或以謂一千八十六年或以謂一千八十七年或以謂一千八十八年或以謂一千八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九十年或以謂一千九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九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九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九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九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九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九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九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九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二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三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四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五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七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八十九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一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二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三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四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五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六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七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八年或以謂一千一百九十九年或以謂二千年或以謂二千一年或以謂二千二年或以謂二千三年或以謂二千四年或以謂二千五年或以謂二千六年或以謂二千七年或以謂二千八年或以謂二千九年或以謂二千十年或以謂二千十一年或以謂二千十二年或以謂二千十三年或以謂二千十四年或以謂二千十五年或以謂二千十六年或以謂二千十七年或以謂二千十八年或以謂二千十九年或以謂二千二十年或以謂二千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千二十二年或以謂二千二十三年或以謂二千二十四年或以謂二千二十五年或以謂二千二十六年或以謂二千二十七年或以謂二千二十八年或以謂二千二十九年或以謂二千三十年或以謂二千三十一年或以謂二千三十二年或以謂二千三十三年或以謂二千三十四年或以謂二千三十五年或以謂二千三十六年或以謂二千三十七年或以謂二千三十八年或以謂二千三十九年或以謂二千四十年或以謂二千四十一年或以謂二千四十二年或以謂二千四十三年或以謂二千四十四年或以謂二千四十五年或以謂二千四十六年或以謂二千四十七年或以謂二千四十八年或以謂二千四十九年或以謂二千五十年或以謂二千五十一年或以謂二千五十二年或以謂二千五十三年或以謂二千五十四年或以謂二千五十五年或以謂二千五十六年或以謂二千五十七年或以謂二千五十八年或以謂二千五十九年或以謂二千六十年或以謂二千六十一年或以謂二千六十二年或以謂二千六十三年或以謂二千六十四年或以謂二千六十五年或以謂二千六十六年或以謂二千六十七年或以謂二千六十八年或以謂二千六十九年或以謂二千七十年或以謂二千七十一年或以謂二千七十二年或以謂二千七十三年或以謂二千七十四年或以謂二千七十五年或以謂二千七十六年或以謂二千七十七年或以謂二千七十八年或以謂二千七十九年或以謂二千八十年或以謂二千八十一年或以謂二千八十二年或以謂二千八十三年或以謂二千八十四年或以謂二千八十五年或以謂二千八十六年或以謂二千八十七年或以謂二千八十八年或以謂二千八十九年或以謂二千九十年或以謂二千九十一年或以謂二千九十二年或以謂二千九十三年或以謂二千九十四年或以謂二千九十五年或以謂二千九十六年或以謂二千九十七年或以謂二千九十八年或以謂二千九十九年或以謂三千年或以謂三千一年或以謂三千二年或以謂三千三年或以謂三千四年或以謂三千五年或以謂三千六年或以謂三千七年或以謂三千八年或以謂三千九年或以謂三千十年或以謂三千十一年或以謂三千十二年或以謂三千十三年或以謂三千十四年或以謂三千十五年或以謂三千十六年或以謂三千十七年或以謂三千十八年或以謂三千十九年或以謂三千二十年或以謂三千二十一年或以謂三千二十二年或以謂三千二十三年或以謂三千二十四年或以謂三千二十五年或以謂三千二十六年或以謂三千二十七年或以謂三千二十八年或以謂三千二十九年或以謂三千三十年或以謂三千三十一年或以謂三千三十二年或以謂三千三十三年或以謂三千三十四年或以謂三千三十五年或以謂三千三十六年或以謂三千三十七年或以謂三千三十八年或以謂三千三十九年或以謂三千四十年或以謂三千四十一年或以謂三千四十二年或以謂三千四十三年或以謂三千四十四年或以謂三千四十五年或以謂三千四十六年或以謂三千四十七年或以謂三千四十八年或以謂三千四十九年或以謂三千五十年或以謂三千五十一年或以謂三千五十二年或以謂三千五十三年或以謂三千五十四年或以謂三千五十五年或以謂三千五十六年或以謂三千五十七年或以謂三千五十八年或以謂三千五十九年或以謂三千六十年或以謂三千六十一年或以謂三千六十二年或以謂三千六十三年或以謂三千六十四年或以謂三千六十五年或以謂三千六十六年或以謂三千六十七年或以謂三千六十八年或以謂三千六十九年或以謂三千七十年或以謂三千七十一年或以謂三千七十二年或以謂三千七十三年或以謂三千七十四年或以謂三千七十五年或以謂三千七十六年或以謂三千七十七年或以謂三千七十八年或以謂三千七十九年或以謂三千八十年或以謂三千八十一年或以謂三千八十二年或以謂三千八十三年或以謂三千八十四年或以謂三千八十五年或以謂三千八十六年或以謂三千八十七年或以謂三千八十八年或以謂三千八十九年或以謂三千九十年或以謂三千九十一年或以謂三千九十二年或以謂三千九十三年或以謂三千九十四年或以謂三千九十五年或以謂三千九十六年或以謂三千九十七年或以謂三千九十八年或以謂三千九十九年或以謂四千年或以謂四千一年或以謂四千二年或以謂四千三年或以謂四千四年或以謂四千五年或以謂四千六年或以謂四千七年或以謂四千八年或以謂四千九年或以謂四千十年或以謂四千十一年或以謂四千十二年或以謂四千十三年或以謂四千十四年或以謂四千十五年或以謂四千十六年或以謂四千十七年或以謂四千十八年或以謂四千十九年或以謂四千二十年或以謂四千二十一年或以謂四千二十二年或以謂四千二十三年或以謂四千二十四年或以謂四千二十五年或以謂四千二十六年或以謂四千二十七年或以謂四千二十八年或以謂四千二十九年或以謂四千三十年或以謂四千三十一年或以謂四千三十二年或以謂四千三十三年或以謂四千三十四年或以謂四千三十五年或以謂四千三十六年或以謂四千三十七年或以謂四千三十八年或以謂四千三十九年或以謂四千四十年或以謂四千四十一年或以謂四千四十二年或以謂四千四十三年或以謂四千四十四年或以謂四千四十五年或以謂四千四十六年或以謂四千四十七年或以謂四千四十八年或以謂四千四十九年或以謂四千五十年或以謂四千五十一年或以謂四千五十二年或以謂四千五十三年或以謂四千五十四年或以謂四千五十五年或以謂四千五十六年或以謂四千五十七年或以謂四千五十八年或以謂四千五十九年或以謂四千六十年或以謂四千六十一年或以謂四千六十二年或以謂四千六十三年或以謂四千六十四年或以謂四千六十五年或以謂四千六十六年或以謂四千六十七年或以謂四千六十八年或以謂四千六十九年或以謂四千七十年或以謂四千七十一年或以謂四千七十二年或以謂四千七十三年或以謂四千七十四年或以謂四千七十五年或以謂四千七十六年或以謂四千七十七年或以謂四千七十八年或以謂四千七十九年或以謂四千八十年或以謂四千八十一年或以謂四千八十二年或以謂四千八十三年或以謂四千八十四年或以謂四千八十五年或以謂四千八十六年或以謂四千八十七年或以謂四千八十八年或以謂四千八十九年或以謂四千九十年或以謂四千九十一年或以謂四千九十二年或以謂四千九十三年或以謂四千九十四年或以謂四千九十五年或以謂四千九十六年或以謂四千九十七年或以謂四千九十八年或以謂四千九十九年或以謂五千年或以謂五千一年或以謂五千二年或以謂五千三年或以謂五千四年或以謂五千五年或以謂五千六年或以謂五千七年或以謂五千八年或以謂五千九年或以謂五千十年或以謂五千十一年或以謂五千十二年或以謂五千十三年或以謂五千十四年或以謂五千十五年或以謂五千十六年或以謂五千十七年或以謂五千十八年或以謂五千十九年或以謂五千二十年或以謂五千二十一年或以謂五千二十二年或以謂五千二十三年或以謂五千二十四年或以謂五千二十五年或以謂五千二十六年或以謂五千二十七年或以謂五千二十八年或以謂五千二十九年或以謂五千三十年或以謂五千三十一年或以謂五千三十二年或以謂五千三十三年或以謂五千三十四年或以謂五千三十五年或以謂五千三十六年或以謂五千三十七年或以謂五千三十八年或以謂五千三十九年或以謂五千四十年或以謂五千四十一年或以謂五千四十二年或以謂五千四十三年或以謂五千四十四年或以謂五千四十五年或以謂五千四十六年或以謂五千四十七年或以謂五千四十八年或以謂五千四十九年或以謂五千五十年或以謂五千五十一年或以謂五千五十二年或以謂五千五十三年或以謂五千五十四年或以謂五千五十五年或以謂五千五十六年或以謂五千五十七年或以謂五千五十八年或以謂五千五十九年或以謂五千六十年或以謂五千六十一年或以謂五千六十二年或以謂五千六十三年或以謂五千六十四年或以謂五千六十五年或以謂五千六十六年或以謂五千六十七年或以謂五千六十八年或以謂五千六十九年或以謂五千七十年或以謂五千七十一年或以謂五千七十二年或以謂五千七十三年或以謂五千七十四年或以謂五千七十五年或以謂五千七十六年或以謂五千七十七年或以謂五千七十八年或以謂五千七十九年或以謂五千

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耶孔子固聖人孰知後世必有人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脫如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今卿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待之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説詩必待魯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元虚釋氏幻妄以明易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穎達也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乎昔日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耶益無得於易而溺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申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自然然而非自然也果相資以用否耶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崇也春秋不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内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予不知世所謂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子歟尊孟子歟益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耶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挽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耶苟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王充著論曰刺孟則亦過矣然不為無謂也知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為湯武子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覯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强辯傑驁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顔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悉　闕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耶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亦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至極歸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褻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為書也其出為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莽即拜歆周禮博士者乃傅焉是書大抵煩禮瀆儀靡政僭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而鉗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官各縣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瀆矣是日州長各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耶孟月吉日黨正屬其民讀邦法仲月大司馬行蒐苗獮狩之禮月吉則族師屬民讀法正歲則鄉師稽器州長黨正之後則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録之耶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脱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也又孰可王肅斥冬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説者據周禮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無取焉嗚呼使周禮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況此殘偽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為用則非也將有禍經

術而病天下者矣西漢張禹經為帝師成帝懼寢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政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禹乃為引老子孫之計曰災變深遠難見矣此經義意也蓋禹於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攘漢日夜更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國師歆輩一切六藝之文為其蹠也柰何梁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百卷又升殿自講說甚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國用事异乃為侯景主人琛又以從而紹介之卒以亡梁而帝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歟不通經果不害其為士安得真儒以語哉

大辯

說之避地高郵臥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辯

近世學者喜於離折配合之說蓋有所自矣昔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不遺君又曰仁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善為一家戶牖之言也質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愚嘗觀易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温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而分矣嗚呼仁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故三年之服一也愚嘗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親見聖之比也

大辯後說

予既作大辯問者曰臣子之事果有異乎仁義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爾臣事則國事也諫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

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吾國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者生事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明天下之所事者莫踰乎盡盡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臣之事何也幹父之盡者幹君之盡忠臣也裕父之盡者幹君之盡忠臣也裕父之盡諫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上九為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羣之談以苟異今誰辯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篤父子

申劉

說之十餘年來始不惑於孟子為之辯正大端自謂悉矣及見劉道原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軻之繆乃大聲歎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吾國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者生事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明天下之所事者莫踰乎盡盡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臣之事何也幹父之盡者幹君之盡忠臣也裕父之盡諫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上九為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何容偽毫髮哉後世亂臣賊子接踵奪袂而起舜或倡之耶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為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見舜避之遠乃起而言曰天下吾家之天下非舜之天下舜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為不如舜之志也且舜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宜則舜以天下病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天下於堯乃受

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為舜亦何憾彼朝覲獄訟者必忿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而實欲殺之耶舜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肇邪夫既不忍棄之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情而不待丹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徒以暴丹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又皆例之耶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闕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紜射不已予少亦狃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固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無得于故耳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耶若乃其新則有之蓋贅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竊易其心思為已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絶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餌彼薄劣之欲耶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乎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可不慎哉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剛辯

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豈易得哉彼不

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直折之尚誰折我邪不幸而殺吾軀身是亦剛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為八月之濤而滙為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它焉水之為物誠焉爾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田是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不茹矣則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客得以辯諸

和陶引辯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邪又何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孺子和揚雄就人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童益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柰何曰時也方

觀鳥跡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德世歎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邪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可大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效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邪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溫公斥之

矣蓋論士者不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辯之云爾

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仏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閒也曰今有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為之天者私乎為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者之用心陶之為器範金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狀既判則一為埒一為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一隈巖穴為器不同為棄一也彼貴埒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

禍福

富人有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庭流汗及踵而布油不輟曉使童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活之又百數焉既而語余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飲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能化也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哀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子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也將水陸纖介蚍蜉蟭螟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惠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生兼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蟭螟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色子曷不視前夕之燈蹙乎凡焦爛之蟲已絶未絶穰穰填溢何啻億萬豈可以知度其目數哉子以百數之燕雀不足以補千燈之爛蟲也明矣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必攘臂大怒以子私一身之福損億萬之命必踣子以徇於某交某親而未暇治其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子之所樂也夫是之謂為善不經為善不經則反以為咎故君子內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道可行則利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禳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非徒無益也蒙昧之間又有害者若焦蟲之類或可戒已

辯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為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予問或謂介爾曰自吾祖荆溪以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為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柰何頗聞荆溪無不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

然不害其為荆溪也此字葢當如漢書介居河北之介晉灼曰介時也訖黠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欬之狀喉中介介如梗讀亦如戛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相歟又易介于石古文作砎鄭康成云磨砎也古八反夫磨砎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意潔云爾恂曰竊嘗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願書之予每恨晚輩輒廢形聲之學喜書以贈恂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己卯嵩山景迂生書

懼說贈然公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實二公之力為多也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圓凜然有名當世自成一家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古

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讐而暴其善又一反哉竊嘗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者為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天台僧了然字煥之年三十有六歲天姿秀發傳其教甚力比嘗辛苦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為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人而竊為之懼則深矣葢斯人賢可妬而能可嫉余於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太早又懼其

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銳封植師說疆界根柢太牢也何則今有人視其外所師說者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說不能一字不謬何得非嗜聾好瞽而與之共斃歟世間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喜瑕疵達不知已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為厲已況它人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淨土略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洧上老法華曰吾東州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修而自天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茲真修一事蓋以惠我無情有往者僕謝之曰具縛凡夫與予同在三災八難中何敢任此雖然病者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有生而有死而凡聖殊有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執藏執淨可不辨之邪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慇懃世間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喜瑕疵達不知已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為厲已況它人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 卷十四 二十三

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第之其在維摩之空
室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
花法華之衆皆是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
聲聞菩薩共為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
國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菩薩
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積長者子言
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居土也隨所調伏衆
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
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教也益有人焉

佛智慧而取佛土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
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
義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苟非吾智者出之則如之何
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際率羣賢而
創導之智者斂波瀾而淵澄開隱祕而震耀終成此教
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土而欲穢土淨邪然法華於
藥王品示安樂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
天生彌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
後有慈恩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深知四
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盡矣三身三觀
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二患焉一曰疑而不信彼
疑不自信則我內信而何補智者猶病諸十疑論所以
作也唐永州吳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
也二曰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克果但
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以能為維摩之言而身實天魔
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教也益有人焉
如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之觀智近者靈芝律師
之辯論何以尚之洧上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
後頗從容於靈芝云

志學

族弟觀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予報之曰
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為學非待學以為行者克
已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鷙鳥之習其羽豈取
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發吾之神明而

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苟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為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為二端而惑於誦數佔畢之為學者蓋以行為本言為能教人為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邪苟卿諭乎假舟楫輿馬則學與行信分為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邪二子之蔽無它不知克已復禮之為學乎顏淵以身為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道曰克已復禮為仁由已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已視聽言動罔非吾之學也邪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由已則遺仁義矣苟卿之知此蓋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已卒以禮為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尚何所克哉觀之復曰然則學無所間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言絶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騖不住乎仁義其言以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為三家所蔽者誰邪汝志勉之兄向者少嘗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天子講席飄零羈旅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為吾弟作志學

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為仁
常念中庸之為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即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有用心交互之報）　無戲言忿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於一切　無必責於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干於己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其所歸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布武而適趣則累羣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為然是之謂觀省是之謂克念

論詩

賈島云嶽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檣予謂不愧謝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寰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

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出顏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果之力也梁蕭子雲兼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之徒

論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三傳不相為用因言人之學亦多塗其大槩有九壯輿始異之既而為予言曰知我先君者莫如子今予宦圖洛病臥荒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閒還郡於行李閒作九學論

其大如楩楠豫章而自然其細若籩豆簠簋而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惠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溫公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

之功隨之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劒巍然望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懽候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為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楊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詁訓通乎倫類頹然古人之風黜而有容若疎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絶聲色貨利之心居丞尹則弟子始於童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嶄嶄然不可涸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為人温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賤人君之所厚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懽候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為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楊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詁訓通乎倫類頹然古人之風黜而有容若疎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絶聲色貨利之心居丞尹則弟子始於童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嶄嶄然不可涸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為人温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

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槩可見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邪是九者亦非甲乙次第云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具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

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陵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不斷以春秋之旨而攘成周之法為今日之治可乎彼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絶羣議自為周身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三代禮之所損益至於維周者不曰不可損益也蓋嘗鑒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逮夫告顏淵之為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其成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談成周者疎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變而君子周禮了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春秋以繼周又曰春秋救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之雄者也不然王莽亦可賢哉

策問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最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今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為浸澤者十七八商賈農甿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底亡今契丹奄有幽薊為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

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契丹據燕足以自衊巢穴不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瀛鎮定上無期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惰且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匈奴而奉京師哉夫自北而制南則中山為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自南而制北則鎮為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重橫海軍以撓而增河之勢何耶國家之初塘濼之制未備而遼塞之民彀弓而耕植戈而穡勤勞甚矣是塘濼實足以當飛狐之險今歲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以盪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渾厚儉者何道使民力足以給亟年而無流離饑荐之虞者何術常不乏者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鹽之利可擅不可擅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著也

景迂生集卷十四

謹案第十六頁後六行郭林宗贈徐孺子原本孺子二字倒今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八行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原本惲訛渾汀訛丁據柳惲江南曲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範金合土原本金訛木據禮記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則學與行信分為二端矣原本脱行字據上文增

第三十五頁後一行塘濼之制原本塘訛溏據宋史河渠志改

第三十五頁後三行是塘濼實足以當飛狐之險原本狐訛孤據宋史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潘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二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五　宋　晁以道　撰

書

與熙河錢帥書

說之啟即日不審鎮洮幕府春初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重念綱紀弗振無一不費整之語令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卑漢官罷冗長使者棄侵淫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慎微固守則斯言也無乃既人歟雖然首尾之狀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此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詔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冗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

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議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則哥舒翰少為忠嗣部伍而晚則罪人也彼术征之志不淺鬼童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拗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滅燕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懼者首尾之狀畧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閉關以謝商胡以尊國體不買一塊玉一寸犀之類二曰屯田以實塞下而省轉輸二

事幕府不為之以待誰為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也特為故人一出耳彼有邠茂文者知無不言忠實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鞏州人行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悚仄旦夕別上狀授使臣回次餘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說之再拜

薦蒲君刑曹書 成州

知成州晁說之伏覩本州刑曹閻中蒲贄年四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偶因格改棲遲山郡衆為較其輩流往往蒙朝廷寵擢良可歎已說之無狀假守既知謹視愚民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噛咋舌之久何敢有鳴于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露之明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說之上某官節下

與宋運使書

說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贄人回獨蒙教荅何勝感仄此外復有一作為職事謹用漢制敢一無此字言之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户所訴二萬五千餘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栗亭縣訴一萬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說之無狀唯知夙夜惃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其如上無以稱聖君仁惠遠降御香閔雨祈禱為稅事而來也說之無狀竊彷徨自歎息曰死矣放稅

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邪且亂山叢溪之間蕞然一羣不識使臺貴屬來臨者累年其久矣今一旦老幼扶攜扣扣昂首以聽使屬增放稅數以醜饑鷹剌史餓虎縣令可以風威百城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優而欲令復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句官失辭而然爾顧豈不為明府累耶前者疲瘵之民所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之稅粗能畔岸之也苟若復之或少鐫削之是網羅於前而捕扼於後也方欲哺盃按而奪之手指也其為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今則不勝其欺且罔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補斯災熾之酷也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朝廷者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復自念平居鄉閭餓死不貳吾言今茲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為乎善必欲蹙之首鼠無它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則不獲於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鷙鳥在上重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豫其來儒者之細事患不自勉且不自信爾昔舒仲應為沛相表術以米十萬斛為沛軍糧仲應以給饑民術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彼表術者人而豺狼者也方與羣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斛今茲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況明府素不畏高明則不虐惸獨矣說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貳也目前似少魯國男子或為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闕何曰豈無策哉說之老矣宮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絶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繫事體可以實塞下而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裁擇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說之敢言之

答張直孺先輩書

說之啟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為學而適足以為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盖學為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身為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盖我也有思涉之制創為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沒其實與漢同紀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藁草未成就參差牴牾之小怨可恕不恕乎又烏覩所謂先黃老而後六經乎敢併為足下謝罰旅無聊舊學素不深況又荒落於風塵中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史公足下有思則勞矣然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說之啟上

答陳養蒙刑曹書

說之啟羈旅無歸稅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慰別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不恨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莫予之坎窞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思尚何可言足下之書自待甚高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論之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既貶之後也僕之逐乃在樞密公罷出之前爾足下文編粲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為足下謝足下為漢太初歷序曰歷有本於律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蓋歷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謂如何它日或得款晤以忽遽不一一說之上

答張子秀才書

說之啟春秋為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為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銖鎰兩失而落於恍惚杳冥中誰能斯之問哉足下但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而輕重之遂亦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吾尚何望也邪平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天下之治亂可勝言也邪春秋之王可沒而夫子之魯僖公之頌不可沒而頌之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彼頌之體制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為人尚何待質之春秋哉說之孤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為毛詩傳二十卷今因金人殘毀不存乃粗記其大畧如此以為足下謝正以傷閒之魂招而未歸理不得悉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與呂舜徒書　明州

說之啟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鄞縣近中為問達否昨日忽收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至慰說之遠宦窮寂如初無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

有賢父兄之說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為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肖在敵以上有所不行況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趨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賢邪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顏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為瞽叟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則疎似孟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迹求之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恍惚有悱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老莊耳然默契春秋而尊尚偽周禮棄孝經而以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下於此何為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辨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之晚年之論近觀溫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孟子雜辯劉原甫之於瞽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說之啟古之人數不躐等學者固不敢躐等子看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紘而後安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心為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碎義困蹟童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為腐儒先賢說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恍惚有悱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老莊耳然默契春秋而尊尚偽周禮棄孝經而以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下於此何為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辨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之晚年之論近觀溫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孟子雜辯劉原甫之於瞽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

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日說之上舜徒船場朝奉

亦嘗一日近思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為太子詹事請太子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晝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

答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啟前月足下攜書見過時僕痾疾初作欲少款無由徒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子也爾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薄揚子劇秦美新矣何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盍責之於法言而不必於斯一篇也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馬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憂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尚未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

答賈子莊書

說之啟去歲道出于黎鞍馬匆匆間獲見眉宇固已為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人又益以為足下喜也令季時相過破我岑寂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區未亦可[illegible]態不能以書牘自致乃出[illegible]女於小人之常[illegible]感仄又復何以言竊惟盛意之所[illegible]以為足下謝足下所患讀書之未[illegible]一事自足

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為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若之何謂之亡邪其可不約春秋以為詩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暨周商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鳥獸草木蟲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實於是乎在陸璣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爾雅以為證乎而三倉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笙不必與他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頃弗多邪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百二十國寶書及不修春秋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邪自歆家蘊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蓋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邪足下試以隋唐經籍志及吳氏西齋録求於今想見足下浩然嘆息繼之怒嗔也説之累年來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動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觚牘之傳故及諸此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築巖鈞渭之徒果在書邪果不在書邪説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第不知其書為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為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咬咀世間大黄甘草而不可以大黄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顔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則學果不在書者亦非也此孔子為魯

哀公而為之言耳至於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為顏回而發則墮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為學者後世之事則得之矣蓋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為學也孔子於易三絶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實否然亦不害其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於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

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姒歟是未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孟子未為擅場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汙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學於文而不以讀書為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書為學無乃主揚雄學以修性之說乎此正雄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諸性果何所虧而有待於修邪修果何功於性邪足下才劭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說之之言哉姑以為足下謝耳說之比來為吏棄盡平生之學而學佞學隨未之有得一日為足下而收癢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人佳思踰月乃得于燈下草草具此較略不究萬一可憐恕也歲暮苦寒萬萬加愛子應此中甚安不宣謹狀十二月初三日說之再拜子莊秘校足下

答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啟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書仰歎文旨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駑下雖少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注之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為奇險而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要是知蛇本無足耳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乎足下乃獨請之古學何邪去吾嵩賴秉興宦遊江湖數千里之外

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昧輒辯南北之學雖途人而怒目懷讐者有矣足下復爾稱譽之何邪人之嗜好鹽梅不同一至此耶夫子既沒洙泗之上并汾之間孰有如曾子子思有功於斯文者世乃略而不道似古人無曾孔荀孟之語在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伯長賈公疎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國家禮樂文明之風者柰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目前碌碌尚何為哉足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邪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此多雨江步艱難未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上

答池州鄧君書 明州

說之啟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墓誌說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怪令兄初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眛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為怪異不祥之物歟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噩噩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邪甚善甚善更冀日祭讀禮經之餘悉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專一經以能有成譬如五彩不具而繪事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當時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奬薦聞之邪逮今日白首粗能杼柚分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邪不意足下今日顧我良為不淺他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間更希節哀多愛人遽迴適病日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幸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

答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啟辱問何意甚厚且歎足下不憂樵蘇而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是性與天道不可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斲喪其意莫斯為甚子貢抑揚歎息於其所聞之語便謂之

真無所聞也譬如學古文者恨九歌九章難及彼方為時文者未嘗對離騷面寧論其難不難邪論語此類不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為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易況於商瞿子木之學邪請以年三為期老兄歸白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奥深則深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亦敢以此為足下謝頃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謂如何餘遲面言不一十六日說之上

與張明仲書

說之啟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前已畧聞於江子之緒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日據兵房請辭狀稱解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寇力戰云云說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伍之外況四之日鋒鏑接夜參伐為我動搖而斗杓阻我勢力我鼓聲自震而戈矛加厲寧論白日照明之烈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謂四之日者益見自昔文辭稱一之日如何二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何男子雖家不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集可檢乎夫何作者之常談特以易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也或曰是有害於詩義柰何吾友不謝之曰是詩謂豳詩乎夫豳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豳國而條理順事也而獨於日月參差錯出其語何邪大凡著述家必謹日月說者以日為月何以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士哉其義果何在邪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正朔之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之為月令不幸呂不韋攘一為春學者遂因呂覽而薄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商之正月三之日

夏之正月於事於理果何歸邪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于夏之正月則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曰周之四月必善資亂于歷如此何邪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如彼說者則是藏氷於十二月二陽之臨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沖沖之意以鑿氷乎且既鑿氷矣必待暴之於路一月之久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

公四年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藏氷是建丑月藏氷豈若說豳詩者謂藏氷在建寅之乖戾也說豳詩謂出氷於建寅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謂西陸朝覿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為允會也不知執事者果何從邪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有所懷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不能自抑下不必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不能自抑三二畏友之是賴也如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薄遽中草略不宣八月三十日說之上明仲學士足下

答張顧先輩書

說之啟裒暮流落高郵首得尊公申兩家五世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不能自抑有所懷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贄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茲血淚氣絶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之輒闕然曰披席之子何妨門户之涔邪頃年嘗作九

學論一篇偶獲存於金人殘毀故楮中謹以為今日之閟惟望深考云爾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也悲哉學之難也惟虞翻苦學乃能嘆嗟者也老僕作九學論雖嘗見稱於鄭洛學者而蒙東都之士詆哨亦不少足下以謂如何勉旃勉旃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答錢申伯書

說之啟申伯足下前人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復甚愧為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言非若近日士子率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幾年之學為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況唯易之問而他經不與乎以三才論作易之本意而率歸於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家法責京房不保其身揚雄不純其行王弼何晏荀況本致寇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為鬬觀之貞女烏覩潔淨一有精微二字之為易哉乃獨推功於穆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伯並邪尚容逋亡之老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笑邪雖

然左氏之卦變恐自有一書如焦林崔林之類今不復存則亦難為乎其言也一卦必具八變三易不相為用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蝨賊易象固有罪矣其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今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為穿鑿傳會之端也惟申伯為能諒之嗟夫易之所以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何敢後乎申伯之奉哉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日說之上申伯足下

答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啟老益迂拙無以立朝上辜睿奬招讒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邊騎渡河蒼黃覓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絕流始古人欲濟無航之歎於我未甚也既而聞金人破拱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

伍雜然奔亡朝雨暮雲饑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過之處邊騎與潰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方嗜殺略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忽忽求覓親舊少以生民自置爾敢期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間而得文彩煥燿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自立於圖治之朝而少居搆亂之鄉妻孥方且恥笑足下乃處以前輩典刑無乃為足下知德之累乎僕今日危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小人也尚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危邦不入者豈不謂不苟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也亂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亂之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苟以謂避危而去亂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異羈旅之舍也小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下以謂如何足下旦夕間絕浙江遊會稽訪謝安石王逸少之故棲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知吾言也足下強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嵩山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啟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別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間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緱而聞壯輿亦於河東自免還江南略聞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為慰說之愚暗不曉事自取罪譴其慚於壯輿者多矣幸而聖治恩寬使得食祠廟之祿每念壯輿之歸便絕稍廩又益使人慚歎說之自是家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日洛省親舊於司馬公家及范淳甫家見先丈外紀紀年二書歎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林之樂鏗鏘鬮鞳洞心駭耳不覺茫然自失每觀自序一篇則復歎欷佛鬱幾於涕泣殊未喻天既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為仁哉惟是壯輿能順續先業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家

上世同和君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謗都水使者父子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成紀年又何酷似休徵之成梁典邪每念十五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常令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益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知然心亦似疑先丈為一代異人也況今憂患之餘五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宜當如何竊有所恨者魯直所作先丈誌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為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與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丈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羣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邪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不足闢彼斐角反對互從之徒自當羞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丈作一別傳於是言行之詳輸說之之愚所及者為先丈作一別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謂如何是亦報幼童之知耳哉或求之而不為作或遠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說之前年冬得官陜之河倉去冬再蒙厚恩領祠廟其授命時適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今託立之致此其達否未可知也立之久抱病可憐說之去夏長子二十三歲一病不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頗有望於此子今復柰何壯輿想當為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唯強飯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

答李子能先輩書

說之啟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以文辭馳騁著見於外歟書稱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

斯世而發歎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親於是過矣吾親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而謂藏之而不言歟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蘇州與秦徵君系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墓乃歸吾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前日張文潛如頼川為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赦不知又如何哉吾視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則不特有大於憲成公之門户亦使朝廷復有知憲成公之大臣豈不幸甚吾親之所不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親憐此區區之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羈旅無聊為報率略正月十六日説之上十七哥

答李大同先輩書

説之啟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知其為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貺之書則復加嘆何其辭之可喜而意有餘哀也足下雅意恨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為之龍門者乃遠有得於古之人顧孰敢繼古之人而任今之責哉雖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為科舉之學恥乎輕薄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為老僕言之者固亦敢為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及四經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獨是之説邪局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為儒生矣顧何能外是而有文章者哉若夫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没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如饑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而實平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欲觀孔子則自顔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云爾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黄散之子能以門户為意不忘家世之風矩者有幾人

哉先世之事欲施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也憲成公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不以重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宣正月十六日說之上三十一哥

與三泉李奉議書一作與王漕

說之頓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為勞特自高居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之役雖苦留强挽恐不得使迂吏之淹也又適當致齋之日曾一尊之不設況又常平使者之來館餼俱廢重令人怫鬱慚歎豈無意修書以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繼至雖欲自秉少時之閥奉狀亦不可得但於怵迫朝暮之間展玩高文以為禦侮之五兵而不待辟塵以三沐也甚善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以論文見期豈敢有所悋而不為好德者攄發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謂前無作者第恐後之來者亦未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公視之則皆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則他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公哉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悉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為高祖申韓以為大者是

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爭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為一時之龍門而門下灑掃對應之士其後為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視穿鑿傳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省元革者自謂鄉里

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捨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綆不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關中橫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徂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秦雍間捨橫渠先生而不論則說之所未喻也敢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何日雨暘不常更希强飯自愛說之赤日尚未愈口授小侄公逸代書忽忽不宣八月九日說之再拜

答陳廷藻先輩書

說之啟頓得君子動靜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苟冒霜露之險阻馬蹇僕曳且不已則不特不得乎行亦莫知所止矣君子為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為也何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無乃喪已而役物乎其自恕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先大夫與說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為浙江之遊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罷竄逐之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輒及之足下於高郵人物稱孫萃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之辭也而乃遠遺陳希顏近不及王逢原頗急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儀狀甚偉沈厚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

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辭云爾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特為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既哉連日羣從俱為避地之役頗冗奉謝稽緩尤增愧仄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

答吳才老先輩書

說之啟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人傷厲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古前日賦是詩為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國家重熙累洽人物甚盛因

後賢而識先德覩前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閔夭之無
子也所謂老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
之奉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丞
祕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亦天下之老成人也凜凜
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以蕩之詩而有待於僕乎
恐足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
切稱為俗學遂亦發憤為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聊謝
盛意萬一不宣說之上吳君

答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啟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中庸曰
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馬溫公之傳則
益知一作尊鄭說矣彼新學出而拘拳以為法穿踰以為
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
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
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
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胜胜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而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者為能得
中之所以為中者也嗟夫學之難也伊川以一作晚自畔
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予
同年之契不鄙老罷斥逐之蹤修書見過且言久為中
庸之學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爾輒以所聞篤世好而
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強而文純可畏也先大夫積德未
一有顯于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旃不宣說之上
大字

答袁季皐先輩書

說之啟流落在鄂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溫然安
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乘之國愷悌之
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
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足下
於是講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
名而未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為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
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橫渠之學先篤
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

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致乎敬其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藁草授之思叔今不知存亡傳曰唯通人有敝夫三先生者亦豈無敝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足下即其所敝極其所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為功詭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

者被其盲聾而不知非仕者畏其罪罟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伯夷不諫武王劉向於漢强聒商鞅能必行其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咈以從先王之道平須與積不問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中矣因自駭愚而肆也以謂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土苴餘事嗚呼易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詩不遺鳥獸草木蟲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下逮

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為禍大矣而猶未若執經勸講人主之前者禍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獎則如何其徒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寇之陰後極禦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荊公排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伯純縱高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荊公又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耳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焉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并欲足下聞之無以為一笑而幸少思也屬連日有人事為報稽緩悚仄不宣二月十九日說之上

答朱秀才書

說之啟朱君秀才足下說之遠吏海陂管庫初為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饑寒如舊職事艱窘勘劾詬責相尋忽忽何暇及一日學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為

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為說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輙因以為謝說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彝煮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傾視一坐而坐客為之氣索彷徨竊自咎其功之不足而哀懷嫉忌者往往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錦貴五色炳燿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凡斥所賤必稱瓦鑠而銅爵之瓦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

復繕完必憎其不祥至於開元闕鼓則補綴愈多而愈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鋭氣角為新說不知其何以邪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故而為新說者燕相之所是而郢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此而玩簡易質直之說不苟異不尚奇與古書畫鼎彝同好則善矣庶幾為大義而不為碎義以副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故敢以為謝屬大暑未果往見病目草草不宣十五日說之上

與黄丞相書

說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黄閣之下說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羇旅僅存之身饑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下執事如聞相公欲以

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俟命於一之日而疑多艱齟齬之人未應有此響應也二之日而懼雖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養也逮今三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

安能屈大司馬而不能處王右軍本朝王文正公則從容以厚楊大年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賴不失為汝海守也相公方為明時修祖宗故事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聞函牛之鼎乎函牛之鼎最難為功蔡邕能以言邊讓而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終難以自言矣惟相公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二日説之再拜

景迂生集卷十五

謹案第一頁前五行春初台侯比復如何原本春訛云今改

第一頁後七行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原本官訛者據下文改

第三頁後六行閔雨祈禱原本閔訛閃據國語改

第六頁後一行其後子夏得此道原本子夏訛子貢今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陸璣顧野王之外原本璣訛機據書錄解題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而無百二十國寶書原本百二十訛千二百據公羊疏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有鄉禮二原本鄉訛卿據儀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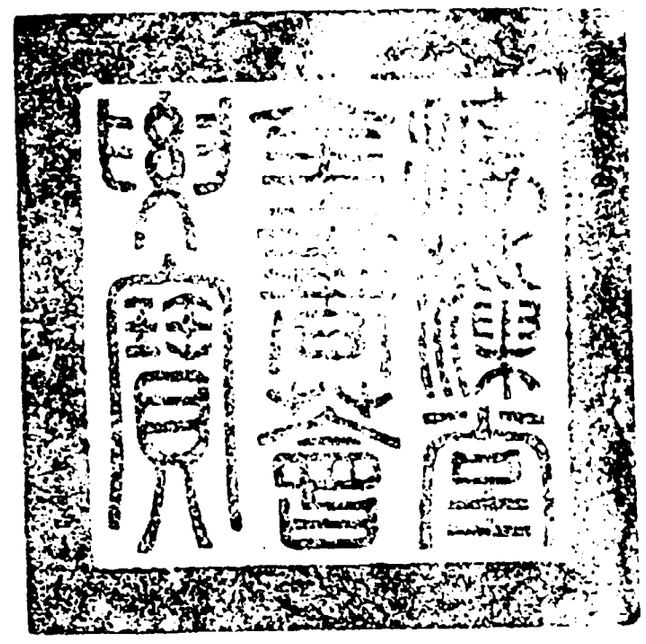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六合之内原本内訛類據莊子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鏗鏘闔辟原本闔訛闓據漢

書司馬相如傳改

第四十頁後四行因謂持燭者曰原本謂訛為據

上卷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三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六　　宋　晁以道　撰

記

榮伯樓記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醫山殿其後紫山岌其左百尖山峘其右崖㕓嵒崒駱驛連屬若斷而續薄於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漳入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皆在桑棗平墅未有武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

聞人乃自古寂寞無傳至於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絶不出矣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隱水伏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爾予求之於古得高行一人曰臺佟孝威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以博士升坐講禮甚洪贍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難者十餘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

生後唯宗榮伯一人榮伯初教授瀛博問門徒千數後多負笈從榮伯長安榮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子既以孝威名軒自致予之志又以榮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顧將曰馬榮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采如在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苟自進與榮伯比豈不美哉往時雖有一二人華吾邑而來者烝烝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樓四望如與榮伯遊而覺山川意象徘徊相高者其樂又未易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日嵩陽晁説之記

娛山堂記

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抗頂葺館殿峰啟軒呈美表趣百種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迨矣迨陶淵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繞屋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何簡易邪何所往而不得其樂邪若淵明者真有樂于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之德不其慚歟塞北之狼山無岸嶁峭蒨可喜之姿令人矚寓惟是古昔干戈戰鬬之場與夫沃鹽之所棲界乎陰山邊塞之域非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而莫睹夫高人隱士之遺躅壽草靈獸亦未之或生焉孤宦遠客每覽夫四時積雪而不勝飄零之感也頼川韓君表倅保州新其堂曰狼山而獨樂焉夫既自得于清音矣必欲極其志尚又取古今畫手陰嵓陽壑脱繪于屋壁朝夕寢食啟處便是山間不知狼山之果美惡壁山之真幻名之曰娛山堂得非有樂于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歟君表少師諸孫有別第在頼川嵩少箕隗乃其家山也初仕杭州幕府窮極吳越山水矣自杭來保塞乃不怒憎而樂焉如此蓋非厭常欣暫者説之早懷嵩少卜築之志貧未能即日行也聞君表之新堂恨不相與從容于其上敢辭拒不為之記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陽晁説之記

愛護堂記

中山在戰國時近界于燕趙遠拒諸韓魏其土地不足以當十之一其積粟器械不足以當十之二其君不知為誰而足以強其國其謀臣不知為誰而相與致一時之盛其勢隱然韓魏燕趙之敵惜古史不存莫可得詳唐自天寶末大河之北跋扈不軌無復君臣逮夫廣明中和間義武王處存者乃獨效微忠于盜賊崎嶇之際益常山之靈常衛之從陶唐氏為侯國時故都自有所資也哉本朝名公偉人作鎮光輝曄曄接躅雄天下不獨號天下勁兵處自忠獻魏公而來其治尚簡易敦大四裔因知王國之尊慕德懾伏而兵肅民安樂無事或苟失是選則衆譁然跼蹐雖勞無補朝夕箕櫛視一小侯無異失朝廷所以倚重之意以故魏公之績繪諸丹青鄉人廟祀歲時唯謹不懈其所建閱古堂亦雄天下彼江湖淮漢間非無危樓傑觀擅山川之麗環奇清之賞而於是不得亢其傳也江夏黃公鎮治數月作堂於閱古之東南棟楹楹桷則不敢移前人而名之曰愛萱堂惟公自登進士第即顯于朝蒙累聖之知日侍大人食飲康強如壯年不惜金帛重賞勸功前日疲駑亦克拳扞蹶張無一飯無賓客從容文史歌詩壺觴之適凡其施為舉措獨得於上心良可樂矣尚何所事而萱之愛哉豈非公之所樂者衆能知之而公之所憂衆不足以與知乎且自謂所治未至簡易敦大而恐古今聞人之蓋乎不然小物也公亦愛之而不忘乎不然則衛之詩人所思者自有所在而傳者謬曰令人忘憂也邪嵇叔夜之愛吾嘗者狂矣復何足道哉客或以是意請於公公曰吾園中多萱耳吾不知其他說之聞而歎曰偉哉記之以待知者崇寧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議郎知無極縣事兼兵馬都監武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記

王氏雙松堂記

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

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
鼎郟鄏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
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鎬之洛狩于圃田及于
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
歟且宣王常狩于岐而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
不録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夫宣王
卒亦不果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尚復何言唯是
三代之盛所遺而不饗者氣象轇轕輪囷鬱然發而不

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淵而軼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
其在風俗逸豫安舒特宜搢紳先生潛養之適也葢自
李耳為周柱下史而來風流高矣而遠不勝道姑以近
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少室之雄而近
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不出者以歲紀論微韓愈
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涉之子凝式於學無不通
嘗諫其父亡唐而復以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
代賢者誅戮不自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葢有大過人

者觀其丹青遺像知其為偉丈夫而筆墨之妙凛然生
氣猶在也自慶歷來康節先生邵堯夫貧居天津之南
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千古之絶學頗苦志
著書而精深難窺矣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
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
此三人者唯洛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葢可觀
已嗚呼名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夫高人處士之
奉坐通夫四海九州之湊何其盛哉以故公卿大夫

功成得謝危樓傑觀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為
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為得孰非所宜者
王君聖徒庭鯉世為洛人躬築别墅建春門裏植雙松
以自見其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日與平生故人徜徉圖
畫壺觴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歎曰
吾老矣恐不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
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於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
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

嵩高晁說之記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一作術）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

讓莊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奧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汩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梁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繡之靡也邪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綜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于丁將軍詎弗信邪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

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學王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予嘗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于是學者畧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空虛多為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于是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蓋漢嚴君平揚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參軍修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聲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實關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峯萬仞之嵷嶸薈萃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覩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逖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

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

蘭室記

大觀庚寅白侯將天子命于淮浙而道踰汴絶淮渡揚子江又千里渡淛江達于甬江其所至則刺史縣令羣有司莫不奔走迎候部使者亦勤弗敢懈既至甬東乃獨揖余于衆人中留與之語意若有所向于予者既又兩訪予于管庫之舍曰我京師有所居之室名曰蘭室之異也原於蘭則九畹而蕙百畝蘭佩而蕙帶蘭不芳則蕙為茅是正蘭而庶蕙也今則二物相貸而往往以蕙為蘭不知幹一花者蘭而一幹叢花者蕙也其亦難乎侯曰我未名吾室而先知此久矣并為我記之顧予學迂而才疎荷上恩甚厚出罪籍而從仕然衆方惡斥之官長不憎則罵者幾侯獨向之如此侯其真識蘭哉室中所與居者果皆善士也乃為之書侯名某字某五月壬子嵩山晁說之記

劉氏藏書記

漢承秦焚書滅學之後賴故老口所誦數得聞先王之

遺訓厥後廣開獻書之路至武帝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雖盛矣然至成帝時乃大備著録蓋約法天下不出一日之中而藏書掌故必待百年之後也隋御府書所以特號稱最盛者以其平一南北而坐兼南北朝之所有也夫縣官之勢何如哉獨於藏書一事其勤如此況在學士大夫之家邪劉歆自稱三代之書蘊崇於家直不計爾蓋自楚元王而來世尚文雅而護都水使者又復博極羣書無不究足以視子孫其意為不淺也乃俾説之為之記以載于目而歆因得以誇邪昔人謂三代仕宦而衣五代仕宦而食不知書又在衣食之上也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絶識不待老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遺子孫者無他物蓋唯圖書而已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以讀書為娯至於不慕榮利忘去寒暑司馬温公稱其精博宋次道稱其該贍范純夫稱其蓄緻則其所藏復蘊崇而不計者歟且嘗憤疾南方士人家不藏書矣則於是蓋特加意焉者也公之子義仲壯輿人

視其邁往不羣而自處憚憚循約唯恐前修之辱也從仕四方妻子不免饑寒而敦然唯是之求索甚於人之饑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有以振發國中之沈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紀年而身採周秦之遺文以為十二國史嘗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為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物篋笥而誇緗帙如愚賈潤屋以金珠邪於是謹識其所得書之歲月先後以視子孫其意為不淺也乃俾説之為之記以載于目録之上昔之時如任昉沈約輩號為藏書之家者今不復論而論諸本朝如王文康初于周相世宗多有唐室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之存亡而所有者書目一編使好事者對之興歎也李文貞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饔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凡名公卿大夫儒林之士所有之書往往隨其人而逝

矣傳諸再世者蓋寡而況曾玄之守邪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矣予家則五世于茲也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則未肯自讓乃去年冬火亦告譴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氏者今自涕泣也嗚呼其不艱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寬閑之野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上方興禮樂議封禪則又永不顧盜賊兵甲之禍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矣後之人視予言而祇敬先德不忘前日蓄積之艱而勉强學行則為書之榮也大矣哉其書凡若干卷云政和乙未七月十一日戊寅黃嵩山晁說之記

海榕記

東坡先生謫南海自廬山遇門下士王潤道人崔閑者命酒獻酬淋漓之餘墮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筆墨細縕之優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於其下蕭散不飾實與畫稱其後閑舉以遺京師周侯高魯王諸孫世則從周侯得之乃懼夫觀者非所覩也屬嵩山晁說之識之說之伏念九州之中山川草木皆出先生之文章先生晚於禹迹之外海嶠之上所得者又如此恨不能從吾先生遊於斯時也今日可勝嘆哉宣和二年庚子七月六日甲辰說之記

鈍庵舊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僻處鄉里不交當世風雨寒暑晝夜一室中所學無所發施如前文人自名其所居之庵曰鈍庵遇嵩山晁說之於京師曰吾比舍所學而為黃帝岐伯之學為人脉藥起死雖善矣乃未能厭吾之心不自揆乃欲極乎西方佛世尊之道而恨吾東州之所傳者近時不祖達磨之禪暨夫慈恩之名相賢首之法性澄照之淨心所謂法華之本迹顯實涅槃之扶律顯常者吾東州之人獨無分乎子嘗遊四明遇天台老師數輩子既學矣吾何不能學邪說之于是乎謝之曰吾曹有此三千中一物之身微而昏散極為狂愚迷性垢心

違理惡行必於二死五住者孰利而非鈍也邪蓋惟佛之在斯世也嘗有利根然靈山法華之席其衆已云鈍矣所謂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者亦鈍也惟佛一人得以利根聞然則奈此昏散而狂愚何曰惟佛有法惟智者振出之止以止散而不狂觀以觀昏而不愚所謂無量法門者畢於此二字而莫之加也止則定觀則慧止則寂觀則照止則斷觀則智止則四時觀則八教止則般若觀則法華靡不圓通也止乃觀之止觀乃止之靡不融妙止觀之門雖極乎三十有六而不過乎三曰約行曰附法曰託事又不過乎二曰惟識事曰惟相理又不過乎一曰三千三千三諦三觀派之彌合會之彌分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或曰理有事無或曰事有理無或曰事理各有或曰事理共有皆足以明三千之妙也於是乎有性有具有造各具互具遍具而一心三觀三觀一心一境三諦三諦一境全無相境發無緣智心佛與衆生三無差別也三千即空蕩一切法三千即假立一切法三千即中妙一切法從假入空觀是為體真止是謂二諦觀是謂慧眼一切智是謂了因佛性是謂性量是謂所趣是謂聲聞辟支佛是謂樂法意生身是謂寂而常照法門身是謂無生是謂破見思感成般若德從空出假觀是謂方便隨緣止是謂平等觀是謂法眼是謂道種智是謂緣因佛性是謂性具是謂能趣是謂菩薩是謂三昧意生身是謂照而常寂相好身是謂無量是謂破塵沙惑成解脫德中道第一義觀是謂息二邊分別止是謂正觀是謂佛眼是謂一切種智是謂正因佛性是謂德性是謂非趣非不趣是謂佛是謂自性意生身是謂非寂非照而寂而照實相身是謂無作是謂破無明惑成法身德言乎般若之修則為宗為智為教為淨為法緣慈為真諦為報身佛為正偏知為四枯為修德非豎而豎以攝經般若言乎解脫之修則為用為力為行為樂為衆生緣慈為俗諦為應身佛為應供為四榮為化他非橫而橫以攝經淨名言乎法身

之性則為體為性為理為常樂為無緣慈為中諦為法身佛為如來為非枯非榮為性德即此橫豎雙非攝經涅槃夫性德之性為真性軌則般若為觀照軌解脫為資成軌般若之修為觀照般若為實相般若解脫為文字般若解脫之修為方便淨則法身為真性淨般若為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曰三菩提惟是性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思議妙境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理觀觀十境顯本寂三千以事觀十乘顯造三千非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十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以會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之謂理具而全具為造全造為變以成圓教則鈍與利何在邪其曰藏教者皆不足以與此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圓接別者亦或庶幾于此乎其曰凡聖同居土者其曰方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莊嚴土者皆不足以與比此唯常樂為無緣慈為中諦為法身佛為如來為非枯非榮為性德即此橫豎雙非攝經涅槃夫性德之性為真性軌則般若為觀照軌解脫為資成軌般若之修為觀照般若為實相般若解脫為文字般若解脫之修為方便淨則法身為真性淨般若為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曰三菩提惟是性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思議妙境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理觀觀十境顯本寂三千以事觀十乘顯造三千非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十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以會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之謂理具而全具為造全造為變以成圓教則鈍與利何在邪其曰藏教者皆不足以與此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圓接別者亦或庶幾于此乎其曰凡聖同居土者其曰方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

莊嚴土者皆不足以與比此唯常寂光土之事也是事荆溪嘗為李華言之梁蕭又嘗自為統例其後士大夫知之者鮮矣或知華嚴之頓而不知法華之圓亦可哀也已予和正乎智助乎情正乎本助乎迹正乎正助乎依而知圓之有權偏之有實則得於具而觀乎妄心或自一法入或自二三法入或法次第入或不次第入於其對轉兼具四者之教賒促斷伏四者之行開示悟入四者之妙皆得於四三昧而念念刹刹惟一常坐三昧端身正坐猶如奠石上焉如空中風無依止處下焉如密室中燈照物明了身見及心三事調適以上上智斷下下惑利淨鈍穢利體鈍析俱絶待矣且自言曰吾今此身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則吾言刊諸石為座右銘既自覺而又覺乎東州之人則子和之達孰禦哉宣和三年辛丑正月甲寅萬山晁説之書于岐山以故古岐州今

濯鳳軒記

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以故古岐州今

為府曰鳳翔然得鳳之一則鳳過之得鳳之二則鳳翔之自是而西二百里曰鳳州鶖鷲山則名以大之者得鳳之三而鳳集之歟故其驛曰鳳集驛又西而百有五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没身居之者不然何以又有潭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峰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臺之狀可玩焉元祐中王仲至侍郎據酈道元注水經以長舉之鳳凰臺狀如雙闕漢有鳳凰降焉者為正而偽之臺并斥乎工部恐不得以彼漢瑞正吾周儀也且異時而二地各以為名庸何傷乎天壤間以鳳凰名臺者尚多矣何必一之也哉今成州雖不得居仇池山之勝而西則雞幘山東則雞幘山以屬乎鳳凰山亦國中之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其於守居為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周内史之所志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焉者居守可無自非陋而樂斯志也已宣和四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具官嵩山晁説之記

清風軒記

録清風詩十韻七首

翰林學士晁迥作　仙馭來相慰解顏良會稀病蠲宜養素趣遠欲忘機懲躁寧無漸延齡或可祈影摇珠箔細聲泛鈿箏微委佩餘班扇流驩入楚衣陶潛知夢穩韓壽畏香飛氣爽蒼龍闕涼生白虎闈健資雞距筆偷撼獸環扉松下琴心逸江東鱠縷肥宿懷真隱處終約與同歸

翰林學士楊億作　素魄離箕舌鳴鳶載錦韜微涼生玉宇餘韻散蘭皐竿轉相烏數厨摇翼脯勞渚頻丈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

時拂衽楚榭正揮毫塵篋悲鸞扇雲帆戒鷺濤洞庭
驚木葉騎省歎霜毛勢好搏羊角心終憶蟹螯冷然
知有待仙冦異吾曹
大理評事祕閣校理劉筠作　閶闔重門啟飛廉別
館深歊蒸全已却雅興可能任雲起汾陽駕旌搖楚
國心過簫添爽籟拂野蕩層陰夕勁淮陽桂晨棲越
鄂衾登高從落帽晏寢任吹襟珠網疎難掩銅鑪冷
易侵急翻池上葉遙送月前砧舞袖更回態歌梁極

緒音最憐鵰鶚意瞬息度千岑
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作　溽暑迎秋盡涼飈逗
曉迴起蘋初淅瀝獵樹更徘徊欲引長烟素微飄畫
燭煤墜桐侵玉井拂柳度章臺已覺雲幡動還驚月
幌開鮫簾移亂影瑤瑟泛餘哀扇掩藏鸞羽荷傾側
露盃正當河左界不待雨東來自好搏垂翅寧勞起
死灰楚宮誰第賦宋玉正多才
翰林學士李宗諤作　閑館方回暑商飈乍應金天

高初起籟松澹更宜琴汾棹傳歌遠班詩託興深東
陽仁自布西顥氣還侵太液翻晴旭靈和亂翠陰舟
輕飛燕袂臺迴楚王襟阮嘯經時歇齊蟬度日吟愁
生孤戍角響續莫城砧空靜消雲縷庭虛轉蕙心賢
哉吉甫誦千載有遺音
右諫議大夫薛映作　爽氣乘秋至涼飈蕩暑初泠
泠含遠籟摵摵動輕裾翠幕波無際修篁韻有餘潛
驚塞草綠乍拂井桐疎素髮悲郎將霜紈感婕妤窻

光流熠燿簾影亂蟾蜍塵襲青絲騎香飄紺幰車故
宮經馭娑別館度儲胥薄莫來金埒凌晨上玉除寧
同起窮巷睠欲賦愁予
左諫議大夫張秉作　何處來蘋末蕭騷盡四隣金
莖吹曉露玉宇動輕塵易水離歌闕齊紈怨思新泛
蘭迷舊澤落帽會佳晨籬菊飄香遠庭梧墜葉頻帆
開五湖客槎去九霄人曲浦鋪紋簟平蕪偃綠茵鴻
飛資羽翮鴈擊助精神山馭歸堪待琴窻韻更真披

襟同楚榭千古自相親

成州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為之屏几清風之為物非若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而憂有無時而不來也嗟夫國中若此名者數千百處而多也能實其稱則惟吾郡也哉何則吾郡漢武都郡之所領也有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伯都建寧四年之碑在魚竅峽其辭曰民歌德惠穆如清風昔人其本諸此而名斯軒歟他邦安得而與哉其所謂清風者何在豈不在太守之德惠乎且彼為何時李侯者乃能供其職如此今當何時為之守者苟不能宣布上恩宜亦媿矣夫于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不能然予祖嘗倡而作之矣屬而和者六人曰楊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薛尚書張密學其辭盛行于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士或不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刊于石亦古之人藏諸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諸楊氏無錫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兖殘血變江水不保是詩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

發興閣記

唐成州治上祿縣同谷尤僻左杜子美來自三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吐蕃之禍尤熾子美不得有其居而捨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較利澤廟惜也陋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礙眉觸帽使人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屋其山之美正如據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納明使青壁之嵯峨碨礧直上

千仞木章竹个皆出以劾其峭蒨若一日來自他方者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民力也廟之東有地可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及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時方惡房琯而并棄杜子美使終身不復入長安則此道為可恨者也北而水碭高下相聞如笙鏞如鼓鐘不閒晝夜則邦人安職樂生之具也遠而岡嶺星耕隴畝棲糧則刺史縣令之尤所樂焉者也四時異態虎巡鹿守猿猱騰倚以植僧居清淨之業益有不可勝言者彼四方游子假借須臾之適各隨所語而聞諸遠邇必得顧凱之宗處士乃可圖畫而詩則絶筆于杜子美矣雖然陶淵明謝康樂韋蘇州輩復生焉則不能自已於斯也閣今初成予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潭之詩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復念此州自寶應初没吐蕃後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再徙寶井堡卒治同谷得非有待于此閣之建歟時

方搆亂也杜子美無以託廬而閔歲逮今承平之久疇人子孫白首俎豆有終身不入城府者豈不幸哉予將投劾東歸輒記諸壁間以視來者使知昔人此日良可惜之所感而不惜登臨之費云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四日壬申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昭德晁説之記并書

鈍庵新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少力學慎言行恐奕世盛德之辱久不得調恥乎獨善則為黃帝岐伯之學雖克起死而自謂隘也乃退而為佛學頗聞天台智者之教而歎曰聖師不可得而見矣願得人師焉人師亦不可得而見乎顧無經師哉且復歎曰南山之律南宗之律與觀師之經基師之經若論其在青齊濟岱間童豎與知也唯是天台智者之教曾無一人之近緣乎吾庵之鈍名不亦稱乎宣和庚子夏京師遇嵩山晁説之曰子聞天台智者之教宜以聞我則謹謝之曰無狀年過五十飄零甬

江遇四明尊者法智諸孫幸而知智于靈山法華會猶見如初而未散也則釋迦佛不滅而多寶佛塔亦在吾目前而不沒赫然放大光明以照我身亦照子身我之所及者亦子之所及也子無以鈍自屈且文殊不識妙音三昧彌勒不識地涌一人善吉茫然以弃鉢身子怖畏而却花子謂鈍乎利乎華嚴日出建立法界彼鈍根菩薩乃於般若有聞焉而後入乎法界否則待法華乃入又否則待涅槃乃入子謂利乎鈍乎法華開權顯實而華嚴般若者皆吾法華之方便也前有無量義以導法華之言後有觀普賢行法以篤法華之行法華乃從三請四止示一佛乘火宅以接勢力窮子以誇聲聞藥草以歸大乘化城之有定繫珠之無定髻珠之集功德醫子之不集功德皆利乎鈍者也若常不輕菩薩與夫喜根比丘於一切衆生皆強毒之寧鈍而不利世固未嘗有鈍者也同一成佛也彼維摩行乎非道仁王法性五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為非衆生為衆生金光明無明故有占察法依妄心分別故有佛藏示相地持對教圓覺三觀法楞嚴七推心皆不為利恨而興悲也自佛示滅之後得斯旨者曰龍樹菩薩立一心三觀是謂妙境是謂妙觀由是而有天台教焉即三而一名之曰止即一而三名之曰觀止觀者定慧寂照智斷之異名也一切佛法盡於茲矣先是南嶽禪師施橫該四教豎徹三境是謂妙圓是謂妙中兼乎楞伽之變華嚴阿含之造大集楞嚴佛藏之具其要則三種禪波羅密則去丈就尺去尺就寸者也子根利也請以法行入句句起觀請修真如觀證心寂三昧鈍則請以信行入藕絲懸山請修唯識觀證色寂三昧究觀智者念處則在一念無明心荊溪法師則唯在陰界入心在煩惱心在病患心其於四五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為非衆生

觀不出五陰輔行觀不出根塵一念厥後唯吾四明尊者得之乃立觀妄心一法而不觀真心就事辨所觀心自華嚴之頓以入法華之圓知起信之圓適可為吾法華之別雖或有排之者卒無以加損而久益彰也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宗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其唯觀心乎唯三千則無法不備本寂三千事變三千界界三千彼彼三千惟具則性具修具事具理具造具變具各具互具偏具心攝一切一切攝心唯心則不知佛法太高不厭衆生法太廣而即一句一字一塵一沙皆入吾心以成法界於是乎身與心息三者定內合調眠食二者定外合調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三性以檢之四悉以派之六即以會之以迷中一念為總而理造事造三千為別或可修或不可修心次第或不必次第泯滅絶華嚴之利鈍是即常樂由是四土之金光明是即常寂光三千果成咸稱常樂由是四土之儀亦待吾智者以出也子和乃請書之刻于庵壁以代坐右銘予言無一字出予之私也何憚而不書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八日庚申嵩山晁説之記并書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自古王侯將相而廟祀者皆乘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以身為天下臨衝或巖廊嘲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其在鳥獸之外而人有奉焉否則賢守令真為民之父母斯民謠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則一郡之邑祠之否則躬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有功于風俗者一鄉一社祠之頗惟老儒士身屯喪亂羈旅流寓呻吟饑寒之餘數百年之後即其故廬而祠焉如吾同谷之於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嗚呼盛矣哉曰名高而得之歟曰非也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

張綱劉春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曙王灣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于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籍湜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嶷絶去一代頡頏不可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邪昔夫子録秦詩而不録楚詩蓋秦有周之遺俗如玉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矣滄浪之水既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並矣況餘子哉彼元微之譙詆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于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愈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于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于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之歟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涞水郭愷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于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之歟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涞水郭愷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蘇州者也實自王原叔始勤于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之歟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捐地五畝縣涞水郭愷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大夫知成州晁說之記并書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佛法自西來至秦鳩摩羅什而大矣什之弟子曰生曰肇曰融曰睿號為關中四聖其後通教則廬山遠公別教則少林達摩玄教則天台智者始若夔見於什門之外而卒會歸焉無二無別惟南山律師宣公為能體融之也南山上崦天根下嵫地軸日月萬象生焉語其人則宣公是已其山之迤邐嵷崒而西者是謂成州之諸山後之人各以名名之其實南山之列也不知在禹之西山經為何山歟於是乎襲宣公之遺風而佛刹高下相望雖督府會郡不是過也州治之所有淨因院者遠莫知其所自起也而耳目之所及則佛殿修在唐長興四年其得今名在晉天福三年殿初三間歲久而圮若俄頃摧覆者是院受業比丘廣圓嘆曰我雖不得與乎雨花之席而幸生于法華之後豈不聞佛種從緣起乎吾之次第緣若在此吾之四衆所緣緣若在此則吾佛之增上緣在此其易故而新之增楹三為五闢門所向之正位必有以加被我者此心既運而語猶未音無遠邇強弱咸願樂布施者汲汲競後先也初曰是役也不三年若四年則不可而乃告成于累月之中山有異材疑若鬼神之守衛而有待者衆願納諸斧斤而巖阻溪拒無可徑術之繇及其首而舉之若一葉然先是此院之東有大梵寺制度嶪然非此院之比而易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則稱有三大像乃仆臥于他寺寒廡敗席之下或者因果者慘若疾痛之於躬也廣圓乃建飾于新殿恍如此世界外東方八百萬億淨光莊嚴世界過去諸佛以無相之法身助令釋迦文佛接導羣迷其感之以開入者幾何人邪廣圓先為衆披草莽建天寧萬壽寺績已不貲矣乃復不厭于此則又難也說之世奉真如法門為此郡守無狀靡有風教錙銖夙夜事惟愧逮此崇新殿嚴故佛則樂從圓之請以記之庶幾善善為邦人之勸也宣和五年癸卯十月七日丙戌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昔王通謂佛西方聖人溫公斥之曰聖人豈有方所邪益大夫學士苟知修正者必期放諸四海而準也以所地論聖人可乎中國之有佛雖自漢明帝始而傳毅者果何自以對帝之所夢豈不前有所聞哉漢武帝昆明池胡人之對向神仙傳之所載哀帝元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圖之書猶信也但武帝甘泉宮列霍去病所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與夫張騫使大夏聞有身毒之俗特其名物未闡明若後來所稱謂云爾而議者指此教斷自漢明則淺之其為言也今東有五臺山之文殊西而峨眉山之普賢南而鷹蕩山之羅漢北而鼓山之羅漢亦自漢明帝而始邪惟以不思議境照不思議心者可與於此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益始出于漢有司梓匠之役遂同乎府寺而得名焉初無禍福奇麗之說也逮梁武帝自知平生惡德有不可贖者乃殫竭民力於土木而適侈心焉顧豈佛之律哉宜夫達摩面斥其無功德而當時廷臣有正直不阿諛者亦頗知諫爭豈人人皆與達摩同致邪又何必以達摩為超絶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寺宇以相尚否則若有屈于人者九州四裔之珍隋珠和璧異花怪石畢具矣無幾何其人既自抵法而所謂危樓傑觀者從而灰燼為瓦礫則佛言因無常者於是乎著矣雖然亦當一日有清淨士居於茲也則其惡果復生善因矣前日灰燼兵戈之餘往往復出于故地此佛一事必具三世而三世該乎九世以覺世間者博乎其大者也傳毅之言梁武之作尚何觀哉成州有仁王院其廢已久不敢億揩其所以廢之之因也何為久而未之復興乎其他汚瀦榛莽更幾姓而不居有所待邪屬者故大梵寺僧法詮念其大梵寺建在唐大中二年今其寺之賜額荷恩厚不毀也乃請於州以仁王之故地復大梵之舊額凡四分律之所不可闕者謹以創作僕適知州事法詮請文以記之僕

念華嚴之先照高山淨名之始坐佛林般若之從牛出乳逮乎佛藏之相楞伽之行地持之教必待法華而成焉維爾法詮尚其勉諸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一日已巳朝請大夫知成州嵩山晁説之記并書

景迂生集卷十六

謹案第八頁後四行梁丁寬原本脱梁字據漢書儒林傳及釋文序錄增

第九頁後七行晉王廙雖善清談原本廙訛庾據晉書王廙傳及釋文序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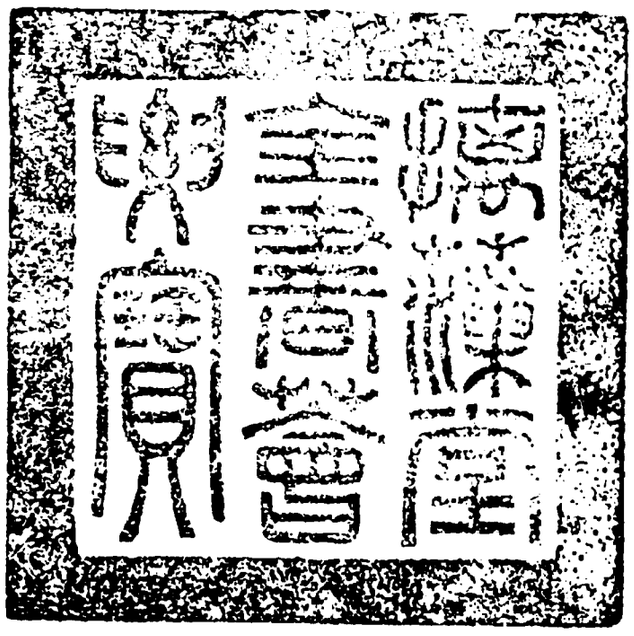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已覺雲幡動還驚月幌開原本幡訛翻幌訛恍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二行別館度儲胥原本儲訛諸據揚雄長楊賦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建寧四年之碑原本建訛竟據金石錄隸釋漢隸字源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臨淄趙子和仁裕原本裕訛俗據下鈍庵新記改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不知在禹之西山經為何山歟原本西山二字倒據山海經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四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七　　宋　晁以道　撰

序

京氏易式序

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初學京氏易乃據其傳為式以便其私何敢示人其後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日之式亦不得不修定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容改過奈何益知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因傳以明易可不敬諸政和六年丙申閏正月三日戊戌嵩陽晁說之序

太極傳後序

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為五經之學不專為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於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說至是金陵學者恥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為新異之說寒士非其黨者莫能向邇以一言也

僕恨焉豈無古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關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否合否如何逮紹聖戊寅避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所嘗聞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為易圖二雖輹輪俱存而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乃共相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入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為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溫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人猖狂至南京所為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既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巨寇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為親朋以追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訖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十有二日藁草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為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僕言為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其亦艱哉八月二十五日海陵旅次嵩陽景迂生晁說之記年七十

止觀妙境辯正序

予自洛鄭間至四明聞天台之教而喜之一遇延慶明智講主立公之論辨而疑未幾傾心願從事焉然其書萬千百言浩然若巨浸之波濤難為舳艫之功雖有頭數義目而森然如上穹之萬象孰為盈縮伏留私竊病之明智曰是何憂思之過哉吾祖以一藥愈萬病一句

折羣言厲痾立成玉雪之膚而鼓簧悉叶清商之律其唯十章乎十章亦夥矣又乃闢而為十境十境遠矣運而為十乘十乘或其勞矣安而為觀不思議一境惟是智者之一境荆溪因文字而示三境惜夫晚出好譁或執為語見而蕩為義路區區晝夜分文析字正墮古人多鹽少豉之譏予每聞其言欲以筆墨記之內顧未究其學不敢自誣頗疑明智有所著之書問焉笑不復答久之乃見摩訶止觀妙境辯正一編於其學徒伏讀累日乃嘆其既妙於講論又善乎著述不矜不耀之為難也余之知若人者甚微其所不知者尚多也哉乃責其學徒曰若輩得珍羞而閉門不以飽滿衆人歟乃請余序而刊諸板顧余何知焉竊因是書將忘智者之一寧論荆溪之三哉蓋一源為觀不思議境而派之為三曰性德修德不二德學者當守一源而澄清乎抑亦浮其派而泛濫乎且其一云者不得已而指之也又從而三焉果不得已乎抑亦可已而不已乎荆溪之義例又於是境立五例四意學者何謂獨謹此三而慢五焉與四乎果從荆溪之篤論乎抑亦因文字而不得已乎請以矛盾乎要當師智者一人觀不思議一境是乃為辯正荆溪之語語乎荆溪不曰性修不二乎孰謂荆溪而自云爾宜先之以智者及荆溪之書次以廣智及正公義公之諸說終之以辯正使學者得以考焉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癸未嵩山晁說之序

仁皇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荆溪荆溪復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傳理應理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于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皇經疏先

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皇經疏信即
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
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强記者二僧詣信使
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於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
仁皇經疏三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其文
顯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為本義勢似觀心論疏
實章安所記智者之說也恂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
食貧而力不足無以為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嘆曰其

來晚而一有學字艱如此寧封野馬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
以視人嗚呼此疏魯不得輩行於三大部中而匿光痿
彩猶若海外之遠歟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一日抱之
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耶吾前日之志非也過嵩山謂
說之曰曷不為我序而流通之說之自顧何足以與此
亦嘗有言曰智者若生齊梁之前則達摩不復西來矣
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囊橐達摩之旨今方
盛于越中異日會當周于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

顧予老不及見之為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和二年壬
辰四月癸卯朝請郎飛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序

不二門指歸敘

天台之教著明于法智而法智晚出高弟曰南屏璨璨
在熙寧中尚無恙予時隨侍杭州與羣兒輩遊南屏而
不知有璨也逮今將四十年白髮飄零宦遊明州過璨
之高弟如恂始知有璨而恨前日未嘗遊南屏也年少
不知好而老大自傷者可勝言哉恂今年七十有六歲

矣志剛而氣明議論慷慨不少下人特推功於其師每
喜道其當時從學艱勤之狀且不諱其呵斥誨責之語
得非所志者篤而所得者深歟璨之善固使人不能忘
愈久而益親耶今予將西去恂乃出南屏門人所記不
二門指歸一篇曰久不以示人宜為序以布露之序雖
不足與知璨得名既高而茲又有以副其名慰後
生之望予亦恍然如前日與璨接而不復恨矣因念四
方遊客臨浙江至南屏者不乏人而能知璨者幾何人

哉實待此書發之歟彼為天台之學者尚何言耶輒書其所感而序之云爾政和二年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說之序

紀贈法智詩序

今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為國中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來聞而異之究其名氏是謂法智禮公於是乎瞿然嘉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我雖昧于天台之學未讀法智所著之書而固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世孫明智立公示以高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三首曰吾祖法智得名凜然至今者蓋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晁公楊公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輩行中人聲名篇章之美又何如哉然是詩吾懼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於杭州式置公之像室中如左珩右璜以承大祭無端之心不敢以發既久乃齋戒而為之序曰上帝降靈之生公也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或遠處身于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于京師既久而彌隆

舊室亦可嘆矣將移於石欲得而序之說之以謂法智其詞德辭翰散而復合亦可以為修德之勸也後有攬者其所感可勝言哉嗚呼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躅歟

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說之敘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韓文忠富公之孫曰直柔問說之曰古今諸公奏議必有序焉何也曰古今諸公之奏議無待序以顯而序所以尊乎奏議也如樂作磬玉未振而柷木先之直柔曰吾文忠奏議之序願有請于子說之於是悚慄失據莫敢為言而直柔請益堅乃謝之曰命為他文或敢而序韓文忠之奏議則孰敢以是一語逡巡十年直柔既以其奏議十有三卷歸說之又寵之以名人所傳公全身之像使讀其書想其人庶幾乎體物不遺也已說之每

抱王佐之略者不必當楚漢之厄懷文明之德者無待躬洙泗之遊譬如天之有斗有漢森回在上曷知其所以然哉公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也然其功高績著謗讒出入者不一而任大圖永又復異同艱難之多也天其或者以此視天下之才而聳天下之善使公為之表歟姑循其迹而言之人孰不仰公使北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彼天下之人或未之聞也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辭使北之功公既恥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青州救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為人道之慶歷間石介固以公方夔契矣公事他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慕歎之至死不衰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於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槩薦于朝則歎息欣喜若平生未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遠矣豈說之所聞見者可盡歟則是書之所載可以論聞見之功而非聞見之所及者莫得而載也且公于仁宗時言猶雨露也隕而為天下澤其在英宗時言猶海潮也震天地轉山石孰不骨駭膽逝而敢抗之歟其在神宗時言猶鳴鳳也律呂於九霄之上而餘音千里之遠至於百世之後猶有遺歎焉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榻下公慨然揩笏拾除目執之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竊以天子亦有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溫言進說猶久之不已是則海潮不足諭也神宗即位之初想見公顏色制異禮以處之上見公首及邊事言條目頗多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為先上曰大臣須盡忠節無隱情公曰臣一人之忠無益也須是天

下守官皆盡忠則治矣今兩府大臣猶有不得竭其所知者唯事目前常事況在遠臣小臣且治道至簡易徒為繁勞何補公又曰聞近日守道者多不得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溷淆小人漸進此繫治亂之大者公又曰陛下好用人伺察外事臣恐賞及奸儉罰及善良矣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慎公又曰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屬交走貨賄公行此帶于公乎宜以告公之子紹庭者有德之君子頗以說之言不謬則直柔之請實有所自云宜又問曰或以寇萊公之功方公如何曰萊公之功擒虎也天下之勇者必小人之獻說也小人唯喜動作生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希望願深省察無致後悔公又曰天下財用不充執事者必多經畫唯省不急之務則無不足之慮百姓無暴斂之苦公又曰先帝自藩邸入繼大統唯納諫一事上類祖宗今陛下奈何負先帝耶上發也不猶九霄鳴鳳之祥耶若其雨露之澤天下者可勝言哉說之品下質薄不足以議公之仿佛竊以其所聞著之增是書之功尚期後之人因是而得公也歟公有老賓客魏宜者嘗為說之言公每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慍不欲聞者說之異其言而三歎息之以告宜曰世之人或以北事首公之傳者何耶姑極夫衆人之聞見歟且嘗鄙楊子雲於孔子論魯侵疆矣其敢論賜之言不謬則直柔之請實有所自云宜又問曰或以寇萊公之功方公如何曰萊公之功擒虎也天下之勇者能之公之功則旅九山而陂九澤不知其何德也輒并記焉唯是晚年道德之學非性命之理所能名而出於天人之際者又何得而稱之及其任大圖永興嘉祐巖廊大臣異同之謀雖或聞之孰敢載之後世抑有傳歟果無傳而已乎有識之士必有撫是書而慟哭者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四日丙午朝散大夫提點南京鴻慶

宮嵩陽晁說之序

崇福集序

曾內翰子開為說之言異時大夫學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今晁氏乃以文華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廊廟在北門在西掖在東觀國人譽之是為國中之士棣棣然于私門何有譬如貴大裘者不珍豹袪也其後子孫坎壈失職而流離飢餓者有之或發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為怨否則慷慨涇渭之言而人以為謗於斯怨謗之間諠然得名蓋可懼而不可樂也譬如矜豹袪者寧識大裘之陟降哉先人新鄭公之第三子詠之之道實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職則楊文公稱吾文元公深代言之體而謂河宗新祠碑自唐中葉之後未覩斯作者今復有一楊文公為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將相五制國史稱其褒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人徒有才思健於湯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祕閣出知懷州宋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黃香未見書令斯人抱簡于管庫之中而勤呻吟于岐路之際為可惜哉治平初吾新鄭公以秘書丞知河間縣溫公送行詩稱文元公名德為人物之師以丹穴況吾家恨新鄭公羽毛短而文采奇也若為今日而興嘆則又何如哉其孤公邁公昂公逸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祭禮耳不若收拾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來者感歎有屬也是豈為不壽而誰與窮者既而得十六類三十五卷乞說之為之序說之曰尚忍序汝父之文哉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省堂序

文林啟秀序

說之曾大父文莊公少因文元公而行輩高與一時文士周旋安知有刑名學而糾察刑獄判審刑院知開封府振疑奮滯如獄具中不得死者十人而法不勝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為學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陳文思張

鄧公章郇公盛文肅公五將相制不廢麻卷三鼓之限而先對災異者久之以手詔使陝西折夏英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尹師魯田宣簡公之謀遂參知政事上專以西事委之公盡瘁匪躬知無不言罷夏英公陳恭公經略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迄今不可改公陳邊策于昊賊未叛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納昊賊之時公薨矣悲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遺昊賊書無他明劉平石元孫戰歿非降賊獲褒贈辯宋莒公鄭

文肅葉道卿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非朋黨不以罪貶則公之姿度閎遠早擅巖廊之望焉者於是乎稱也然公於學則微悉密緻與癯儒等嘗以文選續文選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語分百七十有四門十卷名之曰文林啟秀玩之發人藻思目無遺物動涉芳塵如遊玉田芝房其名曰啟秀宜也昔穆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疲於譯梵字顏魯公老於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謹小德繩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之文務為高論以揚子雲雕蟲篆刻藉口而心不知衛武公切磋琢磨者何事其體物曲成則又何如哉說之何知敢序之藏於家宣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

序

趙懿簡春秋序

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為義曰義正者為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為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于

斯矣公獨于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辯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黮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為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弒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嘆曰予豈溺于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弒而加弒以篤為人臣為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為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閒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于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繆已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覩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竊以藝祖受天丕命臣妾萬方干戈不試太宗仁宗尚文崇儒世運寖昌蕩然百年鯨鯢一日悉儀孔鸞天下純歸王道大夫學士耻言財利而識廉恥矧在宗室子孫冠婚車服飲食纖悉畢仰縣官殆不知其貨利於我何為者禮義積而文章出矣益不知有一經之士而備五經名目尚書始或盡瘁于所難而遠究科斗古文篆籀從上之好而學虞永興書往往逼金石其飛白則衆

且盡善矣是豈出於他哉不强以法度不冐以官職又得日竭其聰明優游于所好也上以歲時錫宴廣内用家人禮笑語盡醉即席賦詩罰其未成者于時法度莫我阻而亦弗官之吾榮也不知何時此風頓息宗子翹然陋昔之人其言則高矣有能不外慕不近名兀兀若終身無恨者其惟故通州防禦使贈威軍節度使追封嘉國公令畯字景升為人孝友恭敬無他好而唯學之嗜忘寒暑晝夜疾病也居有高樓程課不下手抄卷軸戢戢笋束不知幾十百之多也每見而歎之曰少年舉子而發憤白首腐儒欲罷而不能其在王孫何有抑可以觀祖宗之遺澤乎間取古今法書圖畫自娛樂曰彼之所得亦吾所能也吾志之鼓吹有詩存焉吾詩之丹青有畫存焉以故其詩閑而有周不勤意而趣遠若願而無所求余每謂前不親名于梅聖俞後不曲從于黃魯直他人未易景升之識也予交于景升父子間自余抱病逃難遠旅海陵因其丹青而益愛其詩不鼓以

吹而忘吾干戈垂死之厄爽然自位于昇平之時也子芟請予題于編首其可辭之建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汝南主客文集序

士有有其實而名不與之俱或得名一切而違其實方以恥我乃欲以我榮諸此人君當守日以求士而左右大臣蔽之之術也或有千百而一自達于人主前者不蔽之則忌之幸得逃罪譴者鮮矣無曰此細事也實世之治亂興亡繫焉說之從世父新知蔡州故尚書主客郎中生知好學少有辭賦聲名出諸生上其仕既久矣大臣方平居無心於除吏時每見公曰詔刊七史公也且復歎曰禮樂終湮絶文章過魏殘真是絶唱是公禮部優等奏名時所賦詩也公擇褐以甲科為常州司理參軍時知州事陳公襄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橫經為諸生講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霍漢英李公弼者豪英不特為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諸生

數百人公有職事在學校諸生從公有聞見服膺無異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逮公三年免喪之後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新名之公自傷焉乃為青州壽光縣主簿或不以簿書勾考待公者幾希時清獻趙公帥青公獨歎曰吾不得於薄而得于厚矣清獻公初入境時薦公為州教授時相滋不喜曰趙閱道以謂文學士也公自茲久于麾官而甘心焉亦絕口不為人道簡編中一字居無幾何上念高麗表章美可觀詔掌高麗書狀者慎其選無自屈宰相謂公乃可奉詔於是公復以文學稱或謂公是行也有母老可辭而公白相府曰幸與高麗國王並通閨籍顧書狀官禮數如何非不榮斯賞格懋也蓋前未有以朝臣職是行焉者公乃復與刀筆吏遊而錢穀得意少年謂公易與也公出有使節郡符入而閒居挂冠默以文章事付諸後進意若諱其少時所能者莊然自不省平生草藁嘗有無也公季子謙之年十有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

拾無遠邇唯恐公一字流落也乃得公詩若干雜文論表章若干定著為若干卷以待後之覽者泰山或有不見者而岩為萬國之尊則自若也東坡為兵部尚書公丞大僕以事謁省部時天寒甚東坡命酒手以觴公公色動若不自安東坡歎曰何姬公三十年時今樂府辭盛於諸公問竊與遊焉孰謂公嗟咤至是乎公與豫章黃魯直周旅而唱和多矣齊魯彼此者果孰為篤論也公於一世交游真得泛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奚叟而心向之餘則寧輕富貴而不忌語言以軒輕一坐若無人焉者難謂公以他人並范也公之不愧屋漏則然矣而於屋漏有愧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於士涇渭源委湛如不可蕩漾然後知公之文先灌後索云謙之與說之同避地海陵偶兵火未服兩驂時難忘五世承平圖書之好乃請說之序公見存之集何以辭公諱端仁字堯民未得知蔡州未果行以疾卒謹題其集曰汝南主客集建炎二年戊申九月十六日從侄具官說之

謹序

盧沃字子獻序

四明盧沃少字天啟長為古學所志簡易忽嘆曰古之人名若隱而顯其字抑而不侈孔門弟子如何我豈不愧諸乃請更字於嵩山晁說之說之謝曰子窮無以飽妻子朝夕而寒不敢辭作為文章數百千軸而寫無紙筆意欲領略上極太史公之所不載下盡歐陽公之所遺使經緯不相雜棻視彼父康成而兄子慎者欲嗤而奴之尚誰可與朋儕孰不能一官而傍偟十年無路以進今幸得試禮部冒霜雪絕江淮辛苦數千里之途書一束外艱得一錢乃無世俗覬覦之色而思古人之似耶甚哉子之進矣子謂高宗傅說啟心沃心之事豈有異哉是君之所宜望於其臣者而臣之職當然也為人臣而苟知所職則有死而無不言矣學者誤談信而後諫相率為容身持祿之計不知所謂信耶若彼孟子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周流不遇疾憤羣小在位一時之言身無自恕曰我欲獻忠如非大人何不過有難易子如與房杜王魏為僚事太宗則進說何難或不幸而同諸鄴侯宣公區區剴切德宗斯誠艱矣然又有難者我藝祖謂人君以納諫為美何如自不為非不勞臣下諫諍當是之時雖趙韓王無謀謨之迹誅盧絳而諸將征伐愈武不用楊徽之而羣臣德業益厲子之獻納於斯時弗益艱歟子仕矣願且勉諸無謂傅巖一老曰能敢字子曰子獻政和元年辛巳十一月辛丑序

周元仲字序

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積而為靈雖然文王之臺沼與囿非文王自名之也而名之者誰歟賈誼謂文王於斯民愛敬之至也誼與向為齊魯韓三家詩固不與今毛傳同也凡為神靈之說者自毛公始歟有元有會有運有世是乃律歷之所肇易春秋之所歸上古而來千萬億歲不必乎人之聞今日而往千萬億歲不

待乎吾之見瞭然指諸掌而不遺者吾康節先生主斯學也泰州周靈運請字於予以一字表其名曰元豈不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乎元仲孤立少知所尚雅好北方之學其當勉於斯歟宣和庚子冬至後二日辛酉嵩山晁說之序

陳鍵字子感序

陳延儒名其子曰鍵是子思肖其名來乞字於族舅晁伯以父曰君子自重則威以毛髮之身獨立於四海九牧之上及其務學也徒步千里從師洒掃應對為作都養不忌不憚曰吾將無所不學矣太史公於晏子願執鞭吾夫子之御則未嘗人其人也舅學易知其所以然者心思不萌而為作不立而名曰寂然不動一身為天下之大鍵也無物以感我而無物而不感宇宙豁如也鬼神眙如也前日之鍵今日之通也字汝曰子感汝勉之遯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日真州江岸序

周與可字景夏序

海陵周與可字從之問嵩山晁說之求易其字曰我於茲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當時見隘于子張今日為東坡先生玉石之亦不幸歟謹稽諸夫子主忠信無友不如已之言而得師於三人行之中好惡惟鄉人之道義而是非之則其與可而拒不可者非子夏之言也實本諸夫子之道也益言有近乎尤而卒無所戾者子夏之言是也言有聽之若可喜而究之亦無異乎前人者子張之言是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賢則於人無不容不賢則不足以自容一已亦徒異乎子夏云爾若是時子夏與子張面辯以一言則千載好憎門閘不分矣東坡先生於子夏取其與不取其拒惟子張之是不知不能者受我之矜焉則內愧而去者不少矣其拒斯人也亦不淺矣敢字子曰景夏復古也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子夏以之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子張以之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子夏以之其所以安之遯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日真州江岸序

身崇德而无咎者實不甚相遠也其在後世而敝則子張者公孫弘也子夏則汲黯也子純明而自信不妄與人交必知所擇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旅舍序

觀弟字盥道序

觀之弟字盥道予語之曰全乎觀而知觀乎我以觀物物以觀我二者或與或求而臨之義成矣猶之臨也我以臨人人復來臨我或與或求而觀之義成矣卦各專一義未有如臨觀同一義而異用也汝欲全乎觀之義其惟盥而不薦乎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則吾以神道設教而不吾勞今方觀民設教而不吾勞今字汝曰盥道汝知臨觀獨以兩卦成一義乎臨之二陽自乎復之一陽初成於下天下之至安也體易之君子則危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可保天下自臨而泰也二陽一交而觀始于上五變而觀終乎上二陽窮極而將否天下之至危也體道之君子則安之明吾易平危而傾易之道獨以神道設教而教行于宗廟之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不復否矣汝知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乎非不薦也不待吾之薦而先有得於吾之盥也觀吾之盥而得之者不必待吾之薦而可以語幾也知幾則知神而吾之神道可以設教矣盥而玉瓚大珪薦而玉豆雕篹二者一廢則宗廟之中教而不設矣王者亦將無以保宗廟而宗廟不祀矣非特薦之不觀而盥亦莫吾觀也有觀而無教則何貴乎觀教之不設而有觀則何貴乎觀或曰誠而不物或曰內心之絶外心皆莊老荒唐不設教之弊也汝其遠而斥之觀之為卦是謂巽之一也二陽一於上而無所事下求於四陰不敢安其所觀惟君子為能无咎是謂坤之四也四陰盛于上而有與乎二陽人各安其所觀其進而上者為王國之賓巽過乎南極而首乎奎遠乎雲漢歲星不沴鎮星而俱順坤窮于北極而中乎危雲漸降將及于地鎮星不沴于歲星而俱順固多危矣天地之道俱危如此則天下之道安得而不危然上下順而安天下

之危者君子不敢尸之而稱先王其設教不自乎朝廷而本諸宗廟則以天下之至危而成天下之至安者其惟一日之盥乎汝之於德當如何

送屈用誠序

屈鼎畫山水當時與范寬齊名其後范之名日盛而屈或不得與良可嘆也哉范之筆突兀而易識學者自謂易為范也屈則沈斂橫恣幾絶來學之路非篤志老於其事者鮮不忽諸如紀真黃懷王商訓輩皆學范而大得名者未知有一人稱屈之徒也惟是其家子孫自致身於遺蹤間而珍之不肯少貶於衆好也孫用誠者得其法為多老矣為衣食所躓每為人作其老阿父畫遇十人而九不顧用誠曰奈何要當療飢寒於速售者無如許家父近之為許道寧云爾歲為許家父畫視一人則十百人爭賞之恐不得用誠歎曰吾雖飽于許家父煖于許家父其如吾志之飢且寒何復恐地下無見吾老阿父之面目也以故棲棲岐山下東未嘗至咸陽寧論

京師貴人之媚哉予前年道扶風偶見用誠之屏障而多之力致之於同谷初為予作畫猶是許家父也予斥之曰老處士非翁雲屈郎之孫也乃瞿然亟作其老阿父八幅而告歸予勉之曰爾祖卒年九十有四歲未死前數日猶畫不已爾年方將七十歲未宜自怠也古今學士大夫或遇不遇於一時而遺恨于無窮者正如爾祖與范之盛衰也畫知有吳而不知有張書知有王而不知有鍾儒生持子書而不讀孝經可勝道哉可勝道哉歲暮冰雪用誠徒步還岐山下予亟序以送之可為我示令君呂二十一郎是一門四相家必有以感於予之言宣和癸卯十二月三日嵩山晁説之序

送王性之序

酸棗先生五世孫鉅字性之晚相遇于睢陽方欵遽以別且祝之曰子於茲無留也行子之志如古之人惡山不深而林不密也南山北山之外又有南北而無垠至於上援北斗而下酌桂漿倘徉其身者如何哉肯少自

窘束而辱於人耶又明日來告行則執之曰子無往也古之人升車命僕將馳四荒而下堂見蠆出門觸螽巷有蚰蜒邑多螳螂自大雅之君子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固已然矣子姑坐子實有德于我也子前日為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鑑哉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耶余于時坐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子早遊温公之門與公之子康公休縉交義篤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于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悦袁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有足採者建康實錄猶檜而下無譏焉爾也唐以來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

幸多存而不敢稍忽也要是柳芳唐歷為最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談哉予以子能獨識于暮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為子謝也譬如杜詩韓筆誰不經目惟小杜為能愁來讀之也苟不上自虞歌周魯商詩下逮楚騷建安七子陶謝顏鮑陰何以觀杜詩則莫知斯人平生之所用心也或不極六藝九流之華實而縱之以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仲舒賈誼劉向而自謂真知韓者亦未可信也予必有感于茲矣行何適而不安哉秋風方起為旅飯自愛九月八日箕山晁説之序

送郭先生序

自古經解之士多而著書之士寡揚雄死與當時章句之徒並而特著玄乃所以明易也是故學易者不可不學玄知玄則知易矣説之高祖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為聞人仕宦極禮樂文章之選逮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仕著書於八十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藏碎金錄今行於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二人

馮一曰窮悴之世為儒不肆其胸臆禪侶不私於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而恐無以勝憂患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而未有以忘平昔之豪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是書之好也若慧林覺海沖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奉之終身篤名理之談則未易以可必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得是書而三嘆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語微妙奥密不若此之璀粲光明可以衆共之也先生曰夫子之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臭之也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其崇其臭至於效法天地而與乾坤並列乾坤泰否既濟未濟皆一卦也三十輻共一轂則六十四卦同為一車之輻也生死之徒十有三而乾坤之一二離坎之六七則共為一輻之運萬里也先窮易明老氏書常以是說著神悟隱淪二書多論神仙養生事每恨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五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八

宋　晁以道　撰

後記

題古周易後

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繕寫謹第如上按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象以狥卦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魯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坤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注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非古文也安得覩夫劉李之書

乎其幸而諸儒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舛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以古文寫之曰有改於華而無變於實者余不為也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謹錄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説之題

記京房易傳後

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算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逸刺占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宮之位）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建終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會于中而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

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革水火配位內離火四世水）若世與外（困金木交爭外兌金初世木）或不論內外二象而論其內外之位（萃兌初土四水）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賁艮土火木分陰陽艮土離火飛木）若伏（旅火土木入離艮離火艮土伏木）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觀金土火木互為體建金世應內土伏火外木）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益金土入震巽世與飛金土建與伏金）或兼論世應飛伏（復水土見候世應水土飛伏水土屯土木應象世應土木飛伏土木）或專論世應（夬金木入坤象世金應木蠱金木入艮巽世金應木）或論世之所忌（履金火入卦初九火九四火克九五世金及乾之金）或論世之所生（巽火木與巽同宮世木巽木建火）於其所起見其所滅（大壯起于子滅于亥）於其所刑見其所生（隨金木交刑水火相激兌金巽木）故曰死于位生於時死于時生於位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前是焦小黃變四千九十有六卦後有管輅定乾之軌七百六十有八坤之軌六百七十有二其知之者將可以語郤康節之易矣彼小王之徒唯知尚其辭耳其謂斯何昔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寬寬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東海孟喜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而傳盛矣有翟牧白生者不肯京氏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為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宂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與夫京氏殷嘉十二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軌可誣哉此亦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小王者果何所授受耶蓋自京氏為王學有餘力而王學之適京氏則無由矣或傳是書而文字舛謬得以余言而攻諸今有不可就正者闕以待來哲積算雜占條例法具如

別録政和元年乙未五月庚辰嵩山晁説之記

題王深甫書傳後

王深甫布衣之友曰曾子固常奬甫其名官已顯而忘年汲汲求友深甫於布衣中者曰劉原甫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歐陽公容也劉原甫自恃其才一旦由下國入京師聲譽振大夫學士間直欲與歐陽公抗乃獨於深甫厚矣古有談止之士謂衆人之談止於斯一人也當是之時諸公席上之談往往止於介甫而介甫之談則又為原甫而止也二人者俱於深甫則或有不得而行者矣彼五人商榷闔切之語今雖無聞焉而深甫於其所作書傳偶不出曾子固耳其三人則各以姓字載之或正其是非或略無所辨以視後之觀者深甫為人善取人而不攘人之美於是乎在矣雖然深甫善取人矣是亦不善於取人也歟何則書傳有珪璋特達揚而升軍而卒不自保其隻輪者奚甫之似也其薄險伏奇初欲奪人之襲而降之論則原甫之似也其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

杖之酷拘攣之嚴者余不知其何所似也嗟夫惜也深甫既知堯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亦舜之克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于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余既繕寫弥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説之鄜時記

題寫本老子後

此書故題曰老子道德經勝於分道德為兩經者其文字稍近古特錄之自便觀覽竊惟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虚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逮夫孔子繫易之後此書則為一偏之言矣責賢者備也世猶有老易之稱柰何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五日海陵旅舍嵩山晁説之

題

曾子後記

子二卷今世所傳曾子二卷十篇蓋唐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者蓋唐樊紹述撰視隋亡目一卷視漢亡八篇矣然此十篇之書號曰曾子者乃見於大戴禮矣漢志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漢志因劉向父子所錄而著之既於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疑不至重複也隋志因盧植鄭玄分注大小戴禮之後各錄其書曾子遂存於大戴禮歟唐志實因而錄之然隋唐志亦自有曾子尚仍漢之舊歟隋唐中秘書

官無散向父子以甄別之歟小戴禮先錄中庸經解二書其後馬融又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書則大戴禮錄曾子及夏小正二書無足疑者逮夫儀禮錄喪服子夏傳孔叢子錄小爾雅之類皆一體也嗚呼三代之書其不泯而傳於今者幸也尚敢條理纖悉之望耶然不條理纖悉之則非學者事也余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宜其文字回舛謬悞輒以家藏曾

子與温公所藏大戴禮參校頗是正因著其本末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政和乙未七月八日乙亥嵩山晁説之鄜時記

題長編疑事

長編者温公資治通鑑纂草之私號也温公自洛中以所修纂草寄其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原而自名之歟抑道原之名歟道原日誦萬言而勤廢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寒餓也其忠憤耿介當熙寧初不為大丞相毫髮少貶者雖自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疑事則其閎遠沉粹之躅亦略可見矣通鑑之為書有賢傑輔相攻堅析微如此安得不善耶惜其初不自珍而公卧病二年之久家人單弱憂瘁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羲仲壯輿政和戊戌為唐州曾官録以寄説之東里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壯輿作資治通鑑攷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輿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誰能措手不覺涕淚無從漬於殘缺

僅存之書嗟嗟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實存於其中也重惟壯輿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先以攄予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戊寅嵩山晁說之題

康節先生謚議後記

康節先生謚議說之大觀四年庚寅冬赴明州船場候潮浙江上遇歐陽三丈叔弼相與遨遊談話旬日甚樂因及三丈所作康節先生謚議三丈曰異哉吾之斯文也何吾以道愛之深耶曰丈人斯文可謂合矣何異之有曰姑聽之裴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裴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裴既至洛自幸得見先生何期賜之從容則起問其所以宜教者先生笑曰有家法有家法既乃作而言曰豈無以為足下言者先生乃徐道其立身本末苦辛精細畢平生於一席端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裴伏念行李間先生豈不少我哉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裴偶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云爾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叔弼丈為人廉於名譽俛俛常有退讓之色其為說之道此時意氣甚武宜其文之健且高也說之謝曰昔郭景純先知一作知其行刑者吾康節先生知謚議博士迹則類矣然郭以術先生則孰知其所以然耶叔弼丈曰世稱先生數學如何說之復言曰先生傳先天之數雖揚雄張衡闕子明所不及然亦吾先生易中一事也叔弼丈嘆曰先生之易畢能悉備如是蓋為我道之說之辭不敏且不幸不及先生之門而為京氏易十餘年後遇先生門人洛陽楊寶賢略能發先生易之梗槩久之乃有所入則知先生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坤乾以八是謂周易先生使夏商之易不亡而周易乾夬之變始終不窮猶丈人之作謚議也叔弼丈復謝曰吾之丈於

是乎陋矣嗟夫歲復一星矣三丈下世已累年追惟故人存者有幾先生之子伯温又遠守南充以書来趣説之記其事不得而辭云宣和四年四月丙申成州清心堂嵩山晁説之記

贊

喬仲常所畫伏羲神農贊

我有兩儀彼有天地父子以親君臣以位

右伏羲贊

草木昆蟲生彼微塵有待於我為天下仁

右神農贊

先聖贊

商人周人執射執御有意有必有固有我

伯時所畫觀音大士贊 政和癸巳丙寅

六臂二六首三目一化佛是則名拙度人天觀巧相

楊朴先生畫贊

東里多才晚有夫子蹇驢逍遥不見畢李

歐陽文忠公畫贊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嘆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

呂獻可畫贊

君子曷貴貴其知微四海乂安公曰優為天下無事庸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十百世公言莫違公像朝夕以慰我思

東坡先生畫像贊

幼而見公浙江兮知其議論不容於國中也壯而見公中都兮知其雖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遷泣别隋岍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今公遺像忽相逢兮喜公不死亦復如夢也

又

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東坡何時復来邦人為我顑頷以哀我告邦人大實艱哉和氣充塞大象昭回海瀆

澄瀾嶽鎮絶埃斯人是生實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禹服公復徘徊生奉話言死奠尊罍矧公不死丹青日開用究邦頌以寓我懷

澗上丈人畫像贊 嵩山

裳芙蓉而飲沆瀣兮胡可衣而食之朋松介石以遊叢霄之上兮孰敢出而仕之咸以是像識君或曰非兮蓋惟海雲山月似之

前史官知河中府晁先咨畫像贊 南京

壯年高標今日見兮誰識幼時之奇童默然不可問於茲兮嗟昔辯雕濤而聲懸鐘凜然端笏若抗議於朝兮曾不得斯史登金門以獻厥忠爛然文章溢世以振頹俗兮史筆欲落而屢貶以終窮恪管庫而肅郡國之可攷兮九州總總不為我功孰為史氏姑以我文苑著兮猶足高乎華嵩

杜方叔先生畫像

術黃帝岐伯名盛出汶上而入京師一人為之異禮改觀我則尊所學以慎厥時恥同列之市道而未嘗於近倖枉一辭以故官則不達室則不富今其有子有孫而四方之顯者自稱弟子曰吾其早得師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二十四日海陵旅舍嵩山晁伯以父老法華題

銘

硯銘 歙石風字樣自云應制舉時物

東坡居士初謫嶺表道扶疎園遺此硯寶公今云亡物不自足敢是不祇以為謚瀆刻于研背

兎硯銘

彼石研乃以兎名而用適此兎乃抗乎石硯而特立上古未有陶人一作之人未陶則石先乎兎既為研則稱古兎而不稱古石

晁伯以銘所藏古端溪風字硯以易張平叔大劍所施易人訝其存硯豈不然惟人所敦嗟張公子與德俱温

古硯銘

十五之童七十之翁難與並儀容兮剖蚌之珠出家之機未易相發揮兮古人之硯貴採新石何世人之不聞不識兮王孫李賀比端石以蓑弘之血則吾之硯氣象烜烜兮

滕子濟硯銘

小塘之水澄以清大手於焉翻四瀛問誰從爾與世鳴墨作蓬萊筆蛟鯨

淄石硯銘

硯石淄修通鑑上所賜孰敢借質本良輕漚泛無徜名名多忝

呂申公筆格銘

申公純德見是筆格我日慎之惟今惟昔

筆山銘

頂平岱宗之瞻兮峰聳蓋荅之三兮翠潤湘水之漸兮亙值朔雲之嚴兮上古之嶽四而不五何所嫌兮嵩高居士以砧筆墨名數兼兮

老徐牡丹銘

江南無此花而有此筆洛陽賞花賦詩人自得丹青有色而花本無色誤彼蜂蝶飛來紛紛亦適

題跋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其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于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既而觀溫公所著凶儀之初終篇曰疾病遷正寢內外安靜侯絕氣男子不終於婦人之手春秋書公薨於路寢禮之正也近世孫宣公臨終遷外寢君子慎終不得不爾子於是嘆曰生雖無所能幸而接伊川議論覩溫公所著書知宣公之行事

庶幾乎得正而斃焉然未得宣公之詳也近獲徂徠先生所作孫少傅致政小錄知公自初疾病至遷外寢擇日時治命作遺表安安不異平日又復嘆曰君子以禮為重死為輕謹吾禮而不知死生之變當如是哉顧其生也肯失道胥義顛倒勢利之塗與豺狼狐鼠輩計較得失錙銖耶苟或嗜欲外驚精神中亂抱疾如被桎梏瞑無所知垂首流涎沫環視妻兒戀戀然累晝夜不得死去莫知所出則捐所蓄以媚醫巫佞佛老豈知有人

以告吾同志者大觀戊子八月甲申題

跋東坡剛說

東坡甲戌年後詩文說之所見不少矣今日乃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魯直字畫亦云剛矣而李端叔者輒有疵評是方竹可削耳穜必待表歟政和元年辛丑嵩山晁說之謹題

跋張芸叟諫議字題

唐青錢張學士自號浮休子令張芸叟丈亦浮休稱何耶泗上許體之自名醉吟先生無乃與白公類耶年月日嵩山晁說之題

跋米元章與趙景升帖

通州防禦使令畯既窆孝恭公之誌銘雪淚而言曰卜日有期因使刻畫未工揩傳且不遠廣二恨沒身將無以贖乃移諸橫石增筆墨之美而施則無窮君子於是知孝恭之所以為孝恭者既自躬之復見子之其源流

犬馬之玩是孝恭之所自耶政和四年甲午六月戊午嵩山晁說之題

跋趙周翰詩卷

歐陽公為趙公灑掃平山堂時禮貌誠意今猶可想也文章之名其所以重於天下者抑又有此歟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

儒林舊德知舉時温公為小試官宜與內翰公之厚如

此也公之子子和實有家法於斯一物見趙氏三世之人物云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

題戒殺生文後

說之竊聞國史錢內翰傳稱着殺生戒後吾祖文元公贊之推廣其意史官是以知仁澤之助也然史官不言錢公策試賢良方正時實吾祖文元公為其主司公忘去輩行以奬善其用意尤深切矣或曰史官之書曰文元公後見而贊之益廣其意非歟莫得而詳已慈雲當是時與三公甚厚宜其德名今猶凜然也宣和五年癸卯四月戊申晁說之再刻板謹題

題東坡魚枕冤頌

東坡先生為兵部尚書時為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冤曰頌之曰假君之手為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蔚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說之請公書自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流落頹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則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 東里易堂

題七賢圖

評書曰非鍾則王豈知書者畫之張吳可同日語耶黃

厚矣衛叔玉停山公主事鮮有為上及之者偉哉日月天台教主老法華泊舟睢陽題

咸謂此本唐人所摹借以為高歟實仰之也其點睛不七兄老矣不得不昏繆如此

年十一月二十日阻凍睢陽泊舟題

跋忠懿王草聖
荆南王脩撰作五朝春秋託始於吳越猶之魯也忠懿
王文武之才於是乎亦可少窺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箕山晁説之題
題魯直嘗新柑帖
元祐末有蘇黄之稱漸不平之或曰蘇公自有芍藥之
評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説
之題
題魯直章草顛草
章草似晉人顛草似唐人靖康丙午十一月癸未箕山
晁説之題
題東坡試表紹先筆借登真隱訣
表紹先筆余近亦得試之登真隱訣在道藏中公何必
苦求耶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晁説之題
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
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為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
日箕山晁説之題
思無邪齋松聲如波清明燈淨几必作數字知公樂哉
何所憂賴公力予之斯言責韓公而怨蘇公也靖康元
年仲冬二十三日箕山晁説之題
題蔡君謨帛石曼卿詩後
蔡公於是乎句法曼卿而字畫曼卿真足以弔矣靖康
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説之題於睢陽舟中
題江南後主詞翰
黄魯直謂李後主書出於裴休予初大駭之惟見休石
刻字故也晚乃見休行書墨跡一帖良以媿嘆靖康元
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箕山晁説之避地于高郵題
題破琴詩後
予有王晉卿淡碧絹畫房琯悟前生圖寫此詩於其後
甲午年遭火矣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説之題
跋王安簡公帖

王安簡公與説之曾祖文莊公特相善為書文元公誌銘實文元公門下客云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説之

題

跋唐劉元方勅

開元中唐元度兄弟作此樣敕字後至本朝未之或改也蔡司空始別裁一體謂之蔡家敕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説之題

題衛夫人像

此女子南嶽魏夫人歟非也或曰王右軍師衛夫人亦非也不見其道氣秀氣則知然無乃謝家諸女歟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説之旅舍題

題東坡帖

梁武帝不能辨右軍帖真偽必送陶隱居審定

題無水池新硯

若硯不欲受水則墨亦不欲磨硯至於筆不欲點墨紙不欲落筆惟投縣過白紙者即得之也雨暗窓昏旅思大不佳書以示德全而病目又不能寫字也正月二十二日天台教僧

題黃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三槐王氏以重望著於世自晉公始善澄上人實晉公六世孫也初有所感而為僧受具戒遊禪林遠極江湖之勝得黃龍道場而止焉不敢自放於斯也復北抵河朔乞衆僧之供於是黃龍大德曰德逢善清如山惠古宗秀直言紹明重政相與賦詩送行余避賊高郵獲觀覽欣然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脩然以清由慧而遣辭故粹然以麗今於黃龍諸公見之矣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絕塵垢之外其脩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為之助歟湯休之詩實自於鮑明遠靈一律師之詩既學潘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禪師實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

皇甫魯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近時秘演從歐陽公參寥從東坡亦已衆矣黃龍諸公子不知師友為誰而江南詩人黃魯直則其人歟言公之字畫絶類魯直蓋可見也已魯直死已久計今江南必復有一魯直出澄上人歸山中與諸公亟訪之為我謝曰今日賢者不宜以山中為樂也靖康丁未春晁伯以

跋李太白草書

葛叔忱豪放不羣客為叔忱嘆李太白無字畫傳於後叔忱一日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自名之曰李太白書以戲一世之士且與其僧約曰異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奈何不信者請以三事質之昔人有一書曰古今能書人姓名自謂悉盡矣恨不得聞見而録之也乃獨於白而遺之耶以故法書要録法書苑墨藪諸家皆無白書之品第也白負王霸之略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

書奇屈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字乎白集有懷素草書歌識者曰非白所作也真偽未敢論要之白無一語自及其書何耶會稽湖上記者賀監與斯人清狂捐落萬事顧肯孜孜收拾白蓺草以欣戚耶靖康丁未避地高郵任城二十二叔父命書

書與郭壽

高郵郭四叔名壽本名永壽遇師得術治瘡瘍癰疽手出而愈不以醫自名也常恨賤無以及物幸此術以施所願焉特有所甚難者不惜高價畜四方之真藥故其用藥與人同而功倍於人未嘗受人一錢以佐所費也僕去年冬自睢陽避金人至高郵夏五月悲傷欝塞中疽發於背賴叔脱死而生與叔語蓋類五戒道人有得於中而忘於外者與僕將何以謝之而叔知之知所貴莫如文辭欲吾之言以為好於是乎書

二硯説

表弟盛元緒朝議有歙石硯二憐余脱身兵火之中欲

以見歸其一大質而小文製作直而樸見者醜其質而不知其有文也其一象與之之相去豈不遠哉奈何辱之以名或醜其質則二者曷留余於是摩挲而嘆曰老矣不狥世之名不欲吾之實無物而不可處也吾弟方慎名而謹實俱思去焉可也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劉六器之丈忘年下士其字畫出於宣獻公皆與時異尚云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説之題

慎終追遠見於若人今誰復為此公與嘆哉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説之題

題宋宣獻帖

常山公有書名一時蔡君不能揜也茲二帖益重吾兩家事契哉建炎戊申上巳海陵旅舍晁説之題

題陸子履帖

陸子履少有書名而晚年名似減何也惟歐陽公始終眷眷於斯人耳建炎戊申上巳擁火海陵旅舍中晁説之題

跋先公兄所作李季良字敘

説之獲觀季良父詩後數日觀此序重增歎息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九日海陵旅次

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

觀曼卿書想見其談兵雖范文正公不能折也要在尹師魯頡挫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説之題

跋沈睿達寫桃園圖

治平熙寧間睿達書名自浙江振京師誰知有東坡書哉況又十五餘年後稱黃魯直書至於內人裙帶事識者猶為睿達嘆息之建炎戊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伯以父

題李公擇尚書宣諭

卿博通史學入侍金華多所發明深副虛宁祖宗時講筵尚耆艾相與尊先儒不過明訓詁有聽而無難不足

於言而有餘於行進退容止肅如也當宁望之寧待其言之華哉近時務以英俊為講席之寵悉反舊制如元祐中李尚書之口宣當上之史官建炎二年三月壬寅海陵旅次晁説之題

題張泰然清白堂記

唐陳子昂呂温皆自銘其世德云取法於古人而世人無知吾家之所積者泰然於清白記何嫌建炎戊申四月癸亥嵩山晁説之題海陵旅次

題僧希白摹法帖

僧希白書豪放自得恨乎生功淺乃手摹内法帖而不能沒其俊氣東坡故不喜王著之拘而喜白之逸戊申七月二十七日海陵旅舍晁伯以父

題晉上人智果帖

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天台教僧老法華海陵旅次題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而唐多王耳果師當在永素之間視懷仁輩如何余得此書三日不病餘尚何言哉閼旦日旅次西齋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二

余嘗謂古人因書而得名後人因名而名其書李德素一時高士也善能評魯直書云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説之海陵旅舍

蔡君謨死後宋次道陸子履獨擅書名既而沈睿達書得名甚峻於時未有一人稱東坡書者公方日奏忠言

犯時禁忌其名自有所在而未暇以書稱也逮公書名出而太雅君子傷之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説之海陵旅舍題

題跋趙清獻帖與故人周尉之六秀才帖

清獻公之帖豈獨為周氏之榮於時邦家明友故舊風俗之美公之力顧勿多邪建炎戊申八月一日嵩山晁説之海陵旅舍題

題趙清獻與周彭澤詩

此詩其傳則清獻公所作彭澤君之誌非畧也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一日海陵旅次嵩山晁説之題

題蕭詢筆

海陵蕭詢少年能識毫作筆輒嘆曰小藝自有微妙處我自不能到其處耳世豈無其人哉乃遊宣州見諸葛言潤州見陶頴常州見許遇而蘇州仲瑾俞俊杭州李正方秀州沈明和州柳載皆身事其人心其法以諸家之善一日歸鄉中旁郡邑舊有名者往往忌之而不敢疾也詢既有以動其本色人則彼食鱠者闕

謹案卷十七第四頁後六行不二德原本缺此三字據下文補

第十二頁前五行伺察外事原本外上行內字據宋史富弼傳刪

第三十頁後七行煖於許家父原本脫父字今增

卷十八第一頁前七行得古簡編科斗文字原本脫斗字據經義考所引本篇增

第一頁前八行別有陰陽説原本脫別字據經義考所引本篇增

第二頁前三行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原本脫之下二字據經義考所引本篇增

第四頁後五行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原本脫此九字據京房易傳及經義考所引本篇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六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九 宋 晁以道 撰

傳

揚雄別傳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周幽王封宣王子尚父于揚號曰揚侯其後并于晉河東揚侯子孫遂以揚為氏雄本晉之揚自其五世祖季徙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遊顧好尚辭賦宗司馬相如嘗慕屈原之為人乃作反離騷以弔之又以為君子道消小人得志遂乃自投閣下幾死既而曰吾賦乃象也象則必傳後人以為投江湖者過矣又作太玄經以為準天地人三方三部九州九贊七十二家四時五行六甲六律五音八風十母十二子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法度之象又作法言以為經之流也又作訓纂篇以為小學之訓故也又作方言以為輶軒之使者採異代方俗之語也又作蒼頡訓纂以為蒼頡之訓故也又作州箴以為虞箴之義也又作酒箴以為矇誦之法也又作逐貧賦以為詩人之意也又作解嘲解難以為客主之意也又作連珠以為古詩之流也又作畢補以為補過拾闕也又作元后誄以為哀死事生也又作趙充國頌以為銘勳紀事也又作劇秦美新以為諷也雄之自序如此

雄口吃不劇談而好沉思默識清靜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譽不治產業以厚生利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祖以來傳業而已足以自守乏者或贍之雄不以為非也家素貧好酒人或載酒肴從雄學奇字劉歆亦嘗從雄學雄以為非聖人之法言非仁義之道不出於口非先王之法服不入於門非禮義之事不關於心是以恬於勢利不汲汲於進趨當成哀之間而以清靜自守時人皆以為笑雄亦不以為恥也

雄本晉之揚自其五世祖季徙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遊顧好尚辭賦宗司馬相如嘗慕屈原之為人乃作反離騷以弔之又以為君子道消小人得志遂乃自投閣下幾死既而曰吾賦乃象也象則必傳後人以為投江湖者過矣又作太玄經以為準天地人三方三部九州九贊七十二家四時五行六甲六律五音八風十母十二子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法度之象又作法言以為經之流也又作訓纂篇以為小學之訓故也又作方言以為輶軒之使者採異代方俗之語也又作蒼頡訓纂以為蒼頡之訓故也又作州箴以為虞箴之義也又作酒箴以為矇誦之法也又作逐貧賦以為詩人之意也又作解嘲解難以為客主之意也又作連珠以為古詩之流也又作畢補以為補過拾闕也又作元后誄以為哀死事生也又作趙充國頌以為銘勳紀事也又作劇秦美新以為諷也雄之自序如此

雄口吃不劇談而好沉思默識清靜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譽不治產業以厚生利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祖以來傳業而已足以自守乏者或贍之雄不以為非也家素貧好酒人或載酒肴從雄學奇字劉歆亦嘗從雄學雄以為非聖人之法言非仁義之道不出於口非先王之法服不入於門非禮義之事不關於心是以恬於勢利不汲汲於進趨當成哀之間而以清靜自守時人皆以為笑雄亦不以為恥也

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待詔永明之庭時永始四年也雄年四十矣帝方以正月郊祠甘泉詔雄賦甚遽雄倉猝應詔其賦極瓌瑋書盡諷諫之義及三月帝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以祀后土雄又作河東賦以帝好廣宮室又作甘泉賦以諷戒帝多玩書善雄賦頌出入遊獵雄必從十二月帝縱胡人羽獵雄因作羽獵賦雄既待詔歲餘給事黃門為郎後一歲帝又命雄作綉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帝得之喜甚當時之語曰玩子雲之篇章樂於居千石之官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詔雄即未央宮充國圖畫為頌綏和元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復作長楊賦上之比以諷帝雄為郎時自奏少不得學而好沈博絶麗之文顧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庶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時京師班嗣者右曹中郎將游之子顯名當世游嘗賜秘書之副而嗣為人好賢從雄遊

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晏為樂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道絶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岩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

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茅茨不剪匪凋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瑶臺瓊室華屋崇高沵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

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人皆媚之以貴富雄獨安于郎署而大覃思渾天或者信盖天之學詆渾天雄乃發八難難盖天以通渾天云日東行循黄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盖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行何也以盖圖視天河處斗而東入狼狐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天至高地至卑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縱人

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視盖轑與車輻間近杠轂密益遠益疎今北斗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轑輻以星度闕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闕密何也時獨桓譚信雄學雄與譚嘗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盖天以天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渾

為天之真形於是可知雄按渾天著書曰大玄曰玄也
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
雄曰其事則述而書則作或曰玄何為雄曰為仁義或
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雄曰勿雜而已矣雄於玄用思
甚苦嘗夢吐白鳳集玄上久之而滅或曰無為自苦故
難傳當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獨于玄弗好也
雄知時人所好在彼不在此乃作太玄賦曰觀大易之
損益兮覽老子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

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聖人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灾兮
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
而輙息兮火猶熾而速滅且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
所極奚貪婪于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
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合肥而見焫翠羽
孅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
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
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于中谷納

傿祿于江淮兮揖松喬于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
水以濯足朝發軔于流沙兮夕翺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
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
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
羨門與儷遊兮永周覽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
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卦罔羅
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

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蹟屬婁何足
稱兮譬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于是執太玄兮蕩然肆
志不拘攣兮獨鉅鹿侯芭受玄于雄為玄章句桓譚亦
好之然不若好雄賦之甚也譚嘗問雄曰何以能賦雄
曰能讀千賦則善初雄因成帝嗜酒作酒箴以諷帝曰
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
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徽一旦惠礙為寬所轠身
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

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時杜陵陳遵放縱于酒見雄賦大喜謂所友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故其因人問賦可以諷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又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蓋其晚年立言明教絶意于賦不復為矣因時人問答著法言十三篇明帝王之道而廣大幽微備矣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時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流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諸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帝以為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亂之禍書奏天子感悟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視朝廷綱紀紊亂知言之不行而不言然獨見攙會之決弗得弗言也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字于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以續倉頡又易倉頡字之重複者凡八十九章雄善書在西京時以書稱著蓋寡前有司馬相如張敞嚴延年後則史游孔光劉向雄及陳遵雄久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于槧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方言者蓋爾雅之流也時茂陵郭威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雄雄曰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來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傳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

揚雄別傳下

劉歆聞雄作方言移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遒人使者八月巡路寀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欲事郝隆寀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不暇何皇更創屬閒子雲獨採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鋭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縕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謡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歷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陰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際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寀人奉手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遒人使者八月巡路寀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欲事郝隆寀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不暇何皇更創屬閒子雲獨採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鋭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縕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謡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歷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陰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際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寀人奉手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遒人使者八月巡路寀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欲事郝隆寀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不暇何皇更創屬閒子雲獨採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鋭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縕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謡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歷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陰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際散之不疑故至於

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容有愛雄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試崇而就之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唯執事者圖之長監于規綉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時歆為王莽國師威權可畏而雄之辭如此蓋明其心不與歆也然當其時士皆言符命勸莽代漢唯恐其晚前後封侯者百數其不附麗者莽輒殺之雄為朝廷聞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莽既僭乃奏劇秦美新一篇劇秦之慘酷而美諸新待新猶秦耳甚莽方自聖而弗寤也先是建國五年元后崩莽詔雄作誄有曰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倚特以耆老久次為中散大夫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大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

令等箴及荊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先是雄在蜀時嘗著蜀王本記蜀都賦以極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實又嘗錄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嚴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辟疆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君平相見欲屈以為從事卒不敢言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雄同郡里中田儀與雄幼稚交後雄舉之于朝久為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時舉儀者皆慷慨低眉以自恐恨劉歆亦為雄云云雄曰儀舉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德堯舜猶病雄何慚焉議者終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儀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孫也為郎校書七年官不益或譏以不恤進取獨雄與善山陰陳嚣有義行名未振雄上書薦之於是聲名粲然傳世矣仕至太中

大夫潞水伶玄好學知音律善屬文然無所矜式雄獨知其才而病其學之不適正而知之而弗好也蓋雄之好惡不苟如此及于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賈錢千萬願載名于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甘露元年戊寅鷄鳴雄生天鳳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上侯芭桓譚共為治喪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子來會送甚盛譚為斂賻起祠置塋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與譚守墳如子禮雄有子曰童烏九歲與玄文先雄卒雄亡二男竭力歸葬于蜀雄由是益貧及雄卒不能歸葬而妻子孑還自長安

嵩山晁說之曰揚子傳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其行事甚大昭著無遺而有不見于本傳者得之于諸子書傳記因次第之為別傳焉有與本傳異同甚者疏之雄為郎不願受奉以視無仕進心幼子卒而必經紀反葬于蜀以視不終長安故守一官而閱三世不遷觀其人豈詣行在獻賦者而本傳言奏甘泉等賦蜀人楊莊誦雄文于成帝帝因徵雄待詔而肯為王音門下吏耶至於投閣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辨之者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

受業於書則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寔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隠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卽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童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必過人甚幸其負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

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吳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署判官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寔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嵩隠晁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魯其為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為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他日史官採擇

河南邰伯温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

墓表

嵩隱長子墓表

嵩山晁説之長子公壽字平子大觀元年丁亥疾病中改名公艾生于昭德故廬時元豐八年乙丑少敦庞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楊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博古者驗之猶信雖幼善用硬黃影搨古法書予因見澗上陳叔易寫科斗古文頗留心願學顧非宜教童子者則乃輒自能為文外作五字詩往往有合處時學李賀歌行亦不凡嵩讀禮記嚴于陸氏音其義説制度根柢鄭氏孔氏不苟異妄從蓋其志不規于舉子事業也間則泛觀務博庶幾可與學士大夫語言予知其所能者如是而止也逮其既卒余親為料理其書篋見其簡牘之志甚大有數巨編正書細密是謂資治通鑑鈔蓋其中夜燈下之功予悲怛於是增甚久不能忘也其卒在陝州芮城年二十有三丁亥六月丁巳也是年之春暴得嗽疾恐貽父母憂强忍不以言既不能離枕席父母始往問所苦必曰今日少損亦未嘗不巾櫛也一日私語其妻子曰我死矣謂父母何至死不復他言方其未病時予偶與論近世人物白首而不遺者或咎諸人彼天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微之光道渙之繪道王文正家愷予顧原武小邢廬山劉和仲皆奇才也吾兒輒愀然不懌曰是數人者何恨往往見稱于東坡諸公余當時不知其語不祥也今復忍追恨哉母盛氏自芮城歸其柩于東里祖塋政和四年甲午四月乙卯葬于祖塋東第二域之甲穴妻賈氏女三歲曰鍊師男方生六月名子健

邢惇夫墓表

邢惇夫名居寔生數歲以奇童稱逮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至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為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於數年之後者惇夫身幹如尋常男子而廣顙大口眸子炯然精神虹舒霞舉也韓少師見其童兒時異之許妻以孫女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宦于京師惇夫游二公之門二公待之常若不足一日侍孫公談春秋是孫公之所名家者引類及南史人物又入於北史惇夫種節調理無少前却疑似之語是時孫公鬢鬚皓白為秘書少監與惇夫相對若翁孫然既而黃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德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晁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於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已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材辯而師友日盛悉為惇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為之喜怒激昂有出於老成人

憂思之外者每嘆曰當茲日也安得司馬公常存呂公無恙後來者其謂誰耶惇夫雖年少而知國家尚少則難處乎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惇夫大抵於人不苟隨必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雖於其大人則亦唯義之從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於垂絕之際無他唯曰乞黃魯直狀兒平昔以累孫莘老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為序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尤其志非肯為賀者雖然豈敢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江夏謝景回師復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霣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曰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為固未足也不然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吾兄賢孫黃俱不果成惇夫之所志惇夫忘年也一時政事于墓則歸之嵩山晁說之又已累年說之追念平昔與

惇夫議論千百今不記一二徒可想像於心目間而書牘唱和詩亦無復少有存焉者蓋自飄流二十年之久也如復因循不如其二弟之所請則他日使惇夫之所傳彌不著著余之罪也以余之文淺弱使攬之者重有恨於前日三公則予於惇夫亦未為無助也余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敞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為斯文也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難事也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辭賦於諸兄間日一再

參之事點也非魯元之事參也移此其忠顧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壽者余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源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淵年二十有九頹然陋巷之中有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顏子哉其次則又二人揚雄之子九歲而存則玄當著明無待於侯芭魏武之子蒼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於殺荀文若輩矣則惇夫之壽夭所繫可勝言耶東坡貶英州道符離子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文士於邢氏何有韓女先亡惇遂未及娶惇夫有文集若干卷名曰呻吟集墓在大騩山前祖塋之旁母趙氏宣和四年壬寅七月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事晁說之撰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晁氏東眷舒州郎中元配公孫氏第三子其字次膺生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難事也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辭賦於諸兄間日一再作而立就京師秋賦而時方以理財為新政主文劉貢父李公擇王忠賦皆與丞相論不同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公選甚高禮部不奏名既而廢詩賦用新經義公曰人各有才智而喜異也是不待一再作者主王氏詩猶雜以毛公詩登熙寧六年進士科注單州城武縣主簿時初遣察訪使出按郡國不法遠邇震恐其使京東者少年新進未更仕任特恃其兄參知政事與丞相方睦劾一路有幾人可免不坐是人方仰公氣象而不得

不聽其言於是京東有寬政莫知其自公出而人被賜矣以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縣濱河公與衆樂遊而獨色憂曰何不決今年則明年乃舒以調度民知無征而不知其有儲也後有小吳之役一道遠適病矣而平恩之民因以嘆公神明之政德之今不忘也代還格礙不得改官以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民相慶曰平恩之父母也肯獨不以吾屬為莘人之子乎公於莘得上下之欣喜而譽益遠在平恩時上位居官如故而待公猶故舊朋友也置不舉屬吏禮數而轉運使李楚老猶不平陰以怒提舉保甲秋諮按刺公以保甲法時保甲法密秋茶也孰非保甲法之罪人哉前日以公為才而肅給異功狀者為今私不奉法而於時政有向背矣獄具除仕籍居楚州大赦居兗州漸以還濟州公裕然不以欣戚於去來曰舌不在不得自致其身也耶公初於濟貧甚何心於吾富哉人術甚疎而殆天有以富之也乃知天命佑之而行者君子也公於是居閑將十年猶一日也視一世之進退窮達須臾歌笑慶慶塗上多平生故人曰孰能為我往謝之嗟夫公能貧而富窮以達使用其才於朝宜何如哉元祐初有理訴所公亦未忍自棄於茲時也彼在位者乃不得特恩洗滌公必欲以散官論如常法公去弗顧曰知命乃為君子邪議者謂元豐多失士而元祐之失士亦不少也其在公時不仁者顧豈不有一哉一林之木異質先伐之材風雨既先摧之孰肯出力以培之此君子之困幽

谷所以不覿三年也或終身幽谷而與株木處矣雖然使公之官於朝也亦幾何時留哉識者謂使朝廷之棄公不若公初自郡國棄之也聞者悲之公閑居何以發揮其伊鬱侘傺之感者自念離騷之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忘之也其後以宮商為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以故公於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寖遠上達於六宮會新作大晟府起黃鍾於上躬之中指葉塞古今諸儒異同之論坐取三代以來鍾鼓磬鎛鐃

之屬毀而碎之視不復用昭陵留心躬以封緘之品度亦不可存矣師臣末為此媚上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知其不可起而仕者必為我出也公乃被迅名入大晟府奉旨作為一時瑞物之辭乃還公永事郎大晟府按協聲律咸曰徽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之初失師臣之微矣是行也不知公者謂公喜矣知公者為公耻之嗚呼前謂公仕於朝而達也亦能久而待其才之輸乎彼李固杜喬輩於漢祚三絶人君殘昏失道之時能為其次而不能為其上五王出周后反唐帝斂

天下之情而闕日身之敏矣然能勇決於臨事而遲疑於來事二者相望於千歲而不保其躬卒貽後世紛紜之大患則一也公有以當斯任也必見功烈之出非常而不終日矣其他脂韋之厚薄尚敢為公陳哉有以樂府辭為公稱者重可悲乎公政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昭德外第實至京之踰月也娶梁氏男三人

益之觀之同之女三人壻曰滕伯奇翟光弼馬承休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魚山世墓之次後十有三年說之避地海陵乃得論次表公之墓如上建炎二年戊申九月甲申從姪具官說之撰

宋任城晁公墓表

公諱仲詢字芻民本澶州清豐之晁至公七遷而為任城之晁魯祖諱佺贈太師中書令祖諱遘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諱宗愿真州軍事推官母黄氏以年特恩封壽光縣太君公生而異犀兒出言甚大自謂必

能有成者年十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黄魯直知縣事一見公奇之其初見暨別皆有詩而唱和於其中間者則多矣有云歎君豪甚倚天劍又云見君有家風懷抱如氷清特其存而不泯者云耳今其孚芻民者魯直序而命之也越明年去親側遊太學羣賢四方之士試而為第二人其居太學者十年單棲猶遠方後門寒士常態其初欲為太學之行也於故人所贈金不得辭則

席其床下而去凡五試禮部不奏名退歸任城事親而樂焉嗟乎任城可居而公無銖兩以居之也公自為言曰士之孝則吾豈敢若因天地之道則謹吾之身而節時之用以修吾親之甘旨者庶人之孝也吾何敢不勉由是公有富之名而燕四方賓客不間於三日也勤施遠近之遊子必顧彼之意而不顧室中有無也禮文儀物行於宗族者隨歲時寒暑酒炙行焉率以為親庭之樂也故時大家之風亦於是乎可見矣人益以富稱公而公富之逮公貸錢以奉壽光之葬并舉族人之旅殯十數於是人始嘆公之德宇難窺也蓋公風儀凝重不妄言笑一喜怒猶儼若也大抵非累世積善之家不生絶俗積德之子恭惟中令生唐末天祐長於中國亂亡之際歷五代百戰之煙塵而能保其上世之詩書不改其馮掖之舊若仕則吾不能彼親舊必以聘我則從之亦不能久我也實生三子其誠孝直方一德猶一人也特其仲子文元公達而顯於朝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達則在鄉黨郡國為顯人也惟我三祖同德而同慶後之子孫亦均被其澤公祖尚書公不忘文元公之典型尚文莊公之珪璋使公壽而仕必克顯矣視其晚暮以年格僅釋褐不亦傷乎說之不肖窺以謂夫子特與魯子論孝之後羣弟子乃起而各有問焉不然羣弟子之舊聞夫子有語於曾子者亦春秋之常事也孰知孝德之辨深矣哉惟神明其意默不待問者曾子之孝也意已至而德未安必待問焉者羣弟子之孝也恭惟公之德備矣特歸之於孝而得曾子之孝者也公勤於壽光之封乃以鄉里小兒之所欲而謹欲之不知於吾親吾學果何如也殆類彩衣仆而兒啼者乎因壽光之封而論晁氏之積善豈不本原之哉乃遠不自於中令以基之侍郎文元公尚書以崇之文莊公以大之則曷以知公德之所植哉松生古澗千尋之底而不試自與清風特其仲子文元公達而顯於朝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期也辛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年五十九葬濟州任城縣諫議鄉魚山實其十一月丙寅娶鄭氏男三人端規

端矩端準女八人壻曰迪功郎東道總管司幹辦公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龐遜孺登仕郎閻丘公肅進士閻丘公禧進士閻丘公達三早逝孫男三人宗之勝之曦之孫女一人公之三子聞母夫人訓曰尚德而傳可久者文也時無其選猥命說之表公之墓固不敢言文而亦知歎曰公如得以卿大夫之孝輔本朝以孝治為家法之隆上尊吾君宗廟之榮下永百姓父子之慶則其在晁氏者可忘言矣又何敢辭提舉杭州洞霄宮說之謹述

墓誌銘

江子和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漢遼陽侯德為陳留圉城人祖諱休復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考諱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遊太學為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嘆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慙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講學焉子和於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遊聞人毫髮之善汲汲稱道惟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流為然子和學詩律於黃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為尤謹二公俱以子和為賢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並善其家法也方舉世不為春秋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為人子和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間子和之志行遠矣哉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弟必欲與已同善然諾謹於僕妾不侮乎童稚終日在閨室無惰容如天使而壽且仕宦得時為祭酒為御史大夫勸講金華則優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疾不起娶王氏能為子和躬勞苦先子和卒再娶張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哀子和之遺稾為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魯

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魯以崇寧五年五月十五日從葬于陽夏先塋之次崔六合為行狀黃州潘邠老欲銘之而邠老卒宛丘張文潛又欲為銘會文潛病不果說之亡弟微之光道與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兄弟間乃為之銘曰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

天何為哉嘻善士植植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極能厥世或如好之聊嬉戲彼頑兇狠天亦畏一既生之莫敢斃又且富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所遺漢轅陽侯百世嗣齊安江使君諱懋相之繼室曰壽昌縣君實墨莊劉氏也皇考司封員外郎諱敞司封之從父兄翰林侍讀學士作春秋劉氏傳者當時以字稱之曰劉原甫江隣幾至今聞之者凜然有生氣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為江隣幾舍人之子婦其耳目聞見孰非名教禮度事加之夫人天資靜密醇素真如夫人上世所稱古列女也哉然夫人猶恨歸江氏時舍人捐館已久曾不及一日之養每遇荐新享歲事則未嘗不感惻加敬折旋於饗燭户牖間自移其事生之意以為禮文也有故老能談舍人及永嘉郡夫人舊事細及起居狀則夫人謹事其語以之輔佐使君教諸子曰是江氏家法也願共守之不懈使君罷官青龍邑民獻果裹籍黃金以使君命納舟中夫人視之驚曰此何物頃使君來詰其故乃更數政不得直之冤訟來謝耳遽并斥之使君卒齊安吏民合賻甚厚夫人涕泣曰豈徒吾心有不可耶將不恥使君平生之操歟吏民相與歎息徘徊莫得其涯而前夫人自少衣褕翟珥不肯華侈逐時好其言動若有尺寸可繩墨不忒朝夕平居一室斂足正坐終日更袢凝然如對嚴賓而陰議論皂白一時士大夫暑儀容亦甚整如對嚴賓而陰議論皂白一時士大夫毅如也自使君卒其家事則或不專焉必諸子之待曰吾有子賢夫人實能器其子而責之甚遠蓋夫人之識度然也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

屈於有司者二十年嘗為余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遂優游於園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夫人年六十有九崇寧五年四月戊子以疾卒五月戊申祔陽夏先塋使君之墓速葬亦夫人平昔之志也男三人長端禮早卒次即端友端本女三人亦皆令淑宜其夫家既葬端友哭曰吾母曾參范滂之母也人或言我非夫人之子我不知我與季有異同於吾母也既而得其所生陳於京師且言兒生甫三歲媪去江氏今三十年矣端友於是哭益哀殆不勝喪求其宜銘者說之大父金紫與舍人同館相善實爽世之好乃為之銘曰

周道既衰闕睢思古漢至更生乃傳列女寧自知其後世真有顯家之媛如當時之所序墨莊之榮耶園城之興耶是實儀範海內為婦為母顧惟祔我賢使君越百有千年不得而稱之曰江母之墓

宋故朝請大夫管句舒州靈仙觀騎都尉段公墓誌銘

公諱與言字彥昌始段氏得姓自段干木之後徙武威為武威之段世以忠武有聞人漢金城太守會宗太尉秀實其遺風又特高矣唐禮部郎中蘇州刺史同泰始為滎陽中牟人公之先晉天福中自渾河川內徙為汴人公皇考光祿卿贈太尉聿葬公皇祖三班借職閬州監押贈監門大將軍重進于鄭又復始為鄭人公從光

祿任為太廟齋郎調嘉州龍游縣尉終更就辟尉犍為遷成州軍事推官再佐文州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氏縣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有勳官監延安府折博務轉奉議郎勳亦一轉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通判邠州軍州事又倅耀州餘年自謂不任事乞閑得管句舒州靈仙觀凡以賞官五轉至朝散大夫勳三轉至騎都尉大觀三年三月乙巳暴得疾卒于鄭年七十歲公為人質愿廉毅非有意於寡言慎行而天資不以利欲自遷而

然倏倏輓輓終日若無所與於人間者人於公始以難親而忌之卒服其常而畏且譽之公既以是有家而其居鄉黨從宦涖政無險夷率一軌轍而未嘗軒輊也犍為有沐川蠻酋欲以譯官失職為亂遠近驚駭公曰何害匹馬走溪洞喻之曰譯官一日信有罪矣其如朝廷百年恩德何蠻酋相率感慟而去公即丁內艱嘉人念公貧無以遠歸率賻甚厚公謝之再三曰非孝子待死之志也卒不受一錢公在成州時元豐間有靈武之役使者委公掌兩川金幣于鳳翔以佐軍實有司以朱墨無前比環視不知所出公獨閑暇先會其大數若干而前期枚處以待之彼執券劑譁然聲軍法來者乃拱手有德色而去猗氏之政尚嚴而終不失古良吏之風常以謂政事莫先於務農躬視種植之法及公受代而田野桑榆滿矣人稱之曰段公林邠若耀皆環慶之衝西陲勁兵襟帶也公謹其倉庾而仁之進築木瓜堡無一人亡者公平居敝衣糲食無所嗜好每覩光祿翰墨遺

簡則有綵衣兒啼之色若其親之存者此則反乎古人不讀其父手澤之說而同歸於孝也公娶王氏初封仁和縣君再贈長興縣君先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三人宏假將仕郎宋三班奉職環慶路第八隊將安尚幼三女長適承議郎通判揚州軍州事喻齊次適奉議郎知開封府咸平縣陳天錫次適假將仕郎張褒孫男五人女四人皆幼宏等卜以六月甲申葬公于鄭州管城縣懷忠鄉青店里先塋之次褒實說之自出也狀公平生來

乞銘銘曰

有猗其枝有清其陰誰其思矣段公之林寧獨猗氏所庳謳吟問何致然前修是欽段氏世家誠信不疑輕兵深入定小昆彌老聾持馬撫邠亂師公之為政敢不肖之鄭實故里鳩杖歸來謂宜百齡忽其逝哉兆宅是安嵩隗崔嵬篆此銘章究彼孔哀

王立之墓誌銘

士而憂心苦思矯矯然不勝朝夕之憤而初不為其身

之私者古多有之顧今豈亦乏人哉晉國王子野質為人清苦純淡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善人君子尊否為已休戚以故其仕屢斥抱羸病而卒河南尹子漸剛毅之士也或有不當其意者子漸嘆息憂悲發憤謂生可厭而死可樂往往哀歌泣下無幾何而卒今城南王立之直方非有慕於此二人而性義實似之也立之仕官視二人不及遠甚不足為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十五歲而立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為二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丈人行遊其聞見日博而日勵欲自置于聞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稱譽立之者立之於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立之雖有

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已卒于京師立之賻弔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風痺病踰二年而家事日零落賓客來相問訊者幾希嗚呼可不惜哉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則其拳拳慕義樂善獨隘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立之高祖諱顧祖諱仁皆國史有傳魯祖諱希逸故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司空父諱棫故任供備庫副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娶定安郡王宗絳女遂昌縣君再娶

宋莒公之孫女二子曰恂曰穀女四人長適諸王孫士德孫女一人立之大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月甲午祔二夫人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進節村先塋之次立之病卧久說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慷慨忠憤不少憊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銘曰

蹈滄海深山蹇產苦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風容與入顯榮疑若可豐以入時好者碩人曰何物能易吾之素耶乃率是志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諸子易以立諸女相與雞鳴而起曰可不勉哉吾母如何吾曹當如何大觀二年二月甲午卒於子長安官舍年六十有九或曰碩人晚學佛疾病時顧左右曰吾觀華嚴經前日至第十八卷若其為我終之語竟而卒是則搢紳先生難言也男四人方彥瑜磁州滏陽縣主簿先碩人十九年卒孚彥朝奉郎惇彥承議郎碩人卒後八年相繼而卒欽彥奉議郎句當在京諸司粮料院女四人壻曰承議郎監在京左藏庫李穰奉議郎韓琥朝請郎

權發遣興化軍府王傑朝請郎晁詠之孫男五人曰假將仕郎曷假承務郎旻登仕郎是早皆將仕郎孫女一人欽彥卜政和七年十月甲子自開封侍中之墓改葬于鄭州新鄭縣旌賢鄉禮也太碩人政和四年追封也初以元豐四年封德安縣君云銘曰

春葩方榮以傲風雨有實必異碩人為女既其有行蘋蘩夙莫不修其貞碩人為婦吾兒詩書吾女管縷吾髮皓然碩人為母生名房闥死傳區宇新阡彌吉吾銘敢侮

承議郎陸公墓誌銘

君諱惇彥字德充吳人自其祖徙開封魯祖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工部尚書諱若冲祖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諱詵父朝請郎充寶文閣侍制贈正奉大夫諱師閔母碩人范氏德充生而沈厚寡笑言元豐中侍制使蜀德充尚幼也閉門謝諸少年讀書至達旦非母夫人為之撤燭則不止長遊太學猶在蜀時獨處也

以王氏詩再試禮部紹聖元年乃以辭賦中第調懷州武陟縣主簿侍郎帥秦遂管句書寫經略安撫使機宜文字隨府罷調京兆府藍田縣主簿侍郎帥雍改鳳翔府鹽屋縣主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澶州濮陽縣丞辟監解州解縣鹽池兼知縣事未赴丁外艱除喪為從事郎辟陝西路轉運司句當公事累遷承直郎丁內艱除喪遷奉議郎為潁昌府司兵曹事未赴除監在京作坊物料庫遷承議郎政和五年六月戊申以疾卒年四十有七德充居喪類子羔官非其所宜尚何可為德充道者方德充無恙時自所鄙而不有之矣在陝西有三中貴人競興功利誠云博矣人不自重皆以必進滿意金帛爵秩德充迺獨惴不敢前部使者怒之檄辦積石軍須德充即日上道羣秦隴岐鳳階成之民與共辛苦委曲利害以告之民始悟前日之非是相率以力期會欣然見之者曰自軍行來未之或有也德充形儀不適時好以謂必多不如律令其繩墨不遺纖芥卒德之異於

他人嗟夫德充而少施設宜如何哉娶榮氏安武軍節度推官存道之女榮卒時德充年甫四十而蕭然獨擅一室目未嘗留色以至終身雖深山習道之士不是過也男一人旦從祖任將仕郎秀穎可喜識者交譽之曰德充必有是子也德充卒未踰年旦亦卒年二十二歲

銘曰

山鬼降兮鱐飯何所施兮瑚璉紛羣巫兮雞卜彼河圖兮自遠吾敢忝兮厥祖不我壽兮璉武吾何恨兮有子又誰奪兮弗與可使絕兮不世何可毀兮大器彼斯世兮壽夭億萬年兮誰嗣吾自得兮本末又何有兮窮達嵩隄望兮新阡鬱吾銘兮不沒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碩人范氏墓誌銘

文正范公有子三人重望在巖廊威聲在疆場大夫學士因得以窺文正公之鋒穎棣棣然如文正公之生不沒也或以實德經濟或以雅量素儀或以鴻才光輝公

有季女或瞻於兄弟間豈不是似也哉其年十有六既孤之五年也嫁康節張公之季子諱琬元祐間以承議郎知楚州捐館時家故貧夫人晚乃有田幾百頃夫人幼女嫁宋景文諸孫頤年者同邑居未嘗私以一錢非儉也而卒莫能躅其所以富之術每遇事倉卒酬酢閒暇有餘地不其才似耶夫人三子威戩成先後卒於官夫人臨喪豈不及禮而哭之不過乎情晚在內寢哭宋氏女亦知制他事尚何能摧之者威卒江外歸帆一日

風浪不沒者寸許夫人中自若慰其衆人曰吾父吾舅陰德在人可恃無恐不其量似耶張氏内外百口畏夫人殆不敢平視戢之妻乃夫人之弟龍圖公之女也夫人不須臾假以色前是教其亡長女嫁韓忠憲諸孫璉者必極其内外家法而夫人終始自律其身平居不墮揥如齋德亦似哉文正公於姑蘇建范氏義莊聞天下夫人抱病久苦辛呻吟中思為張成義莊終不辱其先正也夫人則曰是楚州之志云其在嘉祐間康節公參

知政事夫人錫命服後以夫恩封壽光縣君繼以兄丞相恩特封和義郡君晚以例易碩人病不起於政和八年七月壬寅年七十有七服齊衰三年威之子稘與諸弟頴穜稑兼秬卜明年二月甲申祔楚州之墓求銘於嵩山晁説之固辭之不能銘曰

昔者范張雞黍之期者不遭時之君子言行之私也今之范張盟以忠義申之婚姻既纘既緒者遭時之君子風化之宜也為女為婦生而榮死而安後人之誦者餘化之施也

景迂生集卷十九

謹案第一頁後二行皐文思敏疾原本缺皐文二字據漢書揚雄傳及西京雜記補

第三頁前六行離俗獨處原本闕俗字據揚雄逐貧賦補

第四頁後三行長與汝居原本脫汝字據逐貧賦增

第七頁前四行茹芝英以禦餓兮原本餓訛肥據太玄賦改

第九頁前三行黃金十斤原本十上衍五字據漢書及前漢紀刪

第九頁前六行又易倉頡之重複者原本脫又字易倉頡四字據漢書藝文志增

第十頁前三行欲得其最目原本脫目字據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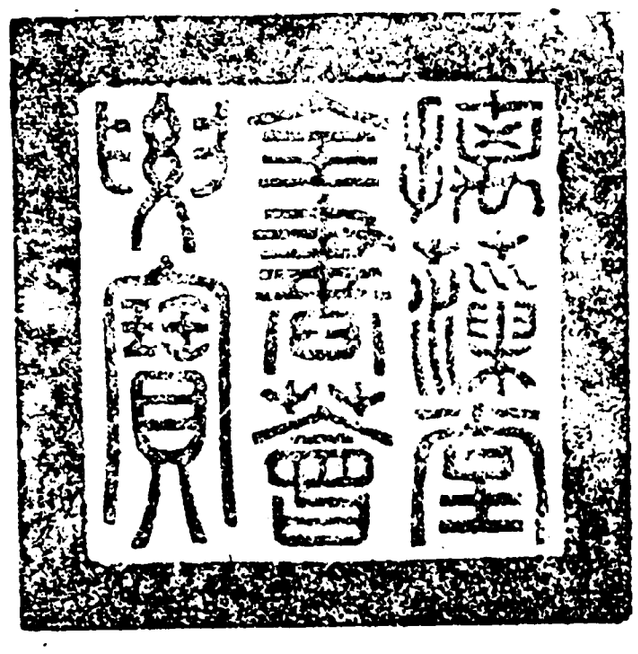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八行不能經年精銳以成書原本脫不字據劉歆書增

第十一頁後六行其不勞戎馬高車原本脫不字據揚雄答劉歆書增

第十三頁前七行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原本吏訛惠據荀悅前漢紀及華陽國志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有賣錢千萬原本脫此五字據論衡佚文篇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宜少貶以圖榮進原本脫圖字據宋史李之才傳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瀛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七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十　宋　晁以道　撰

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蕭吳公有子諦璵字彥琳其發強剛毅似其先正而溫崇卒不少施其問學蒙前人之光無待苦辛如異日而專儒術排釋氏異端不自名以故欲得公而書之者實難雖鄉里或終身莫之知鄉老非無在位得時者亦莫能挽之以進彼邊幅望譽之士忌焉而不往以一言

益闕

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吳璹難進者願相公禮之以為多士勸丞相遽問公氏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子也丞相異之曰是吾魏忠獻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其可不用乃擢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為賈侍郎怒於色公曰如其素所閑習亦何嫌卒辭之改丞光祿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祿軌度其儀雖貴近憚之有他丞相子為太官令勢出諸卿上羣媚謹謁公獨未嘗一與共飲食語言乃罷公丞事未幾丞相貶其子下吏治并及其前日得周旋者或不知公謂公可以辯其所以罷者公乃亟從吏部選得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薰灼一時衆目之曰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以自戲一見公之貌而疏再接其言以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彼禍人者獨不

肆螫毒於許人緊公陰賚之秩滿通判隰州轉運司檄隰之粟于極邊公不可曰隰人素貧幸無速斃之而旦夕他州之饋道隰之境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為公懼而公持益堅賴朝廷之惠特罷是役而他州之民孤上恩矣隰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隰之日闕三年公闕特契衆始知公前日不欲苟異撓衆今日能必行其志無德色調知郢州有蔡之富民李鑒者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屬郢鑒已逸其證人矣公曰勿遽錮鑒以購亡鑒使家人訴于朝提點刑獄失朝廷旨乃不直公公罷所居官久之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爾無能復濟漢水乞宮祠得提點亳州明道宮時就養於子浚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也七月已未公疾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大夫妻孔氏孔子四十五世孫中丞之孫侍郎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於此在矣子二人浚從任登貢士第科雷早卒女五人婿蘇雍晁貫之劉敏修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端

大中大中將仕郎公以靖之婦武早寡志節不肯改行特先任之賢之妻實予從弟之婦亦能正辭氣令人信其內外家法則公之為政闔門可觀歟前所謂卒不少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已亥八月甲申葬公于東阿先塋之次來請銘於說之說之念公實畏友也每因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為不少祭公之文亦不為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似乎子羔七十子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之善者莫之聞也公有文集十卷蓋有德者必有文也昔公之弟琮東坡先生嘗為作日喻衆遂喜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録於東坡何耶銘曰

魯禮未失周道豈衰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何似我文肅公訓不過庭自感於中有之似之不約而一苟不其然曷貴乎德豈非大有食貧不足言利則慚莫我能辱亦早于仕周旋四方彼弗我知于德于先楚丘年少

政力有餘初無學官匪我孰圖益治于穰歲稔督負曰將及賞則隳其數巢之蒲魚橫稅既免巢租合淝疆理亦辨刑辭而理豈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實難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狀不懼有思于人晚專城郢謂可少以既斥復還非公所止何去而之曰予白首窶而初仕始學南畝此志撓敗敢保而他公死不怨如勳業何世莫之安松檟于眠有子若孫我銘之傳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有天下重望忠於君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為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試而卒以孝聞有子瑨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監主簿年八歲矣稍長以恩句當西京崇福宮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上初親政策士對曰國家承平久宜慮未形之禍福既未形則非言之可示也願慎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主司忌之而喜其文乃第諸甲戌之中是時名璟字君表後改璟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廳公事丁父憂復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君子相賀曰吾時也公表用為正言司諫則可否則中秘書可兩宰相有違言卒以自禍也知人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通判保州作娛山亭以自處焉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為之記代還乞管句亳州明道宮滿始從吏部選得通判宿州授代復乞管句南京鴻慶宮滿復從吏部選通判鄧州嘗歎曰專城則弱不能顧貳能者亦可以少過矣乎待次久將行朝廷除通判鄧州者易公表頼昌府待次衆謂頼昌殆若韓氏之邑也前後治聲踵武為之甚易亦有甚難公表則人無以譽毀之授代乞提點杭州洞霄宮無幾何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師甫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時已築別第為清淨之所布裹事香火杜門特不廢賦詩閏五月甲子中夜命其子晃曰吾死求埋銘於晁以道其斂以僧衣棺空之制以僧律出韻語六非詩非銘非楷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詩誦戒

三稽首席右脅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晁亦卒弟琯以明年正月朔旦葬公表及晁于靈井世墓之次悉不敢忘遺令俾說之銘嗚呼韓氏一門內外弦韋數百而不同其於公表則一也尊者之禮或為公表降焉卑者師公表則人稱之曰興家之良也公表恭於所事至於勤力疲而不已禮在財捐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奉也薄食味甚於寒人上世之產辭之雖文房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地間孰為彼已也其於朋友則信矣然寡交遊不過海內數人恂恂然唯恐其為不善使不得友斯人若前日時與物並流而涇渭不雜也哀女子於門而同寒異温也要是簡而禮者也廣而儉者也柔而不犯者也能言而能不言不可親而不得以疎者也猶然於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也或親且舊從遊終身而莫能器之況近臣上疏所荐之言巖廊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舉之乎惜也逝矣余亦何言哉雖然甚乎其詩之類也珪璧含輝肆遠

之士則曰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不知本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而在其可泯不傳乎必有傍羅遠蒐以帙之者母江鄰幾舍人之女妻章丞相郇公之孫二女一既嫁而卒一尚幼章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有子公卿多欲女之公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視其女之才地謂公表必不我辭乃亦謝之曰方有獨往之願也不復納室且人生當玉帛自陳無用人幅之銘曰

周室不競孰共其守王曰韓氏爾其昌阜我家當天下畫一門八龍少師用未究有子有孫長孫是茂既滋育德不俾而壽舊章何觀廊廟何觀乃至不亡高出嵩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徽字德媛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宗也其祖宗度與承議之員外郎知涪州卒考通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知名于時登嘉祐進士第卒於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之母賈國子博士守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殿中丞守文之女皆大參之孫也賈氏自唐為相門風流人物特可觀而太孺人之英華容止出諸姑伯姊上幼往來陳氏家時文忠公之配邠國太夫人宋坐堂上見之歎曰人間有此好女子忍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愛也歸焉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姨氏私之而太

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道者十有九年承議有奇才駿識而仕不偶因免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羹布裘如儒門之子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子恬修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澗上穡事益荒蕪將有饑寒不給之累而內外怡悅益自適衍衍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為校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歸韓城遷汝州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人若初不知有出

入舒悚憂喜於其間也益凡夫若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婭不足以與也而太孺人志之也夫若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及惟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為辭章以著明道修練神明之徼與夫釋氏清淨寂照之妙則太孺人之自得也大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善顏魯公書如太孺人者至於不用筆墨袖中以刀出古今法書如重規疊矩不出入毫髮者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宜其壽考康寧將九十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平日寢處也當其問疾時汝之士人自郡守而來莫不有憂色不幸而哭之者亦悲盡哀既送葬車有謝之遠而不却者行道之人孰不歎息曰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是惟其子之賢其母之賢年八十有四越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祔承議之墓於新鄭先塋之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之

墓又為太孺人之銘銘曰

曩者种徵君志梁之脩母氏之賢也种母聞語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賦關雎之詩及閫宮之七章者為德門而歎息不待吾言之嬋媛也

宋故贈議郎陳公墓誌銘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役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在傍胡恢乃攜敖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敖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之遠而不却者行道之人孰不歎息曰是惟其母之賢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贾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邠國太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待邠國以異禮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弊上震悼之乃特錄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户叅軍尋罷去復司户戎州兼錄叅司法叅軍不以

門第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國朝自丞相賈公樞密副使吳公慶歷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起請申明若奏可本末寫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省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彌棟塵垢莫可觸壤鼠麋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為利況在戎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矣白郡守武侯曰無釜斤則失鑿枘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

之命下絶吏為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頒之以勘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鷙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之曰豺虎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蹇悦服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

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後太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慚焉自是韓公守朱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辨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殿最為已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賴之以省非他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苛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荊公用

以便羅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瞿然歎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改秩而舉用之格必虧其尚黽勉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禄為乃屏居陽翟澗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閒則往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内知名士也起處士令為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

思近思惟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婿曰文林郎吳偕張文定公諸孫彦之鞫待制之曾孫正彦孫男三人昌邦昌諤昌裔女二人長適邯鄲李榛一幼公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葬兩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見說之銘曰

銘後二十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而辱下僚兮勑令刺於私室而屈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澗濱藜藿與嵩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爍則吾之幽篆昭昭兮

東里張處道墓誌銘

公諱厚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胙城人徙鄭州新鄭曾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中妣魏福昌縣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禄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父諱越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光禄大中祥符間為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徙中奉之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為邑之甲族宅廬園林黍稌牲犧烝嘗有禮婚姻連大家實自公力田苦節也所謂田野躬耕者古人以為其在今人能言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多自賢有如公者襏襫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癉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厚羣從

其間晝夜未嘗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嗜學纖條悉理各謹家法不詭經苟異同如其服田疇而刓區澮別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實言行必顧未嘗失辭降色於人慷慨辯論常自申而不可屈寧失於介不失於同則又如其秋之穡也公以是自謂不仕則已仕必由文辭高第出中奉當任子則讓於仲弟孚而欣然如負釋也蓋公少為辭賦甚力讀揚雄之賦而如重遇之千載上雖嘗一黜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宮商捨辭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禮又安所錯哉公之為人不為時慆舒大槩如此性喜談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歷皇祐來聞誦聲沐膏澤幸已多矣即今日死無恨若輩恐不吾如也或偶里巷破律亂常之役則悲咤太息若躬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閭不出而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矣近不南阡者五年遠不北陌者十年而前年子弟之道死時公乃後葬車徒行北門之外哭奠之時公年已八十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其得之甚艱頗慎與人通書每簡編後識顏黃門借書之戒又畜金石刻亦富皆得自公幼年時無刓蠹可喜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彝鼎鬲之屬則深藏不出戶牖曰初為吾一已之奉耳烏能變人之顏色而博其嬉笑哉是則與吾傳正侍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為大勢力者取之去則復如顧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羽化云耳公行年將七十而綵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康寧食飲倍少年輩絕無疾病而為人脉藥起死則多矣其讀黃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不窺於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清吾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晁以道諾吾銘於諸墓矣說之惟公年七八歲時中

奉在延安龐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有立也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復為忠獻公所賞嗚呼二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而以布衣死也前日之田及公手植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園晚分二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於公郎娶馬氏供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濟延濟思濟公濟經濟今見子則伯與末季女七人歸郭固王貢李純彥戚開仲潘唐王錫孫愕今見女小王婦孫五人敏之徵之徽之燮之渙之女六人二歸周鑄李

暈公有詩及雜著二十卷嘗自號安常子安素居士越十月壬申葬縣之東里鄉潤色里世墓之次銘曰

仕不願田則力稼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馬在轅身不出談詭經憤以叱事破律愀欲泣氣兕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洧流萬隗植公不忘銘豈泐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聞之劉仲原父江隣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荀氏八龍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祚之年並時大顯者曰丞相康公門下少師公丞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耀天下其家事治於官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實難乎其婦也莊敏公長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惠公之孫祕閣校勘博古之女陳韓匹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之婦未雞鳴起堂上問起居無羔顧宗婦庶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勞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曰我與而蓋為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故宗族姻婭遠邇欣為夫人譽忝

以睦族無寧官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兒無與焉
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不言先丞相之志也夫
人生而淑靜未嘗一語出財賄間殆終身不見喜怒之
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雖
然齋戒夙夜則至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
令人以疾卒于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
十有四珉新第所以為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牀几
食飲藥煮之賴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奉郎新通判
鄭州琢文林郎廣濟軍師戶曹事琇迪功郎女六人適
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呂必強宣教郎李德充宣義郎環
州司錄事傳寔中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
林郎西京宗子博士岑又份孫男三人長昂女三人長
適迪功郎蘇籀珉前知葉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族曾
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恬道葉見市有祈禱往來者咸
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母我民之王母也令
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謂其既相其夫必有令子者

信也已珉等卜明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留臺公之
墓吉遠走人同谷求銘於嵩山晁說之顧舊好不得辭
銘曰

文惠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宦其子唯
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崇我銘諸壙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
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
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為兵部尚書任右丞務
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
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
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為嶺外之役
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
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
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
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叔則兒築之翁樵

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
乎先生者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
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為廣
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
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蚤夷獠
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瘴噬毒莫為之疾病雖有欲殺吾
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
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何如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

板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
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
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
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
為泯泯浮沉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
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
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
非士君子也哉叔黨以其屋呴嗽桴溟渤之純孝而一
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
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
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
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
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
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
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
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
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無他
成就闕

歎曰卿書當薦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場地矣調兗州龔丘縣主簿久不赴煩主客躬趣於岐路淚流馬鬣而去無幾何家人輩相與念之曰主簿龔丘安穩無恙否乎舉目則主簿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庭不供養而山邑之簿書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久之血淚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為軍司戶參軍代還監高郵軍稅主客有遺恩在吏部選而公之子實長諸孫公乃乞官其孤姪父執吳子友儔諸孤流落高郵二女貧無以嫁其與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達往來郵上不一省吳之家公隱勤為子若姪娶其二女公之還自高沙七年有酒徒暴貴廟堂上盛聲色供帳燕視得意公一席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進道如何避霜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社席疾病寧論霜雪愁鬼於吾先之以疾病則吾當勞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彼貴人者不悟公之意以公管句北京留司御史臺襲慶府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里閭豐儉樂甚宣和四年七月巳未疾終于正寢越日葬任城魚山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氏今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婿董桂李相如馬紹承呂德充公與說之同年生而先二月公之平生未許他

人知也嗟夫公有裕於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邦人聞榮辱每自嘆曰吾以祭則先滌濯以戰則先行陣以吾在言路則死在鼎鑊而不在嶺嶠尚何論吾於文字間耶聞者宜有以悲之說之饑寒飄零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時意氣耶謹於兄墓作銘于塋後之七年銘曰

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好行孰與吾同葬蔭世墓之松

宗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參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謂惠獻公若安簡公惠獻公之子安簡公之弟尚書駕部郎中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生女淑靜得內外奕世之美嫁譙國文肅盛公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邵武軍贈金紫光祿大夫諱遵甫金紫元配寶夫人之娣夫人以閨壺組紃之懿克麗於饋祝慈訓閫靡不宜之金紫捐館時夫人尚少家於舒州時夫人季父

孝孫彥孫女適朝議大夫前吏部郎中劉珵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傳瑮進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綬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肅公之孫也得以為夫人銘銘曰

噫嘻夫人煒矣其門淑女婦婦媵魯玄孫壽既娩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壠栢其植

塔銘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維迦葉其付菩薩則

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孰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于達摩達摩在梁武時始來東度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達摩壁觀人謂七年我知何日雖曰頓示有慚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則尚金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禪師九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者顗大師十有四日而證於是乎備六

度融萬法定而三止慧而三觀質其宗焉一言之曰性二言之曰法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專觀心經之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衆皆為法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寶傳唐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威縉雲傳東陽慧威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為達摩宗者二十年乃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滿傳廣修修傳物外外傳梁元琇琇傳周清竦竦傳有宋義寂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智圓是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禀生知之上性思義於童子之時其於天台之門猶諸荆溪于時斯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往往龍象重望未易柔服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同一言之辯勤乎十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苟合者如事理揔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稱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盡其傳廣

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最深乎性相審知佛法為境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衆潰以澄法智之海矣慧炬以緝廣智之明若其載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神智而賢忠者明智中立姓陳氏明州鄞人父榮母朱初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與羣兒戲兒輩怖之因使出家纔九歲授經不再讀嘉祐八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具足戒依延慶智廣智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析如此智廣卒遂師神智

甚力熙寧中神智開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者為延慶首座代神智講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者塔遂謁忠于温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忠曰行必紹法智之席子有私焉嘗夢摩利韋陁二天幸為位於延慶懺堂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果非特符忠之言實慰遠邇士衆之望二天位焉後衆道場咸取以為法元祐間高麗佑世僧統義天者聰明瑰偉之士初為嘉興源公而來纔際海岸見師升堂聞未嘗聞咨嗟失色且歎曰中國果有人焉既而義天接談辯者累夕傾其所學欲折其鋒竟不得毫髮主客楊次公多之為師作真讃以師為玉池蓮中之人蓋師每以浄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浄土彌陁來穢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矚於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為彌陁大象以臨池周之以十六觀寮池蓮皃雜天風翺翔觀士槁坐人音絶斷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不信固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郤之愈來

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役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為而有既二浙之所無則天下之所無唐文砌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勅號爾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強且曰待六十歲再來居隱學山棲真寺衆方從之卒業會僧職須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駕者五六出住寶雲寶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頹圮無一全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日降其三世之居今又興其四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哉先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紙後更百年內身菩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為遠殆絶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為之築庵像寶雲院凡四年亦無一日不講至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為作不思議境辯正又指五章之裂大綱曰寄果明因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網指歸釋疑太守俾令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

院辭之又請住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厲於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為盛政和四年甲午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異香吾意甚適乃召十六觀寮長懺人出曰吾今與汝輩訣別各默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異香我聞悉名其徒至曰各宜修進再相見於諸佛會中趺坐面西而逝越三日掩龕顏色如生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祖塔之東師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稟法弟子領徒傳道者百餘人其往

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中所謂歲懺者行於江浙盛於温明明之盛又在延慶師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歲復增盛其在歲懺外又擇其徒修法華懺者十年一日懺終禪觀中見大舟一衆欲乘之不可師獨以往來自是慧解一發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止觀淨名金光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之凛然其言平居殆不勝出口而講雄毅聳聽折心或退接於室中屈辯申談雲興泉湧不足為喻其與儒生言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子如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言之曰無乃其若是乎葢師於周孔老莊之書亦無不究觀翰墨詩章皆出人上其誦法華經平生以萬數諸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蛣蜣示迷裂網指歸釋疑不思議境辨正各一卷南岳止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諸文問荅門人授辭雜文義四種未就卷第師晚在延慶為衆置田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為無盡之供連年為供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焉得大果師

之所為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於音聲之餘呪誦之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灾者則又莫得而言矣師之高弟曰法中等以說之頃歲官遊四明庶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實走東里求說之為之碑義不得為辭伏念智者之為智也異哉龍藏之傳身而覯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外復著乎圓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楞嚴智者言之於隋其經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躅與是故其教東及於日本西返乎天

竺未之與亢也已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外之有韶國師者故自斥之當絕語言不知此方以何為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妄乃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尊其教者曰梁傳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極智者之教而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達摩法門義同賢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壽二禪師其密弘而取証者永嘉禪師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曰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意者曰華嚴觀師有公而異同而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唯是珪峯密弘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异兒戲以侮耆德唐諫議大夫杜正倫嘗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肅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李華為左溪言曰祇樹園内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柳子厚為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於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論于墻宇使觀者起信又為龍安禪師言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罔昏放乎淫荒吾將合馬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辯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顧于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得明智於四明視彼暗燈禪鬼定文字法師乘壞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為明智序禪教之本末而為之銘曰

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禍人以懼仁人以昌有來達摩壁觀而止傳失其序玲瓏之子前是龍樹五百年餘傳乎迦葉承乎文殊著論既大阿難所集我道已圓佛乘之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遂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法華三昧昔在靈山雨華同會荊溪四明先後有聲一念三千克一圓乘山外山衆孰如三智立公昭昭三德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絕滅絕其然胡然

穢土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涅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可載宴然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矧我所逢我不爾辯水洋於風盡神癘鬼咸知尊事雖曰盲俗豈不思致異香既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涕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敬修德

高郵月和尚塔銘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哉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其貴在宗廟郊祀者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耀衆未必能觀之況得而名之耶蓋四嶽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於天子而累朝耆德大臣暨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勝計耶惟是三公之外又有長蘆夫公則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高郵軍乾明禪院第十三代師曰寶月姓顏氏揚州天長縣人也母許氏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談勝如舍利佛母師有伏犀奇骨眸子炯炯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為僧受具戒謁夫人於北固山得與琅琊愿為友率愿同見四祖演東林總而師留侍演及總又至長蘆見秀公秀公時佛國曰為長蘆首座欲友師而不可得也師久悟楞伽宗通說通為一致永嘉真其人也益元公秀公自講而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講其視今之啞禪魔禪閻證禪為何如哉而師又特有異者以謂南方之講與吾之禪近則吾絕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曼異吾之禪庶幾深吾絕待之功也乃入洛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於是乎得師子奮迅入三昧矣庵居於高郵久之遂應其乾明之請師為人朴直深靜寡言一日高座上天雨曼陁羅花矣其後不問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世間有聲名事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今不求名不得名也師則湛湛慮絕沈沈名斷者矣其來四方之供新久廢

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凡十有四年猶少食頃爾弟子道洽者奇童也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特不保其生緣幾何年也無幾何洽卒師嘆曰吾亦何生政和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衆曰俟鐘聲而去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建塔城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道滋今住乾明洽之母兄也予去年冬避金人至高郵識滋滋來乞銘以予嘗名琅琊愿也不得辭為之銘曰

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者誰稽首能說者天人大尊師無謂我凡夫一念我見之北固山夫公曠劫有因緣今日所得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演亦語夫默摠湛然惟圓乃稱珠惟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金剛空不空與我互主伴我法寔如是世人莫我誕我與鐘聲同非常亦非斷

哀辭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為第一乃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櫝割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胷臆為新奇尚異坐誣古人其為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於是信民中益遂靜所植固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既可畏人也前年余賦明州舡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髮能者予益多之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予復歎曰斯人殆不可親踈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于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別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

予哭之哀不能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為予言信民生平內相且其命當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內相在昔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哀辭曰

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顛越以投息君子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兮亦謂予曰不然余之礪刃何施兮抱公輸之繩墨羌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弗窘速以相徉兮涉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顧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良不然若人何為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平昔南北兮曾不得與逍遥譬彼寶玉弗珍兮藏不襲而衢路之闕瞭瞜遇如兎礫兮雖埋滅亦奚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珍果誰能予之知兮尚曰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弟善厥躬後有人以興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祭文

祭鄒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說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譽方思畜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矧得申於黼席知所言之如何要自剛乎膽策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瘥方湛恩於里閈何疾病而易簀嗟無恙於投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蠚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達於人間猶齡松而蓋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惜惜鄉人當君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佽佛佽道身可贖而誰惜竟不驗於須臾徒垂淚於窀穸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畜於石中雨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侘傺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牘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服而歎曰高論之如櫛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

帝所之履舄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違其所適不然嵐虺之餘使君蠱而神癖嗚呼沈痛之何訴君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祭錢朝奉文

惟靈異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推美恥一日而憒憒當百役而嚴嚴黽勉尚方不悞鑄金之飾周旋外服悉多刻石之思位不稱才人誰知已覽白髮以自歎撫青箱

而言歸方就彩衣之娛遽告繐帷之變漢家典故悵能言而已空越絶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說之等偶緣末契得展初心愧錢郎之並遊忍屈原之獨吊率是衆戚以侑一觴尚饗

祭崔德符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官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畆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黄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逸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丁得闕今天子夢寐賢哲名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瞿然榻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却藥餌而稀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間茲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徬徨

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强使其緜惙俟死其行幸蒙恩賜覬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閒寵之龍閣視予貪賢待爾勿藥荷帝命以再生宜巫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於危時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于箕潁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卮

祭神文

祭麴神文

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麴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難多憂浩不必陳惶惶所困曷云今茲敬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貧門冬昌术尚慼不仍一有疾病四聲入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効力唯我麴王麴人五更凄露轆轤苦辛前期白麴亦未能闕二物既備

屏氣逡巡婦女不見雞犬不聞爐丸之丹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其臻輙復自憐廢厥三年每饑不飽此又胡然禹迹之中無片瓦椽我筆我墨賃屋于山聽石闕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闕相纏離婁如瞽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齕而咽吁嗟其久腰墜足顛闕孽甕盎溲亦澁涓苟弗消除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此譽而譽彼毀而毀笑語嫵好誰復我鄙沈絶舊學不到唇齒遠人書疏蠶頭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炎先附寂寂早退用間于親厚我百倍傳罪于賢功亦不貸一朝鴻禧復使職位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封龍北海縛鬼入拜宗工先媚泗涕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皐夔今百執事誰寘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僭尤四十七歲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

祭龍池文二首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大夫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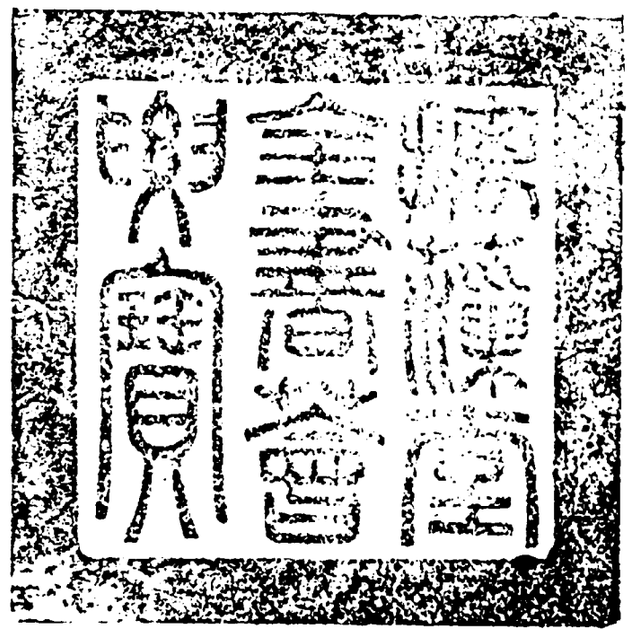
成州軍州事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内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説之敢昭告龍池利澤之神去秋民匱于種幸不至於流庸神初譴之而卒畀之也而吏不敏失職尚何顔以事明神哉今歲春首雨復未應民心不收不保厥死神與其終煩嘉惠不若始初欣喜之也若吏之無狀其可再赦諸前日嘗有請于萬丈潭利澤神為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屯於施柰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流落饑餓嘗居於施潭之上遂使潭

神今亦瘠其波瀾而餒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實杜陵之老視今噍唯噍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澤之神初未嘗有得喪於一人則可以德氓庶無疑亦以雪萬丈潭神之恥尚饗

又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說之敢告于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為吏之薄每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難以干吾民之聲瞽易以為然厥聰明孰如神前日薄德之吏走祠下布心腹既罄而既厄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荐饑之虞畀之雨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何易而神不吾欺遠邇大小驩欣踴躍沐神之德孰不咨嗟孱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邦人惟神之事世世其不違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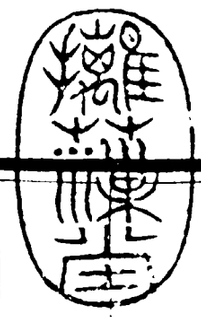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二頁後一行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原本郟訛郟據宋史蘇過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濂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後山集目録

卷一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卷二

五言古詩四十一首

卷三

七言古詩四十八首

卷四

五言律詩一百九首

卷五

五言律詩一百八首

五言排律五首

卷六

七言律詩七十六首

卷七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卷八
五言絶句三十二首
七言絶句一百四十五首
卷九
書一十通
卷十
書二十七通
卷十一
序九篇
卷十二
記一十五篇
卷十三
論四篇
卷十四
策二道

策問一十八首
卷十五
表一十三道
啟一十三通
祭文七道
卷十六
墓銘一十道
墓表二道
行狀二道
神道碑一道
卷十七
雜著三十九首
卷十八
談叢三十三條
卷十九
談叢七十六條

卷二十
談叢四十九條
卷二十一
談叢七十四條
卷二十二
理究三十七條
卷二十三
詩話八十條
卷二十四
長短句四十九首
雜體詩一首

臣等謹案後山集二十四卷宋陳師道撰師道以甲乙丙稿合而校之得詩四百六十五篇分為六卷文一百四十篇分為十四卷詩話談叢則各自為集云云徐度却掃編稱師道吟詩至苦竄易至多有不如意則棄稿世所傳多偽惟魏衍本為善是也此本為明馬暾所傳而松江趙鴻烈所重刊凡詩七百六十五篇編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編九卷談叢五篇編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編九卷談叢編四卷詩話理究長短句各一卷又非衍之舊本方回稱謝克家所傳有後山外集或後人合併也其五言古詩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詰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習七言古詩頗學韓愈亦間似黃庭堅而頗傷謇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長也五言律詩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太快太盡五七言絕句風骨磊落而間失之僻澀七言律詩純為杜甫遣興之格未合中聲長短句亦自

為別調不甚當行大抵詞不如詩詩絶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方回諸人一祖三宗之說未免太過馮班諸人肆意詆排要亦非篤論也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翺孫樵之下殆為歐蘇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後山集原序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受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敕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冀來見特薦於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益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秘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殮朝廷特賜絹二百疋嘗與往來者共賻之然後得歸初先

生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惟自謂不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稾授衍曰先實知子子為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錄藏於家者今十三年顧未敢當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稾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揚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本以

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茲以不朽為幸焉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談叢各自為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門人彭城魏衍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別浩翁於荆州翁曰陳無已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子有意學問不可不往埽斯人之門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賢士大夫出涕相弔曰無已亡矣雲驚歎失聲痛恨無窮洎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珩瑀貫列大備雲曰幸矣至寶不殁乃今有獲因記浩翁之語錄以示昌世自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業及登廊廟不能顯傳其書卒以泯絶論者至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弟操行文章雅擅先生之風雖

隱約布韋而所立絶人不苟徇合故能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慕然先生之道必傳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讀後山詩大似叅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此詩註所以作也近時刊本叅錯繆誤政和中王雲子飛得後山門人魏衍親授本編次有序歲月可考今悉據依略加緒正詩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為上下作之有謂而存之可傳無惟夫詩之少也衍字昌世作後山集記頗能道其出處今置之篇首後有學者得以覽觀焉天社任淵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卷一

宋 陳師道 撰

詩五言古

妾薄命二首 為曾南豐作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欽定四庫全書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患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

大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即今正狼顧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驅鵝嫁女不離

家生男已當戶曲逆老不侯知人公豈悞

送內

麀麌顧其子燕雀各自隨與子為夫婦五年三別離兒女豈不懷母老妹已笄父子各從母可喜亦可悲關河萬里道子去何當歸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為期百畝未為多數口可無饑吞聲不敢盡欲怨當歸誰

別三子

夫婦死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

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間抱負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

城南寓居二首

游子莫何歸韋杜城南村秋水深可測挽衣踏行雲道暗失歸處棲烏故不喧牛羊閉籬落稚子猶在門

潭潭光明殿稽首西方仙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我豈昔好徑報以履下穿洗足坐道場卒卒此何緣

憶少子

端也早豐下歲晚未可量我老不自食安得如我長呱呱棄不子退省未始忘吾母亦念我與爾寧相望

寄外舅郭大夫

丈人魯諸生明刑如皐陶幸寬右顧憂未惜一身遥西南萬里行可以絶繩橋慎勿冠惠文神母仁如堯

答張文潛

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壁瀛洲足風露胡不減饑色昔聞杜氏子剪髻事尊客君婦定應賢三梳奉巾櫛

示三子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極喜不得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

送蘇公知杭州

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如馬口銜今為禁門鍵一雨

五日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

田家

雞鳴人當行犬鳴人當歸秋來公事急出處不待時昨夜三尺雨竈下已生泥人言田家樂爾苦人得知

幼頌

外家英俊場季氏不好美用意丘壑間頗以石自奉誰言拳握間意作萬牛重岱宗小天下不辨一席用

觀兗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畧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珮環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人與同歷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剡科寶樽蟠華蟲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璆瑢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絃綦酒頗闕供向來一辦香敬為曾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塗寒蛩

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并涉潁二首

清湖納明月遠覽無留雲人生亦何須有酒與桐君自醉寧問客一盃復一樽平生今不飲意得同酣醺清言無前聞潛魚避冰玉質壞衲山水紋殫精有後悟畜耳無尺渾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二尺衝風不成寒脫木還自奇坐看白日晚起行清顥淵三穴未為得一舟不作癡路暗鳥遺音江清魚美姿宇定惟物變意行覺舟遲公與兩公子妙語含風猗但怪笑談劇莫知賓主誰得句未肯吐鬱鬱見睫眉相從能幾何行樂當及茲生忍自作難百憂間一嬉時尋赤眼老不探黃口兒解公頭上巾一洗七年緇至潔而納污此水真吾師須公曉二子人自窮非詩

再次韻蘇公示兩歐陽

公詩周魯後曳曳垂天雲府中顧長康風味如魏君非

公無此客請壽南山樽叔季大儒後偏醒亦同醺心與
柏石堅章成綺繡紋多難獨不補少慙令無聞時無古
今異智有功名昏可使百尺底不作數斗渾

次韵蘇公勸酒與詩

五士三不同煩公以詩訴強酒古所辭妙語神其吐自
念每累人舉扇無我活復使兩歐陽縮手不分付平生
西方社努力須自度不憂寵九頭肯為語一誤頓悟而
漸修從此辭世故公看萬金産寧能一朝具兩生文章

家夙紀鳴蟬賦請公堅城壘兵來後無數

次韵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歸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着錐地何賴汗牛書丈
室八尺牀稱子閉門居百為會有還一足不願餘紛紛
幼老問失得了玄虛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
絶倒句妙方愁予竹几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
年不為食有魚時須一俯仰君可貸蘧蒢

寄參寥

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道
人贊公徒相識幾生前早作步兵語晚參雲門禪杖策
孤山下一室頗蕭然林昏出幽磬竹杪橫疎煙昨日寄
書至坐想參寥泉此泉如此公過物作清妍一別今幾
時綠首成白顛子亦憐我老我豈要子憐魯逢萬里風
一繫五湖船酌我巖下水咽子山中篇

寄答王直方

人情校往復屢勉終不近新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生

世餘幾何尺箠日取寸懷祿有遐心從俗無遠韵時從
暗中歸數過林下飯平生功名意回作香火願三年不
舉觴吻頻煙火炊豈無兩蒼龍雷我一雨潤官麄詩未
工猶乞無小蘄人生如此耳文字已其閏是身雖朽腐
寧作青紫檀永懷忘年友死矣餘令聞念子頗似之老
我何所恨

規禪停雲齋

淨居衆天人宮殿隨所適少仕老不歸重門閉榛棘道

人秀叢林妙語出禪寂是身如浮雲隨處同建立平生
與二子嗜好同一律我此復助緣語綺已多責何年一
把茅據坐孤翠崔呵佛罵祖師塗糊千五百

次韻答晁無斁

女生願有家名妾以不聘田叟亦慕君又惡不由正欲
行不問途已破寧顧甑耕蠶無一廬庖井要三徑還家
憂患餘挽髮兒女競十年寧有此一寒可無命平生晁
夫子得士公室慶稍無車馬音復作賓客請論文到韓
李念舊說蘇鄭長年斷消息獨語誰和應此生恩未報
他日日不瞑歸卧無好懷扣門有佳聽詩來霜雪後更
覺天宇淨少好老未工持刃授子柄

次韻晁無斁夏雨

咫尺隔山海作書問如何蟻垤既蓄糧蛙窟如鳴鼉積
暑復一雨斧斫仍手摩鈎窓欲懸麻出門已橫河人言
月離畢未必致滂沱東皐繁草木蘭芝不同科驚魚畏
密罟獨鳥鳴南柯稍無蟲飛喧復覺蟬語多因聲作好
人聚一老獨倘佯手開南陽阡松柏鬱蒼蒼永願守一

丘脫身萬里航平生功名念倒海浣我腸欸段引下潭斷弦更空觴尚從北山南有文移路傍

魏衍見過

暑雨不作涼爽風祇自高我老亦衰疾奈此正鬱陶魏侯有新語高處近風騷隱几聆五字未覺歷日勞灑然墮冰井起粟豎寒毛三山已在目萬象誰能逃歷險見絶足過口味豚膏願為夏雷鳴莫作飢鳶號

晚望

黑雲映黃槐更着白鳥度蟬鳴不餘力蛙腹能許怒稱目有佳思側徑無好步興來成獨往意得誰與賦

和黃預感秋

宿雲護朝霜秋陽佐殘暑蠅癡驅復來汗下拭莫禦庭梧自黃隕風過成夜語幸是可憐生胡然遽如許黃生多新詩如盆一作盎蘭抽緒唱高難欵乃雋永得吆咀意合無古今投暗存迎拒名成弟子韓價重先生楮向來得斯人孰謂予齟齬晚炊鄰僧米晝拾狙公芧甘酸皆適口霜黃一作盡未登俎門有曲逆車謗甚北山女寧為溝中斷不作太倉鼠老退無好懷續明然兩炬搔首不成眠寒蟲促機杼

和魏衍元夜同登黃樓

車馬競清夜人物秀三楚登臨得兔俗茲樓豈時覩同來兩稚子冠者亦四五落落俱可人頗亦厭歌鼓山月出未高潛鱗動寒渚檣燈接稀星奪目粲不數魏侯轉物手百好趨就叙得句未肯吐秀氣出眉宇水淨納行影山空答脩語夜氣稍侵肌鳥驚去其侶清游豈有極喜事戒多取投靜未免喧於今豈非古永懷寂寞人南北忘在所橫嶺限魚鳥作書欲誰與情生文自哀意足復佇憑檻一作檻共一默望舒已宴午

和魏衍三日

林花女頰紅春水瓜頭綠步蹇我三休來同君一足苦嗟所歷小不盡千里目暮景向昏鴉歸塗取脩竹

逐勝趺勇功餞春無少色出門欲何向坂丸隨所擊百年餘幾何十步復一息同來二三子楚楚頗脩飭行前强老夫徑捷疲峻陟山門開煙霏禪房閉岑寂口燥沽茗椀久厄此為德逐日下西山草路荒不識田溪轉鉤曲門徑入繩直故人喜領客内愧積腸臆所來為親舊掃除稱寥悶疾風無永勢過雨有餘瀝高花初欲然平荷已如拭因君感衰盛醜好移頃刻交新厭區區話舊聽歷歷談間十一二四座已傾側茅屋漏一作風霜山田帶沙礫尚能哀此老舉手觸四塞君如澗底松超拔出天壁學詩有新功黄魏共推激生與魏衍黄顏游

陳留市隱者

陳留人物後疑有隱屠耕斯人豈其徒滿腹一杯羹婷婷小家子與翁同醉醒薄暮行且歌問之諱姓名子豈達者歟槁竹聊一鳴老生何所因稍稍聲過情閉門十日雨吟作飢鳶聲詩書工發冢刀簡得養生飛走不同穴孔突不暇黔一作聖有不暖席接淅去齊行

送魏衍移沛

積雨斷行路重江未安流胡為冒艱險迫此帛米謀歲晏風作橫未寬為子憂卒然託異縣所得如所求主人如古人待士禮亦優人情樂新知豈不懷舊丘我貧無四壁愛爾胡能留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勿云百里遠已作千山愁念子捨我去誰復從我遊諸石吾未識因子卜可不能此已可尚一作喜終焉致綢繆

送法寶禪師

平生趺鐵脚道價喧宇宙望禮東南雲吾今獨何後晚始識其子瑶林一枝秀初聞飲光笑復作空生瘦今年退後禪袖手不肯又真成菩薩魔未免化城谷白月懸清光大鐘得辭扣知止一何勇隨緣豈無意子三請期一覿翩然挈瓶盂百里往相就古寺風雨餘觸目初邂逅夙昔有淨緣歡然宛如舊教我早自棄業成誰得救世故已備嘗躊躇復何俟鑽火勿停手時來自渠透愍默禮白足吾為泰山溜

贈趙奉議

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平生師友間四海參寥師一窮無四壁百代有千詩再逐越淮江三年魯中歸初無贊公色不異淨名衣才如得事休仍當秋一作寒雨餘深知阻泥濘步屐意何如

咸平讀書堂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囁嚅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閉閤畫眉嫵隔屋聞歌呼奉公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俛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今代陶朱公不作大梁屠計然特未用意得輕全吳為邦得畿縣政密自計疎寧書下下考不奉急符用意簿領外築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舍不問塗近事更漢唐稍以詩自娛後作無事飲醉卧擁青奴桃李春事繁軒窓畫景舒鳴屋鳩渴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篇帙風篁獻笙竽欣然一啟齒斯民免為魚

和寇十一同登寺山

度暑無好懷憑危略幽致衣冠蔚如林從我才一二茲山昔深登歲月誰得記尚有名勝流不與金石悴孰知

千載後我與子復至煙昏倏見燈洪發疑一作恐無地領
略章句手割據英雄志興壞容一瞬今昔當幾喟圍山
缺西北放目不可制歸懷納清境夜榻成良寐零落壁
間詩豈特彼所媿會逢南過適不問西來意

謝孫奉職惠胡德墨

奚李風流盡法傳外諸孫常山陳瞻子懷抱自高掀孰
云勝潘翁惟眉山公言四海未盡識一變歸九原胡郎
少年子外家典刑存一點落髹漆重價壓璵璠孫侯磊

落人情義久益惇解囊贈玄圭孰知師白猿我資不解
書下筆輒自喧良寶不受辱隱默面稱冤

與魏衍寇國寶田從先二姪分韵得坐字

將老蒙誤恩受弔不受賀欲起尚遲回積閒習成惰向
來二三子相與守寒餓一日不可無三歲安得過是時
秋益高夜永月初墮漏鼓已再更坐者餘幾箇酒薄多
可强談勝堅莫破簷昏讀字細林缺瞻星大吳吟未至
慢楚語不假些懷遠已屢歎論昔先急唾身世喜相違
真成螘旋磨平生陳孟公歲晚不驚坐

禮武臺坐化僧 時呂希哲作單州守臺屬單州

至人本無心起滅因衆緣化盡悲願在留形此臺巔聞
名與致敬獲福皆無前千年一鉢水宿疾幾人痊驍雄
兖州軍馬步餘數千一呼可推山四合如垂天老幼十
八村頃刻理無全哀鳴寄香火毀塔投其塼或怒忽驚
奔如有所見然等觀同一子豈特此所憐我來已再見
童稚亦虔虔發火觸暗室青燈已娟妍始讀壁間碑妙

力隱不傳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歸路雲月黑濤波
隔長川溪翁停舟待相喚聲相連解纜風泊岍中流水
入船欹側脚不停竟脫蛟魚涎興壞如有待適當使君
賢定能選妙士拂塵起重煙旹承靈山囑早契少林禪
丐我一片石併刻維摩篇

和謝公定觀祕閣文與可枯木

斯人不復有累世或可期每於丹青裏一見如平時壞
障塵得入慘淡令人悲墨色落欲盡嚴顏終不移朽老

莫使年石心烏銅皮念此猶少作未盡冰霰姿北枝把異鵲意定了不疑惜哉不得語匆次幾與衰一為要貴役可復愧一作辭畫師隱奧雖可惜塗抹復見遺謝侯名家子感慨形苦詞豈惟語畫工勁特頗似之何當補諫列一吐胷中奇

後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九 集部

後山集卷二

宋 陳師道 撰

詩 五言古

和鮮于大受崇仙觀餞別曾元忠

此別未為遠兩都東西州情親有乖隔江湖成阻脩脫塵度翠密徐行當尋幽各有惜別懷共此一日留意合豈待約酒盡不更求闕詞固未可忍手亦何猶是日題壁坐有黃冠師未解逍遥遊與來我與共醉罷君當休僧房火可親此樂行且謀萬事日糾紛高懷元一丘

和蘇公洞庭春色

洞庭千木奴寸絲不挂手來輸步兵廚釀作青田酒王家玉東西未覺歲華走方從羅浮山羅浮山有仙人種橘處已作南陽壽還將甕頭春慰予雪入牖我方縛禪律一舉煩優嘆東坡酒中仙醉墨粲星斗詩成以屬我千金須斲帚何曾尊俎間着容面黧黝定須笑美人趙有壁者平原君美人笑

之蘇甲不濡口

山口阻風

夕風朝未回來雲去為雨繫舟直山口天意遽如許濤風兩方鬬丘原莫當怒兩山為俯仰一鳥不得度臨深負高枕偷生寧得所歷歷數過帆當途氣如虎快意亦適然淹泊豈吾取遡洄更去留未易相爾汝行登東山顛壯觀前來覩九澤不滿眼五丈方一縷茲山昔誰遊巨野傳自古菰魚無凶年未利猶不槩荷隕活萬人梨

坪視千戶東方富絲麻小市藏百賈連檣自南北行談雜秦楚向晚風力微湖清魚可數空倉烏鳥樂外舍牣扉語身非天下惜家無十金聚欲留盜賊迫欲去渡濤怒兩者爾何從一死吾未與

登冥山

東山如覆盂石塔仍數層昔人行樂處時過名不稱秋風變草木樵徑餘新蒸四顧一水間不復知淄澠菰蒲勿問撫髀吾何能飛鴻將目遠秋水留心澄茲遊豈不朽作歌記吾曾

次韻答少章

秦郎淮海士才大難為弟蔚然霜雪後不受江漢洗春畦不滿眼采掇到芹薺多病促餘年秋光欲辭抵儒林丈人行掘起三界底出入銀臺門為米不為醴白頭容北面斯文分一體媿我無異聞口闇不得啓

送路紀歸老丹陽

身退不待年意足不待餘寧聞有餘論但問我何如才名四十年盛氣益諸儒獨無金水力竟與龜龜俱晚為府中掾直前不趨趄曾何媿俯仰頗亦困囁嚅有粟尚可餬有酒尚可娛一朝脫章綬用意不躊躇富貴亦何有惜君寧挽裾人生一世間僅得還其軀謝公江海人此計竟亦疎千金一大錢兩子雙明珠妙語發幽光束坡為欷歔不知兩疏去能亦有此無聊為三徑資從子並門居

謝傳監

好士如好色昔聞今則無平生席為門未識長者車曠士慕林谷巖人辱泥塗願為執鞭役莫順下風趨去年辱公先懷刺留寓居我往拜其門鷺鷥鳴高梧論交不計年取材忘其愚一寒我如此百鎰公無餘今年賀公歸乃復過我廬當使有近行簷門有長須小家不耐事雞飛犬升閭莫歸自有恨親顏一何娛汝家吾無憂能致賢大夫吳公漢庭右賈生世用疎平分太倉粟盡讀鄴侯書士為知己留不為食有魚三言移曾母投杼公何如

次韻答秦少章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縹緲鴻鵠上衆目焉能玩子從淮海來一啄當百難師儒有韓孟拭目互驚惋老生時在旁縮手媿顏汗黃公金華伯莞爾回一盼彼方試子難疾前不應懦要當攻石堅勿作搏沙散珪壁雖具美礲錯加璀璨我老不足畏後生何可慢

次韻答子實少章二首

英英黃金花論時不論美靖節骨已朽棄捐乃其理兩公意有餘采采今未已尚念白頭生臨風嘆霜蕊交新情已故室遠人則邇杯酒不相忘一朝得二子初花美無度後時終可鄙與汝臥秋風看君雙控鯉

寄晁以道

兩官俱為鄰常若千里遠經年不通書子孰知我嬾相期宇宙外肯復校繁簡我愚亦知此子意豈不滿子教東方生自視何益損人言不當價一錢萬金產須子五千卷丹筆校黃本子家太史氏名成南北阮道山鴻鴈行豈惟私門衍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為晚快意會有違急行寧小緩忽有河山阻遂恐消息斷我獨不念此人窮令智短子勿放我慵書來慰愁眼

寄邢和叔

昔作梁宋遊幽憂廢朝昏閉門無往還不應兒女喧隔牆聞剥啄莫夜誰叩門知是邢夫子低回過高軒願為

布衣交不顧年德尊愈愈立談罷又見東南奔江湖多病後僅免餉魚龍久廢數行書因人問寒暄但愛孤山西松筠數家村便欲築居室插秧仍灌園生前不自愛身後何足論草玄笑揚雄贊易悲虞翻文章徒自苦紙筆莫更存却尋南郭老隱几學忘言他日宦遊客誤入桃花源葦間見漁父誰識王侯孫

贈關彥長

少年初識字已誦子虛賦嘗疑天上人已離人間去蹉跎二十年久自歎遲暮倦遊梁宋間郤路江湖路此地始逢君秋陽破朝霧白首鬢毛新青衫顏色故問君胡為然竟坐文字誤人事久難知高才常不遇論人較賢智富貴寧在數不見竹林詩山王俱不與湖塘發高興山林有佳處迨此閒暇時觀游莫辭屢功名如附贅得失何用顧但當勤秉燭長願隨杖屨

平翠閣

我家山水間耳目厭華麗聞道浙西山經年通夢寐從為遠遊客忘却歸來計欲置湖上田謝絶人間世湖山多變態橫斜光氣異隨山轉朱閣臨顧窮幽邃惟存宣公樓浮空堆亂翠疑是水仙人臨牆露高髻道人亦愛山朝昏閱終歲最愛煙雨中半撩青羅袂我來悲歲晚風霜掃昏翳不見嶺頭雲未盡登臨意

次韵應物有歎黃樓

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歲月積毀高城壘斯樓亦何與與人壓復起紛紛徒爾為長劒須天倚循分即可久吾行誰與止邇來賢達人五十笑百里賴有寇公子衆毀聞獨美直氣懾狂童牽聯皆可紀少公作長句班楊安得擬頗有喜事人睥睨欲槌毀一朝陵谷變天語含深旨驚倒樓前人今朝有行履

秋懷十首　以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為韵

昨日山中雲今朝山下雨牛羊沒禾黍蟋蟀促機杼磨刀洗盆瓮社臘不勝數豈無聚斂吏觸手丞相怒有家洙泗間歲晏榛棘荒稍知田家樂感此歸意忙老

馬甘伏櫪遊魂還故鄉四十尚無君天下未敢忘
採薪墟墓間行歌當歸耕向來輕薄子懷諼以為榮喘
喘藜下犢力盡官泥深壯哉公八百里一割探其心

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

公詩端王道事亭如紫雲落世不敢學謂是詩中君獨
有黃太史抱杓挹其尊韵出百家上誦之心已醺黃鍾
毀少合大袠擯不文世事如病耳蟪蛄鬬作牛聞苦懷太
史惠養豹煙雨昏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

春酬應物

論世闕真是憎好成愚賢衆手挽跋牲擬廢騮前與
子早相好於今不知年自從欲着帽憂喜同華顛生世
如風花高下亦偶然填溝偶不死揮刃忽自全病馬試
春草枯魚縱奔川稍思升斗祿筦庫未闕員一饑尚可
忍百歲當復延相余乘下澤得句要子宣此生期樂死
他日須詩傳縮手着袖間彈基一爭先

次韻德麟督叔酬季默詩及破余酒戒

歲月不相貸夜牀衾簟秋朝來明鏡中作意多少留惟
酒可為娛顧我非其流大夫意氣合珮玦不循鉤意行
潭潭光明殿稽首西方仙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我

無人非駿發不中休相逢問何如頗復中之不清坐豈
不好致真豈糟丘兩歐以詩鳴與俗同沉浮百鳥畏嘲
弄往和長鳴鷗相寧忍快便風飄萬斛舟

次韵蘇公獨酌

雲月酒下明風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獨酌使
君顧謂客老子興不薄飲以全吾真醉則忘所樂未解
飲中趣中之如狂藥起舞屢跳踉罵坐失酬酢終然厭
多事超然趨淡薄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身將歲華
晚意與天宇廓醒醉各有適短長聽鳧鶴

次韵蘇公獨酌試藥玉滑盞

仙人棄餘糧玉色已可欺小試換骨方價重十冰甃灌
以長白虹渺若江海瀰浮之端不惡舉者亦何辭但媿
聞道晚早從鴈門師律部無明文可復時中之汝陽佳
少年三斗出六奇家有持杯手兩好當一施風吹酒面
厥月度杯心遲百年容有命一笑更須時

次韵德麟植檜

種木待成材聊為十年事日中趨百里寧問萬牛貴植
檜三尺強已有淩雲氣生世能幾何擬作千歲計衆人
笑拍手君子用其意蕭蕭孤竹君忘言理相契名以金
石交椿楊豈奴婢緬懷萬仞顛千丈蔚蒼翠蟠根泉石
底用意霜雪外寧須大廈才坐待斧斤至散為風雨聲
密作牛馬蔽

送叔弼寄秦張

廬陵四公子吾及識其半叔也英達人平易亦稍悍於

時吾始壯敗辟不塗墁孤身客東都轉食諸公館時來
扣君門百遍不留難傾心倒囊笈燕語徹昏旦罄折挽
為親少得而多患相過汝潁上歲月不勝歎君才得公
餘十日而十歲舌端懸日月筆下來江漢此行不尋常
談者方一貫逸足寧小試寶刀當立斷用意不崎嶇欲
得志挾彈目今平生親稍作春冰泮因聲督張秦書來
不應緩

次韵德麟吳越山水

吳山那可說已覺心耳靜忍事如忍欲可遏不可騁人生如此耳黃白滿朝鏡寧懷斗升粟不理東南艇君從湖上歸頗說寒事竟沙草柔動色溪喧魚不定煩君氷玉句無作江湖興君詩如靜女妙絕人所敬不更風雨秋下有桃李徑試寫孤竹君名名成三絕鄭

龍潭

清淵下無際落日回風瀾凜然毛髮直敢以笑語干陂陀百尺臺蔥翠萬木蟠驚飈振積葉清霜作朝寒水旱或有差精禱神其難魚龍同一波信有水府寬向來三日雨賴子一據奪何以報嘉惠寒瓜薦金盤萬口待一飽歸卧神其安猶須雪三尺盛意莫得闌

贈魯直

相逢不用早論交宜晚歲平生易諸公欺人真可畏見之三伏中凜凜有寒意名下今有人胷中本無事神物護詩書星斗見光氣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生前一尊酒撥棄獨何易我亦奉齋戒妻子以為累君如雙井茶衆口願其嘗顧我如麥飯猶足填飢腸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何以報嘉惠江湖永相望

次韻蘇公竹間亭小酌

自昔一作至音有遺韻小飲不盡觴坐待竹間月奈此雲影長起行林下路散策踰平岡破眼一枝春着意千葉黃瞳寒會有分蜂蝶來無央鳥語帶餘寒竹風回妙香緬想兩公子此有缺文三字朝陽斯人班馬後如圭復如璋相逢子無得佳處每難忘

送李奉議亳州判官四首

謝公中年後畏與親友別數日懷抱惡每笑冠纓絕生有四方事死當一語決前笑今則悲吾衰擬何說善鞭何必先倒筆不容製鞭爾轅下駒萬里一跂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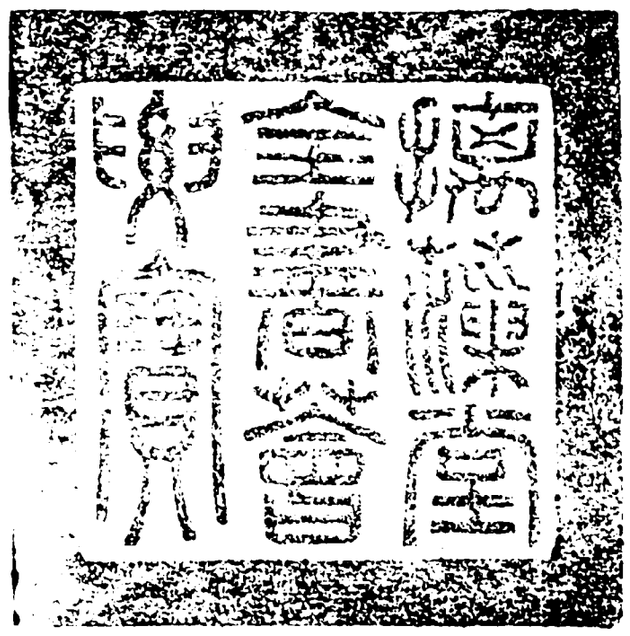
祁氏號外府藏室多異書因公有餘力一覽意何如為學雖日益受益不受誣正須高着眼濠梁有遊魚

吾友孫子實愛學吾所畏持身如處子得句有餘味交驩艱難際凜然見名誼吾病臥里中車馬日一至遣醫

饋粱肉憂喜見顏際懇懃勸加飡代我破戒罪一別已
三秋君室乃其季輪囷見眼中不作千里外因聲問何
如胡不枉一字
吾友張文潛君行乃其里當年釣遊處壯者或可指聞
風起遐想意作千古士不知塵土中奴推婢不齒胷中
無一塵筆下有百紙勿問見自知未語君已喜與遊今
已後行已勿停軌

大風 梁山泊

積陰風易作隆寒一作風聲益急百為定有數一動必三
日犇隤水勢壯搴扶波頭立前行後浪一作者促突起旁
交射崩騰萬騎來倏忽一箭挾摧殘蒲葦盡簸蕩魚龍
泣私憂地軸脫已分梁山沒向來萬斛重不作一葉直
舟行雨水間觸突聲悉率路轉帆舉落舟排水壘積經
事長一智中人所知識千金不垂堂豈復待一失窮途
得偉觀老氣猶少色一作邑事定不敢一作未得忘嗟來庶一作安可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後山集卷三

七言古

贈二蘇公 宋 陳師道 撰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柟櫨楓柞樘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駮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揚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寶橫道騶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盛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羌妖狐幻人大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上帝惠顧祓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童前驅吳回後炎皇絳旂丹轂朱冠裳從以甲冑萬鬼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强探囊一試黃昏湯

一洗千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來狂狡今尚狂
請公別試囊中方

嗚呼行

去年米賤家賜粟百萬官倉不餘掬青錢隨賜費追呼
昔日劉瘡今補肉今年夏旱秋水生江淮輸粟千里行
不應遠水救近渴空倉四辟雀不鳴似聞為政不為貴
兩不相侵兩相濟十年斂積用一朝驚濤破山風動地

送杜侍御純陝西轉運

饋糧千里古無策木牛流馬功不極邊頭數米換黃金
將軍汗馬未伏櫪點羌人面作胡語鳥鼠貪生爾如許
熊虎可避蟲可驅覆巢熏穴意何如漢虜相當庸可盡
聊城正用一封書巧手莫為無麪餅誰能留渴須遠井
國家有急君得辭徐人不勞扣闕請隴上壯士莫捫舌
河西狂王防繫頸向來此地幾送迎草間翁仲口不瘖
十年兩熟飽可待一歲四守人何心老稚持車車不留
歸人不行行轉頭關中正須蕭丞相省內早要富民侯

出清口

家世山東飽耕稼晚託一舟順流下漁溝寒餅不下筋
推柂轉頭更五夜平明放溜出清口霜落潮回霧連野
平淮一夢三十里有日無風神所借似憐憂患滿人間
百孔千瘡留一罅文章末技將自效語不驚人神可嚇
子女玉帛君所餘寄聲白鳥煩多謝

猴馬有序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猴振索以戲馬頓索以驚圍人
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為累作詩以導
馬意韓鄂四時纂要曰常繫獼猴於馬坊內辟惡省百病令馬不着瘇
沐猴自戲馬自驚圍人未解猴馬情猴其天資馬何罪
意欲防患猶傷生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非所及
志行萬里困一誤吐豆齕莢甘伏櫪

送黃生兼寄二謝二首

南第諸兄叅相見別時託子以無倦百年論交見子心
一朝取別寧吾願妙歲遠遊真所難肯為得官近長安

聖作詩書端有意猶須用之科舉外
城西兩謝俱能文穰丞精悍吾所聞每讀吾詩得人意
使不能文已可人我昔謝公門下士早年妄作功名意
如今老寄顋河東九泉雖深媿此公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露沙背大魚泥蜡小魚樂
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
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
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
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可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
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
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苛碎我亦江湖釣竿手
悞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隨萬外
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
防有任公釣東海

詩成落筆驥櫪堀不用安西題紙背小家厚斂四壁立
拆東補西裳作帶堂下彀觫牛何罪太山之陽人作鱠
同生異趣有如此瓶懸罍間終一碎流水長者今公是
雨花散亂投金瀨人言充庖須此輩慈觀更須容度外
賜牆及肩人得視公才槃槃一都會有憐其窮與不朽
我亦牽聯書玉海

寄晁載之兄弟

人言婚宦情欲本吾始求脫君已半孰知一世如一夢
在夢而覺寧待旦寒簷淨雨作秋聲冷屋風燈挑不明
樽前已作十年語後會未期吾屢驚一聞七字心已識
鈎章棘句天與力念子方壯我已衰不見參天二千尺
季也亦有詩百篇叔子擬度驊騮前端能過我三冬學
可復參儂一味禪

別圓澄禪師

法施老人卧不出呼我取別行問疾磨盤拭筋勸一飽

少待須臾莫倉卒早年着眼覷文字萬卷初無一言契
多生綺語未經懺半世虛名足為累此去他來尚有緣
頭童齒豁恐無年慇懃三請久住世孽惡可念未可捐
平生准擬西行計老着人間此何意他年佛會見頭陁
知是當年老居士

舟中二首

惡風橫江江卷浪黃流滿猛風用壯疾如萬騎千里來
氣壓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起坐待殘更
少年行路今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野火燒原雉昏雌黃塵漲天牛亂鬬江間無日不風波
老去何時脫奔走詩書滿腹不及口遮日寧須釣竿手
愧爾茅簷炙背人仰目青天搔白首

古墨行 有序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
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
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
士有之與此為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乏識者耳敬為
長句率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一作墨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
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
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
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那
可敵膚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
邊臣萬里風塵入長箏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盌人
間見夜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不
不朽魏衍注曰少游之墨嘗許先生為他日墓誌潤筆先生嘗語衍作此詩時少游尚無恙然終先先去
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
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
小試玉堂揮翰手

蠅虎

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形注目搖兩股
卒然一擊勢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

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寄鄧州杜侍郎 紘

南陽老幼如雲屯連日城東候使君後者排前旁捉出爭先見面作懇懃六年重來已白髮一日再見回青春道傍過者恠相問共言杜母真吾親使君雖老心尚壯文采風流諸謝上名家從昔杜陵人盛德於今丈人行我昔卧病老彭城畫船鳴鼓千里行致書饋奠初未識丁寧勞苦如平生人言此事今未有古人中求還得否忘年屈勢不虛辱公自一作取為德吾何取菊潭之水甘且潔潭上秋花照山白請公酌此壽百年奕奕長為此邦伯孰先一州後四方重金鑄盍登廟堂請從今日至雲來月三十斛輸洛陽

答魏衍黃預勉余作詩

我詩淺短子貢牆衆目俯視無留藏句中有眼黃別駕洗滌煩熱生清涼人言我語勝黃語扶竪夜燎齊朝光三年不見萬里外安得一身置汝傍邇來諸子復秀發

曾未幾見加端童剩欲摧藏讓頭角豈是有意羣兒傷於人無怨我何憾愛者尚衆猶吾鄉平生不自解嘲誚禍來亦復非周防我衰氣索不自振正賴好語能恢張詩家小魏新有聲舊傳秀句西里黃後生學行關師友臨路不進空迴遑看君事業青雲上聽渠螭螣生膏肓

招黃魏二生

出門不雨即遇風閉門值睡極力攻似聞湯鼎作吟聲已賀勝敵收全功却思二子共一笑撥棄舊語無新工卒行好步不兩得能致公等吾何窮魏詩黃筆今未有顧我獨得神所鍾徑須相就踏泥潦已辦煮餅燒油蔥

和魏衍三日

堤沙泥盡未及塵江波不動風生紋虎頭魚尾不知數朱旗一點來奔雲春容已老有餘態祓禊雖古無前聞踏青摸石脩祕祝落日帶雨催行人聽詩對月兩不厭頗覺過目徒紛紛君不見天寶杜陵翁屈宋才堪作近鄰

和魏衍聞鷰

春力着人朝睡重葉底黃鸝鳴自送綠幕朱欄日觀明
回廊側戶風簾動昨夜春回到寒谷好鳥飛來把脩竹
整翰厲觜初一鳴已落君詩專妙獨退紅着綠春事殘
後時獨立知何言側聽不盡已飛去懷抱此時誰與論

答黃生

冰泥斷道雪塞門遠坊累日無行人卧聞喧呼誰叫閽
稚子往問鹿駭奔黃生學詩用一作角力新急手疾口如
翻盆衝風踏凍送七言要令寒屋回春温是時積陰又
黃昏叫閙索火驚四鄰邇來結字穩且勻豈不見我參
寥君嗟吾老矣心尚存後來得子空馬羣徑須赤手縛
麒麟四大海水一口吞丈夫意氣抗浮雲道逢其人兩
手分妬婦拊膺王右軍

晁無咎畫山水扇

前身一作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
尺朽老詩作妙險絶天與力君不見杜陵老翁語湘娥

增悲真宰泣

嗟哉行

張生服石為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一朝債蹶須人扶
伏毒未動風出虛此生所得與昔殊韓子作志還自屠
白笑未竟人復吁以身濟欲未必愚欲久而速反所圖
嗟哉偉然二大夫

九月九日夜雨留智叔

騎臺九日登臨處只有歸人醉扶路千年二謝孰可代
我每苦留君只去花粗且為前人惜曲誤不解丞卿怒
只消着帽受西風不待風流到新句

九月九日與智叔鵰堂宴集夜歸

鵰堂從昔有惡客酒盡不去仍復索欲留歌舞盡客意
風雨和更作三厄佳辰難得客更難我窮無酒為君歡
只欲泥行過白下萬一簾疎見一斑

謝趙使君送烏新

欲落未落雪近人將盡不盡冬厭春風枝冰瓦有去鳥

遠坊窮巷無來人忽聞叩門聲遽速驚雞透籬犬升屋使君傳教賜薪炭妓圍那解思寒谷老身曲直不足云冷窓凍壁作春温定知和氣家家到不獨先生雪塞門一作席作門

謝寇十一惠端硯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甎半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為容河江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

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沒人投深索千丈探頷適遭龍伯睡轆轤挽出萬人負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十襲包藏百金貴北行萬里更衆目寇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似憐陶瓦磨竈煤輟贈不減前人志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龜玉韞匱與無同錦衾還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余可無意敢書細字注魚蟲要傳華嚴八千偈

答黃生魏衍注云時初冬尚無冬衣先生以背子贈之堅不受到家以朱氏所贐二疋寄之因作詩

我無置錐君立壁舂黍作糜甘勝蜜綈袍不受故人意藥餌肯為兒輩屈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鸕鷀肉未為失暮年五斗得千里有媿寒簷背朝日

五子相送至湖陵

中年患別多作別早日諱窮常得窮勿云一水四十里衣冠寒郭何人同周生子病輟身出劉子遠來今幾日

石家仲叔好少年頗能厭俗從吾律魏君不獨相從早自君之來吾却掃歲月磨人孰能久反覆看渠難得好湖陵古城風日寒情義乃知生別難高懷已為故人盡交道應留後代看

湖陵與劉生別

觸寒歷險來特特媿無以當欣有得向來憂患不相捨知子用心堅鐵石人畏有心事無難此語雖鄙理則然君今意在翰墨間他日人爭讓一先

寄滕縣李奉議

滕大夫伯陽父孫熹小鮮治大國原一得何用五千言
弛災決獄人不寬盛氣走訟畏討論終歲斂吏不到門
子弟無賴皆西奔踵門父老如雲屯拊髀跳踉走兒孫
絳幡翠節歌唄喧畫盆戴項煙如焚繡褾綵軸箱帕繁
曲躬乂手前致言畜眼未見耳不聞慕年何以答此恩
請誦華嚴壽我君

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真

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驢子扶金華仙伯
戲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
天所借英姿秀骨尚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畫周郎韻勝
筆有神解衣槃礴未必真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悔只識
如花人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苧
真天人不用更着山巖裏平生漆倒飽丘園禁省不識
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仰視雲空
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是非榮辱不到處只一作恐正

朝來有新句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吳侯費百金江西
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沈

題明發高軒過圖

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異才天縱非力能
一作窮畫工不是甘為下今代風流數大年合毫落筆開
山川忽忘朽老厭塵底却怪鳥鴻墮目前爾來八二復
秀出萬古河山才咫尺眼前安得有突兀復似天地初
開闢明窓寫出高軒過便逐愈湜聞吟哦晚知書畫真
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官禁修嚴斷過訪時於僻寺逢
稅鞅秀潤如行琮鏗間清明似引星辰上憂悲愉佚百
不平河擘太華東南傾平生秀句寮區滿掇拾餘棄成
丹青平湖遠嶺開精神斗覺文字生清新未許二豪今
角立要知旁有衛夫人

擬古

盎中有聲囊不癭噦息不如帶加緊人生七十今已半
一飽無時何可忍公侯早歲有如此奴婢蓐食支夜永

向來糠覈之子孫居鄰無傳家存井

贈知命

黑頭居士元方弟不肯作公稱法嗣外人怪笑那得知
他日靈山親授記學詩初學杜少陵學書不學王右軍
黃塵扶杖笑鄰女白衫騎驢驚市人靜中作業此何因
醉裏逃禪却甚真顧我無錢呼畢曜有人載酒尋子雲
君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一人可以窮一家
怪君又以才為累請將飲酒換吟詩酒不窮人能引睡
不須無事與多愁老不欲醒惟欲醉

大風

飛砂破面風裂石平林隱隱傾霹靂野火燎原塵漲天
道聞馬嘶不相得老翁強欲作少年立馬階除起無力
城南桃李春意動少待明朝莫相失

回風行

懸流洶洶從天來南風五日鬬不開御風起柁虎着翼
衝風繫纜顛死灰昨日逆風今日回萬人莫挽才浮杯

編錢塘湖上境歸來文字帶芳鮮

次韻寄答晁無咎

西湖欲雨樹煙滿風葉倒垂雲覆盌望湖樓上白頭人
獨倚闌干誰肯伴獨有詩人記病身清風千里寄行塵
豪華信有回天力驚開桃李閉新春往事不回如過雨
醉夢恍然忘惡語前在澶州有讀無咎文編詩因以戲之無咎今以為言人生如

文章廢退知難強身外虛華本無望

蘇子瞻詩云游

何曾臨水惜芒鞋却解逢人拈柱杖眼根清淨塵不留
登伽過盡不回頭 本來詩云不應越女三年留 家在中原歸未得江淮斷道無行舟兩山相逢翻手疾欲謀一笑無寧日却慙懷璞似周人祇可聞名不須識

送鄜州關司法

早歲相知晚相識抵掌回頭已陳迹萬里從軍壯此行一作流
一筋鱸魚留不得夜靜關山秋月明莫聽嶺頭秋水聲平世功名須少壯看君一箭下聊城

登鳳凰山懷子瞻一本作二首

蜿蜒曲龍腹山間隱樓觀孤高伏龍角浮圖刺雲漢脩林霜雪餘落葉青紅亂想見洞中人不知時節換唉唾落江東江東兩眼中舉頭觸浮雲失脚驚飛鴻逢人自笑謀身拙坐使紅塵生白髮入山便欲棄人間出山又與松筠別數篇曾見使君詩前後登臨各一時妙舞新聲難得繼清風明月却相宜朱闌行遍花間路看盡當年題壁處更有何人問使君青春欲盡花飛去 子瞻云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

古怨贈關彦長

世態輕浮君莫道相逢何必論才調鉛刀快利莫助遲果下翩翩望雲老人前安得無窮好應須富貴長年少莫教白髮更棲遲不遭毀罵逢人笑

答無咎畫苑

卒行無好步事忙不草書能事莫促迫快手多粗疎君看荷葊槲缺一字扇崔家中叔三人俱掃除事物費歲月收完神氣忘形軀恍然有得奪天巧衰顏生態能相如市師信手無贏餘一日畫出東封圖眼前百口怪神速背後十指爭揶揄君家畫苑傾東都錦囊玉軸行盈車補完破碎收亡逋欲得不計有與無問君此病何當祛君言無事聊自娛世間何事非迷途挾策未必賢摶捕苑中最愛文與蘇情親不獨生同閭自謂知子誰知余叔也不癡回不愚憐君用意常勤渠揮毫灑墨填空虛風稍雨葉出新意老樹僵立何年枯我生百事不留意

外物不足煩歐除翰墨纔能記名字模臨寫貌無工夫
見溺不救危不扶獨無一物充庖厨看君髮漆顏丹朱
意氣健如生馬駒逢人不信六十餘郁然一莖無白鬚
呂公落寞起釣屠南山四老東宮須人生晚達有如此
應笑虞翻早著書

次韵蘇公蠟梅

化人乃作緇撰花何年落子空山家羽衣霓袖泚香蠟
從此人間識尤物青瑣諸郎却未知天公下取仙翁詩

烏丸雞距寫玉葉却怪寒花未清絶北風驅雪度關山
把燭看花夜不眠明朝詩成公亦去長使詩仙誦佳句
湖山信美更負人已覺西湖屬此君坐想明年吳與越
行酒賦詩聽擊鉢

奉陪内翰二友醴泉避暑

疾雷倒海不成雨墨雲御日蠶不吐深院回廊晝日一作景
長青簾朱幕風鈴語神仙中人龍作馬翠旌絳節從
天下竹冠芒屨紫綺裘曳杖林間觀物化清池一作青蓮照

眼自生涼脩竹回陰欲過廊樽酒未空高興動含毫欲
下雲飛揚俗間道士業巫醫未語已作庸人樣但知一
扇博百金豈識雙松到千丈蠅頭小字密着行四座歡
叫醒而狂忽驚天姥到庭戶風篁露草鳴寒螿回天却
日有餘力小試席間留翰墨請公慎用補天手入佐后
皇和五石

送張秀才兼簡德麟

長安千門憎熱客我獨憐君來解熱呼兒具飯懶出口
黎羹不糝甘一啜北州別駕玉刻麟索書往見良可人
驛使別來無一字知有此情誰與親

寄子開

烟昏曉寒風發屋行者抽篷離者哭青衫白髮兩相鮮
積雪朝陽眩雙目猛虎食子有分羹潔鷺割股謀補肉
妻拏不用哭窮途前府故人風義篤

贈黄氏子小德

黄童三尺世無雙筆頭滾滾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為父

平生崛強今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
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漫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小德
眉如長林目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
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吾當賀
有兒傳業更何須

後山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一 集部

後山集卷四

宋 陳師道 撰

詩 五言律

寄外舅郭大夫

巴蜀通歸使妻孥且舊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
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

南豐先生挽詞二首

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遊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
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
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暑雨

密雨吹不斷貧居常閉門東溪容有限西極更能存束
濕炊懸釜翻床補壞垣倒身無着處呵手不成温

送江楚州

濠梁初得意闕里舊論詩晚歲何多難經年始一辭淮人饑僅後良吏拊循時欲託山陽簿翁歸不受私

送江端禮

正學元非世能詩新有聲諸公交鄭泰多士閉何生汎愛經過數移書底裏傾又為淮海別兩眼向誰明

晁無咎張文潛見過

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麈帶塵埃不憚除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 卷四 二

丞相溫公挽詩三首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傅天遽奪楊公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几雖來晚明堂訖授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少學真成已中年託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願餘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巨野

餘力唐虞後沉人海岱西不應容榮默寧復有青齊燈火魚成市帆檣藕帶泥十年塵霧底瞥眼恠鳧鷖

秋懷示黃預

窓鳴風歷耳道壞草侵衣月到千家靜林昏一鳥歸宴宴塵外趣稍稍眼中稀送老須公等秋碁未解圍

送張支使

曠廢逢知晚高才處下難清秋一鶚上拭目萬人看白酒初同醉黃花已戒寒憑將衰老事一一報長安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 卷四 三

送楊侍禁兼寄顏黃二公二首

相逢今已晚同府尚經年衆口不成虎諸公更薦賢兩親須薄祿一陣欲乘邊往問顏夫子何妨試着鞭

多問黃居士終年欠一書因人候消息有使報何如向晚逢楊子真堪託後車親年方賴祿不惜借吹噓

送外舅郭大夫夔路提刑

天險連三峽官曹據上游百年雙鬢白萬里一身浮可使人無訟寧須意外憂平仲能費幾狐裘

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

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

從蘇公登後樓

倏作三年別才堪一解顏樓孤帶清洛林缺見巴山五月池無水千年鶴自還白鷗沒浩蕩愛惜鬢毛斑

送秦觀二首

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野容回顧無山會有終倚墻聊自逸吟嘯不須工

十五夜月

向老逢清節歸懷託素暉飛螢元失照重露已霑衣稍孤光動沉沉萬籟微不應明白髮似欲勸人歸

胡士彥挽詞二首

晚進道前輩平生闕異聞吾猶識此老天豈喪斯文善學家傳業英詞世不羣固應譏尚白宦序見揚雲此地來何晚經年見未頻薦賢仍睹命有道可辭貧徒弟三千子聲名四十春襄陽耆舊內無復姓龐人

別負山居士

田園相與老此別意如何更病可無酒猶寒已自和高名胡未廣詩興尚能多沙草東山路猶煩一再過

次韻春懷

欲作歸田計無如二頃何折腰方賴祿拭面未傷和日下烏聲樂塵生鳥跡多渡頭留小楫乘興得相過

別叔父録曹

為吏專文法成家託弟昆三年如昨日一笑更何言扶老須微祿移官實至恩兩疏元父子何日復東轅

泛淮

冬暖仍初日潮回更下風鳥飛雲水裏人語櫓聲中平野容回顧無山會有終倚墻聊自逸吟嘯不須工

十五夜月

向老逢清節歸懷託素暉飛螢元失照重露已霑衣稍孤光動沉沉萬籟微不應明白髮似欲勸人歸

胡士彥挽詞二首

晚進道前輩平生闕異聞吾猶識此老天豈喪斯文善學家傳業英詞世不羣固應譏尚白宦序見揚雲此地來何晚經年見未頻薦賢仍睹命有道可辭貧徒弟三千子聲名四十春襄陽耆舊內無復姓龐人

雪

初雪已覆地晚風仍積威木鳴端自語烏起不成飛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不無慙敗絮未易泣牛衣

晚出

應俗敢辭疾衝風寧小驅聊為一日役不憚百金軀雪路無行迹氷枝有落烏寒門閉蕭瑟窮里聽歔吁

寄答李方叔

平生經世策寄食不資身孰使文章著能辭轍跡頻帝城分不入書扎詞何人子未知吾懶吾寧覺子貧

智寶院後樓懷胡元茂

晚渡呼舟疾寒城着靄深昏鴟明鳥道風葉亂霜林久客登樓目中年懷舊心猶須一長笛領覽自霑襟

元日

老境難為節寒梢未得春一官兼利害百慮孰疎親積雪無歸路扶行有醉人望鄉仍受歲回首望松筠

放懷

施食烏鳶喜持經鳥鼠聽杖藜矜矍鑠顧影惟伶俜門靜行隨月窓虛臥見星擁衾眠未穩艱阻飽曾經

送伯兄赴吏部改官

先子初增秩年侵鬢已皤念兄今善繼此別喜如何親老家仍困門衰仕未多猶須教兒子早要中文科

寄張文潛

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車笠吾何恨飛騰子莫量時平身早達未用夢凝香

後湖晚坐

水靜靜一作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青林無限意白鳥有餘閒身致江湖上名成伯季間目隨歸雁盡坐待莫鴉還

送孝忠二首

老眼元多淚春風見此行久為貧賤別更覺急難情斗食吾堪老詞場爾向榮未須憐野鶩家法付宣城

經史三年學聰明一旦開把文甘潦倒數日待歸來士患聲名早官今歲月催有親須薄祿臨路尚徘徊

寄張宣州

與世情將盡懷仁老未忘故人今五馬高處謾三長詩豈江山助名成沈鮑行肯為文俗事打鴨起鴛鴦

西湖

小徑才容足寒花只自香官池下鳧雁荒塚上牛羊有子吾甘老無家去未量三年哦五字草木借輝光

別月華巖

寓世生同里隨方去有情來為百年別不惜片時程齋鉢須勤供經鐘莫倦鳴當來第三會此界却逢迎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副使

聞名欣識面異好有同功我亦慙吾子人誰恕此公百年雙白鬢萬里一秋風為說任安在依然一禿翁

別觀音山主

會合應生理過逢豈近緣情親見今日語妙記當年閉戶安禪主衝風逆水船不應清夜月故作別時圓

離頴

河市千人聚寒江百尺牽吾生能幾日此地費三年叢竹防供爨池魚已割鮮拙勤終不補他日愧無傳

湖上

湖上難為別梅梢已着春林喧鳥啄啄風過水鱗鱗緣有三年盡情無一日親白頭厭奔走何地與為隣

病起

今日秋風裏何鄉一病翁力微須仗起心在與誰同灾疾資千悟寬親併一空百年先得老三敗未為窮

九月九日魏衍見過

節裏能相過談間可解憂致疎君未肯得此我何由語到君房妙詩同客子遊一經從白首萬里有封侯

次韻無斁偶作二首

肩聳三峯峻眉龐八字橫玄談人絕倒家法句新清八駿先張子諸公少賈生已傳烏鵲喜欲聽鷓鴣聲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更無南去雁猶見北枝梅會有哀籠鳥寧須溺死灰聖朝無棄物與子賦歸哉

次韻晁無斁除日述懷

世學違從衆名家最近天感時猶壯志得句起衰年表
酒無何飲陶琴不具絃平生揮翰手幾見絶韋編

次韻無斁雪後二首

閉閣春雲薄開門夜雪深江梅猶故意湖雁起歸心草
潤留餘澤窓明度積陰胶勤報春信屋角有來禽
取性無通介隨時有異同雪餘益地白春淺着梢紅寄
食虚長箅 魏衍注云時先生婦翁郭大夫曹州使宅晁時為州教官論詩闕近功相
看不相棄賴有古人風

河上

背水連漁屋橫河架石梁窺巢烏鵲競過雨艾蒿光鳥
語催春事窓明報夕陽還家慰兒女歸路不應長

寄無斁

故問晁夫子官池幾許深已應飛鳥下復作卧龍吟待
我中痾愈同君把臂臨泥塗無去馬夏木自來禽

宿深明閣二首

窈窕深明閣晴寒是去年老將灾疾至人與歲時遷默
坐元如在孤燈共不眠莫年身萬里賴有故人憐
縹緲金華伯人間第一人劇談連晝夜應俗費精神時
要平安報反愁消息真墻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

除夜

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懸知莫景促更覺後生多遁
世名為累留年睡作魔西歸端着便老子不婆娑

別寶講主

此地相逢晚他方有勝緣咒功先服猛戒力得扶顛暫
息三支論重叅二祖禪 趙州臨濟皆曹人也夜牀鞋脚別何日着
行纏

老栢三首 并序

勝果院後庭有栢見之二十年矣疎瘦如故余寓其
舍數以水溉之遂有生意

庭栢無生意摧殘二十秋稍霑杯水潤已與歲寒謀黄
裏青青出愁邊稍稍瘳會看笙鶴下暮雀莫深投
英姿帶枯槁勁節關和桑物理有興壞人情成去留稍

看棲鳥集聊待晚風秋解道庭前栢何曾識趙州

歲月那能記風霜亦飽經槁乾仍故節潤澤出新青色與江波共聲留靜夜聽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

次韻螢火

年侵觀物化共被歲時催熠熠孤光動翩翩度水來稍能穿幔入已復受風回投卷吾衰矣微吟子壯哉

次韻夏日江村

漏屋簷生菌臨江樹作門捲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向夕微一作風涼進相逢故意存一作霑衣汙垢存何當加我歲從子問乾坤

次韻觀月

風雲隨落日河漢欲回天隔巷如千里還家已再圓簾疎分細細江淨共娟娟他日吾何適聽詩說去年

夏夜有懷

卧念張居士逃名老石根學詩端得廋識字即空樽鳴笛夜宜遠燈花曉更繁未須哀老子也復守丘園

觸目

溪響饑魚食川明柱影斜驚禽穿密竹噪鵲立浮查谷暗山藏雨林喧雀啅蛇鄉閭等行路何處一作自更為家

送高推官

先生鍾舊德大府冠羣能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稱薦賢餘一鶚夙記契千燈看挽秦梁纜頭頭數不勝

栢

用直寧論世名成不待官低枝緣我有偃蓋到誰看秀色有新故英姿無暑寒要為千載計豈慮萬牛難

捕狼

一狼將四子二嶺走千羊意得無前敵時乖闕後防寧知射生手已發弩機張會便烏鳶飽空令豺虎傷

和元夜

笳鼓喧燈市車輿避火城彭黃彭祖樓黃樓爭地勝汴泗迫人清梅柳春猶淺關山月正一作自明賦詩隨落筆端復可憐生

登快哉亭

城與清江曲泉流亂石間夕陽初隱地暮靄已依山度鳥欲何向奔雲亦自閑登臨興不盡稚子故須還

春夜

宿鳥一枝足爭林終日鳴庭花當戶發江月向人明鳥度清溪影風回晚市聲夢中無好語池草為誰生

登燕子樓

綠暗連村柳紅明委地花畫梁初着燕廢沼已鳴蛙鷗沒輕春水舟橫着淺沙相逢千歲語猶說一枝花

楝花

密葉已成蔭高花初着枝幽香不自好寒艷未多知會見垂金彈聊容折紫緌粉身非所恨猶復得聞思

送河間呂令 子固甥

今日中牟令當年太守孫獨能憐此老肯避席為門寒日風濤壯邊城簿領繁平生子曾子白首得重論

寄潭州張芸叟二首

湖嶺一都會西南更上游秋盤堆鴨脚春味薦猫頭宣室來何暮蒸池得借一作惜留孰知為郡樂莫作越鄉憂去國如前日為邦得舊游霜柑先落手春鴈幾回頭只道風沙惡寧知賈宋留賦詩真有助弔古不同憂

送曹秀才

甲第衣冠後東遷歲月侵情親期一諾急病闕千金孰並還家樂毋忘在莒心時能記衰病聲迹到雲林

杜侍郎挽詞三首

美政真吾母名家更杜陵于張從昔少魯衛至今稱絲竹中年好詞華夙世能周南棠棣傳平世幾人登驥騄方懷遠松筠忽有秋雍容名士數終始法家流凜凜驚千載堂堂閟一丘能令羊季子不肯過西州身去風流在人難玉石分平生才一見治行已多聞更覺知音少還修地下文他年九原淚仍是兩馮君

黃預挽詞四首

敏慧仍江夏風流更妙年貧焚酒家券病得里胥錢精

爽來鷹隼清明瀉澗瀍無兒傳素業有淚徹黃泉

骨秀神仙數詩清雅頌才識高懸日月韻勝絶塵埃去就堪同事摧殘盡一哀了知天上去不似世間來

志大期千里身宜置一丘英詞真蓋世爽氣已橫秋地要黃金骨天成白玉樓平生斷泥手斤斧恐長休

玉筋凝潮後絲桐藝葉餘遠途憎早悟曠度得中疎子逝今何遽吾生孰與居豈無文士傳未有茂陵書

秋懷四首

積雨不受暑既晴還得秋未免困河魚寧如喘吳牛風

梧有先聲巢燕無後留人生行樂爾一經今白頭

小雨斷復續回斜落晚風寒心生蟋蟀秋色傍梧桐草

與遥山碧花欺晚照紅口須談世事目已失飛鴻

山斷開平野河回殺急流登臨須向夕風雨更宜秋

急後飛鴈翩翩不下鷗晚舟猶小待莫雀已深投

梨坪當千户魚防擁萬頭寧須一網盡不為百人留

雨點急水驚風擘繫舟百年供轉徙因病得夸猶

元日雪二首

半夜風如許平明雪皓然簾疎穿瑣細竹壓更嬋娟窘

兔走留迹饑烏鳴乞憐遥忻炎海上還復得新年

度臘閱三白開正還積陰炊煙茅舍濕噪雀莫枝深短

髮千方誤中年萬里心成書著巖穴或有後人尋 閱三白作

送張斬縣

接禄才餘歲為邦近故園案圖三萬戶鎮静五千言雪

盡春泥滑風生沙水昏猶須放琴客坐席稍能温

送何子温移亳州三首

治出龍城守名高水部郎清明人共識風味獨難忘骨

立秦書瘦鬚粘檜蜜香烹鮮師老耳曳尾肯蒙莊

胷衿曾誦賦皓首始登門意得寧論晚心交不待言向

來期北上可復改南轅 嘗請湖越而得亳 畫地數佳政叢談何

處村

復作中年別仍懷後日憂闕山遮極目汴泗只東流政

好遭頻借詩清得暗投會看靈壽杖扶出富民侯

覽勝亭

斷岸通橫水吹花滿繫船中年擅幽獨輟食買林泉草木真宜主江山故作妍升沉有流轉且復賦歸田

何太冲挽詞二首

最三川守名成萬石君平生欠一識聲烈即多聞兜率真歸處琴臺只斷雲傷心今夜月忍便到初墳

哀挽諸儒競豐碑故吏繁素車紛雨泣丹旐與風翻幾地留遺愛他年作九原涕流者舊盡不獨為鄉園

送大兄兼寄趙團練

貧有分離苦官無早晚宜又為千里別未覺十年遲日與江山遠風連草木悲平生劉子政見可只一作共論詩

送張秀才

學又三年積功收一日長擅場推老手附尾得一作續諸郎度鳥界晴碧過雲回夕黃孰知詩有驗莫慍路無糧

送智叔令咸平

二謝將能事重陽只故臺固須衝節去便恐帶秋回敏捷才無盡鋪張意有開猶須記衰疾書與鴈同來

壽安縣君挽詞

兩大推平日三從播後聲憂勤登上壽簫鼓閉佳城緦布千人從松楸十里行哀榮動鄰里點筆競諸生

寄張大夫

只應青眼老尚記白頭翁一別今何向三年信不通不應書字倦未有北來鴻肯作彭城守何時馬首東

懷遠任淵注云此詩屬東坡

海外三年謫天南萬里行生前只為累身後更須名未有平安報空懷故舊情斯人有如此無復涕縱橫

答田生

酒亦有何好人今未肯忘苟無愁可解何必醉為鄉欲論奇字終能諱秘方直饒肌骨秀正要畫眉長

寄張學士舜民

湖海三年別譙徐一日間經時猶未見凡事信多艱理

極那須説情生不自還從來關聲問相見若為顔

雪中寄魏衍利

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融泥還結凍落木復沾叢意在千山表情生一念中遥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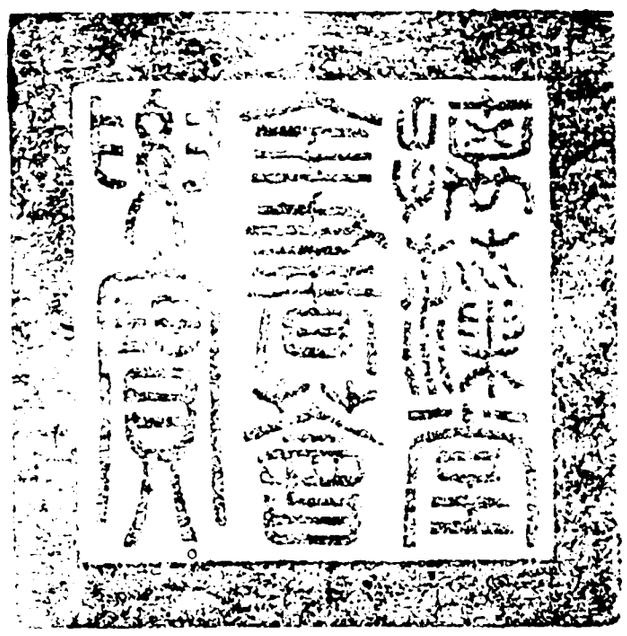
送澶州録曹宋參軍

宦遊男子事訪別故人情能吏于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餘戰伐犴獄寄廉平未肯輕衰疾人來關寄聲

早春

度臘不成雪迎年遽得春水開還舊緑魚喜躍修鱗柳及年年發愁隨日日新老懐吾自異不是故違人

後山集卷四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集部
後山集卷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二 集部

後山集卷五

宋 陳師道 撰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寄酬咸平朱宣德 智叔

寞寞超世網蔚蔚秀儒林他日熟看面今時初得心白頭無故意異代有同音短綆徒施巧終然莫汲深

歸鴈二首

弧矢千夫志瀟湘萬里秋寧為寶箏柱肯作置書郵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聊寬稻粱意寧復網羅憂作計胷懷早為生去住頻固違陰嶺雪不盡洞庭春巧作斜行字催歸去國人知時如有信決起亦相親

和寇十一同遊城南阻雨還登寺山

雨阻遊南步泥留逐北情稍看飛霧斷復作遠山橫野潤膏新澤樓明納晚晴歸宜有佳思紗帽壓香英

和寇十一雨後登樓

秀嶺歸雲裏華譙夕照中登臨初一作終不數吟笑近多同參秀知春力人和驗歲豐豫為逃暑約一快楚臺風

答寇十一惠朱櫻

故人憐一老輟食寄三山厚味非貧具先嘗愧客間甘酸俱可口衰白不宜顏句妙那能繼情深未覺慳

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復除棣學喜而成詩

老作諸侯客貧為一飽謀折腰真耐辱捧檄敢輕投早作千年調中懷萬斛愁莫年隨手盡心事許溟鷗

登寺山

晴山堪着眼別意不勝秋小作三年別聊為五斗謀要須乘下澤不待到壺頭預恐登臨處長思馬少游

答寄魏衍

往昔敦朋好猶能作報書老衰渾得懶疎密略相如名墮網中蝶身隨氷底一作下魚填門車馬客左席為君虛

別鄉舊

數有中年別寬為滿歲期得無魚口厄聊復鴈門踦齒

脫心猶壯秋清意自悲平時一作生郡文學鄧禹得三為

別叔父崑山丞

父子兼知已扶攜共白頭又為千里別未使寸心休鳥雀空庭曉風霜落木秋近親零落盡更覺別離愁

黃樓

樓以風流勝情緣貴賤移屏亡老畢篆市發大蘇碑更覺江山好難忘父老思只應千載後覽古勝當時

寒夜

閉户風將雨通宵浪打頭若為中夜聽復作別時愁宿鴈鳴漁火村舂急暗投不應田二頃能使寸心休

住鴈

斷岸通橫水枯荷着早霜一陂堪度歲數鴈不成行市遠無矰繳年豐足稻粱中原有佳氣不必到衡陽

寓目

曲曲河回復青青草接連去帆風力滿來鴈一聲先野曠低歸鳥江平進晚牽望鄉從此始留眼未須穿

野望

霜葉紅於染吹花落更馨平江行詰曲小徑夾葱青度鳥開愁眼遥山入畫屏畏人惟可飲從俗却須醒

寄兗州張龍圖文潛二首

去國遭前政還家未白頭百年當晚遇一辱獨先收齒脫空餘舌顏衰早着秋三為郡文學大勝鄧元侯

賸喜開三面旋聞乞一州力難隨鳥翼行復立螭頭今日麒麟閣當年鸚鵡洲寄書愁不達書達得無愁

家山晚立

遶舍苔衣積倚墻梨頰紅地平宜落日野曠自多風禹迹千年後家山一顧中未休噎土偶已復逐飄蓬

寒夜

一夜風澎浪中宵月脫雲到窓資少睡遠響倦多聞星火遠相亂江山氣不分早雞先得便斷鴈屢鳴羣

山口

重霧真成雨疎簾不隔風青林擁紅樹家鶩雜賓鴻漁屋渾環水晴湖半落東往來成一老猶在半塗中

晚泊

清切臨風笛深明隔水燈堆塲穿鳥雀暗溜入溝塍年使一作策倚扶行老船催趁渡僧茲遊恐未已着句續先曾

夜雨

十月天猶雨一作暖三更月失明溟濛才灑潤點滴不成聲闢户風煙入投林鳥雀輕旅懷終易感倏起別離情

宿合清口

風葉初疑雨晴窓誤作明穿林出去鳥舉棹有來聲深渚魚猶得寒沙鴈自驚卧家還就道自計豈蒼生

宿泊口

弱柳輕寒色懸流盡夜聲更長宜睡少霜落怯寒生急急占星度搖搖若舫傾風濤兼盜賊恩重覺身輕

野望

山開兩岸柳水遶數家村地勢傾崖口風濤齧石根平林霜著色沙岸水留痕賸寄還鄉泣難抬去國魂

顏市阻風二首

水到西流潤風從北極來聲驅峽口坼力拔嶺根摧突兀重重浪轟砰處處雷順流看過舫更着快帆催

萬古梁山泊今年未稱船阻風兼着雪費日亦忘年世事元相忤衰懷忍自煎晚來聲更惡始覺畏途遷邊

晚坐

柳弱留春色梅寒讓雪花溪明數積石月過慰平沙病減還增藥年侵却累家後歸栖未定不但只昏鴉

寒夜

留滯常思動艱虞却悔來寒燈挑不煖殘火撥成灰凍水滴還歌風簾掩復開孰知文有忌情至自生哀

晚興

去國猶能別逢人始欲愁不干遮極目自是怯回頭布網收魚櫂連筒下釣鉤誰初教鮮食澤竭未能休

宿齊河

燭暗人初寂寒生夜向深潛魚聚沙窟墜鳥滑霜林稍作他方計初回萬里心還家只有夢更着曉寒侵

別劉郎　魏衍注云宣義之壻六年之別先生喪母劉喪父故其詩哀甚

一別已六載相逢有餘哀公私兩多事宦病百相催無酒與君別有懷向誰開深知百里遠肯為老夫來

趙巖

一市萬人聚四衝千里遥胡然不作邑兼自可成橋羣盜去無迹諸豪壓不驕由來天下事浮議易傾搖

雞籠鎮　入棣州界

河市新經集雞籠舊得名初聞北人語意作故鄉聲客久艱難極情忘去就輕空虛仍廢忘何以慰諸生

除官　秘書省正字

扶老趨嚴名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著金根謬寧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

送謝朝請赴蘇幕

好合同黃卷情親須一作更白頭胡然落丹墨不坐致公侯沙軟留徐步魏本作山舍遮西顧塗上白字未注潮回趁急流平生湖海興日夜逐行舟

欽聖憲肅皇后挽詞二首

二妃端協帝三后共興周決策天同力收功語不流權宜從殺禮未命尚深憂鬱鬱佳城閉終天配壽丘

復辟先元約長年損積憂春移栢城仗仙去帝鄉遊德並塗莘敏功臨馬鄧優千秋修故事車馬戒如流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二祧從孝祀五典載虞嬪顯號追先志陰功見後人承顏親不待罔極痛如新永有如椽筆光容可得陳

靈岳占佳氣琳宮閟寶衣膺期一作應祈符寶歷錫號煥皇扉日月堯同數謳歌啟與歸傷心五雲去不見六龍飛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期還政事隆禮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愁晝亦昏

扶日行黃道乘雲上紫微憂勞形未命恭儉見陳衣布德開刑網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欽慈

彤管書陰教皇圖載德容漢宮先夢日代邸近乘龍喬岳藏遺服青門啟故封從今祠百世清廟配商宗

典冊尊徽號欽慈煥德名終身聞舜慕歷月見堯生兵衛嚴天仗車輿轉帝城故區脂澤在哀感倍皇情

王察院挽詞二首

施報終何在窮通共一空兩言成益友百代仰高風終始無遺恨恩榮託至公不應埋直氣會見吐長虹

良貴官何與長年死不亡身須樂魑魅氣已懾豺狼不盡胷中蘊猶堪地下郎豈惟吾道慶編簡亦輝光

勇氏新齋

堂因竹柏有花與歲時闌欲作終年計長留別眼看色侵杯酒重子熟落聲乾只有林園主相期耐歲寒

答王立之

每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解卷初增氣開懷得寫憂昏煙宜帶雨風樹更添秋絶唱猶多和先衰怯一作却後酬

和過田承君

寺古專宜僻居深自作幽興來寧憚遠句苦不緣愁逸氣無前足虛懷不繫舟逢人難晤語盲雨亦相求

山口

湖濶疑無地河回忽見山登臨聊自試衰疚致身閑四

壁寧虞盜多方莫駐顏無風回遠笛有月待人還

次韻夜雨

暗雨來何急寒房客自醒驟看燈閃閃擬對竹青青聲到江干盡風回葉上聽更長那得晚欹側想儀刑

晦日

人老時情薄春深花意微暄寒南北異風俗古今違即事無同異旁觀有是非食蔬如許瘦飽肉未須肥

登城樓

城郭春容晚因行可當遊飛來雙峽蝶自去一浮鷗峽嶺山將合江平水却流同來端興盡且為小遲留

奉賀陳聖子

合譜兒童歲為僚一再秋初聞消息報已作別離憂急雪將無路寒江欲斷流相逢寧易得端為小遲留

和王子安至日三首

近節翻多事為家不亦難老成須藥力愁絶向誰寬凍雨能妨夢朝霜故作寒衰顏心自了不待鏡中看

物理有終極人情從往還陰陽消長際老疾去留間申白徒懷惠巢由不買山更歌吾和汝風日稍侵顏

晨起公私迫昏歸鳥雀催百年忙裏盡萬事醉間來竹雨深宜晚江梅半欲開風燈挑不焰寒火撥成灰

送張衡山

昔別青衿子今為白髮翁此行何日見多難向來同官事酣歌裏湖山秀句中風塵莫回首留眼送歸鴻

除夜對酒贈少章

歲晚身何託燈前客未空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庚辰三月上旬登白門閑望

昔別子未仕人言詩有神預知河嶺阻不作往來頻剩喜今猶學須知祿為親五陵花滿眼作意莫禁春

送王君玉赴試

汝潁諸王後風流獨此人談鋒堅百戰筆力舉千鈞得士吾無愧多聞子未貧平生三學士相見定相親

奉送閻醇老推官

古今猶異俗鄒魯尚多儒簿領三年責雲霄一武趨數過忘潦倒惜君更斯須說與晁夫子今年錐也無

答李簿

老去才先盡春來酒屢空甘為耕釣手畏作囁嚅翁與罪寧無說言詩新有功不堪須野鶩似欲吐長虹

九月十三日出善利門

十載都城客孤身冒百艱一飢非死所萬里有生還去國吾何意歸田病不閑共看霜白鬢似得半生閒

送童推官

從事有多譽還家能少留持杯猶顧尾解纜即沙頭好事今猶壯論文老自休風埃留我老說與五湖秋

湖上晚歸寄詩友四首

髭髮難藏老湖山穩寄身却尋方外士招作社中人霜葉深於染秋花晚自春無人還有礙詩卷莫辭頻

簑笠宜多病衣冠錯致身清愁偏待客白髮解禁人江月深留雪山梅借探春興從湖上發詩為道人頻

功名違壯志戒律負前身劉德長欺客王融却笑人殘年憎送歲病眼却逢春杖屨知何向如公未厭頻

紅綠羞明眼欹斜久病身年齡不待命湖海却留人點滴花間露新鮮柳上春情懷將底用詩外不須頻

寄答顏長道二首

薄命猶多難浮生未定居故人憂已矣千里問何如白髮羞明鏡青燈怯細書不曾知史館何用索枯魚

貧病憂居士雕蟲累壯夫不能羞齒頰幸免葬江湖疲馬甘垂首遊鷹不應呼為誰歸未得山水故鄉居

春晚遊寶雲寺

繁杏青猶小幽花落更香日隨雲雨斷恨與水風長螳子何緣鬬蜂兒有底忙山人能棄世遊子不思鄉

夏日書事

花絮隨風盡歡娛過眼空窮多詩有債愁極酒無功家在斜陽下人歸滿月中肝腸渾欲破魂夢更無窮

賀關彥長生日二首

吉夢熊羆後名家韋杜旁風霜隨氣節河漢借文章漢相功名晚周南德化長欲申千歲祝願奉故人觴

經術宜傳世清明正得秋德優高士傳名重賦家流短袖妨妍舞青衫負白頭待看靈壽杖扶出富民侯

錢塘寓居

山水如相識豪華異昔聞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門閉蕭蕭雨風催緩緩雲會隨麋鹿去長謝犬羊羣

寄寇荊山

曠士三年別荊山一顧中百千人欲死四六老能工脫帽頭應白求田意欲東口須論世事目已失飛鴻

還江山

夜夜滄洲夢歸心劇旆懸呼童買輕舸拂榻下平川遡浪潮如鬬凌風岸若牽江鄉厭回首行及棟花天

雜題二首

亂水交如線羣山翠作屏寒輕春稍稍雪盡麥青青霜草猶疑滑風林漸喜聽生涯鞍馬上歲月短長亭

泥雪纔通脚煙雲復結陰遲留隨處簟暮靜沉沉去鴈懷歸意來禽欲好音稍寬溝壑辱不憚二毛侵

秋後五日應物無詩豈年志俱壯未解傷秋耶以詩挑之

伏盡暑猶壯秋生涼故遲蟬吟接遠響螢燭度深枝歲半身仍健年侵意自悲情知寇公子不作感秋詞

寄晁說之

閱世真難記如君自不忘尚一作向於書太簡正以懶相
妨共有還家樂終無却老方莫須憂潦倒未許細商量

再贈寇司戶

仕宦諸儒底名成一戰中酒為千日計詩費幾生功戲
馬章臺下呼鷹上蔡東少年豪俠窟杵臼得梁鴻

鉅野泊觸事

蒲港牽絲直平湖墜鏡清順流風借便捷路雪初晴鳥
度欲何向鷗來只自驚有行須快意安得易為情

東阿

慟哭東阿縣傷心莫與論却思當痛日敢望此身存舉
目人將母回頭影弔魂更堪悲手足孤稚滿船門

甲亭

峻壁亭臨水橫陂樹徹山兩河惟甲氏數柏共蒼顏隨
意遊成適回舟月與還早知乘下澤不再結青綸音關

遊鵲山院

積石橫成嶺行楊密映門人聲隱林杪僧舍遶雲根頓
攝塵緣盡方知象教尊只因羊叔子名字與山存南豐先生
出守日常遊是院

登鵲山

小試登山脚今年不用扶微微交濟樂歷歷數青徐朴
俗猶虞力安流尚禹謨終年聊一快吾病失醫盧山因鵲偏而名

別威德寺

三宿城隈寺輕齎類老禪暫來真偶爾適去更翛然笑
別留春塢行尋下瀨船此身猶斷梗飄泊且隨緣

雜題

春水漲湖田先尋滄漬船隔江爭問主入市不論錢味
得蓴尤滑香因豉更便他年棟花落追憶漫流涎

和董判官寺居作

共作東州客同棲古寺深論交非有舊不見解相尋冷
過清明節悲生故國心此身隨所寄未足問升沉

贈白閣黎

餅錫倦西東歸來一榻空宗乘能自判文學更兼通講
徹夜堂月定回枯樹風無從叅淨社回首倦飛蓬

舒御史太夫人挽詞

賈明叔請余同賦

回合蔣山秀佳城去域中珮環無曉日蘋藻自春風斷
髮人何在捐金事已空遂移男子孝更作直臣忠

和賈明叔秋晚見懷

陋巷少行迹故人車馬稀世情方汩沒吾道肯依違萬
葉迎風脫孤雲帶月歸獨憐高義在猶肯問柴扉

望夫石

磧戍人何在秋霜志不移無言息嫗怨有淚舜娥悲山
靜雲盤髻江空月印眉誰將望遠意歌作送征詩

夏杪

一室青蕪長終朝靜不譁聖賢開美酒子母破新瓜綠
篠初翻籜紅蕖稍薦花咄嗟功業晚覽照鬢初華

虞美人草

幽草默通神舊題虞美人長言方度曲應節若翻身律
呂聲相應雲龍氣自親無情猶感會不獨在君臣

沈道院有水墨壁畫奇筆也惜其窮年無賞之者

賈明叔請余同賦

壁間水墨畫為爾拂塵埃草樹精神出溪山氣勢回路
從沙嘴斷人自渡頭來莫惟知音少牙絃匣不開

同蘇不疑避暑法鬬寺

酷暑不可處相將尋畫涼清談廕廣廈甘寢就方牀蓮
剥明珠滑瓜浮紺玉香因知北牕卧自信出羲皇

和彦詹題遠軒

開牕得遠意興出杳冥間芳草日邊路片雲天外山好
花和露斸修竹夾藤删每許南鄰伴時來一寄顏

寄君玉

不見紫霄翁侵尋鬢已蓬倦遊鄉域異歸夢夙宵同愛
酒負應甚吟詩老更工清時公道在未足歎途窮

次韻游花洞

遠洞容徐步繁英故壓枝錦衾堆襞積春事向離披作

意真成誤尋芳似較遲預為來歲約及早共瑤卮

夜坐有懷一作秋懷

瑣瑣重門閉蕭蕭一再更一作稍稍昏煙集藝藝一再更短檠昏細字高枕笑一作忘平生來鴈防身早一作妨身健秋陽換眼明已須甘酒力不用占時名一作永言鄰里舊心肯向人傾

送張芝卿

相逢已偶爾告別更蒼然離合驚時換行藏乃世緣君無學干禄我亦賦歸田泗水秋山外長安夕照邊

行次舊縣寄立之

歲晚方奔命春期作過賓逢君為地主顧我拙謀身官是三年客情緣一日親將身隨斗食應作未歸人

送晁奉議高郵判官

公族仍前輩都城早與游士窮須祿食才大豈身謀雪嶺無歸鳥氷河有去舟平生湖海意不為有魚留

獨坐

文章平日事風竹暮年須衰疾懸知此霜毛不更除一丘吾欲往百畝有如無魑魅須游子乾坤著腐儒扣門聞啄木勸酒有提壺門逕無行迹秋來不遣鋤

和黃充實石榴花

春去花隨盡紅榴暖欲然後時何所恨處獨不祈憐葉葉自相偶重重久更鮮流珠沾暑雨改色淡朝煙著子專寒酒移根擅化權愧非無償手剡畫竟難傳

和黃預久雨

甲子仍逢夏連朝雨脚垂黑雲玄甲駐鐵騎冷官馳映日還蒙霧懸麻却散絲頹墻通犬豕破柱出蛟螭野潤風光秀涼生枕席宜撥雲開日月嘆井出虹蜺貧可留須提恩當記屢虧蒼頭行冒雨赤腳出衝泥詩好聲生吻書工手着胝衰年得佳句懷抱頓能移

同道士錢冷然尋澗水源

曉領黃冠子步尋東澗源施笻探清淺垂手弄潺湲閣殘花片槎留蒨漲痕鳳潛丹穴遂龍卧古潭渾修竹青垂蔭長蘿翠可捫忽驚穿藥圃不覺到雲根磴外看

飛鳥崖邊見飲猿援琴寫山水布席坐蘭蓀白石支棊
局青沙籍酒尊醉歌歸路穩洞口月黃昏

五言賀雨

六月鄞江旱焦勞刺史憂戴星趨洞府踏月叩龍湫引
咎自童詼為壇古法修山川將徧牲幣豈吾留帝意
茲回眷神聰俯應求油雲潛感白靈雨忽滂流急勢朝
翻幕寒聲莫咽溝餘波平浦嶼翠色蔽田疇池閣消殘
暑閭閻慶有秋邦民無以謝惟起載途謳

後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後山集卷六十三 集部

宋 陳師道 撰

詩七言律

九日寄秦觀

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清樽欺白髮
十年為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
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無地落烏紗

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

平林廣野騎臺荒山寺鳴鐘報夕陽人事自生今日意
寒花只作去年香巾欹更覺霜侵鬢語妙何妨石作腸
落木無邊江不盡此身此日更須忙

送趙教授

東髮相看到白頭了知公鬢不勝憂可堪親老須三釜
又看儒冠忍一羞平世功名須晚節向來旬月取封侯
北州豪傑知誰健乞我黃淤十里秋

贈歐陽叔弼

早知汝頴多能事晚以詩書託下僚大府禮容寬懶慢故家文物尚嫖姚只將憂患供談笑敢望功言答聖朝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見今朝

徐氏閒軒

倦游梁楚愛吾廬老寄山林孰與娛想見杖藜臨過鳥更能赤手縛於菟君寧平世輕三釜我亦東原有一區擬買嬋娟作歸計可無堆玉斗量珠

送蘇迨

胷中歷歷著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真宇飄揚今有種清談絶倒古無傳出塵解悟多為路隨世功名小着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次韻蘇公督兩歐陽詩

吟聲正可候蟲鳴酒面猶須作老兵豈有文章妨要務孰知詩律自前生向來慷壁真成罪未必含光不屢驚血指汗顏終縮手此懷端復向誰傾

送趙承議

先生隱德世難名晚見諸孫也自成賴水向來須好句道山今日有宗英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笑語傾勤苦讀書終不補未須墻角棄長檠

寄李學士

眼看游舊半東都五歲曾無一紙書平日齊名多早達暮年同國未情疎稍尋東刹論茲事賴有西方託後車說與杜郎須着便不應濠上始知魚

寄侍讀蘇尚書

六月西湖早得秋二年歸思與遲留一時賓客餘枚叟在處兒童說細侯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遥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

寄亳州林待制

湖海相望闕寄聲雲林過雨未全晴青衫作吏非前日白首論文笑後生似聽兒童迎五馬稍修書札問專城自聞苦李衆莊句不復人間世後名

寄送定州蕘尚書

初聞簡策侍前旒又見衣冠送作州北府時清惟可飲
西山氣爽更宜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
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自兜鍪

答晁以道

轉走東南復帝城故人相見眼偏明十年作吏仍餬口
兩地為鄰闕寄聲冷眼尚堪看細字白頭寧復要時名
孰知范叔寒如此未覺嚴公有故情

別黃徐州

姓名曾落薦書中刻畫無鹽自不工一日虛聲滿天下
十年從事得途窮白頭未覺功名晚青眼常蒙今昔同
衰疾久為今日別數行老淚灑西風

次韻春懷

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敗絮不溫生蟣蝨
大杯覆酒着塵埃衰年此日常為客舊國當時只廢臺
河嶺尚堪供極目少年為句未須哀

東山謁外大父墓

土山宛轉屈蒼龍下有槃槃蓋世翁萬木剌天元自直
叢篁侵道更須東百年富貴今誰見一代功名託至公
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

次韻晁無斁冬夜見寄

寒窓冷硯欲生塵短枕長衾却自親老子形骸從薄暮
先生意氣尚青春覆杯不待回丹頰危坐猶能作直身
城郭山林兩無得莫年當復幾霑巾

寄提刑李學士

石渠金馬青雲上東里西門濟水邊上冢過家真樂事
平時持節富當年成家舊學諸儒問脫手新詩萬口傳
范叔一寒今若此相逢猶得故人憐

寄杜擇之 杜寄惠近詩

詩家兩杜昔無鄰文采風流一作傳家世有人疾置送詩驚
老醜坐曹得句自清新與來不假江山助目過渾如草
木春農馬智專吾不讓衡陽紙貴子能頻

次韻晁無斁春懷

城郭朝陽散積陰郊原注目日青深年衰鷗鷺如今是
夢斷邯鄲何處尋語鵲飛烏春稍稍重簾深院晚沉沉
不辭杖屨衝泥雪未有瓊琚報好音

寄晁無斁

稍聽春鳥語丁寧又見官池出斷冰雪後踏青誰與共
花間著語老猶能笑談莫倦尋常聽山院終同一再登
今日已知它日恨搶榆況得及飛騰

次韻夏日

江上雙峯一草堂門閉心靜自清涼詩書發冢功名薄
麋鹿同羣歲月長句裏江山徒指顧舌端幽眇致張皇
莫欺九尺鬚眉白解醉佳人錦瑟傍

送杜擇之

兩父論詩伯仲間去思今識謝家安曠懷亦苦中年別
歸翼仍愁行路難四壁未堪風雨夕百園已試雪霜寒
欲逃富貴疑無地千丈竿頭試眼看

楊夫人挽詞 晁無咎母

初說南奔道路長湖邊丹旐已飛揚百年積慶鍾連璧
十念收功到淨方絳幔一作帳未經觀宋母綠衣猶記識
黃裳欲圖不朽須詮載今代誰堪著石章

桓山

平江如抱貫秦洪雙嶺馳來欲並雄是物皆為萬世計
闔棺猶有一朝窮林巒特起終烏有美惡千年竟不空
尚有風流羊叔子稍經湔洗與清風有東坡記刻石

答顏生

煩君臨問我何堪剩欲從君十日談老退不應稱敏捷
顏荼寧復借紅酣世間公器無多取句裏宗風却飽參
陋巷遠孫還好學未容光祿擅東南

送劉主簿義仲字壯輿

平生師友豫章公矻矻談君口不空半面相看吾已了
連城增價子何窮三千奏牘諸儒上四百庵察一歲中
二父風流皆可繼謗禪排道不須同

和顏生同遊南山

竹杖芒鞋取次行琳琅觸目路人驚當年此日仍為客
病目今來喜再明筋力尚堪供是事登臨那得總無情
已知名世徒為爾不復緣渠太瘦生

和魏衍同遊阻風

舊說東風未世情不應作意斷人行絶須一怒催新句
更可多憂促短生勝日着忙端取恠妙年得此未須驚
懸知出處非吾事已復星河爛熳晴

和魏衍同登快哉亭

經時不出此同臨小徑新摧草舊侵欲傍江山看日落
不堪花鳥已春深來牛去馬中年眼朗月清風萬里心
故著連峰當極目回看幽徑遶雙林

和三日

苦遭年少强追陪病眼看花更覆杯夾岸萬人傾國出
清江一注兩山開遊人欲盡驚鷗下晚日猶須惡雨催
更恐明年有離別折花臨水共徘徊

答魏衍惠朱櫻

開門先得故人書稍喜提攜起覆盂得句有誰知我在
嘗新此日賴吾徒傾籃的皪露朝露出袖熒煌得寶珠
會薦瑛盤驚一座莫腸藜口未良圖

和黃預病起

似聞藥病已投機牛鬬蛇妖頓覺非李賀固知當得疾
沈侯可更不勝衣驚逢白璧山千仞會見黃金帶十圍
只信詩書端作祟孰知糠覈亦能肥

和黃預感懷

壁立無堪佐子貧謾修簡牒效慇懃起臨月鏡看生意
卧向晴簷共白雲逸氣不應供潦倒劇談脫或致紛紜
但令藴晉禪妨醉不患何山病破羣

寄泰州曾侍郎肇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淮海風濤一流作真
有道麒麟圖畫豈無時今朝有客傳河尹是處逢人説
項斯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答顏生見寄

闕然車馬不聞音行路艱危已備更問舍求田真得計
臨流據石有餘清江山滿目開新卷韋杜諸人得細評
閑處着身容我老忙中見記識君情

和黃預七夕

盈盈一水不斯須今歲相過自作一作固自疎坐待翔禽報
佳會徑須飛雨洗香車超騰水部陳篇上収拾愚溪作
賦餘信有神仙足官府我寧辛苦守殘書

贈鄭户部

十載歸來遼海東江山如舊里閭空時平未覺身難遇
學贍依然説不窮著繡畫行真細事下車磬折得深衷
聖朝未有徐州相剩作功名跨數公世稱青州王相濮州李相而吾州自開國至今才有劉李二公為執政爾

九日不出魏衍見過

九日登臨迫閉藏老懷無限自淒涼山頭落帽風流絶
壁面稱詩語笑香南山有二謝詩石衝雨肯來尋此老拂床聊待熟黃粱獨無尊酒為君壽正使秋花未肯黃是日無菊

次韻何子温祈晴二首

夜半風回雨脚収萬家和氣與雲遊一作浮蕭條寒巷荒
三徑突兀晴空聳二樓勝日登臨輕一醉下鄉昏墊肯
同憂江空峽響魚龍冷一作落盡放青青極目秋
九虎當關信不傳燒煙才上已回天驅除霧雨還朝一作
晴日畜縮濤波復二川奪目光華開秀句推揚蓁秸驗
豐年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費將軍九萬牋

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

先生英氣蓋區中命與仇謀得老窮又見長身有家法
可辭短簿怒吾公石頭路滑行能速宣室歸來語未終
宛洛風塵莫回首直須留眼送歸鴻
先生秀句滿天東二子緣渠再得窮詩禮向來堪發冢
孫劉能使不為公炎方瘴癘避軒豁故國山河開始終
傳語元龍要相識江湖春動有來鴻元龍亦謫金陵

次韻黃生

入竹投窓夜有聲似違殘臘作初正三更爽氣侵笵坐
萬里回風逼發生呵筆小吟撩我老閉門高卧見君情
只今剩作驚人句頗覺吟邊意未平

雪後

送往開新雪又晴故留臘白待春青稍回松色伸梅怨
併得朝看興夜聽已覺庭泥生馬一作鳥迹遽修田事帶
朝星莫年功力歸持律不是騷人故獨醒

送詹司業

學舍論交二十年白頭相對固依然才難孰為吾君惜
果滿寧容我輩先熟路長驅聊緩步百全一發不虛弦
故懷未盡還成別飽慣人間不更憐

寄亳州何郎中二首

西南日下共浮雲人事離羣喜勸分已度城陰先得句
不應從俗未忘蕈松筐有節元宜晚桃李無蹊只自薰
欲入帝城須帝力且尋詩社著詩勳
西原追送未成旬赫赫傳聲已迫人剩欲鈔詩寄來使

尚能拂席致嘉賓孰知簡易歸劉向誰使循良作寇恂
他日入東專一壑少留餘地許為鄰

寄答泰州曾侍郎

千里馳詩慰別離詩來吟咏轉悲思思靜中取適庸非計
林下相從會有時生理只今那得說交情從昔見於斯
含毫欲下還休去懷抱何由得細知

送提刑李學士移使東路

襟抱從前相向開倡酬於此未多陪身更寵辱談彌勝
路別東西意自哀隱几忘言終不近白頭青簡兩相催
孰知衰老難為別聲問應須續續來

隱者郊居

高齋繚繞度雙溝老氣軒昂蓋九州不為江山開悒怏
正緣風味得淹留招攜好客供談笑折補新詩擬獻酬
小摘自鋤稀菜甲旁觀虛作不堪憂

寄襄州程大夫

中年為吏晚專城不獨身榮府亦榮江漢風流見羊杜

相門經術有韋平十年一別音書絶萬里相看骨肉情
今代龐公入城府定將懸榻與逢迎

送檢法趙奉議

三歲公門不屢過作牋時得問如何及茲去去翻為恨
向使常常肯謂多勇銳閉房猶著酒切深疾惡反傷和
贈言竊取仁人號善聽君居長者科

送建州鄭戶部

清江畫舸照新晴鐃鼓喧喧聒市鳴昔日布衣今著繡
他年鶴化只空城還朝不待三年最得郡何妨萬里行
歲祿二千親八十世間誰有此時榮

奉陪趙大夫遊柏山

後水喧江落渾黃晚雲障日作微涼笙歌聲裏旌旗動
羅綺叢中語笑香勸相秋郊開稔熟摩挲苔壁弔荒亡
風流一代今山簡有底尊前著葛強

寄曹州晁大夫

東方千騎貴當年白髮居頭也自賢肯廢精神修客主

稍回功譽入章篇虛名不救空一作饑腸晚歲仍遭末
疾纏死去不為天下惜鏡中當有故人憐

送馮翊朱令

三楚風流信有人先聲今已徹咸秦寧為雞口官無小
欲試牛刀久要新細肋臥沙勤下節長芒刺眼莫霑脣
山西一作西州豪傑知吾老為說猶堪舉萬鈞

送孝忠落解南歸孝忠后兄子

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妍短髮我今能種種
晚粧他日看娟娟千金市骨寧論價萬戶分封信有年
清白傳家有如此歸途寒盡不留錢

寄單州張朝請

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間半面人聲烈與風來不盡
音書無使去難頻一言悟主心猶壯百巧成窮髮自新
聞說監河收貸粟定傾東海活窮鱗

和趙大夫鹿鳴燕集

趙侯詩律近風騷雅意推賢答聖朝鴻鴈著行過渭水

鳳凰覽德下虞韶三千著籍今為盛九萬論程不作遙
不讀世書談世事卧看君自致青霄

和朱智叔鹿鳴席上

三楚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動修門充庭初識蒼龍礎
賜醴行霑白獸樽已上薦書輕一鶚更憑詩力化羣鯤
千年遼鶴空城郭誰見朱公有異孫漢大司空朱浮蕭人也

酬智叔見贈

老去斯文不更論却因夫子話師門清談不待傾三語
勝日何知共一樽逐北我方填坎井圖南誰得料鵬鯤
過逢為說佚芭在卧揖生衣犢有孫

再酬

鄉里衣冠不絶人近天尺五只清門論文正可簪雙筆
洗舌行看賜上樽瓊玖每蒙先木李蜩鳩方共笑飛鯤
固知賢傑當傳世下里朱陳亦有孫

敬酬智叔三賜之辱兼戲楊理曹二首

龍爭虎據竟成塵只有青樓與白門青樓謂燕子樓也令宰才
終朝百過更深憂落霞孤鶩知才盡疎雨微雲怯語遒
使君高會答清秋增餘披雲作勝遊九日再逢堪一笑

賓主縱賢終少在只今未可壓黃樓

早起

鄰雞接響作三鳴殘點連聲殺五更寒氣挾霜侵敗絮
賓鴻將子度微明有家無食惟一作違高枕百巧千窮只
短檠翰墨日踈身日遠世間安得尚虛名

和黃充小雪

度臘侵春亦未遲紛紛款款意猶微霑衣帶潤一作自濕元
無見着物還消不待晞賸欲打摠連夜聽未須迷鴈斷
行飛老來才盡無新語只欲煩君急手揮

和范教授同遊桓山

送客尋山已自仙行談坐笑復忘年平郊走馬斜陽裏
破屋傳杯積水邊洗壁留名題歲月一作題名留歲月登高著
句記山川風流幕下諸公子縮手吟邊更覺賢

春懷示鄰里

斷牆着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
却嫌歸鬢着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趣兩衙

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和寇十一晚登白門

重門傑觀屹相望表裏山河自一方小市張燈歸意動
輕衫當戶晚風長孤臣白首逢新政遊子青春見故鄉
富貴本非吾輩事江湖安得更相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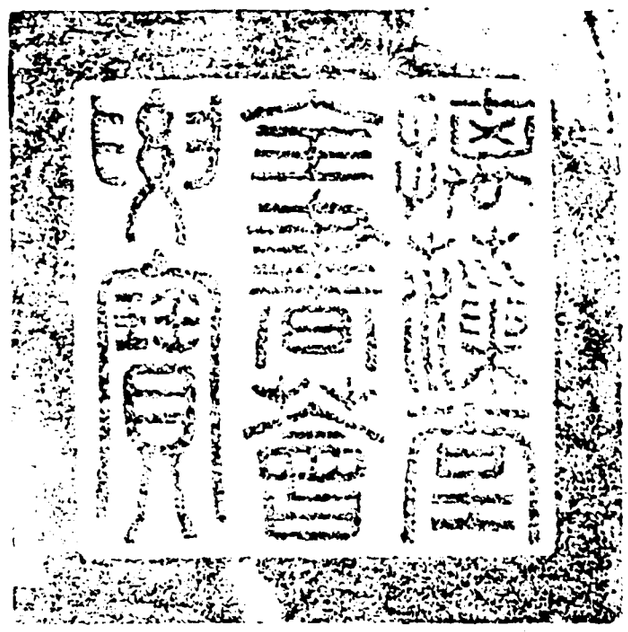
再和寇十一二首

南山樓觀插穹蒼林杪青燈出上方形勝自如諸老逝
功名隨盡二流長馬游從昔哀吾老王粲當年賦異鄉
少日幼心今淨盡多生綺語未全忘
與世相違孰自量資身無策謾多方逢場作戲真呈拙
誤筆成蠅豈所長名字不歸青史筆形容終老白雲鄉
何一作可須五斗輕千里賴有斯人未肯忘

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

登高能賦屬吾儕不用傳杯擊鉢催九日風光堪落帽
中年懷抱更登臺江山信美因人勝黃菊逢辰滿意開
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公來

後山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七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集部

後山集卷七

宋 陳師道 撰

詩 七言律

與寇趙約丁塘看花寇以疾不赴有詩次其韻

早年學苦斷過從晚歲逢春意未窮欲共元劉爭著語不堪姚魏已隨風坐無上客席虛左贈有英詞囊不空障日長須釣竿手歸來無計駐青驄

寄寇十一

鄰里相望信不通時因得句寄忽忽畫樓着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度日守窓驚節換經旬無使覺門空錦囊佳麗鄰徐庾賸欲同君賦惱公

和酬魏衍

闕然聲問畧相同百里之間一水通春興多多高紙價離懷一一逐歸鴻不憂寒餓成吾老稍喜朝廷記此公夢每見君心已了不因新句覺情東

上趙使君

老氣崢嶸蓋九州治聲騰涌逐雙流向來置醴蒙殊遇此日彈冠愧少留千里山連環故國中秋月好傍黃樓不應為米鬬鄉里定復還從馬少游

送鄭祠部

持節還家未白頭有親八十更何求又隨急詔朝天去不為寒鄉盡歲留四着儒冠甘送老數經奇運得銷憂擬登碣石臨朝日浩蕩滄溟沒白鷗

拱翠堂蕭邑富人竇敦禮即泉山作此堂規制宏麗無咎作記

千年茅竹蔽幽奇一日堂成四海知便有文公來作記尚須我輩與題詩至人但有經行處寶蓋仍存朽老枝能事向來非促迫經年安得便嫌遲

贈田從先

衣冠魯國動成羣憂患相從只有君落筆如流寧蹈襲行前應敵却紛紜愧非伏老成和伯喜有侯芭守子雲意氣有餘功用少相望千里定能勤

寄單州呂侍講希哲

往時三呂共修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奔電足今年還直通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隨刺史車遣興寬為七字語尋人一作逢人聊代一行書

寄沛縣姜承議姜乃潛之孫以捕盜改官預作隱居自號金城居士

平生魯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恠有武功蒙寵錫果緣陰德貫神明金池已作歸田計玉版方書濟物情百里飢寒獨顏闔顏闔謂魏衍忍令一物不數榮

宿柴城

卧埋塵葉走風煙齒豁頭童不計年起倒不供聊應俗高低莫可只隨緣通通遠鼓三行夜隱隱平湖四接天枕底濤波篷上雨故將羈旅一作老到愁邊

題王平甫帖

早聞英氣擅家聲晚得諸郎識老成可恨治朝無此老却嫌晚進不同生足知落筆千言疾尚想揮毫一坐傾未信哲人窮五学二難還復以詩鳴

和張奉議贈舅氏龐大夫

朝下公門不曳裾身寬心遠等林居傳家聲烈三公後
貯腹平生萬卷餘藤架倚春聽語鳥石池迎日數遊魚
人言酷似牢之舅未有新詩錦不如

和舅氏公退言懷

追陪强韻愧難過應接前聞覺未多盛禮每虛摩詰席
舊詞猶可雪兒歌手開新徑延徐步眼赴高梧上碧蘿
風雨入懷泥滿眼時須好語滌煩痾

和吳子副智海齋集

法筵應供賴三車堆案抽身輟算沙破一作度暑好風開
樂國脫塵新句散餘霞僧廈手汗空留迹佛几推紅拂
委花客舍黃粱應未熟且容秋蝶夢南華

上晁主客時與無咎對酒及門而闔者辭焉

兩疏父子共含香不獨家榮國有光騰欲展懷因問疾
孰知相對只銜觴年侵身要兼人健節近花須蒲意黃
從昔竹林須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

贈石先生

多方作計老如期有疾交攻遽得衰晚有勝緣逢異士
生須快意闕前知迫人鬢頷紛紛白臨事迴迂種種遲
分我刀圭容不死它年鶴馭得追隨

送晁無咎出守蒲中

一麾出守自多奇四十專城古亦稀解榻坐談無我輩
鋪筵踏舞欠崔嵬闕作劇聊同俗遇事當前莫後幾
聖世急才常患少神宗御筆曰治世常患難得人才棧羊篩酒待公歸

送晁堯民守徐

中年為別不堪憂東髮登門到白頭南省望郎仍國士
東方千騎更吾州彭翁老壽終遺骨燕子飛來只故樓
知已難逢身易老煩公置醴我歸休
從昔竹林須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

送王定國通判河南

孤身十載客都城白社雙林諱姓名授館不為他日計
解衣真出故人情翹材必定延枚叟宣室終須記賈生
萬里歸來髮如漆了知句法更新清
寄文潛無咎少游三學士
北來消息不真傳南渡相忘更記年湖海一舟須此老
蓬瀛萬丈自飛仙數臨黃卷聊遮眼穩上青雲小著鞭
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

臺

連日大雪以疾作不出聞藤公與德麟同登女郎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無地
投隙穿帷巧致身晚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卧不緣貧
遥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是日賜柴米

立春

馬蹄殘雪未成塵梅子梢頭已著春巧勝向人真柰老
衰顏從俗不宜新高門肯送青絲菜下里誰思白髮人

共學少年天下士獨能濡濕轍中鱗

贈王聿修商子常二首

欲作新詩挑兩公含毫不下思先窮貪逢大敵能無懼
強畫修眉每未工長病忍狂妨痛飲晚雲朝雨滯晴空
正須好句留春住可使風飄萬點紅

朱櫻青子已嘗新白帢黃衫見未頻載酒對棊無俗士
閉門高枕有閑人有底百年須薄祿相看一笑却關身
肯留惡客開家釀驚坐何人更姓陳

次韻敬酬元弼三兄

寞寞雨力及時來冉冉春光作意回白髮尚堪供語笑
青衫不惜著風埃林廬要自容家到尊酒寧辭日日開
只恐未便文字飲人間無夢到陽臺

和賈耘老春晚

蒙蒙裹裹幾絲飛榴葉千燈照晚暉紫翠園林鶯欲懶
黃昏簾幕燕初歸花明西苑將迎幸草綠平原正打圍
一卧海城春又晚不妨閑處得真機

次韻寇秀才寄下邳家兄

少共千憂老一官中間毀譽兩茫然去留有命真如此俯仰從人却未然故著江山供極目正將强健入新年驚逢小杜風流勝信有衣冠不乏賢

賀文潛

飛騰無那高詹事奔軼難甘杜拾遺釋梵不為寧顧計公侯有命却隨宜且留陳迹來韓愈不用逢人說項斯富貴風聲真兩得窮人從此不因詩

送章氏兄弟兼寄金山寧禪師

末塗一過馬羣空老眼雙瞻碣石鴻固有江東兼渭北其如明月與清風一官羈絆吾堪老萬里嫖姚子未窮寄語此時懷馬祖叩門何日許龎公

寄曾公權

超世功名子有憑過人材藝我何曾詩書忘廢難支敵門舘光華却再登捐棄妻兒逃世累埽除鬚鬢伴禪僧待君持節東南日試問當年杜伯升蘓子瞻通禪師詩云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

次韻關子容湖上晚飲

風樹吹花落四鄰暮雲將雨作催人旋傾美酒留連客急作新詩報答春試傍清湖看鬢髮莫辭行樂費金銀如今歸去還高卧更問風光有幾旬

和休文至自新安

無成底事到天涯重見春工換柳枝歷盡江山苦行役歸來風雨過花時驅馳共厭人間世險阻時聞別後詩獨有窮愁銷未盡一番相見一伸眉

酬應物見戲

扣門賞竹任推排興盡歸舟挽不回平世山林成偃蹇新年詞句得參陪醒心正賴揮毫疾誤筆仍煩送喜來書省不應須乳媪何承天老為著作而同官皆少年目為乳媪來詩有舘殿之句一時除目盡英才近除祕書正字皆天下之選

城南

白下官楊小弄黄騎臺南路緑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

度水吹香故故長蹲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
孰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

次韻楊內翰贈諸進士

一官歸老豈嘉賓喜見羣材入選掄學變古今人得意
化行梁楚俗還醇士蒙餘勇天同力詩度清秋物再新
勉作功名收善頌徑從平地據通津

次韻寇司戶春懷

諱窮懷祿得辭勞腰折低頭不復高夢幻更堪追鳥迹
去來何有拔牛毛依違玩世從君好叱咤生風蓋代豪
聞說妙年心尚在忍看花絮受風飄

陳詢秀才歸徐

千里相從愧子心未堪歸路馬駸駸更能作意憐衰病
肯復一作後重來道古今三歲有期看一舉百年聊待到
千尋行逢淨社論餘習為說登臨久廢吟

登彭祖樓

城上危樓江上城風流千載擅佳名水兼汴泗浮天濶

山入青齊煥眼明喬木下泉餘故國黃鸝白鳥解人情
須知壯士多秋思不露文章世已驚

寄子開

致君意氣日方中許國精誠月貫虹一代英豪出門第
當時毀譽豈窮通風流身致羲皇上日夜心隨汝洛東
從使少年輕我輩只留顏面對吾公

寄徐吉父學士

臥龍山上摘黃花曾共西風醉帽斜當日已應天下樂
無人傳入畫圖誇低頭强笑今何似多病難堪懶自嗟

聞道承明方厭直幾時來伴訪山家

和南豐先生西遊之作

孤雲秀壁共崔嵬倚壁看雲足懶回睡眼賸緣寒綠洗
醉頭强為好峯擡山僧煮茗留寬坐寺板題名卜再來
有愧野人能自在塵樊束縛久低徊

和南豐先生出山之作

側徑籃輿兩眼明出山猶帶骨毛清白雲笑我還多事

流水隨人合有情不及鳥飛渾自在羨他僧住便平生
未能與世全無意起為蒼生試一鳴

和張次道再遊翠巖之作

去歲尋山有舊題重來似與故人期回巒俯仰如迎客
流水喧鳴擬索詩嶺路依危通鳥過吾身趣健白雲隨
自憐久快屠門嚼欲住安能久茹芝

初到錦城

溪遶層巒路遶溪飛梁相接挂晴霓山川王氣今何有
巖谷靈蹤昔未躋十里松篁參羽仗半天樓閣倚雲梯
勝遊欲盡無窮目未到桃源客已迷

何復教授以事待理

負俗寧能累哲人昔賢由此致功名驥汲鹽坂車前足
琴得焦桐爨下聲三獻荆山時未識一鳴齊鳥衆方驚
傳聞下詔搜遺逸勸講方思用老成

和富中容朝散值雨感懷

節物驚心懶復嗟樽中酒盡復誰賒風撩雨脚俄成陣
晚風踈日乍相親黯黯輕寒拂拂春觸目漸隨紅蕊亂
經年不見緑條新寧論白黑人間世慚愧雌黄紙上塵

十里松陰窮野步暫時留得自由身

和沈世卿推官見寄

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閑處著
暫容雙眼醉時開為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
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和劉元樂月夜寄賈耘老

胡床欲上庾公樓那復周南歎滯留皓魄光連鮫室午
疎星冷浸洞庭秋錦袍有興思姑孰桃楫無心問莫愁
喚取長江來入社不勞牛渚問行舟

酬呂明父學士

當日功名指顧收一言悟主遇千秋去登霄漢如平地
歸到雲山尚黑頭解組行參蓮社客揮金坐揖醉鄉侯
謝公不為蒼生起擁鼻重來可自由

送傅子正宣義

漸漸烏竿五兩輕一帆秋色下江濱請纓北闕非無意
捧檄南州且為親神驥解鞿天上足風鵬搖翮日邊身
歸途睞眼塵沙惡夢想西湖十里春

和元樂銷暑樓曉望

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閑處著
暫容雙眼醉時開為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
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和劉元樂月夜寄賈耘老

胡床欲上庾公樓那復周南歎滯留皓魄光連鮫室午
疎星冷浸洞庭秋錦袍有興思姑孰桃楫無心問莫愁
喚取長江來入社不勞牛渚問行舟

酬呂明父學士

當日功名指顧收一言悟主遇千秋去登霄漢如平地
歸到雲山尚黑頭解組行參蓮社客揮金坐揖醉鄉侯
謝公不為蒼生起擁鼻重來可自由

送傅子正宣義

漸漸烏竿五兩輕一帆秋色下江濱請纓北闕非無意
捧檄南州且為親神驥解鞿天上足風鵬搖翮日邊身
歸途睞眼塵沙惡夢想西湖十里春

和元樂銷暑樓曉望

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閑處著
暫容雙眼醉時開為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
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和劉元樂月夜寄賈耘老

胡床欲上庾公樓那復周南歎滯留皓魄光連鮫室午
疎星冷浸洞庭秋錦袍有興思姑孰桃楫無心問莫愁
喚取長江來入社不勞牛渚問行舟

酬呂明父學士

當日功名指顧收一言悟主遇千秋去登霄漢如平地
歸到雲山尚黑頭解組行參蓮社客揮金坐揖醉鄉侯
謝公不為蒼生起擁鼻重來可自由

久要尚憐君子在為言雞黍亦逢留

呂使君生日

司漏凌晨報曉籤曈曈赫日上重簷良辰已應純乾策
吉夢先符太卜占棣蕚同時升紫禁棠陰由此駐彤襜
一杯欲助邦人禱願借黃堂壽掌添

送澤之過維揚

夢裏揚州十載間青樓陳迹故依然袍爭爛錦催詩筆
雨濺明珠落酒船顧我老無騎鶴興羨君行及看花天
囊中繡句歸應滿不負韋郎五色牋

和和叟第課還自都下

青雲直上馬如龍來往泠然若御風高步只應天咫尺
舊遊寧寄浙西東升沉道路從今異邂逅比鄰此日同
相見可堪懷抱泠需君健語破樊籠

和和叟梅花

百卉前頭第一芳低臨粉水浸寒光漢房陵有粉水卷簾初認
雲猶凍逆鼻渾疑雪亦香鳥實自應終有待天真不假

共許異時終此去滿冠塵土待君彈

簡李伯益

籬鹽度歲每無餘垂橐東歸口未餬貧裏交遊新斷絕
老來光景半消除時情視我門前雀人好看君屋上烏
尚喜敝廬連蔣徑願求佳句遞羣奴

九日無酒書呈漕使韓伯修大夫

老大悲傷節物催酒腸枯涸壯心灰慙無白水真人分
難致青州從事來倦筆懶從都市出醉鄉睚剛為麴車回

黃花也似相欺得坐對空樽不肯開

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

陳蕃解榻為留連俯仰徒驚歲月遷故意斯人柔風雨
多情於我獨山川可憐顏貌非前日依舊窮愁似去年
後夜相思隔煙水夢魂空寄過江船

簡令由司理

居連里巷室連甍多謝能容鑿壁生幸有餘光子何損
豈無鄰好我先傾已知涉世遽遽夢但欲求田倪倪耕

貧病久甘從棄置寧堪更累汝南評

張謀父乞花

二頃田園汴泗東春來一作春心事幾人同固知短綆無
深汲又見新花發舊叢光氣著人渾欲醉妍華過眼旋
成空冷官門外一作戶無消息與報江南春信通

寄子閔

道山清絕況真仙杜曲風流最近天曹濮于今真樂國
股肱從昔著時賢今回不辨終朝語此去無端久疾痊

後山集卷七

後山集卷八

詩　五言絶　七言絶

宋　陳師道　撰

絶句

翼翼陳州門萬里遷人道昔人死別處一哭欲絶倒

和豫章公黄梅二首

寒裏一枝春白間千點黄黄道人不好色行處若為香

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玉質金作裳山明風弄影

黄梅五首

異色深宜晚香生故觸人不施千點白別作一家春

舊鬢千絲白新梅百葉黄留花如有待迷國更須香

冉冉梢頭緑婷婷花下人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

黄裏含真意春容帶薄寒欲知誰稱面偏插一枝看

花裏重重葉釵頭點點黄祇應報春信故作着人香

巨野二首

紅落芙蓉晚青深蒲穗秋平湖無過鳥暗鼓有行舟

蒲港侵衣緑蓮塘亂眼紅將身供世事結網待回風

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二首

翰墨功名裏江山富貴人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江清風偃木霜落雁横空若箇丹青裏猶須着此翁

絶句

斫水水可斷續弦弦可完如何鄭公客不作百年看

北渚

南蕩不可渡北渚風浪生向來狐兔迹已復蛟龍鳴

夜句三首

過雨作秋清歸雲放月明入簾搖竹影塞耳落洪聲

老樹仍孤秀秋蟾只獨明何須夜來雨却聽枕前聲

短短長長柳三三五五星斷雲當極目不盡遠峰青

雙櫻

並蒂隨宜好連心着一作稱意紅只堪驚老眼持此與誰同

鴈二絶句

來往違寒暑飛鳴在稻梁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陽
截水無留影哀空有斷羣翅開先作字行斷不成文

江湖堂

莫愛西湖好娟娟去不回無情是江水猶解及時來

眠雲齋

已是登臨晚長須愛惜春終當捐世事來作卧雲人

擬李義山柳枝詞五首

江清沙日煖雄鴨雌鴛鴦相看不相識花晚褪紅香

嫋嫋東門柳重重小苑花為誰須落子着意莫藏鴉

雨葉不自持風花故入衣飛花已無定忍着惡風吹

伏雌將阿一作沙鷺水陸不相直鴨鴨橫波去嗝嗝呼不得

莫解丁香結從教長苦辛却因千種恨別作一家春

晚遊九曲院和章秀才二首

冷落叢祠晚回斜狹路賒平荷留夜雨驚鳥過鄰家

雲暗重重樹風開旋旋花病身無俗事待得後歸家

喚作忘憂草相看萬事休若教花有語却解使人愁

次韻順法師十三間樓避暑二首

窓暗時時雨門開處處山心蕪解衣後秋破立談間

枕簟長相往功名久不關論文非小陸愧色滿顏間

次韻答邢居實二首

漢庭用少功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

掛冠高處未宜彈

秋來為客意何如千里河山信不疎昔日老人今則少

不妨紅葉閉門書

次韻答學者四首

津津爽氣貫眉目十五男兒萬里身筆下倒傾三峽水

胷中別作一家春

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熏沐不為杯酒汙

飛揚未許老夫量

暗中摸索不難知眼裏輪囷却見稀行地徑須先八駿
刺天終不羨餘飛
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切至柔統指剛則折
善而藏之光奪月

次韻秦觀聽雞聞雁二首

行斷哀多影不留有人中夜攬衣裘筆頭細字真堪恨
眼裏長檠不解愁
立馬皆除待一鳴何如春夢不聞聲固知雞口羞牛後
不待鳴羣已可驚

朝秦觀

長鋏歸來夜帳空衡陽回雁耳偏聰若為借與春風看
無限珠璣咳唾中

謝人寄酒

舊香餘味記黃封厭見春泥滿眼紅千乘莫從公子後
百壺能為故人東

和江秀才獻花三首

風雨東籬冷落看清溪水落玉峯寒酒家不辨當鑪費
乞與先生種杏壇
疎花得雨數枝黃白髮緣愁百尺長要與先生同一醉
故留秋意作重陽
江公孤憤不宜秋吟作秋蟲到白頭過我可為千日醉
從公難作百錢游

寄豫章公三首

密雲不雨卧烏龍已足人間第一功得諾向來輕季子
恨無一縷破雙團憤下薑鹽枉肺肝誓酒不應忘此老
打門何日走周公

人須百斛買雙鬢水截龍章試虎斑老覺才疎渾不稱
自攜雲月瀉潺湲

贈秦觀二首

兩秦並立難為下萬里長驅在此初別後未忘三日語
人來肯作數行書

文章從古不同時詩語驚人筆益奇過與阿平應絕倒
世間能有幾人知

次韻蘇公竹間亭絕句

竹裏高亭燈燭光今年復得杜襄陽倏看老盡千年後
更想霜林百尺强

東禪

東阡急雨不成泥度密穿青取逕微邂逅無人成獨往
慇懃有月與同歸

八月十日二首

一夢人間四十年只應炊竈固依然兩官不辨一邱費
五字虛隨萬里船
人生七十今强半老去光陰已後身更欲置身須世外
世間元自不關人

迎新將至漕城

早投林野違風雨晚傍塵沙飽送迎却愧兩街屠販子
卧聽車馬過橋聲

即事

老覺山林可避人正須麋鹿與同羣却嫌鳥語猶多事
强管陰晴報客聞

齋居

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一枕兩窓深閉閣
卧聽叢竹雨來時

中秋夜東刹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
要人排户問東鄰

卧疾絕句

老裏何堪病再來愁邊不復酒相開一生也作千年調
兩脚猶須萬里回

南軒絕句

少日書林頗著勳莫年貪佛替論文銅鑪瓦椀芒鞋裏
此外惟須對此君

絕句

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
却思陶謝與同時

春興

東風作惡不成寒野水穿沙自作灘細草無端留客卧
繁枝有意待人看

次韻回山人贈沈東老二首

一杯領意不須沽六字持身已有餘癡子未知天上樂
先生今解世間書

後篇屬沈東老

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衫出指論奇字
白髮挑燈寫細書

以桂 桂一作柱 杖供仁山主二首

錯節孤根勁有餘坐床須按起須扶一生用底令相贈
更問林間有此無

洗足投節只坐禪厭尋岐路費行纏老來不復人間事
不用山公更倒圓

項城道中寄劉令使修溪橋

老怯危橋泥沒膝喜聞吾黨政如春須君不惜千金費
此後寧無我輩人

碓磨寨

以人為食殺為戲自昔無聞爾所先信有亡身一言盡
獨能遺臭萬人傳

送倫化主

赤髭白足可憐生躡蹻擔囊壯此行要致雪峰千五百
不妨兼識謝宣城

贈魏衍三首

妙年文墨秀儒林老眼今晨得再明歷塊過都聊可待
未須回首一長鳴

崔蔡論文不足過新詩平處到陰何寧須萬户權輕重
不待千篇一已多

敏捷為文筆不休何妨縮手小遲留名駒已自思千里
老子終當讓一頭

贈國寶三首

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口擬説詩心已解
世間快馬不須鞭

往歲黃童黃預今寇君高文要學亦多聞留年看舉天南
翼過目先空冀北羣

虎子墮地氣食牛雀兒浴處魚何求可奈我衰才亦盡
正須二子與同游

題柱 并序

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云無人解妾心日夜
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讀而哀之作二絶句

桃李催殘風雨春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妍華盡
何限人間失意人

從昔嬋娟多薄命如今歌舞更能詩孰知一作文雅河陽令
不削瓊奴柱下題

陶朱公廟

千篇奏牘漫多知百戰收功未出奇名下難居身可辱
却將湖海換西施

次韻別張芸叟

中年為別更堪頻四海為家託一身此別時須問生死
孰知詩力解窮人

僧慧僧和同往南山

驥騄同羣鴻雁行登臨端為作重陽南臺二謝風流絶
準擬歸來古錦囊

謝端硯

王家舊物羣偷後石出蠻溪百丈深揮翰吾非玉堂手
斷金君有古人心

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四首

龍蛇起伏筆無前江漢淵回語更妍好事元須一賞足
藏家不必萬人傳

此詩此字有誰知畫省郎官自崛奇罪大從來身萬里
政成今有一作麥三岐見

四海聲名何水曹新詩舊德自相高一官早要稱三字二鬢何須一作誰教着兩毛

當年關里與論詩晚歲江山斷夢思妙手不為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

西郊二首

紅緑相催春事闌可能無意待人看不因送客那能出衰病經年一據鞍

攢眉斂目抵風沙暗度城西十里花歷肆側聽長短向緣溪斜着兩三家

謝憲臺趙史惠米

平生忍欲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清趙都史也能作意向詩人

城南夜歸寄趙大夫

書生作意一斑足杜陵據鞍兩眼寒風雨喚人歸去好免教街吏報平安

戲寇君二首

杜老秋來眼更寒蹇驢無復逐金鞍南鄰却有新歌舞借與詩人一面看

南鄰歌舞隔牆聽想對朝窓暈倒青莫望喚人看婀娜只憑幽夢寄丁寧

絶句四首

秋床歸臥不緣愁病與衰謀作老仇數樹直青能爾瘦一軒殘照為誰留

芒鞋竹杖最關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兩作鄰堪共話五千插架未為貧

昏昏嗜睡元非病續續題詩不耐閑作意買山還得笑多方扳白却成斑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騎驢二首

復作騎驢不跨驢此生斷酒未須扶獨無錦里驚人句也得梁園畫作圖

衝籬突市不逡巡掠面驚風撲眼塵出手推敲寧避尹
題門吟咏不逢人

寄曹州晁大夫

墮絮隨風花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
困倚闌干一欠伸

絶句

水搖電繞雷取龍伏蛙號蚓海瀆空黑雲黃槐度白鳥
映日急雨回斜風

徐僊書 并序

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作謝體書
效黃魯直妍妙可喜敬作三絶句

蓬壺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
信知人厄匪天窮

詩成已作客兒語筆下還為魯直書豈是神仙未賢聖
不隨時事向人疎

金華牧羊小家子西真攘桃何代兒詩着海山書落爪
向來何一作那免世人疑

絶句二首

里中餽杏得嘗新馬上逢花始見春勤苦著書如此吏
世間枉是最閑人

密密毋房疊疊花一枝臨路為人斜丁寧語鳥傳春意
白下門東第幾家

三月廿二日榴花盛開戲作

五月榴花忽見春白頭喜遇一番新可能畧不解春意
只有尋枝摘葉人

謝趙生惠芍藥三首

郁郁芬芬十里君紅紅白白數枝春要將結習惱鴛子
送與毗耶彼上人

從徵至老走風塵喜見鄉園第四春獨舞東風醉西子
政緣無語却宜人

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憐獨得殿殘春一枝賸欲簪雙髻
未有人間第一人

寄鄰

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踟躕可能炙背春風裏卧把青銅摘頷鬚

觸目

果下翩翩跨紫騮踏花濺水見風流可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遊

送姚先生歸宜山三首

鄭公龍變不容親猶有先生不絶塵鄭乃姚之師姚亦不復見也定力不為生死動始知天地有閒人

老逢熙運乞前官病遇先生得内丹一飽有期吾事了千年不死後人看

宇定心清面發丹下床投杖覺輕安此身已許壺丘子他日争尋靖長官

席上勸客酒

稍開襟抱使心寛大放酒腸須盞乾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

和黄生出遊三首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已着連峯妨目極不應疾雨使心休

諸郎聯壁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閑

賸欲登臨强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闌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

盤馬山山頂數丈無草木相傳漢祖盤馬於此

耕桑戰伐飽曾經廟毀村荒不乞靈尚有君王盤馬迹至今草木不能青

從寇生求茶庫紙

南朝官紙女兒膚玉版雲英比不如乞與此翁元不稱他年留待大蘓書

黄樓

樓上當當徹夜聲與人何事有枯榮已傳紙貴咸陽市更恐書留後世名

酬顏生惠茶庫紙

破卵剥膜肌理滑削玉作版光氣熏老子尚堪哦七字
阿買頗能書八分

贈周秀才二首

與君世好自比鄰宣古與大父外大父遊君其孫也豐悴相從久更親
急棹一作駕小舟來取別固知風味似前人

早逢異人得異術究窮咎休出頃刻相逢拍手問由來
恠我今年有陰德魏衍注云周嘗謂先生命未甚合故有陰德之語

絶句

雲海溟溟日向西春風欲動意猶微魏衍云丙蒙塗二字未注王子飛云趙誠伯本作欲動一字未注王子飛云春風着意力猶微無端一棹歸舟疾驚起鴛鴦兩背飛

和李文叔退朝

朝流駭汗蒸雙貔風捲屯雲散萬蹄任使輕衫汙嬌色可令纖手洗春泥

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違人旋作晴不使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鳳凰城

酬王立之二首

頓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憔悴兩公指藴黃客獨倚東風遣信來

重梅雙杏巧相將不為遊人只自芳應恠詩翁非老手相逢不作舊時香

謝王立之送花

過雨生泥風作塵馬蹄聲裏度芳辰城南居士風流在時送一作時遣一作猶遣名花與報春

和參寥明發見鄰家花二首

短牆春色過鄰家行不逢人只見花新緑葱葱紅蕚蕚却成粧面映青紗

滿城桃李一番新深院繁枝別得春從此詩翁有新語不須紅濕少城闉

贈吳氏兄弟三首

一長未可衆人師萬里元隨八馬蹄不解征西諸子弟
却憐野鶩厭家雞
才隨年盡不重奇每愧諸郎索近詩旋作七言供一笑
自癡那得使人癡
得失媸妍只自知畧容千載有心期恨君不見金華伯
何處如今更有詩

嘲無咎文潛二首

詩人要瘦君則肥便然偉觀詩不宜詩亦於人不相累
坐看鳥迹破蒼苔
淮南小山秦氏子舊雨不來今雨來風席起麾晨突冷
帳底吹煙香自薰鏡前含笑意生春經年不道君恩薄
却是恩深更誤人

秦少章見過

黃金九鏤腰十圍
一錢緣我不緣渠身作賈孟行詩圖窮人乃工君未可
早據要路安肩輿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河海相忘目自疎經年不作一行書世間惟有韓康伯
肯為淵源住歲餘

擬漢宮詞三首

葉葉霜林著意紅翩翩行騎語牆東黃金擬買長門賦
眼看白浪覆青山誰信黃昏去復還縱使百年終有盡
何須豪橫詫吳蠻

千槌擊鼓萬人呼一抹濤頭百尺餘明日潮來人不見
江邊只有候潮魚

江平石出漲沙浮船閣平洲水斷流朝莫去來何日了
一杯誰與弔陽侯

十七日觀潮三首

潮頭初出海門山千里平沙轉面間猶有江神憐北客
欲將奇觀破衰顏

江水悠悠自在流向人無恨一作限不應愁相逢不覺渾
相似誰使清波早白頭

漫漫平沙走白虹瑤臺失手玉杯空晴天搖動清江底
晚日浮沉急浪中

月下觀潮二首

隔江燈火是西興江水清平霧雨輕風送潮來雲四散
水光月色鬬分明

素練橫斜雪滿頭銀潮吹浪玉山浮猶疑海若誇河伯
豪悍須教水倒流

宿錢塘尉廨

平湖遶舍山無盜官事長閑俸有餘安得終身為御寇
不辭兒女作吳音

寄北山順法師二首

十年聞問不逢人一面相逢過所聞高士不應輕俗士
欲將汗脚上垂雲

山下遊塵不汙人耳邊溪水去猶聞羨君身世渾無事
坐看青山過白雲

贈大素缺一字軻律師二首山居不出十四年矣

林間細路暗通門火閣深藏雪裏春自笑世間千計錯
羨他湖上十年人

枕帳清寒夜色空琉璃明淨晚燈紅定知城市無窮事
盡在山人冷眼中

贈寫真禧道人

久病多愁易老身塵容衰鬢不長新早須置我山巖裏
不是麒麟閣上人

次韻性都正北山逐涼
海風吹雨過梅黃叢竹留陰供晚涼更欲從君談妙理
鳧脛能短鶴能長

叔父惠鉢三首

當家父子親分付不比黃梅萬里來不解當年明上座
嶺頭言下却空回
蒲團未有祖師意洗鉢何曾識趙州萬里空歸君解否
老胡端為我能留

聲中得句已忘言斷酒持齋却自然大有西來真的意
飢時着飯飽時懸

次韻蘇公謁告三首

靜中有業官成集醉裏無何老是鄉文寶向來無一物
却須天女與拈香
竭澤回波不作難未應平地起風瀾是身非有從何病
試下先生一著看
紙帳薰爐作小春貍奴白牯對忘言更無人問維摩詰
始是東坡不二門

放歌行二首

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
怕君著眼未分明
當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
隨宜梳洗莫傾城

戲元弼四首

濁涇清渭不同源世好因循到子孫只待白頭能滌倒

不虞青眼已瀾翻
山頭落日着窓明花裏來禽起笑聲豈有詩成須白傅
獨於酒可置公榮
翩翩別去七經年時特歸來兩浩然東道有時推謝令
後堂無地着彭宣
車馳卒奔風雨過白髮故人餘一箇幸是元無左阿君
何須不着陳驚坐

送王生兼寄西堂圖澄禪師

未仕寧論馬少游虛名非復韓潮州祖師若問西來信
為說蒼頭與白頭

讀白樂天臨水坐詩

西方社裏收身早白髮人中得計長不作北門東掖客
更無閒事可思量

次韻黃無悔惜梅

雪擁寒門鵲不來江南春信小遲回遙知詩力一作律生
春早一抹江梅趁眼開

酒户獻花以奉先聖戲作

蕭蕭竹雨亂鳴鴉婀娜風窓暗碧紗玉座塵埃香火冷
酒家來獻一枝花

謝田氏

登門執別有不答慚愧公家父子孫顧我何堪能至此
正緣同德又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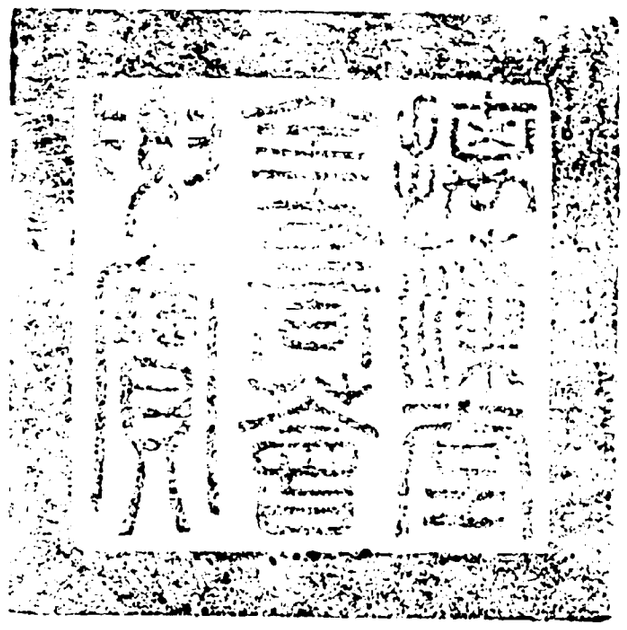
南臺

城郭收燈興未休却回春信到臺頭東風未借登臨便
抑色遙看特地愁

馬上口占呈立之

廉纖小雨濕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轉就鄰家借油蓋
始知公是最閒人

後山集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 集部

後山集卷九

宋 陳師道 撰

上蘇公書

師道啓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爾復違濶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方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克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

文正公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作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嘗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刺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閣下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

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介紹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鄒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為能也謹偃僂待命惟閣下賜之師道再拜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竇舐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惟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嘗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

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怵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如後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為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宜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佞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冒昧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佞以聞焉某再拜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啟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貺以友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事之不閒竟後足下大以為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為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

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
僕以小人之懷為君子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
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
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
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為業舍仕則技窮矣故
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於足亂矣世徒見
其忍而不發遂以為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
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瘭俠於頸領

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胷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於下體
者十年矣志强而形憊年未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
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内公為相是時自
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漆室
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可
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鳥之側飢者
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薰之耶
豈意其逃世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
與李聃家於瀕鄉莊周老於家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
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
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顧
與足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為道重慎師道再拜

答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
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
也學外也思内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

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
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販焉善人畏
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
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為
小小以為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
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
僕之不成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無師法愧無異聞虚
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為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

量才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師道再拜

答秦覿書

師道啟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為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闊然無以為報惟媿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於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彦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畧陳其愚僕於詩初無法師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稾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一作誨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于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剖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尊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

師道啟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于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剖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尊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

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則奔近之則踶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挑於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則濁牛馬汙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為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為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與黃預書

師道叩頭啟昨暮始聞有喪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熟見而驟失念之不堪況當之乎往歲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訴殆不可以至理奪也往還深熱數見開諭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倪而聽其言如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空華視聽雖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何不食肉糜此雖甚愚然世內事非身經之雖智者有所不解也而諫者責其不聽亦已過矣久而後念死者不更生生者無所致力欲訴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得而後已也念足下少年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齒髮衰視足下夫婦日夜不寢食擊牀倒席相向涕泣諭之不解禁之不止無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太夫人一不食足下何以自處耶幸少不哀一思愚言王夷甫言太上無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民雖愚至於父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為知人者衍又自謂有道第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鍾於情何在其有

道耶上下之間衆爾衍不異衆何在其絶出耶而晉之士大夫共推衍為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解足下之憂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師道再拜

上曾樞密書

月日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於太尉六丈閣下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於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罪則亦不敢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畏罪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某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有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攖獸窮則搏此豈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難發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一本大可不須計此某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一作略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思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一本云皆慶之潰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沖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某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難發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

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相攻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馬出至山東齊有外鎮日暮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水既旦視谿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一作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户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析旦暮餉山東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則不續覆不可收捄不可完物之理也此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敵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兵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為之備何憚其來且彼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一作來不過數日而我善守敵至勿戰聚兵於内而清其野外内聚則敵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强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其他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敵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其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

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莫存亡所係彼必舉國爭之（一本云虜必固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彼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難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一本云平常緩急請報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彼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地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彼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彼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索何欲為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時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邊將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恇弱獨秦晉數與敵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河山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

區之意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卷十

宋 陳師道 撰

書

與魯直書

師道啟往歲劉北與在濟陰嘗遣人至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不許近通用是不果為問必蒙深察比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書惘惘萬冀以時為道自重不宣

師道再啟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而請矣不辨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絕句時有好語聊為絕倒不知天欲窮

之耶欲達之耶通來絶不為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用以卒歲毋以為念也師道再拜

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皆不通問矣師道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托渠轉致必能上達也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之絶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師道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為苦若不飢死寒死亦當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師道上

王立之遣人來相聞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疎也王家人還萬覬一字令郎計康勝為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

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乃翁正

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蕪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録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迺知散向無足惜者

賀許州梁資政書

伏審抗章避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為兩宮之至計自以為幸復託四壁之餘光恭惟安撫資政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怨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為而始終之一節迨茲登進方儀升平而不盡平生之懷遽起山林之興辭名遁禄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違急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某以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閭緣罪戾自取棄捐雖百毀之交興而一顧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佐理之秋莫效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為累豈日遠而遂疎夢得自憐不識平津之閣仲郢圖報敢異奇章之門區區之愚筆舌莫既

賀本州劉大夫書

光奉至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恭惟知府郎中大夫德盛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既久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洊更中外顯有勲猷倦青瑣之追趨思黄堂之偃息穎雖文學之國近曜水旱之憂倉廩既傾飢寒并解鯨鯢就戮金鼓不鳴方茲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相慶舉興五袴之心下吏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運使戶部朝請書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懷鄙意復託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修咫尺之書用伸燕雀之賀空函而往已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荆州之重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儀感服之深夙宵未已伏惟運使戶部名成一代德貫四科贊治南宮國有九年之蓄出節西道政回千里之春即慶褒嘉遂膺圖仕炎蒸方熾興息惟時向往之誠筆墨莫盡

代與宰相賀正書

歲時月之三元惟此夏時之正德壽康之五福莫如君子之宜凡在陶鎔舉興禱頌伏惟門下相公御令以古同德於天行既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貴進退可度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千人之右為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迨此元辰茂膺百禄重戴憑於席為儒者之至榮登王導於牀極人臣之殊禮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代與執政賀正書

獻歲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羣誠身以善雄深雅健文為一代之宗敬義直方名列四科之上出遘亨嘉之會踐闕一字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效因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傾祝之深翰墨莫盡

代罷郡謝執政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閈荷庇庥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

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閑閑以謝生成昨者罷
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
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
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
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戾伏遇某官潤
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
迂拙終獲保全顧雖顓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贓無循
良之可稱奉三歲之凡顧筋骸之難強

賀亳州林樞密

辭榮就逸按節毅邦公議所同深惜衮衣之去輿情眷
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安於條教
草木識其風聲豈其歲月之間復見羽旄之美歡聲一
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為復此安靜伏惟判府樞密智周
世變道與天同蔚然儒者之宗卓爾名臣之右終始一
節出入三朝雖屢屈而不移故既壓而復起迨茲登進
方倦奮庸而功成不居名下難久既與時而進退寧有
意於去來雖雅志之不違如蒼生之失望天從人欲政
在老成恐坐席之未溫而鋒車之迭召顧惟庸妄早辱
知憐家禍私憂不勝多難辟窮就食固已屢遷方虞溝
壑之憂莫效寢興之問永惟眷顧肯賜棄捐五月披裘
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駕敢忘向慕之心

答陳先輩書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人時
有異材出由公進迨茲盛選遂及吾宗左學修詞秀三
楚而著目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興嗟擅茲翰墨之場優
入英雄之轂顧揣揚之在後致駑尋而度前雖門巷之
縱觀榮如畫錦而高明之用意志在宴鴻更觀已試之
言見於行事之實其因依末眷蒙被餘光共學十年未
有消涘之補一日千里益知驥騄之能書問見貽感銘
斯切惟區區之鄙意非卒卒而能宣顧茲遲暮之年更
有子孫之寄

代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奥號為盜訟之區非
得循良莫宜鎮撫申令既下百城聳觀旬浹之間千里
自得伏惟安撫學士名高肅物德盛照鄰請學成家屈
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同風稍更中外之難
顯有勲庸之著果膺眷顧入奉威顏宣室之問賈生已
聞前席潁川之留寇翼不待經年遂秉國鈞以從民欲
某誤分民社獲奉教條顧無一日之長方託二天之庇
傾瞻之素翰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升華内閣換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興善頌伏惟安撫學
士德以善世政為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勇而兼用
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遷肇見用才之
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治此告成遂膺圖任某向
者名在學屬迹遠賓階初無左右之容遽有賢能之薦
此惟是寒暄之問阻於道里之遥闕然不修非自為於
簡外永以為好亮不校於數疎孰知其然恃以不懼幸
此照臨之下頗效其愚顧惟遲暮之年未有以報

賀慶州高龍圖書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歡聲大同恭惟經略龍
圖鄒魯宿儒金章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並列於四科
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待歲而報成超
然戚里之英皇爾士林之秀緣東朝之故意分西顧之
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金城之策雖始異而終同
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映古高秋爽氣大施啟行更圖
寢食之宜少慰士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書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慶恭惟運判寺
丞材猷絶衆學術承家蔚然齊魯之英卓爾詩書之府
頃持使節出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箱之積百城冠
蓋人懷冰蘗之心聲烈徹聞褒優並至雖為漸進當復
超升未容坐席之温即應鋒車之召遂登禁從以潤朝

廷某幸此備員辱居屬部為邦政拙作德心勞顧無一日之私已有二天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書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慎舉一觴而為壽君子攸宜恭惟運使少卿識貫精微學窮淵奥夷險著古人之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令辰茂膺顯相遂承召節甫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表筆吾奚殫

代與鄰郡賀正書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宜辱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幾微温然儒者之流卓爾名臣之節宜膺吉旦顯受殊休瞻頌之私數陳罔既

泛回賀正書

司歷告時君子慎始未遑伸慶先辱惠音永惟天序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之祝卒卒奚殫

回棣州守

祇荷誤恩復司外學方承大芘徒切至懷伏惟某官清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選用循良足慰安於疲瘵顧茲漏右方報政成豈意妄庸獲奉條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黄卷赤文莫副諸儒之問傾瞻之素翰墨奚伸

回交代

永惟平日遘聞聲烈之詳豈意暮年獲託交承之末輿言及此為慰可量伏惟某官學以成家德方名世抗諸儒而著節度兩漢以修文方聖君側席之求乃賢者彙征之會佇膺嚴召即慶峻遷某已戒行舟方趨賓次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判官推官

蒙誤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學之英復冒師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心顏伏惟某官婉畫佐州彌文飾吏士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尚德有年趨風在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曾樞密書

納溝斷水僅逃樵爨之憂抱極列星但仰文明之燭向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七年日有投荒之懼十年九死卒完填壑之軀既逃影而匿形故使人之忘已比再蒙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生之懷復修左右之問永惟陳迹未賜削除引領師門莫知遠邇恭惟樞密光禄大夫材兼文武身任安危毅然處羣枉之中隱爾如九鼎之重仁人之言屬乎耳公家之利知則為鎮撫四夷已告功於清廟平章百揆方申命於大廷重念某早辱知憐睨罹憂患每竊聞於親舊數見問於死生白首玄文終不移於素志日暮途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之誠數陳罔既秋陽尚熾幾務惟繁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書

內翰文丈名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書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遑簡牘之脩永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疾瘴癘不侵藥石未施視瞻如故蓋天方將大任故再試以艱虞而人望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內之所共豈小人之敢私恭惟宮使相公壽考百年險夷一德卓爾名臣之冠凜然先正之風為古人之甚難處天下之所獨正言直道家有其書履險處窮孰見其際恐安居之未定即名節以促行正位上台永康四海秋陽方熾舍省云初伏冀上為廟朝善調寢寤

代乞郡劄子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允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禮之君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陛下於臣可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義乎傳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列就力不能者止夫古人之仕者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絕于君蓋先王之制其退以義以防臣之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冀君之感悟今臣可謂不得其言矣而況衰病寖加筋骸莫強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強顏奉詔居住則累黷聖聽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賣友惟其死守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言臨臣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忍不聽從雖渙汗之命莫回而匹夫之志不奪伏望聖慈早賜除臣一外任差遣

論國子賣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少今用襄紙而價高書莫不迫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以末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敕旨

臣惟諸州學所賣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具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及乞依公使庫例量差兵士般取

欽定四庫全書蕃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八

後山集卷十一

宋　陳師道　撰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脱誤家書近古可考正

自士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第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以同於民也王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則工也俞聖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紱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而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

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後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説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子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國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復境土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得牧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里田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候子

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為今學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容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遊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嗾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遊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至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於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別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甚矣德之盛也士志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國行至於民則盡矣故為道必

始於君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為師行以古為則雖然因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為明謂之已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為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偽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偽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為法之始於學于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通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

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靜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窺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狥今則畧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潁州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寇參軍集序

大父盬鐵府君外大父潁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父之間而輩先君而君卒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閩兩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兔潁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產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屏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百韻夜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倣吻頰鳴悲歲鍛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身在位既不得去又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別離羈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心私惟季氏無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時則輕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腎胃如與世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鬬捷以

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遣意而遣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沒家無留藏其子某索於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於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為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

元弼名其仕為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月癸巳居士陳師道序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願善為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既難其大矣而小人作輟其為善豈惟其難而魔力撓之也其為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種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子之喻又有湯冰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土界則五濁時則爭鬬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劫則陷為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三途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聞所不免況於衆乎豈惟其然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為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為善縮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而後善豈持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況其下乎夫願本也善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其為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功以理為因以先為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不其宜乎證至於佛為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已敬則貴惠則富世有貴富而無不敬惠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為願孰效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于十

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之菩薩自謂不及也
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士
相繫於木下怛而問之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
師道始承命至則館於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乎紿
聖二年之春客東都畫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指授使
具二願於是頗頗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
盡心焉元符二年九月闕日居士陳師道序

送參寥序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
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遊卿大夫之間名
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之情貌肖否言
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
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
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
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
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

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
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
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於其行叙
以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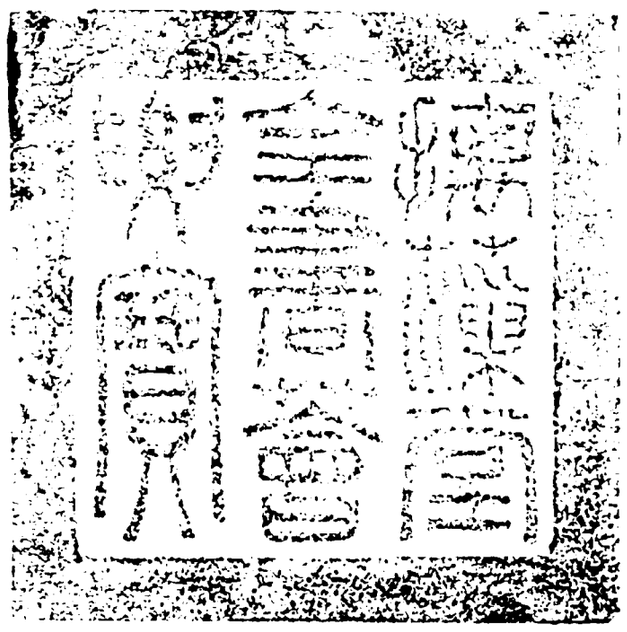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
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無助則不
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
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
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來河而城者今
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脩阻麗
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荊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鼈之
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通勞苦
無飲食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
下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
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

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邈穿穴險阻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氛盜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為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妾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聲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仁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

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于心而後才為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為之序以詒學者

後山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二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九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於蘇而宦學於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霜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懷顧昔人之風聲而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多矣獨

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後世士大夫之所為思也公為刺史知民之嗇於水築塘浚井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為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於書行見於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忘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又有義焉仁始於身內有以使同其樂於天外有以使同其好於人故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效其用賓

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羣天下而世守焉錢塘關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為坂伐石為壇而藝以藥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斷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關氏之父兄子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關氏為吳大家世有彦士其宦於朝三人仕於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剥石以賈玉竭井以市丹砂關氏盛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彦瞻来京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為賦之而屬余為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

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禮於樂祭龍於社祭稷於稷祭皐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犧更虙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顏及今元豐繼以鄒孟其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承相濮陽李公迪来守改廟為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六達之郊南北之元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為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力易為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為詩以侈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洙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為俗雄桀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兩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貸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

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子曰博哉予之言也吾其廢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月三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来無林澤之阻其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多劫論以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歷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為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也治平末有為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請用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為盜有三惰民無生業惡子多費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探丸以緩朝夕今之為盜有二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去耒耜更邑市偷隨侈靡不能自達而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吏以竊為強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為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而徐之盜以身為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謀輒覺而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為購以盡

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前三者可不可也劉叔賁父為曾州盜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賁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絶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況古人之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汶陽梁叔忱廢縣圃而徙之為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考掠而獄益明叔忱為令有能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學官過之見其興作而乞余為之記會徙頴不果作明年獄成使来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為心以叔忱所治為法彭城之獄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知縣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歷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縣故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蹟可紀今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網目疎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冤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略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於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為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城國亡而為邑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坵焉禹貢所謂陶坵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坵圖記所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坵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坵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坵再成為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土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屨強悍喜攻劫佩刀引强指人之藏以為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濮為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門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為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屢空吏始於其間興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士而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閣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為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稼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為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為一州之勝而其費益不及民也夫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大勞也勞逸

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禮曰仲夏之日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昔呂不韋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為月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為治蓋亦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畋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為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媿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衆平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常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慎到穰侯甯武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譽富貴文學辨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荊棘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為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汳水新渠記

汳句於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東南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儀至浚其下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迤於進陽東歷蕭彭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蒗蕩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陳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蒗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蒗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

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汳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来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没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於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八月二十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一本云建隆初王師伐蜀曹卒有在行者樵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函藏佛指焉念無所置且畏奪乃破半臂而藏之老而歸兵乞丐道路開元寺法華院僧聞而收之厚其供御數歲破半臂出以報焉後歸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供得舍利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律居衆供施不倦思有以還之會僧如東都過曹寶諭意他日赴供西里渡浙水遇而申之且厚其報僧行不輟寶反隨之及郭會僧市益焉其主見而訟之乃留寶請於州而得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為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三盞澄聚為華余謂寶曰非聖何以致此其體壞色變殆

為物所觸耳如来鐵鉢祖師所傳曹溪所藏者南漢之
霸迎入宮中傳之婦人應手而裂其何疑焉寶曰我以
水一作水玉匣而藏之使目可視而手不近可乎余應曰
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為記其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
者施是亦助也語有之欲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
次四君而貧於一代其可以文施耶昔童子聚沙以戲
見佛而施佛為授記之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
育王是也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膚如錯人不可近
施之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其報輕夫三界惟心
萬法惟識無待於事而此何也蓋等心而施則生與佛
等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心有分別則物有
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事豈不為心也耶夫輪王大
福也特一念爾顧其心之何如我以文施其不可乎雖
然佛之報身以萬德窮其所以別各有因是以菩薩雖
證道體而具萬行蓋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
文施其有關乎客有言曰曹近京師一有傳焉國將寶

之覆且不保張之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
有因緣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軌得止之前
日也以悲為心明揚勸厲與衆興福則先佛之願若欲
獨善而私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貪乎行不契聖鬼將奪
之不待緣也寶以為然又曰我初出家抽架上書得證
道歌先能成誦雖聽相論而喜性宗暇則讀之我豈與
有緣乎三歲之後將參學於東南而老終焉余歎曰趙
州臨濟皆曹人也今數百歲矣嗣古導今將在子與夫
人命呼吸間三歲不亦遠乎與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
時競時不待子也紹聖三年八月十日居士陳師道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
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
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以吾居耳目屬
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
近諂非非近訐不幸而遇寧訐無諂以病劉子鼎子聞

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爭諸常與子問津於無可無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之吾是之所在又為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子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為得矣而曾不思默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為訕非其所是則為諛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鼃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某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為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辨刺身苦思既嗣其世向善雠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沈潛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贅蒙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於事退則見於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

紹聖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平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為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高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為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也慶歷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

中農者趙真病死夢御鶴適野視下如江湖傑木行列蛇厲守之既度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愈以為老氏之祥盡其有以報焉道士劉歸真與其徒李道享又協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可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於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於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老莊各自為家益子休學於田生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而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禳回起昭昭不誣而非余所能知也益自睯休而後士不明於理而術益工

莊曾子休謂諸子闕老墨惠與已之道同出於六經而老莊各自為家益子休學於田生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而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舍衆施既新其殿又載於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於釋氏願自效使不請且強與之況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虛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

之南北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別有勝果禪院始時寺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之卧佛羅漢觀音為盛金鏊之施門無虛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以故像毀不飾室毀不補革金不鳴而突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舍衆施既新其殿又載於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於釋氏願自效使不請且強與之況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虛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

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為也惟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為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屬兩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又為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制誥孫何以布衣来於時曹武忠王得罪右府以節来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楞嚴講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路棖来貳使事而屬之且曰急窮而忘報交素而遠名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知其意去游吳遂不還路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其堂則其所興壞益知矣元符元年九月已酉東里陳師道撰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四字其文曰善法行政其璽文曰帝籙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為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明習世務奉使有績列於名臣遂蒙顯揚能以翰墨歸藏於家而世守之其為平生之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為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以卒其孫端禮以示臣師道使記載皇帝所以照臨江氏假寵子孫明示来今臣蓋不得辭臣愚敬惟皇帝之於書極矣在位四十餘年外被四夷下逮百世口耳所傳紙墨所載德政道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者豈聖人優為哉臣亦不敢贊也臣生於皇祐四年被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不夭至於成人而不得望前驅之塵蹈後車之躅臣不勝至恨乃今幸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於不忘臣亦與有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又能世其家將復受賜矣元祐元年閏月已丑

徐州彭城縣王鄉任化里臣師道昧死謹記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刺守金州平政歲豐士民康樂迺作亭於北城之上以望牛山而臨漢水

以樂府傜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之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上游廬舍奠陋市肆落莫名雖為州實不如秦楚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懸流遁折觸石破舟回沈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修林叢竹悍蛇鷙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間行毒鄰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暄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疎河潤地氣發泄人多病脚廢垣故宮頹城敗塚達於四境狐鳴鳥聲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淒然發歎揮然出淚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平遽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友舊從戍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去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為斯亭與人同樂以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之政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面壁庵記

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来居嵩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二祖禪師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睠其處自少林行殿而西林篁蔭鬱千步而近度密越阻羣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峰嵱嵸連層後則五乳峯几擁掩如舉手内向中峰之下乃其故處有泉泠然始至無水則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世號以錫杖而叢榛族棘荒穢翳塞兔蹊雉域蛇鼯所舍樵數避焉元祐幾年留守簡翼張公求而得之始往過焉使作亭以識其處除地得址層甽宛然後十有餘年知登封縣樓异復往過之謂長老清江攘棘開道始有人聲焉迹再至則治矣盡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西谷之竹伐薪以陶率少而役可立具其所乏者財爾异請任之於時衆治泰陵休於次异敬以請自監司與百局之執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庶不挽而同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

效其力工獻其技為堂為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有列益十朝而具既月而成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飾甘露雨於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為大練東西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也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後相與詆訾益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異盡已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說亦究其相目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輿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尹之傳後無聞焉釋自能任二十八世而為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為曹溪至於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嗚呼道之不傳蓋始於此歷歲千百逮今而興豈有待於异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十八日居士陳師道撰比丘曇潛書

後山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集部

後山集卷十三

宋 陳師道 撰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名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蓋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於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

為一由周而下學者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統而為閏者秦蜀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一作令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耳故詩降而書絶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絶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七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氏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通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功於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

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覇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没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言佛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北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有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基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在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義可以進取儒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

也淵非名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免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隨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為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

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

國去位與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況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

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郊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所欲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

其術可謂善用矣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輿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後山集卷十四

宋 陳師道 撰

策 策問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

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拏戮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算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不自賢聖詢於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嘗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偏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便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對臣

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當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

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不攻敵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於蓍龜詢於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於鬼神諭於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教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之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輕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於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

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為遷師以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恥之夫德形於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皂隸也魯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奴周之皂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大刑殺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於

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令之言罪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皐陶之善問也罪人不孥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至於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同有三典施於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刑期於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為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遏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所以為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為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使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矣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繫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

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而得用也不然寇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以守臣愚以充國之計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惟臣謂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也臣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德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叛乘間之虜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于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羌屬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推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四裔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

精神内守則隔邪不干本虚末弛則風濕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四裔如度外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来則撫之去則已之其来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為道宣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内外天之制也靜則屯戍動則振旅兵退則已暴者為之則窮兵黷武累歲不休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於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亡君子之德也

德而貢誼以謂天子貢戎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内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有事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内徙降羌令居金城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恥舜不以為罪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文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武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

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敲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地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二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采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也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建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于朝覲而考于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

謂亂夫親親尊貴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論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焉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時晉如小侯特屈強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伐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矣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聖之賢君乎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勞者自用惰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

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為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是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竊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之時匈奴大強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衆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黃龍有詔張敞之議尚有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寬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于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

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學試策問四首

問孔子盍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不遠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為患豈其勢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為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為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于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於今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以謂能為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其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之效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無奪其時令田里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問外裔之為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予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蠻夷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與二三子以謂如何

京東轉運司試進士策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閑閤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

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說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說

策問十五首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於淮可紓今日之憂而潁人不善也議者又謂潁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願聞潁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揚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與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與宜於今者其說有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與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揚雲下老莊荀而尊孟子退之謂荀揚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與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祀天於南郊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今復合天地於大壇而禮官以為非欲修方岳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為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願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于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為何如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膺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休之語道術又皆出于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亦各有在與折衷於經君子何取願聞其詳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叅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說難而卒死之何其用之與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斯何如願聞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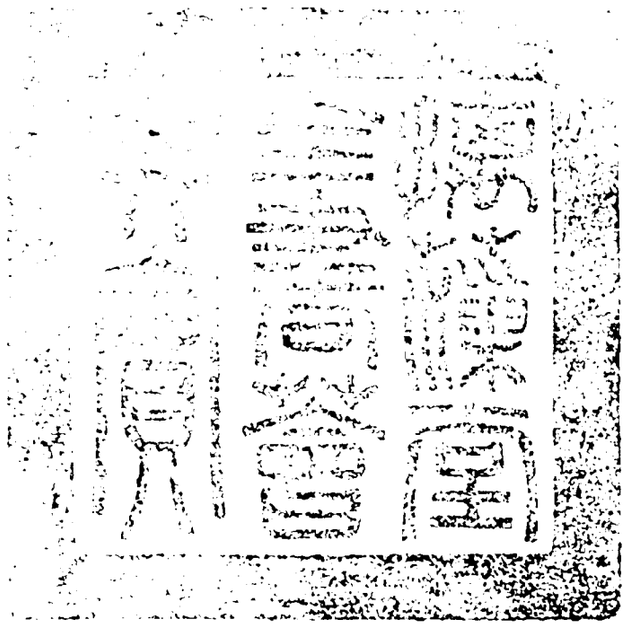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詞反覆變詐好戰縱橫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貢孔門之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之論語以言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為妄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辯之

商放桀武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其所為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怨者也夫以

伯夷為是則武王周公舍已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為
是則伯夷行怪矣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恥食粟而餓
死豈真違世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
昔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
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
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偽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
二三子其詳言之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求齊賢人也博施
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以為聖
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
其詳陳之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
宜得其人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
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吏所舉其何人選用其何法
其明著之
昔周公之為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傳世遺後則有

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不
卒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
矣至其為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
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為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
亦善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略見於周官國語其詳不可
推究而世變俗移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
具在尚可考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斂
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願聞其說而施之于今何所
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後山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五

表 啓 祭文

宋 陳師道 撰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内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犯地為沃野富以無求囹圄屢空抱鼓幾困人安周召之化寢成齊魯之風延見吏民問所疾苦諭以寬大之意使

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於眉宇無以為報莫知所言中謝 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畎畝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孰為先後之容況茲罪戾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蒙被誤恩備員理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為萬里之行明大義以決疑無儒者之效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譏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其能思非所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當制作

之期樂與諸臣慎守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
人顧臣之愚何以為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桑榆之功
明慎庶刑慰安遠俗以身許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
人信有長安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為地之統萬物備而聖作得天之時敢
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當天受命
繼聖承家性成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鑒觀前載考
古義以御今退託未明順下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
仍千載之膺期日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顧效忠
臣之心萬年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莅官有守稱慶不
遑永懷盛禮之行更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歷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和凡
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神明之德成
天地之能盡萬物同其仁與四時合其信迎日推筴極

天地之至精叙事授方修治朝之故事臣敢不以時宣
政因歲考功庶寬水旱之憂少追簡書之責

代謝夔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士倫之高選衆
之所慕私以為憂中謝竊以遠之則怨人之常情寵至
而憂士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辭難熟聞長者之
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短心益壯而力殫顧貪
寵榮何以稱報重念臣術學無以應敵容貌不足動人
早以一經誤當公選晚緣再黜幾失明時雖已往之莫
追冀方来之可補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用地之道因天
而行刑賞交修功過並用稍寬罪戾復在憫憐取其一
日之長付以百城之寄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
萬里之行身驅九折之險宣昭聖人之化期於無刑愉
竭老馬之能託於不朽

代謝賜恤刑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詔丁寧形於一札伏讀感歎至

于再三中謝夫以克謹常刑聞之在昔著為故事方自
本朝每於炎燠之時屢下寬大之詔輝光四燭圄圄一
空人自不冤刑由是措伏惟皇帝陛下以不忍之心而
行不忍之政當非常之事而有非常之功燕處清閟不
忘三木之被體功施動植尚懼一夫之向隅誠意所加
孰不感動德澤之下無復過差雖奉累聖之成規實自
一時之至意臣職親訟獄恭奉德音實與吏民同深慶
忭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修內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中賀臣聞朝
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用配哲人
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廟社謀
及子孫既成天德之剛復修陰禮之助本支百世寖被
周南之風壽考萬年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
懋恩欣聞大禮之行莫預外庭之賀

代謝歷日表

君以民為心既同其樂人以食為命必謹其時爰舉舊
章以興嗣歲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
生資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先後之
違繼古成能宜有始終之合臣謹當布昭寬大勸省事
功使無凍餓之憂庶有消埃之助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心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光文協帝仁而博施盡日
月之照臨聖而不居究古今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莫
知藏用之微臣祇領郡章親逢聖旦建四三王之禮更
深闕二字之嗟舉千萬歲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安西川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行人神共慶中
賀竊以繼志述事孝之大原取亂侮亡古之常道既重
譯之來享而小醜之弗賓金鼓一鳴山石四闕一字斷匈
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郅支之頭永為夷狄之戒伏

惟皇帝陛下勤於堯禹英類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德
以立武事表四郊之道不無萬里之行舉外廷之觴更
上億年之壽

代賀生皇子表

甲觀告寧天為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 中賀臣聞聖
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為祥恭遇昌期宜有
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為萬世之基凡在寰區舉
興善頌伏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温恭以天縱生

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
服戎夷終見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
以百姓而為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齊之聖更形既
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
願同庶物之心

代賀生皇子表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期天地合符華
夷交慶 中賀臣聞王者之孝以繼體為先人子之心以
順親為樂惟時盛旦顯有體符 闕四字 將主七廟之器抱
孫弄稚祈奉兩宮之歡伏惟皇帝陛下以天為心視民
猶子三刑設而未用五兵儲而不陳鴻獸蟲魚咸得其
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故得萬物之歡心而獲百順之
顯福國勢定而加重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
人之祝三靈效祉不待高禖之求建昭代之盛儀弗從
故事第從臣之嘉頌莫效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盛儀既舉休氣來臨臣 中賀竊以
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助六朝成憲著聞積德之升惟
闕睢左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所仰邦其永昌
恭惟皇帝陛下既聖不居持成如始考圖數貢盡雨露
之所濡緯地經天直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建洪名
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居無怨曠之聲豈
意暮年數逢盛事

代賀冊皇后表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逮于寰海臣某中賀竊惟母以子貴既三代之舊章位以次升乃六朝之盛德惟斈庭之虛位更寶歷之累年雖聖念退抑以未遑而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猶不違爰歷靈辰茂膺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寅畏天地弘法祖宗以義勝私出入詩書之府由今望古度越周名之風爰興舉於盛儀用光華於聖旦室家胥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陽之備三靈錫羨壽有岡陵之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啓

祇奉誤恩至承重寄榮生意外媿見顏間方國家有為之時乃賢智自效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之功惟茲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得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某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備員中部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明過其情方虞譴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皁櫪之恩鷄鶩何知不識鼓鐘之樂

謝徐州教授啓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教授者誤膺公舉所譽過情伏讀訓詞以榮為懼惟士之於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及國唐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歷聘之一老雖用捨之有在乃天命之適然苟非其人則為亂俗若師道少則不敏老而無聞竊懷匹夫不奪之心庶幾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勤而無功自好之文華而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不為雖窮則益堅待文王而後作既所長之無取敢有意于多求豈惟天幸之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徒步名以師儒慄股汗顏不勝愧畏燔火不息幸依日月之光馬羣既空遂及駑駘之輩再念師道羈孤百出度越千生方寄食於游從期轉死於溝壑毋子不保

更懷喜懼之心夫婦相望限以河山之阻惟茲五斗之祿足為十口之生追還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攜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少緩其死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顧主偃之已老此蓋某官仁而偏愛明以有容為國求才與人同樂顧羣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唾之餘已戴丘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懷犬馬之心命苟乘時願效鉛刀之用

謝再授徐州教授啓

中臺絶望邈加天漢之光孤宦易危慄若秋霜之肅方去留之未定顧聲聞之不遑逮此踰時復伸故意昨緣如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為兩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豈意妄傳遂煩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百虎而可疑賴日月之並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賜保全憐其母子之窮還以斗升之祿原恩不後於 闕文

答諸先輩啓

伏審先輩興賢 闕字 二 待問明庭深推灾異之原論著古今之效惟義所在可舉而行歷皇覽以興嗟褒嘉言而賜第魁梧奇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明更觀儒者之效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作者七人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泗上之風辱在游居與有光寵既

竊 闕二字 之自又當盛禮之臨感服無忘數陳未既

代答馬狀元啓

狀元先輩祇承明問顯効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亹亹明當世之務遂更帝覽明被官思擅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諫而見信寧懷小祿之私言之非難更成大儒之效豈期厚眄先辱吉音向德之心非書可既

代賀門下蘇侍郎啓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達衆

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待任而難於知人若予不患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之為賢而下不異明之所善而實與同故邪正不亂而用究其能終始如一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之合孰明治亂之分恭惟某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為萬世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之志對嘉祐之問則剌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違逆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之未效職其當然故身雖窮于江湖而望已在于廊廟遂膺大用顯有丕功人欲未充揖而升遂正商衡之任某繫官汝潁阻賀庭門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蘇尚書啓

入侍通英出司武部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郅壽豈惟詞藝之工文宗之用贊皇亦為登進之漸昔存故事號為美談尚書侍讀以俎豆多聞為軍旅之事以道德之老備師傅之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 卷十五 十三

偃革修文尚須伯益之贊拜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挽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為政事之同晉用崔溫或為前後之繼公望如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事而候

代答南京留守巫待制啓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之丁寧奉明詔之寬大惟此八州之衆洊更連歲之凶視凋瘵以興嗟顧濶迂而無術莫覩愛願徒積兢慚留守待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 卷十五 十三

制學以明家行為世法隱然天下之望蔚為君子之儒比事屬詞名出漢廷之右愛民憂國政居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貶損遽辱褒嘉喜懼不勝筆舌難盡

賀亳州何侍郎啓

移節近藩歷辰授職封疆相錯民素熟於寬仁條教既頒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知府郎中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下之書簡易無

華洞是胷中之美詩高而無上語少而中微好士得古人之風和而有別為政無當時之譽去則見思恐坐席之未温即鋒車而賜名相候旬日復見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洪興之德某登門未久辱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天之庇臨書惆悵徒切傾瞻

代賀鄆州呂侍郎啓

祇奉皇俞併伸顯命復宗途之故步分將鉞之新威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胄一代偉人政事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有先進之風愷悌清明簡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中外益昭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寄恐坐席之未暖即追鋒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以俟薰風戒候視政攸勤望為廟朝更加調護

謝正字啓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 闕二字 為官擇人作新以續故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人非難恭惟祖宗之遠猷創

為館閣之清選由二府之共舉開數路以博收不為常員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膳假四部之異書加以其年孰不為用凡百年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興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雖文學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某材非適用實不迨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專勤誤蒙哲匠之詳隨在勝流之數每深惟于弱質久自絕于仕途本願下鄉殁有善人之號豈期暮齒名玷薦賢之中粗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賡聖之有作而公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情顏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英材修明前政以水鑑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大畢收憐其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不忘萬里之行弱羽衝風敢期百發之中感幸之至

謝胡運使啓

為吏經年以身待察既免譴逐復加薦論顧無一日之長猶有二天之覆當善而懼豈人所能竊惟甚愚莫宜于世一從底仕皆異所聞閉門自守則人以為高事上盡禮則衆目其異動而得謗語輒忤人顧一世之數奇辱衆人之譏笑自省如所人謂斯何此蓋伏遇運使大夫以高世之能當東方之寄乃倉廩空虛之後而水旱流亡之餘召和氣以致祥收人材以報國謂拔十得五而可得其半故匿瑕含垢而以求其長致此下愚乃有至聽施而無報見君子之用心得于不求全匹夫之素志謹當勉以不逮行其所知庶及後車之塵無累知人之目

賀人及第

試藝中程造庭賜服永作鄉閭之觀豈特交游之光某欽承不遺先辱貽問其為感幸莫盡意言

代祭曹令文

嗚呼我昔與子同僚共好無從不鞭有美必詒晝而同遊夜則更造忘形脫俗肝膽相照来必解帶寒必著帽逐凉負火一飯百饋鳥鳴於春秋魚可釣車馳卒奔兩使交道討論古今攻堅接要是是非非窮極至到有無却辱焦口燦貌落筆抵几又驚以笑閒以五字有唱斯報駸駸逸足度謝超鮑我以喪歸子復来弔哀我病老且拊且膏有求弗厭無得不效以子之故煙不絶竈謂子之賢宜顯宜耄如何不良一病不療過我而北曾不我告舟人有云追不及旄一觴千里寄此號咷情耶文

耶孰得而料

代春祭羣神祝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供祀事風雨時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春祭羣神祝文

天灾時行雨雪為虐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德宥罪以當天心復詒守臣致命羣祀神其鑒之有當上意也

代郭氏焚黃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沒某年以散郎
竊位於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中大夫三告于
弟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其副書以
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惟不似何
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
其祿歿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為不至也故敢以
告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於鄉而名昧於世豈君之澤
而人之敝耶世不識君盍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
有銘於石以播厥美使孫子如君則不已國人之思莫
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来共之潁故有學而置師弟子
員講試如法蓋自公始潁之為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
而善其俗歿而祭於學者亦莫宜於公翼亮三聖出入
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豈
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師道永命為吏有列于學
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潁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間作吏失其職而為民憂徧于羣祀不
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
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蘇某以
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先梵寺以修多民之敬心月

既晦矣吏其變之惟大士之 此處有闕誤 服妙求施且不得
寧復有報而禮有所謝不敢不供

後山集卷十五

後山集卷十六

宋 陳師道 撰

墓銘 墓表 行狀 神道碑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諫議大夫大父説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妻姚氏太常少卿垣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人以行藝為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强記而疾既病屏事絶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章始生姚夫人年尚富以禮自誓志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為鄧州司戶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清亦既仕矣能世其業繼其聲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葬不及銘明年閏月祔夫人之喪乃来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晝其位謂天不臧亦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歲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康州黄庶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庭堅之母也初特進賢其子不妄與人久之以歸康州佐大臣幕府持議不撓大臣外敬内懷以故官不達夫人安之以相焉康州卒子稚而貧矣夫人以喪還葬豫章遺子就學或勸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嘗不貧何用利其後校理佐於朝名人偉士傾下之然亦以是數至者校理謝不謹為夫人憂夫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夫人始封壽光校理辭所拜官進封安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也四女有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壁也於是大臨為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

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羣弟使来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吾先師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客焉知其私為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之特進之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内外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盡監其子則知其母孰汝五子雍雍如一敬而不怠以有其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覆護其短内仁族姻外事賓客哭有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為存孰不老壽以死為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兖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明為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闕二字）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羽為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見徵致大功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臣之數別為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第十子也諱紹守奉之任為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饑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佔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俗間撽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劦子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名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更數守訟不法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

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二女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銘臣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否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婦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汶来及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来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繼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健為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為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毋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聖三年十月幾日葬於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衍有文行力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既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為濮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為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畀之遣使臨議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競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贈而後使刑君獨不可使武吏明怒僚吏郤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自計耳於公何有又況非某之能也使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鬬而傷決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冤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於監司怒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為具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果然其治明斷所至不冤而永人思之至今衍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吾故官也其監圍桓鎮軍興運夫過其郭突門劫

庫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
利器懷重寶何所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而喪父
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孝蓋天資也家
產萬金委羣弟不問所在後爭分君又多予之有難之
者君不答名行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
為心亦不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徐守
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竇
氏為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

魏氏隱徵及君而興得價不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
于不欺邑人之傳我則著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汝陰之薦福院年八
十一臘四十三戊午葬於西郊始余為府屬聞其聲數
過之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且別於是
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公老而疾有如盡緣我其
銘公默然歸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又具石以請
公名悟理趙郡袁氏子也去家居東都寶安院持律嚴
密徧習相性圓教始出汝陰證悟敬焉使如瑞光又事
圓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兩經闔户禪
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穎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
年吾往矣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益先期焉使以所
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
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

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二十其年兩林孤圖過者敬之
有經有傳以及我師

仁壽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興化人其父建隆謂黃氏復後大謂夫人宜之以
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規實生五子曰隨陶隱陞隩大
夫以為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遠夫人招之補
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
子仕仲為御史殿中貳國子或使守遂封仁壽縣太君

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曾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年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甲子卒於行隨早卒陶為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擬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某月甲子藁葬於某徐故尚法而宗相其來數請師説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相游知於其葬銘以送銘曰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昔之有云知子其父歸於大家顯有其助君舅君姑既安且飫獨單無族弗懈弗訴上承下御不嚴以恕自約而顯不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于家不成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於裕人以為德不色而懼實實衹衹不銘而著何以銘之孝子之慮

法輪院主塔銘

宋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報乃去家為道居徐之法輪院慶歷五年試所誦詩為比丘明年具戒遂主院事元祐元年既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寢疾而逝歲七十一臘四十三元符二年三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珍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於某徐故尚法而宗相集鼓相聞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為盛而頻音鄂嚴敬貌師禪子所不至至則無所於館公始除舍修供以待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相游知於其葬銘以送銘曰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爭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説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一之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為予奪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有自爾公預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六日合於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明年之三月師

道既與為禮遂略其詞曰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彭城其後有防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旺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與其女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郎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母視諸子如生接徵如上君為濮獄掾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絶醫君強直數事忤上官夫人諫曰子以祿為養其以行直負君文償以祿夫人不以為難君卒而家敝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容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父嘗謂保身如保器但虞傷缺爾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酉卒年六十六其斂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行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行也其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仲父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為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歷中君以仕為試祕書省校書郎謂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化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邵敏修今為臨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丞珣葬於彭城呂柵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

婚宦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季父通直郎陳君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皇祐元年大父為三司鹽鐵副使行視河還而卒仁宗懷之官其一子七品京職復詔有司毋以為例君由是為將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

直郎監杭楚沂三州之酒稅元豐四年年四十矣卒於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生三女嫁段灘耿壽愷高友諒大父有世材故其子皆長于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亦無傳聞然抗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威敏沈文通兩公為先後守之最某至杭問其所治莫能稱說君事沈公獨能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無子其兄崑山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於彭城呂柵祔先兆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然葬之者兄銘之者子孰書其存而厚其死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為縣簿史樂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有名比邱諭以罪福真切卒然悔悟委家絕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菩薩戒滋久益嚴從雍熙道場元智法師授華嚴義手具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信論法界顧清涼抄疏及他經凡數百卷字一致敬又以染懺為衆禮佛十有一焉其稱佛菩薩號每以百萬數率衆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咸以為能曰吾非自效為作龍華之因耳日再至講所習天台賢首二教退則禮誦跪遶繙大藏經日不絕聲身不曠禮夜盡三更迨五而興每三八日會家衆供佛說教以終熙寧七年十月既望年四十八矣且有厭世語遂與其子宗永別既講還未至覺皆有至則趺坐誦觀音號掖以如寢及席而逝嘗曰吾死用浮屠法於是火焉明年冬至葬縣之南里妻聞氏產四男子圭崇宗永湜初居士以兩子事浮屠師既卒崇復家而宗永遂為比丘號慧嚴大師初居士奇其子故捨自其幼時有勝會必與俱以導其志其後往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東都法雲以為修造主於是合衆施為殿藏閣寮前庖後寢凡費六千萬更七年而後成長者康寧一見施千萬為二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像其所為必極天下之工既成而去於是慧嚴之名行方內相傳

以為神奇而不知其所餘也顧其中有大焉而未試也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銘余與慧嚴好於其別為次其行使歸鑱諸石以表阡以慰其鄉之思以啓後人其勿壞紹聖二年二月十七日江州彭澤縣令陳師道撰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饑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面賜以官君於是為州助教其

先累富父齊為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否惟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一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為也及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別葬於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嗤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同吾且專之而況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始葬欲予銘而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惜何以為也遂焚之念感思曠之車之事乃書以叙之使陳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於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為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燦燦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先君事狀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李氏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游縣君考諱泊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慶歷元年以外舅顥公任為太廟齋郎歷徐州之師開封府之雍丘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以母憂去復為冀州觀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待次於雍丘熙寧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為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惟其多也於是顥公為樞密使務伸寒士抑勢家乃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者免乃謝冀州支使吏部奏帖而舉者還故官英宗即位始正京官君子以為有命先君罷汧陽人有薦君於宰相荊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曰固知君不辨此善事呂嘉問其進

久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豪中貴直數百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於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徙妻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產君至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以歸老君為人仁而敬慎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為也常笞吏肉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廉儉以利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木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為汧陽承乏秦中于闐入在幕府檄君閱其貢實還過縣見君視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既罷汧陽鳳翔人范長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為州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汧陽人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

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邱最久思最深見者揩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市人歌之先君為雍邱主簿上奏曰雍邱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薪以束束為錢二十文為粟三升始縣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以為長久之計牧馬於其地馬人乃與民其後馬人焚其草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畿內之民困於厚斂損其租十之三而無名之賦自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哺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丘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詰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靜亂乃助之也問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云

計必遮留教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擒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常閉糴居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償由是商者不行官費數倍君盡入之自為券以質如期而償公私便之娶龐氏潁莊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潁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以元祐七年五月葬於彭城縣白鶴鄉呂

栅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鄆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董兩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宦徐潁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魏公語潁公曰

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好潁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士肅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儉勤直尚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富不下言色由是內外向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恪神有虞氏女傳一世以為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以為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其後仲父繫罪坐獄先君取其孥而夫人與之有恩及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怨潁公娣弟趙氏婦及夫人居鄆之東阿年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步並於商舟夜有火星如舟如橐出舟下尾墮於商舟之上夫人之前夫人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自疾至終臥必西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絕皇祐六年潁公奏封南安縣君嘉祐八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父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三男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錄參軍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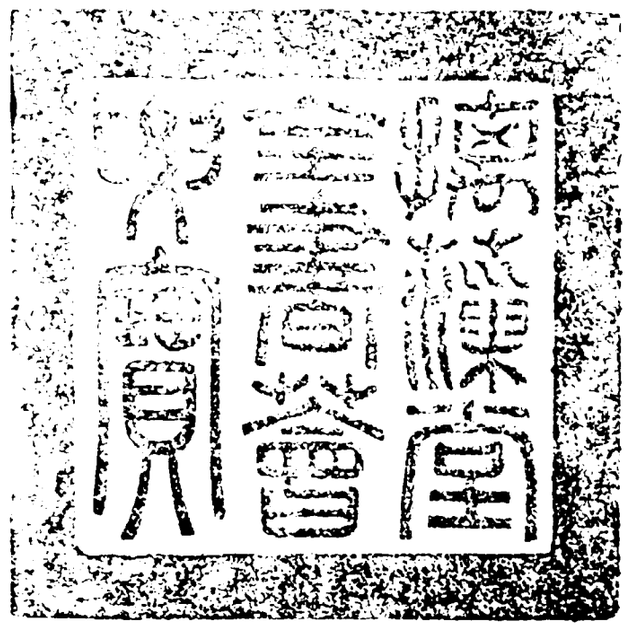
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從毋之子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為銘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河浙之南闕越之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于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

光祿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羌叛亂西邊荼苦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希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羌夷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患以幸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為萬世計是歲慶歷幾年士大夫萬一作方冀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為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

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以天下為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為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皆莫知也公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以蔭為太廟齋郎歷撫州宜興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為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服人之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如皐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守以臨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等願緩一載如皐賴公保其生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家貧不能歸逆喪（此有闕文）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也公祖延鐸散騎常侍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此有闕文）凡女九人歷七年公年六十九道病卒於南京皇祐元年葬龍池鄉清風里源頭公以子貴累贈光祿卿夫人分封（封仁壽郡太君）京兆文城仁壽郡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公之葬既以銘載于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芳烈明示來今是以命汝為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明命雖愚不敏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效何大耶及讀其書又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為公恨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

後山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 集部

後山集卷十七

宋 陳師道 撰

雜著

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强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如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憊而後犬更前而殺之獸而驚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如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羆之謂矣

賀水部傳

賀充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為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幘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帝故知其仙者夜閱牓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為莊獻皇后言之以為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

銀銅道釋像直數千萬后惟之名問澄澄以師對問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耶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為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罪也沂人喬全得惡疾且死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然欲不止疾當復作全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全大悔乃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乃見澄方全見賀時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得見也全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與汝約可復相見全叩頭如約澄乃引全同見之東山使給薪水久之

疾愈熙寧中東坡居士為密州歲大旱請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却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以為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乃止行元祐二年全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歲首過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全以詩寄之後全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于君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知者世言道家為方之外而賀猶喜與人事豈世之所稱目為不足而賀之道又以反人耶不然老氏之道同於楊朱難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強授之士之求仙自修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神畢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為賀笑寡矣

劉道原畫像讚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為賢汲黯為戇至於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其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鑒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燄勢力排山倒海不屈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軍倣丞

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猶畏黯不敢發又為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刺則其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戇以其不知利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利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為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紿聖四年春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歎曰晉人有云廉蘭雖千載凜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為之贊曰

觀音菩薩畫贊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悟悟不以聞觀自其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是真真妄妄真百無不存我以耳聞不以心形隨處而用鼻口亦聽孰為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佛普同一名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劭之目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以趺坐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禪師刻版以施學者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名三江九河為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何在兩目兩手而萬千萬吾儕小人左右異便願我衆生從聞反原盡十方界一觀世音

觀音菩薩畫贊

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子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英雄小遇鵞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嗜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為英自勝之為強

書寶少府詩

寶君與先大夫游以行義聞里中而人不知其工於詩也其歿二十餘年而詩始傳以其有子也善夫君不亡矣紹聖三年四月十三日彭城陳師道書

書舊詞後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它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為卿掾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卿士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更同齋魯之俗河山千里抱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

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山居士書

跋楊李二公詩

元祐二年始以諸科解額合進士為二十七人而考官定著才二十二人昔熙寧中罷黜諸科以進學者於是士興於鄉者過倍其教化之效如此出納之吝雖有司事而非詔意秋九月大會羣士二公為詩以相勞之邦人以為寵又方請於上以復之而皆見於詩蓋其志也可謂賢矣

披雲樓上梁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號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王化既成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

因斯民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林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抛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抛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隮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抛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長隨落日低

抛梁北 闕文

抛梁上危架岧嶤建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摧藏但空曠

抛梁下割肉有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不容鎛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

露之警盆繅鐮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蓬室銘

宿遷邵生築室以名而求銘銘曰

邵也善羣其能處獨曲几方牀土階蓬屋詩書在前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皆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黄樓銘 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脈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

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其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
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禦應卒外為長楗乘高如虹
以殺其怒内為大隄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防於南
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
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内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
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
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詰諭意臣
某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戾而明
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
休而明德意使其容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吕
尚南仲内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吕虎南
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
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
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
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
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

不佞冒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灾時行河
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
信臣以惠東方贏老困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
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
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通昭遠揚守臣拜手奏大
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黄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民無
佞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年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效祥宛同先佛之
日永惟昌運屬此休辰四海交歡同聲稱慶恭惟皇帝
陛下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為心睿武自天文明燭物有
堯舜之仁而博施濟衆學文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
並修登斯民于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故封方當隆
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凡兹臣庶孰不傾瞻臣幸以賦

工謹斯盛旦願效封人之祝顯陳大雅之詩

口號

劒珮聲來合玉除麒麟煙上暗金鋪近臣先識天顏喜

九奏初知晝景舒東海為田將幾見南山稱壽已三呼

欲知帝力今多少醉舞行歌塞道途

對廳

知府大夫材德絶人威明繼古政在循良之上名與日

月而馳慶吉旦之在茲合羣心而同樂敢忘薄陋願效

揄揚

口號

黃堂窈窕慶佳辰密坐雍容合搢紳廣樂充庭如在夢

歡聲著物似逢春瞻天已祝無窮壽盡醉為期莫計巡

平世難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勾曲

輿情已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宛若清都之奏魚龍並

聽真作洞庭之音上奉威顏後部合曲

請黃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失二天之庇是

陳七獻之禮以為一日之歡恭惟提刑大夫偉節照鄰

清風肅物有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顏氏之孤高敏

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而詳刑果自東藩就更

北道知府大夫敦平生之好盡賓主之情願陳衆志之

詞以紀一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使黃流隨指顧

即看丹閣畫精神天威行復朝三接和氣今如物再春

肯駐行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見太平之日恭

惟知府大夫英才蓋世偉行絶塵名義甚都掩四方而

著目談評詣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於中和人樂聞

於鐘鼓爰因令節肇啟華筵賓席雍容願上使君之壽

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詩願舒下情敢獻口號

口號

霏微臘雪不霑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坐盡傾歸盛德
四時難得是佳辰髮邊綵勝年年好樽下歌聲日日新
一笑難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為平世之勝遊清夜觀燈與斯民而同好恭
惟知府大夫寬猛相濟忠孝兩全聲烈暴乎四鄰氣節
蓋於一代爰因令節迨此暇時聊為秉燭之遊用作豐

年之觀扶老攜幼樂聞鐘鼓之音疊足排肩願見衣冠
之會敢忘薄陋復此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塞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節定知隨意好
今宵端復為人長粧成粉白生春色酒漉鵝黃射燭光
報答風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資覺法之因爰
屆誕期用伸至願恭惟皇帝陛下 此有闕文 伏願憑覺皇
之外助效臣子之內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
久

請興化禪師疏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於耳目至人達
觀示平等於寬親不有別傳孰開異見其公尊者承佛
受記為世導師紹雲門之正宗入慧林之半座望破頭

之氣知正法之旁行觀優曇之華信異人之間出知時
莫逆觀化方隆毋辭千里之行以慰一方之望

興化寺請真修造疏

有為雖幻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有異人之至真
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于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龍天
之助勉從勤請使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無意以衆為心其公禪師行

歷諸方歸安一榻棲如止水衆至則形聲若震雷物待而發惟茲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場而昔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共時祖道大行復一枝之旁出智者不說語言所以為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事其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者知其有道功未見事而談者知其有才信淵默而雷聲由孝友而成政顧茲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羣能効力不暇有為願效至情通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邀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福田之東際人天合力緣法同時其宗禪師遍歷五宗頓開千眼著衣喫飯肯學滄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林之肉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者無緣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循衆心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遍於大千施有多少半果等於百億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顏上名都信深緣熟是興無盡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居士見遠察微有家無累悟解不立已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憑茲一舉以效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創始三百衆之所居末法再新二十年之已廢是憑衆志同此勝緣倉廩空虛孰為饘粥之費棟宇傾圮不無雨澤之憂謦殫拙者之心庶動仁人之念

請月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受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菩薩之魔事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何嫌衆之所同時則未艾月公禪師一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薦福而退心衆所疑著國師三出未偶勝緣滄山九年不須心躁守株待兔雖達者之不為面壁磨磚亦古今之常事未忘本

願須順衆心不下禪林徧周法界閉却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疏

尊道廣福既聖教之所同勞舊勤來亦世情之攸尚願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之心圖澄禪師以七十之年曲從衆志捨平生之舊來赴新交涉遠忘勞所過成化擔囊振錫其從如雲方茲挂搭之初宜有洗滌之供以為一國之福共結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疏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嚴大師宗永買大方廣福華嚴經一部八十一策并櫃二隻及請曹州開元寺上生院講主重寶讚者

伏以右因斡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誓盡此心敬供不怠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刼刼生生以今為始伏願諸佛所說如喜慶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圄空虛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修興禮之常惟此徐邦素稱劇郡獄無虛日市不絕刑解網施仁奉聖朝之初政治師從理資賢守之良能熙熙如登春臺濯濯為秋草更憑梵力普及蒼生

代醮青詞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笥苟懺悔而必原不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罄竭期在憫憐切念罪惡貫盈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而得誅一病逾時百方莫效惟歸窮于覆載庶有望于生全伏願三聖眷懷衆真數佑赦其萬死錫以餘年螻蟻微生敢希求於再福桑榆暮景期洗滌以自新

代醮青詞

天運有叙六十餘而一週人心所歸五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歲是為本命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不勝恐懼是用祈禳考案舊章修陳薄禮惟衆真之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懇多生之罪願以懺除

百歲之年敢祈陰錫道心浚發妙行具修疾癘不侵善祥來集誓依真教以畢餘生溥及羣情同期勝福

後山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卷十八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契丹侵澶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而謂之曰子為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名問從官至皆默然楊文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名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耶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上駕耶王乃大呼

逍遥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敵至勿戰故兵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達蘭乃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縱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北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彼亦請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侯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賭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州窺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信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圍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窺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瑩杜彦鈞孫全照孫全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全照部轄若敵騎在近即近城覓便襲擊兼令開將文字與石普圖承翰照會掩殺及召募强壯入彼界繞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真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王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

與敵人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士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即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那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真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那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兵革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決勝尚能虛已以論謀兼彼近日頗乏糧糗雖恃虎狼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函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如講和北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額再三是以知敵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遼主曰宋塞鴈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違約耶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北方得志於中國惟晉氏耳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

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於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已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黜首久之公復曰塞鴈門以備西羌塘始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畢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固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為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為天保民為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之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彼使來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

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耶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為之爾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入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卮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對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胷中亦以為樂耶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

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致切於龔古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

王無咎黎宗孟皆為王氏學世謂黎為摸畫手一點畫不出前人謂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繪云莊遵以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傳廣凱凱傳繪所著索隱乃其學也

張其公昇以御史為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為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為使文定亦為上言故事執政同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為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縝言其不

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延帥閼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乃請以歲終為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約李易其草報如故典遂上奏曰西人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為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即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彼亦不敢復請

其公謂呂夷簡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訟云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宛頸

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劒又得其神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因爾

北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蜀人王冕一本作晃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規矩則孔林無枳棘也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爲異而使户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當謂爲室當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

高宗諱瞬而爲推也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爲推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温嗜殺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九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龍略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後梁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為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頗有家法以遺黄魯直魯直以謂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鋌號稱廷珪但色重耳非古制也

蔡新州確黄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楊山人善相人也過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黄君一散郎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黄由尚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父頴公初爲黄州參軍友夏英公公喜相人謂頴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墅處潞之異人也金鄉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于莘過之及門息於廡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伯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乃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黄腰虢

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荊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名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名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悼大
謄錄監生臣沈格晉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六 集部

後山集卷十九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為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諺曰甘草先生則麥熟苦草先生則禾不熟甘草蘇苦草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為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

祕書丞張鎡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巾襪袍袴紗綿相半

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詵
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證
乎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已所著書上覽
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即其家盡焚
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一道德以
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有
王臣則其言王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佗得漢文書即
徹黃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歎服曰天子明見萬
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如聚財强兵非不為上然非為德
拔引私昵非不為下然非為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
位為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

固有則憂樂俱泯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獨言舜禹
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名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
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敦
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伯憂
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藉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異而叔
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藉在朝廷而瑞在天下
叔世瑞在朝廷而藉在天下

齊之龍山鎮有平六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爲淮漕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玄宗書殿誤矣趙内翰彦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扃鐍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後 有闕文

夏英公伏日供帳温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兎礫蘸藥水爲黄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闔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虚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李公麟云吳畫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録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于西臺名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耶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或問詩集自序謂真詩在民間者風耳雅頌者固文學筆也空同子曰吁黍離之後雅頌微矣作者變正靡達音律罔諧即有其篇無所用之矣予以是專風乎言矣吁予得已哉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

哲去聲邪令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

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哉人心係則難脫

惟聖罔念作狂斯反之之聖乎衛武公抑詩如履薄氷臨深淵是也或曰聖矣念罔乎曰生而知者無哉然有惕心焉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激生於忿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人自聾自盲

耳音色使之哉陰陽消長五行生尅發之聲為音吐其采為色騰之為氣滋之為味天以之成人以之生貪者戕淫者荒音色之罪哉毀量折衡而民不爭民之爭量與衡使之哉黃鍾者累黍而成隔八相生萬事由之自然之數也量與衡所由起也聖人則天訓民已耳非有心為之也凡此皆忿人之辭耳故曰忿之辭激元結之文激亦忿人非邪

枚氏七非心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七然皆俳語也夫宮室服食游獵諸等君子恥言之而乃侈之又相襲言之邪漢之崔傳魏之王曹晉之張陸皆一代之偉也亦爾爾耶今俳人作院本名一文錢戰到底祖曹植七而為之也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然過曰賢智則過亦難矣過猶不及思中行而與之者立教之經歟

志不在卑而不力以求之思而不學者也有終身焦勞而不獲者矣力以求之而心無達焉學而不思者也有

代北界天池山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屋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始至易屋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

四果其白如乳出於淨心而黛血碧鰕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厨不登鼠肉太祖嘗畜兩鼠謂之神猪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鼠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鼠血解妖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茱萸魚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後而強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決明登人謂之鰒魚明人謂之九孔螺

牡礪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寧中作坊以門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鄆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兩吏垂乳流湩如乳婦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瀟灑瀟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黃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公常守睦有瀟灑桐廬郡十詩桐廬真瀟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竈間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爲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辦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各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怍歎以爲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琖側聽每

興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孔門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孟子傳權非權則中不中非中則大學不大學

情者性之發也然訓為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也故虛假為不情

論學下篇第六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終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禴韋陸其人也貪盛者終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罔吉戕生道也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為末技何歟豈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詩非古之詩歟閻老劉聞人學此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箇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曰因噎廢食劉之謂哉

色厲而內荏內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違內陰而外陽也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風霽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即道也他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涉有意矣

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以出土時分量具也培之使之足已耳非能矯之使增也如松參天柏盤石桃李能之乎

人之目一塵不著而心亦然一塵則礙見道亦然一塵則不透又如鏡然一塵則不瑩鏡無妍媸人自妍媸鏡

王深父爲衛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闕一字]之留不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衛真主簿而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耶卒歸衛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埽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即怒以爲不勝任逐去之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爲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爲異卒火之歲餘御禮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即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大富人皆名至京師量其材爲三等其上官之次省負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鄢陵鄰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暴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耳未以爲然也它日至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某生曰往夢遇公於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過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人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於冰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釋從青[闕二字]人主其寺之某院陳講居衆而淨居不出善畫樹石而人不可得使好事者爲修供則量其多少

有恃者壞恃勇者亂亂必亡恃才者淩淩必傷恃壯者縱縱必夭恃勢者驕驕必戕孟子所謂生憂患而死安樂者也

高必自卑大必由衆故自高無卑無卑則危自大無衆無衆則孤得丘民為天子衆之謂也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卑之謂也孔子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麴蘗為酒酒成而麴蘗棄讀書求義義精而文自捐故泥書者謂之糟粕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鮮也周茂叔君子以道充為貴而曰塵視金玉銖視軒冕如其義亦塵銖之乎

孟子不談易以孔門不易言也論語加我數年與不恒其德耳孔子傳之參大學不言易參傳之思中庸不言易思傳之軻孟子不言易以是知孔門不易言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言也

春秋終始為麟魯西狩獲麟孔子乃始取魯史筆削起自隱元故曰始於麟筆至獲麟之文遂止不復修故曰終於麟

道貴簡默非但防易與煩也有道者其言自簡聽言亦簡不費辭說而情偽了然也言約而義盡故自簡易曰吉人之辭寡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視他卦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如節飲食故其義更精者極至之義精而微者也全體言非也即以夫婦言之二五妙合聖人知之乎孔子不幸而出妻聖人能行之乎故一事有一至全體有全至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貴也顯之義也故曰上下察也至上下察也天言天地言淵也察者飛之躍之也斯謂之之至亦全體乎

大風歌而霸心存秋風辭而悔心萌詩外哉否乎

作事謀始然坤戒始則曰無成知終終之然訟戒終則

後山集卷二十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闕姓易知素貧細既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仁宗初即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母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

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知者有所知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强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不爲學而已爲道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於意不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爲道必始於學此段疑有脫誤

道者呂翁如金陵過王荊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爲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目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

祀禮發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神明也聖人之意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於祀嚴祀立教莫大於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於祀也忽故其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其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蔑乎

忠者通上下而言者也獨於臣切者利達之途其心易欺也左氏上思利民忠也不忠不足以使民況事君乎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婦人文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孟子氣象非止巖巖說大人便藐之貨多便厚葬其親得位便車乘臺僕傳食於諸侯便曰舜受堯天下揮霍赫灼難量哉

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讐必酬關羽之於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俗人道哉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氷牛蒼空桑寂寞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空同子曰古今人見同乎偶哉或問何也曰周以文弊宜忠與質以矯之予序戰國策言之矣然陸士衡嘗述焉不偶同乎

時能輕重人或問何也空同子曰桓榮曲謹之學遇盛漢而重賀循大賢之具當衰晉而輕是故今之人知榮而不知循非時使之乎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名之使還也使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其與之曰閫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名而奪之也名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

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
名見之人便服持遺制哭以示先人遂下髮衫帽勒帛
以聽宣制是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都留守龍圖王學
士益柔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居者皆會哭於府庭張
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官者李堯輔言上
散髮解帶襪而不履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樂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其弟
衛御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通卿又使
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卿又告之監曰
非也語次兩工至橫管一鳴監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
而為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自成
家以名於世使張為畫吳既不可越功與之齊必出其
下亦爭名之弊也

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畫名而從之學
有以畫來必名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為能此其所以為
不能也楊有得焉而謂楊曰盡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
以子之不能畫也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
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
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户於便坐與之博
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
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
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垂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膿疽大作不可巾
幞垂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輿赴朝垂崖曰豈可以
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
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
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為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召李誠之
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

予謂關張死而蜀事去或云蜀人不幸龐士元死士元不死關張未必死然乎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事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空同子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瑟者也否則愈更而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操不代漢者欲挾天子以平吳蜀也或謂操身受臣之名而使子孫享君之利者非也亦操欺之也操嘗曰死題墓道曰漢征虜將軍曹侯足矣此欺之由也操征馬超斫樹而血流操惡之急還欲受漢禪而死於途

異道篇第八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水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為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水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為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包括造化未之盡也是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推之有不准哉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昇字子平今星命家宗其學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二三百年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氛之表下小區寰擾擾涸涸焉耳吾靜觀高覽吸日月之華極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潛消息之用何仙之弗若也乃其狹小寰內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精去穀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況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強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

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為戒也

萊公性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某公薨秘書晁少監端彦以外姻為懺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潘美為并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寧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罷各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各衆謂天下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耶

錢塘邊江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東薪民以為苦張夏為轉運使取古西山以為岸募得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答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斬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真宗至陳橋駐蹕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顧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

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踴躍歡呼之至
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真宗遣中
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
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澶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
首刻石人以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自五
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曰自校
獵爾以是困中國

余為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
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
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
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羣木皆落從者以謂枯也木下有
刹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
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刹一樹永出煩籠開
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塲石乃
刹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刹一樹謂建刹也讀
者寡陋傳者喜為緣飾苟無此石亦足惑世也蔡州壺
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
根復出為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
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即縣壺者沈丘令張幾聞
人當至蔡為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
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鴉亂飛者是也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
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見蘇
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
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録
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
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受異恩攀霊馭以無由望天顏
而永訣方纏悲緒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
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載
頒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滯外
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徵於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果

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鯫魚大魚白也今謂之納子

王學士達妻某氏妾常辱之朝夕達不受亦不校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達怒逐之某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嘗語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達曰新婦妾其日當死以後事屬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為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為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爾才地御厨使其可得耶爵禄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耶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為獄官畏其遷情而就法也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褥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為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時長子楚王以疾廢真宗次為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欲斬耶預立太子正為此爾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既入公遽闔戶鍥之而去真宗既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

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比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葉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後山集卷二十一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表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為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畏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矣

肅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為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為償其費季德之仲親睦而伯疎仲之子復為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

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知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曰三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哉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也今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云繒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無為軍巢縣柘皐鎮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傳秤之比他水重爾

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為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教坊之樂以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為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蓎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為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為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虵

唐有鸚鵡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已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

王師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過此為九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為支流同為逆河者為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候命爾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於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文公以為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於蜀者競採之以為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卓氏之先起家為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為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旦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我一家何濟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爾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録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

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絶倒

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揄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户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迄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

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而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即王師既平蜀詔祖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為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瓘肉白魚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璨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諺曰黃鶴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鶴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莢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蹇獨徒行既至衆所見瑞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則志欲遠大遠大則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則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為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為度密和而蒸服而不九道

者趙甸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
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
桑與梓樹之椿栗椅桐梓漆梓以為棺椿栗以為贅
椅桐以為器
馬驟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
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為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
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
府日重定麴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
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國門
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枢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邵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詠守蜀仲春官糶米仲夏糶鹽惠民
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絫絲
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
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
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
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
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
顏長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實失戒夜發聲如雷須
臾巷水沒骭士有獻衣袽之法其要取綿絮貼縛作卷
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捫漏穴用隨水勢畜入孔
道即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自舟居謂之蛋人島
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
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州山間有唐福院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跡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參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嘗幸祕書省名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于汳納材于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具雜物而領以三司脩造矣

巖頭雪峰欽山同行至湖外請村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為具熟水而山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鉤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棄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錦帳繡

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又無語余為代曰熟處難忘

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為左玄真人遂以為稱為朝元圖繪其像于位後夢為城隍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臀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縣而入施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氏覺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塿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為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道之質遂授出世

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缺三字其久以此奉此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圓通行脚至浮山遠録公深愛之欲收為嗣通遂去復以侶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與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名其弟教以母效也

中州松子雖秕小不可食然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探錐剌地深五寸許以帚埽入之無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出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丈定復相相傳忠愍為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為嗣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授鞋他日為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後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杜祁公為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丞相曰可一舉網而盡也有曰刁亦與名知其謀而不以告詔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坐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館職呂申公曰惟人主之眷不可枉

參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寥謂老圃盡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

力寨歎曰真温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待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丈字以沙布地為國字張圖於上束穩為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脫袈裟投墨笼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於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烟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綾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熙河多得官為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為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乃舍之

垂崖為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薪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秦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飯僧於法雲主者惟白下聽慧林佛陁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徙究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思甚篤他日為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為公報之使知為

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攽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溫外問有新諢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為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為患甲曰賢郎何為曰檢典與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兒子其何免耶乙曰賢郎何虞曰若和著賊詩亦不免解著賊贓縣已逮捕矣甲曰便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裏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悖大
謄錄監生臣沈啓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後山集卷二十二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　集部

後山集卷二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理究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闢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闢楊之後孟荀之間乎

楊闢老莊四家本同而末異楊氏存身而絕物闢老尚理而下事闢老氏一句莊氏揉曲而過直

樂始於人聲而被於物有情則有變不得其正故假無情以傳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遷無情以就有情而聲亂矣

温文正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不然君臣父子者名也親疎貴賤者分也公侯卿大夫者罷也名生於罷分生於名名以爲表分以爲限易曰天尊地卑天地名也尊

卑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父子之名也

蘇長公曰道可以講習而知講習而知者學也非道也德可以勉強而能勉強而能者善也非德也

賢而在下謂之天民賢而在上謂之天吏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者也

孔子曰余非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學不可以不適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必由學乎有君子之仁然後可以死可以無死有君子之義然後言必信言不必信

五世之祖尊而不親庶長之兄親而不尊禮之別也今之學者讀其書則書而已誦其言則言而已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文王之化至於田夫武人室婦行女莫不好善而紂乃自如化之不革殷之所以亡也武王可得而不誅乎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儒者之論正而不變智者之論變而不正

君子有常而非常智者無常而非常

君子之交以其麗君子寡從擇其類也小人無擇麗既合矣故曰實繁有徒君子小人並則小人勝何則衆也況君子之所棄皆與羣矣不亦衆乎

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焉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爲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堯老而舜攝君薨聽於冢宰古之制也毋后臨政自秦宣太后始也

聖人之心靜聲中五行故禹以聲爲律也伶倫聽鳳鳴以製律鳳者鳥之聖者也衆人之心亂視聽不得其正其作樂也其音淫鄭衛是也唯聖作樂唯賢重音情動於心而發於言形于手足誠之至也故復用以感人歌以效其聲舞以效其動樂自外來而感之深者以其出於中也

釋名云皇帝王者君也而學者謂有優劣誤矣
三代之治公與義而已封建是也王侯皆君也王不王則諸侯可以王以不私其後而與天下共之公也紲不肖以伸賢義也
道者體也德者體之相也行者體之用也譬之人馬身者道也耳目口鼻手足德也背負腹受肩任首荷者行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德也和者行也有聲則有聽有見則有視與物而動者衆人之行也無視無聽感物而應者德之行也
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言行出于德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合則為人散則為鬼鬼之情狀人之情狀也此輪迴之說也
中州葬用五姓閩人家有仕者則為商姓中州用三穴而附自江以南葬缺一字而已各有吉凶其可信乎吾州陳氏之葬有物焉如豕大如馬出於穴既而死者相繼其可不信乎故雖先王尚卜筮敬鬼神不敢違也惟不求其福矣夫陰有鬼神猶世之守宰也出其一令人不得而違何獨至於鬼神而違之鬼神不得而知故假術以求則術可違乎漢擇昏日而諸家異說則術不可一也今用一家法避凶從吉示有畏于鬼神則可矣既不求福則術之精粗不必技也雖然用人不如用龜著也術者常也占者變也常不足以盡變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謀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不務本而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無實者偽也
義者制也以正行之得失譬諸則焉形之偏正木之曲直水之淺深物之長短可得而知之也禮者理也以約行之過與不及如水之防不得左右如居之門以限內外權者量也以明行之輕重可以為可以不為而後有權而權之與物更為輕重捨輕而從重也改法者不知其前制法者不知其後

七國之戰用衆而已故合則勝離則散秦畏諸侯之合從與其兼并也故親則離之攻則救之既不使之和又不使之立而後天下可專有也其為計不過游説間之積威脅之而已然秦之人常有盡利之心故其謀專行之不廢以有天下諸侯之人苟而已矣緩則相棄急則相救卒以此亡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于割地不利于戰而示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説士道之以和諸侯之力足以敵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鬬之情此其所以亡也

東方生和而近迂然不同也為柳下氏而過之者乎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灌嬰不為呂氏擊齊而與連和以待變除魏勃以弭亂可謂知矣而不知勃之佯怯也故非君子智有所短仁有所闕安石屈郁超叔夜傲鍾會此其生死之由其情而未仁乎

後山集卷二十二

後山集卷二十三

宋 陳師道 撰

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内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遂以請

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絶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度中泄爾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黄魯直恠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宫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宫那得

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悦蓋蜀兵四十萬而王師方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横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

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

黃魯直謂白樂天云筆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光涵太虛室波動岳陽樓為雄渾也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胷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白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吳越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以為笑

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序巫山神女遇楚雨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畀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議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夫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答曾魯公表曰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魯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黃魯直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攜度陽歊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荊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耳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卧老僧牀驚回
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牓第其
子以晚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
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醫者老
婆少婦或嘲之曰偎它門户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徐有學官喜
誶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
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師厚景初學之
魯直黃之子謝之壻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
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慢千
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便道
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著衣裳迎户外盡呼兒
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絶而子美才
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魯直有癡弟畜漆琴
而不御蟲亂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亂而未有對
魯直之兄大臨目見牀下以溺罌畜生魚問知其弟也
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來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
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内
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罌而出手不絶彈
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
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子野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
隨風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
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為六州
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夫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
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侵文章寫得出來

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湍也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魯直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瓮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冕載之之母也謂其子功名富貴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事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為說劒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河江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曾子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著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蓋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

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名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鄉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耳公百年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名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户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

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曰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昉詩故詩人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超卓之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耳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

出彀雖未能翔於千仞竟是真鳳凰爾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余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淫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作冷開香篋玉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愁懃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諧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黃魯直短于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風

右丞蘇州皆學於陶正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馬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裕陵嘗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還閽者執筆歷請官稱公

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於三都谷大敗之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盖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邊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横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馳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山川直北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顔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為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

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潁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是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卽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旐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也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

後山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一　集部

後山集卷二十四

宋　陳師道　撰

長短句

菩薩蠻四首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爐煙未斷蛛絲滿想得兩眉顰停針憶遠人　河橋知有路不解留郎住天上隔年期人間長別離

東飛烏鵲西飛燕盈盈一水經年見急雨洗香車天回河漢斜　離愁千載上相遠長相望終不似人間回頭萬里山

綺樓小小穿針女秋光點點蛛絲雨今夕是何宵龍車聲裏暗生春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　杯行到手莫辭烏鵲橋經年謀一笑豈解令人巧不用問如何人間巧更多

銀潢清淺填烏鵲畫簷急雨長河落初月未成圓明星惜此筵愁來無斷絕歲歲年年別不用淚紅滋年年歲歲

成陰竹月風窓弄影

菩薩蠻　和彭舍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去留
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當時聽天上玉堂東陽春是
夢中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盡帶
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無數尊前
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木蘭花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搖空濶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滿往時同
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違人常七八
不將白髮並黃花擬下清流攪明月

南鄉子二首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閣颼颼
橫雨旁風不到頭登覽却輕酬剩作新詩報答秋人意
自關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颼颼
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雁峯南未得秋喚取
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西江月　詠酴醾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雪滿
瑤臺曳練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慇懃與插小
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又詠榴花

葉葉枝枝綠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不會
春工著意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污臙脂憑將雙葉寄
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破春回枉
斷腸

木蘭花減字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黃花兩並

滿庭芳

閩嶺先春琅函睽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窓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靜松風竹雪金鼎沸湲潺門闌車馬動扶黃藉白小袖高鬟漸宵裏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幙禪榻鬢絲斑

南鄉子

急雨打寒窓雨氣侵燈暗壁缸窓下有人挑錦字行行淚濕紅消減舊香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斷腸曲渚圓沙風葉底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清平樂二首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著不如渾忘著百種尋思枉却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眉上放開春色眼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猛與將來放著吹花卷絮無蹤晚粧知為誰紅夢斷陽臺雲雨世間不要春風

南鄉子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蕊未開花已過遲遲不見東風著意時酒到更須辭報答春光舊有期勤苦著書妨作樂癡癡莫學衰翁事事非

莊子示稽康曰妨人作樂爾

羅敷媚二首 和何大夫酴醾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只認香南臺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旁獨秀欹頭殿衆芳

芙蓉不借韶光助故著緗黃宿面留粧不出寒花只暫香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旁一笑盈盈百種芳

木蘭花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霏衣膩漠漠輕寒梅柳細

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木蘭花減字　贈晁無咎舞鬟

娉婷婀娜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却未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不回頭沒著羞一本云婷婷裊裊芍藥枝頭紅玉小舞袖遲遲進心到郎邊客已知當筵舉酒勸我尊前松柏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

臨江仙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清風居士手楊柳洛城腰文字功名真自誤從今好月良宵只消憐取董嬌嬈修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南柯子　問王立之督茶

天上雲爲瑞人間睡作魔疎簾清簟汗成河酒醒夢回多眼費摩挲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木蘭花減字

勻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枝盡日纖柔屬阿誰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校老著便休癡付與風流幕下兒古詞云十五年來從事風流府

清平樂二首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冰簟流光團扇墜驚起雙栖燕子夜堂簫合回廊風帷吹亂凝香臥看一庭明月曉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林紅子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明月攬衣先怯微涼

卜算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脩眉小作春中有相思怨背立向人羞顏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逢親向尊前見

洛陽春

酒到黃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誚不借周郎便背立腰肢揶揄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因緣甚只

向尊前見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向詩人安排雲雨娶新清
尊下世所謂英英昉昉者昉卒英嫁而昉之子瑩頗
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
以歌之

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關鎖玉樓巢燕子寞寞
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衿花樣
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周昉畫美人有衿立欠伸者最為妍

絕東坡為賦續麗人行

又詠棣棠菊

亂蕊壓枝繁堆積金錢鬧作團晚起塗黃仍帶酒看看
衣賸腰枝故著單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放闌擬折
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橫蜂爭只倚闌菊色微赤而葉單

臨江仙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只緣
些子意消得百般誇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退朝霞春
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杜家花

南鄉子 并引

誰相憶却須還與秋風

蝶戀花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回寒日莫連峯不許重回顧水解隨人花卻住衾冷香銷但有殘粧汙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無尋處一本云戲馬臺前京洛路車馬喧喧戲踏塵如霧借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斷山青人已去老幼扶攜淚眼仍回顧下兩句同

西江月 詠丁香菊

淺色千重桑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好箇風流模樣玉蕊令誰攀折詩人此日淒涼正須蠻素作伊涼與揷釵傍鬢上

洛陽春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手難成染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要識春風面

菩薩蠻 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清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寒窓雨打聲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人尊旁未得聽

木蘭花減字 和人對雪

清愁豐積更莫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一線通危樓曉望雪滿羣山開畫障目斷瑤川同凭闌干意幾般

卜算子 送梅花與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長如洗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傍鸞臺仔細看何似丹青裏

漁家傲 從叔父乞蘄州濕紅戲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牋滿載紅猶濕色鬬朝花光觸目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著色溪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強敵

少年遊

御園果子壓枝繁看看分摘無緣團沙弄雪勞心費手

不肯暫時圓賽神禱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還芍藥梢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南鄉子

婀娜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衆裏腰枝遥可識應殊暗裏猶能摸得渠醉側不須扶喚作周家行畫圖背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木蘭花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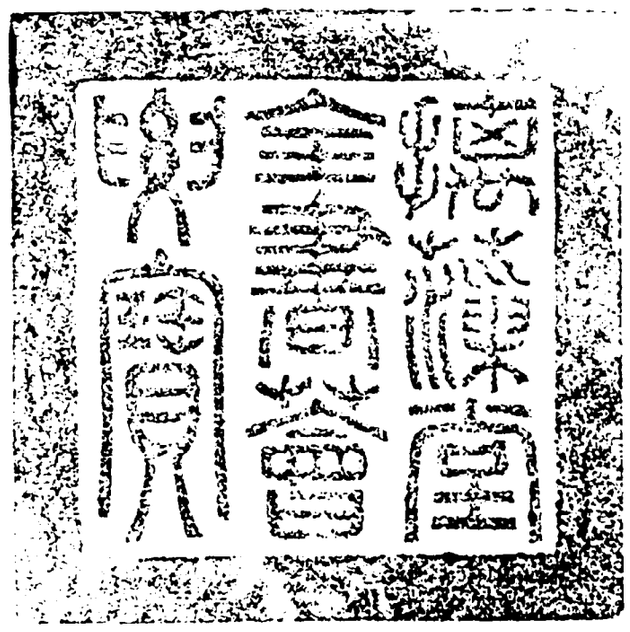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次第春來興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見初楊弄晚風

踏莎行

紅上花梢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帶餘寒江光野色閒遊徑午雨還晴暄寒不定重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病

鸜鵒詩 附録及南宫氏編中他本所無者 此係得之魯氏傳本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涼露坐有雀引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啓晉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竹友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竹友集目録

卷一

古詩

卷二

古詩

卷三

古詩

卷四

古詩

卷五

近體詩

卷六

近體詩

卷七

近體詩

卷八
雜著
卷九
雜著
卷十
墓志祭文

臣等謹案竹友集十卷宋謝邁撰邁字幼槃臨川人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也與從兄逸齊名號曰二謝逸所撰溪堂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惟邁集猶存於世攷王士禎居易録載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此本卷數相同蓋即其所見之本也士禎評其詩曰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沉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又稱其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歌及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二句靡靡江蘺只喚愁一詩持論皆允至所稱挼洋蕉葉展新綠慾遞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峰頂老鶴来歸千歲巢則殊不盡邁所長蓋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竹友集卷一

古詩

宋　謝邁　撰

賦陳虛中振芳堂

青腰按節臨天關幻成圭壁驚人寰一朝忽起枯槁想
墮作人間冰雪顏國香端擬避清絶鳳車安得窺幽閒
雪中長疑肌起粟挽住直恐乘風還風流別乘似何遜
哦詩興健排江山華堂燒燈呼客醉況引玉頰倚琱闌
廣平題賦工婉媚杜陵索句愁飛翻山人徑欲悟香寂
何當步繞横斜間

雙蓮閣

水芝凝露披芳塘淺粧濃畫爭煌煌其間艷異不世出
連芳並蒂知何祥有如一座兩殊色盈盈直立漢昭陽
九回沉水不須沐風生露洗皆生香公如瑶林映紅粉
粲然一笑傾澄觴故開華閣掛銀榜大篇金薤垂琳琅
吾聞草木正瑞世蒲扇暑芝生房須煩丹青顧陸手
貌取絶艷歸明光

三益齋

元龍湖海豪蓋世聲藉藉只今觀耳孫才皆萬夫敵叔
兮美無度伯也古遺直當年種玉翁十襲裹雙璧期公
垂天雲佐郡試戢翼尚開柴桑徑引領望三益嘗聞築
燕臺千里走樂劇市骨捐千金庶乘盡虎跡公乃真好
事屣履見逢掖定知子輿輩一笑皆莫逆

虬髯少年龍鳳姿手提一劒平九維瀛洲學士十八輩如雕虎嘯清風隨到今丰姿傅粉繪皎如琪木叅瓊枝秦王功高盖天下脫畧世故容小疵數公不語意有在敬宗流輩曾何知倘收王魏文學館事如辰嬴當早諫美哉貞觀猶有恨洗蘇衆像一長嘆

靜寄齋觀文忠公墨跡

董何呼我顛倒裳杖藜街西過王郎郎君好事初舉觴平頭奴子舁兩囊開視文書浩搶攘其間穅秕煩播颺

忽驚墨妙筵有光問誰所書曰歐陽而我盥水方取將覽之三過神色揚反嗟從來見未嘗字體遒媚筆意剛公為文章軋子長立朝義氣凛秋霜借如春蚓縈行行亦當珍之什襲藏況公字畫乃如此銀鈎金繩粲繭紙公嘗臨池墨池水尚言如舩逆風使後來誰評新麗體出公一頭子蘇子

與諸友汲同樂泉烹黃蘗新芽

尋山擬三飡放箸欣一飽汲泉泣銅瓶落磑碎鷹爪長為山中遊頗與世路拗矧此好古胸茗椀得搜攪風生覺泠泠袪滯亦稍稍夜深可無睡澄潭數參昴

讀呂居仁詩

吾宗宣城守詩壓顏鮑輩其間警拔句江練與霞綺居仁相家子歛退若寒士學道期日損哦詩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今晨開草堂書帙亂無次探囊得君詩疾讀過三四淺詩如蜜甜中邊本無二好詩初無奇把玩久彌麗有如菴摩勒苦盡得甘味闕侯南州傑

論文極根抵讀君詩卷終曰此有闕地期君高無上二謝以平視要當掣鯨魚豈但看翡翠

王坦夫靜寄齋

狙猴在深山騰踔不少停大龜藏神屋縮首都無營冥觀靜躁異洞見萬物情吾聞子王子總角遊帝城歸來鬢猶綠閉關慕淵明曲肱北窓下風聲肅泠泠夢覺忽驚起猶疑車轂鳴齋居屏萬慮乃以靜寄名是中得其趣君門可長扃倘知定能應子冠定能纓鏡以靜故明

水以靜故平茲言置座右可配崔瑗銘

示何之忱

往年君別去上馬愁凜冽今年見君面揮汗驚執熱吾曹雪點鬢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作如許別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恙欲語聲屢咽君家嬌小女可念真玉雪朝嬉繞君傍忽作泡幻滅念我溪堂老誰能續此絕嗟哉溪澗毛瑣細不容擷相逢顏未開苦語心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蛭共將煩惱緣一付廣長舌君歸數過我不厭酒屢設人生浪自苦豈不愧前詰

哭董彥孚

川流日夜去逝者乃如此平時所知人強半今為鬼頃者哭子兄淚積垢未洗寧知少日間俄又哭董子憶昨招君談時維六月朏君方以病告一卧不復起啟手無別言慟哭長已矣初君在童卯警敏無與比讀書五行下大父嘗竊喜謂當寄門戶竟以韋布死死生事亦大誰能獨免耳願沽甘露味倘悟無生理

歲將除因誦前賢綦字韻詩慨然有感次其韻請彥光同賦蓋予與彥光皆年三十九矣

春糧適百里九十居其半駸駸入老境競競起末路嘆在世無他能聊以滑稽玩所嗟金石交靳濶或星散詩憶西堂語酒藉南鄰伴共為終年醉莫歌何時旦文書謾遮眼插架復盈案四愁不堪擬九歌僅能亂發春只數日故態期類盥寧知性本慵矧復肉亦緩人猶樂新故事止仍舊貫酸寒益生窮飲退韓子懦惜哉連城珍不變三日炭玉人可求見何暇定舍館退藏亟聞道飲水知冷煖更當崇明德不愧三英粲

復用前韻示內

嘗聞藁砧詞破鏡喻月半為期望夫還顧影與婦嘆乃知同室處一笑日可玩所悲孩抱中聚沫何易散嘹然唯一雛單棲若無伴撫枕中夜吁不寐常達旦黎羹具一杯日舉天隨案還勝在板屋祇使心曲亂小鬟維槁

項聊可奉匜盥每觀績麻手捷急真不緩娉婷或階禍
今古同一貫頗知食薇清凜凜可立懦仍甘作詩窮烏
銀以喻炭行看春日暄婦事勤繭館所求亦不奢勿遣
兒號暖布衾幸無恙不換角枕粱

送董彦速遊仙巖

吾聞天竺峰聳若在天上峰前溪万仞激石吼寒浪堂
中老比邱碧眼照林莽徜徉君屢遊局趣我思往此行
何所求豈欲除二障聞呼試回頭未可踏折杖茅檐燕
寂地山氣日夜爽不斬凌霄藤君歸藤自長

寄題雲卧菴

閒居不事事枕簟信所便卧形先卧心心靜形晏然複
壁非不完加以甃石堅其如方寸亂一夕嘗屢遷榮寵
萃一門寧免百慮煎雖有水精屏何由得安眠章葉踏
謡娘連臂在榻前何如山中人編茅卧山巔白雲宿簷
間對鏡心自捐我亦遺垢氛曲肱寄林泉茲菴倘壽我
一睡要經年

次董彦速示輪老韻

法涌僧中鸞孤絶翔千仞似聞天竺老續此燈無盡君
遊千峰上邂逅一笑哂當知絶諸惡如草已芟蘊

二

君如千里駒但欲見鞭影既明才越都未暮已燕境適
楚或北轅空歎道里永是中皆坦途幽處試深省

三

黄花散若金翠竹森如束此還有妙義機發同箭速可

憐鈍根士每嗟力不足須知日月疾僅得羊胛熟

食藕

人憐淤泥上出此萬朶蓮須知淤泥中有藕大如椽本清凝冰雪末艷方嬋娟玲瓏衆竅通蚴蟉數節連甘寒固不數却暑最所便髯奴來城市負籠至我前開緘尚帶泥未嚼先垂涎霍霍磨霜刀雷雷挹澗泉切玉墮冷洌已覺沉疴瘥芰實鬬角紫鴻頭剥珠圓秋盤薦此果頓使二物捐念此涅不緇餘品莫爭妍而能豁憂思令我心歡然奇功更耐老合作飛行仙

翠雲道中觀穫

代田誰為西漢議耐旱幸有占城禾揮鑱正見八月穫拾穗遥憐一老歌為言使君驅五馬北陌東阡餉耕者汝曹力穡更當勤慎勿惰遊辜使君

喜劉世基至作詩留之

君家飛猿西我寄躍馬北躍馬望飛猿渺若千山隔十載一會面一年三寄書書中無剩語只有問何如去年

秋風初君馬秣雲卧菴名鶴立望君來迴鞭不我過今年薰風後取道淩雲來山名解鞍愒我廬握手慰我懷胸中所蘊蓄言下皆傾倒挽留莫忿忿索去還草草堂有鶴髮母室有蓬首妻屋前虎豹怒屋後鼯鼠啼遠遊縱未歸旅寓安得久三年勞夢魂一日接盃酒君歸太早計此樂未易辭人事雖好乖興盡當語離壯時須摩厲老矣但跛挈荃蘭本同芳霜雪有一節君識飛猿句飛猿嶺即謝康樂詩所謂猿嶠也

我和躍馬詩躍馬泉前公嘗賦詩

它時兩相寄抑亦慰相思

中秋示座客

去年中秋時我病起復仆苦遭水帝子百計推不去床前客問病草草壺觴具酬獻呼稚子應答煩老嫗今年幸强健佳節欣會遇況有座上客蕭散如鷗鷺尊前清興發豈數青蚊聚南山又朝隮晚雨細如霧難追阿連玩徒咏希逸賦陰晴天下同吾事亦何預不須淵有珠遑恤食無兔人無百中秋對月復幾度幸逢方外交姑

樂酒中趣君看清夜徂草上已多露

竹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三 集部

竹友集卷二

宋 謝逸 撰

古詩

雨後秋山

宿雲散曽陰秀色還疊障如將螺子緑畫作長蛾樣光浮竹木杪影落簷楹上何人妙盤礴淡墨寫屏嶂五絃豈須撫衆響亦清亮我病不出遊素壁倚藤杖舉觴酹羣峰歲晚亦相訪

種松

清晨課僕奴遠舍誅蒿蓬身非郭橐駝學作種樹翁胡不種杞柳但種青青松念汝受命獨勁氣凌三冬明年見汝生何年嬌蒼龍種德亦吾願穆如松上風安知百載後無人思角弓成陰行可賴不必荒茅中唯當護以棘養視如嬰童此法豈浪傳聞諸王局公

同董彦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二首

着鞭蒼厓陰下馬古寺門老僧乞食去獨瞻無上尊相將二玉人盤礴共一尊境静悟塵垢林香識蘭蓀何年鉢羅老同訪花柳村

鳥能貫珠歌花能折腰舞老人如帝江識此真律呂春風已趣裝行樂更幾許吾人但取醉何必浪自苦

聞彦光田舍遇火幾焚其廩

睡龍未覺山澤枯其誰濡幙待不虞炎官弭節飛廉怒小屋旋徹大屋塗鬱攸飛空百鳥噪煇赫照樹騰狷呼

緑林灰盡一瞬耳况乃田父蝸牛廬天公似惜詩人癯約束風伯為回車百神救廩鳥工往不待綆缶澆焚如尚令太瘦逢飯顆幸未饑死同侏儒怪奇敢追陸渾韻弔賀不必叅元書作詩嘲誚供一笑逢人舉似應胡盧

許巨源送筍

君家遶屋青琅玕驚雷裂地千兵攢入山長鑱不汝赦日獲玉版登君盤有餘鼠壤幸分似憐我羹稀筋易寛厨人取給晝餔膳頓使齒頰生甘寒韭葅薤苗豈復數

肴美似覺無貛貛嘗聞幽士愛風竹忍嘬其子吾何觀願君養成四時葉他時犯雪同君看

灌園

春初韭爭妍秋末菘更好嗟我喜蔬食如人嗜羊棗何嘗厭滋味政自樂枯槁念彼蝡蠢蟲性命欲自保變相驚蜊異將糖嫌蠏躁故于園日涉蒔此可食草邇來秋雨餘三畝淨如掃畦丁猶浸灌小甕亦自抱問許機事忘何如漢陰老

題顧凱之醉道士圖

虎頭痴絶自不痴丹青妙處手得之石巖戲畫幼輿子酒狂更貌黄冠師上人坐睡真被酒二人杯杓不停手一人回面愁不醻二人直視開口笑上有醉墨書者誰翰林手題獨酌詩題詩真識醉時味畫圖如寫詩中意珍藏不換一斛珠李詩顧筆今世無

題文與可畫

我昔居西園手植竹數箇凛然如德友節行不敢破朝

吟玩霜枝夜聞蕭瑟清風吹一旦忽不見似覺塵土污人衣朅來翠雲麓日唯見山不見竹雖云山氣日夕佳尚恐無竹令人俗昨得與可畫自歸塵壁掛門開風動之如枉故人駕對山看畫信不惡何人更覓揚州鶴

寄孫子稷

我家大馮君清詩跨陰何尤工婕妤怨不媿青草歌後生遊其門玉石例琢磨是中知味少莫辨白黑鵝獨聞子孫子鏘然應鸞和君嘗喜其似謂可同臼科劍池佳

山水清漣映嵯峨孫子居山間新詩日吟哦探囊肯投我有篇未為多論文定何時一醉金叵羅更當期皓首共理釣魚簑

登同樂亭飲泉

何人愛斯泉結搆泉上屋空亭何所有冷氣宜三伏冷冷石甃淨須眉真可矚欲飲無樽罍挹彼纔盈掬何時近亭居更種亭畔菊日飲潭中甘庶用稽死錄

吳民載棄意堂

此身聚沫無堅强斧工伐性藥醫腸寸田蕪穢尺宅荒玉石落落不滿房黃婆居中補四方焦勞亦坐意所藏土如磽瘠草不芳令人搞項馘亦黃世人紛紛各膏肓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得意觀濠梁從渠婪酣很如羊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痼疾生天光漆園發藥君得嘗

次董彥光乞米韻

董侯朝饑雷殷腹咄嗟無人羞豆粥杜陵太瘦緣作詩玉川辛勤坐憎俗細君截髮恐未暇有弟能令餉君粟

不妨更就乞檳榔他日金拌共一斛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長懷烏衣遊親姓何戚戚吾曹乃其後不能迨往迹向來鴻雁影曠若參辰隔沉思不可見佇立久悽惻去年霜霰中送別衢路側今年冬風至猶未見顏色念我如楚囚欲往終未得倘能為我來不遠道里百要觀衡茅下有此座上客新釀秋已熟老菊寒尚折彌年心拂鬱可以一笑釋仍當戒後乘聯翩載三益

翠雲分韻得禪字

杖履信所適溪流忽濺濺行入武陵村偶入桃花源劃然見華屋佛界開青蓮忽忽伊蒲饌一餉腹果然同遊得吾黨曠達真能賢董何韻俱勝欲拍諸阮肩兩王亦豪舉一擲常萬錢周郎秀媚宇要是佳少年衆中兀坐子少味亦寡言困眠借僧榻自嘲邊腹便平時所懷人磊落星辰懸會合不易得茲遊豈非天重來恐寡伴獨訪祖師禪

次劉世基韻

兒時窺豹見一斑晚學一枝千金彈齋房芝草不並秀且飡秋菊紉春蘭無心時共白雲出忘機日對沙鷗閒窮人與世各異調敢望一唱仍三嘆昨來卜居向巖邑玉川破屋纔數間朝看爽氣出遠岫夜聽遠舍鳴清湍幾回欲棹酒船去賀老不見空稽山劉郎好事肯過我入門矯矯真翔鸞平生飲客愁腐死望君復來酒今旨君如止酒要談道同酌寒泉淨無滓哦詩雖復落君後强學猶將効瞻里懸知吾廬不落莫有客同盤飯蔡霍已呼摻手縫錦囊更遣長鬚具芒屩相携踏遍翠雲峰得助溪山應有作

王摩詰四時山水圖

欲知摩詰詩中畫桃紅柳緑皆摩寫更舍宿雨帶春烟一段風光生筆下欲觀摩詰畫中詩小幅短短作四時山平水遠舍變態是中有句無人知此公盤礴萬物表胸中炯炯秋空曉戲磨淡墨汙絹素世上丹青擅場少何人乞與輞川圖裝成小軸四時俱壁間仍題六字句人言雙絶古今無

同陳虛中洪駒父登擬峴臺觀水漲

雨聲何浪浪溪流勢洶洶莽蒼兩涘間不辨馬牛風翻擬坤軸裂渺與天河通林杪露寸碧濁浪奔蛟龍櫓搖扁舟下袖手閒篙工疎烟媚晚霽飛烟帶歸鴻境物復可寫妙手無僧崇登茲百尺臺令人豁奇胸尊開河南守坐有西山洪遊目託遠懷平水念禹功視河不治行

他年望兩公吾儕何所樂白著卧船篷

送邑尉朱登仕告老歸華亭用玉局老仙寄王慶源韻

君不能黃冠還鄉乞鑑湖又不能拏舟送米煩奚奴白頭真負平生志妙年毫端敵萬夫向來惡少虎負嵎瞰當疾走編其鬚袴褶不是老者事腰間羽箭吾初無揮盃勸飲古寺底日有野老爭携壺頗遭官長勸歸歟婦能右擒兒左扶但令妻病足鹿脯何憂兒寒止慰襦薄帳後夜聞猿呼不羨人間治容子團圓十五正當壚

晏如堂詩并序

季智伯渠州使君大夫公之長子也早以學問稱其家兒不幸壯歲失明不能世其禄洽聞强記于書無所不通尤愛泉明詩嘗使細君誦之會意處擊節不能已舊以女家人木蘭隨其後木蘭既辭去常扶杖獨行消摇自適客至必具酒與之商論古今飲酣興健仰天而歌顧未嘗以貧病攖其胸中也廬山李商老命其所居之堂曰晏如且作銘號智伯晏如先生可謂名稱其實矣智求予詩為賦雜言一篇

西都執戟郎田少家無儲雖云貧賤不戚戚著書防患何多虞柴桑避俗翁寢迹安吾廬如何尚作貧賤詠更賦楚調長嗟吁乃知兩賢萬目憂世患不如先生無目自晏如朝哦詩千首暮對酒一壺木蘭能歌作行雨但聞龐婆時誦田園居閒移節竹自索塗醉或起舞嗔人扶幅巾深衣端可畫每嘆伯時何在無人圖往日山陽徐仲車不聞世事唯躭書使君早與合堂坐誇今彈古定自娛徐能開口論事以難容君當書空作字以曉徐吾知二人可同傳不知細書太史今誰歟

題呂隆禮詩後

岐山鳳多雛鳴必中律呂乃知忠厚家要作謙退語申公二世後有子筆甚武四公如日月映照萬萬古此郎膽如斗一筆要連注不知秦陳輩渠欲置何許他年品

斯人戰國一豪舉

次洪駒父遊明水韻

邁也學耐辱況負三宜休頗有幼輿風自許壑與邱仙
境想方丈山形懷不周如何在眼山未暇著屐遊翁鬱
明水峰爽氣常不收遜公釋門老苦節無匹儔食訖自
灌畦挈水端若抽到今巾屐在迹勝境亦幽常評左輜
賢當從古人求從政獨何有未說賜與由勸耕遍阡陌
民歌殖田疇幽尋到山寺弭節聊滯留衆賓各文采粲

粲五粲輒賦詩雜流麗如柳春映溝何必打兩槳歌舞
催莫愁聞風我滋悅尋勝行且謀朝遊可暮返豈曰山
川悠

咏二疏

辯如懸河陸大夫不畏嫚罵談詩書歸來分橐養群雛
隨從歌舞樂有餘兩疏高蹈要齊驅長揖儲君歸里閭
願為羽翼還商于豈願飛刀繪生魚揮金延客以自娛
子孫勤力舊田廬同時異代多不如高明長遭鬼揶揄

竹友集卷三

宋 謝邁 撰

古詩

李成德作二筆几以其一見遺云得樣于郁子中家并示長句輒次其韻奉酬

琴不安絃製奇古可憐不入文房譜鼠須龍尾玉蟾蜍與汝俱成會心侶誰能好事為品題端效廣微亡輒補

謫仙傳樣桂林家以暗投人吾竊取我書太俗如墨豬下慚羅趙何足數蒙公厚貺試臨池一字不成如畫虎欲報初無青玉案哦詩況乏驚人語淨鋪滑薄待君來慎莫躊躇踏畏今雨

李成德復用前韻見貽亦次奉和

蔡家筆法擅今古楷書尤誇荔枝譜後來誰筆最通神要與渠伊為伴侶只今書學貴瘦硬弟子員闕誰可補君持此几要投人字畫不工那得取山人俗書如俗馬

骨少肉多今不數當君此贈恐不堪大似無功饗鹽虎新詩繼作苦難和只賞君房妙言語嗟予老矣亦懶書留與兒曹寫時雨

次韻郁子中所藏筆几

聞君文史三冬足家居未奏三千牘明窓棐几靜無塵筆研清幽真不俗小槃承臂筆縱橫章草真行隨所欲家藏敝帚將何用時人尚作千金畜此雖奇物君莫惜似把隋珠當魚目小童傳觀許見貽與君杯酒初相屬

吾詩戲作異香山唐衢雖見何由哭見公真玩為君賦銅鉢聲終字盈幅

朱端甫以畫牛一紙遺李成德成德以示予為賦長韻

畫牛蹄角四十八楮生塵昏僅可閱頭頭露地各逍遥不愁牽車喘見月舐筆和墨誰氏子定是道人非畫史把鼻牽回得真牧信手摹成妙如此朱公自成老斲輪不惜是牛持贈君願君成誦石鞏語更將此畫同參取

次韻李成德謝人惠墨牛

君不見八百里誇王氏駁常救家童瑩蹄角綺襦紈袴競奢豪卧席不安愁禍作何如傳寶墨牛圖不餘青黃如素樸向來奇畫購千金宜在蘭臺天祿閣兩牛方鬬未雌雄或奔而從或小却其餘三四亦殊絶或如虎卧鶴俛啄滕王蛺蝶東丹馬嘉陵山水青田鶴如將優劣比人才長文何必慚文若人言愛畫赤十癖被野牛羊何用貌是家持論果非耶煩君試為評其略

午日

今日定何祥桃柳各映戶粉團高氣薰鵝肉椒菜覆朝飡隨土風盃酒晚來具綵縷纏祭筒畫檝誇競渡楚人哀怨情正以屈子故當年葬魚腹蓋坐入宮妬榮華一時好放逐千載慕得失吾不知持杯自欣豫

成德不面逾月僕以病暑不能出謁輒和所寄藁

字韻詩奉寄黃東子中

門前蓬藋無人掃客去墻陰蔡蔓老我家城北君城南

君不見韓潮州銀作飲醆誇工倕鏤花鑱葉太瑣碎何言豪士亦爾為又不見六一翁嘗吟鸚鵡紅螺詩華堂一醼豈不樂清歌勸酒須蛾眉吾儕山人寧有此競折圓荷為飲器細傾初作露珠圓滿引忽驚雲液碎鼻中寂寂聞妙香舌本徐徐識真味採蓮當聲花當妓豈有登臨百金費安得城西十頃塘水光搖蕩暑風涼時引

碧筩如象鼻仍看翠蓋立霓裳

感白髮

吾年昔始冠已有一白髮作賦數百言嘲罵等戲劇只今尋舊作一字不復憶恍然如夢寐了不見往迹但有鬢間絲冉冉如可織南方地平濕壯歲多老色行年四十二髮鬒那容惜洗藟將拔白諱老嗟何益一染復星星此語記阿客人生光景促倏忽如敲石詩成亦窴語感嘆初無得後應不識今今已不識昔

秋日登鳴玉亭

山路秋陽何赫赫山亭淒冷多秋色豈惟醒耳玉淙琤照眼光寒如練白舊聞瀑布垂雲間況疑銀河墮天闕西望香爐不得往箇中元有小廬山

次董彥孚韻兼柬之南

大門江南英詩名重當時兒時得其藁同輩爭誦之不及拜諸門常恨生若遲只今諸孫子籍甚皆能詩大篇每投我孰非黃絹辭我詩不成句落筆為衆嗤如人食土炭嗜好終不移君何獨嘗味與衆真異馳相望巷南北不面令我思歌聲亦若哭此意誰當知阿大一門傑相為塵外期風流竹林會應許仲容隨

有懷覺範上人

道人心與貌俱古哦詩不復效等伍清疑仙掌露華墜新似秋空玉鈎吐要將餘事付風騷已悟玄機窺佛祖溯潭老子乳於菟果在叢林嘯風雨何當掃室祇樹園夜看金盆聽軟語我雖不是廬德公懶駕柴車入城府公如歸結白蓮社留我山邊一廛許

次韻之南讀彥先詩有作

君家父子俱能詩天遣淑鳥鳴春時文窮抵掌定不免齊竽不學君何疑平生說詩喙三尺只今蹇吃成期期願君高處古無上聊以自警無邪思

次韻彥先睡起病目

蝶夢悠揚卧碧紗知君不賞玉釵斜夢回起坐有佳思亂觸牙籤書五車黑蠅著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商略此言當過我樵青竹裡為煎茶

喜汪叔野見過

大汪權奇汗血駒小汪連翩獵鷩雛垂頭未遇伯樂顧覽輝將下朝陽梧豈知青衫埋朽壤更令斑鬢困泥塗喜君翩翩過我廬握手借問今何如若云難遂白髮志揭來翻作青衿徒急呼歡伯置座側解顏談笑聊相娛語及阿兄平日事往往屑涕長欷歔怪君長不滿六尺高譚似是膽滿軀且寬是事飲此酳逢人但作鞠躬嚅苦留君住騎勿驅明朝酒盡為君酤更闌月落起浩嘆四面宿鳥鳴相呼

追和柳子厚二首

讀書

吾生後淵明頗亦念黃虞要知千載外所學非殊塗兀坐對聖賢撫卷一長吁彼智自明哲惟狂益昏逾一源同濫觴派別乃差殊我觀載籍中世事何所無癡人不識古謂與古人俱相望何遥遥清都視積蘊咄此不可獻諷誦聊相愉嗟哉子柳子文章蓋羣儒速進自貽戚

南冠成縶拘天孫不與巧溪神亦為愚讀書雖滿腹何曾救饑劬乃知侄文輩要路難齊驅

飲酒

世故不料理萬事付一樽呼賓陳肴核乃爾不憚煩秩廷初嚴冷稍稍笑語喧有如鄒子律能回寒谷温朱顏挽不住雪鬢日夜煩人生行樂耳惲也亦至言哀哉獨醒人顛頡拾蘭蓀寧知阿堵中端有妙理存

寄題朱氏小隱園

吾聞滑稽兒避世向金馬刈草吉雲鄉探鳳荒城野斯人玩世耳豈必蒿廬下牆東本儋牛君平蓋卜者朝市亦堪隱山林實瀟洒君居占深源境物粲可寫老檜上千雲孫桐巳拱把兩窓修竹響風磴寒泉瀉此翁少年日射巧如注瓦百金裝寶刀千金買流赭晚歌紫芝曲情性妙陶冶蒲履穀皮巾何取綬若若嗟予亦曠蕩與世自荔葅方期訪桃源更欲結蓮社

次韻董之南見贈

章甫不入越夏蟲多拘時生無適俗韻舉世誰知之鍾嶸不並世無人識邱遲雖有落花句知為何等詩如逢賀賓客方嘆烏棲辭我初出險語俗子爭唐噬倪眉欲從事復恐遭文移亦知適楚車安可從北馳董子名父子平生所懷思雖云識面晚相聞已相知君詩有古意且結皓首期端能啖杞菊時復過天隨

陳循中求賦高麗墨詩為作長句

老松收煙琢玄玉可試洮州鴨頭緑來從萬里古樂浪傳到麻源第三谷要須伐郡鹿角膠擣成可解土炭嘲請君摩研寫新作一弄潺湲弔康樂

貫時軒

城北有陳侯眉宇初未識似聞臭味同炯炯見胸臆願言登子軒哦句呼阿客看君陰森下玉潤映連壁龍吟秋夜永臥聽風撼撼或當命柴車獨吟此君側興盡悠然返誰能煖君席

讀莊子內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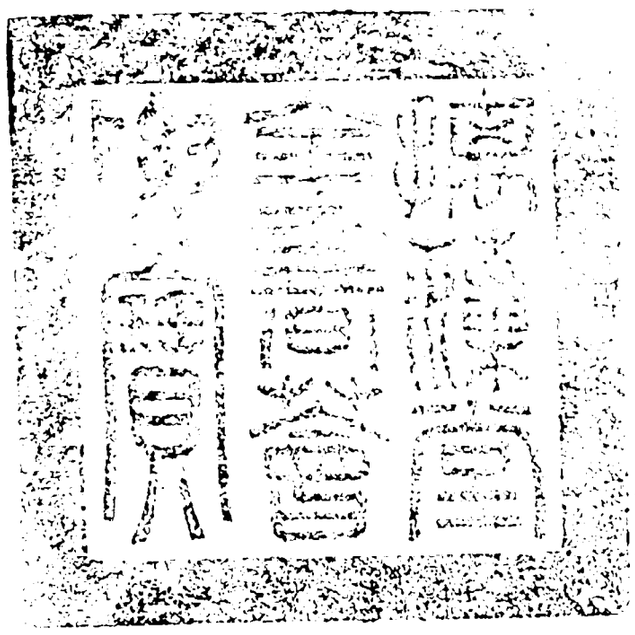
畏夏苦執熱開軒除鬱蒸簷前鳥雀喧朝旭上朱甍席間裁函丈詩書浩縱橫盤礴環堵間幽獨懷友生古人在黃卷十載使我傾出門窺物變草木各鮮榮青青牆東竹見汝忽眼明愛玩不能忘移根傍軒楹俛仰與竹俱定交見深情不是無朋友此君冰玉清風吹萬籟響寒梢韻竽笙我獨哦其間詩作秋蟲鳴琅玕亦有實期汝向秋成鳳凰何時來翩翩翔我庭舊時王子猷愛竹僅成癖斯人向千載論世心莫逆吾軒諗竹友寓意比三益應知舊雨來今雨定掃迹

竹友集卷三

謹案卷一第二頁後三行公家兄弟聲明赫原本赫訛白據宋元詩會改

第二頁後五行貌雖夷易心巉巖按宋元詩會夷作平

卷三第一頁後二行蒙公厚貺試臨池按宋元詩會厚貺作遠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曉裳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竹友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 集部

竹友集卷四

宋 謝邁 撰

近體詩

陶淵明寫真圖

淵明歸去潯陽曲杖藜蒲鞋巾一幅陰陰老樹囀黃鶯艷艷東籬粲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豐隨意足廟廊之姿老蓬蓽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嬾詩書小兒嬌痴愛梨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哦詩未遣愁肝腎醉裡呼兒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挈榼來相親一尊徑醉北窓卧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聞道窮亦樂容貌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隨溷濁山人高義久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

斸苓軒

萬鍾辭屠羊五鼎貪主父是間多毒腊可茹亦可吐緬
懷陶隱居朝服挂神武餌苓期卻老曠蕩適林莽我家
城西偏有地一廛許開軒俛長松倒影廕庭廡嵌空宿
龍蛇晻曖藏霧雨流腊入地脈凝結歲月古長鑱白木
柄生事聊付汝想彼塵外人遲暮肯同煮但當捐兔絲
敢望擘麟脯

約諸人遊羅坊觀

陽夏吾鼻祖人物傾九州間攜東山妓文靖極風流屐
齒步飛磴快哉康樂遊耳孫牛馬走闕惰無匹儔但有
愛山趣尚能繼前修頗厭城市塵拘縶如楚囚竭來龍
泉上杖履隨沙鷗幽尋風露靜江月動金虬青山帶長
江佳氣日夕浮旁有列仙家丹樓連飛樓琴書靜無華
竹樹煩更幽約我雲霞交茲遊及清秋朱絃蕩塵襟芳
尊寫牢愁道士如彌明長頸高結喉初無石鼎句嶮怪
壓劉侯從渠倚壁睡吾屬足冥搜

無逸病目以詩戲問

六根無牢强萬事有戕敗丹白豈不知能令眼根壞溪
堂老居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果過眼了無礙偶然
幻翳侵惱此清淨界道人不易得定為天所哀恐君墮
塵劫豫此小懲戒病眸點空青勿作兒女態為君禱于
天君病立當瘥未忘覷詩書不敢窺粉黛

題戴崧石鼎聯句圖

衡山道士熊豹姿夜過劉生逢說詩止于座隅初莫識
口不能言心自知坐中清逸校書郎新有詩聲誰過之
豈知老子殊不淺可但逐鬼愁蛟螭須臾指鼎出佳句
脫畧凡韻生新奇二生得句不敢吐鳴聲强作秋蟲悲
戄如窘兔避鷹隼懍如敗將收旌旗借問舐筆摩者誰
定是盤礴真畫師退之斯文有妙處丹青寫盡初無遺
彌明學道如不死應在衡山深處栖端能過我挑詩敵
與君周旋吾敢辭

讀葛洪傳

葛洪鍊丹砂却老得遐壽鶴髮安在哉巖穴遺井舊勞

生亦何為荏苒度昏晝煌煌崑山芝未暇擷三秀寄謝
浮邱翁何由挹其袖

讀三都賦

漢遭陽九運無復見中興不聞黃屋處郊野敝旗旌三
人已成虎況阻三國兵揚塵日月暗喋血郊野腥作都
雖云美其如九鼎輕十年翰墨手摸寫費丹青人與骨
俱朽山川空炳霧吾懷鮑明遠寂莫賦蕪城

田父招飲不赴

萬錢供食如嚼蠟百壺載酒如飲水要知自古窮達人
脫畧世味皆如此經旬不逢南鄰伴曲肱聊寄北窓底
田父剥啄扣我門頗應昨夜燈花喜殷勤攬衣謝父老
陶令愛酒今朝止伏雌可殺葵可羹他日薄飯招鄰里
吾君恭儉似文帝勿為酒醪傷穀米

喜雨是日聞改元

涉冬無一雨玄冥阻驕陽上田塵沙飛下田蒲稗荒鋤
犁不入土龍具挂壁牆村居巷無井抱甕汲長江汲多
恐流絶無以飲牛羊昨宵天意動浮雲霾月光洒然潤
物功洗蘇及枯楊先帝劍亏冷小臣淚傍屬聞建中
號謳歌騰路傍雨從膏澤沛風與和氣翔山林獨何幸
預喜霑稻粱尚能賦時雨激烈歌阜康

余賦野香亭前木犀花二小詩盛稱此花之妙而
江迪奚賦梅花詩以反之往返唱和十數篇二

花優劣未決故復長韻示之

君不見杜陵布衾冷如鐵朝來米盡炊煙絶偶然乘興
江上行無奈被花惱不徹城南陋巷有江侯讀書蒲團
生蟣虱吟成少陵七字詩酷愛梅花似冰雪竹友道人
端可嗤頷髭如棘手如龜從來口業洗未盡醉吐狂辭
歌木犀賞花自是少年事出口未覺吾儕痴我今束縛
嗾三尺勿與世俗爭妍媸空花遍世不礙眼淡如雲水
老禪師

寄題王立之賦歸堂

小官五斗米達官五鼎食均有懷禄心細大各封殖疾

驅挽不還此輩車轂擊王侯生綺紈雅意在山澤頗賦歸去來作堂慰休息似聞一尊酒醉眼分青白何時上君堂酌酒話疇昔和君五字句想望紫桑陌

亦愛軒

漆園游濠梁得意儵魚樂淵明愛吾廬感彼衆鳥託兩賢俱達道妙處要商畧夫子誰與歸潛也如可作柴桑久無人茲道竟寥落頗能誦其詩尚友亦不惡世路多艱險君軒可槃礴但恐君出遊蕭朱綬若若

求定齋

吾觀大梁城九衢塵暗天蠻觸日交爭夔蚿互相憐此心如慈幡裊裊風中懸王子閉門卧守心長縛禪能定乃能應如鏡別醜妍吾豈匏瓜哉孔子有至言君看日月行亦若磨蟻旋涪翁已發藥此句不用傳 黃魯直為名此齋并道其名齋之意

寄饒次守

我初卯角時聞有饒進父 次守舊字進父破衣下里舍應書不得舉要是磊落人白眼看法度吹笙彈箜篌餘事能律呂市人惡少年往往爭笑侮掉頭出里門徒步大梁去蹣跚候謁王公敝貂走風雨十年不還鄉無人問死所客從北方來喜氣滿眉宇探懷出君詩字字粲璣珇筆縱入顏揚句法窺李杜奇偉可畏人我輩誰比數借問從誰遊一一英俊侶我家阿夷兄詩有春草句說君不離口恨我識君暮帝城十二衢素衣染黃土食貧出無車羈旅亦良苦束書早歸來隻雞祭墳墓況聞霍將軍尚有陳氏母銅山鬱嵯峨其下原膴膴我思結茆舍帶經學農圃他日如買隣定可連牆住頗聞君卜昏我亦未有婦要知子柳子各娶老農女東市買杯杓西市買筐筥南市買緜缶北市買甑釜生理能稍稍來往辦雞黍兩家如有子男女互嫁娶從來不識面便作平生語但緣臭味同請君莫誇許

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詩

杜陵骨已朽潘子今似之欻觀廬山作乃類北征詩是

家好男子札翰非凡兒阿耶有新句把筆如畫錐此詩
落吾手三復喜可知有才如長卿武帝思同時不令歌
天馬亦合賦靈芝胡為鬢已凋但作愁苦辭錦囊忽妄
發恐為俗子嗤

汲古齋

人言曲誤周郎顧豈謂周郎真好古長歌短調各風流
說盡心招及眉語頗聞汲古用修粳乃知餘事工律吕
君軀三尺胆如斗欲窺唐虞探鄒魯頃來長安濶畫眉
時人半額相媚嫵天姿潔白惡丹鉛獨有溪頭浣紗女
要知學者用心處不追時好乃如許君家有井千尺深
容我時攀轆轤否

寄李商老

所思定何方渺然羌山麓別來經一年不寄書一幅憶
在元真館與君同飲缸論文久未去夜雪打窗牕明朝
欵君門筯與踏殘雪尊前聽君談意氣排凜冽雪中兩
相過把酒俱留連豈同炯溪去興盡回酒船今年走東

吳無復相邂逅還回行路難歸已三月後逢君所知人
頗嘗問君安猶聞卧苫塊毀棘今欒欒君家所嬌兒聞
已去懷抱昔我嘗見之瑶環實娟好我歸卧衡門愁君
亦如君淋雨子桑病敝冠原憲貧此懷其誰語思君何
能已寄聲勞苦君蕪問兩季子

竹友集卷四

竹友集卷五

宋 謝邁 撰

近體詩

集菴摩勒園觀李伯時畫陽關圖以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為韻得人字賦六言

摩詰句中有眼龍眠筆下通神佳篇與畫張本短紙為詩寫真渭城偶落吾手小圃傳觀衆賓坐上宴如居士暗中摸索離人

次韻董彥遠送珍上座還漳江

阿師身小膽能大文字曾追權可遊珍云曾從權可詩僧也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隨處龐公雖有倡他年支遁恐難酬經行若箇門風是聞說漳江似趙州

招李成德

妙年英偉定梗枏老大如樗百不堪黍飯莫孤元伯約山夫豈有德公談棋無多箕愧三北詩要重論窺二南只恐尋芳嗟較晚夜來風蕊落紜紜

採金櫻子

三月花如蔗蔔香霜中採實似金黃煎成風味亦不淺潤色猶煩顧建康

讀何易于傳

吏皆愁死自焚詔農正勤耕身挽船墨綬紛紛滿天下不知誰拍此渠肩

讀嚴子陵祠堂記

羊裘不見釣臺傾山到臺邊分外青天上故人新補敝身前萬事一笞箠章侯筆法逼秦相范子文章原易經圖畫名臣久磨滅此碑千古粲繁星

觀漁二首

腹腴端可飽新歡柳貫霜鱗照眼寒莫惜寶刀煩玉腕要看飛雪下金盤

活我波間雙鯉魚待傳千里故人書嬌蛾莫道留君掃怕捲珠簾總不如

潘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兹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淒然有懷作二絶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也

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

阿兄温潤王介導我友淡薄朱絲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

隱居

清時甘小隱卜築在山阿家有傳蠶室機如凌行婆閒看斬猫話羞作扣牛歌不出又三月柴門生薜蘿

秋日登擬峴臺二首

步上溪邊百尺臺斬新秋色正傷懷千屏翳繞碧雲合一字傾欹鴻雁來

徘徊欣與賞心同讀遍碑詞字字工共嘆黄壚封白壁一時悲淚洒秋風

秋暑

秋暑不可奈秋風殊未來何時踈畫扇無處覓涼臺誰謂月離畢空驚山殷雷愁聞老農語南畝半黄埃

寄汪信民

泮水傳經老蓬山著史才宦游思引去禄養可歸來要路眼誰白浮雲心自灰少年何太健君馬獨虺隤

二

繫纜符離日君行殊未歸寄書問亳社有夢過江西不見揮犀柄頻驚響馬蹄殷勤具雞黍多謝德公妻

喜董彦速自仙巖歸

鉢囊高掛同僧夏遠寄巖間一把茅地僻狙猴長作伴食貧蕨筍不充庖瘦藤拄下萬峰頂野鶴來歸千歲巢點檢篋中詩幾首蒼頭時遣為君抄

莫莫堂新竹

僻寂漏茅屋蕭梢新竹枝徑迷人不到蔭密鳥還知緑色葱葱換薰風細細吹即看柯葉老不受歲寒欺

夏夜對月

掃月追涼清夜分是間風露別乾坤山林畏佳地多籟
雲漢昭回天不言平野極瞻南紀濶稀星遥拱北辰尊
時平萬里無兵草靜愛雞鳴犬吠村

煎罳栗湯二首

萬粒勻圓剖罌子作湯和蜜味尤宜中年强飯却丹石
安用咄嗟成淖糜

松黃浮椀色蒸栗初味餘甘如苦茶粉栗為湯兩奇絶
甚甘純白勝醍醐

問劉世基疾

君如寒涕嬾瓚師如何久苦造化兒清漳嬰疾古所歎
淋雨裹飯今其誰探囊苦乏萬金藥歷眼疇為三世醫
他年上疏恐不免細君莫念眠牛衣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畫翁元勝斲輪手喻子丹青如有神平遠還堪助詩思
故疑摩詰是前身

淡墨江山作小屏碧紗煙裡護寒泓蟾蜍寫盡看倒影
身在山陰佳處行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多病過嗟蒲柳弱故交聞似曙星疎逢人休問金篦術
殺簡宜緘石室書

訓釋雖工非世好風流未滅已形枯固知商也真無罪
豈謂穹穹不可呼

應知露肘貧堪忍只有哦詩興未疎莫遣木蘭當戶織
須煩阿買八分書

老來更驚詩筆退愁生惟怕酒腸枯尊前學得新翻曲
早晚揮盃幸見呼

春寒

冉冉雲生嶺翻翻雨決渠畏寒成墐戶惡濕問生魚始
快春衫薄俄驚團扇疎天憐憔悴骨莫遣峭風梳

觀棋

客憩茂林晚風生涼簟秋縱橫飛碎玉勝敗決中流北

臭斬七馬西風還覆舟誰能關許事寓目且忘憂

喜晴

十日江村烟雨濛曉來初快日升東接莎蕉葉展新緑從臾榴花開晚紅得句又從山色裏發機渾在鳥聲中披衣出戸盼四野好在良苗懷晚風

送和香與彦速二首

侯涉新補尉宗傳霍燥簷粘擬可憎試灶博山元不俗小奩分供在家僧

窓間一炷結趺坐萬象森然應眼明不印香嚴薰未歇何妨人誚太憎生

暮春久雨

季月何多雨經旬不見山雲師工蔽塞義馭久閒關水巳澤中滿寒應天際還壞牆憂盜入只益鬢毛斑

晚春書事二首

春來畏病不飲酒孤負山南山北花有客款門驚剥啄無人追韻得車斜獨酌砌下二三子豈憶城南韋杜家

螢火

日出知何許宵行有底忙自疑緣寸草不敢近扶桑瑣碎豈堪數神奇安得長微風迹未掃更待九秋霜

七夕書事

燒燭留今夕啣杯憶故年風前失二士句裡問三玄隨分瓜蔬設占星老古傳不須文乞巧只有直如絃

朱濠州挽詞二首

俊軼金閨彦風流粉署郎憂民形玉色治郡輟鵷行籍

甚聞前席居然欲掩芒何人殺青簡惠政在濠梁
公才真霹靂令德故從容未錫九環帶俄傾千丈松清
香銷燕寢遺札陋登封身後纍纍印紆青已二龍

哭無逸兄

久客思鄉社長歌去國門還家未偃息樹旐忽飛翻苦
淚不勝滴悲懷誰與論平生急難處愁絶望鴒原

二

文章不用世崴忽值龍蛇遽使賢人隕長興志士嗟有
兒纔匄讀無地可桑麻賴有興元尹能賙孟氏家

三

溪堂載酒地無復古人車敗壁龍衣委荒畦馬齒疎凄
涼閉關賦淪落廣微書但有清風在時時為掃除

題于逢辰畫

踏遍江南岸歸來試解衣誰言物外賞不與筆端為石
帶蒼苔瘦風凋折葦稀令人清興發欲問釣魚磯

戲咏石榴晚開二首

靡靡江蘺只喚愁眼前何物可忘憂棟花淨盡緑陰滿
纔見一枝安石榴
無復幽姿淡淡粧胭脂深染薄羅裳芙蓉影裏避三舍
石竹叢中許擅場

端午即事

夘飲緣佳節昌陽薦一卮兒諳射圃事妻誦賜衣詩懶
檢三閭傳爭纏五綵絲平生幾端午隨分作兒嬉

書李元亮真牧堂賦後

揮翰眼中元亮牧牛何處癯仙公擇如今不泯當去聲家
諸子俱賢

題陳陽樹石二首

寒藤骨數百尺枯木大七八圍挽取到公奇石俱還數
幅寒溪
解寫枯松潤石陳陽筆意名家弟子蔡規令老古人王
宰何加

哭汪信民

竟欲遊梁苑聊甘食楚萍談經謝紈袴植髮愧槐庭着
鏡鬢毛改橫空煙霧宴誰評貞曜謚更謁退之銘

二

徐穉生何陋袁弘輩豈如誰知十斛水中有百金魚肘
見貧非病疽成憤不攄銘旌返南國寥落正愁予

杞菊

雨洗幽叢清客襟厨人採掇獨何心根苗扶老或名杖
蓓蕾舒黃無數金

絡緯

眄人長向井邊啼在宇丁寧戒授衣織素盡輸官事了
秋來工女正投機

偪夜

山月斜臨帳山風細拂裳蕭蕭碧煙靜烱烱白間涼境
寂萬緣息心灰千慮忘無端催曙鳥底事厭宵長

喜董之南歸

乾鵲飛翻噪晚林阿南歸騎果驟驟青衫黃綬露新命
白石清泉是素心金鑷多情洗雙鬢莒巾從此避華簪
來年往獻東巡頌今日聊為梁父吟

懷祥首座

師在羌廬西復東無心還似鳥飛空月鉤雲幙今何處
禪板蒲團只眼中未悟竹間鳴瓦礫擬隨童子問鈴風
前身倘是胡居士打破虛空對沼公

竹友集卷五

竹友集卷六

宋 謝邁 撰

近體詩

寄李商老兼東文若季弓

有客春來傳尺書詞字字敵瓊琚經時伏枕沉綿甚異縣論交消息疎物外高情想三鳳眼中何物當雙魚遥知小弟淒涼意騎省歸來正望廬

晝卧二首

書魔纔挽睡魔推奠息俄驚吼怒雷夢到逍遥大庭館不堪簷外鳥驚回

剥剥啄啄無俗客清清泠泠多好風一枕本無憂樂累何須遊宦大槐宮

青精飯

霍山王鄧兩真隱駕鶴乘雲飛九天當時服餌定何物從來見説青精飯晚遇真人隱訣中長恨聞名不相識那知俚俗號烏桕

南人雖號烏桕飯過熟翻成作淖糜太極真人方未試茅山道士寄何遲

送酒與晏如居士二首

南人釀酒詫深紅注瓦真成琥珀濃與藥相投莫宜此急分多病晏如翁

此翁曾把春償酒醉插姚黄更乞花多病只今猶解飲細傾聊為遣生涯

示李商老兄弟

月夜宜披宫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如修水波瀾濶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最于三虎怒凡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

夏日遊南湖

趨塵裙與草爭緑象鼻筒勝瓊作盃可惜小舟横兩槳無人催送莫愁來

咏金來禽

杖上離離金彈丸宜隨玉食薦金槃從來物以遠為貴
酷愛閩中荔子丹

晝懷

賴有書遮眼初無客就談身閒惟取醉髮短僅勝簪學
僻今何用囊空寶不貪老師行駐錫準擬問前三

次李商老端字韻

胸中磊磊夜光寒霹靂驚飛在舌端夢去幽尋遠山麓
詩來喜色上門闌四時更運不停軌萬物並流皆疾湍
兩鬢凋零壯心在忍窮懷抱若為寬

招汪叔野

夜語僧窓雪載塗別來夏木又扶疎兩牛鳴處地非遠
萬竹陰邊吾所廬兒能竊聽從忘簞子盍徐行可當車
莫訝南鄰狂處士摻撾傾坐一軒渠

投贈通守陳虛中

前驅負弩旆旌忙凜凜寒風挾曉霜人道奸藏有三穴
公知民病極千瘡搖毫端是霹靂手抵几還驚鳥鵲行
莫向琳宮坐閒冷太阿何事匣中藏

晚晴步塘上

漫踏斜陽堤上行偶逢白叟問年登去年禾乾龜兆坼
今年多雨禾耳生

鳴鳩

雲陰解盡却殘暉屋上鳴鳩喚婦歸不見池塘煙雨裏
鴛鴦相並濕紅衣

聞呂居仁病未差覓使寄問

消渴文園苦病多蕭條子美臥江沱士窮不遇古如此
天實欲為人謂何忠義名家忝申許文章秀氣望氓峨
期君煉玉煮白石色比嬰童何啻過

種竹

闢地種修竹得方緣秘經成陰向北宇倒影落中庭直
取內含素豈唯枝閒青龍鍾玉川子猶擬抱添丁

次韻季智伯寄茶報酒三解

歡伯風流可解憂疑君此外更無求揀芽投我真拋却
不是能詩薛許州

二生相逢妾換馬我今真成酒易茶腐腸消膏亦可戒
與子服霧餐朝霞

君如張籍學古淡麗處往往淩陰何長句短章時寄我
為君翻入竹枝歌

懷鍾陵舊遊

五年二度過鍾陵馬上春風醉裏醒南浦江波迷眼緑
東湖煙柳半天青從來地域欲卑薄怪底山川終炳靈
又見徐家有高士他年重作聘君亭

湯泉泉在法水寺後

亂泉如沸出灣環餘燠猶霑野寺間但與山僧洗塵垢
還勝漲膩在驪山

食蟹四首

端為懷黃取醢烹豈緣多足恣旁橫焚膏未用集鼠輦
椎髓方嫌太瘦生

分付厨人苦見嫌十膏元有九膏尖要知其中未必有
輸與蛤蜊如蜜甜

論功直與酒盃同何事生憎在水中不使落湯頻下箸
終令骨醉耐春風

有國嘗憂以味亡須知有毒味中藏誰能不累口腹事
莫趁秋風啣稻芒

以牛膽漬槐子送董之南二首

雪霜無賴點君髭五十龍鍾成老翁急分槐實要腦滿
佇見頭青雙頰紅

解牛得膽大如斗投以元槐功更加來歲青袍映緑髮
不妨看盡九衢花

送王坦夫由淮南入京

王郎乘興上扁舟數遣書來寫我憂奏牘三千待金馬
卷簾十里夢揚州桃花水漲理歸櫂蓮葉盃香消客愁
白髮倚門長望子細君應賦大刀頭

送安樂寺陳妙音載酒

逵郭尋春未見花不知春在楚王家林間新翠張裙幄
席上殘紅當臉霞興逸持杯睨雲漢飲酣揮翰走龍蛇
主人不是陳驚座投轄歸時日已斜

聞無逸兄下第歸

豐林分首各消魂兄弟傷離況玉昆初謂過都留虎帟
又令黔額向龍門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
欲寄短書無別語年來花柳自村村

李簿家有侍兒妙麗善歌舞諸人惜其死為賦詩
予亦賦二首

草頭朝泣露溥溥樵歌暮歸丘隴寒當時座上客半醉
琵琶不許近簫彈

郎子風流栖枳鸞枳上單棲泣夜闌窓前邂逅一笑粲
夢中猶作在時看

久旱喜雨

誰言旱魃虐敢奪雨師權瀰漫溪流漲瀾翻屋溜懸占
年豐穲稏快意滌枰筵踈懶知何幸茅齋穩晝眠

植菊

憔悴靈均老蕭條子美醒飡英謀自潔摘藥恨猶青事
往成今古人亡尚典刑老夫今白髮賴汝駐頹齡

有懷如璧道人二首

道人詩思瀉江湍乞食侯門鋏屢彈鋪褐臥雲何處去
不應投老累儒冠

每憶詩人賈浪仙投冠去學祖師禪塵埃不染心如鏡
妙句何妨與世傳

寄王立之

坎壈修門裡蕭條處士廬憎人玉川子憤世竹林書家
有來禽帖門無載酒車諸公生死隔不是故人踈

二

舌本初傳強仍聞右臂枯經春一旬卧見客二兒扶吾
道何寥闃夫君合洗蘇世無湔浣手藥味且時需

贈別董彥速四首

人間底處異邊廬莫莫堂中豈定居我尚滯留君去速

荒園三畝夢歸歟
多謝清風日掃庭與君同種菊青青開花爛熳君何在
莫忘蕭條我獨醒
欣同衆鳥託吾廬投杖行當欲索居不是酸寒孟東野
吾言能聽果誰歟
機事都捐憶大庭茅簷相對眼俱青期君別後文章健
往弔沅湘屈子醒

次韻無逸兄見示

憔悴誰能賦大招會將菌桂雜申椒巷南鄰里頻相過
水北山人詎可邀細酌敢謀長袖舞苦吟空咏寸岑遥
耕耘賴有陶潛婦不羨孫郎對大喬

次王信民寄無逸韻

詩翁索莫閉門居珍重山陽信不踈但報七言當玉案
何須千里駕柴車樂天官滿應歸早楊子家貧只晏如
他日往來隨二老共甘盂飯與盤蔬

送酥魚頭醬菜與何之忱三首

和蜜煎膏學甕酥兒誇甘味比醍醐老夫舌本不知味
强解嘲為羊酪奴
放浪三江又五湖顧見醯亦何辜世無剛者不用覆
往侑一觴隨蜜酥
甕底寒蔬冬作菹春來把酒必時須庾郎鮭菜二十七
還得何郎下箸無

立夏日作四絶

雨脚連雲苦未收曉驚池面日光流田家甑裡封蛛網
即漸歌謡麥有秋
小簟含風六尺牀竹奴從此合專房吾身瓠落都無用
占得山間一味涼
熨得絺衣一番新幅巾輕軟最宜人花時氣暖長愁夏
竹裡風微又勝春
學作蒲葵扇未工手揮聊有古人風君王別用機中練
定被南來長養功

寄劉世基用世基寄之忱韻

斲堊誰能鼻不傷虎責何取似中郎吾人身健閒何濶

昨日書來喜欲狂華屋不存長念昔用文靖事金蛇雖在莫

干梁幾時燒燭留君語更向東窓置一牀

招李商老兄弟時聞權守陳公留之未聽其來

十年不見令兄弟眉宇長懷元紫芝栩栩夢魂成獨往

翩翩書札慰相思求船貸馬事應速酌醴焚魚吾豈辭

政恐孟公投轄飲惜君高論解人頤

次劉世基韻

孔世已傳三十八諸孫猶自見長身試將後謝追前謝

豈料今人媿古人華子岡頭千叠秀劉郎詩律一朝新

吾家碧澗紅泉句聊欲煩君作後塵

用前韻和董彦速

得句可傳千古意搜奇攻苦百年身河梁贈別初無對

錦里吟春復有人我已汗顏驚手縮君猶瓊樹賞朝新

從今習氣須磨盡二字唯當悟客塵

夏日書事二首

蒼虬蟠礎濕生雲翠竹搖風水有紋涼卧北窓呼不省

蟲飛遶髻夢中聞

雲峰矗立駐金鴉夢斷槐宮影未斜屏翳御風遊不返

南山空轉阿香車

余嘗會李商老於海昏識吕居仁於符離今已五

六年矣偶見二公倡和詩各次其韻一首

憶昔逢君夜雪中高談未了酒尊空清漣緑篠今輸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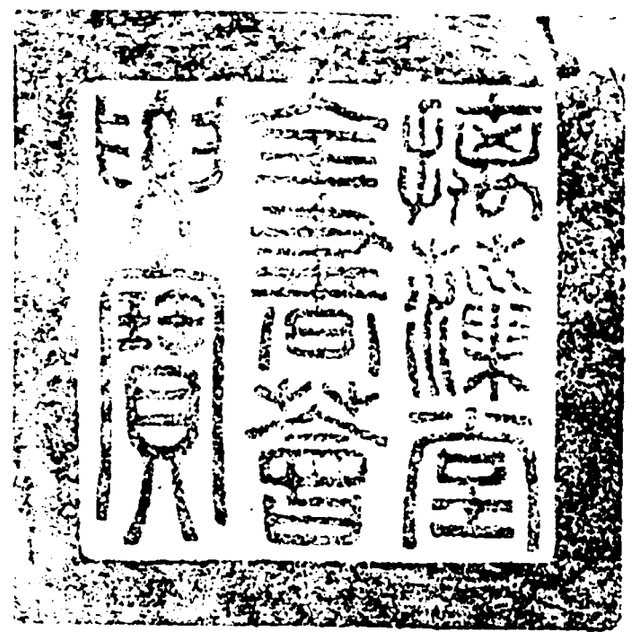
白璧黄金政負公渭水流清終異濁池花變碧舊曾紅

欲評此意君何在長是蒼茫立晚風右寄商老

維舟濁汴偶相逢彈鋏歸來四壁空耕道十年常九潦

謀身一國是三公似聞諷諭能知白豈但詩詞要比紅

申國凛然生氣在故知郎子有家風右寄居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竹友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 集部

竹友集卷七

宋 謝邁 撰

近體詩

玉茗花二首

佳園昨夜變春容清曉驚開玉一叢素質定欺雲液白淺粧羞退鶴翎紅似聞金谷初無種欲畫鵝溪恐未工底事餘花避三舍孤高元有史君風 謂魯公也

騷人浪說麻源谷本在風流刺史家直與瑶林共高徹可須梅影鬬横斜芳尊莫待紅粧賞幽艷長令烈士嗟憑仗邊鸞折枝手應宜展障玉鴉叉

謾成

年來任運學騰騰愛酒還同醉李僧痛飲亡何緣客至時奇不惜遶村行簷間燕雀新聲好門外池塘春水生曉起坐窓無一事捲書南望見高稜

飲酒示座客

身前不吝作蟲臂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
造化小兒經紀之牙籌在手彼為得塊石支頭吾所師
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云公痴

和季智伯金石臺不見舊題之作

瘞鶴書蹤逸少齋華陽長使後人迷姓名不得芙蓉手
何用全牛捧硯題
復憶高人張季鷹每將盃酒勝榮名登臨叔子緣何事
湮滅無聞一愴情

悼亡

舊聞林下趣既見即心降月冷同秋夢燈寒對夜窓孰
知身是幻深念涕如江仰嘆朝飛雉徵禽亦有雙

二

三公吾豈敢曾為忍饑寒擬聽箜篌雨潛悲苜蓿盤煙
雲昏壁月霜露殞香蘭佇立東風泣忘情良獨難

三

去作三年隔來歸二載餘臨風還念汝傷女更憐渠憔
悴衣圍減飄零鬢髮疎吾今多病久誰付茂陵書

呈無逸兄

蕭然環堵獨何有自謂過人唯一邱野性定為滄海客
妙齡須寄道山遊江寒沙靜鸛鴒晚雲潤天低鴻雁秋
休歎烏衣成往事一尊相對且忘憂

寄桃鄰居士

桃鄰野客無消息寄食招提豈定居倘有龐公知德操
何須程鄭識相如食魚他日勞彈鋏舐痔今人剩得車
流落生涯俱寂莫因風時遣一行書

寄無逸四首

三足祥烏曾集冠生平菽水奉親歡從今五鼎應無補
不可奈何君自寬

聞說潘郎窘食貧何年會面慰艱勤北風如有齊安便
為報相思頻夢君

故園風物長如舊松栢叅天六月涼岑寂北窓風雨夜
獨吟詩句遶胡牀

浩蕩漳江瀉碧漪西山清絶助新詩好因歸雁傳佳句要見羊何共和之

觀李伯時陽關圖二首

坐對丹青傷別離泪和朝雨想頻揮道邊垂柳年年在看盡行人長不歸

春草春波傷底事青青柳色最消魂龍眠自有離家恨貌得陽關煙雨昏

秋興

雨隔千山暮風驚一葉秋朱顏傷露槿青眼賴沙鷗畏酒游揚夢因詩點染愁有懷誰與語多病獨登樓

聽曹道士彈琴二首

淡泊綵絃誰與聽試開塵匣寫幽情琴中自有無窮怨彈出離騷意外聲

小窓疎箔列仙家彈盡遺音晚影斜賀老當年定場屋虛將妙曲付琵琶

寒日出郊

水晴鷗弄影沙軟馬驚塵密竹斜侵徑幽花亂逼人深行聽格磔倦甜倚輪囷往事悲青塚年年芳草新

寄洪鴻父

兒時訪道童江上燕雀羣中見阿鴻南浦飛雲看畫棟北窓欹枕颯涼風讀書長憶登山勝作尉聊甘食薺窮想見咏懷非一首鈎章棘句定能工

有懷潘子真

冲和菴裡潘居士旅食京城久不還玉唾銀鈎長在眼

瑶林琪樹未承顔大門曽是鄭嚴葦吾子却居東惠閒想見紅塵車馬底夢魂隨雁過西山

食菜

道人真是伊蒲塞頓頓園蔬入饌來紫菜寒葅參薤韭黄橙苦酒伴鹽梅蒸豚不羨貯人乳飯豆亦能羹芋魁但恐酪奴不解事攪令枵腹轉春雷

暮雨二首

溜渠鳴玉雨成霖春草池塘數尺深後院落花人不到

無聊獨下海棠陰

晚雨墻東暗綠槐清陰庭院鎖莓苔委階紅藥將春去
貼水清荷與夏來

春日黃梅花二首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艷寒香亦可憐政使北風吹得盡
一枝金蕊始嫣然

傍人如笑不勝妍曾是尋芳向臘前縱使遊蜂能拂掠
含酸結子為誰圓

梅花四首

姑射神遊閬九關水精宮殿不勝寒下窺人世生成想
故作梅花與俗看

清曉微開淺淺黃蕭疎無奈北風涼幽姿不許人窺見
故向寒林度暗香

薔薇露染玉肌香疎影寒光照野塘長使詩人動幽興
不妨桃李鬬春粧

冷香零亂點寒莎眼底愁生萬種多收拾餘芳無處惜
只傳佳句似陰何

送都仲獻

酒曹懷璧暫投閒俄許朱轓未賜環殿閣涼生應在眼
宮門駒唱合趍班鳳皇觀德翔千仞虎豹窺人礙九關
只恐蒼生傾望久未容投紱老家山

寄題長沙高善時醉月堂

亂山岑秀繞湘濱君築茆堂底處村南國戈矛真夢幻
醉鄉風露別乾坤平生不負南樓興何日能同北海尊
聊欲揮毫書楚些憑君招取獨醒魂

與江君佐遊五福寺觀竹二首

老子平生與竹羣清風洒濯勝三熏江郎定自興不淺
共打僧門尋此君

小池環插碧琅玕氣韻蕭梢六月寒一夜清霜羣木落
獨留孤節與君看

吳彩鸞寫真

天上鳳皇難獨宿人間翡翠本雙栖丹青不與文簫共

誰遣雉東迷雀西

戲咏鼠鬚筆

編鬚捋取蝟毛碎裁管縛成雞距長誰言鼠鬚不足齒也復論功翰墨場

山間四首

籬落秋花未得霜嫣然一笑媚秋陽可人風味撩詩興不記姚家宮樣黃

野老緣岡拾墮樵溪童收網度橫橋高懷盡在行歌裡豈信人間有市朝

未羨顏生樂一簞一簞懸磬若為歡有田如使楊雄足亦學前賢在澗槃

舉案齊眉老孟光隱居無計可須忙殘年但使糟床注亦付生涯與醉鄉

移松二首

古貌蒼髯十八公巍巍獨出衆材中朝來挽致苐堂下為我商量送好風

河出崑崙派九州屹然砥柱立中流蒼松若比邱山重豈但回頭費萬牛

次韻吳民載告別覓酒

君詩起予者百遍為君開世俗唯何甚予心不可諧獨思南去楚衆欲北之回何處可休影期君歸去來

二

齊下老從事相逢青眼開有朋方悃款得汝更詼諧老興此非淺後車君與回嘉蔬實空甒并遣木奴來

偶書二首

大儒讀書如布穀小兒據几如王孫道人竟日無一事平生蹇吃不解語終日坐窓從客嘲它年若使登要路定被人譏無口匏

題陳先生華山高卧圖

落葉開花秋復春睡中榮悴豈關身那知五起雞三唱亦有寒窓不寐人

和董彥光立春日二首

梅蕊飛翻柳色新雪泥乾盡已成塵愁看節物獨驚眼
醉吐詩詞君可人藜杖應門原憲病鸝裘貰酒茂陵貧
朝來似有飛揚意可但無情草木春

交情自昔白頭新富貴移人或望塵顧我喜求方外士
得君端是眼中人謫仙詩富舊無敵東野囊空今不貧
已遣摻摻縫古錦共搜佳句賞新春

彥光示詩有釋氏之語復次韻

歷眼浮榮逐日新誰知澄寂本非塵吾曹例作區中士
此日全輸世外人空裡華生均是病衣中寶在却憂貧
是間枯淡君姑置且辦芳尊醉早春

何之忱用前韻示詩復次韻

楊子牢愁更美新賈生悲鵬在承塵忘懷久已栽萱草
行樂尤欣見玉人邂逅題詩聊可意平生嗜酒豈憂貧
明年剩作顛狂計劇飲高歌莫負春

從陳妙音覓酒二首

雪窓痴坐撥寒灰萬斛清愁掃不開排遣此懷皆底物
憑君催送麴生來

長恐閨人抱頸羞何當更脫鸕鷀裘試煩郎子傾家釀
不用平原老督郵

次韻董彥孚獨卧逸堂之句

遠舍檀欒五月涼歲寒高節亦難忘期君鴻鵠應高舉
顧我蚍蜉豈自量索價舊曾希少室荷鋤猶可繼柴桑
虛堂若許連床卧待看風吹細細香

送黃柑與彥孚二首

殘臘纔經一番霜青青三寸作金黃故園兄弟懷思我
特地分甘到草堂

手折奇苞遺細君更思特送逸堂人甘寒定可錦繡口
看吐新詩泣鬼神

過金山下作

楊子江中風浪生小舟如葉任歌傾槳搖齊指金山寺
霧暗初疑鐵瓮城絶頂逈分雙塔秀層樓危立一僧清

他年來訪結菴地吾與此江春水盟

獨登有美堂

龜趺雙跱日星懸讀罷凾閒心浩然繚繞峰巒浮野色
參差樓閣起晴烟湖光淨照山間寺江浪遥遥連海外天
安得翰林風月手一時摹寫入詩篇

雨中漫成四首

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玉版鶴翎俱未識
梨梢空有淚闌干

向老逢春懶問花惡風吹雨故斜斜一城桃李應漂盡
不到城南韋杜家

一樹山巒宮樣黃曉風微送雨中香鼻端空寂誰知許
莫怪雄蜂取次狂

纔見花飛掃不開只今青子落莓苔當時一笑氷雪面
曾動揚州詩興來

送王山人

秋風蕭瑟賦歸歟此去懸知金有魚我亦羨君無奪糈

長沙終負過秦書

竹友集卷八

宋 謝邁 撰

古賦論辯序記

懷故園賦

余故園之幽寂兮拓荒榛而經始面銅山之嵩崒兮挹蕭晨之爽氣擢天矯之蒼松兮參虬龍之游戲峙便娟之修竹兮儼萬夫而環侍築屋其間兮將以隱居而求志盤旋不出兮殆不知老之將至夫何漂泊異縣兮莽流萍之無蒂山岑岑兮植壁泉涓涓兮鳴琅玩山水之清佳兮亦足以樂飢而忘味雖信美非吾土兮昔之人所以登樓而橫涕嗟三畝之寬閑兮豈一錐之莫置睦西滋乎秋菊兮墻東繁乎春薺晚食可以當肉兮徐行可以當騎冬裘夏葛苟不完兮寧紉荷而製芰效鹿門之俱隱兮逝優游而卒歲辟纊猶可以易粟兮吾豈從墦間之祭緊古人之不食兮獨貿貿然而蒙袂事有感於予心兮聊抽毫以寫志

竹夫人賦

淇園之下渭水之濵有物森然其色青青刻畫以檀欒嬋娟之狀俎豆以碧鮮玉潤之名有匠若睨而嘆曰是物也非松非桂非梗非梓孤潔似介一何高士温潤似德一何君子是必良材者也于是伐以斯棘之斧運以斲泥之斤製而為器强名曰夫人竹友居士得之而喜曰夫藻局璇室朱宮玉闕延羅幌幄之清風掃象牀之秋月神女詫其雲雨姑射逞其氷雪有談夫人之高致誦夫人之貞節雖欲奉敝帚以享金無乃獻璞玉而遭刖則吾方遊息于瀛州方丈之上結廬于銅陵碧澗之下以蛾眉曼緑而伐性以錦衾角枕為階禍或偃息于風櫺或裴回于涼榭炎曦鑠石之晨碧月澄空之夜與夫人其同夢感莊周之物化俄而商氣聿興涼飈四起葉翻翻而墮地蟲啾啾其入耳掛蒲葵于墻壁委纖絺于篋笥童子造予而請曰今茲秋兮歲其將換御冬須狐

白之温曝背幸朝陽之暖唯斯之無所取材願以結廚人之爨居士曰噫子獨不聞夫伐蓍而哭亡簪者耶子亦不見夫采葑而遺下體者耶物或故則不忘材有用則不廢豈眷顧乎姬姜乃棄捐乎樵悴自古亦莫不然吾又何增乎歔欷雖然吾方念此欲以憩膝而休臂童子出居士乃據竹而歌曰鵜姑南北兮雨蕭蕭匡林之上兮吾與汝其逍遥

過隋論

隋高祖藉椒房之親假黃鉞之制秉國政以輔少主知周祚之將亡有革命拯民之意舜禹禪讓之心當是之時中外側目權貴忌之于是詔五王劍履上殿以慰安其心親造趙王之第陰欲觀其行事而陽示不疑乎持太阿之柄雖陰謀竊發曾莫推其鋒矣高祖既有天下明政刑修守戰之具欲以渾一區宇西斬土谷渾北破突厥靺鞨重譯而納貢高麗稽顙而入朝命爪牙之將驅熊虎之師旗旆樓船千里相望大軍南渡日陰未徙而亡陳天下已定消兵偃武有臨朝願治之心躬覽萬機日昃不暇衣服器用崇尚樸素遣使者以問疾苦引乘輿以避老幼罷魚龍之戲痛雅頌之聲不作則當時之士有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之屬承其詔欲舉先王之隆典修明五禮則蘇威薛道衡王邵之徒當其任如使高祖得行其志則堂堂乎隋不可與周陳同年而語矣惜乎高祖有為天下之志而無為天下之量操持大器恐天下之並起而軋已譬如閭巷窶民一旦有十金之藏意其有擔囊而趍者惴惴恐惕夜不能寐彼獨不知富家翁亦自有體耶當此時藏緯候圖讖造兵器有禁客舍無公驗者坐及守令朝廷之上言未卒口而鐵鑽隨之廢太子勇立煬帝其危亡之兆已萌而高祖不悟也此其過在于無為天下之量所以無為天下之量者何也忠厚不崇刻薄而善疑也古之帝王刻薄而善疑者莫如秦始皇其疑之愈深隄防愈密而患輒隨之而生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為金人

十二盖疑天下之人有持兵而反者然不知陳涉之起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奮臂一呼而金城不守也秦法葦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盖疑左右之人有包藏禍心者然不知荆軻之匕首乃發于燕督亢之地圖而無目之高漸離猶能舉筑以撲也事有曠千百年而合若符契者秦隋是已秦始皇刻薄而善疑傳之二世而亡隋高祖刻薄而善疑傳之煬帝而亡借使此兩君崇忠厚之德修寛裕之政以懷來天下後雖有淫荒之子孫宗廟尚可以延

漢高帝不過泗上亭長唐高祖亦北面而稱臣耳其能取天下而有之即故曰亡秦隋者非漢與唐也秦隋自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聖人為天下稽之往哲考之前事察治亂之由循寛猛之宜仁風德澤搖蕩浸灌人心歸之如父母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誰得而侮之即

孝辨

或問孝曰頃步不忘親于食之間不忘親孝子哉曰有食于稠人之坐饋之羊舍而弗食言于衆曰羊甚美吾有念母之心焉請以遺之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子以為何如曰是孝也食之甘者念其親此人之情也非孝之難也顙考叔食而舍肉鄭莊公母子如初桑下餓人食而餘其半趙盾遺之簞食與肉夫顙考叔非誠欲以遺母而桑下餓人又未必其誠孝也莊公因而有感宣子不以為疑此人之情故也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亦豈無人之情哉斯人之說勝吾不忍孝子之忘親也今人知愛其子必朝暮求其所好以悦之豈愛親不若其子歟噫人皆知易其愛子之心以愛其親天下豈有不為孝子者哉或人瞿然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然則孝子之心其亦可知也已

送郤尉序

大凡有心于得而得者其心勞而所得也不完唯無心于得而得然後其心泰然而所得者亦多莊周列禦寇

之徒其言荒怪渺茫而其要一歸于無心故嘗謂海濱之人機心一萌則鷗鳥不下而索珠赤水之北者惟象罔能得之金谿尉邵公弱冠登進士第仕宦偃蹇不達垂二十年猶尉嵓邑平居無事種學自娛未嘗餘一言以求知于要人之門其于窮達得失之際泊如也為尉之明年盜嘯于境探丸為彈者衆吏胥以聞公徐應曰除盜吾職也其可以稽吾行即於是衣戎服帕首袴鞾鞭馬而出不淹日掩羣盜梟之四境肅清枹鼓不鳴部使者錄其功上之朝未幾授宣義郎而使者又論其餘功其賞猶未已也邑之有識之士相與言曰往時尉吾邑有心于賞者往往交通舞文吏以陷人于死賞未及行而惕惕然意其卧不安席也今公無心于賞而刑者自不冤雖一日九遷其官可無恨公丹陽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其為人號稱寬厚長者而貌偉然古所稱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者異時勒銘燕然享功樓蘭韔弓櫜矢雍容廊廟之上其可量也哉邑之士望公者如是將因

辭以達意故于其行也屬予為序以贈其行云

狄守祠堂記

撫于江西為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貲鬻田宅者十室而七八持妻子而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推埋掘冢白晝劫人于市寖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獄桁揚者相推案租賦逋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餓羸之餘公喟然嘆曰民弊如此其可以苛急治即于是繫獄者薄其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為政寬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一年而服三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州父老相與謀曰完我身于囹圄鞭笞之中佚我黎老于凋瘵之後蓋公之德也公歲滿且代去盍立生祠以慰我民之思乎皆應曰然他日又相與謀曰祠易為也將請于公立于州之便坐則出入有禁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便其出入且奉嚴潔宜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靜深莫如景德禪院院之主僧

又有才智能辦其事于是富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後咸來請于余願有記夫没而獲尊太牢不如生而卮酒一肉也没而廟食百世不如生而一朝奉嘗也公之旌麾未去民已圖其像而祠之可以為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無窮公去而羽儀于天朝豈能忘情于此邦哉幸公之異日持節再來其德意之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為邦人頌之公江陵人唐宰相梁公之苗裔家以儒術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適正堂記

昔之儒者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談仁義禮樂教化政刑之具自以為至矣學老子者從而非之以為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吾師之所傳者不如是要以無為清淨為務亦要勞而無功　闕

自以為至矣學釋氏者又從而非之以為久生近乎貪養形近乎愚吾師之所傳不如是以寂滅為宗以無生為樂夫三者之相非豈有既乎然今之世學釋老者競非吾儒其言汪洋浩渺足以駭世絶俗而儒者反取釋老之言以明六藝之學嗚呼安得孟軻楊雄韓愈之徒出而排之使吾聖人之道廓如也吾友吳迪吉作樓于其居第之西其下闢以為堂圖孔子荀卿揚雄之像于其間又取韓愈原道之書寫于其壁而名其堂曰適正蓋取揚雄法言所謂適堯舜文王為正堂者也迪吉屬予為記且使道其名堂之意余謂迪吉子坐于中堂瞻數子之容而思其學觀原道之書而詳其義則堯舜文王之道參乎其前矣雖然理固有待物而明者嘗試登君之樓以望長江之流浩浩乎其必歸于海矣乘舟而往順流而不止雖欲至海可也航斷港絶潢者能若是乎迪吉曰我知之矣泛長江而歸乎海是適聖人之正道者也航斷港絶潢是適諸子百家之他道者也我知

之矣子其為我書之余曰唯唯

竹友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竹友集卷九

宋　謝邁　撰

題跋贊頌

讀仁宗政要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海涵天覆百姓鼓舞而不知及夫鼎成龍駕望白雲而號者徧乎天下父老至今能言之往往咨嗟歎息至有泣下者蓋感人之深人亦不自知其然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書載堯之事備矣至所謂大而民無能名者書亦不能名也余讀仁宗政要求其所以感人之深殆不見其迹然從其所任用者觀之庶幾可概見矣盛哉慶歷之中二三大臣同在廟堂洋洋乎忠厚之風藉使生逢其時雖掃舍人之門所欣慕焉

書元稹遺事

余觀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蓋出于無辜竊怪在廷之臣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歎恨以為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憂憤之懷為晏平仲列傳書其解左驂以贖越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余讀其書至此三復其辭而悲之使漢廷臣有一晏平仲豈忍坐視遷之無辜以受刑而不一引手而救之耶及觀韓愈傳見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朝廷命愈使而人莫不危之是時廷湊擁強兵恣睢跋扈天子遣一介之臣投餌虎狼之口若萬一無生還理得不為朝廷失一賢士即得不貽天下後世笑耶然當時公卿大臣無為愈言者獨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稍稍悔之嗚呼誰謂元稹而能如是哉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常多小人不特偷安于朝又沮毀以害君子歟故君子一有受其害從而擠之者皆是也而稹乃能知愈之賢不忍視其身之危將無援以死且重為朝廷惜之是亦可謂難能也已觀稹之于愈如此使其在漢廷必能出一言以救司馬遷之禍使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歎恨以為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憂憤之懷為晏平仲列傳書其解左驂以贖越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觀其立朝大概交結魏弘簡沮抑裴度其不足論明矣觀其立朝大概交結魏弘簡沮抑裴度之言以浮躁險薄稱于時至于知賢救難奮激敢言凜凜有古直臣之風夫以元稹而猶能如是又況不為元稹者乎

書賈誼傳後

賈誼說文帝以諸侯強大天下之勢如病瘭失今不治必為痼疾文帝入絳灌東陽馮敬之言未盡施行而誼亦不幸死矣鼂錯得幸景帝乃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于是七國連兵西鄉以誅錯為名吳王謀反已兆于高帝之言豈為錯發哉袁盎一說錯遂滅其宗族悲夫使誼不死景帝之時絳灌舊臣無在者誼必得志得志必盡行其策則鼂錯之禍誼其當之耶誼之不幸而死

乃誼之所以為幸也禍福倚伏無形其不易知如此班固稱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固亦有見于斯耶

書鄭當時傳後

司馬遷稱鄭當時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此時諸公翕然稱鄭莊而後世言推賢好善者亦必曰鄭莊云然觀武帝時莊所進言見任用者東郭咸陽孔僅其人也武帝內興宮闕外事邊陲言利之臣析秋毫而天下蕭然不聊生咸陽僅擢于鬻鹽大治其言利殆與桑弘羊等此其為害于天下豈少哉謂莊好言長者而長者固若是耶抑所言多長者而武帝不用也方魏其武安東朝廷辯灌夫汲黯與莊同是魏其而莊獨不能堅其說武帝詆以為輸下駟司馬遷亦言其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蓋莊天性樂善至上不能用則亦順旨而從諛嗚呼誰謂鄭莊推轂士為足尚耶觀其所進者二人卒為天下蠹然則衛將軍之于士大夫無稱焉賢于莊遠矣

溪堂先生畫像贊 并序

有好事者畫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蔭喬木坐磐石曰飛鴻脫屣石上濯足于懸瀑之下或者見而疑之竹友居士從而贊之曰

以君為在山林耶炯然之容如珠玉儼然之衣有表襮以君為在市朝耶泠然之泉可濯足翻然之鴻與寓目蓋用之而行則服鑾輅被羈絡而為奉輿之駟舍之而藏則脫斤鋸老溪壑而為敝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獨也

雙栢頌 并引

子謝子有讀書之館有雙栢峙于庭下枝葉菀然予顧而譽之且曰世之君子遭時斥逐守道不變蓋有似乎茲栢昔屈原作橘頌以自況橘固美材然冬夏青青唯松栢獨則橘斯為下矣頌雙栢以寄吾意云

后皇植物栢嘉樹兮亭亭雙峙季孟序兮繁枝修幹比庭闕

竹友軒銘 并序

謝子闢軒于書館鋤荒剔穢植竹數十本游居寢卧其下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曰竹友而為之銘銘曰

層氷峨峨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其華爛烂中林我觀茲竹淨緑寒陰惟竹有材可管可籥斤斧勿侵以保天年我掛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游

何之忱抱甕園銘

彼愚而夸飛宇綺疏雕鏤朱丹遺巧則亡此哲而窮蓬戸桑樞是豈固然今古一途我觀何子孝友愉愉不為於陵離母以居總角寄巢迄于霜鬢其勤其艱以有屋廬環堵蕭然風雨僅除爰開小園荆棘自鋤前有瓜田後有芋區早韭晚菘可鬻可菹斑衣兒啼將奉板輿菜嫗華巔以翼以扶殺鷄無贏客至飯蔬畦丁晨告雨物不濡跰躚行汲色頼力劬胸中純白豈曰未愚海客有心鷗鳥凌虚機春原簸智則有餘是皆機械有道所誅君寧揩揩用力抑將謂桔槔之不如乎

陳無惑宴室銘

子陳子宴坐靜室牀敷居中文史在前蠻觸干戈日塵于外而吾心澄寂若止水之淵朝于是夕于是出于物搆而須臾之間復此乎盤旋其視臭端寂然如閉息之龜其遺形骸枵然如委脫之蟬能如是坐之雖維摩詰見之其敢曰不然若夫身居一室而心遊四海是猶圈虎豹而檻猿狙也其誰以為宴耶

碁局銘

世傳神仙奕碁山阿樵者旁觀斧爛其柯謂堯教子此

理則那不有博奕猶賢乎已為之不止牧猪奴戲不印
自警昌告子弟

尺銘

童子適市老儈不欺較短量長惟爾其無私

竹友集卷九

竹友集卷十

墓誌祭文

董彥孚墓誌銘

宋 謝邁 撰

君字彥孚諱草姓董氏家撫之金谿贈承事郎諱某隱居田里孜孜樂善不倦于君為曾王父隱君生承議郎通守虔州諱某清修刻苦居官守正不撓工詩博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虔州生信州玉山主簿諱某越州司戶參軍諱某同年登進士第以經術文章擅場一時稱江西兩董越州早亡玉山性剛狷不肯俛首事大吏以是宦不達玉山生君三歲姆抱觀壁間書一日弄筆寫十餘字乃壁問所嘗見者玉山驚異之四五歲誦書如建瓴水賦五字詩有文采可觀稍長下筆奮迅如風霆聲觀者辟易虔州拊其背曰異時以文學大吾後必此兒也後數從進士試其為文汗漫喜出怪奇語率不合

有司繩尺益放情為歌詩其悲歡譏罵一于歌詩見之
年四十一以卒時政和二年六月甲子也以其年十一
月甲子葬于奧源山之側王母壽昌君曾氏春秋高君
左右事之常得其歡欣于是壽昌君哭之不成聲曰天
乎吾老而見嫡孫之亡也室王氏二男回騫皆童穉四
女長許嫁幼在襁褓二季需曇才士也集君歌詩五百
篇藏于家撫其孤且教之君其必有後乎余娶君之姑
知君最詳為銘曰

挾才以為鍖援經以為弛惜榮名之不立撫襄服而號
呼季也懷之羽翼其雛尚克奮飛釋憤幽墟

吳伯俞墓誌銘

余昔讀書龍泉之陽見其地肥衍有稻粱魚果蔬之饒
意其必有素封之民居于其間面山而帶溪氣象清曠
又意其必有俊秀之士出焉既而識吳君伯俞君語余
曰吳代自高安徙臨川卜築于龍泉溪上不知其幾年
矣吾祖吾父皆力穡為善不倦逮吾治生而資益奇贏
吾是以搆屋買書延四方之才士使吾兒從之游已而
見其子果皆好學而文也君以政和四年三月癸卯卒
壽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潁秀鄉之仙游源
其子克明錄其實衰經走百里乞銘于余辭之不可遂
序而銘之君諱仕舜伯俞其字也曾祖諱道玠祖諱文
侃考諱仁遂君喜觀書尤長陰陽五行之說善飲酒縱
謔客至無不罄歡歲饑低穀價以惠貧民疾病不能謁
醫者為發藥治之 闕

頗衆有負子錢數百萬者焚其券弗問有娶其兄之子
貧不能自給者分田以養之其恤于鄉里厚于宗黨類
如此三男子曰克開克明克從孟前君七年卒仲初授
衛州未陽縣尉季嘗貢于辟雍先室饒氏繼室周氏一
女子嫁進士饒擴早卒孫男四人曰邵曰邠曰郁曰郊
孫女三人孟既嫁而卒餘未笄銘曰
富好行其德知其志之無驕也德未饗其樂知其家之
有後也嗚呼百歲之後近其墓者勿樵也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撫州金溪人贈宣德郎諱彥國之孫處士諱獻可之女同邑人陳筴君謨之妻為職方員外郎出守濠州諱獻明者夫人之叔父也夫人以大觀四年七月戊申卒享年三十有七以政和元年十二月丙午葬于歸政鄉交龍原男三人曰德厚曰處厚曰躬厚女四人長嫁進士周均餘皆幼夫人喪父母蚤王母崇德君憐之不許嫁凡兒濠州承崇德之命擇所宜適以歸君謨夫人為兒時柔順稱于宗族及為婦為妻益以孝敬聞其姑曰吾為陳氏繼室婺時尚少左右就養俾吾安其室不惟予子之孝亦予婦之力也君謨曰吾治家有法為士無過行吾妻每有助焉夫人之卒也其姑哭之哀甚君謨曰祔棺哭不絕聲出與賓客語泣然不知涕之交頤也或謂君謨賦悼亡之詩足以寫其悲懷不然出遺服櫛佩圖佛以授浮屠亦足以塞悲二者君謨皆不暇為乃日夜悲傷憂懣至于病猶未已雖伉儷之重君

謨所難忘亦夫人之賢實使之君謨病且愈叩余門泣涕言曰吾妻葬得日願有銘余既夙聞夫人有賢行于是撰次其事又嘉君謨能篤于夫婦之恩也乃序其情作哀詞以弔之使鐫諸石內之壙中以當銘其詞曰

朝之容踖踖兮于豆于觴夕之容翼翼兮我祼我裳一日棄余而往兮莽不知其何鄉姑當饋而竇涕兮兒啾啾而在傍我夢平生兮婉若靚其清揚既覺而非兮徒有淚其浪浪身如朝露兮何者為強餘生纔幾兮憂又克傷凋蘭瘞玉兮何日而忘

朱夫人墓誌銘

金溪陳大聲將葬其妣以其父命來謁銘且曰大聲從君伯氏溪堂先生游又辱知于君溪堂工文詞銘貞士烈女節行不誣吾母葬得日而先生忽謝世微君誰宜銘者不得銘其何以掩諸幽余不得辭乃諏其家世行實序而銘之夫人朱姓撫州金谿人祖諱宿考諱宗

良皆隱德不仕夫人年十八歸為陳師堯聖徒之配于是姑老矣夫人于倫次為冢婦事姑孝謹至于疾痛疴瘵無不察而家事無大細皆親之其從夫以敬其訓子以嚴其友娣婦以和其御童僕以恩其言其動無纖毫不本于誠者故陳宗無疎戚莫不敬愛之姑捐館舍既終喪夫人以家事委諸婦而聖徒亦放曠樂酒不躬事生業歲時諸女來覲孫子侍側卷韜鞠膝舉觴交獻迨其暇豫舍飴弄孫蓋將以佚樂壽考終焉而夫人不幸

止此其可哀也夫卒以政和二年二月甲子享年五十二以其年十月巳酉葬于歸政鄉之柳原男三人大聲大球大信女三人嫁彭通一黃馭許獻可子與壻皆從進士舉孫男女九人皆幼銘曰

婦德幽幽孰傳其譽子行表表乃知其母壽不稱德子孫其昌窀木百圍無或壞傷

祭無逸兄文

嗚呼羣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特羣從此邦則然猗歟幾希豈惟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汪子云亡自楚訃聞衆為盡傷豈知此來兄又宅穸僅閱三稔乃瘞連璧凡今知聞孰不霑臆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穉凡視我為不曰兒戲教之誨之以俟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歡然之思不唯弟兄我壯益窮祿無升斗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于京師風雪修途間以凍饑迨其旋返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謁醫操藥饋

漿鮮克以時從者息肩哭聲在幃嗚呼我不忍思尚忍言之兄之詩文為世所珍廣微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未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尊酌以祖行

肺肝塌然有淚如漉

祭董彥孚文

嗚呼彥孚學足以入官議事而無祿以代其耕智足以發奸摘伏而無地以施其巧顧世之喑聾或施施而得志而君之智術乃皇皇于一飽衆雖欲殺而莫憐子亦

從嗔而須齩頃駕言而寓居嗟識面之不早我每唱而
君和子或可而予否初疑鑿枘之難合卒若酸醎之適
口共娛嬉于文字亦殷勤于盃酒方子之疾我獨執其
手方子之歛我獨扶其柩始也哭子以詩自謂足以寫
哀既而銘子之藏人或意其不朽適涓辰而啟殯復撫
事而垂涕夜漫漫而莫旦魂杳杳而何之酬一觴而告
訣庶彷彿其來思

潘邠老哀詞

予離羣而處獨兮望古人而求友君被褐而懷才兮卧
何邱之林藪賦幽懷于秋夜兮雖愛君而不見託筆墨
以寫心兮蓋定交其已久歲乙酉之將盡兮始識君于
大梁面蒼蒼而髮星星兮何茲時之不偶君曰無傷兮
緊吾道則然相從于漏屋之下兮日賦詩而飲酒越仲
春之未望兮我乘舟而東去君躊躇而不忍別兮步河
堤而攜手念會合之難常兮嗟形影之乖離既黯然而
分道兮常瞻焉而回首謂別君其幾何時兮曾書問之
不通驚凶訃之奄至兮為投箸而噎嘔予固知自古皆
有死兮誰能免夫牖下夫何奔走于道路兮竟死于奴
隸之手矧比年之凋喪兮嵬然皆國之楨君雖學而未
仕兮天又慈而莫之壽意君死而無恨兮從諸公于九
泉奈生者之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予謂
不朽于今之世兮祇以覆瓿不顯于今兮固傳于後嗚
呼君身槁壤兮君名星斗

竹友集跋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為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粤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餙吏事命勒其書于學宫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鋟槧董茲職于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于前學正易葴又得幼槃善本于其子敏行葴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興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後也問之鄉老無逸之交遊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問寖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沒之後為之傳序為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徧録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所書摹其真蹟于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

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右文林郎軍事判官陸旻右迪功郎差兗州學校授苗昌言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嚴仲遠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熊士鵬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煒重修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為一時之冠而玄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于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為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玄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臨川去幼槃之没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于其子長衲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繆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為世俗毫髮污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耳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幼槃詩文不傳于世此本從内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
傭書甚貴需銓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為抄寫每清霜呵
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
段奇事也萬歷已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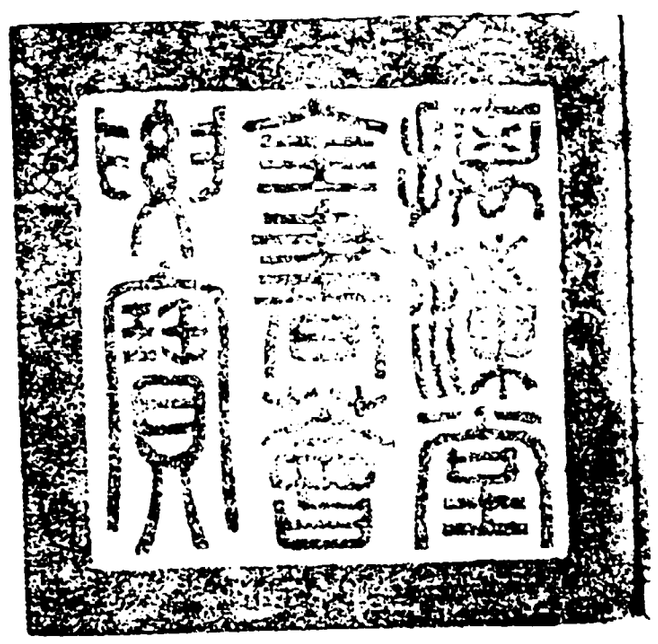
先大人書法步趨右軍故平日行似聖教草肖十七帖
獨真書最少即不肖晁亦罕見此二册乃先君已酉歲
服闋候補都門手抄謝幼槃先生集字畫端楷無一毫
潦草晁偶得于亡侄殘篋敗篋中手捧踈誦悲喜交集
嗚呼物經七十六年茲以無意中復歸于晁豈非在天
之靈有默相耶因重加修整謹識時日以傳子孫使後
來知余得時情狀能永永珍惜未必非孝思之一端上
元甲子嘉平月朔不肖男晁拜手敬書

甲子臘月一日青門翁晨過手捧二大册踵趾重繭若
不得前遥呼曰我昨日自猶子宅拾其遺集得先方伯
手録宋謝幼槃文集言未已飲聲欲嗌蓋喜極而轉恐
也余因得受讀省親細楷精緻無一毫錯伍自記云需
銓旅邸借内府秘本深冬沍寒窮二十日録成合三萬
餘字時為萬歷已酉赴補冬官之日也迄今七十有六
年手澤如新後人撫梏棬而興感能禁青門之捧而欲
泣耶頃讀福唐相公敘謝公北河紀亦稱公入都時時
借内閣秘籍抄填校勘可知公方銳進之時汲汲芸窓
素業無一毫熱中膴仕之念俯念今古是何等品物耶
謝幼槃名在崇寧大觀間以矞然不淄見稱吕舍人本
中章章有述公目中豈真以其詩文為模楷顧自有欽
崇之道耳惟青門擴其意未必不當謝家之寶訓哉東
山後學黄晉良頓首敬跋

佶生十餘歲得讀先生五雜俎一書其羅籠名物錯綜
天地真曠若發矇晚復盡窺先生諸刻浩如淼如未易
究其涯涘也曩與先生同時者經濟推崇相董先生淵
博推能始曹先生與之頡頏而會集其長蓋三百
來吾鄉先進中一振奇君子也世運而往典型凋謝何

幸得覩遺墨于烏衣舊巷中王氏通天帖不得專美于
前耳甲子臘杪後學林佶敬識

謹案卷七第五頁前五行北窻歌枕颯凉風按宋
元詩會颯凉作倣清
第十一頁後七行漿摇齊揩金山寺按宋元詩會
齊作但
第十二頁前一行他年來訪結菴地吾與此江春
水盟按宋元詩會結菴作誅茅江作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